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三五册目次

閩海紀要二卷

〔明〕夏琳撰

清鈔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閩海紀要卷之上

泉南夏琳元斌輯

乙酉大清皇帝順治二年明隆武元年夏閏六月明
　立唐王聿鍵稱帝於福州
初唐王統兵勤王以擅離南陽錮禁獄及宏光立
赦出而南都破靖虜伯鄭鴻逵遇於嘉興語合遂
奉以入閩與其兄南安伯芝龍謀之閏六月十五
日即位陞福州為天興府布政司為大內改元隆
武

明晉南安伯鄭芝龍平虜侯尋封平國公鎮海將軍
鄭鴻逵定虜侯尋封定國公鄭芝豹為澄濟伯
芝龍字飛黃南安石井人兄弟四長芝龍次芝虎
三鴻逵四芝豹初為海盜崇禎戊辰歸誠以平海
寇功累遷至南澳總兵甲申之變宏光即位南京
封南安伯至是以翊立功晉芝龍平國公鴻逵定
國公芝豹澄濟伯

明主召芝龍子成功賜姓朱封忠孝伯
成功原名森字大木天啟甲子年七月十五日生
於日本誕時萬火齊明丰儀秀整七歲取回做黨
有大志年十五補南安弟子員試高等食餼赴省
試有金陵術士相之驚曰君非科甲中人也殆王
侯相矣時方銳志場屋不以為然及隆武召見奇
其狀貌封忠孝伯撫其背曰惜朕無一女配卿卿
當盡忠吾家無相忘也因賜姓朱改名成功自是
中外咸稱國姓云

明以鄭鴻逵為大元帥出浙東鄭彩為副元帥出江
西
二將既出關疏言餉缺逗遛不前

丙戌三年明隆武二年春正月明主以忠孝伯成功
為御前營內都督賜尚方劍儀同駙馬尋封命佩
招討大將軍印鎮仙霞關
時軍國大事皆取決於芝龍明主積不平常獨
居於歎成功進見奏曰陛下鬱鬱不樂得無以臣
父有異志耶臣受國恩義無反顧誓當以死報陛
下明主嘉歎故有是命

秋八月鄭芝龍密撤仙霞關大清兵入關
芝龍以擁立非其本意日與文臣忤又度清朝神
武必不能偏安一隅有叛意密遣人以通內院洪
承疇黄熙允至是閩魯監國杭州失守乃稱餉缺
撤守將施天福回

明忠孝伯成功兵潰於仙霞關
芝龍閩清兵將至密遣親吏到師納款帥詰之曰
吾兵未臨境而前進獻降書得無詐乎疑係細作
命推出斬之吏疾聲呼寃有閩人在軍中察其詞
哀知其無詐為告于帥帥曰歸語爾主吾于秋仲
提師由仙霞入關可備壺漿以迎於是芝龍遣心
腹蔡輔至閩將授意成功輔入見語未發成功厲
聲先謂曰敵師已迫而糧不繼空釜司爨吾將奈
之何耶速請太師急發餉濟軍愼勿以封疆付之
一擲也輔喋不敢發語回見芝龍備述前事且曰
向若道及納款此頭已斷矣芝龍曰暖兒不識天
命固執乃爾吾不給餉彼豈能枵腹戰哉賜姓屢
請皆不報關兵無糧遂逃散成功不得已引還至
延平登城周視嘆息而回
九月明主詔親征師次延平大清兵猝至明主出奔
殂於將樂
初明主決意親征於南臺祭江忽風雨驟至旗幟
盡拔不能成禮成功跪稱前泣奏曰臣父已有異
志陛下當自為計因伏地嗚咽明主掩袂揮淚命
之起遂向延平將幸贛清兵猝至迫城明主倉皇
出奔將樂追及之遂遇害
貝勒王入閩鄭芝龍退保安平鎮忠孝伯成功遁入
海
王兵至泉州芝龍退保安平軍容甚盛以洪承疇
黃熙允之信未通未敢迎師王以書招之略曰吾
所重將軍者正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君苟
有可為必竭其力力不勝天必投明主而事乘時
建不世之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
將軍哉且兩廣未平現在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
芝龍得書大喜成功力諫不聽遂降十一月往福
州見貝勒王成功又泣諫知不可挽乃遁入海芝
龍至福州見貝勒王王置酒相待甚歡忽夜半挾
之北去從者皆不得見
丁亥四月明永曆元年明主永明王由榔稱帝於肇
慶
王為神宗之孫桂王之子初封衡陽以寇亂徙梧
州會桂王薨兩廣總督丁魁楚與廣西巡撫瞿式
耜擁立之以肇慶府署為行宮改元永曆
明招討大將軍忠孝伯國姓成功起兵
初芝龍既歸誠以書諭成功速降賜姓泣曰父教

子忠不聞以貳遂逃去度芝龍北上乃與所厚數
十人舉義收兵南澳時年二十四文移稱招討大
將軍罪臣國姓比聞永曆即位遣人間道上表尊
奉正朔

明招討大將軍成功屯兵於鼓浪嶼

時厦門先為建國公鄭彩及弟定遠侯鄭聯所據
成功自南澳回舊將稍集乃移屯鼓浪嶼以洪政
陳輝為左右先鋒楊才張進為親丁鎮郭泰余寬
為左右鎮林習山為樓船鎮進攻海澄清援兵至
洪政中流矢死乃引還

秋八月明大將軍成功會定國公鴻逵攻泉州

鴻逵自芝龍歸誠尚擁甲兵至是與成功合攻泉
州提督趙國祚率師與戰於桃花山敗績走入保
城鄭師進至城下九月三日攻城軍聲大振漳州
守將王進率兵來援解圍

戊子五年明永曆二年明主在桂林

春閏三月成功取同安以葉翼雲知縣事

成功引兵攻同安守將廉郎知縣張効齡禦之戰
於店頭山敗績廉郎等棄城遁戚功入據之以葉
翼雲知縣事翼雲厦門人庚辰進士由吳江知縣
擢吏部主事

秋八月總督陳錦率師破同安明知縣葉翼雲教諭
陳鼎守將邱晉林壯猷皆死之屠其城

泉州之圍自冬徂郡邑戒嚴所在蜂起七月十三
日總督陳錦援師至八月遂克同安邱晉林壯猷
戰歿翼雲及陳鼎死之屠戮無遺民五萬餘人先
是有同安血流溝之讖至是果驗是歲大飢斗米
千錢

明主封平國公部將洪旭為忠振伯張進為忠匡伯
林習山忠定伯陳輝忠靖伯尋封陳霸為忠勇侯
施天福忠毅伯

己丑六年明永曆三年明主在肇慶

春正月成功陷漳浦

自同安敗後成功往銅山募兵命柯宸樞黃廷等
攻漳浦守將王起鳳降遂由雲霄抵詔安移屯分水
關令黃廷柯宸樞等守盤陀嶺

四月漳鎮王邦俊副將王之剛敗中衝鎮柯宸樞於
盤陀嶺宸樞戰死

漳鎮王邦俊副將王之剛合兵攻盤陀嶺黃廷不
戰而走柯宸樞分兵拒戰衆寡不敵與其弟中軍

哀梅俱戰死成功哀悼厚恤其家建祠祀之

秋七月明王遣使晋招討大將軍忠孝伯國姓成功為漳國公

冬十一月成功伐潮州

是年全粵俱奉永曆正朔土寇隨在竊據守潮者郝尚久也自鴻逵據潮之揭陽兩家各相疑忌初潮人黃海如陳斌為巨寇歸成功至是導成功遂入南陽分兵勦許隆諸賊及建壕新墟等寨悉平之命太子太師鄭香守石尾城有衆數千後為國朝所破二子鄭廣鄭海死焉

庚寅七年明永曆四年春正月成功入潮陽

成功引兵將至潮陽知縣常翼風以城降令洪旭駐鎮其地

夏六月成功伐潮州

成功遣甘輝殺賊黃亮采復敗廣東部提督軍於潮陽

秋八月成功回師廈門取定遠侯鄭聯軍兵

時全廈門島尚為建國公鄭彩定遠侯鄭聯所據肆虐不堪民不堪命其守將章飛雲尤橫成功乃與陳霸議曰兩島本吾家土地彼凡弟所據肆橫無道大為不堪乃嚴部署自揭陽回軍於中秋夜抵廈門聯方醉萬石岩報至不得入詰朝出見成功於舟中交拜甚歡成功笑曰兄能以一相假乎聯未對執銳者前矣唯唯惟命于是麾軍過船聯將皆降海上軍皆屬焉惟彩率所部遁去飄泊數年成功招之還以病卒于家

冬十一月成功南下命鄭芝鵬鎮守廈門

成功至潮陽提塘黃文自行在來稱有旨徵賜姓率兵入援

明王在南寧

明招討大將軍漳國公成功起兵南下

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率滿騎數萬攻復廣州西寧王李定國望援甚急閏十一月成功率各鎮官兵南下十二月抵揭陽

辛卯八年明永曆五年春正月成功率兵至南澳

時施琅進曰勤王固臣子職分但琅昨夜得一夢甚然不利乞復細思成功默然令將琅所佩左先鋒印及所轄兵將委副將蘇茂管轄命琅同鄭鴻逵回廈門助芝鵬固守成功率兵南下二月至白沙湖颶風大作船幾覆三月至大星所救退惠州

援兵攻其城下之
二月巡撫張學聖會提督馬得功襲廈門明文淵閣大學士吏部尚書曾櫻死之
成功兵南下舟次平海衛學聖得功乘虛來襲廈門時鴻逵業揭陽回師未至芝鵬不能守得功先遣數十騎渡五通登岸兵民望見皆潰時曾櫻在城中或邀之適櫻曰此一塊清淨土正吾死所豈復泛海求活耶遂自縊時二月三十日也門人阮旻錫陳泰等冒險出其尸卿紳王忠孝殮之殯於金門奏聞永曆行在追贈光祿大夫上柱國太師一謚文忠賜祭葬蔭一子中書舍人一子錦衣衛世襲
夏四月成功回師廈門承制殺鄭芝鵬
先時馬得功既入島張學聖及興泉道黃澍于三月初一日至見廈門孤縣海外汪洋萬頃愕然曰此絕地也若有緩急數兵豈能渡哉即先引回不數日鴻逵至截港攻圍得功欲退不得渡窘甚乃謂鴻逵曰公等家口皆在安平脫得功不出恐不利公家鴻逵患之且不虞成功旋師得功渡海已三日矣成功大悔恨按芝鵬以失守罪罪之奉尚方劍斬以徇諸將股栗兵勢復振凡六萬餘人鴻逵退泊白沙築寨居之
明左先鋒施琅來降
琅晉江人也事成功年最少知兵善戰自樓櫓旗幟陣伍之法皆琅啟之前在南澳兵付蘇茂代將意回必復任成功不與遂請為僧成功令再募兵許援前鋒鎮偶有親丁曾德逃於成功營琅擒治之成功馳令勿殺琅竟殺之成功大怒捕琅並逮其家口琅乘間逸去密渡安平依鄭芝豹成功收其父大宣及其弟援勦左鎮施顯殺之
五月成功南溪
成功自回廈門申嚴紀律軍聲大振率衆入漳之南溪漳鎮王邦俊率兵迎戰敗績又敗於漳浦降者數百人漳州戒嚴
冬十一月提督楊名高及鄭成功戰於小盈嶺名高敗走
名高自福州率步騎援漳成功迎戰於小盈嶺名高大敗僅以身免成功乘勢攻漳浦守將陳堯策以城降
壬辰九年明永曆六年春正月成功攻海澄守將郝

文興以城降

成功引兵向海澄是日潮乍漲舟達城垣守將郝文興降成功以舉人黃維璟馮澄世先後知縣事

三月總督陳錦及鄭成功戰於江東橋大敗成功乘勝拔長泰漳州屬邑俱下

成功遣提督甘輝攻長泰遇副將王進於北溪二人俱雄健著名久念一決雌雄乃奮戈傳矢兩馬相當自巳至午縱橫跌蕩觀者竦踴既而兩家兵至乃解王進入長泰甘輝日夜攻城弗克會總督陳錦來援成功選精銳迎戰於江東橋北陳錦狃先年閩安之捷頗輕敵全軍皆沒奔回泉州成功乘勝攻長泰拔之王進獨以數十騎遁入漳州城屬邑俱下

夏四月成功攻漳州

成功引兵圍漳城五月浙鎮馬逢知（原名進寶）率兵來援縱其入城引兵出戰連敗之遂嬰城固守不出成功累攻不下乃擁鎮門之水以灌之堤壞不浸復列柵圍之城中食盡人相食枕籍死者七十餘萬人

秋七月庫成棟殺其主總督陳錦歸成功誅之

陳錦軍於鳳尾山懲江東之敗號令峻刻為其僕庫成棟所刺持首歸成功成功歎曰僕隸之人而叛其主是大逆也大逆何以勸數命斬以徇成棟疾呼曰陳錦暴疾不仁衆心已離寬我一死必有望風續至者入閩可不勞而定也衆咸為之請成功曰得入閩者一時之私利也誅叛逆者萬世之公義也吾終不忍以一時之私利廢萬世之公義為命斬之

冬十月固山金礪及成功戰於古縣敗之解漳州圍成功退守海澄

漳州久圍中外隔絕固山金礪來援時成功久頓堅城師老糧匱退屯古縣迎戰累敗收兵退保海澄

明主在安隆

是時明主封李定國為西寧王定南王孔有德敬謹王尼堪皆為所敗（有德敗於桂林尼堪敗於衡州）

癸巳十年明永曆七年春正月成功遣定西侯張名振率水師攻復浙直州縣

夏五月固山金礪攻海澄成功親督兵迎擊金礪退

金礪既解漳圍悉滿漢精銳之兵進攻海澄城懷

百餘丈成功立雉堞防禦張蓋而坐與諸將飲於敵樓礮兵望見矢礮雨集成功益語治軍指揮自若方易位而坐而原坐為礮擊碎成功呼曰天佑孤臣諸將無虞矣于是衆各奮氣力十倍兵臨城蜂擁而上有廝養卒鄭仁舉斧以砍衆援之登者悉望積屍填河甘輝復率兵截擊擒斬無遺全礮宵遁是役也成功論功行賞以忠孝伯印授甘輝輝不敢受召鄭仁拜都督乃更築短城而海澄之守益固

明主遣兵主事萬年英賫勅晉漳國公成功延平王成功表辭

成功既敗固山金礮遣監紀施士紳以蠟表奏明主行在併叙破提督楊名高及殲總督陳錦之功明主即命晉封成功為延平王成功表辭甘輝黃廷等及各鎮皆有封爵

秋九月成功率師南下劉鷗汀貝尋引還

時郝尚久守潮被兵求援成功遣陳六御率兵救之尚久狐疑不敢納及潮州破自焚死尋破鷗汀貝而還初鷗汀貝恃其土城險固聚衆剽掠海上商船多被擒截抽腸刳腹慘酷非常至是成功攻破之屠其城丁壯無遺

甲午十一年明永曆八年春二月遣官議撫以海澄公印封成功成功弗受

初芝龍在京密令李德回勸成功就撫陽許之帝遂封芝龍同安侯芝豹左都督遣賈二官賫誥及海澄公印勅授成功且授封鴻逵為奉化伯成功不受十一月再遣內院學士葉成裕理藩院阿山及芝龍少子鄭度賫勅至許以泉漳惠潮四府安插兵衆成功堅執不從李德泣曰將軍不聽恐太師禍且不測成功戚然久之謂曰非不知清朝待我厚但我受明室厚恩義不可屈因泣揮之去葉阿二官回奏帝大怒置芝龍於高墻戍芝豹寧古塔

冬十月成功起兵

成功遣輔明侯林察闖安侯周瑞督水師戎旗鎮王秀奇左先蜂蘇茂督陸師率官兵戰艦百餘艘南下勤王差効用官林璿奉表詣明主行在併持書會西寧王李定國

十二月成功招漳州

時十一月晦成功自廈門入海澄度嚴部署四鼓

直抵漳州入其城兵不血刃于是守將卜用世魏
標及知縣周瓊知府房星燦皆降十縣皆下泉州
屬邑望風而壞獨泉師韓尚亮守泉州不下

乙未十二年明永曆九年春二月明招討大將軍延
平王成功承制設六官

初成功以明主行在遥隔軍前所委文武職銜一
時不及奏聞明主許其便宜委用武職許至一品文
銜許設六部主事成功復疏請以六部主事銜卑
難以彈壓明主乃賜詔許其軍前所設六部主事
秩比行在侍郎都事秩比郎中都吏秩比員外於
是設六官以潘賡鍾壬午舉人為吏官洪旭為戶官陳
寶鑰丙戌舉人為禮官張光啟為兵官程璠為刑官馮
澄世丙戌舉人為工官設協理各一員左右都事各二
員以常壽寧為察言司鄧會張一彬為正副審理

又設儲賢館育胄館

以前所試洪初闢楊芳呂鼎林復明阮旻錫等充
之先是明主開科粵西諸生願赴科舉者成功給
花紅路費遣之島上衣冠濟濟猶有昇平氣象又
以死事諸將及侯伯子弟柯平林維榮充育胄館

明鄭成功改中左所為思明州

中左所即廈門城至是改稱思明州以薛聯桂鄭
會先後知州事

鄭成功奉明魯王居金門

時監國魯王及寧靖王諸宗室避難至廈門成功
皆禮贍優給奉之居金門又給避難諸縉紳盧若
騰王忠孝辜朝薦徐孚遠等銀幣時縉紳避入島
者衆成功皆優給之歲有常額待以客禮軍國大
事輒咨之皆稱為老先生而不名若盧王辜徐及
沈佺期郭貞一紀許國公尤所尊敬者

鄭成功誅餉黃愷

成功自起兵以來軍律嚴明禁止淫掠犯者立斬
破城之日諸軍雖爭取財物遇婦人在房內則却
退不敢人遠近稱快以餉餽不足命黃愷為餉鎮
供給軍需愷尅剝不堪怨聲載道成功怒收斬之

夏五月明總督水陸兵馬林察周瑞王秀奇蘇茂等
無功引還成功怒貶責有差

林察等回軍稱西寧王李定國戰敗應援不及已
退入梧州成功大怒將斬之以其夙昔戰功各將
黜綱責有差因致書於李定國其略曰敝員以台命
至知老台臺內急君父之憂外切仇讎之痛某恨

不能征帆倏忽直揮球江同挈故土以迎乘輿詎意船師未至而大軍已先班回勝負兵家之常不足深憂但敵船逗遛既不能先期會師又不能奮圖後援使醜類長驅某實有罪焉已將水陸各將領審定功罪重行細責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今援粵之精鋭已悉來閩且撤全粵水陸與某對衛則粵東勢必空虛乘機襲取正其時也幸迟旆入粵直取某處定有摧枯拉朽之勢從此長驅破竹共抵燕京聚首策勳深所願也

明鄭成功遣忠振伯洪旭北鎮陳六御督師北上

六御等揚帆進取舟山守將巴臣興降以六御守其地洪旭等攻溫台等處台州鎮馬信寧波鎮張宏德出降空其而歸

六月成功毀安平鎮

安平距泉州六十里芝龍置第其中洋船直抵海外人烟繁華勝於郡城至是閩貝子王統大兵將至乃墮其城并毀漳府及惠安同安三城斂兵回厦

秋七月成功遣中提督甘輝右提督王秀奇統兵北上遣前提督黃廷後提督萬禮統兵南下

成功以輝為正總督秀奇副之率二十餘鎮往北與洪旭陳六御相機進取以廷為正總督禮副之師二十餘鎮南下八月黃廷等攻揭陽潮鎮劉伯祿來援累敗陳霸復自南粵率兵與廷會遂拔揭陽併復普寧縣

冬十一月定遠大將軍庶子王入閩成功回思明州

庶子王至泉使人持諭至厦門招撫不納復易函稱書成功答之令厦門居民撤移過海官兵家口撤住金門鎮海等處空島以持

丙申十三年明永曆十年春正月平南王尚可喜遣兵攻揭陽及蘇茂戰敗之

可喜同潮鎮劉伯祿來復揭陽茂率左衛鎮黃梧迎戰大敗可喜追至城下黃廷出兵迎戰乃退

三月庶子王遣水師攻兩島遭風引還

庶子王大集各澚船隻令泉鎮韓尚亮督率出泉州港成功令林順陳澤等迎擊忽颶風大作尚亮船飄散沉壞收回者不滿十船由是不敢渡海

夏五月鄭成功殺左先鋒蘇茂

茂原為左先鋒施琅之逸去茂實密縱之因補其職至是同前衝鎮黃梧喪師於揭陽成功怒調還

遂按軍法斬之
六月鄭成功督師北上
明前衛鎮黃梧以海澄叛來降詔封梧為海澄公
成功將北向留儲蓄於海澄以左提督王秀奇統
黃梧蘇明等守之尅日解纜時貝子王入閩泉漳
屬邑皆下獨海澄未復百計誘降適調守將出計
稱黃梧以揭陽失利懼誅可以誘之王從其計黃
梧遂挾蘇明據海澄叛來降詔封為海澄公命駐
漳州先時遣官賚海澄公印欲封成功成功不受
總督上疏曰懸此印於國門被中豈無有內應者
至是黃梧降即以此印爵封之別調蘇明入京授
為哆理機邦內大臣其後梧獻平海策請發鄭氏
祖墳誅求親黨沒五大商及遷界等事禍及五省
人羅其害
秋七月明鄭成功克閩安鎮進攻福州
貝子王頓重兵在漳成功議率兵北向以綴之既
解纜忽報黃梧以海澄叛或勸旋師以爭之成功
曰吾欲圖大事海澄何足惜哉遂揚帆進攻閩安
鎮破之福州大震攻之不克乃城牛心塔以陳斌
戍之

八月兵復出舟山明總制陳六御英義伯阮駿死之
浙兵攻舟山明陳阮二將帥兵迎擊被誘深入水
急收船不回俱赴海自焚死餘船奔散于是毀舟
山城郭遷徙居民
冬世子王發兵攻銅山為明後衛鎮華棟護衛黃元
擊敗遂引兵還福州
華棟原名全璲第興化書生也歸成功時其母尚
係府獄改（故）名成功以千金贖出之後棟死仍存恤
其子
十二月成功入羅源寧德世子王使梅勒阿格裏帥
兵來援為甘輝所殺
阿格裏帥將巴都柯如良等襲輝軍諸將見輝陣
整不敢迫格裏恃勇直前甘輝揮戈大呼迎擊殺
之是役也格裏最驍勇而巴都等皆善戰及俱敗
歿諸兵為之奪氣
閩安侯鄭芝龍遣謝表勸成功就撫不聽
時遣芝龍命謝表勸成功就撫總兵李率泰亦令
人說暫退兵以就撫局成功不聽表等日夜涕泣
以無可復命為憂成功因復書於芝龍略曰謝表
賚父親手諭忽然而至疑信參半情能不自傷而

勢無可如何耳吾父存亡禍福兒料之已數清朝
待投誠之人猜忌多端有始無終總是挾之一字
而兒豈可挾之人乎自清朝入關以來衷許多人
爲費許多錢糧百姓塗炭赤地千里已驗於往時
矣茲世子傾國來閩將歷三載殊無奇謀異能只
是補葺破地淫掠戮殺一弄兵於白沙而船兵覆
殁再弄兵於銅山而全軍殲滅閩安爲福州門戶
遠爾遂破羅源一戰阿格裏盡喪其力量亦可見
矣乃損無數之甲兵費無稽之錢糧區區爭此數
百枝無用之頭髮不特失失策亦何量之不廣也
清朝誠能略其小而計其大裨地方安插我衆彼
無詐我無虞如此則奉清朝之正朔無非爲生民
計而爲吾父屈也安插得宜清朝自無南顧之憂
中左在海外別一天地兒效巢父嚴光輩優游山
林高尚其志耳清朝多疑不便差人再往兒至此
心已盡而言尤實伏祈鑒照成功不就撫然父子
之情不能忘常於中夜起立北向私自悲哭痛哀

丁酉十四年明永曆十一年王在雲南

春三月明定國公鄭鴻逵卒於金門

鴻逵由崇禎庚辰科中武進士累遷登萊副總兵
甲申京師陷宏光即位於南都徽守采石磯以右
軍都督掛鎮海將軍印乙酉南都失守引回迎隆
武立之封定國公丙戌貝勒王入閩芝龍北去乃
與成功舉兵攻泉州入潮辛卯退泊白沙纂寨以
居丙申攻之不克移居金門養病至是卒年四十
五歲成功聞之回思明州

夏六月臺灣紅夷酋長揆一獻方物於成功求通商
許之

揆一使通事何斌貢外國珍寶於成功求通商願
年輸款納餉銀五千兩箭坯十萬枝硫磺一千担
成功許之

秋七月成功率師北上命洪旭守思明州

成功既北向八月進攻黃岩守將王戎以城降乘
勝攻台州總兵李必知府齊維藩臨海知縣黎獻
磨俱降九月下太平天台守將俱降

九月兵復閩安鎮

世子王及總督李率泰合兵攻閩安鎮明前提督
右鎮余程戰死護衛前鎮陳斌率五百餘人守羅
星塔不得出世子王使人招之盡殺之於南臺橋
成功棄台州率兵欲救閩安已失乃引回思明州

冬十一月明主遣漳平伯周金湯晋招討大將軍延平王成功潮王

初永曆癸已差萬年英封成功為延平王成功讓於諸鎮請封爵明主以帛詔封甘輝為崇明伯黃廷永安伯萬禮建安伯郝文興祥符伯王秀奇慶都伯張煌言兵部左侍郎馮澄世太僕卿兼僉都御史餘各封爵有差至是復命周金湯及太監劉國柱從海道賚延平王勅印至晋封潮王成功謙讓不敢當仍稱招討大將軍

明前監臣徐孚遠至自交趾

孚遠字闇公幾社六子之一避難入島奉明主命使安南為交趾所得欲要以臣禮見孚遠不屈而還有交趾摘錦傳於世成功怒遂禁商船不許往交趾貿易

戊戌十五年明永曆十二年春三月成功操演武亭練兵

亭在廈門港院東湧仔嶺之灾成功築以操練軍士以石獅重五百斤為的力能舉者撥入左右虎衛親軍皆戴鐵面著鐵裙執斬馬大刀并戴弓箭號曰鐵人

成功令其將左武衛林勝督兵南下攻許龍破之

許龍為南陽巨盜出沒反覆負固不服成功命林勝合左右衛之兵攻之師至港水忽漲勝等直入龍率衆遁獲其輜重船隻焚其巢穴海澄守將劉進忠迎降

夏五月成功大舉兵圖江南

初永曆己丑開科於粵東詔各勳鎮考送諸生赴試成功遂送生員葉后詔洪聞闢等十餘人令洪志高賚本詣行在舟至潮陽遭風飄散十餘人不得達獨志高至粵詔為兵部職方司監令成功以師直抵南都成功承旨至是議欲大舉直攻襲南京諸將請曰南京地遠城堅非數萬人不可不如近取為得計成功曰入據長江則江南半壁皆吾囊中物矣乃以黃建為前提督洪旭為兵官鄭泰為戶官留守廈門溮自率甘輝等北上甲士十七萬鐵人八千戰船八千揚帆而進號八十萬

六月成功徇浙江平陽瑞安諸縣皆降

成功兵至浙江平陽守將車任運瑞安守將丈誠祥降七月師次羊山為暴風飄沒八千餘人幼子從軍溺焉泊瀚州修理戰船九月至常山知縣令

父老齎羊酒犒師令勿攻十月至台州港復衛鎮
劉進忠叛入海門遂令攻之棄城而走
己亥十六年明永曆十三年春正月成功軍駐沙關
夏五月明主在永昌成功軍至崇明
成功次崇明諸將先取之以為老營不聽乃遣監
紀劉澄密通江南提督馬進寶進寶有思明之心
密與成功通
六月成功破瓜州尋克鎮江府
成功舟至焦山謂諸將曰瓜鎮為金陵門戶須先
破之乃授諸將機宜直衝風盛發各率所部進據
瓜州上流十六日自督親軍及甘輝等將直搗其
柵操江軍門朱衣佐城守左雲龍率滿騎兵迎戰
陣方交成功揮軍大進右武衛周全斌率步騎浮
水先登直衝其陣身中五矢氣益厲諸軍繼之衣
佐等兵大潰殺雲龍於橋下衣佐被擒瓜州遂為
所陷成功命援勦左鎮劉猷守之以柯平為防同
知見朱衣佐欲用之以有母在哀懇求歸成功給
資賄縱之二十日成功移兵趨鎮江總督管効忠
率滿漢官軍來擊奮力死戰成功親督諸軍効忠
大敗僅以身免積屍填河知府戴可進等開門出

降成功令周全斌守之屬邑皆下又令張煌言督
戎政楊朝棟招撫江南袁起振招撫江北于是太
平寧國滁和徽池諸郡縣俱欲降成功即杭州及
九江等處亦有密謀歸成功給劄欲為內應者
秋七月成功進逼南京
瓜鎮既破甘輝進謂成功曰瓜鎮南北咽喉但坐
鎮此斷瓜州則山東之師不得下據北固則兩浙
之路不得通南都不勞而定矣成功不聽將進兵
甘輝又請陸路而行以為乘破竹之勢一鼓可下
或破其附近州縣以絕援兵則南京勢孤自必難
守若欲由水路恐風信稽遲援兵四集又費工力
時諸衆多以從水路為利便成功遂率兵揚帆直
指南都傳檄有六月興師敢云趨利十年養銳正
欲待時之語
成功遙祭明太祖高皇帝孝陵
成功由鳳儀門登岸屯兵岳廟山望祭明太祖孝
陵再拜慟哭哀動三軍諸將士無不感奮
成功遣蔡政高綿祖會江南提督馬進寶師
進寶心戀明朝密有通款成功師次崇明時曾遣
劉澄齎密函通之至是遣蔡政等前往訂其帥師

來會

成功列營圍南京副將梁化鳳率師擊敗之

成功師迫南京甘輝進曰兵貴神速宜急攻城乘其勢未定而拔之不然彼援兵畢集難以攻取君必悔之成功不聽乃列營圍之方下令示期攻城會援兵至有千騎迫前鋒營為余新擊敗成功遂輕敵無備城上兵覘其軍懈是夜副將梁化鳳由儀門穴城十餘道率兵從街房中毀牆而進復迫余新營衆不及甲倉皇出拒副將董拱中蕭拱柱死焉余新被擒成功聞警使吳佑馳援已無及矣南京於是盡出騎兵列於城下成功自督親軍擊退既而援兵雲集四面合攻成功督諸將接戰累麾軍退登船而度水師擊楫追之成功令黃安禦之沉其數船追兵乃止成功于是徐渡諸軍而趨鎮江是役也甘輝且戰且走單騎馳騁人不敢近焉躓被擒入金陵執手罵不屈遂幽之徐使人說降輝怒罵求速死數日水漿不入口乃引出斬之神色不變懸其首於市青蠅不敢附軍士以為忠義所感亟而葬之時五軍張英親軍林勝陳魁提督萬禮總鎮藍衍魏標卜世用洪復戶官潘賡鍾儀衛吳賜等皆陣亡

成功攻崇明不克遣蔡政往北京議和

是月四日成功回師至吳淞港使蔡政往見馬進寶商酌入京議和事宜八日至崇明十一日攻城崩裂數十丈守將梁化鳳固守不下周全斌以為孤城狹隘得之無益適馬進寶差中軍同蔡政勸成功退師以待奏請徐觀和局成否從之仍遣蔡政往北京

九月成功回廈門

成功既回建忠臣祠祀死事諸人以甘輝為第一入哭盡哀曰吾早援將軍之言不至此以女妻其子孟煜厚恤其家

冬十二月蔡政自北京還

政至京特賜一品袍掛命回江南與督撫援督會議甫出京有人言劾成功無禮請繫來使馳檄追捕政聞之即晝夜兼程由閩道奔回既至成攻嘉其才智親酌酒勞之禮待有加始知和議不成繫同安侯于獄逮馬進寶入京問罪及遣滿洲將軍達素督兵三省會剿之由

庚子十七年明永曆十四年夏四月成功改右提督

馬信為提督親軍驍騎鎮
成功聞達素將合兵攻廈門令各鎮官兵眷口撤
住金門命英兵鎮陳瑞同戶官鄭泰保護
五月滿州將軍達素合兵攻廈門及鄭成功戰於海
上達素敗績
帝以江南既定乃命達素及總督李率泰大蒐兩
島五月部分滿漢官軍大船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擬
廣東投誠許龍帶引兵來會成功以陳鵬督諸軍
守高崎遏同安鄭泰出浯州遏廣東自勒諸部據
海門初十黎明漳[illegible]海門成功使五府陳
堯策令諸戰艦按兵不動俟其齊出擊之呼吸間
漳船乍至諸戰艦奉令莫敢先動閩安侯周瑞先
為漳船擊破與陳堯策皆死焉繼攻陳輝船輝發
火藥燒之滿兵躍退且戰且卻成功自駕八槳板
船往來視師向午潮湧風發乃親率巨艦衝之鄭
泰自浯嶼引兵合攻北兵大敗屍橫徧海有滿兵
數百棄船上圭嶼馬信親招降之夜溺諸海是日
同安船趨高崎陳鵬約降飭所部勿動欲為內應
于是諸兵未及岸涉水爭先鵬部將陳蟒不與謀
曰事急矣當決一死戰麾其屬遏船與敵兵鎮陳
璋合攻擊之北兵披靡蹈海死者十七人首領呂
哈喇被擒滿兵被殺者一千六百餘人成功收鵬
誅之以蟒代其職許龍等後二日至知兵已敗奔
回達素率殘兵奔回福州自殺
冬十月監國魯王殂於金門
辛丑十八年明永曆十五年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
明主在緬甸
三月成功興師攻臺灣
臺灣在東南海中綿亘數千里土番雜處明天啟
末紅夷據其地築[illegible]一曰王城與中國
日本廣南貿易以夷長揆一鎮之立法甚嚴土番
皆聽約束歷三十餘年無敢犯者至是成功以世
祖新崩未暇征戰遂決意取之諸將咸有難色通
事何斌進曰臺灣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橫絕大海
足與中國抗衡土番受紅夷欺凌每欲反噬以天
威臨之如猛虎逐羣羊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
財足以餉兵進戰退守無踰于此且陳可取情狀甚
悉協理戎政楊朝棟亦主取之成功悅以忠振伯
洪旭前提督黃廷居守思明州戶官鄭泰居守金
門自率文武官親軍武衛前進

夏四月成功入臺灣

成功舟次澎湖下令曰視吾鷁首所向至鹿耳門水漲大餘大小戰船啣尾而進縱橫無礙紅夷大驚以為自天而下成功以手加額曰此天所以吾而不委之壑也天憐孤臣有寧宇矣引兵登岸先取赤嵌紅夷敗退保王城酋長揆一死守不下乃列營環圍以迫之俟其自降

六月明銅山守將蔡祿郭義畏往臺灣據城以叛曾進前行進不從曰吾守土而已密置火藥署中欲俟祿等前來焚之祿偵知不赴使人促行進遂舉火闔室自焚清兵入據銅城忠勇侯陳霸與洪旭統水師復之報至成功感歎命厚恤其家使總監營翁天佑守其地是役也原任思明州薛聯桂亦同蔡祿等降詔封授為江西督糧道

秋八月紅夷率甲板及成功戰成功擊敗之紅夷先以甲板接戰陳澤陳廣等攻之沉其餘艽其次艅至是復會甲板至令陳澤督水師擊之獲其巨艦二隻并小艇諸船自是甲板不敢復出

冬十月棄閩安鄭芝龍于市

初芝龍在京屢以書諭成功就撫不則恐見誅戮成功復書有云兒昔者再三苦諫而吾父不聽令事已差池言之何益設有不幸兒當縞素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而已然世祖亦不之罪也至是世祖崩執政者與芝龍有隙遂促殺之以十月初三日斬於燕京之柴市子孫在京者皆與焉

遷界徙沿海居民於內地

閩海以成功故歷年用兵捐師糜餉蘇納海議曰夏爾兩島得遂倡獗者實恃沿海居民交通接濟令將山東江浙閩安鎮海濱居民盡遷於內地設界防守片板不許下水粒貨不許越疆則海上食盡鳥獸散矣從之於是分遣滿員督遷各省

十二月紅夷酋長揆一降於成功成功縱其歸國臺灣平

成功督攻王城平其蹶臺揆一乞降許之凡珍寶輜重聽其搬回本國揆一泣謝率殘兵五百餘名歸荷蘭

壬寅康熙元年明永曆十六年

二月成功闢創臺灣府縣

臺灣既平成功改為安平鎮赤嵌城為承天府設縣二曰天興曰萬年總號東都成功闢遷界憮然

曰舉五省數萬里魚鹽之地無故而棄之塗炭生
民豈得計哉清之技亦窮矣吾養兵蓄銳天下事
未可知也於是闢草萊興屯聚嚴法令犯者雖親
不貸或諫以用法宜稍寬成功曰子產治鄭孔名
治蜀皆以嚴從事況立國之初不加一番整頓則
流弊不可勝言矣衆皆拜服

三月成功遣周全斌擊陳霸於南澳
霸封忠勇侯精悍雄壯守南澳近二十年許龍蘇
和不敢犯畏之如虎但性傲人多忌之至是為飛
語所中成功命全斌攻之霸倉卒不能自明又不
敢迎戰乃舉家入粵投誠封為慕化伯

夏四月成功遣官至思明州殺其子經及其妻董氏
不果
成功治家嚴肅世子經居思明州與乳媼通生子
成功聞之大怒命黃昱至島諭鄭泰監殺世子經
及經母夫人董氏以教子不嚴也諸部大驚忠族
伯洪旭不肯用命

五月庚辰明招討大將軍延平王晉封潮王國姓成
功殂於東都
五月朔成功感冒風寒文武官入謁尚坐胡床談
論人莫知其病及疾革都督洪秉誠調藥以進成
功投之於地歎曰自國家飄零以來枕戈泣血十
有七年進退無據罪案日增今又屏跡遐荒遽捐
人世忠孝兩虧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
於此極也頓足撫膺大呼而殂時年三十有九為五
月八日也初成功倡義時無兵將又無糧餉徒以
忠貞自矢衆遂日附治軍嚴整臨陣身先士卒賞
罰必信北將或歸推心置腹故一時知勇咸効死
樂為之用雖位極人臣猶以未能恢復境土為恨
終其世不敢稱王將卒之年遙傳明主遇害有勸
其改年者答曰皇上西狩存亡未卜何忍改年終
身奉尊正朔以兩島抗天下全力威振海內從古
未有也

六月明賞勳司蔡政奉潮王冠袍至思明州請世子
經發喪嗣位
成功之弟世襲護理大將軍印以經得罪於父陰
謀自立蔡政抗辭折以大義乃奉成功所遺冠袍
赴廈門請經發喪嗣位文移請嗣封世子以周全
斌為五軍都督陳永華為諮議參軍馮錫範之壻子世
為侍衛

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遣官至思明州招撫
耿李聞成功殂使中軍王明李有功持書入厦門
議招撫鄭泰與洪旭黃廷蔡雷鳴議曰先王東征
之日猶有權宜通好之意今沿海遷移慘至此極
縱不於他省計獨不爲桑梓計乎因請世子世子
曰先王開國東都草創未平遽爾崩殂余將東遣
緒諸君苟能息兵安民無墮先王一生孤貞苦節
甚善泰等議照朝鮮例遣楊來嘉入京待命不報
來嘉回時世子復書於耿李云日在鷺銅多荷指
救讀誠來誠任延攬英雄之語雖不能從然心異
之頃承惠書尚襲遊說之後談豈猶是不相之者
之論乎東寧偏隅遠在海外與中國版圖渺不相
沙雖免落部曲日與爲隣正如張仲堅遠絕扶餘
以中土讓太原公子閩上亦曾知其意乎倘能延
攬英雄休兵息民爲念即靜飭部曲慰
安邊陲羊陸故事敢不勉承若夫疆場之事一彼
一此勝負之數自有天在得失難易閩上自知亦
無容贅也
遣戶部郎中賁岱兵部郎中金世德入閩安插投誠
各官

時既遷界滿漢兵部戶部郎中各一員安插海上
投誠官員上下相蒙真僞莫別武職率衆降官者
照原銜謹叙隻身降者降三級文官亦降二級補
一
授又有武改文之例都督改副使副使改僉事參
遊改同知或目不識丁隷屬監司力無縛雞濫受
總兵斯時倖功名者多藉此爲捷徑
冬十月明招討大將軍世子鄭經入東都
成功既殂黃昭奉成功弟世襲爲護理將嗣位世
子經乃偕陳永華周全斌馮錫範率兵東渡十月
晦世子至十一月朔黃昭會諸部來攻值大霧晝
暗諸將皆迷失道獨昭先至破營而入世子潰散
爲所困周全斌左右數十人力戰昭中流矢斃斬
以徇忽而霧消天朗日向午矣其衆驚潰皆曰吾
軍之子也悉投戈降世子慰諭之遂入安平鎮收
殺李應清蕭拱宸曹從龍等餘皆不問曰令反側
子自安使人請世襲至待之如初
鄭經以賁勳司蔡政爲審理所正巡訪封內
東寧初闢南北二路之人猶尚夷習相沿侈靡等
威無別成功方欲遣官數敎會疾革不果至是鄭
經以政爲審理所正巡訪其地所東毀淫祠崇正

道定制度別尊卑民悉向化知所準循

十一月鄭經以左虎衛黃安為勇衛將軍
安雄勇善戰從成功起兵累陞至左衛鎮隨攻南京既克鎮江成功命安總督水師守三叉河成功兵潰安斷後保全諸軍回棹擢左武衛從征臺灣領先鋒印親冒矢石遂平其地及成功殂世子至臺會黃昭之變在臺諸將咸擁兵觀望獨安率所部來援力戰破之世子曰世亂識忠臣非君吾幾不保因約為婚姻裂襟與之事定陞為勇衛將軍尋以子妻其子

癸卯二年明永曆十七年春正月明招討大將軍世子鄭經自東都回思明州
經既定內難祭告先王調諸將分守各汛自率周全斌等及其叔世襲回思明州是年永曆計至經猶奉正朔稱永曆十七年

鄭經以審理所正蔡政兼理思明州事
時經因邊界外給不至而軍需迫切民苦征役以政有長才命兼理思明州事務政虛心撫字斟酌用緩均匀甲里嚴革濫派凡所興除悉因利害為人皆德之

夏六月鄭經執其戶官鄭泰幽之泰自殺
泰守金門貲以百萬計經自東鄭回傳泰與黃昭往來書疑其有異志泰不自安稱病不入謁經欲襲之或勸泰勒兵見經自白泰曰吾今救死而已若稱兵適重吾罪也又勸其投清泰曰芝龍已誤豈容再誤遂艤舟待命陳永華謀以世子將歸東都命泰居守鑄居守印差協理吳慎齎至金門授泰猶豫未敢入謝弟鳴駿力贊其行遂帶兵船及餉銀十萬赴思明州進見鄭經慰勞畢還託更衣以入永華即榜泰之罪并出所與黃昭往來之書示之泰欲向辯洪旭曰無庸也挽之別室幽之周全斌率兵併其船獨蔡璋一船逃出金門鳴駿倉率與泰子纘緒率諸將及眷口下船入泉州港投誠船凡二百餘號精兵八千人文武數百員周全斌追之不及泰聞之遂自縊詔封鳴駿為遵義侯纘緒為慕恩伯同鋒文武官班賞敘用有差

秋七月鄭經以思明州蔡政為協理刑官使日本
先是傳鄭泰有銀巨萬寄日本鄭經使政往徵以佐餉倭首酋已將原銀包封付政適泰弟鳴駿亦使人持勘合至倭首酋以其有據也將欲與之政

告之曰鄭泰我國故司農也糧餉由其掌握所寄乃我主國帑於義取之國富僕人肆之乃皆不發而收貯以待後命

鄭經以黃而輝為思明州知州

輝黃廷之子自鄭鳴駿投誠鎮營多叛右武衛楊富左武衛何義忠靖伯陳輝參軍蔡雷鳴等皆先後來降八月前提督黃廷自銅山入見鄭經經慰勞之

九月荷蘭紅夷犯兩島

紅夷糾集甲板船十六隻夷兵數千會南王及總督同攻金廈兩島約事定之日築城浯嶼貿易如廣東香山澳例總督李率泰遂議平島

冬十月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督滿漢投誠官兵及紅夷甲板破思明州

繼茂率泰調投誠官兵船隻同甲板出泉州以陸路提督馬得功統之自引小船提同安出海澄公黃梧水師提督施琅出海澄鄭經部分死士令周全斌迎戰十九日遇得功於金門烏沙頭時甲板十四隻泉州戰艦三百餘號全斌以十三船直衝其艅往來攻擊剽疾如鳥紅夷炮無一中者得功兵望見披靡不敢前得功戰歿後為全斌所破赴海死眾船兵眾皆歿己而繼茂率泰黃梧施琅各濟師鄭經以寡不敵眾遂棄思明州及金門退守銅山繼茂等兵入島男女重得擄掠一空遺民數十萬靡有孑遺遂墮其城焚其屋棄其地而回先是有嘉禾斷人種之讖至是果驗

十二月鄭經至銅山

金廈既破經收餘眾退屯銅山而兩島之舊將殘兵官員紳士無船可渡者或投誠或逃遁流離失所死亡殆盡

甲辰三年明永曆十八年春正月明五軍都督周全斌來降

鄭經駐銅山諸軍乏糧周全斌欲襲洪旭而併其船旭亦防之值海風大作船各飄閣全斌遂率所部入潮投誠詔封為承恩伯而洪旭以杜輝守南澳輝亦掠旭輜重歸誠

三月鄭經棄銅山退守東都

經見眾叛糧乏難以久駐乃偕陳永華馮錫範等率餘眾歸東都工官馮澄世別駕一船從行為其徒所迫投海死

明前提督永安伯黃廷來降

經既歸東都洪旭以二十船邀廷同行廷所部兵衆多不欲往欲令其子而輝與婿吳朝宰率衆投誠而已挈眷與旭同行適黃梧遣官招安黃廷遂降詔封為慕義伯

鄭經至東都

經至東都以咨議參軍陳永華理國政改東都為東寧置天興萬年二州分諸將土地課耕種徵租賦稅丁庸興學校通魚鹽安撫士民貿易外國儼然別一乾坤

秋七月明協理刑官蔡政自泉州歸東寧

政出使日本歸將至廈值鄭經兵敗欲遁東寧政為舟人挾入泉州遵義侯鄭鳴駿設館禮待防衛甚密是時方隆招撫之命凡投誠部職量與監司政名素著督撫即會鳴駿繕疏具題命將下而政以計脫歸東寧既至鄭經大喜命為協理禮官寵遇日隆

乙巳四年明永曆十九年夏四月加封水師提督施琅為靖海將軍統舟師進攻東寧遣風引還

時總督李率泰上疏命施琅攻東寧報可乃加靖海將軍總率官兵以周全斌副之整舟師數百號出洋將至澎湖颶風大作各船飄散不能相顧乃引還尋召施琅歸旗加封伯爵其餘投誠各官兵移駐各省設兵防界不復以東寧為事東人于是大安

丙午五年明永曆二十年

丁未六年明永曆二十一年遣總兵孔元章至東寧招撫

時議以沿海地方與鄭經通商狀其稱臣奉貢并遣子入京為質等[illegible]經日[illegible]之事不可久先王之志不可墜即令舟人渡元章還

戊辰七年明永曆二十二年夏五月明協理禮官蔡政卒

政字拱樞金門人性至孝謹敏多才略凡軍前號令條教屬筆立就動中機宜最見重於成功其出使京師議和及迫於舟人挾入泉州俱運膽智從容適去人所莫測也涖思明州有惠政島人德之掌刑篆平反甚多以仁恕稱東寧闢國之初奉令巡訪封內因民性而施教令申制度以昭王章政在宜人士庶便之每進讜論世子改容加[illegible]與[illegible]

部侍郎王忠孝交善至是卒鄭經親臨哭之其長
濟次子漢襄俱授察言司
己酉八年明永曆二十三年復遣太常卿慕天顏至
東寧招撫
時遣大人明珠蔡毓榮至泉州遴選興化知府慕
天顏加以卿銜渡海挂議欲照朝鮮列稱臣奉貢
不剃髮鄭經使柯平葉亨報許服明制冠帶而入
泉州軍民復覩漢官威儀觀者如市議雖不成而
數年之間海上亦相安無事
明忠振伯洪旭卒
旭事成功父子盡致忠悃終始不貳兩島敗之諸
宿將多投誠均膺顯秩獨旭率數部擁鄭經歸東
至是卒經感悼以其子磊為吏官與永華之姪緇
武皆見親信
庚戌九年明永曆二十四年春二月明招討大將軍
世子鄭經遣監紀推官吳宏濟聘平西王吳三桂
三桂在雲南漸蓄異志經使監紀推官吳宏濟持
聘畧曰經兒髮未燥即聞大名每讀殿下家書檄
草忠孝激烈未嘗不撫膺慨嘆感極而繼之以泣
也今者四海仰望惟殿下一人未審軍政之暇亦
知有天外孤臣否特遣推官吳宏濟恭候福履敝
刑雖小樓
鄭經立國以葉后詔為國子司業
初永曆開科粵西諸勳鎮各送生員赴試成功禮
送生員十餘人以后詔為首舟至廣遇風不得達
后詔乃回隱遁海上與王孝沈佺期交最善至是
聘為司業善於訓導諸生人人自慶得師凡後進
之士經其賞識無不以文章著名於世
明太常寺卿兵部右侍郎王忠孝卒於東寧
忠孝字愧兩崇禎戊辰進士清眞忠毅明室既亡
不避艱險舉義兵復興化尋避難入廈門居曾厝
垵十三年永曆命官肅勅陞為兵部右侍郎忠孝
疏辭永曆復賜勅曰王忠孝孤臣亮節允鑒朕心
新銜未足示酬尚宜祇受以資聯絡侯闕克眞卿
郎馳赴行識用展壯猷忠孝感五日望恢復至是
卒
辛亥十年明永曆二十五年
壬子十一年明永曆二十六年

閩海紀要卷之下

泉南夏琳元試撰

癸丑十二年明永曆二十七年冬十月明招討大將軍世子鄭經率舟師次澎湖

初平南王尚可喜疏請歸老遼東而留其子安達公之信襲鎮廣州許之并令其舉家歸旗于是平西靖南二王相繼疏請如平南例俱報可遣內大臣促行靖南王耿精忠蓄逆謀密令黃鏞入東寧請濟師為聲援鄭經許之率師次澎湖以待是月平西王吳三桂反於雲南盡有川湖雲貴之地耿精忠停其歸旗復使人辭經回師

甲寅十三年明永曆二十八年靖南王耿精忠據福州反自稱統兵馬上將軍馳檄七閩皆下之

是時以吳三桂反令直省督撫增修武備精忠益不自安乃於十五日傳各官議事總督范承謨巡撫劉秉政至伏甲執之移檄各府縣皆望風而降其檄文畧云共奉大明之文物悉還中夏之乾坤高皇大業必留隆準之遺明室中興斷有舂陵之瑞誓當推誠翼戴戮力匡襄申李郭再造之功振晉鄭相依之業會周師而反商政除新法以復漢儀非惟日月重光直令山海改色云

上將軍耿精忠遣黃鏞入東寧請濟師

精忠既反復令黃鏞往東寧請鄭經以舟師由海道取江南且以戰地相許曰世藩將水吾將陸江浙可定也鏞回言海上舟不滿百兵不滿萬精忠始輕之

明招討大將軍世子鄭經遣禮官柯平入福州報聘

初精忠將反慮下游郡邑不服故令黃鏞入東寧會師乃不一月而全閩降附浙之溫處江右之廣信粵之潮州亦相繼內款聲勢大振及見柯平來報聘意甚輕之禮應曰世藩來甚善各分地自戰可也由是兵端遂起

明侍衛馮錫範右武衛劉國軒督兵入思明州海澄總兵趙得勝叛以城降復攻同安守將亦降

鄭耿會師有成議矣經乃令錫範等率兵先至廈門時海澄總兵趙得降先降於耿封為威遠將軍徵其兵入關得勝不從乃以城約降世藩與錫範深相結及柯平出福州知精忠有變意遂將兵攻同安時張學堯守同安精忠檄提督王進功入省調學堯守泉州以化尚蘭代之錫範兵至同安尚

蘭迎降學堯聞變趨回家眷已獲入海矣不得已亦降

五月鄭經至思明州傳檄四方

經將濟兵以參軍陳永華爲總制留守東寧自率兵官陳繩武吏官陳(洪)磊等奉永曆二十八年正朔渡海西來傳檄直省畧曰洪惟二祖列宗豐功偉澤潤生民踐土食毛世世承君德即有亡國之禍非有失道之君而煤山龍馭死守社稷尤忠臣義士所榷心而戚泣者也今平西倡義于滇南靖南反正于閩中秦黔楚[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人懷逐虜之心家思執棰之逐余組練數萬樓船數千陸戰而兕虎辟易水陣則蛟龍震驚願與同志之士共致敵主之恩上雪國家之恥下救生民之禍凡諸官員不論滿漢有能以城邑兵馬反正來歸者各照職加陞委用其有前係敵將中道離去者悉赦不究一本收錄師之所過秋毫無犯非得罪社稷及我戎行者一無所問嘉與士民共建匡復之業永快昇平之樂旣至廈門叙海澄功以趙得勝爲左提督封興明侯叙同安功以張學堯爲先鋒蕩虜將軍化尚蘭爲仁武鎮鄭麟彩仍如縣事以鄭省英知思明州尋遣人至精忠處議撥船及地方安插兵衆精忠不答于是鄭耿交惡

六月鄭經入泉州

初提督王進功降於耿封爲平北將軍檄至福州留之使都尉王進率兵鎭泉州進至興城守賴玉深相結勒進功家眷入省精忠復遣兵接應進功之子藩鎭懼議先發以制之乃請執賴玉殺之率兵逐王進遣人迎鄭經入泉州經慰勞之以爲指揮使命暫理提督軍務道府廳縣各仍其舊

海澄公黃芳度以漳州降鄭經[illegible]爲德化公

初精忠反海澄公黃梧降精忠封爲和王壽病疽死子芳度襲封精忠檄其兵使劉豹守漳州及鄭經入泉州芳度懼不免經使人慰諭之乃襲殺劉豹具啟請降略曰某荷恩早世依襲今茲宜負[illegible]以前驅敵衆壓而後至緣罪在誅殛非畏面所得自寬即量加優容然捫心安能無愧旣爲天壤間所不容之罪竊比魚鳥之飛潛自計百十口凡有生之年總望雷霆之生育拜遣員弁奉表微悃伏祈宏開覆載廣布包荒退補過而進(盡)忠豈僅埒於事大之小生損軀而死結草期少圖手贖罪之功

啟進經封芳度為德化公授前提督漳屬餉種聽其徵給芳度終不自安密遣人入京請援

秋七月潮州總兵劉進忠以城降鄭經

進忠據潮州先降於精忠封為寧粵將軍至是為安達公尚之信所圍精忠以泉漳之變不能援進忠乃以城降經經遣援勦後鎮金漢臣率舟師援之以進忠為右提督封定虜伯

九月上將軍耿精忠遣都尉王進率兵攻泉州鄭經命右武衛劉國軒提督諸軍禦之

王進自泉州奔回精忠命鎮興花發兵從上游入漳浦會劉炎協攻泉州進鼓行至惠安肆行焚掠鄭經乃命國軒提軍禦之

冬十月明右武衛劉國軒敗王進於塗嶺追至興化而還

王進素號老虎嘗輕敵南兵泉州之役以衆寡不敵為辭至是請攻泉州自效精忠益以步騎二萬直抵惠安兵勢甚盛劉國軒度陣待之對壘逾旬進不能前遂屯楓亭列營二十餘里國軒率輕騎覘之猝遇於塗嶺王進引兵出戰自辰至巳兩軍奮勇死鬬進敗走國軒追至興化郭外宿三日而還

十一月周王吳三桂遣禮曹員外周文驥聘於鄭經

三桂既反國號周遣使齎帛書入東寧會師鄭經令推官陳克峻與副將陳文煥報之三桂復遣禮曹錢點通問值耿鄭搆兵點向報三桂三桂乃遣文驥解和大意以同室操戈貽笑敵國為言

鄭經遣興明伯趙得勝侍衛馮錫範督諸軍攻漳浦

漳府既約降鄭經諸邑皆下獨劉炎據守漳浦附耿精忠精忠遣兵援之至平和黃芳度守將擊却之精忠復遣親軍都尉徐鴻弼從間道入漳浦鄭經令趙得勝等由海澄攻之鴻弼劉炎會雲霄鎮劉成龍迎戰于羅山嶺經將左虎何佑揮戈邀擊鴻弼等大敗退入城得勝督兵環攻以紅夷衛天炮擊之劉炎懼與鴻弼成龍出降

鄭經設六官

以洪磊為吏官楊英戶官鄭斌禮官柯平刑官楊賢工官各名曰協理不設兵官以陳繩武為贊畫兵部仍置六科都事都吏及察言承宣二司中書舍人本科等官初成功雖承制設六官文書僅稱卑職至鄭經中年文武具啟始稱臣軍國事宜皆

次於背盡陳繩武侍衛馮錫範

鄭經以鄭省英為宣慰使

初鄭經率師西來兵餉皆取給於東寧及得泉漳兵將日多轉運不給乃議徵餉百姓年十六以上六十以下每人日納銀五分名曰毛丁船計丈尺納餉名曰樑頭以省英為宣慰使總理各部錢糧各縣令以六科都事為之又設鹽運使分管鹽場以陳廷章為泉州鹽政馮錫範為漳州鹽政李景為潮州鹽政鹽價每石二錢徵餉四錢又設餉司料雜稅以給兵食

鄭經以鄭得瀟為中書科

得瀟明書生博草書方正瀟雅與陳永厚經至思明州時永華以書聘得瀟與其侄兵部陳繩武同計事以老辭既而經徵為從事又辭乃以為中書科供筆札字箋奏一時稱為文辭巨手

乙卯十四年明永曆二十九年春正月上將軍耿精忠遣少卿張文韜賀鄭經元旦

時精忠以船五隻送鄭經以踐前約經許之命鄭斌報聘以楓亭為界各不侵犯自是鄭耿交好

二月續順公沈瑞及明左虎衛何祐戰於饒平大敗降之

沈瑞封續順公駐饒平劉進忠攻之不克虜兵援之何祐遇之於百子橋破之沈瑞降鄭經封為懷安侯

三月鄭經流經略洪承疇眷屬及前進士楊明琅於狼嶠

時祀洪承疇於學宮經毀祠破木主改祀故相黃道周忠毅蔡道憲流承疇胞姪士昌士倫及英家屬於東寧極邊狼嶠并貴楊明琅甲申之變過崇禎梓宮不下馬且[illegible]為亡國之君亦流於狼嶠後皆死於竄所

鄭經禮送南安縣劉祐北歸

先是將修南安縣誌鄉紳以承疇成功二家請劉祐曰洪不可太褒鄭亦不可太貶經聞其語而感之精忠之變祐逃匿九山谷至是經令人致聘將欲官之辭曰吾向者所言乃公道在人所不容泯耳豈為今日地也哉吾官授本朝城破不能死已有餘罪何忍苟降以偷生經義之遣兵護送北歸禮待甚厚

夏五月明招討大將軍世子鄭經率師之海澄

時黃芳度雖受封於經其心度害忘國朝觀爭之
提劉進忠請經南征許之乃自泉州帥師次海澄
實欲圖漳州芳度不敢出謁乃使鄭彬入漳慰諭
之威率兵從征威來身入朝芳度終不敢受命持
忠移檄召之亦以疾辭經始欲定計攻之
安達公尚之信及明左虎衛何祐戰於鱟母山敗績
劉國軒自塗嶺捷後率諸鎮入潮州同劉進忠窺
取屬縣之未附者安達公尚之信調兵十餘萬盡
銳攻之相持日久國軒等以所統新整壘次地坦
處恐騎突[illegible]知[illegible]欲號[illegible]邀擊
乃抽回鱟母山據險以待之信率兵追之何祐奮
勇衝擊直貫其中驍騎出其左右國軒繼之之信大
敗奔回是役以飢卒數千破勁敵數萬自是何祐
名振粵東廣兵望其旗幟皆遁
六月鄭經攻漳州
經師次萬松關黃芳度令其衆俱剃髮固守遣其
兄芳泰入粵求救經攻不利乃築長垣圍之調何
祐從潮州先攻平和縣守將賴陞降屬邑悉下
英圭黎及暹羅貢物於鄭經乞互市許之
先是廈門為諸洋利藪癸卯破之番船不至至是
英圭黎及萬丹暹羅安南諸國貢物於經求互市
許之島上人烟輻輳如前
冬十月鄭經陷漳州夷黃芳度家
經自六月圍漳芳度悉力拒守經數功不下列營
困之初六日芳度標將吳淑獻城降芳度方登北
門巡視聞變踉蹌投開元寺井而死經獲其將黃
翼蔡龍朱武張濟戴麟陳驥黃瑄等皆殺之剖黃
梧棺戮其屍梟芳度首以徇梧親屬無少長皆肆
諸市報發冢之仇也有請毀梧祖墳者經曰罪止
其身與其祖何[illegible]其兄
芳世率廣兵由丁州入亦以是昏破永定[illegible]聞漳
城陷乃大掠而遁初吳淑自海上投成功撥歸黃
梧標梧待甚厚將死呼淑託曰吾兒年少君可善
輔之及漳圍日久淑謂弟潛曰梧雖待我厚顧爾
先藩實深今世子待芳度有加反圖逆命吾豈可
以私恩廢公義耶遂決計降經封為平虜將軍後
提督潛為戎旗鎮
鄭經禮葬殉難巡海道陳啟泰
啟泰字大虔遼東人為政豪敢有威甲寅之變會
海澄公黃梧疽發背死漳兵亂啟泰令闔家二十

餘口自艦觀為排列從容引僚屬入視皆相顧失
色欣泰談笑自若乃朝服望闕再拜自經以死至
是經入漳州高其節盛禮塟于漳之阪

十一月鄭經遣龔淳取回日本銀

故戶官鄭泰所寄也泰先事芝龍隆武立加宮傅
成功起兵以為居守戶官有心計善理財積貲百
餘萬別以四十萬寄日本國以備不虞癸卯泰死
弟鳴駿來降使人往取適鄭經亦遣蔡政至力爭
之倭首居奇乃兩不聽儀還至是經入泉州而泰
原委寄銀之人龔淳[illegible]勒合乃令淳往取倭人
混開支銷僅得二十六萬而回

丙辰十五年明永曆三十年春正月明大將軍世子
鄭經遣右虎衛許耀前衝鎮洪羽猶廣東州郡

經駐漳州念廣東州郡未下乃令許耀等率兵會
在潮諸軍分道進取

二月明右武衛將軍劉國軒入惠州

時平南王尚可喜昏病已久會周師克肇慶韶州
等府廣州人人自危乙卯夕駐潮兵燒營遁回國
軒何祐等分道而進碣石鎮苗之秀軍程鄉其妻
在汛使人迎國軒師之秀不得已降經封為滅虜
將軍命鎮碣石國軒圖惠州分兵搏羅不利尋下
長樂新安等縣尚可喜勢蹙遂降周吳三桂封為
輔德公令退驟惠州與其子尚之信檄提督嚴自
明徹惠州兵回廣遣使通好饋弓馬幣帛乃以國
軒鎮惠州時東莞守將張國勳亦降封為征虜將
軍自是與鄭經分界而守

鄭經以中書舍人許明廷從督泉漳學政

時考拔武生從軍有考武不考文之謠乃命廷提
督泉漳學政考校生童

夏五月鄭經遣後提督[illegible]汀州

時劉應麟為副將守汀州精州戾封為懷遠將軍
至是檄其出關應麟不從密獻款於鄭經經令吳
淑督兵觀望耿書耿精忠言欲假通汀州以出江
右精忠遣兵防守應麟懼見圖率所部出掠瑞金
石城吳淑兵至見汀州有備欲回應麟勸淑攻之
一鼓而下汀州屬邑皆降報至經已應麟為前從
督封奉明伯

秋七九月總統兵馬上將軍耿精忠遣原提督王進功
回泉州

初精忠與鄭經修好欲以全力圖江浙至是師老

無功大勢已潰復閩失汀州孟憂內顧請將遂密謀歸誠引康親王入閩精忠聞變知爲王進等所謀乃收進併范承謨蕭震等皆縊殺之欲棄舟奔海爲都尉徐文耀等所脅不得出遣王進功回泉州取救兵密囑曰吾忍死以待進功至鄭經授爲中提督巨明伯竟不發兵康親王遂入延建精忠勢困不得已於十九日削髮待罪迎康親王入福州

耿精忠興化寺守將馬成龍以城降鄭經

精忠既歸誠馬成龍以興化附鄭經經令許耀率兵赴之以成龍爲援勦左提督封矜虜伯

冬十一月兵及明右虎衛許耀戰於烏龍江大敗之

耀入興化遂督諸軍進取福州駐師烏龍江扭於塗嶺之捷驕縱嬉戲諸將不服北兵渡江或請半渡擊之不聽既濟成列耀倉皇出戰前鋒小卻耀即引兵先遁委棄輜重不可勝計鄭經乃調趙得勝何祐代守興化貫許耀罪使將兵自效

明奇兵鎮黃應督水師敗耿精忠舟師於定海

耿精忠檄會曾養性自溫州航海回閩黃應等邀擊之獲巨艦數十號餘舟且戰且走

耿精忠邵武守將楊德以城降鄭經

德守邵武精忠所署將軍也聞精忠歸誠獻款於鄭經時吳淑駐汀州疾馳赴之遂入其城

十二月兵及明後提督吳淑戰於邵武敗之

北兵來攻邵武淑督兵迎戰時大雪嚴寒淑兵涉溪拒戰皆凍不能支遂潰淑棄邵武退屯汀州

明右武衛薛進思棄汀州奔回

初吳淑以汀州屬閩贛要地精重師彈壓鄭經使進思守之及北兵破邵武進思至建寧縣距汀州數程進思聞之倉[illegible]願傾家貲餉兵固守進思猜疑不從棄城宵遁應麟奔潮州依劉進忠發憤病死

丁巳十六年明永曆三十一年春正月北兵入興化

明左提督興明伯趙得勝死之何祐棄城奔泉州

烏龍江之役明諸軍銳氣已喪正月二十九日北兵至縱反間疑得勝有異志戰之日擁兵坐視得勝力戰死之祐奔回泉州

二月北兵入泉州鄭經棄漳州遁入島

時興化既失兵心渙散北兵至泉州守將林定無備初九黎明北兵攻城一鼓而下標將林孟參宿

營謝貴死之林定素與民相安剃髮為僧走脫鄭經駐漳州聞之倉皇登舟至海澄棄而不守遂逋入廈門欲回東寧百姓遮留角宿營吳桂斂兵拒守衆賴以安既而諸將稍集調水師防衛分汛而守賞逃回各將祭趙得勝經親臨哭之以女妻其子

鄭經誅薛進思杖許耀釋吳淑何祐責令圖功贖罪

時各處失守進思與許耀同繫諸將為之請圖功贖罪不許于是數進思不戰而進罪浮於耀斬之杖耀百釋吳淑潮何祐[illegible]功[illegible]所佩將軍印各令戴罪自效不數日耀病死論曰自甲寅渡海而西僅有泉漳潮(惠)連勝吳耿聲勢豈不赫哉及襲汀州兵驍一起北騎隨至許耀坐蚁于峽江吳淑繼敗于邵武得勝死戰于興化何祐奔回于泉州土崩瓦解無可如何進思以親信宿將專制汀郡曾未一矢加遺踉蹌逃遁衆心一搖棄興泉漳如敝屣伊誰之咎哉使早明許耀之罰進思未必敢棄汀州速正進思之未何祐亦不敢棄興化入島處分惜哉至許耀之罪不死法而死病人猶以為憾

鄭經移北將家眷入東寧劉炎奔碣石衛

經令王進功沈瑞張學堯等各攜眷往東寧陸續起程劉炎以母老病至外洋勒兵劫船乘風下碣石衛依苗之秀

三月鄭經分水陸汛守

時諸將退守廈門兵餉不給乃分汛南北地方借餉募兵布置周密人始有固志

夏六月明右提督定虜伯劉進忠以潮州來降

進忠性悍素叵測乙卯鄭經陷漳州進忠往謁經坦率迎之禮意甚厚及[illegible]意望甚奢比經各郡失守瞰擁兵觀望經遣宮至潮州徵餉不應遣舟買運又閉糶遂獻款於吳三桂至虔來降封為征逆將軍後逮入京瘐死

明右武衛將軍劉國軒自惠州還

國軒武平人原漳州千總甲午漳州破歸成功累遷至右武衛將軍入潮屢有戰功鎮惠州粵人畏之諸郡失守進功據潮尚氏據廣國軒一軍攝其間布置安閒兩家俱不敢迫未幾尚之信劉進忠相繼來降罄閩隔絕經遺舟往迎乃率部(歛)從容航海而歸

冬十二月和碩康親王遣興化知府卞永譽泉州知府張仲舉往廈門撫議鄭經弗從

初慕天顏之往東寧也議照朝鮮例稱臣納貢不成至是康親王遣興泉二知府同鄉紳黃志義吳公鵬再申前議經不從亦無報使

戊午十七年明永曆三十二年春二月明招討大將軍世子鄭經以右武衛劉國軒為中提督總督諸軍後提督吳淑副之率師徇海澄

經自七郡之失頓兵島上時總督郎廷相海澄公黃芳世副都統胡克拔兵漳州黃藍鎮海澄分防玉州石碼等堡初十日國軒督軍至海澄破玉州三叉河福滸尋取江東橋守將王重祿呂韜奔潰遂泉漳援兵至國軒分兵迎擊是日國軒三戰皆捷軍聲大振二十三夜取石碼獲守將劉符楊朝宗遂軍於祖山頭以逼海澄滿州將軍副統孟安自潮來援國軒退屯石碼浚濠築垣拒守遂分兵屯漳州郭外是役也國軒部將蘇爵戰卻立斬以徇諸將皆股慄又能身先士卒有被傷者輒出己貲賞之故衆心悅服所向皆捷

三月周王吳三桂僭號於衡州遣使聘於鄭經

三桂在衡州以三月初二日稱帝改元昭武遣鄭經使人齎書至三桂乃遣使致書署曰大周皇帝致書鄭世子殿下

水師提督海澄公黃芳世及明中提督劉國軒戰於水頭敗績

自江東橋之斷泉漳隔絕提督段應舉自泉州來寧海將軍喇哈達自福州來平南將軍賴塔自潮州來先後率兵應援國軒侯水陸滿漢兵疲於奔命初二日國軒列陣漳郡東赤嶺北兵背城迎戰互有勝負時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山以牽北兵之勢黃芳世擊走之乃移屯水頭濠砍樹塞鎮門以斷北兵往來水路國軒偵之知僞焚營壘撤兵為遁狀小頌舉帆直抵水頭登岸臺戰芳世棄不知兵又以天寶山驟勝而驕與滿將不相下一戰而潰驚惶墜馬奔回漳州抱病月餘而死國軒兵勢日盛

提督段應舉及明中提督國軒戰於祖山頭敗績國軒遂圍海澄

應舉及滿漢軍兵數萬列營祖山頭三月十八日國軒兵至應舉麾兵迎戰何祐小卻江勝吳淑等

繞出左右之背國軒督勁平衛滿州營滿兵驚走衆兗潰國軒又以寇兵截漳州大路滿漢望見棄輜重自相踐踏應舉率殘兵奔入海澄國軒進至城下連夜鑿壍引江水環城周之外又鑿溝數重沿堤兩岸安銃守之由是中外隔絶吊宿營張雄乘間取平和副將蘇瑞慶取漳平皆下之

夏五月江南提督楊捷率師援海澄為劉國軒所敗

時總督郎廷相入京以布政姚啟聖代之勒巡撫楊熙致仕以按察使吳興祚代之尋調江南提督楊捷代段應舉援兵四集屯擇梁山以救海澄劉國軒以山南燈寨下臨大溪順流可通海澄恐北兵據之間諜敵陀守吳淑請往乘夜率兵進寨初十酉刻北兵發炮攻擊連夜不絶淑令軍事穴地藏身無一傷者馳報國軒以為乘夜發炮意不在寨當列防之信至滿漢軍兵已齊抵祖山頭岳嶺破林彪張鳳二營鳳戰死進攻林陞營適國軒救兵至發大炮齊擊之死者無數滿騎多填於壍遂退走海澄援絶

六月明中堤督劉國軒招海澄提督段應舉死之

海澄素無蓄積被國軒圍城八十三日滿州甲兵二千馬八十餘匹合各鎮兵計二萬餘人至是食盡屍橫枕藉國軒於初十日進攻衆力不支城遂破應舉從容自縊於畝樓穆伯希佛自焚死黃藍戰歿獲孟安魏赫田香五等滿漢兵無一遺者國軒入城厚䘏段應舉付家人舁還所獲將將鄭經皆釋之投街給俸遣之東寧

明鄭經晋其將中提督劉國軒為武平伯征北將軍吳淑為定西伯平北將軍其餘營鎮各陞賞有差

經以恢復海澄或戮力行間或著績守禦水陸諸將咸有功次晋國軒[illegible]陞右虎衛何祐為左虎衛將軍前虎衛林陞為右虎衛將軍俱受左都督鎮營各加級有差

朱寅率衆歸鄭經經封為蕩虜將軍

寅漳浦人狀左道惑衆鄭經丁巳之敗詭稱三太子收集海上殘兵三月十九日夜襲泉州扳堞而入率三百餘人從西門至關元寺鳴鼓揚旗守泉兵皆夜出其不意以為海兵復至多驚竄值城門前炮發寅乃抽兵而出守兵追之按兵徐行無一死者人益以為神歸附日衆屢戰皆捷蔓延於泉漳屬邑聚萬人頭裹白衣為號時人謂之白頭賊

海上亦藉壯其聲勢至是率衆歸經經封爲蕩虜將軍改姓蔡名義歲餘病死

明中提督劉國軒率兵攻泉州屬邑皆下海澄之破閩省震動諸復兵退守漳州國軒議東虛擣泉州吳淑分兵復長泰國軒自率諸軍攻同安時都統雅大里自浙江調兵援海澄至同安而海澄破閩國軒至棄城走退泉州國軒督水陸攻之左虎衛江勝攻南安下之于是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諸縣守將皆相繼棄城遁走

秋八月林賢黃鑴舟師[illegible]明守將蕭琛兵潰水師五鎮章元勳死之泉州圍急以林賢等督舟師出閩安鎮遥爲聲援蕭琛守定海不及設備以舟寡且小欲據上流牽制元勳欲先發制之以所部十船進戰林賢等擊之元勳衆寡不敵一軍盡沒蕭琛大潰奔海山

鄭經召劉國軒旋師所得諸縣皆棄國軒攻泉州閱兩月不下援師四至七月寧海將軍喇哈達間出安溪學士李光地練鄉壯爲嚮導出同安巡撫吳興祚由仙遊出永春提督楊復由興化下惠安國軒對壘相持援兵皆未敢向前會蕭琛失定海妄報福州水師大至經恐厦門有失檄國軒解圍退守二十四日國軒退兵下船援兵不敢追越三日城中兵始敢出國軒既退所得州縣皆失經召蕭琛回斬之以復勳左鎮陳諒右鎮陳起明樓船左鎮朱天貴督水軍防崇北船

偽周主吳三桂死孫世璠立三桂病死衡州其孫世璠立年甫十二改元洪化姪應奇守岳州驕而貪北兵攻之棄城遁回于是湖雲貴皆不守周至[illegible]亡

九月耿精忠及劉國軒戰於龍虎山敗之國軒自泉州退兵復率諸鎮入漳軍於溪西滿漢兵盡銳攻之國軒力戰擊敗之乘勝長驅衡至耿精忠營精忠欲仇海上揮戈迎戰親自督陣大呼疾驟諸軍繼進國軒奔潰遂棄長泰出江東退屯觀音山

冬十月總督姚啟聖遣中書張雄入思明州議和鄭經弗從禮遣張雄歸時泉漳屬邑皆復獨海澄未下啟聖難以復命乃遣漳州進士張雄往厦門議和畧云昔令先生震動天威亦不忍父老嗟怨靜處臺灣今貴藩誠能

體會先志念井里瘡痍翻然解甲息兵天和人順榮華世世數月徒勞士卒塗炭生靈亦何益於貴藩哉即從貴藩下遊者今昔人心不同事變難測能不顧念及此近悉貴藩大有惻隱桑梓之念故修章佈悃惟望息心畢論併遣使偕臨經復書云頃承明教以生民為念不佞亦正以生靈塗炭不忍坐視故修矛繕甲相與周旋億萬生靈所共諒也天心厭亂殺運將回苟可休息敢不如命禮遣員奉教但貴使之纜未解而諸將之戈已揮徒此差池未及如願時張[illegible][illegible]啟[illegible]復遣泉州鄉紳黃志美齎書入廈門再議將以必得海澄乃可通好經終不從

二月再遷界

甲寅之變閩省居民遷入內地者悉還故土丙辰冬八閩歸順復令遷界康親王奏言遷界累民罷之至是督撫請遷報可會破海澄圍泉州事暫停及泉州圍解遂行遷界之令上自福州福寧下至詔安沿海築寨置兵守之仍築界墻以截內外濱海數千里無復人烟

己未十八年明永曆三十三年春二月舟師及明復勦左鎮陳諒戰於定海敗績

鄭經自定海失敗遣樓船左鎮朱天貴守海壇以陳諒為水師總兵進定海北兵戰船百餘號出五虎門迎戰朱天貴及陳起明督船衝綜而入北船望風徒靡破十餘船失大鳥船一隻值大風起北船逃入五虎門海船收泊海壇報至經加諒天貴統領餘各有差

二月鄭經以李景知思明州

經以師需浩大議派殷戶富民洋船商船照上中下派取以知州李景[illegible]其事令[illegible][illegible]興門寡婦辛氏先輸銀三百兩經加其向義賜全花綵往獎李景任事苛刻島人怨之

明中提督劉國軒辭俸自餉其兵

自丁巳之變島民月輸米一斗佐軍久之多藉勢蔭免乃令儀衛陳慶清查漏口每月加米二斗國軒請停文武官員月俸自餉轄兵三月經從之

夏四月明參軍御史陳永華請世孫克𡒉監國經許之

甲寅鄭經率師西來留陳永華總制守東寧至是以世孫克𡒉長請循君行則守之例立為監國許

之鑄印曰監國世子之章克壍永華之婿也時年
十六
秋七月明[中]提督劉國軒築潯尾寨
潯尾與廈門高崎咫尺隔一水癸卯兵從此入島
國軒請築寨預防之一夜而成同安守將來爭擊
却之復築泃州城由是同安八槳船不敢窺伺廈
門西北藉以無虞
康親王命中書蘇犧入廈門議和鄭經遣賓客司傅
為霖報之、
前後議和不成蘇犧致書再申前議康親王使犧
至廈門請修好經乃命為霖入省沿途府再供應
巡撫布政遣官至興化接待至省見康親王面議
海澄及往來之禮為霖曰區區海澄議成之後為
彼此公所若康親王在閩藩王並行往來親王回
京各設官往來總督姚啟聖以非出己意力阻其
事遂止
冬耿精忠及劉國軒戰於坂尾寨敗績
時國軒雖漳州五里列營滿漢兵援兵十餘萬營
壘咫尺相對國軒僅萬餘人指揮自如滿漢畏之
以果堂扼要重地就於坂尾再築一寨國軒工未
就耿精忠與援剿將軍率滿漢兵數萬銳不可當
國軒與何祐吳淑林陞江勝等兵不滿二千奮力
死鬪自午至申衝擊數次國軒依寨且戰且守每
發炮無不披靡陣殺章京巴石兎等滿漢兵死傷
數千始引回自是氣奪兵不敢出國軒每令卒數
百持鹿銃鳥槍渡河衝擊身登土阜據胡床張蓋
而觀滿漢遇之皆摧破又善用間諜北兵情狀纖
悉必知
十一月明後提督定西伯吳淑卒於軍
淑守坂尾寨北兵築壘環攻炮聲日夜不絕淑處
之晏如復因傷染病不以為意值陰雨新築壘墻
多壞揮左右避之自據床而卧墻崩壓死舁至廈
經親臨哭之以其子吳天駟為建威右鎮統其兵
十二月鄭經遣右武衛林陞督舟師北上
時總督姚啟聖巡撫吳興祚大集舟師攻廈門經
乃調文武官船及洋船配兵北上以右武衛林陞
為總督左武衛江勝樓船鎮朱天貴為左右副將
率諸軍來禦臨行宴之
經鄭禮遣[死]節故巡海道陳啟泰子陳汝器北歸
汝器故巡海道陳啟泰子也丁亥夏自京來運父

骸為中左守將所執覊于東寧經令水師鎮林亮
監之亮以其忠臣之子待之甚厚總督以萬全贖
之經憫啟泰忠烈卻其全禮遣汝器回汝器至京
詔授右通政尋擢安徽撫

庚申十九年明永曆三十四年春正月水師提督萬
正色入海壇
正色督水師戰船出黃安鎮巡撫吳興祚率兵援
之林陞等退入崇武正色入海壇

二月水師提督萬正色及明右武衛林陞戰於崇武
正色至圍頭明東天貴[illegible]七船[illegible]衛其綜所向無前
偶海風大作船收入泉州港吳興祚督陸師沿海
瀆放炮林陞等船無所取水乃退金門執至思明
州驚惶為戰敗各思逃竄衆心遂搖

鄭經召劉國軒退守思明州遂棄海澄
二月二十二日經聞林陞退守金門以為戰敗急
馳諭令國軒退守思明州以為思明州若失海澄
何益國軒不知以為實然遂棄海澄入廈比及林
陞啟事頓足歎曰右武衛戰勝若此驚怖苟敗何
所逃生誤壞大事貽笑千古矣

鄭經棄思明州回東寧
時國軒全師引回猶欲據廈門然兵心已變不可
收拾諸文官如楊英洪磊等已先攜眷登舟諸軍
乘間擄掠國軒禁之不止懼為人所圖乃焚演武
亭行宮輜重寶玩悉毀於火踉蹌回東寧時二月
二十六日也二十九日次於澎湖諸文武士民俱
接踵而至總制陳永華具啟請回國經許之

總督姚啟聖撫吳興祚水師提督萬正色率兵入廈
門
鄭經既去海兵乘帆叔掠協理五軍吳桂調兵禁
戢民賴以安尋渡江請師二[illegible]日姚啟聖等率
兵入島秋毫無犯百姓歡呼

三月鄭經至東寧
經於十五日至東寧其母董太妃責之曰若輩不
才莫如勿往今觀此舉徒累桑梓若生靈是何益
哉

夏五月東寧雨雹
時地鳴聲如驢尋雨雹如雞卵

總督姚啟聖招降明樓船左鎮正統領朱天貴
鄭經棄廈門朱天貴統所部全軍屯南澳船百餘
隻軍容甚盛進退未決姚啟聖累遣官致書招之

乃進泊銅山於五月率所部入海澄投誠

明總制陳永華辭解勇衛

永華留守東寧兼領勇衛軍侍衛馮錫範知思明州之棄眾咸歸咎于己非握重兵不足以壓眾及至東寧察諸鎮兵惟勇衛軍最驍壯遽謂永華曰自愧謏西征無效擬欲辭職永華念曰彼武夫也尚能謙退吾儕文士豈可久戀重權即具啟乞解兵柄并辭總制馮錫範密贊經許之以其軍歸劉國軒而已仍任侍衛

鄭經籍民兵自衛

甲寅耿精忠變世子傾國西來至是棄思明州東歸兵將日叛去隨回僅有千餘恐北兵乘虛來攻乃籍文武官甲與百姓丁壯每十人抽一人訓練自衛

秋七月明諮議參軍右都御陳永華卒

永華字復甫明諸生孝廉陳鼎之子鼎為同安教諭死節成功憐永華為忠臣之子延與世子伴讀及世子嗣位授為參軍甚見親信甲寅西來權總制留守東寧戢兵撫民供給軍需俱有條規尤愛惜士類為政佐以儒雅東寧賴以人安為經文臣第一至是卒兩大權盡歸馮錫範矣

冬十月鄭經命右武衛林陞率兵墮雞籠城

雞籠在東寧之北居淡水上游其灣堪泊數百船先是呂宋夷建此城與土番貿易因遠餽不給棄去後紅夷及成功據臺灣不守其地癸卯總督李率泰約紅夷攻金廈兩島併許力請東寧歸之後僅許其就省交易紅夷知為所紿於乙巳年重修雞籠城謀復東寧丙午年經命勇衛黃安督水陸諸軍攻之親隨營林鳳戰死紅夷無外援遁還之至是傳北兵欲從此[illegible][illegible]恐其據為老營乃命林陞北巡併毀其城

鄭經安政于其子監國克𡒉

經素不親政在東寧則委參軍陳永華西征則安贊畫陳繩武侍衛馮錫範至是乃委於監國克𡒉凡文武啟章裁決呈上契合世子意其賦性剛決頗有賜姓遺風諸公子

辛酉二十年明永曆三十五春正月壬午招討大將軍延平世子鄭經殂

經字賢之工詩賦善弓馬推誠待人禮敬明室遺宗嗣王位十九年雖得七郡雄據一方而終身自

稱世子奉明正朔終不少變甚協輿論稱述不忘
惜性質柔懦怠於政事自廈門歸溺於酒色無復
西征之意東寧之業遂衰至是殂於承天府行臺
時年四十為正月二十八日
明侍衛將軍馮錫範與諸公子共廢監國克𡒉縊殺
之
初世藩未有子嬖妾生女密取他人子代之即克
𡒉也其事甚秘世藩不知甚愛之立為監國世藩
臨終授以劍印命中提督劉國軒輔之錫範以克
𡒉非世藩之子且欲[illegible]婿[illegible]乃與國軒及諭
公子請於董太妃收還劍印尋縊殺之
二月明董太妃命世孫克塽嗣延平王位仍稱招討
大將軍世子
克塽世藩子也時年十二諸文武官上啟勸進太
妃乃下教命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馮錫範矣
鄭克塽頒國憂令諭於諸軍
其畧曰氣運遭屯我父藩規恢東就薪胆自勵不
幸於正月十三日遘疾至二十八日登遐於寢殿
惟茲世厥悲號既振鬣而莫遠還念將軍暴露倍
推胆以哀驚文到之日諸大小將領及諸兵士掛
孝三日釋服辦汎嗚呼先得是念知臣心之愛無
窮小子告哀惟匪躬之報是望
鄭克塽以其叔鄭聰為輔政公
聰成功次子克塽初立以太妃命封為輔政公授
以令諭畧曰屬富家造之披離遺我末嗣以難大
未知臧否罔克負荷幸賴大祖之慈訓爰命叔父
以臣扶為賢為親未水篤本源之誼維城維翰廈
棟獲磐礎之安緊予小子寵承我祖我父之洪庥
抑亦太叔克敦為子為弟之大義然聰庸懦事少
決斷惟侍衛馮錫範是[illegible]
鄭克塽晉中提督武平伯劉國軒武平侯馮錫範忠
誠伯
克塽以翊戴功晉國軒武平侯錫範忠誠伯兼贊
機務
鄭克塽命戎旗四鎮董騰守澎湖
自棄廈門東歸澎湖不設守備至是以國喪恐北
兵乘釁來攻乃議撥兵防守以騰係國戚命守之
鄭克塽以其叔鄭明鄭智為左右驤將軍
明成功第三子智第五子也時有為國軒謀者以大
權歸臣下公子募兵為羽翼明智以聞乃授是職

夏四月承天府災

監國夫人陳氏自經

初克壓被收禁顧謂陳氏曰耳目非也恐不相保夫在與在夫亡與亡必不相負及克壓見殺董太妃以陳氏父永華為國之望禮待無慰詢其所為陳氏泣曰昔為箕箒婦今為罪人妻願出別室待亡夫卒哭即相此地下耳許之陳氏旦夕臨哭日啜苦茶數勺既卒哭沐浴自經於柩前

鄭克塽上招討大將軍延平王晉潮王國姓成功諡曰武嗣位世子經諡曰文

初永曆封成功為延平王尋晉潮王成功謙讓不敢當終身祇稱大將軍至是克塽拜表請諡為武王併世藩諡為文王其略曰竊惟國有藎臣世篤棐忱朝行諡典用闡幽光所以昭公道而勵臣節者也粵自甲申板蕩以來虜氛肆播不共之仇惟臣家罹禍最慘匡復之業亦惟臣門匪躬不懈伏念臣祖成功賜姓封延平王晉潮王誓師奮武誓震三吳暨臣父經奉朔討罪恢復七郡天運未回事多齎沮而義問于六宇心血亦竭于畢生此祖宗神明所共鑒其精誠也臣祖臣父咸以勞瘁致殞年皆不踰四十生荷朝廷王爵之頒屬籍之賜猶欲然以國恥未雪夙夜靡遑不敢坐享榮貴虛席名號詎既殂喪即欲更捐膚髮筋骨圖報國恩亦痛心於無從矣緬稽古典勳臣勤死厥有贈諡今君門萬里弗獲請命惟光諸臣以臣祖父勳在社稷例有易名僉舉諡法以表忠貞敢借一字之華袞用慰九泉之忠魂伏乞俯循公論錫以譽命庶稽勳有光於史冊而志士亦樂致於疆埸矣

又上世子妃唐氏諡曰文妃

唐氏為明兵部侍郎顧悅[illegible]貞節有禮不苟言笑經惑於嬖妾久不見答抑鬱而卒及經病革乃追悔前非遺命合塟至光諡文克塽嫡母也

六月明潮武王妃董氏卒

妃為成功夫人經母泉州鄉紳董用先姪女方正端雅凡理家政處妻媵俱以賢德克稱辛卯馬得功入島妃獨懷其姑木主以行成功嘉其識大義尤加敬禮居常無事深戒子孫以撫恤民瘼為念至七郡之失厦門之棄每云若輩不才不如勿往今徒苦生靈使百姓流離至此須加矜恤凡難民得免丁役者皆董妃之賜也

秋八月東寧中軍營火
時災異數見九月塗墼庭大
冬十月鄭克塽賓客司傅為霖
為霖先同鄭纘緒入泉州投誠授為湘江通判革
職歸甲寅之變以為賓客司甚見親幸及經卒為
霖即以密書通總督姚啟聖云東寧廢長立少主
幼國疑權門樹黨人心失望可乘時進取之機也
約為內應事發克塽乃收為霖磔之其弟黨羽皆
斬
明侍衛馮錫範殺懷[illegible]
瑞在國朝襲父職續順公鎮潮州為進忠所迫出
屯饒平鄭經令何祐攻之不得已降封為懷安侯
還之東寧至是人利其財誣其與傅為霖謀馮錫
範遂收之令自經其祖母及母皆自縊瑞妻鄭氏
禮官鄭斌女武欲全之鄭氏守義亦自經以殉
鄭克塽修葺戰船
時聞北兵將內侵議修戰船命水師鎮林亮董其
役
鄭克塽命武平侯劉國軒總督諸軍守澎湖
先是以右武衛林陞代董騰守澎湖至是劉國軒
為總督率諸鎮往戍授以令諭畧曰惟武平侯肇
基宇宙義炳日月雷擊風驅胆落望劉之幟虎張
機駭氣奪摘兵之軍草木已知其名樓船亦壯其
烈玆特命爾總督諸鎮營兵駕我大小戰船前往扼
守澎湖遏截虜船魚龍隊裡獨高殺氣之英騰犛
霆聲中俠見敵舟之齏粉豈不休哉
鄭克塽以天興州知州柯鼎開為贊畫中書舍人
鼎開刑官柯平之子大將軍儀賓也秀美能文尤
工詩賦為知州時愛惜士類民亦戴之至是以為
贊畫中書諭曰爾性[illegible]由其式穀
能似謝家固有其鳳毛以故公姻夙連柴氏亦分
榮夫蟠李泣方州而歌其襦袴騰氣宇足資手棟
樑玆陞爾某官爾其朝夕照美糾繆繩愆以無怠
左右輔直塈茨丹艧而必休戚攸關崇本未艾
又以萬年州知州張日曜為天興州
日曜忠匡伯張進之子由長泰縣擢至天興州諭
日立政惟在養民譬築室先厚其址良材足以治
劇如邅驚乍出于喬爾從忠孝起家著神明而茂
宰誼與買積慈惠已播于萬年兆合夢刀明陟匹
及手三載玆轉授爾為天興知州治衆有如治寡

適應輕車熟路之林保赤即為保民無特攀陳卧
繖之苦爾尚益懋前修悉布中悃勸相惟敉安靜
將歲計而有餘禔福必及祇荷行歎歷而大受敬
哉無忽

鄭克塽命右武衛將軍何祐督諸軍守雞籠淡水
淡水與福州相對天色晴明明山勢可以望見恐
北兵從此潛渡乃命何祐督諸軍防禦以先鋒李
茂副之

鄭克塽稅鄉社民居閒架
東寧府治民居原有稅閒架之料惟鄉村茅舍無稅
至是工官楊賢建議徵之百姓患為自毀其居十
去其三然事終不行

壬戌二十一年明永曆三十六年春二月明鄭克塽
遣陳福及宣毅鎮葉明往淡水取金
淡水通事李滄願取金自效克塽乃遣監紀陳福
等同往至產金之處土番執鋭把要以待曰吾儕
累世恃此為活若漢人來取不特害生且為受勞
不回必決一死譯者以告福乃引回

雞籠山大疫
時值疫氣盛行汛守官兵死者過半

鄭克塽以儀賓甘孟煜知天興州
孟煜崇明伯甘輝子善屬文性明敏為州時民有
欠糧者數限不能完皆代其償民翕然曰後期當
如數舍完已而果然孟煜察其色悽愴詰之民泣
曰鬻女所得也孟煜憐之出俸金贖還其仁恕類
如此

又以吏官洪磊兼理戶官事務
磊忠振伯洪旭子事經為吏官親信亞於馮錫範
至是命兼理戶官事務諭曰掄才以適用為宜寇
平仲不循例簿管計[illegible]修可[illegible]兼顧度支
惟其至明出於至清故知斂貴即能斂富念爾清
操兼有長材是用授爾為吏官兼協理戶官事務
爾其合內外而酌盈虧兼有無以準輕重但能不
畜聚斂之臣以阜吾民則有人理財合而為一更
念既富方穀之義以植國本則養賢致民道亦在
中矣敬哉

三月白虹貫日

秋七月明武平侯劉國軒調撥諸將守澎湖而已回
來寧
時[illegible]將守澎湖暫

回東寧是月安平鎮火
八月北路土番反命宣毅鎮葉明討平之
雞籠城之守凡軍需糧餉悉着土番沿途接迎男女老幼均任役使督運弁目酷施鞭撻土番不堪乃相率倡亂新港竹塹諸社皆應于是克塽命葉明等會劉土番逃入山尋請降許之
冬十一月明中提督劉國軒赴澎湖
時聞水師提督施琅題請專征相機進取報可國軒乃往澎湖視師
十二月承天府災
是時歲飢米價騰貴民不堪命承天府火延燒一千六百餘家國軒乃自澎湖歸
癸亥二十二年明永曆三十七年春正月鄭克塽以忠誠伯馮錫範為左提督
時值歲飢民多餓死復聞北兵將來攻乃以錫範為左提督備兵鹿耳門
夏四月鰐魚登澎湖島死於民家
澎湖素無鰐魚忽一日從海登岸長丈餘四足身有鱗甲火炎百姓驚異以冥鏹金鼓送之下水越三日又乘夜登山死於民間厨下安撫司楊秉樸具啟以聞
五月明中提督劉國軒率師至澎湖
國軒以銃船十九號戰船十六號兵六千人分撥諸將防守身自往來督視
大星隕
東寧於五月十一日雨夜有大星四墜下各有小星隨之
下淡水山頂噴泥
下淡水地氣甚熱居者多病有一山絕頂噴泥浮於溪中夜見光炎如火老番私語云欲易代者固如是也自紅夷竊據及國姓開闢以至於今皆一一為人道之埃果驗
五月大雨
東寧旱荒已三年至五月二十八日突降大雨六月初六日方晴溪谷皆崩
六月水師提督施琅率兵攻澎湖明中提督劉國軒敗退還東寧
是月十四日琅鋼山開駕戰艦六百餘號甲士六萬楊人十五日至澎湖十六日國軒督兵迎戰右武衛林陞率所部直衝其綜實勇奮鬭所向無前

琅兵退遁適潮而西陸亦傷炮歸國軒自滅舟少
且軍士閱月無糧恐其乘機潰乃不敢追琅于是
夜得安間拋泊洋中放炮收軍諸船星散越三日
始陸續畢集移次八罩國軒笑曰誰謂施琅能軍
天時地利尚莫之識諸軍但飲酒以坐觀其敗耳
蓋澎湖六月北風常有颶風至八罩流水湍急島
下有老古石剛利勝鐵凡泊船下椗遇風立壞故
國軒以為喜也時數起風俄而雷響即止八罩并
泉稀少平日不足供十人鞋忽泉湧琅軍六萬餘
人用之不竭國軒聞之失色皆知天意有在也二
十一日琅集諸將申號令嚴賞罰自督諸軍蜂擁
齊擊以六船攻一船國軒令江勝邱輝陳起時迎
戰各奮死力一以當百邱輝之船軍士盡殲猶手
自擊殺鮮血濺水有聲撫劍疾視琅兵不敢向前
然大勢已去乃自發火藥焚死而琅亦用大船乘
風縱發烟焰彌天海船相繼焚燬勝等皆陣歿國
軒知勢不敵急駕小船從吼門遁回東寧琅遂得
澎湖迎降兵將受傷者令人醫治賞以袍帽給已
餱糧送之東還皆感泣拜舞歸相傳說衆人由是
大悅各思歸順

閏六月明招討大將軍延平王鄭克塽遣刑官鄭英
平賓客司林維榮奉表請降
時國軒自澎湖敗歸知天意有在人心瓦解遂決
意投誠適提督施琅使曾蜚至國軒招撫國軒即
首倡降議克塽年少不得自主乃遣英平等齎降
表赴澎湖畧曰諭域中有常尊歷代紹百王而得
統覲天意所攸屬興王宅九土以受符誠五德之
推移為萬彙所瞻仰者也伏念先世自矢愚忠追
懷前代之恩未沾新朝之澤是以臣祖華路以闢
東土臣父麻韋以雉[illegible]固重險自擬夜
即抑亦保全遺黎孤栖海角而已迫至先人殖擄
乃俾稚子承祧常思畏天之威莫求縮地之術祉
盖伏遇皇帝陛下高履厚載仁育義壞底定中邦
如旭日升而普照掃擴六宇如浮雲蔽而乍清苟
修文德以來遠人寧事勝心而焚海內乃者軸轆
西下自揣履蹈之復愁念此血氣泉衆無非霜露
之所墜顏行何敢再逆革心以表後誠昔也威未
見德無怪鳥駭于虞機今也悔己知迷敢後麟遊
于仁圃伏願視天地萬物為一體合象胥寄轢于
大同柔遠而邇能刑民固無心于酵飽貳討而服

舍依魚自適性乎淵泓夫且問黃耇之海波豈特
誓丹誠于皎日也哉表奏帝降敕至京入覲封為
漢軍公自國姓起兵迄世孫凡三世奉永曆正朔
三十七年至是降而明朔亡
明建威鎮黃良驥水師鎮蕭武中提督中鎮洪拱柱
等謀奉公子鄭明奔呂宋不果
拱柱恐世孫投誠有意外之患乃議奉公子鄭明
往玖呂宋再造國家以存鄭祀世孫從之輜重已
移在船會有傳其欲大掠而去者國軒止之不果
行
東寧降議成明寧靖王朱術桂死之
寧靖王術桂字天球南都破間關流寓島上後至
東寧成功父子禮之甚厚至是見世孫降自以明
室宗親義不可辱乃朝服拜二祖列宗作絕命詞
曰艱辛避海外總為幾根髮今日事已畢祖宗應
容納遂從容自經妾王氏袁氏梅姐荷姐秀姑皆
縊以殉見聞之人莫不流涕謂其可與北地王爭
烈矣

明紀編年十二卷

〔明〕鍾惺撰　〔清〕王汝南補

清順治刻本

鍾伯敬先生原本

王季雍先生補定

明紀編年

金閶擁萬堂發行

明紀編年序

古今治亂昭昭也而中主具臣往往忽焉若不及知何也蓋人心迫而始動禍患稍不剥膚則苟且貪榮而厝火積薪不遑早計也惟眼見荒淫淪喪而後知勵精圖治有益國家也眼見燕雀魚糜而後知賢良在位能保社稷也不覩聚斂傷民不知輕徭薄賦為善政不覩貪酷殘民不知節用愛人為仁猷不覩民心既去國祚隨之不知得人得國為千古不易之格言也由此觀之則前朝成敗禍福為後人警戒最深切著明也何也堯舜之聖神桀紂之暴虐非不久為治亂之徵朕遠而在上聖

神以為不可企及暴雷以為或不至此惟前朝則身世之交耳目所接君也其祖某宗吾所仰承也贊既見其享太平之福矣愚亦見其亂滅亡之禍矣無或與也臣也其公某卿吾所素習也廉既見其榮及後人矣貪亦見其災逮夫身矣無少感也某政也善則

民聚不善則民散其法也良則國安不良則國危莫不操若符券應如影響使人剌目驚心深思猛省此明紀一書不可不急懸心目也顧明之有紀自陳東莞鄭端簡而下代有著述耿皆繁蕪不儆惕人心惟鍾竟陵編年為簡要獨惜其僅及 熹廟而止而興

亾之際反後先不及南不
自揣每欲續成全書而苦
搜輯不廣日抱闕略以俟
今幸即録未盡亾野求漸
出而　懷宗十七年之鴻
猷大裂臚若日星因亂亟
卒葉又得鄒流綺明季遺
聞載弘光隆武事甚詳復
擇其確有可據言尤雅循
者詮次之以為子嬰帝昺

之續而有明一代興亾不
盡昭昭於茲乎雖朕興亾
人事也而所以興亾則天
也何也古今無不亾之國
何亾國之時猶是此天下
也不分崩則離析猶是此
君臣也不好色則貪財猶
是此政事也不禍國則殃
民即間有英明在上焦勞
宵旰亦孤立而無援即時

挺忠貞於下痛哭流涕亦
竦斥而不用而一輩庸碌
之臣乞靈與竄偏承恩寵
而摟要許民窮矣復剝削
之財盡矣復耗散之寇泉
矣復毆益之兵驕矣復縱
肆之不令國破君亡不已
也回思此庸碌之臣渠不
讀書非不多才非不高談
經濟而慷慨以治平自期

即任此庸碌之臣者亦非
不深信其讀書多才能談
經濟能以治平自期而漫
然以天下付之也及一敗
塗地而事後觀之始知其
所讀之書所用之才所談
經濟及慷慨自期者皆苟
且貪榮而厝火積薪自誕
於亡也嗟乎此豈自誕於
亡耶亦天心實有所興而

致然耳書成低回歎息不
禁痛言之以志感
順治庚子仲秋楚人季雍
王汝南謹書於帝丘
僧舍

明紀年日録

追及俞廷玉等各聚衆附與巢湖連結爲水寨以扞趙普勝
駐和州豪傑多附乃遣使以書納款上得書大悅曰吾衆已聚
舊所乏者糧欲渡江乏舟楫今永安等以舟師來附良遂我欲殆
天意也即親至巢湖引永安等歸○六月上率諸將渡江時
風順舳艫齊發衆悅頃刻達牛渚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
上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從之元兵敗走遂拔采石乘勝徑趨太
平路元守臣遁○上之拔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戢軍士榜及
入城張之通衢皆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
○太平耆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因説上曰方今四海鼎沸豪

傑並爭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之心明
公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矣上善其
言遇之甚厚陶安秘謂李習曰主上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
有主矣○方山寨民兵元帥陳埜先以衆數萬來攻太平上遣
徐達等逆戰復令別將繞出其後夾擊之遂擒埜先上釋不殺
與之語埜先詐曰生我銷何上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
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
欲吾軍降乎此易耳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埜先初意其衆未必
從故陽爲招辭陰實激之及衆渡降方悔失計復潛謀與元兵合

有以其謀告者上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
埜先謂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强也縱之還埜先
既歸收其餘衆遂叛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我師失利埜先追襲
我師經葛山鄉鄉寨民兵百户盧德茂惡埜先反覆遣壯士五十
人衣青出迎因乘後襲殺刺死埜先
錢謙益曰陳埜先始終不背元亦是好漢太祖知其好漢所以欲降之至降之不得寧縱之歸赦而不殺之愛惜豪傑何其誠也
元至正十六年上率諸將進取金陵時陳埜先子兆先復集兵
屯方山上水陸並進攻破兆先營遂擒兆先悉降其衆復釋兆

先爲元帥擇其中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多疑
不安上知其意因令之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惟留外
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克金陵元御史大夫福壽戰死
上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塗炭吾率衆至此
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守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
業者吾禮用之舊政有不便者吾爲汝除之[illegible]更相慶
○上嘉福壽之忠以禮葬之○金陵既定上發兵取鎮江慮諸
將不戢其下乃[illegible]因戒之[illegible]吾心戒輯士卒城
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衛將

本俗衣以朝朝畢賜以中國衣冠賜賓鈞里八剌第宅於龍小封

爲崇禮侯

子孫可謂千古盛德事

大封功臣徐達等爲公侯伯者三十六人各食祿有差因賜宴曰

天下大業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壽位不

可忘艱難之時○上嘗從容謂徐達曰曩與卿等初起本圖自全

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觀群雄無救民之心朕故與卿等一心共

濟時艱朕初與二寇相持或勸朕先擊士誠以爲士誠切近友諒

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必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

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志小志驕則好生事志小則

無遠圖故朕先攻友諒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一步也向若先攻

士誠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則疲於應敵事

有難爲朕之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耳二寇既除鼓行中原宜無

不下矣又或勸朕遣平群寇乃亂元都朕思張思道李思齊王保

保肯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并力一

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衆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

偽張李二人望塵奔竄不勞而克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達

等歎服

四年辛亥二月親策試進士賜吳伯宗等及第出身有差○上與廷

臣論刑罰陳寧曰法重則人不輕犯吏察則下無遁情○上曰不

然法重則刑濫吏察則政苛鉗制下民而犯者必衆鉤索下情而

巧偽必滋朕聞帝王平刑緩獄而天下服未聞用商韓之法可致

堯舜之治也寧慚退○時明昇尚據巴蜀上命湯和廖永忠傅

友德等分道伐之遂戰克階文綿漢四州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

約會重慶府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明昇窘

迫大懼其臣劉仁勸昇奔成都母彭氏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

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大軍入蜀勢如破竹今城中軍民雖數萬

皆膽破心碎豈能動力若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縱亦不免也不如

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降永忠以湯和未至

辭不受後數日湯和至明昇面縛銜璧奉表降和受璧永忠解縛

承制慰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明昇赴京師蜀地悉平○以[illegible]

守道爲吏部尚書上諭曰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妍媸無所

遁衡平則輕重得其當茲政事之得失在庶官任官之賢否繫吏

部卿等宜公平以辨賢否無亂名位而已○上諭詹同曰三代而

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雜霸術本乎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

孫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易敗擇術不可不慎也○令吟聽劉九

遣國子生分教北方

鍾惺曰此等事前代多以爲專我 太祖行之不疑者非獨以天命在我而仁心必甚與天地同度量矣

詔諭窮民無告及戰死軍士家屬給以衣食屋舍

八年乙卯 上以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命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分教北方又命郡縣閭里皆設立師於是窮邨僻壤莫不有學○誠意伯劉基卒初 上欲相胡惟庸基謂不可既而 上竟相之基大戚曰其如蒼生何○因憂憤○發疾惟庸惡基乃遣醫視疾飲其藥二瀉有物積腹中如拳石遂疾篤 上遣送還家僅一月而卒基未卒前數日謂其子仲景曰胡惟庸必敗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奏爲防範從○當如循環○幸密

甘露降

宋濂辭參政

不許恢辦商稅

主留意甚淵默雖親有大夫忠每遇重難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 上甚禮重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甘露降於圜丘音松之上有若明珠纍纍之甘於飴儒臣咸歌詩稱德上曰天道幽微難測○若恃祥不戒○祥未必吉服德不違惟圖脩省○豈設以此爲己所致哉○上欲命宋濂參中書大政濂辭曰臣無他長惟文學是攻今待罪禁林恩莫大矣臣誠不願居樞要○上益重之

九年丙辰山西平遙縣主簿成樂考績州上其考曰能恢辦商稅上曰地之所產有數官之所取有制○若曰恢辦是額外剝削也○主簿之職在撫黎庶豈以恢辦爲能○州之考非是○吏部其移文諭之○宋濂素嚴飲嘗侍宴 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五星紊度下詔求言山西平遙訓導葉居昇應詔言三事其略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繁也今四方已平民厭思治而不務以寬大聊之規殺人如城樓蟻使民不得安息○欲致治難矣○竊於法司見今之五刑也用之一出於大公至正○可○刑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疑 上意○欲求治獄平允豈易得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

醉學士歌

葉居昇言事

上容上疏者

非禍亂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未嘗周是踰千里之國以封少年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爲備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大者也○書奏 上怒其疏閒骨肉逮繫刑曹閱狀病死獄中○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 上厭其迂懲怒欲罷之以問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上容之而怒未解宋濂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上計耳焉得深罪乎○已而 上覽疏中有足采者乃召阿意者詰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不幾誤罪言者耶

卷一終

明紀編年卷二

晉學臣鍾惺

十年丁巳　上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在京者宜早與銓注聞久駐客邸費用既乏遂流為醫卜使從者喪其所守豈朝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　宋濂辭歸賜緒帶文綺　上諭曰朕寵慎於賞嘉卿忠誠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濂曰六十有八　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後作百歲衣也濂頓首謝　上與羣臣論日月五星之行翰林傳藻等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為對　上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緯乎天者也朕嘗與善推步者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為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驗於觀之則是右旋

鍾惺曰數語先盡從前天官之誤乃知陰陽術數等書非真知灼見不可矣

都督僉事濮真征高麗被執高麗王愛其驍勇欲降之不從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夷虜敢害我我主必滅爾國吾大丈夫有赤心肯從汝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　上嘉真忠封其子璵方在襁褓即封侯　有內使從容言政事　上怒責之即日遣還鄉因諭羣臣曰閹寺朝夕左右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苟一為所惑將必假威福竊權勢而階亂者多矣朕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灑掃不許干預政事所以懲將來也乃刺內侍不許讀書識字　詔免應天等處今年秋糧

十二年己未　高麗夷率男婦來降　上勅遼東守將曰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棄桑梓而歸異鄉者耶其降者不可留

十三年庚申　丞相胡惟庸謀逆誣言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往觀乘輿將出內史雲奇知其謀走衛蹕道勒馬御言狀氣方勃舌駃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奇垂斃右臂將折尚指賊臣第弗為蹋縮　上方悟登城眺察見惟庸第內兵甲伏屏帷間數匝　上亟反遣兵圍其第罪人一一就縛誅之　上召雲奇死矣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　胡惟庸辭連李善長羣臣請罪之　上曰吾初起時股肱心膂吾不忍罪之其勿問　宋濂孫宋慎坐黨逆被捕籍其家械濂至京　上怒欲誅之　皇后諫曰民間請一先生尚有始終不忘師之禮宋濂親教太子諸王豈宜若是恩況濂致仕在家必不知情　上意解濂遂得竄茂州安置行至夔州以疾卒　革中書省罷丞相等官止設五府六部等衙門分理天下　燕王之國北平　雷震謹身殿大赦天下免天下田租

十四年辛酉、近臣有言國家當理財者、上曰、天地生財以養民、為君者當以養民為務、節浮費、薄稅斂、猶恐損人、況可重為徵斂乎、近臣復言、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儲財而能為國家者、上曰、人君儲財與庶人不同、庶人為一家計、則積財於一家、人君為天下主、當散財於天下、豈可奪其利乎、昔漢武帝用桑弘羊孔僅之徒、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競進、天下騷然、此可為戒、孔子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何謂也、○詔免應天等處今年秋糧、○頒五經四書於北方學校、○時天下大定、惟雲南恃險遠、殺使信徒、上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為副將軍、率師三十萬往討之、師連戰進次曲靖、故元梁王遣達里麻將兵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於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霧四塞、對霧及江而止、須臾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大驚、以為神兵飛至、倉皇失措、我師佯欲濟、勢達里麻擁兵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為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擬陣後軍以禦之、友德等麾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既濟進戰、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大敗、生擒達里麻、遂率師趨雲南、梁王聞兵敗、棄城走滇海島中、投水死、王師入城、秋毫無犯、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悉平、上尋召友德班師、沐英留鎮、

十五年壬戌、廣州府巡檢王德亨言、階州界於西戎、有水銀坑冶及青綠紫泥、願得兵取其地以歸朝廷、上謂戶部曰、珍奇之產、中國豈無、朕悉閉絕之、恐此塗一開、小人規利、勞民傷財、為害甚大、況控制邊境、貴於安靜、苟用兵爭利、擾擾不休、雖悔無及、此人但知趨利、不知釀害、豈可聽也、○國學既成、上將釋奠、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敬禮百世帝王之師、宜特加尊崇、○劉仲質乃與儒臣定其儀、從之、○上嘗以獄案令御史袁凱送東宮審錄、遞減之、凱還復命、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言、陛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上大悅、卷從之、

鍾惺曰、袁凱兩言、可謂善處君臣父子之間、

皇后馬氏崩、后性慈儉、既貴、服澣濯之衣、嘗曰、當為天地惜物也、上以武治天下、后嘗濟之以寬仁、上或震怒、因言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從容諫曰、上怒已有、衆子正好積德、不可暴怒數殺、死者寃枉、殘人性命、為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每

父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天既生者既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
緍曰、其歸盡心於古人、後千年來翔大用、爾未晩也、
陳建曰、紹封事切直如此、真一聖主、非惟能容之、且愛護而王戒之、恩猶父子、真一時非常之遇也、
時諸王在宮中、服飾有擬太子者、給事中卓敬白
廷視效、王紀綱微、先今陛下於諸王、不蚤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
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耶、上笑曰、卿言是、吾慮未
及此耳、
二十二年 上以天下無事、惆諸將老、欲保之、詔公侯各還其
卿、賜賚有差○乙巳○上語守成之道曰、人常慮危、以不慮危、車行於峻
[illegible]坂
而仆於平地者、慎於難而忽於易也、保天下亦如御車、雖治平
何可不慎、
二十三年庚午 賜韓國公李善長死、先是善長坐他累削祿、既又有
以胡惟庸黨言者、上亦未之究也、至是大殺京民之牽送者、善
長請免其黨數人、上大怒、遂賜死○詔求仙人張三丰不得、得
其徒丘玄清、拜太常卿、三丰又名邋遢張、人有問仙術者、竟不答、
問經書則津津不絕口、一啖數斗、辟穀數月亦自若、隆冬臥雪中
如常○命劉基孫劉薦襲封誠意伯、初基爵止其身、不世襲、既而
基忤胡惟庸、為所害、基子璉為江西參政、又為惟庸黨沈立本所

陷辛於宮、及惟庸敗、上惻思之、故至是命子孫世襲○上覽孟
子至草芥寇讐之說、大不然之、欲去其配享、詔有諫者以不敬論、
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唐輿櫬入諫、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
軻死、死有餘榮○上見其誠懇、命太醫院療其箭瘡、而孟子配享
得不廢○
二十四年辛未 定生員巾服之制、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
始定襴衫、○南豐縣典史馮堅言九事、上奇之、擢僉都御史、
○龍江衛吏以過罰書寫、值母喪、乞守制、吏部尚書擬不許、吏擊登
聞鼓、上切責擬曰、吏雖罰役、天倫不可廢○母死不居喪、人子之
[illegible]
心終身有歉、此豈聖人為治之道○其不善若有善而阻之、何以為勸○
徽大慚、吏得終喪、
二十五年壬申 皇太子標薨、諡曰懿文、○上嘗與侍臣論治道曰、
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則
不治○教官有從蘇州到京者、上問民間疾苦、吳從權、張恒皆以
守職在學、於民事無知對、上曰、二人概言不知、詐也、宋儒胡瑗
為教授、其教諸生、皆兼時務、當時得人、今汝言在學不出、不出則
所教何事、民情不知、世務不通、所訓生徒、雖有聰明賢才、亦為汝
等所壞、使天下教官皆效汝等所為、朝廷焉能得人○顧刑部臣曰、

周敬心上說　玉璽非寶

若二人者、虞廉廉祿、無補於時、宜寬之極邊、○立嫡長孫允炆為皇太孫、○時朝廷訪求通曉曆數、推往知來者、山東監生周敬心、上疏諫曰、國祚脩短、在德厚薄、非曆數可定、陛下但當脩德、則皇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小技之人耶、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皆知為恥不得其傳國寶耳、臣聞傳國寶、出自戰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趙先得寶而國不守、秦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天下享國長久者、莫如三代、三代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下者在仁義而不在璽潮矣、今為取寶、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怨真正之大寶而易無用之物不寶也、疏奏、上頗納其言、自是北征之議稍息、○徵方孝孺至、上曰、異人也、吾不能用、當為子孫輔太平、僅除為漢中教授、○上患熱病、危甚、諸醫進藥無效、俄有赤脚僧詣闕下云、天眼尊者及周顛仙遣進藥、視其藥、一曰溫涼藥二斤、一曰溫涼石一塊、服之即愈、

方孝孺異人　赤脚僧進藥　殺藍玉詹徽

二十六年癸酉殺涼國公藍玉、吏部尚書詹徽、玉狼愎不學、恃功驕恣、有許其陰事者、上詰責之、玉不為意、時已封涼國公、上命加太傅、玉不喜曰、吾功不得為太師乎、及奏事、上不允、玉退曰、疑我矣、遂為逆謀、指揮蔣瓛告之、上集羣臣廷訊、玉強辯特展、擧柒不冒脈、吏部尚書詹徽、鞫玉、玉吐實、無徒株連人、玉大呼曰、徽即吾黨、遂并殺徽、○浦江鄭氏、十世敎子孫勿異爨、食指至千餘人、田賦各有所司、凡出納雜然、毫髮有文可覆、無敢私、諸婦惟事女工、不與家政、子孫孝謹、執親喪哀毀、三年不御酒肉、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為之不食、其所感如此、家以田多、擇為粮長、數以事入覲、上識之、後被人妄訐、其家與權臣通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其宗長鄭濂、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憐之曰、我知鄭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參政、上問濂治家長久之道、對曰、守家法、不聽婦人言而已、

鄭氏十世不異爨　兩人爭先就吏　守家不聽

上嘉之、親為書額、寵旌其家、世孝友以聞、遂下詔褒異之、

江伯兒殺子以祀　野蠶成繭　皇明祖訓

二十七年甲戌青州民江伯兒以母病割脇肉食之、不愈、乃禱於岱嶽祠、誓云、母病愈、則殺子以祀、既而母病愈、竟殺其三歲子祭之、有司以聞、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無知、賊殺其子、絶滅倫理、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一百、謫戍海南、

二十八年乙亥河南野蠶成繭、羣臣表賀、上曰、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爾何用賀為、皇明祖訓成、上自為之序曰、朕觀自古國家、建法立制、皆在始受命之君、蓋

太孫生而穎悟、好讀書、通古典禮文章、至性孝友、方懿文之病
篤也、痛楚悱惻時、　太孫年十四、含淚撫摩、晝夜不離、的楚報
即惶惶若不欲生、　太祖聞之嘆曰、有孫如此、朕復何憂、更二年、
懿文薨、哭踊哀毀、事事如禮、水漿不入口者五日、　太祖撫之曰、
毀不滅性、禮也、爾誠純孝、獨不念我乎、始一啜糜粥、欲服三年喪、
　太祖不可、然三年內、語未嘗高聲、笑未嘗露齒、不飲酒食肉、不
舉樂、不御內、入勸之、則曰、朕可制除、情須自致、嗣後中外萬幾、時
付裁決、嘗讀律、見中有條例尚嚴者、請得稍改、　太祖許之、於是
遂遍考禮經、參之歷朝刑法、改定七十三條、　太祖覽大喜曰、
吾當亂世、刑宜重、汝當平世、刑宜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　帝
聽政、每震怒、輒誅夷株蔓、有過朝、怒猶未解、太孫閱鼓、曰有罪
犯法而許悉其事者、不得不恕、太孫曰、上失道而後下犯法、如得
其情、哀矜勿喜、嘉哉一道也。　太祖不覺氣平矣。有常州陳理以
子救父事、命太孫鞫、太孫從容詳審、竟脫之、蓋理父原犯病經
年、悞服丁藥而斃、據兼情其子、因力証成之、無以自解、太孫條
其情而救之、太祖未之信、拘鄰里儀及原醫詢之、乃知父向
患火症、庸醫誤認為寒、藥中潛投附子、主人不知、欽服之而暴卒
耳、　太祖驚曰、有是哉、刑不可不慎也。太孫不獨仁而且明、朕無

半邊月兒　詠新月

憂矣、一日邏者獲強盜七人、送太孫審、太孫一見、即疑首盜非真、
訊之、果係主人之子、倘出左上、而伯客皆盜也、是夜正謀劫商舟、
遂躡之同行、歸欲告明、而先被獲、　太祖覆審、盡其情、釋之、問太
孫曰、汝何以知其非盜、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為先、尚書亦稱惟貌
有稽、杖見其人、雙眸炯炯、瞻視端詳、定非盜也、　帝因嘆曰、決獄
者、不可不讀書、太孫頂顱頗偏、　太祖撫之曰、半邊月兒、知其不
克終、一夕懿文與之侍側、　太祖命詠新月、懿文詩曰、昨夜嚴陵
失釣鉤、何人移上碧雲頭、雖然未得團圓相、也有清光遍九州、太
孫詩曰、誰將玉指甲、掐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　太

詔行三年喪禮

祖覽之、[?]未得團圓、影落江湖、皆非吉兆也。葬孝陵、護遺
詔止諸王、[?]至、又令王國所在吏民軍士、悉聽　朝廷節制、詔下、
諸王皆怨、燕王入臨、將至淮安、齊泰言於　帝、令人賫勅勒使還
國。詔行三年喪禮、有司奏曰、陛下欲行三年之喪、但郊社宗廟、
不可久虛、朝貢訟獄、不可盡廢、願少抑至情、俯循衆請、　上曰、朕
非敢效古、亮闇不言也、郊社宗廟、朕將執紼而行事、朝貢訟獄、
闕政[?]、但朝則麻冕麻裳、退則斬衰杖絰、食則饘粥、有何不可、
不然、食稻衣錦、爾等[?]以為[?]乎、群臣暴曰、陛下既不廢政事、而
自致哀情、數不惟今、遼定[?]以進。　上　皇祖考大行皇帝謚

但以防邊為名，致平戍開平，簡燕府旗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
翼，無能為矣。帝領之，乃擢張昺為北平左布政使，謝貴為都指
揮使，俾察燕府動靜，徐為之計。○賜明年天下田租之半。
建文皇帝（諱允炆，皇考既迎控，帝諱允炆及皇子生復命。文奎識者曰：此儒生常稱耳，不知天子氣象反故甚又。年號燕王關之詐乃不朝乃重儲小子且見其敗也。年號與諱問無乃不祥乎小子且見其敗也）
建文元年（己卯。舊為洪武三十二年，永樂初革，萬曆中復）燕王使長史葛誠奏事京師，使
規朝廷所為。及至，帝召問府中事，誠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
誠為內應。誠許諾，還至燕，燕王覺其顏色有異，遂疑之。○詔
尊皇考懿文太子為興宗孝康皇帝。○更定官制。○燕王來朝，
[illegible]
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 上曰：至親勿問。戶
部侍郎卓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
之地，金元所繇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
量時而為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 上覽奏
大驚，袖其疏，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至此？對曰：楊廣、隋
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燕王還國。○燕世子高熾及其弟高煦、
高燧至京師，尋遣還。時 太祖小祥， 文皇遣二子來，或曰不宜（未見青出之見）
俗性。 文皇曰：往敘今朝，是初疑。齊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為
徒將先備。徐輝祖亦勸 上留之。至言高煦勇悍無賴，寧非叛主

兩兒食棗 退讓有禮 陽紗不亂 宮人相爭 尹昌隆上言

得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還之。煦入輝祖廐中，取良馬馳去。
世子既還國， 文皇喜曰：天贊我也。父子得聚。其後靖難師起，高
煦實力為多。 上慍不用輝祖之言。○悍士貢彥清聞步於市，見
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遂其長者，長
者不受，推遜良久，遇匄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鈔於衢者，輒拂其
塵，置之高潔處，以石繫之而去。彥清嘆曰：何風俗之厚也。明日入
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華三異，何以過此。 上曰：昨日
宮中二人鬭諍，敕撤內膳，諭曰：朕寬刑尚德，爾獨犯教，意者朕有
乖德歟？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實多欲歟？悱然感愧，自責二人
[illegible]
始卬顧謝過。[illegible]之內[illegible]言何敢當也。彥清拜賀曰：
為邦詩雅而有子獨微也，風動而有弟未諧，宮人相爭，是其常
事。陛下引為己過，愈見盛德。○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
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謫息於天，是以地震。執政惡之，出知福
寧縣。 上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人將不食其餘。命復原官。靖難
兵南下，昌隆上疏：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
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於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
有蹉跌，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沈吟不斷，禍至無日，進退無據，
雖求為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革命日，昌隆名在奸黨，驅出就

力防禦、大挫燕衆。燕王令決隄水灌城、城中大懼、鉉曰、無恐。乃詐
令軍民出降、燕王大喜、其止灌、鉉伏勇士開門、俟王入、用板下之、燕
中其計、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懸城上、
師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士突擊、北兵當破之、燕王甚憤、計無
所出。○靖難兵圍濟南三月不能破、僧道衍曰、師老矣、解去、鉉庸
等乘勢復德州、勢稍振、朝廷不復以燕為意矣。○巢門成、遂改題
諸門。○賞濟南功、封盛庸歷城侯、充平燕將軍、陞鐵鉉兵部尚書、
仍參贊軍務、[illegible]還景隆、召還黃子澄、練子寧固請誅之、不聽、
子澄拊膺[illegible]不足贖罪。○靖難兵至汶上、掠濟
[illegible]
寧、庸鉉率兵[illegible]燕王至東昌、庸背城具列火器毒弩以待、燕方
恃屢勝、直[illegible]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堅、庸麾兵圍燕王數
重、會平安[illegible]庸兵、大戰、斬其大將張玉、燕騎往往有棄甲
降者、而朱能率胡騎奮擊東北角、援是西南漸薄、燕王易服
羅馬以出、燕兵為火器所乘、大敗走、庸縱兵追之、擊殺無算、丙辰
再戰、燕又敗、復殺傷無算、北平震動。
三年辛巳、靖難兵還北平、燕王恥東昌之敗、道衍曰、前固言之、師行
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未能力勸前進。○召
復齊泰、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燕王自撰文祭陣亡將士張玉
等、涕零如雨、自讀所祭祀、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見王憤恚、請未能
曰、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盛庸及靖難兵大戰夾河、忽東
北風大起、塵埃漲天、庸軍中昏暗、不辨咫尺、燕兵大呼、乘風縱擊、
庸軍大敗、踐踏死者無算、遂還依德州。○復詔齊泰、黃子澄、諭燕
罷兵。○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諸師。　上召方孝孺問所宜、對
曰、今諸軍大集、而燕兵久頓大名、暑雨為沴、不戰自罷、若遼東諸
將入山海關、次永平、真定諸將渡盧溝、搗北平、彼顧巢穴、陣援、
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今國欲緩之、彼奏至、且與報書、
往返逾月、使其將士心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　上曰善、立命孝孺草
[illegible]
詔、言罷兵、遣大理寺少卿薛嵒持詔赦燕、嵒至燕軍、王問來意、嵒曰、朝
廷言殿下旦釋甲歸藩、即旋師、王怒曰、是紿我也、嵒惶恐不能對、將
士譁、欲殺嵒、嵒戰慄伏地、王令護嵒南還。○靖難兵掠彰德、都督
趙清禦卻之、城中乏薪、數屢以炊、王遣人招清、清對使言、殿下至
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今為朝廷守封疆、其敢違命、失
臧。王悅清言、緩其攻。○時高煦及三郡王不睦於燕世子、孝孺言
於　上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間也、世子見疑、王必北歸、而我餉
道通、事乃可圖。　上然之、孝孺作書遺千戶張安、貽燕世子、許王
世子燕地、世子得書不啓、封押安俱致王所、三郡王儀馳使告世

子且反王棄之間高煦敢曰世子固善太孫語未竟書至啟視還曰嗟呼幾殺吾子○燕兵日南○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倉官黜陟之刑

四年壬午令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靖難兵攻破東阿及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靖難兵攻汶上都指揮彭鵬被執攻沛知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之○更定尚書以下勳階○以徐輝祖會何福及靖難兵大戰於齊眉山敗之燕軍懼欲還[illegible]敗顏家請逃北小河東號泰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且曰[illegible]矣下乘何一挫生心王然之下[illegible]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至大怒曰任汝所之於是諸將不敢復言還會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上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遂大敗於靈璧自是南兵益衰○駙馬都尉梅殷尚高后長女鎮守淮安悉心防禦燕王來假道殷拒之燕王遣書言朝廷信奸臣欲除之殷割使者耳鼻口授答詞曰留口與殿下言君父之恩義不可遺燕王不得道乃渡泗水攻盛庸盛庸敗績遂破盱眙縣直趨揚州至儀真革命日殷聞令大慟欲死燕王逼公主齧指血為書以招殷殷至 文皇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文皇踐祚之後為仇家構死笪橋下公主疑出上責羣

衣大哭曰駙馬安在 文皇哭辭之官其二子○詔天下勤王詔曰燕兵勢猖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予救予允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於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無不慟哭者○遣禮部侍郎黃觀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詔奮不顧家然已無及矣○復召齊泰黃子澄

鍾惺曰罪黃泰罪復用既用復罷只是當事者無主持耳

時北兵已入[illegible]請[illegible]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李至相[illegible]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太后命命慶成郡主[illegible]王咲曰直紿我耳行將安[illegible]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左都督陳瑄率[illegible]降燕燕得瑄降遂渡江盛庸率海艘出高資港艤陳以待燕兵至[illegible]戰庸敗走○靖難兵至龍潭遣李景隆等如靖難兵議和景隆跪伏地稱臣述天命推戴得還甚恐 上復令同諸王往 文皇曰切多言不得奸臣吾必不已諸王歸言狀 上會羣臣慟哭或勸幸浙或勸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靖難兵薄金川門李景隆及谷王穗開門迎師入城門卒龔翊慟哭去之○京師大譁初左都督徐增壽謀迎降御史魏冕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毆之幾死大理寺丞鄒瑾當

權　上矜念之妻不能報　上思顧無驕富外家后崩　上哭之
慟嘗命婦入見后諭之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飲食必有德行之
助嘗惜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御翰林之臣數
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
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卒時年四十六太子及漢王趙王皆后
出○張輔沐晟等檻送黎季犛蒼等獻俘至京　上御奉天門受
之文武羣臣請露布至弑主篡國僭稱紀元等語　上使問季犛
父子曰此爲人臣之道乎季犛父子不能對詔以季犛及子蒼及
其僞將相胡杜等悉付獄赦其子孫澄芮等令有司給衣食○都
給事中胡濙奉命搜訪張三丰蓋十年始還○廣東布政徐
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餽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　上視之
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徐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
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
衆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亦無他　上意解令燬之○
徐輝祖卒　上曰輝祖與齊泰黃子澄同宜論死念中山王定天
下大有功勳赦輝祖令輝祖病死中山王不可無後輝祖長子輝
迎保見賜名欽令襲魏國公遂乞守墓　上怒謫居中宮
六年戊子橋楚奏柏生花爲瑞既而蘇揚二府復言檜花爲瑞　上
曰近蘇松水澇爲災彼不以聞乃喋喋以檜柏稱瑞小人之務悅
者可惡詔切責之○交趾平　上問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
優原吉對曰賞費在一時有限陞賞於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於是惟陞元功張輔等七人爲公侯伯餘皆班賚有差
七年己丑遣中官鄭和領兵航海通西南夷○上巡幸北京命皇
太子監國○都御史虞謙巡視兩淮潁州軍民缺食請發廩賑貸
皇太子遣人馳諭之曰軍民困乏待哺嗷嗷猶尋常從容啓請
汲黯何如人也即發廩賑之勿緩
鍾惺曰明室之君識見家遠自與臣下不同
八年庚寅上親征北虜命皇長孫留守北京　車駕出塞至清水源
其地有鹽海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渴明日營西北忽有清泉
水湧出人馬賴以給足賜名神應泉○四月車駕次玄石坡製銘
勒於主馬峯之石銘曰維日月明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
次長清塞夜南望北斗　車駕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
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　上麾前軍迎擊一鼓敗之本雅失里
遁去　班師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
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鑠六師用殲醜土山高水清永彰
我武既而軍士乏食　上令以御膳所儲糧炒散給之且下令凡

學士楊榮等衆聞以聞、上欣然曰、使練子家令日在朕同當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禁止○上巡幸北京、皇太孫從、皇太子監國○五月五日、上幸東苑觀擊毬射柳、能文武群臣四夷朝使及在京耆老聚觀、上命皇太孫而下諸王群臣以次擊射、皇太孫擊射連發皆中、上大喜、射畢、上曰、今日華夷采集、朕有一言、爾當思對之、曰萬方玉帛風雲會、皇太孫即叩頭對曰、一統山河日月明○上喜、大宴群臣盡歡而罷○山東獻騶虞、呂震請賀、不許、震固請、上曰、大臣當為國為民、汝能效李沆所為則善矣、震退、上顧侍臣曰、震所請、不學無術者也○

十二年甲午二月、親征瓦剌○三月、車駕發北京、命皇太孫從行○六月、駕至撒里怯剌之地、馬哈木等帥衆逆戰、發神机銃砲擊敗之、追至土剌河、復大敗之、擒斬無算、馬哈木等乘夜北遁、遂班師○上北征回、以皇太子遣使迎車駕緩、且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之咎也、漢王高煦復譖之、遂逮還尚書蹇義、學士黃淮、諭德楊士奇、洗馬楊溥、芮善、及正字金問等、既而義中道宥還、淮先至下獄、既而士奇及金問繼至、上曰、楊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法司鞫之、尋召士奇至、親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乃下士奇錦衣衛獄、未幾、特宥復職、時金問詞連溥等、遂相繼下獄、

十三年乙未、解縉死於獄、徙其家於遼、初、上欲征交阯、縉謂自古羈縻之使、通正朔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縉又謂宜遏罷漢王、致疑懼○還得罪、洎宣廟初、漢府果反、交阯亦叛、悉如縉言○罷海運、命造舟以從河運○開清江浦河道○有人納銀於瓜、以饋刑部主事劉寀者、寀妻安氏發之、詔褒寀平日應信於妻、妻能佐夫以義、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十四年丙申、改封漢王高煦於青州、高煦奏領常侍左右、不復之國、復賜敕、既被藩封、豈當常在侍下、前封雲南、憚遠不行、與爾青州、今又託故不去、果誠心欲侍、去年在此、何故又欲南還、常侍之言、殆非實意、青州之命、更不可辭○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尚書呂震贊之、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經未嘗言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且帝王之有關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遂不許、學士胡廣作却封禪頌以獻、厝陳 震曰呂震大臣 矣而猶亂此何顏厚也 上責之

十月、上還南京○上將建北京宮殿、命群臣會議、於是文武群

陛上號曰、惟北京 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以控四夷、制天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伏乞暴興工營建、以為子孫萬世 帝王之業、 上從之、○周王橚、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 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還詔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楊士奇皆至、 上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略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士奇對曰、周楚二王、屬列稍前而偏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于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illegible]有據乎、對曰、[illegible]如此、 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命儒臣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所言合、

十五年丁酉、漢王高煦謀不軌、楊士奇曰、彼知陛下北都、意欲在南耳、 上然之、居之山東樂安州、○上從北京、 皇太子監國、○修孔子廟、 上親製碑文、刻石、

十六年戊戌、殺贊善梁潛、司訓周冕、時 皇太子監國、 上不時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構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 皇太子令謫交阯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譖于 上曰、初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潛冕預聞而不諫止、併逮下獄、皆死、○太學士胡廣卒、初 文廟渡江時、解縉、胡廣、與周是脩、約同死于難、既而解使人覘胡動靜、見胡方問家人飼猪否、解聞而嘆曰、一猪尚不肯捨、況肯捨性命、蓋和皆無意於死也、惟是脩竟行其志、後解縉胡廣、侍燕文淵閣、 文皇曰、縉廣少同業、任同官、縉華已有子、 且妻之以女、廣曰、臣妻有娠、未卜男女、 上曰、定生女、越數月、廣妻果生女、遂訂盟、既而縉謫死、舉家戍邊、廣欲使女改適、女竊入室、以刀截耳、家人覺而救之、披血而類、且言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父面承之、一與之盟、終身不改、[illegible]

陳建曰、廣有此女、[illegible]

遣禮部左侍郎胡濙、巡江浙諸郡、陛辭、 上諭曰、人言東宮多失、至南京、可多留數日、試觀何如、密奏來、濙至南京、日隨朝、見東宮所行之事、退即記之、如一日謁朝、諭臣某者、語譁侍衛拒之、仍當陛口奏、有言不問、既退、即宣侍衛者、責鈔若干、于是群臣皆言不顧責大臣、而雅禁衛、所以寬其罪而愧其心、見殿下之仁明也、往稍久、楊士奇問公、命使也、宜亟行、濙權辭謝之、至安慶、始以所見誠敬孝謹七事、密奏以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十七年乙亥、學士楊榮疏言十事、請播行府部諸司續擬、上嘉
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卿為腹心之臣、若遽形言、恐啓
臣猜疑、不若使御史言之、于是得御史鄧真等入奏、眾皆服條請
罪、
論曰、當時君之于臣、愛而欲全之如此、千載令人感泣、
有進金丹及方書者、上曰、秦皇漢武、一生為方士所欺、乃欲欺
朕耶、命毀之。
十八年庚子、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自稱佛母、詭剪紙為人馬相
戰鬬、往來諸郡縣、煽誘愚民、紂人董彥杲等率眾從之、據益都卸
石棚寨為出沒巢闘、…遣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時都指揮衛
青備倭海上、聞變、夾擊平之。○北京宮殿成、改京師為南京、稱行
在所為北京。○皇太子赴北京、過鄒縣、當荒、民饑、乾拾草實為食、
皇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
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時山東布政石執中來迎、
責之曰、為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
皆已奏、乞優今年秋糧、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糧耶、汝往
督郡縣、速取勘飢民口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
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粟三斗、曰且與六斗、汝毋懼擅發、予見
上當自奏也。皇太子至京師奏之、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
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十九年辛丑、禮部尚書呂震言于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
中使進賀牋、以殿下過失上聞、上指其妄言、令宜誅此人、
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較
耶。卒置之。○三殿災、詔求直言。○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
北京非便、而蕭儀言之尤峻、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
道上言、亦言朝廷不當輕去金陵、故有此災、上曰、方遷都時、朕
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臣、上命
言官與大臣俱跪午門對辯[illegible]、上命中使出問、大臣與言
官對辯如何、眾皆紛然呼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
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
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復命、上命
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上悅、遂兩宥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
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冥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眾始歎服。○西僧大寶法王來
朝、或請駕親勞之、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來
一屈下從、有走死而不顧者矣。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勞。

是日謀王入見上令[illegible]前之原吉曰王〇入[illegible]所於諸侯之〇
上既責狄邪長稱而已〇阿魯台數數犯邊上議親征夏原吉
吳中方賓皆奏言今糧儲未足未可興師上怒居原吉與中皆
繫獄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欺秉聞言賓與中原吉皆陰邪
誣罔上信之令戮賓尸籍設原吉等居楊榮聞原吉等平昔所
為營力言其匪他此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饒運為憂論才力
或不及險邪未之見也上怒稍釋置不問
二十年壬寅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王煥上遂決意親征駕及雞
鳴山虜聞之[illegible]遁[illegible]京事而謀亭者敵先往來迎避之
所[illegible]上望[illegible]遺址[illegible]謂守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
為不朽之圖豈料有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
亡況一亭乎可以為戒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〇九月車
駕還京師
二十一年癸卯上以疾多不能朝中外事悉啓皇太子處分憸邪
之徒不便而指揮孟賢等蓮萌邪志連結貴近謀進毒弒於上
俟晏駕以兵劫內庫偽撰遺詔從禁中頒出廢皇太子立
主本宜已定總旗王瑜知之遂詣闕告上大驚急捕賊既悉得
狀始順門親鞫[illegible]沒文武大臣皆至上望謂

撰遺詔襄怒顧高熾曰爾為之耶皇太子為之替辭曰高熾必不
預謀此自下人所為耳遂悉伏誅〇七月車駕復北征次於宣府
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
先駐塞外以待之彼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〇禮部
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奏云今歲萬壽聖節太和山頂金殿現五
色圓光踰時不散此聖壽之徵也於是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
官進賀上正色却之〇九月駕次沙城虜中阿失帖木兒率
妻子來降言阿魯台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遁豈復有南意授阿失
等俱正千戶[illegible]駕[illegible]上莊[illegible]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眾來降上
[illegible]書[illegible]臣曰遠人來降[illegible]以旌異之乃封為忠勇王賜名金忠
〇十一月駕還京師
二十三年乙巳四月車駕復親征邊寇〇潞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
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耆民禱於八蠟祠越三日有鳥數萬食
蝗殆盡皇太子聞而嘉之曰此誠意所格耳〇浙江麗水縉雲
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等聚眾劫掠漸致滋蔓按御史請兵進
勦楊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為有司所苦或窮於衣食逃竄
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
為盜之心既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illegible]可令遣

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播遷、如舊、圖不服、調軍勦之、未遂○車
駕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 上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夜夢神人
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意茲寇乎、榮幼
孜言、宜承天意、勅使諭赦、赦其不降之罪、班師還京、 上曰、此朕
意也、○六月、車駕次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野草、虜隻影不
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下、咸無所遇、以粮餉不繼、乃命
班師、
鑑恒曰、成祖再次北征、俱空沙漠而還、何其盛也、
七月十六日、車駕次蒼崖戍、 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 上大漸、
遺命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 上崩、享年六十五、楊榮金幼
孜、議以六師在外、秘不發喪、令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
警、令人皆莫測、○大行仙馭至京師、 皇太子即遣皇太孫迎梓
宮、皇太孫瀕行啓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 皇太
子顧楊士奇等曰、最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士奇曰、大行
皇帝初授東宮圖書、有識 可權付太孫、遂即納上、 皇太子從之、太孫
既行、 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雖出從權、亦事之幾會、皆 大
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皇
太孫至雕鶚堡、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梓宮至京師、○出前
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於獄、原吉等繫內官監四年、至
是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復其原官、令出視事、原吉首言東
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奉南京、以省供億、繼請撫流民、罷西洋取寶
船、○止雲南交趾采辦金銀數事、○出前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先
馬楊溥、正字金問等於獄、三人繫錦衣衛獄者十年、楊溥在獄、家
人供食、久數絕粮不能繼、又 上命叵測、日與死爲鄰、愈勵志讀
書不輟、同難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對曰、朝聞道、夕死可
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周、既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朝廷大制作、
多出其手、獄中讀書之功居多云、○皇太子高熾、即皇帝位、○楊
士奇入參事、 上望見士奇、求哭、謂蹇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
參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參言、恩詔甫下、而楷新傳旨、賦北京
山東粟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
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詔止西番取寶船、○獻辭
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縉初被誅遇、 文皇嘗手書大
臣十八人、蹇義等名、授縉曰、汝疏其人品、縉具實對曰、義天資厚重、
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
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
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

恤、陳洽職通○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顯僧之心○奏上、上以示
東宮曰、至到、朕已洞灼、徐徐驗、東宮即位、即出縉奏示楊士奇曰、
令人準讀縉往士、觀所論辨○皆有定見○也、歎其家屬○官其子禎○
羅海子至西湖、撫視、官謂為寄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共
之、朕之心、凡可利民者、雖府庫之餘不吝、況山澤所產哉、○上大
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呂震言於上曰、今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 太宗遺
令、以日易月、群衰從[illegible]上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為不可、黃淮亦
與士奇合、震頻色奮然[illegible]二說、 上宜服素衣冠黑角
帶、群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旦、上素冠麻衣麻絰出視朝○文臣惟
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餘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乃
蹇義、原吉、及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吾已疑其非、但聽臣下
易之、梓宮在殯、吾豈忍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
英曰、欲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祈襲、亦未當、然不
必再以語人、群臣聽、從其便、○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
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又事朕於春宮、
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凡政事有闕失、或群臣言之而朕未從、
或卿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於再三言也○

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所○義等頓首受命○立皇太孫瞻基為皇
太子、○召交阯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福治交阯、拘民
所好○撫[illegible]○方撫馴飭○躬勤不倦○交人愛戴如父母○忌者誣奏
福有異[illegible]皇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福居
交阯十八年、 上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號泣
不忍別、○賜緣邊將士鈔幣、時 上御西角門視朝、顧謂侍臣曰、
今日始寒、重城中猶覺凜、○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殆不可勝○遂有
此賜、○○放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 上謂侍臣曰、方孝孺
輩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既而罷之、初 上
監國時、仲成嘗以事忤旨、遂遷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察
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皆宥
之、今逮理仲成、即詔書不信、漢景帝為太子、詔衛綰不赴、即位進
用綰、前史韙之、 上○覽疏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

仁宗昭皇帝 諱高熾成祖子在位一年

洪熙元年乙巳 罷給朝覲官葬牧馬、先是兵部尚書李慶言於 上
曰、今歲畜馬頗蕃、請朝覲官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生准民
間例、無者追陪、 上令與蹇義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
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以禮徵賢、今皆役之畜馬、以蘇民、是貴民

所職官也　上曰、廣冀族脈、少增即批出、跟此令內批而日不出
兵部已暫責朝覲官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　上曰、吾令給發
耳、當即批出、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豈真忘之、初聞
汝言、即遣人視李慶呂震輩○更曰、爾朕念爾林王○處為衆○所傷○
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令有名矣、出示一論、乃使兩按察使陳
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察官員百度、而藏做驗與下民等、意網歸地
矣、　上曰、爾號據此外勅止散馬、士奇即頓首曰、古人有言、陛下知
臣、臣不孤矣、　上曰、總令令有不便、惟吾與朕言、李慶卑不識大
體、不足語也、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上諭呂震曰、往年

劉偶從征交阯、陷賊不屈而死、其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
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為國、可無褒卹、其贈偶太平少傳、諡節愍、復
其諸袁曰、忠臣之○心○背欲效切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身為○
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遣漢王高煦子
瞻圻、守皇陵、初　文皇北征、最屬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
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入京師偵伺、奏
有變、　上知之、頗益厚遇、先是瞻圻銜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
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恚上瞻圻、前後觀釁朝中事、又
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　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兄弟間、

號構至此乎、辭予不忍遽誅、遣鳳陽守皇陵○四月、詔免山東及淮
安徐州夏秋糧之半、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所過地方何似、對
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楊士奇等、令草
詔免之、士奇曰、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曰、救民之窮、當
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
勿言○命書詔畢、遣使齎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
悉免之矣、左右或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
庶不濫恩、　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與民十寸計較耶○
命皇太子南京監國、時南京屢奏地震、遂有是命○上明於星象、

嘗夜見星變、召楊士奇等語曰、天命盡矣、乃寔息而起、次日早朝
罷、召蹇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
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泣下、義士奇亦泣涕、　上曰、
即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勅二印、賜二人、義
得忠貞印、士奇得貞一印、皆拜受而退○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以其章示之、義等對曰、臣等觀
陛下即位以來、詔書勅旨、無非仁政、百姓熱料歛之擾、徭役之繁、
可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
還、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須浮一三年休息、庶幾人

道途城一日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不意伸足勾上仆地左右即扶起上大怒亟令壯士舁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燃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時高煦既擒車駕將還京尚書陳山請乘勝移師彰德襲執趙王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上頷之命榮傳旨令楊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實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責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上意不懌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不復召士奇及溥上至京始思士奇言然言者猶譊譊請盡削王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以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羣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遂乃封羣臣言章遣袁容齎以示之使自處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illegible]言者始息已召士奇曰使朕不失親親禮御之加也

（錢懂曰士奇此畫力爭所全不少高識定力未有士大臣之風）

二年丁未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孫暠表乞立為陳氏後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蹇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於天下二人退復召士奇楊榮諭以三人對曰今日吾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若因其請而與之可轉禍為福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遣清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民兵困於交阯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係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悵此事顧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皇考言吾亦聞之晏兵忝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遂遣工部左右侍郎李琦羅汝敬齎詔冊封陳暠為安南國王罷征南兵十一月皇子生赦天下孫貴妃所生皇后胡氏上表讓位[illegible]靜慈仙師退居別宮

冊立孫貴妃爲皇后、張太后憐胡氏之賢、仍令居淸寧宮、進膳如常儀、每燕會必令居孫后之右○以薛瑄爲監察御史、瑄山西河津人、幼穎悟、年十二作詩賦、監司奇之、稍長講周程張朱書、笑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其所作詩賦○舉鄉試第一、登進士、至是授御史、內閣楊士奇等令人邀瑄、欲一識面、瑄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嘆而已

三年戊申冊皇長子祁鎭爲皇太子○山西民饑、流徙至南陽諸郡、不下十餘萬口、有司軍衛各遣人捕逐、民死亡者多、上諭夏原吉曰、民饑流移、豈其得已、仁人君子所宜矜念、今乃驅逐使之失所○不仁甚矣○其卽遣官加意撫綏○發倉廩給之○隨所至居住○有捕治者罪之○楊士奇退朝、闔門謝客、而楊榮頗通請謁、上召榮責之曰、卿何不恤外議、榮頓首曰、臣日侍彤庭○與天顏相接○他人欲見而無際○若不啓門以納天下之士○兵○民○休○戚○孰○得○而○知○上悅○○上以秋高馬肥、恐胡擾邊、遂勅諸臣、整肅士馬、車駕發京師、渡潞河、駐蹕喜峯口、守將奏報兀良哈率萬騎侵邊、已入塞下、諸將有請益徵兵者、上曰、寡賊無能爲、但謂吾遠無備、敢來、若知朕在此、當驚駭走矣、今惟擒之勿縱也、從此出喜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使諸將往進、恐漏事機、朕以鐵騎三千先進、出其不意、擒之必矣、乙卯、車駕出喜峯口、夜軍士皆銜枚、飲甲韜戈、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距敵營二十里、敵望見以爲戍邊之兵、卽悉衆來戰、上命分鐵騎爲兩翼夾擊之○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進、繼而神機銃疊發、敵人馬死者大半、餘悉潰走、上以數百騎直前、敵望見黃龍旗、始知上親征、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縛之、上喜、大饗、又親製詩歌慰勞之、甲子、詔班師、癸酉車駕至京師、謁告太廟、朝皇太后、置酒上壽○加忠勇王金忠太保、以討兀良哈奮前斬馘功多也○擢顧佐爲右都御史、楊士奇薦之也、

四年己酉顧佐自爲都御史、憲度嚴明、宿弊淸革、下至吏卒、悚厲懔然、吏有遭撻者、搆誣佐之過、謂受皂隷賂放歸、悉具姓名、達通政使以聞、上召以示楊士奇曰、爾不擧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之、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歸時、實爲兩便、此京師大小官僚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小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曰、此末事、不足上干聖慮、但付兵部

其○惡銜之○仁○與○和○仁○而○已○成乎四變、壬辰車駕至京師、○十二月二十夜、含譽星見、十九旒、大如斗、光色黃白、光耀有芒、群臣表賀、

六年辛亥 上閱侍臣曰、古之井田、家爲善政、後世何以終不能行、侍臣對曰、自秦開阡陌、富強者得以兼并、遂致因循、 上曰、爲國養民、在有實惠、誠能省徭役、薄徵斂、重本抑末、便是養民、亦何必拘於古法○ 上幸楊士奇宅、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鼓、剡以四騎出、臨士奇宅、前報者言范太監、士奇倉皇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屢埃昏暗中、誰識[illegible]者發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笑曰、[illegible]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屏左右、語、既、覺士奇仰頸曰、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萬一自此頻出、事發不測、當虞也、駕還宮、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曰、今天下平乎、 上時時微行、何足慮、竟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者○窺伺竊發○誠不可不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盜、盜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俟車駕之至王泉寺、挾弓矢伏道側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盜校尉、亦變服如盜、入盜中、真盜不疑、以其謀告、遂爲所獲、 上既誅二盜、嘆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太監賜士奇白金文綺、明日士奇入謝、 上諭盜謀、且曰、愛○朕○莫○如○汝○

自今不復微行、○戶部言[illegible]平縣民以果園地施崇國寺、請蠲其稅、 上曰、民地衣食之資、乃以施僧、且求免稅、甚無謂、令至以還民、

七年壬子 上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擬猗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猗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哲人在野兮、其道則光、爰闢之茂、與衆卉爲伍、於乎哲人兮、女其予輔、

八年癸丑 上元夕、張燈內苑、 上侍 皇太后往觀、 皇后皇太子咸侍、稱觴[illegible]次日物文武諸臣及四夷朝貢之使、京師軍民咸得往觀○景星見、

[illegible]

九年甲寅 交趾黎利死、二子閒驕、奸臣黎問黎察、搆釁仇殺、民氏騷擾、土官阮世寧阮公庭、各挈家屬及部下、避難來歸、

五世自四黎氏黎氏主篡位後依中國微兵不致侍兵然二子開務奸臣仇殺有夭通為

尼剌順寧王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勅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誠勤、聞殺阿魯台、尤見王之克復世仇○所云○已得王璽欲獻、已悉王意、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璽○既○得之○可○自○留○用○有僧自陳欲化緣修寺祝延 聖壽者、 上斥之、既、謁廟、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昔之人君、若商中宗及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宜有此

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儒道○效驗可見矣○世
人終不悟○甚可嘆也○
十年乙卯正月初三日、上崩、壽三十七、時 皇太子方九歲、內議
頗有欲立長君之說、楊士奇、楊榮、與英國公張輔、入視、皆哭請
見 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浮議乃息○初十日皇太子祁鎮即
皇帝位、時幼冲、或請 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凡朝廷
大政、白於 太后然後行○上大行 皇帝尊謚曰憲天崇道英
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太監王振山西
大同人、初侍 上於東宮、及即位、遂命掌司禮監、信之、

明紀編年卷之四

晉學 鍾惺 撰

英宗睿皇帝 諱祁鎮，宣宗長子，正統十四年，復位，天順八年，在位共二十二年。

正統元年丙辰，侍臣因旱言大臣不能盡職，父妨賢路，有旨回奏。衆欲罷歸田里，以謝天譴。吏部尚書郭璡獨以為不可，去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沖，當革 先帝簡任，付託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致罷以回天意。衆從其言，識者韙之。○車駕閱武於將臺，令諸將騎射，以三矢為率。受命者萬餘，惟駙馬都尉井源，彎弓躍馬，三發三中。 上大喜，歡 上尊賜之，觀者相謂曰，往年王太監閱武紀[illegible]三職，今日萬來閱武，豈但一杯酒已耶。竟無殊擢。

二年丁巳，時王振攬權，大作威福。一日 太后御便殿，召張輔及楊士奇、楊榮、楊溥、胡濙入朝。 太后顧謂 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 皇帝。凡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上受命。頃閣命宣王振至。 太后顏色頓異，欲誅之。 上跪為之請，諸大臣皆跪，乃得解。○兵部尚書王驥巡邊至甘肅，遣兵敗北虜於莊浪，俘獲甚衆。虜知有備，引去。○六月，京師旱。時御巷小兒為土龍禱雨，拜而歌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嗟呼噫，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御極之事，皆有讖緯之驗。說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郕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後悉如謠。

三年戊午，淮揚被災，鹽課虧少。 上命巡撫侍郎周忱往視。忱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月量撥一二萬石，運揚州各鹽場收貯。照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米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即照時價給還糧米食用。於時米貴鹽賤，官得貯鹽積聚，竈得食糧安生，上下賴之。

四年己未，楊士奇乞致仕，不允。○逮湖廣御史陳祚下詔獄。祚按湖廣，並將風紀上書[illegible]懸遠官械繫下獄論死。未幾，王事自覺，乃宥之。○京城大水，詔求直言。○陞蘇州知府況鍾祿正三品，仍知府事。鍾凡九載滿，日赴京當代，軍民詣闕乞留者數萬人。○詔陞鍾俸，令復任。楊士奇贈以詩云：十年不愧，疏清獻，七邑重遷，張益州。

五年庚申，大學士楊榮卒，謚文敏。人稱東楊。○命侍講苗衷、馬愉、侍講曹鼐，詣入內閣。先是王振謂三楊曰，朝廷事虧三位者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矣，其後當如何。西楊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東楊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擇幾個後生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即開薦，衷等次第擢用。他日西楊或尤東

揚東揚曰彼厭吾輩矣吾輩雖自立彼寧自已乎一日內出片紙指幾個名字某入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服其言

六年辛酉侍讀劉球上言曰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僭逼已降發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遙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為麓川僻陋滅之不為武釋之不為怯宜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堠修繕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illegible]

[illegible]

七年壬戌尚書吳中卒中以國子生積官今職性貪鄙其妻嚴正一日迎誥其妻呼于室之問曰此誥詞是主上自言耶是翰林代艸耶曰亦翰林代艸也妻曰翰林先生果不虛一篇誥文止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失容而已○冬十月太皇太后張氏崩謚曰誠孝昭皇后初太后大漸召內閣諸臣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楊士奇對曰有二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令史官修其一朝實錄仍用建文年號其二方孝孺已誅文皇帝詔故其片言隻字者皆死乞弛其禁太后領之未及行而崩

八年癸亥四月雷震奉天殿鴟吻詔羣臣言得失侍講劉球上言王振專權下獄一日五更錦衣指揮馬順攜一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頭流血被體而死尚屹立○下大理少卿薛瑄獄初王振問於楊士奇吾鄉人誰可大用者士奇薦瑄乃拜大理少卿瑄至京或勸謁王振謝瑄曰安有受爵公朝拜恩私門耶竟不往謝會指揮某死妾有色振侄王山欲娶之妻持不可妾誣吾妻毒殺其夫都察院問已誣服瑄辨其冤駁還之都御史王文怨瑄故出入人罪嗾獄瑄慨然曰辨冤獲咎死何愧焉[illegible]讀不輟將決大臣有

時[illegible]

申救之始得免除名放歸田里○南國子監祭酒陳敬宗九載考績至京王振素慕敬宗名託巡撫周忱往道其欲見之意敬宗辭他日乃遺彩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希彼往謝敬宗為走筆書之而反其禮幣竟不一見十八年不得遷○瓦剌順寧王脫懽死子也先嗣

九年甲子新建太學成先是太學猶因元舊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至精如是可謂舛矣若重脩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佛寺之費請及時脩舉以教養賢及民之秀從之至是成○大學士楊士奇

卒年八十謚文貞

十年乙丑始令內閣官與各衙門會議大政宣德以前每有大事與羣臣面議傳旨施行不待批答至是 上嗣位幼冲面議遂廢始令廷臣內閣會議具本奏決

十一年丙寅巡撫山西河南于謙忤王振振嗾言官劾其罪降職罷巡撫二省之民戍赴闕懇留仍復命巡撫○大學士楊溥卒年七十五謚文定溥在內閣時其子來自居里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饋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爲禮溥訝而異之後薦知其賢擢爲知府踰年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謝溥卒乃祭而哭之以衛知己二公可謂兩賢○

十二年丁卯巡撫大同都御史羅亨信上疏言虜酋也先專候叛圖爲入寇宜預於山北要害增置城衛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

陳建曰當時無事惟劉公球羅公亨信所言可謂深識而惜王振專恣竟不行可勝惜哉

十三年戊辰狀元彭時謝恩之旦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待旨胡濙奏彭時不到今署錦衣衛事 上是之得免拘執人謂濙得大體○福建鄧茂七反僭稱閩王衆至數十萬一時震動

十四年己巳北敵寇邊時敵酋也先遣使二千餘人進馬報三千人王振怒其詐減去馬價北使回報遂失和好擧兵寇邊○七月熒惑入南斗侍講徐珵蘇州人頗知天文私語其友劉溥以不祥之不退舍珵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珵怒曰爾不急去豈待作韃子婦耶○北敵也先大擧入寇大同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報息甚急王振不與大臣議挾 天子帥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從是月十七日 駕行命太監金英輔郕王居守文武大臣皆扈從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則雨人情恟恟敵勢愈急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隨 駕文臣連上章留之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至大同振欲進兵北行益急逼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部尚書王佐跪伏草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若有疎虞陷 乘輿於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子固不足惜 主上係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罵之曰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傘雷雨大作滿營人皆驚恐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於振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

師大同副總兵郭登謂 駕宜從紫荊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〇
八月既望我師敗績於土木 上北狩先數日師過鷄鳴山敵逆
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進軍鷂兒嶺敵於山下兩翼夾攻殺
之殆盡兵部尚書鄺野請 車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
爾腐儒安知兵事次日 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
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虜見我
營不行僞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召曹鼐草勅與和使二通使與
敵使偕往振遽傳令移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敵復四面逆之兵
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敵騎蹂陣而入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
裸袒相蹈藉死蔽野塞川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敵擁以
去百官死者英國公張輔尚書鄺野五經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
百人其卒死者蓬頭赤身踰山壓谷建日儀鉞傘符遺闕器械輜
重盡爲胡人所得〇我師既敗績 上乃下馬盤膝南面坐有一
敵將爲不執其兄來曰此非凡人乃以見也先之弟賽刊王 上
問曰子其也先乎其伯顏帖木兒乎賽刊王乎大同王乎問其語
大驚見也先曰部下獲一人甚異得非 大明天子乎也先乃召
曾使中國二人問是否一人見大驚曰是也也先同識嘗祝天求
大元一統今乃墮我手間衆何以爲計其中一胡大言曰大元之

仇今天以賜我不如殺之伯顏帖木兒大怒呼也先爲那顏那顏
華言大人也安用此人在傍嗣和那顏只欲番萬世美名大明天
子雲端裏坐不知上天何故推下之萬衆死亡之中鋒矢不沾寸
兵不染吾知天意之有在也且我等嘗受其賜凡龍蟒衣備在安
得害之嘗報中國遣使來迎還之一旦復坐寶位之上豈不有萬
世美名時衆虜皆曰者胡鋒矢者然辭也於是也先以 上還伯
顏帖木兒營令護之伯顏也先弟也〇十七日 上北狩 皇京
師大震 皇太后遣錢轎黃金珠玉采龍段疋等物馱以八馬續
也先營請還車駕〇十八日 皇太后命郕王權總萬機於午門
南面見百官啓事奏令施行〇二十日 皇太后詔封 皇長子見
深爲 皇太子時年二歲仍令 郕王爲輔代總國政〇二十二
日族誅王振百官殿後軒匿馬順於朝是日參朝六部及科道官
交章劾王振擅權誤國之罪 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官言
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滅其族何以安慰人
心因慟哭聲徹中外 王起入內使將閉門衆隨擁入太監金英
傳令旨且退衆尙欲擠英英懼復傳令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起
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起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馬
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今日至此尙不知警眞奸黨

也眾爭毆之鐵鎚撾裂傾刻而斃血流於庭中復索振所親信內
隨王毛二人亦毆斃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家尹某宗北抵
侄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跪於庭眾共唾罵之是時眾競諠譁
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王亦懼屢起欲退還
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罪惡應死
勿論與百官各還莅事皆拜謝而出明日移王座入奉議門左文
朝蘇此即真之議蓋急振家在京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於
宸居器服綺麗上方不逮王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
銀十餘庫獄山於東其族屬無少長皆斬○皇太后命以于謙為

兵部尚書○二十三日虜擁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
降駕都督郭登閉門不納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
此登遣人錦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啟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
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
既獻敵唉不應竟擁駕去初敵來索賂郭登曰敵詐我耳莫若
以計奪駕入城○為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餉之會令執其
弓矢奮前因擁駕還○會有阻者○既海久敵驚擾而去○上既臨
北營也先屢欲謀害是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青騾馬上
令袁彬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御帳虜謀乃沮又雪夜令

人行刺其人見一大蟒蛇遶護帳外驚怖而去敵人知是益加敬
禮焉○袁彬者錦衣校尉頗知書識字為敵所掠得侍上左右
又有哈銘者先隨使臣吳良羈留在彼至是亦隨侍焉駕留北
庭維持調護以至旋軫二人之力居多○二十九日皇太后傳
旨皇太子幼沖未能踐祚邇理萬幾郕王年長宜登正大位以
安國家於是文武百官交章勸進○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蕭養
者南海人貌甚獰黝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在郡獄逾年所卧竹
床皮忽青色漸生竹葉開葉者紅西一商人謂司此祥瑞也因教
以不軌使人挾利斧藏糧中破獄斬關出其黨繼舍以待遂

遁入海聚眾蕭養自開至萬餘人至是攻圍郡城官軍禦之敗
為所敗總兵王清引兵救援蕭養伏兵擒清盡殲其軍清罵賊而
死蕭養既屢勝遂僭稱東陽王紀元據五羊驛為行宮授偽官
者百餘人○九月朔也先遣使來言欲送上還京師使回以金
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賜也先○郕王祁鈺即皇帝位尊
為太上皇帝大赦天下改明年為景泰元年於是天下始知有君○上
○也先復遣使至書辭悖慢兵部尚書于謙見帝泣言曰北賊
不道志滿氣得諸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為計適者各營精
銳盡遣隨征空急遣官分投召募京師九門宜用都督魏鎮通州

覇上倉糧宜令在伍人負米請關支准作月糧之數實為兩得
帝皆嘉納施行之○擢郕府左長史儀銘等六人為九卿郎部守
是帝在郕邸吏部叅勅擇儒官為官僚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
得已而就至是皆陞顯官○十月朔也先以送上皇還京為名
與其可汗脫脫不花入犯紫荊關京師戒嚴先是內侍喜寧胡種
也土木之敗降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為鄉導奉上皇由
紫荊關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朝野洶洶太監金英居庭臣問
計侍講徐珵以天象倡言京師不可守必須南遷英叱之于謙抗
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

明紀編年　廿一

渡之事可鑒矣英是謙言○死則虜臣同一盡死耳有以遷都為
言者上命必誅之眾心稍定○兩守之議始決○時承平日久城
外倉場艸束豆料堆積以數百萬計于謙聞敵臨關急分遣五城
兵馬司繼火焚燒而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詔謙曰事有經權
令雖在月前若少緩待命下○遂以資敵也○待久坐困於我非計也
○初九日敵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長陵獻陵景陵命石亨
等率於城北于謙督其軍○召宣府遼東兵入援○敵既抵城下
禮日攻戰四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
寧啖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駕眾知其詐以通政司叅議

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敵營
露刃夾之見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
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縫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
急去二人方回而敵復縱騎四面擄掠攻城益急既而宣府遼東
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持刀待巨斧突入敵陣所向
披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眾也先連夜遁復
以上皇北去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脫脫不花
遣使來獻馬議和朝廷却之胡濙王直言脫脫不花與也先為
臣素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

明紀編年　二

視常年有加○遣都督楊洪等率兵二萬擊餘敵之未去者遂破
敵於固安奪回人口萬餘其實胡人不過百餘騎驅人畜以自衛
望之若萬眾○論功封楊洪昌平侯石亨武清侯加于謙少保總
督軍務餘陞賞有差○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師者兵科給事
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也先師何
以臨土木○紫荊白羊不破則敵騎何以薄都城○即此而觀邊關不
固則京城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陵寢何○宜急遣回
守宣府居庸為便擬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既而朝議復召
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人心益惶皇皇或欲遂棄其城眾紛然

吏部、錦衣衛指揮盧忠有罪狀之時、上皇居南宮、忠上變
言、帝怒殺中宮阮浪等、猶欲窮治不已、忠一日屏人請卜者
貴盛之、貴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為風
狀、學士商輅與司禮王誠等言、盧忠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壞大
體、傷骨肉之情、後退罔慮、米留供養、且武得其通報、以妄言伏誅、
三年壬申 上皇在南宮○右僉都李秉參贊宣府軍務、時北敵以
剽掠男婦易米糧、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敵不從、秉曰、是
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為礙例、秉曰、何恐使吾○
民○赤子○淪○沒○於○[illegible]之○悲如數與之、後聞、帝以秉
為能、謂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生母杭氏為皇后、廢皇后汪氏
居別宮、改封 上皇長子皇太子為沂王、先是內閣諸學士各賜
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等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草詔行
之、於是陞賞太監、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之語○初 上欲
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
月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為之默然、蓋 上所言者、謂見濟、英所
言者、謂 上皇長子也、與魏徵獻陵之對相似、英之賢若此、
四年癸酉 上皇在南宮○以左諭德徐有貞為右僉都御史、有貞
先名珵、將倡南遷之議、為太監金英所叱、遂懷恨憫、因以王帶獻

[illegible]可化也、乃更名○十二月皇太子見濟卒、
五年甲戌 上皇在南宮○揚言恒陰、詔求直言○南京大理少卿
廖莊應詔上疏言、上皇○被○謂○房○楚○皇上○屢降詔書、以皆與未
復為意、今奉 上皇迎歸、伏望萬親觀之○恩時時朝見於南宮、或
講明家法○或論難治道○仍令孝陛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如
此○則孝弟禰於國家○恩義篤[illegible]朝朝可羿為稱可○居然所係
之重○又聞[illegible]此太子等○諸天下之本[illegible]以為 上皇諸子○居 皇上之
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論說經書、以耕塑祠之生○使天下臣民○就
雖知 皇上有公天下之心○奉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為此天
下也○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恐所以係
屬天下之人心矣○不報○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太學
生楊浩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奉太學、海內之士○蔚○風○快○覩、
今又棄儒術而崇佛道○豈有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
後世者○即○儀制郎中章綸亦上疏諫、上覽疏、即日罷行、綸吳諸
名震京師○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於獄、時所立 皇太
見濟殤殂、鍾同奏疏請朝 上皇、復沂王為皇太子、未亡、從示

子而爲暴、才矯屈失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黜、不報、

八年　帝不豫○百官請立東宮、不許、

英宗睿皇帝

天順元年丁丑正月壬午、上皇復位、詔曰、朕昔嗣承大統、十有五年、不虞北虜之變、蒙輿被遮、文武群臣、既立皇太子而奉之、豈期監國之人、遂權當守之位、旣而皇天悔過、北虜格心、奉朕南還、旣無復辟之誠、久爲幽閑之計、詭易皇儲而立己子、惟天不佑、未久而亡、剝失德之良、多致沉疾之難療、朝政不臨、人心共憤、乃今月十七日、朕爲文武群臣之所擁戴、請命于　聖母皇太后、復即皇帝位、總理機務、係同兩家、其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初景帝不豫、數日不御、儲嗣未定、內外憂懼、在廷各懷擇君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取襄王子、立爲東宮、其事漸洩、旣而景帝病亟、太監興安、諷群臣請復立舊東宮、僉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意不然、陳循等亦知之、李賢因會議、問學士蕭鎡、鎡曰、旣退矣、不可再也、文對衆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謀矣、十一日、參文與群臣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擧筆曰、我更一字、乃改建字爲擇字、數從之、奏上、有旨不允、且云待十七日視朝、識者謂擇之一字、非

復立之意、於是京師競傳王文、于謙、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令百官議草奏、俟　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復儲太子、議已定、而居守知　帝病必不起、乃與掌兵都督張軏、張輗、都御史楊善、副都御史徐有貞、謀迎　上皇復位、遣陰結中官曹吉祥、蔣冕、白於　皇太后、及通報於南宮、許焉、十六日既暮、軏輗等會於有貞宅、時邊報北警、欲窺京師、有貞以爲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軏首肯之、有貞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曰、時在今夕、不可失矣、將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滅族之禍、[illegible]人不疑龍兵、遂往會亨、收諸門鑰、闢門納兵、近千人、時夜四鼓、天色晦冥、亨軏等惶惑、顧謂有貞曰、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而入、亨等入見、　上皇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遂共掖登輿、有貞等前導、忽天色昭明、星月交輝、　上皇顧問卿等爲誰、各對某官某、遂升奉天殿、登御座、初文武群臣、約以是日詣入候　景帝出視朝、衆遂前議、頃之、南城呼譟振地、群臣失色、須臾鐘鼓大鳴、　上皇復位矣、群臣入賀○逮少保于謙、王文及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永等下詔獄○命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遷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

給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
出革給於獄、擢為禮部右侍郎。○論迎復功、進封石亨為忠國公、
張軏為太平侯、張輗為文安伯、楊善為興濟伯、並子孫世襲。軏輗
英國公張輔弟也、軏尋更名昭。○論隨駕功、擢哈銘、袁彬、並為錦
衣衛指揮僉事。○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於市、陳循、江
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謫鐵嶺衛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
等、原籍為民、先是于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軏揚言曰、若不殺
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以千戶盧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一
日亨引二人入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心腹人也、如
迎謀、陛下復位、皆與之謀、其功資多、乃特擢二人為指揮使、自
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四千餘人。○二月朔、皇太后誥
諭、廢景帝仍為郕王、歸西內、皇后汪氏仍為郕王妃、欽天監奏
除景泰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郕王
薨、葬於如親王、謚曰戾。○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召定羌驛
丞廖莊還、陞南京禮部侍郎。○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郕
王薨、上欲令汪妃殉葬、李賢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幽廢、本
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
年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乃止○復立元子為皇太

子、○襄王瞻墡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
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
諭郕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於宮中、
上覽之感嘆、手敕取王入朝、禮待甚隆、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
時按察使王槩以誣下獄、王進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為
臣言王槩使冤乞來、上還我王槩使、如是者不絕、願奉裁答、
上立命雪槩、此辭疑、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問叔父欲何
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illegible]、皇上省刑薄斂○為萬姓自愛○
上拱手謝曰、敬受教。○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時有言振陷敵
中反為敵用者、上怒曰、振為敵殺、朕親見之、言者尚冥如此、故
有是命○時石亨、曹吉祥等、恃功恣橫、十三道御史張鵬等合章
糾亨不法、亨疑有貞與賢主使、遂與吉祥泣於上前、訴其迎駕
奪門功、有貞等欲加排陷、上怒命收十三道御史悉下錦衣衛
獄、究主使之者、並陷有貞賢於獄、會日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
風拔木、吉祥之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翊日卯赦
出有貞等、降謫有差、言路從此不通矣○復下有貞獄、黃雲南金
齒為民、有貞既降、石亨輩慮其復起、令人偽作疏、奏譏訕朝廷闕
謂有貞使所親馬士權為此、上信之、遂捕有貞及士權等下錦

爲　上言胡后賢而無罪、　上因復其位號、錢皇后赤性孝謹
無妬忌、上北狩、每夜衆額拜天、倦則臥地、因損一股、哭泣太
多、偶損一目、上回　傾宮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上在南城、每不快、后
每曲爲慰解、復辟之後、處皇后備盡禮焉、○下錦衣衛指揮
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謫南京錦衣衛、初、鄭指揮門達有寵、自許得
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邏
卒、誣彬陰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法行、不以彬汎論之、曰、從汝拿
問、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拷掠、欲置彬死罪、有彩漆軍
匠楊暄、情然不平、上疏論救言、昔者駕留北庭、獨彬以一校尉保

明紀編年　二

護　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則死無憾、并條陳
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令達還閱、達逼暄令供李
賢主使、暄懼(?)拷死於獄、乃佯謂曰、此實李閣老教我、但我言於此
無人證見、不若請多官廷鞫、我對衆言之、彼無得辭、達信之、遂以
聞、命中官會法司官訊於午門、暄大言曰、死則死、我死何敢妄指他
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敎我、按指也、達失色、詐沮、彬遂得從輕
調南京、
八年甲申正月、　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令太監牛玉執筆、
口占使書之、其一、東宮即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

切以嬪御殉葬、其四言府檢髡(?)帑、書畢、令牛玉因將去閣下、看令
爲朕潤色、玉至閣、李賢陳文彭時、嘉嘆曰、所言開大體、非二
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眞盛德事也、○十七日
上崩、皇太子見深即皇帝位、尊　嫡母皇后錢氏爲慈懿
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爲皇太后、先是、　上即位、即命議上
兩宮徽號、夏時倡言、錢皇后久病、今只尊生母　周娘娘爲太
后、李賢曰、天子新即位、四海顒望、宜遵遺詔、孝順天理、服人
心、彭時言曰、此言是也、若只尊所生、恐損聖德、少頃仁壽宮有
曰、子爲　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自有例、

明紀編年　二

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皇后曾上表讓位、故正統初
不加尊稱、今兩后名分固在、豈得不尊、若惟大孝之心、則兩宮同
尊爲是、衆皆然之、夏時入請、命良久出曰、得　上住再三勸諭、已
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照上　聖
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乃於　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而眷周后以聖(?)
皇太后焉、翌日頒詔天下、○上　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立道仁
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逮指揮門達有
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從死、謫所、召袁彬復還錦衣、彬復職、餞送達
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爲難、○以順義縣原抄沒太監吉祥地、

遼警言敵衆欵附三衛入寇直言於上上命陳鉞提督軍務往
爲監督討之時建州貢使六十餘人來貢遇之於廣寧竟誣以寇
伺擒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唯老弱或夢寐
虜焚其廬舍而還遼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耗費一空

十六年庚子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建州女直入寇遼東○
御史張琳劾奏前遼東巡撫陳鉞失機隱匿等罪詔從輕罰俸鉞
既罰俸遂銜琳下獄謫戍遼東○朝鮮請改貢道下兵部議職
方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
而後入山海迂回▢▢大▢▢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
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遂不從其請○逮陝西巡撫秦紘下獄
既而釋之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紘擒治不少貸秦王奏紘
誣親藩上怒逮紘下獄命籍其家止得黃綃一疋敝衣數事
上覩閱嘉嘆良久詔釋紘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
秦紘既被任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無不崇奉紘獨與抗
禮略不爲屈直以上知其屢妄加欵爲紘寃訴直多帶旗校騷
擾地方後直回京上問路次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
紘疏示之直叩頭服罪稱紘賢不置上釋之

十七年辛丑西域撒馬兒罕遣使獻獅子至嘉峪關奏乞大臣迎接撒
方郎中陸容言獅子固奇獸然郊廟不可以爲犧牲乘輿不
可以備驂服▢▢之物不宜受禮部尚書周洪謨亦言不當遣
官迎接上乃遣內臣迎之○汾川王貢錄奏求書籍上以勸
善書爲善陰騭孝順事實與之

十八年壬寅罷西廠時言者俱謂既有東廠則西廠之設可已○太
監汪直有罪撤職其黨威寧伯王越兵部尚書陳鉞工部尚書戴
縉俱除名爲民時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懍懍有中官阿丑者
善妖儺每於上前作院本頗有東方朔滑稽之風一日丑作醉
人酗酒一人佯言官至佯爲如故又言駕至酗亦如故曰汪太
監來醉者驚避▢▢▢▢▢▢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
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漸衰又持王越陳
鉞操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
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
史徐鏞等劾直欺罔要權擅開邊釁上納其言遂逐直并其黨
竄斥皆盡內外莫不快之

十九年癸卯旱無雪詔出傳奉官十餘人翌日大雪

二十年甲辰京師地震○命太監陳準提督東廠準爲人平恕清儉
蒞事之初下令軍校曰大逆者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也毋與焉

薪，是中外安之。○建永昌寺，下刑部員外林俊及經歷張黻獄。僧繼曉者，始以淫貪欺誑楚府事敗，走匿京師，夤緣梁芳等引入禁中。其術得售，尊為善世，賜美妹十餘，金寶不可勝紀。乃言於　上，發內庫銀數千萬兩，西華門外，折毀民居，剏建佛寺。大臣諫官皆不言。於是林俊上疏，言繼曉梁芳之惡。　上大怒，下俊獄。張黻論救，并逮赴獄，各杖數十，謫遠州。時言路久塞，繇是二人直聲震天下。○繼曉乞歸養母，許之。繼曉自知以邪術進，不容於公論，故僞陳敘忠陳善之孟，希免後禍。

二十一年乙巳正月朔，星殞有聲，詔求直言。工部主事張吉、中書舍人丁璣、進士敖毓元，俱上疏，斥李孜省、僧繼曉等罪惡亂入，俱番中，尋皆以他事謫之。李孜省，江西人，嘗為吏，坐贓事發，逃按御史楊守隨，逮問充軍。孜省逃至京師，夤緣入禁中，以符水濟拳，授太常寺丞。守隨尋還朝，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上林苑監，未久，擢禮部侍郎，掌通政司事，受密命，訪察百官賢否，書小帖以聞，賜圖書，封進其罷黜者至此。○復林俊、張黻原職。初，林俊之劾繼曉下獄也，事且不測，獨懷恩叩頭諍曰，自古未聞有殺諫官者，臣不敢奉詔。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舉所用御硯擲之。恩免冠伏哭不起，知[illegible]不能復事　陛下。○　上命左右扶出。恩至東華門，即使人謂鎮撫司曰，若等諂梁芳，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俊獄乃解。時星變，出傳奉官，御馬太監王敬請於　上，凡馬房傳奉不復動。恩怒曰，星之示變，專為我輩內臣壞朝廷之法，外官何能為。今甫欲正法，汝等又奏壞之，他日天雷將擊汝首矣。敬聾聵尋死。韋瑾以寶石進，鎮撫司命懷恩傳旨，恩曰，鎮撫掌天下之獄，禁何以瑾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我。恩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不得已，乃命韋昌傳之。恩曰，儻外廷有諫者，吾言尚可行也。時尚書余子俊在兵部，恩諷曰，第執奏，吾從中贊之。子俊謝不敢。恩嘆曰，吾固知外廷之無人也。時尚書王恕屢上疏切直，恩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泰山屢震。時擬寢斷繁，　上頗有易儲意，而未定。會欽天監奏言泰山震動，應在東宮。　上大驚，意遂已。

二十二年丙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先是，因星變，傳奉官多革罷，既而夤緣復進用。恕上言，政令必信，不宜數改，語多激切，忤　上意，令恕致仕。

二十三年丁未，萬貴妃薨，　上震悼，輟視朝七日。○　上崩，皇太子佑樘即皇帝位。○上大行皇帝尊謚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廟號憲宗。○李孜省有罪伏誅，僧繼曉

醫學臣鍾惺 謹

世宗肅皇帝 諱厚熜憲宗次子興獻王子武宗從弟在位四十五年

嘉靖元年壬午 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為新建伯 ○乾清宮小室災 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 豈興獻帝后加稱 祖宗神靈或有未愜者乎 帝心動乃從廷議稱 孝宗為皇考慈壽皇太后為聖母興獻帝后為本生父母不稱皇 ○御史朱衣給事中鄧繼上疏陳時政缺失衣謂近者言官章疏 陛下御批有曰知道了有曰已有旨[illegible]言知不言行力行之意也言有旨而[illegible]不言奚從或過之[illegible]陛下卽位以來多令既出或半載而卽更替方行或期月而遂改卽如通者內府薪炭及官軍俸糧工部[illegible]言虛耗而不從中官一言而遂決詔書不信中外駭傳 ○妖僧齊瑞竹正德間謀領番書金印賞賚無算 帝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籍錄財貲及玄明宮佛像毀剝金屑一千三十兩參給商以償佰逋 ○帝念翊戴功封楊廷和紀冕為伯給誥券世襲 給事中張九敘等[illegible]陛下之有天下倫敘當然天人共屬楊廷和等何與定策卽捧符迎駕皆陛下常職何足為功 廷和紀冕乃上疏辭封 上從之[illegible]

二年癸未 楊廷和疏請斥遠佞道誇羅黜罷 上優旨答之 ○永福長公主 憲宗妹也 于歸蔡震 禮官上儀狀謂駙馬當四拜公主坐受其二 科臣安磐言駙馬雖貴而公主坐受其拜夫婦之禮亦甚非謬 宜復古道 不聽 ○帝遣內侍之蘇杭織造 工部言地方飢饉不必遣官 不聽

三年甲申 五星聚於營室 ○南京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言非為人後而為入繼之主 當考 興獻帝后 併錄鄉御史席書吏部員外方獻夫疏[illegible]闕 工四 以禮關係綱常 命群臣集議 ○南[illegible]諸[illegible]疏[illegible]截[illegible]舉之 ○六月 以張璁桂萼為翰林學士 方獻夫[illegible]學士 御史段續陳相各疏萼等假議禮以干進 不宜驟加清秩 帝怒其排詆忠良 遂下獄謫補外 ○時諸疏皆中旨議以 孝宗為皇伯考矣 何孟春曰 憲宗時慈懿太后崩 禮官尚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門力爭 憲宗從之 此我朝故事也 楊愼曰 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 仗節死義 正在今日 ○[illegible]王元正[illegible]萬世瞻仰在此一舉 ○不力爭者共擊之 於[illegible]孟春[illegible]跪伏左順門 大呼 高皇帝 孝宗皇帝 聲徹於內 上使司禮諭退 不從 楊愼 王元正乃撼奉天門大哭 群臣皆哭 聲震闕廷 士大夫錄為首者 以學士豐熙等

共二百二十八人俱千撒爲首者咸遷四品以上奪俸五品以下朴
擒〇大同軍亂殺巡撫参都御史張文錦 上命侍御胡瓚討之
瓚討擒郭鑑等十一名斬首梟示隨撫定五堡軍士巡撫蔡天祐
等復捕殺首逆郭巴子等兩名以事平聞〇汪偉鄭岳徐文華與
總等會議大禮辯論未決武定侯郭勛遂曰祖訓如是古禮如是
人臣事君將順其美璁等言當於是費萼璁獻夫會公鶴齡侯勛
仇鸞等六十四人上言三代之法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 孝宗
有武宗爲子不宜更立 皇上爲後之嗣二本 孝宗伯也宜稱
皇伯考昭聖伯母[illegible]稱 皇伯母允合天理倫之情 獻
皇帝主別稱廟不入太廟尊尊親親兩不悖矣於是稱 孝宗敬
皇帝曰皇伯考昭聖康惠慈壽太皇后曰皇伯母恭穆獻皇帝曰
皇考章聖太皇后曰聖母詔諭天下
四年乙酉 修 獻皇帝實錄
五年丙戌 上聽政之暇頗事詩詞問與大學士費宏討論屢事推
尊忌之說言詩詞小技恐勞聖躬正務爾言
固元忠貢任宏既居輔弼職在獻論朕有所疑亦必諮問
六年丁亥以羅欽順爲禮部尚書不至〇總督兩廣軍務都御史姚
鏌請討田州叛賊岑猛猛田州猖獗也每攪虜郡邑地方騷亂都

御史盛應期奏猛反未報姚鏌代之再請得旨乃分兵討之猛敗
走歸德爲岑璋婿死諸惡首俱被擒斬惟盧蘇王受未校首捷聞
賞功有差已而蘇綬復反藩臬諸司黨與鏌洪者同倡言猛未死
鏌爲歸德所欺御史石金遂劾鏌輕信寡謀撫處無策 上怒落
鏌職命王守仁代之
七年戊子增築邊墻給事中陸粲言陝西河套本吾地後棄爲虜巢
其寧夏花馬池至靈州一帶最爲虜衝地勢平衍無險可恃邊墻
地薄濠塹淺隘虜擁衆深入正德初楊一清總制陝西欲因延綏
定邊營迤東居荷池至寧夏横城三百里内邊墻增築高厚本官
去任中止近今議者多言邊塞風沙版築易壞然前所築四十里
計今且二十年屹立如故則斯言懸妄可知 上命如一清初議
速簽帑儲佐之勿靳費〇南贛巡撫汪鋐奏元月廿露降於長泰
等縣 上賜鋐白金文綺遣官祭告薦於宗廟〇〇此樂五有大旱
詔求直言楊一清疏曰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守法不在
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更在寬厚不在煩苛臣擧其要曰擧賢才以
充任使牧人心以固邦本求直言以防壅蔽而已 帝嘉納之〇
提督兩廣軍務王守仁報思田賊平疏陳罷兵盡勸則有十患罷
兵行撫則有十善 上嘉之〇定議禮諸臣罪以廷和爲罪首編

部，俾盡掣全陝剿逋之兵，獨守宣大山西，不知各鎮有警何以禦之。且望援之心重，則自勵之心輕，惟延綏游兵二枝可聽發。上從部議。○詔加秉一真人禮部尚書陶仲文少師，其少傅少保如故。

二十四年乙巳，科臣陳棐請撤元世主居臣神主，從之。○加秉一真人陶仲文伯爵，辭，乃進贈三代，給與誥命，蔭其孫敏為國子生。○吏部尚書熊浹諫止箕仙，令從致。

二十五年丙午，三邊總制曾銑請復河套。上甚壯之，下兵部議，不決。

二十六年丁未，曾銑劾仇鸞，料敵士卒，阻撓軍機，詔奪俸。先是虜數入犯延安慶陽諸處，曾銑遣參將李珍夜劫其營，斬虜百十一人，生擒一人，虜遁去。上以銑有搗巢功，令賞銀幣。○十一月，宮中夜火，詔速救楊爵等。時爵在獄七年矣，及歸，有大鳥集舍，爵曰吾死矣。自為墓誌，累年，爵稱介清，若絕無千名。銑讒之，念初居家時有查速繫官校以屬按撫，乃紉以好過從，查爵方飯，有參飯一盂，就一盌，見按臣即與同食，食畢，紉官校入繫之，爵即與偕行，諸官錯。○嘉亦一內別子，淵曰去矣。復顧官校此舌云，楊君慷慨乃爾。○曾銑陳邊務十八事，已而復上營陣八圖，詔獎之，令本兵議行。

二十七年戊申，嚴嵩論曾銑開邊啓釁，禍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欺誤國是。命廷臣集議，吏部聞淵等覆言輕信曾銑，罪不容逭，命奪言師傅，以餘官致仕，逮銑詣京即訊。仇鸞先被銑劾，因訐銑枉敗軍機，俾免重罪，倡復套拱自解。法司會擬銑罪，斬於市，妻子流三千里。銑死，家無餘貲，妻子狼狽，天下冤之。○逮夏言至京，上疏自理，為嵩所構。尚書喻茂堅以議貴議能請，上怒，竟坐與銑交通，律斬。其妻蘇氏請以身代，帝曰蘇氏亦流人，安得代耶，丞遣之。遂斬言於市。○大同女年十七化為男。○鄭王厚烷疏請上修德講學，并進居敬、窮理、克己、存誠四箴，及演連珠十首，以簡禮懲政，飭非惡，諫神仙土木為規。上手批其疏曰，爾探知宗室有謫訕者，故茲效尤，爾真今時之西伯也，諸欲為為之。

二十八年己酉，皇太子薨，諡莊敬。

二十九年庚戌，八月，敵大入寇，丁汝夔、楊守謙論死，仇鸞進太保。敵酋俺答等糾合套敵入犯宣府，劃州攻古北口，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石下卻之，敵乃佯督騎綴我師，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遂逼通州。上聞，詔各鎮兵入援，仇鸞以大同兵至，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宣府、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凡七鎮五萬人，拜鸞為平敵大將軍，總諸鎮兵，賜鸞衣玉帶，以守謙為兵部侍郎，提督閣

出也〇張居正等進　帝鑑圖說〇太監馮保掌司禮監

卷六終

四十年壬子、吏部尚書孫丕揚掛冠出都、○內使韋監毆駙馬冉興讓於大明門外、興讓及教習官責之、風各疏奏辯、俱不報、興讓罷冠帶長安左門而逃、上大怒、下詔切責、差錦衣官尋訪、奪興讓父官、罰教習官俸、○皇貴妃發引、○御史過庭訓言、自東林之名立、而耳目見聞、各有濡染、我居其君子、人誰甘為小人、○史材張廷登奏陳與黨之論、謂論人者、不必為一綱打盡之謀、論於人者、不必為三窟藏身之計、勸觀者亦不必為黨同伐異之舉、

四十一年癸丑、群臣合辭上請福王之國、鄭貴妃所生皇三子也 ○武人王曰乾訐奏奸人孔學與鄭貴妃宮中基內相歃盟、請妖人王三詔至家、咀呪太子、剌木為太后皇上像、釘其目、語多涉鄭貴妃福王、葉向高奏曰、臣訪得王曰乾、孔學等、皆京城光棍、此事大類往年妖書、但妖書匿名、無可究詰、故難處置、今告者與被告者皆見在、法司一審、其情立見、自然其事、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或張皇、則中外紛擾、其禍將不可言、彼奸人不遇祈一發性、今為國家所賴多矣、上覽日乾疏大怒、倘徑莫知所處至撤、翻擲案、乃見向高疏、默然、答將揭疏檢藏之、尋以他事下日乾於獄、東宮遺亂關擾、向高曰、皇上既不問、則臣下亦無庸更覽、皇太子深德之、已而向高復密請速令福王之國、上納之、

（鍾惺曰、臺山此揭歷秋、不少浮大臣風範）
釋滿朝薦、王邦才、卞孔時、於詔獄、三人皆稅監所誣奏也、先是業向高疏請釋放、故有是命、

四十二年甲寅、皇太后崩、○福王之國河南、

四十三年乙卯五月、薊有男子、闖入東宮、以挺擊仆守門內侍一人、眾因執之、皇太子親奏送部鞫審、是犯名張差、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跡涉風魔、貌似黠猾、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定為風癲、提牢官王之寀重加詳問、言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太監處、語多涉鄭國泰、鄭貴妃弟 科臣何士晉、請窮其事、上大怒、因駕奉慈寧宮、至御母靈次、設低坐、皇太子侍右、三皇孫屬立階下、急召百官入見、上曰、昨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以是非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閒說、你每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適見刑部問的招情、止將本內有名人犯張差、龐保、劉成、即將凌遲處究、其餘不許波及一人、以傷天和、尋執東宮手示群臣曰、此兒極孝、我極愛惜他、時御史劉光復伏於眾中、忠愛激切揚言曰、陛下極慈愛、太子極仁孝、因班聯稍後、聲高、上聞之不悟、悉誤以為別有爭執、大怒、命中涓摯下、遂下光復獄、上怒稍霽、又以手約太子髮曰、彼從六尺孫養至今成丈夫矣、我有別意、何不於此時

更置、至令長成、又何題節。又顧問皇太子曰、你有何說、一同說
來。太子曰、何此風頭之人、決不使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
等親愛、爾等無聽流言、爲不忠之臣、使我爲不孝之子。上悅曰
令羣臣出、斬鍾張蓋於市、爭泥寢於從羅王之宗宮、備阿士晉林
外、釋馬三道等○命姻東宮生母 里音妃済、
四十四年丙辰會試、狀摘後、第一名沈同和、第六名趙鳴陽、俱以紫
黃除名、時人語曰、丙辰會錄、斷公絕六、趙最有才名、士林嗟之、
四十五年丁巳、太常卿林學曾等、公疏請釋劉光復、不允○鎮撫司
缺理刑官日久、無繫問斷、監犯淹繫死亡、家屬百餘人、聚哭長安
門外○江南民兵自五月下旬起、千萬成羣、却尾渡江而南、穴處
食苗、
四十六年戊午四月、 大清兵、佯令部兵、挫撫順市、潛以勁兵襲
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言有七事仰恨、都
御史李維翰、趣總兵張承胤、移師應援、 大清兵、僞退、誘我師前、
以精騎迴繞夾攻、承胤戰死、全軍盡沒、東師震動○上特起廢將
李如栢、經遼鎮兵、再欲廢將杜松、和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
調度、以楊鎬爲兵部侍郎、代張維翰、爲經撫、往經略諸邊、復賜劍
一、以重事權、張維翰革職爲民○大清兵復從鴉鶻關入、圍清和

叅將鄒儲賢拒守、援遼游擊張旆請戰、不從、敵冒板控墻、因積屍
上城、旆戰死、儲賢逸見叛人李永芳招諭、時永芳在清姻也、遂大罵赴敵、
亦死之、而城陷、自三岔至孤山、杜遼焚燬○經略楊鎬聞徹、單騎
赴河東、撫陽寬奠、衆望風潰、乃斬千總陳大道等以殉、議從寬奠
子女於遼陽○時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出尤旗、家主
兵、震報相踵、
四十七年己未、時援遼師、征調雲集、 上以經略奏報久稽、怨師老
財匱、諭兵部馳議方略、大學士方從哲、亦移書促師○經略楊
鎬既決策、乃誓師遼陽、分四路進兵、時師期不秘、出路機泄、清兵
得預爲之備、既而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敵
萬伏起邀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而死、師俱
殲焉、馬林出三岔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敵、衆潰、來攻亦敗、
續、劉綎獨統兵馬、由寬甸口、深入二百餘里、克十餘寨、敵詐爲漢
卒裝、誘陷重圍、夾攻、我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俱陣歿○淮清
和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先是、捷出師日、五星聚於
東方、松兵發、牙旗折爲二、識者預知爲敗徵、及報至、擧朝氣索○
上令督撫汪可受移駐山海關、劉國縉以贓方主事、充贊畫○本
兵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文華門請發內帑、以募戰士、 上允從

春秋○止崇此○皇后二字○書妃○今日承新恩、已隆厚無涯、奈何又
生此不可萌之妄念哉○二十六日、上疾大漸、召閣部大臣西
諭、速封李選侍○刑科魏應嘉、請止李如栢、李如楨、逆璫誤國之
罪○給事中李如珪、奏冊封選侍、當在四大禮之後○二十九日、
召見方從哲等十三員於乾清宮、上仍諭冊立皇貴妃、復顧皇
長子、諭羣臣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壽宮、輔臣以皇考山
陵對、上自指曰、是朕壽宮、羣臣退、是日李可灼進藥○九月朔
上崩、大學士方從哲率諸臣哭臨畢、即請叩見皇長子、良久
未出、諸臣力請之、皇長子始出、諸臣遂擁皇長子至文華殿、

即正皇長子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登
極請○奉令旨倒行、諸臣始退○時皇長子御慈慶宮、李選侍猶
住乾清宮、未移、御史左光斗奏請正名位、言內廷之有乾清宮、猶
外廷之有皇極殿也○惟皇上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
之○李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而殿下居慈慶○不
得守几筵○行大禮○名分倒置○臣竊惑之○及今不早決斷○將借撫養
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復見於今矣○時登極已定初六、至
初五日李選侍猶未移宮、給事楊漣奏、請勅選侍主刻移宮、曰
祖宗之宗社爲重○宮闈之恩禮爲輕○今既奉移宮明旨○若復擇吉

號延○豈真欲中外之共主○遜避一宮嫡子○人言紛紛、皆謂李進忠
擅開寶庫○盜取珍玩○豈必欲盡取屬朝之有○而後出宮乎○抑借
皇貴妃名色○遂目無幼主乎○以今日天地神明之共主○即皇祖
與先帝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列○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
皇帝尊稱○選侍非嫡母生母○無安忤舊恩曰○我貴妃○我哥兒作
昨大不敢語○天下孰能平之○前鄭貴妃○亦以保護先帝爲名○不
離乾清左右○雖先帝聖躬○蘭即遣去○而病體所以沉痼○醫藥所
以亂投○人言籍籍○至今抱痛○護常已變○汝等安得不爲寒心○此移
宮一事○斷在今日○殿上李選侍乃移宮仁壽殿○御史王安舜、奏

叅李可灼、進紅丸服狀、曰、臣按邸報見　令旨賞李可灼銀五十
兩、二表禮、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以堂堂　聖體○而敢以爲方藥
製之藥○駕言金丹○此等妖人○重當重辟○以妖術感人之罪○輕亦當治
以庸醫殺人之條○乃蒙殿下頒以賞格○累酬其藥價乎○抑謝其經
驗良方能起死回生乎○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之議論也○奉
令旨、李可灼進藥不効、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
一年○御史鄭宗周、奏論崔文昇、法司嚴鞫、言文昇包藏禍心、
用藥不慎、致先帝履位匪月、一旦崩逝、社稷失依、神人悲恫、即
使無心亦當寸斬○以謝先帝○況旣而南北科道交章論崔文昇等

可灼之罪。○皇長子由校即皇帝位。○給事中惠世揚奏劾方從哲十罪、三可殺、首揆相七年、妬賢誤國、罪一、失誤哭臨、罪二、梃擊青宮、庇護奸黨、罪三、恣行胸臆、破壞絲綸、罪四、縱子殺人、罪五、阻抑言官、罪六、陷城失律、寬議撫臣、罪七、馬上催戰、驅送全師、罪八、徇情罔上、罪九、代營權稅、辱國殃民、罪十、鄭貴妃封后之舉、滿朝爭執、從哲兩可其間、非　先帝明示輟止、階之為禍、不可勝言、是無君當誅者一、李選侍抗先　聖母、為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偏非人臣乎、反受劉遜、李進忠等匿藏異珠、夜半密約、必欲封為貴妃、賊絕人臣禮至此、是無君當誅者二、崔文昇輕用剝伐之藥、傷損　先帝、科道論之、從哲乃代擬出脫、律之趙盾不討賊、又何辭於弑君之罪乎、是無君當誅者三、上責以輕詆大臣、有傷國體、○方從哲屢疏乞休、不允○御史顧慥集曰、經略熊廷弼出關踰年、戰守宜無定策、乃虛靡出帑、和未聞發兵一矢、網加遼始猶曰無兵無餉、今十餘萬之師雲集、百餘萬之金立散、而今日曰缺將紀犒、明日曰衣當裁、蔽日後一日長吁安寢、既而御史馮三元、復劾熊廷弼無謀者八、欺君者三、御史張脩德、科臣魏應嘉、俱有疏有疏論之、科臣楊漣奏曰、議經略者、總難抹殺其功、憚經略者、亦難掩飾其咎、功在支撐、其咎在得亡歲之倖安、苦於積衰難振、

萬全之無策、臣今為廷弼有二策、廣收羣策、熟圖後效、以觀成功、是一策也、縱還上方、求賢速代、又一策也、若悠悠從施、今日責以日効、至於商量停當、而遼陽已不可為矣、於是熊廷弼上疏求勘、有請勅馮三元、張脩德往遼查勘、諸有無破壞、疏略曰、遼師三路凌夷、餓殍駢臻千數百人、務轉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中外文武軍民、咸謂遼必亡、其惶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以轉亡為存、地方安堵、舉朝帖席而臥也、此必非不揀練、不部署東西工作者所能致也、至謂鐵騎十餘萬、不然大入大剽、小入小剽、漸將搖、而殃民盛地為殺人所嗟、誠有如所嗟者、第言斬將擁主於此日之兵也、將且勿易言也、今箭催而旅師須命、馬上催而三路喪師、職於今日何敢輕舉、如欲大入大創、小入小創、直將各邊精兵再調三四萬來、成一川土之勢、然後進取、亦未為晚、而非今日病臣罪臣所能及也、惟有面遣才望、勿誤壞封疆、乃為慧著、　上有旨、熊廷弼回籍聽勘、即命魏應科、張脩德、馮三元往遼查勘熊廷弼功罪、楊漣奏請勘事勿遣言官、使勘者即言者、竟令勘得遼真心難背服、　上乃改命兵科朱童蒙往○以巡撫袁應泰經略遼東、代熊廷弼之任、於是熊廷弼將其在遼一年、招輯人民、收復城堡、催調兵馬錢糧、打造器械等項之功、細查數○上

實。○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燈，心動，詰所從來，對曰：宮中舊方。
上叱令毀之，勿復進。因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罷各
道鎮守內臣。諭曰：先朝於宣大、薊遼、東江之地，俱分內臣協鎮，一
柄兩操，甚無謂也。且宦官觀兵，古來有戒，其概撤之，一切相度機
宜，俱聽經督節制。○法司逮論魏忠賢等罪。上命磔忠賢屍於
河間，斬崔呈秀於薊州，尋復誅許顯純、田爾耕，天下快之。

封太師賜歸有山人題詩譏之曰處畏夷該歸思催黃金紅抛意
賦回出關一月無消息作日元戎報捷來○既而臺省交章論劾延
儒受賄縱敵出口 上頷之○宥馬士英起兵部左侍郎兼僉都
御史提督鳳陽士英初撫宣大以總監王坤論罪至是故太監少
卿阮大鋮為營救故得起用○五月革賊陷無為州士民投河死
者亡算 潁州參將李栩偵知之伏兵東南二十里左至栩以騎
兵迎戰伏兵起遶其後奮擊敗之斬首千餘○六月晉爵封河南
歸德汝州去年田租○諭各省直停刑三年○以蔣德璟黃景昉
吳甡入閣辦事具諭責吏部會推大典自當矢公矢慎今稱徇過

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玫杜與推舉豈大臣之道○召廷臣於中
左門賜饌 上責祝太子定王永王繼衣侍 上詰吏部尚書李
日宣曰朕屢諭諸臣有寃當容又不背私交寫隱蹤某不破情面
兩語昨枚卜循濫舉如此況其他乎日宣奏辯 上又責吏科都
給事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張煊閣臣力為救解不聽明日下日宣
等六人於理日宣等戍邊可壯等削籍初大學士陳演所親房[illegible]
一為試御史及考核托房可壯為之地不納張煊又加厲焉遂外
調演憾之遂 上將西苑齋戒密奏枚卜大典宜二人主持 上
疑故有是譴○撫臣吳甡中上言誤用溫體仁楊嗣昌為二誤天

曰內治綱紀殺戮為先○民生便安盜賊起○今者敵起於外而賊
治愈棼羅起於內而賊愈熾○急欲弭生亂得手○八月召還黃道
周仍任少詹事先是道周在獄人謂必不可赦時周延儒承 上
眷最深凡 上怒莫解回延儒以微詞解之至是 上偶言及岳
飛事歎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
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詞即如黃道周之為人傳之史冊不竟曰其
不用也天下惜之 上默然尋還宮即傳旨復官○保鎮將[illegible]
崇新興賊袁時中講撫於夏邑為鉞所紿被殺時中援將就撫詔
許之時中出不備突入蕭縣執知縣嗶去○進劉宗周左都御史

○刑科右給事中陳啟新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九月誅
兵部尚書陳新甲以邊疆多失亡周延儒為營解曰國法大司馬
兵不臨城不斬 上曰他邊疆即勿論僇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
城乎不聽○冬十月誅司禮監太監劉元斌元斌監軍河南[illegible]
在陝洛元斌畜歸德不敢進縱兵大掠殺然汲者論功及論罪未
得旨即奏辯 上怒并誅太監王裕民○賜貧民米布○十一月
左都御史劉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於京師首善請立書院以聯
聖明致治之本一貞法守請罷緹騎錦衣刑具一切獄詞專聽法司
一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會乃付[illegible]

守、集、封標城外款之寇等逐徽屬縣叛、待寇賊數騎入城、疾榆籍道京三百里寂然無言者○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道屯練、進方岳貢戶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往濟寧、會有言各官不可令出、出即潰逃、遂止藻等不遣○徵天下勤王○令府部大臣各條戰守事宜、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左庶子李明睿各言南遷及東宮監撫南京、上覽之怒甚曰、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國家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為朝廷分憂、而謀乃若此、夫國君死社稷、乃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復多言○給事中吳麟徵請棄山海關外、召吳三桂入衛、廷臣皆以棄地非策、莫敢主其議○陝西總督余應桂上言、賊衆稀百萬、非天下全力注之不可、請調左良玉、吳三桂、并高傑、唐通、周遇吉、黃得功、曹友義、馬科、張天祿、馬岱、劉澤清、王國寶、劉良佐、蔣汝達及副將丘磊、惠登相、王光恩、孔希貴、金守亮等、會師真保之間、督撫之外、加一督師、如史可法、王永吉其人者、假以尚方、懸公侯之賞、以鼓勵之、庶賊可滅也○大學士陳演乞休、許之、先是、上憂秦寇、演謂無足慮、至是不自安、故求去○寇薄寧武關、傳檄五日不下且屠、總兵周遇吉悉力拒守、大砲擊傷萬餘人、會大藥盡、或言賊勢重可款、遇吉曰、戰三日殺賊且數萬、奈何作耶、然勝之、一軍皆為忠義之鬼、不然寧我以獻、若輩可無慈捨我、開門奮擊、殺賊數千人、賊懾欲遁、或請織素曰、我衆彼寡、但使主客分列、以十擊一、蔑不勝矣、請去帽為識、見戴帽擊之、遂出戰、不二日可識矣、賊引兵遁進、脫帽遠戰、我兵大敗、遇吉闔室自焚、揮短刀力闘、被流矢、見執、賊縛於市、磔馬邊、屠寧武、殺掠不遺、李自成既殺遇吉、歎曰、使守將盡周將軍、吾安得至此○寇犯大同、兵民皆欲降、令城守不應、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糧郎中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葵闔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三月宣府告急、令總兵將軍王承胤偵寇所向○督師李建泰上書、請駕南遷、願奉太子先行、上召對平臺、諭閣臣曰、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都御史李邦華、少詹項煜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給事中光時亨大聲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之策、衆臣默然、上歎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爾遂拂袖起○欽天監奏帝星下移○詔封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黃得功靖南伯、其餘俱各陞一級○始棄寧遠、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率兵入衛、澤清前令移鎮彰德、聞賊掠臨清、南奔、惟唐通以八千人

集一時選者○上早朝召對諸臣名追從前壽御書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尋試去須臾賊大至分散遮蓋滿橋俄報攻平則彰義等門矣城外三大營皆潰降火車巨礮盡爲賊有賊反激攻城轟殺震地○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楨匹馬馳關下汗淋霑衣內侍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即求相見不可多得矣　上召入因奏守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臥如故　上因命內臣俱守城諸內臣譁曰諸文武何爲且言宮止內採我甲誠俱無奈何亦有向我兼月食五十萬效死固當乃請如巴巳所孫歡娛乘城凡數千人○上括中外庫金二十萬犒軍是[illegible]日嗣民有備與粉金者城上首金我向首金各投錦衣衛千戶爲午冠炎城職報不絕流矢雨集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屠矣守者懼望賊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硝藥揚之猶揮手示賊退乃發○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晉汪代王左右席地坐太監杜勳侍其下因呼城上人莫射我杜勳也可縋下一人以語守者曰晉一人下爲質請公上勳曰我杜勳無恐何質爲提督太監王承恩縋之上因入大內盛稱賊勢重　皇上可自爲計守陵太監申芝秀自昌平降賊亦縋上入見備述賊犯上不遜語請遜位　上怒叱之諸內臣請留勳勳曰有秦晉二王爲質不反則二王不免

矣乃縋之出仍縋下勳語守璫王則堯等曰吾黨富貴自在也初關數狗難贈司禮監廕錦衣立祠至是方知其從賊爲逆也○上下詔親征召駙馬鞏永固謀以家丁護太子南行對曰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即有之何足當賊乃罷○申刻彰義門啟李自成率羣賊大隊疾驅入沿途殺掠大學士蔣德璟宿會館被創　上遣召閣臣入曰卿等知外城破乎曰不知　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俱曰　陛下之福自當無慮如其不利臣等巷戰誓不負國命退是夕　上不能寢內城陷一璫奔告　上曰大營兵安在李國楨安在答曰大營兵散矣皇上宜急走其人即出呼之不應　上[illegible]即同王承恩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內臣持至閣因命進酒連沃數觥歎曰苦我民爾以太子永王定王分送外戚周田二氏第　皇后曰大事去矣各泣下宮人環泣　上揮去令各爲計　皇后頓首曰妾侍　陛下十有八年卒不聽一語至有今日撫太子二王慟甚遣之出后自經召公主主年十五嘆曰爾何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揮刃斷左臂未殊死手慄而止命袁貴妃自經繫絕蘇　上攬劍刃其肩又刃所御妃嬪數人召王承恩對飲少頃易靴出中南門手持三眼鎗雜內豎數

十八人皆騎而持斧衝東華門[illegible]城[illegible]有內變焚左右相向○神
成國公朱純臣守齊化門因與其第[illegible]人鮮鳥上太息而去○走
安定門門堅不可啟天且曙矣上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
者遂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經亭新成所閱內操處也
太監王承恩對縊　上披髮御藍衣跣左足右朱履衣前書曰朕
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
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
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又書一行百官俱赴東宮行在續
閣侍已得硃書也不知內侍持硃諭至閣閣臣已散置几上而退

文武羣臣姓氏一人知者先是大內有秘室鎖鑰甚嚴相傳劉誠
意藏秘記於內非大變勿啟至是事急啟之得緗圖三軸末一
軸圖像酷肖聖容身穿白背心右足跣拔髮中懸於今無異誠天
數也○丁未時與天忽雨微微雪城陷賊騎[illegible]至於矢令人持歸
開門得免死於是供門者頓首賊經象房[illegible]哀鳴淚下如雨
○太子走詣周奎第奎臥未起叩門不得[illegible]匿內官外舍○
初　上之出至南宮也使人語　懿安皇后張后自盡奈不
得達宮中既亂　懿安皇后青衣蒙頭徒步走入成國公第○尚
衣監何新入宮見長公主斷肩仆地與宮人救之而甦公主曰父

皇賜我死我何敢偷生何新[illegible]賊已將入恐受其辱且至國大府
避之乃負之出○○既而[illegible]○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
遭所污有志者早為計遂躍入御河死頃刻從死者一二百人○
自成入至承天門顧謂自得彎弓指門楣語諸賊曰我一矢中其
字必一統射之不中中天字下自成愕然賊黨牛金星趨進曰中
其下當中分天下自成喜投弓而笑太監王德化以內員三百人
先迎德勝門令仍舊任各監局印官迎亦如之自成入宮問帝
所在大索不得乃下令獻帝者賞萬金封伯爵匿者夷族明日
午刻始得　先帝屍於煤山自成令以雙扉舁帝后屍於東華門

側欲以柳棺殮以蓬廠莫有敢往哭者○自成登皇極殿據龍座
牛金星徵召百官期二十一日俱集于朝○賊黨入宮太監杜之
秩等每率黨前迎自成責其背主高新秩等叩首曰識天命故至
此自成叱去之○賊分宮嬪各三十人牛金星軍師宋獻策亦各
數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眢井賊鉤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
氏紿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羣賊擁見自成自成
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令攜出費氏復紿曰我實天潢之
胄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
利刃俟賊醉斷其喉因自刎自成大驚命收葬之○內監獻太子

條敍勞有功。但當賞之金帛。不應授以爵位。以昭賞罰不稱之濫。紀大易亂之戒。又言爵人宜公。如計臣之特用也。計臣清端敏練。百僚所服。但古制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墨敕斜封。覆轍可鑒。萬一異日有奸邪乘間。左右先容。銓司不及議。宰輔不及知。而竟以內降出之。臣等不爭。則倖門日開。臣等爭之。則已有前例。主國之始。臣願陛下慎持之也。疏入。但不聽。○陞祁彪佳為僉都御史。巡撫蘇松。○戶科錢增。疏請濬水利。○蘇松巡按周元泰上言。劉家河急宜開濬。○工部主事葉國華。亦疏請濬吳淞。俱有旨該撫察議。○八月。命錦衣衛都督馮可宗。遣役緝事。○袁彭年上言。廠衛之興廢。世運之治亂因之。先帝亦嘗任廠衛訪緝矣。乃當世央無不營有得之官。中外有不脛而走之賄。故逃網之方。即從容網之地。而布作奸之事。又資黃奸之人以行。不可不革。疏入。諭浙江按察司照磨。○太妃來自河南。諭戶工二部。限三日內。搜括萬金。以給賞賜。○太監請朝進。請給工科鐵糧。約數十萬。工部工科并疏請節省。不聽。○詔選內員宮女。閭巷騷然。科道李維樾。陳子龍。朱國昌。各疏諫。俱不聽。○以中允衛允文。兼兵科給事中。監興平伯軍。以遼薊總督王永吉。經略山東河北。兵部尚書張縉彥。總督河南勸農。○罷浙江巡撫黃鳴俊。降浙江巡按任天成。以許都餘黨復叛。處分未定也。先是許都變起東陽。兩浙洶洶。前任北按左光先。按計紹興推官陳子龍。誘[illegible]光先為光斗弟。故與阮大鋮有世仇。又首劾大鋮。士英故借誘降激變。并議光先之罪。而陷之。朝右無敢直言者。蘇松巡撫祁彪佳。獨言許都之變。實發東陽。義烏浦江。皆無堅城。光先事發出境。聞變遄還。一切調兵措餉。皆其措據。不一月而元凶授首。兩浙渡安。乃令奉旨推求。夫弄兵揭竿。至於破城據邑。其罪豈不當死。當日兵威所逼。賊已焰盛。而後乞命。與陣擒無異。非誘降也。設誅鋤不力。養寇遺患。後來固難方張。又不知作何舉動矣。豈可反以激變罪之。於是大鋮等切齒彪佳。因而御史張孫振論劾祁彪佳貪奸。且定策有異議。彪佳因罷去。○起越其傑巡撫河南。其傑御科羅閣以士英妹夫故起之。○封福建總兵官鄭芝龍南安伯。○以逆案楊維垣為通政使。從朱國弼薦也。○禮科沈胤培請復中宮。○大理寺卿鄭瑄疏薦蘇松兵備程珣。會珣與御官彭歌鄰善杜氏通情。事敗互訐。閣臣士英即批重處。杜贈珣詩有云。飛燈青客夢必醉。欲訪仙郎悅影遲。特共傳之。○召降賊錦衣都督劉僑至京。仍補原官。以重賄士英也。○加淮撫田仰兵部尚書。世襲錦衣。時劉澤清。大興土木。造宅淮安。極其壯麗。四時之室。俱備僭擬皇居。休卒淮上。無意北征。仰與

馬士英請覓童生應試開納事例

其事故屢為請飭馬士英請覓府縣童生應試上户納銀六兩中户四兩下户三兩以助軍興竟赴院試溧陽縣知縣李思謨不令童生納銀特降五級又開納事例時為之語曰中書隨地有都督滿街走監紀多如羊職方賤似狗廕起千年塵拔貢一呈首掃盡江南錢填塞馬家口奉化布衣方翼明抗疏政祈兗終番刑部問罪

何光顯請誅馬士英

又布衣何光顯疏請誅馬士英劉孔昭詔戮於市籍其家史可法上言大仇在目一兵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塞責杜秦塘款清兵南窺宗社安危決於此日我即卑宮菲食枕戈待旦尚恐無濟今觀廟堂作用百執精神殊未盡然懋 皇上初

權忠試事

見臣等言及 先帝則淚下沾襟次謁孝陵則淚痕滿袖皇天后土實式鑒臨曾幾何時頓忘前事 先帝崩於賊 恭皇帝亦崩於賊此千古未有之變未有之仇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脰得而甘心朝廷顧可漠置今宜速行討賊嚴責四鎮滅賊勦敵庶人心可鼓天意可回耳 陛下嗣承大統原與前代不同諸臣但有罪之當誅賞無功之足錄今恩外加恩紛紛未已武臣腰玉宜等尋常名器濫觴於斯為極以后似宜慎重尚待真正戰功庶行間征將勵兵有所激勵也 上報聞可法遂進兵抵白洋河

鑄弘光錢廟州災

十月朔令鑄弘光錢精漸備災户科吳适疏陳時事之宜一曰日講宜行一曰午朝宜畢集不省覽

大清致史可法書

大清攝政王遣副將唐起龍招撫江南致書史可法有向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闖賊手毒君親中國臣民不聞加遺一矢朝廷念風好棄小嫌嚴整饒餘驅馳梟獍首崇懷宗帝后謚號卜葬山陵悉如典禮又曰國家之定燕都乃得之闖賊非得之於明朝也賊毀明朝之廟主辱及先王國家代為雪恥仁人君子何以報德乃乘逆寇稽誅王師暫息即欲雄據江南坐享逸久之樂豈可攜江淮以為天塹之遠遂不能飛渡耶又曰予聞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則以姑息諸君子果識時知命切念故主厚愛賢王宜勸令削號歸藩永綏福祿朝廷當待以虞賓南國安危[illegible]致令[illegible]之禍為亂臣賊子所誤予為有厚望焉

史可法答書

史可法答書曰法待罪南都凶信突來一時哀痛如喪考妣無不撫膺切齒主剪凶仇而二三老臣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 今上以繫中外人心 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 大行皇帝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羣臣勸進先監國迨臣民伏闕屢請始於五月十五日進位南都越數日即命法視師江北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殺下入都為我 先帝后發喪成禮凡為大明臣子無不[illegible]加額感恩圖報乃辱引春秋大義

官遣來知有梃誠之臺正貴建功之日也果能秉聽授明擇主而
事躬來過河會兩將軍功名不在尋常中矣若頗合兵誠聞其事
不與予言或差官北上予合引奏我皇上予不自主此後○
清兵至夏鎮剖從嶧寧南下又從睢陽渡河攻海州圍邳州史可
法劉澤清高傑各告急○十二月都督陳洪範南還先是陳洪範
與左懋第等至德州 請撫方大獻止許百人赴京十月初一日
至張家灣懋第欲先謁陵 攝政王不許乃遙祭 先帝於十二
日入京館鴻臚寺內院剛林來責江南不應更立天子懋第不屈
因請祭告諸陵改葬 先帝皆不許乃陳太牢於寺堂哭祭之二

十七日放歸十一月初四日至滄州復遣兵追執懋第北去致素
太醫院放洪範至是歸稱 清兵萬分緊急旦夕南下馬士英惡
之回有四鎮在何慮焉○時賊竄突鄧州襄城等處各鎮擁兵不
進因分寧陵以東至歸德屬總兵王之綱寧陵以西至蘭陽屬總
兵許定國祥符以西至汜水屬總兵劉洪起河洛屬都督李際遇
○巡按陳潛夫報獲太康偽知縣安中外等劉將劉鉞鄧從寬殺
賊六百餘級擒鄢陵偽知縣王度許州偽巡捕王清唐王之綱斬
賊都司廣世傑劉洪起獲汝寧府偽官祝永苞上蔡偽知縣屬世
選斬三百七十級又於襄城斬賊二千二百七十六級擒賊二百

三十一名許定國殺陳州偽官患公各加級以洪起斬獲獨多
仍加二級○陳洪範請加恩使北勞臣兵科戴英劾止之言洪範
出使無功正使身陷異域下復摩聚晉爵天下聞之○從洪範竊笑
也○加左良玉太子太傅予世襲蔭楠擇使開藩太昌子夢庚都
督僉事掛平賊將軍印○授楚宗朱盛濃池州府推官因盛濃純
蔡黃澍鼓劇府宗奇瑜激變士兵喜特擢之內批刑部提牌謝不
至○刑部尚書解學龍上從逆諸臣六等罪除在北京何瑞徵等
二十二人俟三年後定奪一等應磔宋企郊等十一人二等應斬
擬長繫秋決光時亨等四人三等應絞擬贖陳名夏等七人四等

應戍擬贖王孫蕙等十五人五等應徒擬贖沈元龍等十八人六等
應杖擬贖潘同春等八名存疑另擬翁元益等二十八人保國公
朱國弼等合疏糾刑官六失○御史張孫振亦言從逆一案明論
法宜從重大司寇據此三尺權譬千年人人出脫北來諸人乃賊
棄之而來非棄賊而來解學龍盜意弄文已劾公鞫幸學龍饒以
高倬為刑部尚書○時憑從秉銓部務多出阮大鋮手吏通嚴穙
催給事吳適辯事垣中抄駁侃侃不悖權貴安遠侯柳祚昌薦徑
士達得理宗營造抄黍士達不過稽分監生非屬科貢正途熟臣
非有標營之責何得便擬武職寀以奪銓部權衡○應遴知府影

再請加本身太子太保、左都督、提督本鎮、赴歸德。黃得功聞高傑被害、復來爭揚州。史可法馳歸鎮撫之。請旨。上諭曰、大臣當先國事、而後私憾。得功若向揚州、致高營兵將棄汛東顧、設　淸兵乘虛渡河、罪將誰任。諸藩當恪守臣節、不必任意。又諭史可法、卿既歸揚、解諭黃得功回汛。何必與亡兒寡婦爭。搆河上防禦、責成王永吉、衛胤文料理。○劉良佐見傑死、欲并其衆、疏稱淸兵不宜援本身提督。○劉澤淸、黃得功、劉良佐又合奏高傑從無寸功、驕奢淫殺、上天默除。太憲史可法乃欲其子承襲、又欲李本身為提督、何異肺腑、倘誤聽之、恐重拒等實不能相安矣。○九江總[illegible]督袁繼咸、疏奏興平伯有可念之勞。○詔贈傑太子太保、許其子襲蔭、再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從優祭葬。○汀州賊閻王豬婆、藍城燕子洞、劫掠横行、福建巡撫張肯堂親征之、寧化知縣于華玉、不薄於鄉紳、頗撫賊自效、既往、賊横甚、不免、遂許以官、與數百人偕來、肯堂紿劉命華未卒之勳。王至浙、束各散去、華玉亦罰、娶為僧。○通政使楊維垣、疏請重定欽案、吏部尚書張捷、又奏請表章三案諸臣、於是劉廷元、呂純如、王德完、黃克纘、王永光、楊所脩、章光岳、徐大化、范濟世、各予謚廕祭葬。徐揚先、劉廷宣、許鼎臣、岳駿聲、徐卿伯、姜麟、各贈官與祭葬。王紹徽、徐兆魁、喬應甲、陸澄源、各還[illegible]原官、[illegible]世、霍維華、楊兆升、吳孔嘉、郭如闇、周昌晉、袁洪勳、徐復揚、陳以瑞等先後起用。○楊維垣又請重頒三朝要典。言張差風顛、强坐為刺客者、王之寀也。李可灼紅丸、謂之行鴆者、孫愼行也。李選侍移宮、造以垂簾之謗者、楊漣也。劉鴻訓、文震孟、以挾雛除異己、不顧誣謗君父、此要典必須重頒也。○袁弘勳又請速諭林要典諸臣罪、左良玉力言、要典治亂所關、切齒邪言、欲興大獄、袁繼咸亦言、要典不必重陳、有旨、皇祖妣　皇考、無妄之誣、豈可不雪、事在青史、非存宿憾、群臣當體朕意。○陞楊維垣都察院副都御史。○陞阮大鋮兵部尚書、[illegible]耶。○中書舍人林翹疏稱[illegible]

正月初六日、[illegible]之野有兵、[illegible]在[illegible]實[illegible]爾妖言、趙江浦人、善星術、馬士英在戊日、卜其大用、至是士英[illegible]其術、同薦授中書舍人、獵一品武衛、攝王鍾事。○妖僧大悲於市、以詐冒定王也、大悲係群屬宗。○兩淮運司解糧渡江、鎮江都督鄭彩、截留之、詔諭彩切責。○晉錄[illegible]臣迎駕之勞、補指揮千戶[illegible]官。○丙申、召內臣五十三人、進宮演戲、飲酒、上醉後、淫死童女二有淫死者。○崇澤縣郭村、於十一日午刻、忽見大城、堞門畢具、時方[illegible]、[illegible]城[illegible]郭[illegible]。○[illegible]游鼎新、輔臣[illegible]聚有差。○甲辰、復召內豎進宮演戲。○劉澤淸奏、淸兵攻邳州、

推官沈玲之堅守十四日乃退○六月工科李清請將　先帝賞
錄并易廟號及定東宮定王之謚○戶部尚書張有譽請以酒稅
助餉不允○表錄武報鄧鎮重圍○刑部梁雲搆奏全蜀已無完
土○翰林富人授翰林待詔寄官○太監李國輔請往浙江雲霧
山開採　上命馳驛去科臣吳适疏爭之不聽○禮臣管紹寧請
謚皇太子獻愍永王曰悼定王曰哀改謚先帝毅宗烈皇帝○命
禮部廣選淑女○陞瞿式耜僉都御史巡撫廣西○劉良佐奪合
詞薦起未大典為兵部侍郎○戎政兵部尚書張國維予告歸○
御史張孫振劾落結禮部尚書顧錫疇險邪有玷秩宗　命致仕
[illegible]
去以其請削溫體仁謚而謚文震孟也○時自二月以來日月色
甚赤欽天監占候以聞○三月甲申朔有傳稱皇太子至自金華
從石城門入遂止興善寺尋移寓錦衣都督同知馮可宗家傳文
武官識認俱莫能辨先是傳吳三桂據太子離永平陰遣之民間
逐浮海而南八月抵淮上聞定王之況懼弗敢前至揚州鴻臚
寺少卿高夢箕家人高成攜常扶之渡江周栖于蘇復轉于杭太
子不堪羈旅漸露貴倨遂為路人所指高夢箕懼禍及己乃赴京
密奏於是遣內監李繼周持御札召之至是至都人聞太子至瑤
灌趣謁文武官從騎名者絡繹不絕家後太監盧九德至禮踞太

子呼名可也九德叩頭曰奴無禮求爺保重數語辭出隨有旨
諭文武官不許私謁中夜移太子入內○乙丑會審太子於大明
門外太子東向踞坐一官寅禁城圖於前問之答曰此北京宮殿
也太子指承華宮曰此我所居指坤寧宮曰此我娘娘所居一官
前問曰公主今何在太子曰不知想已死矣一官問公主同宮女
早叩周國丈門太子曰同宮女叩國丈門者我也劉正宗曰我是
講官汝識否太子一視不應正宗又問講讀先後太子曰忘之矣
正宗更多辭以折之太子笑而不應曰汝以為偽即偽可耳諸臣
無可如何遂以[illegible]洗濯楊維垣巍言斷為王昺姪孫
[illegible]
王之明貌類太子獄[illegible]科戴英駁其言奏稱王之明偽飾太子贋
以先帝曾攜之中左門不答問以嘉定伯姓名而不答其偽無疑
然雖年何以辨此必有大奸人挾為奇貨宜敕法司根究刑部遂
捕高成穆虎嚴訊五毒備至至死不承假冒穆虎曰我家主是忠
臣直言奏聞一字非誑我等何得畏死背義高夢箕後上書自明
并還治之○馬士英疏參太子一事其言雖似而疑處甚多既為
東宮奉先帝命不即到官說明卻走紹興可疑一也東宮厚貲擬
重此人機辨百出[illegible]可疑也公主現養周奎家而云已死三可疑
也左懋第在北北中亦有假太子事懋第密書貽蔡奕琛奕琛

等五人俱死忽沙風四起拔樹折屋雷電晝冥一時驚異

明紀編年卷十二

華亭臣王汝南補

隆武 粵東閩附

弘光元年乙酉五月 清兵渡江南都失守鎮江總兵官鄭鴻逵鄭彩知勢不可為因撤師回閩會唐王從河南來王性率直書詩書尊文辭灑灑千言初封南陽以父厥失愛於祖端王兩叔謀奪嫡未得請君及祖端王薨守道陳奇瑜知府王三拉為請嗣後隆以統兵勤王謫鳳陽錮高牆會赦出避亂走浙鴻逵因奉之俱南至福州與福建巡撫張肯堂巡按御史吳春枝禮部尚書黃道周南安伯鄭芝龍等共會議立王監國時擁入者芝龍戴功成請正位諸大臣多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進粹未遲鄭芝龍亦固爭以為不可○李長倩亦有急出關綏正位示監國無富天下心之死惟鄭鴻逵請正位曰不正位無以鼓眾心以杜後起遂定議於閩六月十五日王即皇帝位於福州是日郊天大風震起拔木揚沙及福田宮尚寶司卿[illegible]玉璽墜地損其一角人咸異之○改福州為天興府以布政司為大內大赦改元隆武○令須詔於兩浙兩粵○晉鄭芝龍鄭鴻逵為侯鄭芝豹鄭彩為伯○發六部九卿以張肯堂為吏部尚書李長倩為戶部尚書曹學佺為禮部尚書吳春枝為兵部尚書周應期為刑部尚書鄭瑄為工部尚書馬思理為通政使鄭廣英為錦衣衛都督以天建延與四府為上游汀邵漳泉為下游各設撫按縣陞府府陞道道轉內卿一命以上咸與寵錫○起將德璟黃景昉黃道周蘇觀生何楷陳洪謐林欲楫朱繼祚曾鳴俊皆為大學士又起曾櫻何吾騶郭維經葉廷桂皆入閣辦事其遠不能至者如王應熊楊廷麟等僅列其名閣臣至三十餘員俱不令票旨凡有批答皆 上親為之○德璟陛見首以請兵練軍上請 上然之而不能行○改庶吉士為庶萃士令蘇觀生主之以招選賢才○時文武濟濟然兵餉戰守俱鄭芝龍為政芝龍泉州人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入千萬計以此富敵國府第宏平鎮去泉州城南三十里後築城於安平海梢直通臥內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於官蘇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故八閩以鄭氏為長城至是開府於福州坐見九卿入不揖出不送○集廷臣議戰守兵定二十萬自仙霞關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每處多寡不等約計十萬除十萬今冬精練明春出關一枝出浙東一枝出江西合計八閩兩浙兩粵之餉尚屬不足○時粵西有靖江王者八月

建以所標異人十二獻用隨居宮衛至是曾氏至遂大興工作擴構宮殿危匪之屬皆用黄金開鐵造府造鑾駕后下體服皆織龍鳳然后性儆敏頗知書隆武每召奏對輒於屏後聽之共決進止隆武頗嚴憚之○隆武尚未有嗣鄭芝龍乃令子鄭森入侍隆武賜國姓改名成功隆武每慮有所動成功輒先得以告芝龍由是廷臣無敢異同者○何楷入朝與芝龍爭朝班不合已歸中途盜截其耳謂廷臣不濟○兵科給事劉中藻亦以忤鄭氏去○有密告鄭芝龍攬權者隆武歎奇芝龍芝龍怒佯欲謝事隆武心知芝龍不可恃無以制之因復國壽曰此非朕意乃其人言也芝

龍跗中傷之於是左右無一同心矣○丙戌邵武知府吳枝禕權官未達移家眷他駐坐偽逃建陽知縣施據為好胥摘發坐貪贓供斬於市○龍泉知縣謝泰宗以貪婪罰八千金○撫按道盤可撐撓海至閩不用而南來無賴之徒爭上疏談兵片言合旨費賞銳賜官爵少之都曾幾及千人○廷臣屢請命芝龍出關芝龍亦知不出關無以壓眾心因分兵為二疏言萬人實不滿千以鄭鴻逵為大元帥出浙東鄭彩為副元帥出江西隆武擬准隆故事築壇郊拜而遣之○二將既出關疏稱候餉不行逗遛月餘隆武下詔切責曰備長餉不前自有國法在二將不得已踰閩行四五百

里仍疏言餉絕當往如故○大學士黃道周請師不前因請以師[illegible]募兵江西曰江西多臣子弟願招之効死軍前隆武命之能助[illegible]芝龍不與一錢隆武惟給空劄百函而已道周以劄為召門下得百人居吉安與楊廷麟萬元吉為呼應出兵徽州為　清兵所擒械送江寧道周絕粒不食積十四日不死　清內院洪承疇憐而欲生之道周不屈竟斬於市○閩臣將德璟見鄭師逗遛因自請行關確察情形相機督戰隆武許之比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戈一無可為德璟因歎息告病去○戶部尚書李長倩以餉不繼憂憤而死○吏部郎中趙玉成與尚書張肯堂同籍江南疏言

臣等生長海濱請以水師千人從海道直抵君山襲取金陵以迎陛下隆武大喜命催芝龍造艘芝龍笑諾含有上疏言水師諸臣宜留其家眷以防逃歸者事遂不果○隆武決意親征二月駐建寧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疏迎隆武隆武欲往江右猶豫未定而芝龍固請回省省中人歡為呼擁請還不還則絕天下望閩駐鑾劍津從兵部尚書吳春枝留守晉大學士辭不受○六月[illegible]自江右單騎入閩命以布政秩銜隸閩以編修劉以修為主[illegible]中舉人萬贊等百餘名猶羅致太平象也○皇子誕生群臣表賀有日月為明止戈為武語隆武喜其大赦罪息鄭氏廝養俱

黃大…大同狗　大鋮殺虔士米軒新　[illegible]及羅衣及華

金百姓爭欲代輸贖其死為紅曰此窮賊盡烏可因噴血大罵
貝勒下令斬之為紅大咸奮躍奪刀自刺胸不死遂見殺百姓為
之主祠黃大鵬亦同日殉難隆武聞清兵信急遂決計幸贛於
八月二十一日啓行猶載書十車以從二十四日抵順昌傳　清
兵已及劍津且踵至遂倉皇騎而奔從行者惟何吾騶郭維經朱
繼祚黃鳴俊數人已而何吾騶亦散去　清兵至順昌獲龍扛投
之浒馬士英阮大鋮方國安父子及方逢年連名請駕出關為內
應濵在已降後大鋮方游山閣信知不免自投崖死仍命戮尸士
英等四人斬於延平城下家眷百餘口悉給賜兵丁　清兵過延

平而東時隆武將入贛因傳一日擺龍鳳衣　清兵追至遂及於
羅并擒曾氏及侍駕官朱繼祚黃鳴俊械至福州貝勒斬隆武及
曾后於市朱繼祚勒令致仕旋為亂兵所殺鳴俊許授五品官以
老疾辭免禮部尚書曹學佺通政使馬思理俱自經　清別遣
李成棟韓固山略定漳泉汀邵漳州等處九月　清兵入泉州
德化知縣龍光旨卒大學士蔣德璟絕食死既而汀漳所
降惟芝龍尚在安平軍容極盛艦齊備砲聲不絕聲振天地貝
勒知泉州鄉紳郭必昌與芝龍桑梓因遣必昌招之芝龍曰我非
不欲忠於　清恐以立功為罪耳會　清固山兵過安平芝龍懇

芝龍朝見

固山稱我…貝勒…山今離安平三十里
軍而遺內院二人持書至安平書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
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力盡不勝天則投明
而事乃時建功此豪傑事也若將軍不輔立吾何用將軍哉且兩
粵未平命鑄閩粵總督印以相待吾欲見將軍者欲商地方人才
故也芝龍得書大悅遂進表降其子弟皆勸芝龍入海曰魚不可
脫於淵芝龍不聽至福州朝見貝勒握手甚歡折箭為誓命酒痛
飲三日夜半忽拔營挾而北矣明統亦墜雖有遺孽不足
紀矣

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八卷

〔明〕張惟賢　葉向高等纂修

明鈔本

遼寧省圖書館藏

進
實錄表
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少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
臣張惟賢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駿烈昭垂闡萬年之景祚
鴻編紀述備一代之煥章維
神化洪孚渙誕宣聲光被于天壤永言
纘緒未繫掄揚恭惟
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
皇帝
德禀中和
道兼述作
元良震器占星暉海潤之祥
養正蒙功懋日就月將之學乃
承華久于潛邸嗣
踐阼逡于中身遵
永命之尊揚時方在疚
洪德音于恭默言出乃雍懷乾使而韋權無征
發帑金而封橋有濟補官聯于曠列備股肱耳目

之司勞將吏于嚴疆重腹心爪牙之寄遠近之
方旌四出東南之杼軸盡寬宮中府中金帑不
隔一日二日章牘靡停輟
臨御謹決三旬而
德教已加四海蓋惟
升遐遵恭于民生國計洞艱難疾苦之情以
故
嗣服來時凡行政用人盡鼓舞施張之道粤稽
昭代通遡
前代歷
二祖
十宗以來襲
重熙累洽之盛率漸摩于歲月乃淡流乎
宸區惟
皇仁敷政以逾年暨
積廟作獻于六模未有
乾綱甫握成不介之王孚
泰寔方新奏如馳之玄化歷年少施澤多如我
皇考者也恭惟
皇帝陛下

副

天啟三年七月十六日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少
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臣張惟賢等謹上表

纂修凡例

一
即位禮儀及當發之類備書

一追上
神宗顯皇帝尊號
祔廟
稱宗并上
孝端皇后
孝靖皇太后謚號書議上
孝元皇后
孝和皇后尊號謚號雖不及舉行而所奉
敕諭皆書

一
諭封
貴妃
選侍及傳封續封皆書

一
諭
册立
皇太子擇日具儀悉書

一祀

天地

宗廟

社稷

山川等神及遣官祭

嶽鎮海瀆

帝王陵寢

先師孔子皆書

一凡

詔書悉錄全文其

勅諭廷臣邊臣及恤刑寬貸之類關係重大者亦錄

全文

一

宣召文武大臣科道官

論問及用藥皆書

遺詔之辭備書

一

簡用閣臣

召還舊輔

特簡

東宮講官同入閣皆書

一勳戚承襲及詿誤復爵書

一授三公三少兩府京卿等衙門堂上官及翰林科道侍從官在外各省都布按三司行都司堂上官行太僕苑馬寺御鹽運司使皆書其部寺久缺不補考選改授科道等官久寢始下者

特書

一遣

遺詔起用抗疏

國本及因事建言詿誤黜謫諸臣書

一

特諭

加恩

東宮講官及卿錄書

一因邊事新設總兵督餉等官及更定住防地

方書

一文官

誥

勅常例外有

特賜者書

一凡田土稅糧因事加派酌定本折分給兵工
部一應軍需備書其數其有減免及進解存積
等項并書
一發
內帑犒賞九邊軍士及充邊餉分別多寡之數
備書
一撤回推稅中使及蠲免
皇店推鹽地等租書
一內庫歲辦物料退貢等項有奏
旨停減者書
一海運新開事宜及截留漕糧召商募船等事
書其漕運有改折者備書
一屯種開墾有事例新定者書
一鹽場有新定由納則例書及錢法有新令者
亦書
一遇荒旱設法賑濟書
一
朝儀有奏
旨申飭者書
一議

改元及修改曆日年號書
一提督學政條例有更定者書
一開納事例有新增者及停止者皆書
一
頒賜
宗藩錄幣常賜外有特加并推及傍例所未載者
一
喪葬之禮及
上
尊謚
冊文儀文并書
山陵遷附禮儀有因時更定者書
一凡公侯駙馬伯有在
京文武三品以上不拘見任致仕殁皆書卒
及原見其行實善惡務合公論其有增謚及
賜祭葬前未　賜後補給者書若文武官有治行
顯著及殁于
王事奉
特旨優卹者不論職之大小皆書
一欽天監奏天象氣候七政凌犯中外奏祥異

皆書有進規頌及詩賦亦書
一四夷來
朝貢及宴賚皆書其有請給
詔
敕
特賜者書
一處分北虜
封貢事宜書
一京營戎政及各邊戰守事宜皆備書各處鎮
守防邊閱視文武大臣有增設裁革者備書
一邊鎮主客兵馬之數及募召援遣土客兵所
費資糧器仗車馬芻數悉書其處治逃亡兵
將亦書
一邊鎮文武官有罪繫獄者書常例外別有斷
罪條例亦書
一釋禁錮罪宗及建言繫獄者書審錄囚犯亦
書刑官有平反寬獄詳本末書之
一風憲官及文武官條彈劾大臣之罪皆書并
書所得
旨意其職非大臣而所犯重者亦書

一發內帑營建
宮殿書修理
郊壇亦書
一
欽定
陵名書
一更定
三王分封地方及營建府第皆書
一修繕各處城池屯堡及新建革者皆書
一內府工作織造採辦皆書
一商匠僉取放免及
頒給料價悉書

纂脩官

監脩

後軍都督府掌府事少師兼太子太師英國公臣張惟賢

總裁

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葉向高

臣韓爌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何宗彥

榮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史繼偕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臣孫承宗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臣朱國禎

臣顧秉謙

臣朱延禧

副總裁

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林堯俞

通議大夫太子賓客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鄭以偉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臣周如磐

通議大夫太子賓客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錢象坤

纂脩

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周炳謨

臣來宗道

臣汪煇

通議大夫南京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張鼐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臣董其昌

奉訓大夫左春坊左諭德仍管國子監司業事臣蔡毅中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兼翰林院脩撰事臣成基命

承務郎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編脩臣李康先

承直郎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脩臣姜逢元

承務郎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羅喻義

臣孟紹虞

臣王祚遠

臣曾楚卿

翰林院修撰儒林郎臣莊際昌

臣張翀

臣侯恪

臣傅冠

臣丁乾學

催纂

奉直郎禮部儀制清吏司員外郎兼司經局正字臣張邦紀

收掌閱對

中順大夫太僕寺少卿管典籍事兼司經局正字臣鄭崇光

儒林郎大理寺左寺副 臣王子龍
文林郎大理寺左寺左評事 臣鄭世逵
臣楊餘洪
臣周國興
臣邵謝德
徵仕郎中書舍人 臣汪澗
徵仕郎中書舍人兼司經局正字 臣傅應星
臣于紹轉
臣京抱奇
臣趙守信

臣駱養志
徵仕郎詹事府主簿 臣石恁久
修職郎通政使司知事 臣田佳璧
臣袁承恩
臣唐尚忠
臣周承禹
臣黃維屯
臣唐震際
臣郭時泰
臣沈庭松
臣劉天錫
臣宋國詔
登仕郎鴻臚寺司賓署丞 臣吳彬
登仕佐郎鴻臚寺序班 臣吳才明
臣李桐
冠帶監生 臣吳之瑞
臣黃衍相

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序

朕聞唐虞之隆紀於典謨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所
以昭垂百代啟佑後人見乎尚矣哉
二
祖
列宗創守同道著令史官簪筆 丹陛一言一動大
書特書瑩乎固筆
巨典臣下章奏莫不綜而載之以備
一朝之史今所藏
實錄
聖德
神功大較可睹已維我
皇考光宗貞皇帝聰明
天縱岐嶷夙成出閣參迹乎師儒講讀不輟夫寒暑
青宮養德為日彌深閭閻之疾苦既所周知邊塞
之艱危靡不洞悉迨
神皇厭代
寶位初登凡前此未沛之恩膏久鬱之士氣一皆遵
奉
遺詔渙發推行
德音始播海內欣然相慶為不世出之
聖主也惟是
天性篤孝哀慟摧傷萬感聚於哀決三禮葬於親躬
金縢無圭璧之祈
靈藥寡瞑眩之効緣及匝月而
龍馭遽上昇矣
朕痛音容之莫追念盛美之當述爰
命儒臣分曹纂輯勒為
實錄卷凡有十起 萬曆十年命哲之初訖 泰昌
元年剏成之後其間事關
國本情繫 宮闈長幼之論發明預建之期屢易
乃
皇考處危疑而愈定遭震撼而不驚外庭有擁護羽
翼之形調護無称籌將迎之跡
神化默運竊伺潛消及茲三句之
御宇永奠萬禩之
丕基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至于憑几遺言寔莫
二三臣僚輔予為堯舜之主
朕惟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如我
皇考之事
神祖擾

天倫之際孝弟之德已通
神明其他撤礦稅發內帑起廢臣釋重繫即如
天
地生何以加茲而且調燮備于股肱聰明廣于耳
目芻蕘之言畢於章疏之答如流較之時咨闢門
稽衆舍己允若合符然則為堯為舜道豈在乎他
求亦步亦趨事不煩夫遠慕
朕所為披閱終編切羹墻之思猶有芳徽益增
堂構之感者矣於戲
帝典
皇猷並垂蓍蔡文謨武烈敢後覲揚凡我孫子其尚
鑒茲成憲永率循於無愆奉若河圖期紬繹於勿
替庶
列聖之緒益光而國家靈長之運千萬年未艾于
皇考之
遺命亦克副哉謹序

天啟三年六月十五日

大明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實錄目錄

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目錄

大明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
貞皇帝實錄卷之一

勅修

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
皇帝諱
神宗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
皇帝第一子也母曰
孝靖皇太后王氏先是萬曆十年壬午
太后以四月冊立封恭妃八月十一日
上誕生 萬曆二十九年十月立為
皇太子性孝敬寬仁非禮勿動每問安起居應對合
節能得
神宗意
神宗穆然深念
國本極器重愛護而
上益小心謹畏父子間慈孝浹洽雖宮閫近幸莫能
窺也當
上生時
神宗御皇極殿群臣稱賀遣官祭告
郊
廟
社
稷
詔告天下已加上
兩宮聖母徽號
覃恩中外者再
聖母出宮儲二十萬金犒 京邊軍有不足
詔以太僕寺馬價補給
頒賜輔臣及講官等銀幣已進秩各有差蓋是時
神宗春秋鼎盛 宮闈肅穆而
元嗣誕生
兩宮愷懌故
推崇顯懿敷恩錫類溥海欣欣慶吾

君有子焉尋諭內閣擬名內閣擬四字九再進俱未
稱
旨特
勅定今名識之禮部十四年丙戌正月
皇第三子生乃
貴妃鄭氏出也
貴妃尋進封
皇貴妃特主鬯未定而
貴妃最愛幸　廷臣不無私憂會輔臣申時行等
請
冊立
神宗諭以
元子嬰弱少待再請再諭如
前旨禮臣沈鯉有排衷
與禮臣疏請加封
恭妃得
旨子顯毋貴待
元子　冊立加封科臣姜應麟疏請首
冊
恭妃次及

貴妃　明詔
冊立
元嗣為
東宮以定天下之本
有旨謂其疑
君責直降極邊雜職已吏部員外郎沈璟刑部主事
孫如法連疏言之俱被謫科臣楊廷相等論救奉
旨立儲以長幼為序
祖宗家法
朕仰遵成憲俯察輿情豈肯以私意排公論姜應
麟等揣摩
上意置
朕于有過之地故特降處示懲非為奏請
冊立之故　國本有歸
朕已明白曉示待期舉行毋得妄疑瀆擾又傳諭
內閣　云然蓋
神宗英明沉毅修紀叙倫以為天性至親
儲宮大典植統一尊事宜獨斷至于
宮闈倫叙
祖宗舊章

宸慮先定矣 十五年丁亥正月申時行等請並舉
建儲封王吉典
皇長子正位東宮
皇第三子宜分封大國
聖諭俟
旨行御史許守恩更申前封妃之說不報 十八年
庚寅正月朔日
神宗召見輔臣于
毓德宮論奏良久乃共以 冊立預教請謂遲有
旨令皇長哥來與先生每一見時
上至
皇三子亦至
上侍立榻右
神宗手攜之輔臣 何視
睿容稱賀
神宗忱諭以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所致輔臣再進詳視
神宗手引
上向立正立輔臣因再請早定大計

神宗領之出再疏申請慰答不必煩擾以間
天性禮部尋上疏請有如何紛紛奏擾意欲離間
之旨 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詞懇請而輔臣請之
益力禮部尚書于慎行以催激奪俸三月
諭內閣以
皇子長幼之序豈有搖動
朕意必待
朕自處不喜于聒激耳凡諄諄數百言輔臣錫爵
又上疏申言凡稱間者貴而便賤之親而便疏之
也今
上親挈
元子明示臣等以長幼之序臣等因勸
冊立以成
皇上之欲所貴又因請豫教以成
上之所欲親何名為間也且
建儲一事前有
皇長子始生之
明詔後有屢奉之
明旨公有兩部臣僚之合奏私有
皇親鄭國泰之專請近有 京城之流言遠有海

内之顯望重以
九廟之神靈
兩宮之屬望
皇上豈可差舉一念臣等亦豈敢苟順一言調尤對
切
神宗諭
朕以誠實待天下豈有溺愛偏執之理俟過十齡
冊立　預教當並舉　十月內閣共疏請
冊立
有詔切責三輔臣各引疾輔臣王家屏獨當直謂
欲釋衆莫若大信之發全歡解推亂莫若
聖志之發定疏凡再上
神宗遣內官傳諭以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瀆
擾便於冬
冊立而又傳各衙門造解錢糧俟後年春舉行是
時
聖意已定矣前
詔所云自處者也而科臣胡汝寧以瀆奏罰俸
明年辛卯秋工部主事張有德以
大禮儀物未備疏請

有詔謂其邀功催激奪俸改
冊立期于次年會內閣臣合疏爭之強
有旨詰責時首輔時行以病在告密揭言故科臣羅
大紘中書黃正賓遂疏劾首輔皆削籍正賓仍
下詔獄杖有時行去國亦尋去家屏乞與國同去
不允　又明年壬辰科臣李獻可等以請預教降
罰列名者奪俸輔臣家屏封還
御批疏救不報會中救者皆譴謫家屏凡五疏爭之
蓋念
明主可以理奪引義決去事且少濟
神宗雖聽家屏去而
聖心益動時以申救削籍者科臣鍾羽正舒弘緒陳
尚象張棟丁懋遜葉初春吳之佳楊其休李周策
御史鈔德溁錢一本而科臣孟養浩杖一百為民
賈名儒降邊方雜職　又明年癸巳有
以三
皇子進封之
旨時首輔王錫爵以
名至家揭
建儲事言前

皇上業有今春奉行之
旨及茲　召期廷臣未有先發一言者故臣具疏手
封以進乞亲此時從中降
諭決于春月奉行使國是盡歸于獨斷
神宗復循引
祖訓立嫡條謂
中宮年尚少
朕欲三
皇子並封王而虛
儲位以待嫡即令輔臣。擬
諭錫爵擬二
諭以進隨疏言待嫡之說臣未之前聞安敢奉
詔昔漢宗毋后有養育庶子故事無已請令
元子毋
中宮而正
儲位
神宗不許曰朕何以偽亂真遂下前擬而並封之爭
起光祿寺丶丞朱維京科臣王如堅戍邊俄兒戍
光祿寺卿涂杰等丞王學曾詞給科部諸臣皆言
與歷年

成命不合語侵錫爵着輔請九卿會議及面陳可否
不允而科臣史孟麟上所撰條議錫爵以三誤自
劾
神宗報曰卿自引咎置
朕何地議乃寢是時爭者則郎中于孔兼主事張
納陛顧允成陳泰来冒嚴薛敷教樂元聲若而人
云十一月
慈聖皇太后萬壽節
神宗御門受賀特
召輔臣王錫爵見于暖閣輔臣因懇請
冊立而言預教最亟
神宗頷之其閏月朔
諭礼部詳擬預教出閣儀来奏并
諭
冊立一事久已斷自
朕心但以
中宮方在壯年不妨待嫡少緩兩于来春先行出
閣讀書禮其
皇三子少待次年另行長幼之序即此為定已復
諭停尋又

諭來行冠禮以常服出閣
命從用侍班講讀各官
命錫對志皋位提調如儀自三日後每月以逢三日
輪侍　二十二年甲午二月
上出閣講讀告于
奉先殿　朝謁
兩宮
上之御講筵也儀度整閑率止逮重儒臣進說經旨
潜心聽受間有問答遇大旨一日講官焦竑仰
叩以組
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大義
上應聲曰只是天命之謂性而已　講官董其昌請問
擇可勞而勞之
上答曰此所謂不輕用民力也講官驚喜嘆服時
神宗深拱靜攝
上習講經典咨有恒度
神宗嘉悅聞與諸
王子俗石防護有加焉而先是科臣張貞觀以請
偶出講儀仗降祭道焜以論救罷
二十五年正月丁酉

宗室
山陰王俊栅以
建儲婚禮請翦髮並疏俱進
二月科臣劉道亨請
元子行冠禮俱不報而職
詔暫免
皇長子講學
二十六年戊戌二月閣臣沈一貫等再以冠婚上
請奉
諭言
元子年齡雖長血氣單薄恐傷耗真元必須陰陽
充實不致後悔
二月府部科道諸臣各上疏請
文華門恭進必得
命乃退
神宗遣內官諭
皇長子元氣單薄少候時月之意閣臣一貫等再
疏言之
十一月
諭內閣

皇長子遲緩冠婚欲培養豐厚誠愛重之意今春
夏屢召問察習字之功見氣局充寔書啟對句進
益
朕甚嘉悅冠禮
册立選婚俟
兩宮落成舉行爾
諭禮部
朕惟
册立分封
東宮及諸
親王此乃
祖宗訓章大典嫡庶長幼一定自有次弟因
皇子稟脩清弱況
皇后年在妙沖故不得已遲緩少俟耳非有別意邑
亂國家非者
大行皇妣之服已端雖無三殿其二宮不日落成
皇長子齡已過期幣已完足爾部便具冠婚舊
儀來看其
册立加冠禮少俟二宮落成日行
二十八年庚子三月

詔議移
皇長子居于慈慶宮再
諭內閣以
册立有期而惡刑部主事謝廷讚之疏瀆且回使
天下臣民曉然知出自
朕心斷不惑于奸小之口也 會是時大西傳
諭九遲兩
皇長子講學暫免一日
十月 戚畹鄭国泰疏欲先請冠婚次年
册立科臣王士昌糾之 禮部署部事侍郎朱國
祚以国泰顛倒其詞與
明旨相背抗疏 國家無窮之福無何科臣王德完
請萬壽
中宮之疏工
神宗震怒杖之百且傳
諭廷臣毋瀆擾以致遲延
册期
二十九年辛丑二月
上移居慈慶宮是年輔臣沈一貫屢揭催請
諭以俟即擇日舉行 九月十八日漏下二鼓

諭內閣傳示禮部上
冊立則婚儀注
十月十五日　冊
上為
皇太子并封
諸王上
聖母欲稱大赦天下先是擇日已定而內監田義等
以合用
冊寶冠服等錢糧未完仍
諭着改期輔臣沈一貫疏言若輕加推改必陷
明主于有過之地萬死不敢
神宗覽疏良久
諭辦其一不備者司監俱治之　且曰如改日無
奈紛紛者當復起也已又
諭權宜用
冊文寶文行禮待速完上
聖母徽號日御前補賜蓋璽是
大典完諸諫諍之言行
神宗　賜書存問舊輔時行錫爵家居于家其後頗
念家居去國事

卹典特從優厚
十二月
欽賜各
王府禮物賞賜百官
三十年壬寅正月以輔臣請增選
東宮侍班講讀等官如舊例
二月
冊封郭氏為
皇太子妃錦衣衛指揮郭維城女禮成
神宗免陞殿受賀命
上受賀于文華門百官行四拜禮
神宗偶疾　召輔臣一貫入
諭以輔佐
東宮為好皇帝有事還誅正講學勤政并及罷礦
稅起廢諸事一貫呼
萬歲出翌日
聖躬萬安諸事復寢
四月以輔臣請
諭東宮照常講學
三十一年癸卯十一月有投匿名書于各署語多

涉國本且及閹臣一貫屢以閹請嚴行逮捕奉
旨謂其離間親情蓄謀叵測必有主使之人同謀黨
類下廠衛城捕嚴緝以絕禍源閹臣請
神宗面諭以安
東宮
神宗命
命擬諭以進又
命擬一
諭以戒飭本宮局內等宮居數日
神宗躬謁
聖母宣
上見于啟祥宮親　賜之又　賜御書面諭一本蓋
上紓情孝友
神宗所知故授書之際至于垂涕其篤至如此蓋是
楚宗奏
楚王以他姓子冒　濫封禮臣郭正域武昌人也
素聞其說請行勘、上事皆有跡于是物論紛然
以
楚王為假王下廷議獨戶部尚書趙世卿總督倉
場尚書謝杰謂王非假餘皆如

楚宗言正域請再勘
神宗意殊難之一貫亦從中阻格與正域相口語正
域既侵一貫且言其受
楚王金賄臣經顧右正域故此之嫌生矣其後
楚王復許奏正域勒歸聽勘楚事竟寢
楚王遣人奏謝因遺書謝諸貴人
楚宗率衆邀諸途備兵副使周應治鄞人也恐事
露遣兵捕
楚宗械、宗繫之獄
諸宗群訴于心極蘊可恨々々熱黃之中有一人
答情突起以手械擊可懷立斃傳者遂以
楚宗為謀叛捕治生死斬絞者六七人華高儒者
數十人謀者多以為亞正域行至楊村馮妖書事
起諸讒謗者遂言此正域所為一貫意動故指言
此書必出于臣下相傾之謀計特借　國本為名
而自請絕私為公以身討賊必得真正主使之人
殄滅之心淺
廟社之情其言甚危
神宗覽之愈惶下令大索經騎兵番四出逮捕而給
事中錢夢皋遂露章攻正域且及輕御史康丕揚

等從之遂發卒圍正域舟盡捕其僕隸從書乳媼
等下
詔獄嚴行考訊無所得所株連波及奪官削籍發
戍杖下者甚衆遂卒又圍輔臣鯉第日夜偵伺長
安中人皆動足屏息無敢偶語又行文天下捉捕
驗無煩擾矣最後乃得皦生光業已欵服無非一
貫意故獄久不成禮部侍郎李廷機及趙世卿皆
告輔臣賡謂即此可以具獄毋他求語甚切至賡
亦力衍一貫如廷機言得
旨
廷鞫生光仍欵服而刑部尚書蕭大亨不欲坐生
光再三誘令扳扯同謀主使之人生光抗言我自
爲之誰爲主使廷機與御史沈裕湯兆京牛應元
輩皆言生光宜坐大亨曰朕他日獲有真犯誰當
其辜廷機曰ム請任之沈裕等亦曰ム願同坐大
璫陳矩方坐訟深然之拱手曰
朝廷有人議遂定乃具奏
神
宗亦心惜磔生光于市寢其獄事乃得解夢皐等
復桂等與復奉
旨
留用物論愈喧彼此紛拏搢紳之禍卒從此起焉
三十三年乙巳十一月

皇太子第一子生即今
上選侍王氏出
神宗以
元孫生頒
詔天下
諭宗藩
三十四年丙午二月尊上
慈聖徽號是月進封
賢妃恭妃爲
皇貴妃先是群臣屢請進封皆不允至是以
宮闈喜慶
大典告成特
諭要行人情歡悅
三月封
元孫母王氏爲才人時禮部擬上封號不稱
神
宗意傳
諭再議旋出
皇
明典禮一書內載
皇太子正妻皆封妃次皆稱才人故禮部奉
旨定今封

十二月二十八日
皇太子第二子生與
元孫同母
命名由樸四歲薨　天啓二年進封為
簡懷王
三十七年七月
皇太子第三子生
命名由楫母選侍王氏八歲薨
三十八年十月十六日
皇太子第四子生
命名由模母選侍李氏五歲薨
十二月二十四日
皇太子第五子生
命名由檢　天啓二年封
信王母選侍劉氏進封
貞靜賢妃
四十年壬子
聖母皇貴妃有疾四月薨　自二十六年後輔臣葉
向高屢懇請
福藩之國疏揭至數十上

神宗意動至四十一年癸丑六月武弁王曰乾上書
告奸人孔學等使人指使將不利于
東宮又為蠱魅術刻木為
聖母
皇上像釘其目語多涉瀰坤宮及
福藩通政司大駭持疏乾輔臣向高請九
卿與議多避不至乃語通政司具奏疏與曰乾疏
並上而密揭言此奸徒所為當靜處之勿為所動
動則騷擾
神宗覽曰乾疏震怒欲寢之不可欲下其章則震驚
中外又
聖母病日久恐聞木人之說彌生疑慮彷徨莫知所
處至撫膺御案左右皆辟易莫敢近忽自言如此
大事閣臣何以無言近侍以閣揭進
上覽果默然
天顏稍霽將揭疏積藏之已向高復密奏曰乾疏當
初發恐疑似影響驚動
宮闈事愈難處惟速定
福王之國之期以釋天下疑慮
神宗深納之尋以御史奏曰乾他事

詔下于理當是時人情震甚請其禍倍于往年之
妖書賴
聖慮深遠輔臣鎮定處危疑若無事而中外丈安
十月　禮臣孫慎行以
福藩就國之期請得
旨少從緩俟
諭內閣以
聖母稀齡在邇當留
福王慶賀俟禮成之次年擇吉之國向高具揭言
聖母稀齡委當稱賀目前壽節正面合于今冬預行
稱賀仍即擇定之國之吉慶
慶典有光
神宗意大忤是夜復傳
旨言預慶非是且待回奏向高封還
御札以去就爭且言
皇上以慶賀
聖母之虛名而行昵愛子之私計天下誰不知之
上鑒其忠誠因
命欽天監擇吉期是時禮部侍郎孫慎行提合廷臣
叩闕力爭得請乃已而兵部尚書王象乾贊其議

尤力之國期定
福王又以求莊田四萬頃乃行下撫按官搜括無
以應向高往復爭辨乃減其半中遣
聖母崩逝
王又欲留無行向高力爭之言期竟得無改蓋
神宗燕翼貽謀能割愛以定大計而又轉圜從諫故
閣臣得矢其忠云
四十三年五月乙卯有男子張差持赤梃突入
東宮殿簷下並傷門者擒者共執之
東宮奏聞下法司提問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迹涉
風魔貌是黠猾刑官胡士相等及一二言官緣此
遂有風癲之說提牢主事王之寀詳加訊問乃言
有馬三道誘至厖劉二中官處與以棗木棍令至
東宮逢人即打語多涉翊坤宮之案以聞科臣何
士晉力言當窮其事太常少卿史孟麟亦有疏
神宗不得已召
上慰諭因率
上及
皇長孫諸王孫詣慈寧宮
聖母几筵行告慰禮召見群臣于宮門外

神宗白衣冠立左磨前
上青袍侍于右
神宗詔群臣
皇太子國家根本
朕豈有不愛諸
皇孫振振衆多
朕喜甚何外廷疑
朕有佗也時御史劉光復從班後抗聲稱
皇上東宮慈孝語不甚明
神宗責其沮肆震驚
几筵令緹騎捉出箠杖亂下
上亟止之得
旨下法司
神宗復諄諄理前諭
命決張差斥保劉成等
上從旁請無株連以傷天和
神宗復命
上代
諭群臣
上承

旨諭爾等毋聽流言為不忠之臣使本官為不孝之
子
神宗訖
命閣臣速擬
諭以進尋誅張差于市斃龐劉二璫内廷比獄上
幸從寬典方事初起中外聞者無不驚駭心知其
故而難于言至風癲之説一倡則議者謂其是有所
為而王之寀直聲逆狀刑部尚書張問達深以為
然形迹愈露顧必欲窮究其由来則所傷實多
神宗默念大臣中無足與計不得已而自行召
諭其不下二璫于理亦有深意又賴
上孝思婉篤曲為周旋法正而
宮闈安其所全者大矣然使是時
禍藩尚伺隙中則事更難處而維時主風癲者遂
鬭亂王之寀罷其官史孟麟請何士晉補外人甚
不平焉
四十四年丙辰八月
上御文華殿東房講讀一日先是
東宮輟講大小臣工懇請有年矣是歲五月輔臣
更為請期補官二疏以奏奉

旨着于秋冀舉行至是乃下侍班講讀等官又
命所講經書照舊按續講讀無未纂復輟至次年春
再一舉行初
上當命掊之日天佑
皇衷
詔諸恩賚堂嚴無荷震器之重厥後
天意未有所鈐而時情不無觖向正嫡之嬛既生併
玦之疑滋起以伏義抗節之士叶防微杜漸之忠
君曰有待臣曰何待而朝論紛紛矣逮夫
儲宮既定礼制大明而誣搆內滋妾孼外作以
貳極之尊要涉顛淵之險危所藉
九廟覆呵
神祖沉武
宸謨既出嘖議遂治
國祚奠于泰山天也然父子天性終始無間倫物
之盡隆于
兩朝仁孝之經垂于萬禩稽之前代罕有其比矣
神宗晚年攬權靜攝
上久在東宮周知民間疾苦及奉
遺詔德音迅發既登作鉉意圖政惟日不足中外忻
忻更始而又篤愛臣工不時召見如家人父子疾
自凤嬰羔誤臣藥至今稱為一月
天子萬年
聖人云
大明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
貞皇帝實錄卷之一

大明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
貞皇帝寔錄之二卷

勅修

萬曆四十八年庚申七月丙子朔二十二日丁酉
以
大行皇帝賓天告于
奉先殿
命禮部會翰林院議大喪禮儀　禮部進
大行皇帝喪礼儀注　二十二日發喪不鳴鐘鼓
二十三日大殮　二十四日成服　一在京文武
官自二十二日聞喪白布員領烏紗帽黑角帶寔
勅諭
思善門外哭臨退于本衙門歇宿不飲酒食肉
二十四日　二十五日　二十六日　各具斬衰
服詣
思善門外朝夕哭臨七日各十五舉聲而止凡入
朝在衙門視事用白布裹紗帽垂帶素服腰絰麻
鞋退居即服孝服通二十七日而除　一在京諸
寺觀各声鐘三萬杵
一聽選官辦事官監生人材吏員僧道坊廂人等
俱素服自次日晨赴順天府朝闕哭臨至二十四
日各官具斬衰服監生人等素服朝夕哭臨三日
各十五舉声而止仍素服通二十七日而除
一在外
諸王世子郡王及王妃郡主以下聞訃皆哭盡哀
行五拜三叩頭禮畢各易素服第四日服縗服二
十七日而除
遺詔到日在外文武官員人等素服烏紗帽黑角帶
行四拜禮跪聽宣讀訖舉哀再行四拜禮畢各斬
衰服于本衙門歇宿不飲酒食肉每日于本衙門
望闕哭臨三日各十五舉声而止自是素服通二
十七日而除

一在外官員命婦聞喪素服舉哀三日通二十七
日而除
一軍民男女人等素服一十三日而除
諭內閣等衙門大小臣工各盡心供職毋怠
諭報訃于
宗室
諭兵部并
勅護衛官兵戒嚴中外
諭發帑金一百萬兩犒九邊奉
遺旨也
先帝彌留時大臣問安且面請用人發帑諸事
聖体困倦未答而
上時侍症既退從容申啟翌日傳
遺旨發之且
諭
父皇特念遼東九邊文武將士勞苦憫恤至意三軍
聞之惟声雷動　罷天下礦稅
令旨先年開礦抽稅為三殿二宮未建帑藏空虛權
宜採用近因遼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派地畝錢
粮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其通灣等處稅監張曄爲

堂胡濱潘相丘乘雲等都著撤回其現徵在官稅
銀解進自　萬曆乙未大工興建武弁市猾萃以
開礦奏而諸璫從中主之礦事遂興榷稅亦起遣
璫四出而首事弁猾投為伙弁其奸利之徒貴緣
差遣謂之奉帝官所至擾動驛遞暴苦平民間有
內輸而得不償失至于設店徵稅箕及雞豚稅以
萬計官僅得其什一當
神宗晚年亦議停設減半以節經費矣而餘瘧未息
至是遵
遺命悉罷焉後又有各內使將見徵並拖欠等稅銀
俱親押解進之
旨兵部尚書黃嘉善復請所解者應以本年七月前
已徵者為定毋更以拖欠擾民
上從之于是關市山澤一切無藝之徵為之盡洗
令旨諭　內閣
父皇遺言爾毋
皇貴妃鄭氏侍
朕有年勤勞茂著進封
皇后卿可傳示礼部查例來行　禮部左侍郎孫如
游疏言臣詳考

今日事勢最亟者兵餉籌之不必應應而復逃調之不必至至而復逃今天下之兵未可恃也且其亟莫如餉天下無一歲不旱潦亦無一地不旱潦淮南之三十萬不苦于糧而苦于缸 山東之六十萬苦于缸而并苦于糧數千万之生靈試于風清祖積之中國固有靈人誰無恐今天下之食未足恃也

皇上所以有其民者有其心也 乃兵之逃者噪者飢民礦賊之不靖者無日不見告矣就曰有所激之也居中無事聚徒作奸以不測之禍心乘易訛之愚衆白蓮無為之教蠢聚蜂屯綠林亡命之雄鴞蹲虎視未敢深言不勝深慮今天下之民心未可恃也逃兵掠食其心既已在身命不在國家樂禍幸災其心不惟不在國家并亦不在其身命占風望影其情何不可為天下事可忍言哉而以財用論積而不散既同于蠹用之不經復類泥沙餉餉之邊者成百成千不必三軍之腹獲之帝者一倍蔑倍半多九尾之囊至于今覩罄匱耻共嗟巧婦之炊極溺救焚摠無終歲之局曰功輸曰關細夫已存乎其人曰搭庫曰糶倉何以繼乎其後惟一

累朝典故並無此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敵体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

歷朝以來豈其無把襯之愛而終引去席之嫌以禮之所不載也

先帝念

皇貴妃之勞苦當不在無名之位號

殿下体

先帝之心亦不在非據之尊崇且

王是

皇貴妃誕育

殿下皇

先帝意所不留而思尚有待即薨

皇貴妃而習于禮豪其非據必非其心之所安夫善繼善述正須斟酌于義若義不可行則遵命非孝道禮為孝臣若不顧義礼而曲徇意旨則又欺因不忠臣不敢以不忠事主而仰冀

殿下以大孝自居也疏入未報 從命婦哭臨并

癸 全各

王府各衙門陸續進香者照舊例十一日韻進退

思善門行礼久部請也 直隸巡按易應昌疏言

鼓鑄為自然之息莫應燃眉惟一吴屯為長便之
議於同槩舍諸臣計出無策則加派而已矣請衆
輕似易而屢易則難請事已即停而停于何日奉
者非人行之無狀殷鑒不遠良可深思臣故曰今
天下無一可恃者此也然則如之何莫如廣任仁
賢則政事自理然功非運掌宜先民力之寬天下
西金敦應東方之慈而發帑之說極便極快臣請
以違左一年之餉求
皇上之自損而以此外之調劑此後之支撐一信仁
賢之共理民之見德必倍
皇上之收功更倍臣奉
命備運所見天下情勢實是如此何懇
皇上留神省覽流上在
先帝弼留時故寢不報　白氣見夜四更候得白氣
如疋練長三丈餘穿過女牛虛危歷軫至翼良久
乃散　戊戌領
大行皇帝
遺詔于午門
詔內言
皇長孫宜及皆

冊立進學
瑞王
惠王
桂王各擇善地令早就
藩封內閣輔臣亟為簡任卿貳大僚蓋行推補向
次考選并散館科道官俱令授職建言廢棄及礦
稅詿誤諸臣酌量起用一切権稅并新增織造燒
造等項悉皆停止各衙門見監人犯俱送法司查
審釋放東師缺餉宜多發內帑以助軍需
上
於旬日間皆次第舉行焉　改戎政兵部尚書黃
克纘為刑部尚書仍太子太保　戶部僉焬尚書
張問達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各疏辭不允　陞王
遠總督張鶴鳴為兵部左侍郎　陞湖廣巡撫僉都
御史徐兆魁為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陞太僕
寺少卿穆茂相巡撫浙江　太常寺少卿胡來朝
巡撫大同　徐可求巡撫四川　俱都察院僉都御
史茂相可求提督軍務來朝贊理軍務初閣臣于
神宗寢疾時而請簡大僚下撫臣奏故得
旨為速　陞湖廣道御史房壯麗江西道御史唐世
濟俱大理寺寺丞特該寺堂上官缺之擬滯至是

諭決爲請　起陞原任吏科都給事中李㦬爲太
常寺少卿　户科給事中黄運泰爲光禄寺少卿
工科給事中包一公爲尚寶司〻丞　運泰一
公皆　萬曆二十四年以兵部推陞宗世恩事謂
言官不能論列革職先是吏部尚書周嘉謨有
聖主原無成心之
恩録用山林諸臣疏奉
旨下部酌量推用遂
遣詔下以次推擢者舊衆征定廷自此始　陞雲南
道御史俞誨爲湖廣左参政　福建道御史楊州
鶴爲山西右参政　陞禮部精膳司郎中楊作楫
爲江西右参政　陞吏部文選司郎中陸孫榮爲
太常寺少卿　改禮部主事夏嘉遇于南京祠祭
司郎中　起陞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王三善爲
太常寺少卿　陞河南道御史王象恒　山西道
御史馮嘉會俱太僕寺少卿
命惠安伯張慶臻爲左軍都督府掌府事　大學
士方從哲恭候慰安于
乾清宮門外
召進從哲謝發帑謝賚章疏因請簡用閣臣奉

諭具閣疏行之　下御史巡按省直諸差　劉廷元
順天　張至發應天　張銓遼東　黄彦士河南
舒崇都湖廣　鄧宗周福建　劉有源廣西
聶紹昌甘肅　王槐秀山東　而巡視兩閩則申
廷謨　巡視塩務則郭如楚長蘆張濬河東張師
孟兩浙
命户科給事中李若珪　河南道御史顔愷並巡視
京營　起原任御史陳宗契巡視南畿
命御史萬崇德督理遼東粮餉　陞原任山西副使
郭尚友爲本省按察使分巡井陘道　補原任廣
東按察使副使吴玄爲河南副使分巡河北道
遼東總兵官李懷信以病免　以西安前衛署所
鎮撫魏汝孝量陞指揮僉事守備宣府龍門城地
方　以武舉加級濟南衛中所鎮撫孫嗣徽量陞
署指揮僉事守備宣府保安新城地方俱照例以
都指揮体統行事從督臣崔景榮請也
贈兵部右侍郎楊應聘爲兵部尚書仍給与考滿
恩典廕嗣男楊京旭爲國子監生　己亥
令旨再發帑金銀一百萬兩与户部充遼餉
命刑部不得分用并前犒賞二項並給脚價五千兩

毋驗擾驛遞毋留滯太倉差官郎犖自遼邊軍畀
餉之民間敵耗耳加物力已竭尋閒事例旋設撥
括在廷議無所出日以
内帑爲請當
先帝不豫時已發廣西進到助餉稅銀八萬五千四
百余兩
命監軍道僉事牛維曜赴遼接濟而
全旨再
賜百萬益
上眷德
音宣慰周慮改其于遼軍之疾苦飢寒之援害香
史之那移由誕因克洞悉故部臣鏞
上憂民之心同符堯舜用兵之略有光湯武云　廷
綏心撫董國光上本鎮防秋兵馬數闗鎮兵馬除
援遼八衛守墩等項外堪戰有馬官軍家丁一萬
三千八百一十七員名内除馱砲運糧京塘報外
有馬堪戰官軍家丁一萬二千九百五十九員名
沿邊西自定邊營起東至黃甫川堡止邊長一千
九十一里零一百六十六步　申羅臣摭辦等乞
是原任遼東總兵侯勳李如栢　原任遼東河東
總兵李如楨具疏辨罪皆擅自投進不由通政司
通政司使姚思仁參其踰越
祖宗舊例乞申
勅會極門
上是其議
詔從者聽該司參治　改禮部儀制司郎中須之
彥爲光祿寺寺丞仍支從五品俸留部管事前是
之彥以
二王婚禮告竣題陞本秩值
典禮殷繁奉
旨留任是時典禮儀愼封典及請定
建儲日期之彥勞爲多　起陞原任山西副使呂
純如爲光祿寺少卿　原任山東右參議王紹徽
爲通政司右參議　吏部請補用考選散館科道
官奉
旨各官遵
詔補用于是補庶吉士晏謙貞吏科釋經思刑科
考選惠世揚工科俱給事中其考選候命三咨有
久至八年者不旬日次第俱下言路始疏通矣
授京擬禮部主事王繼曾爲户科給事中　以原

擬南京户部主事王安舜為湖廣道御史　原擬
工部主事喬時敏為南陝西道御史　南京吏科
給事中晏文輝以巡視両差未下請奉
令旨姜習孔等俱着到任管事于是吏部題姜習孔
歐陽調律陶崇道俱授南京給事中習孔吏科調
律崇道俱户科　陞兵部武選司郎中潘潤為湖
廣右參政　下河南道車駕司郎中魏成忠為廣
東右參政夔州兵備　原任湖廣參議程汝説為
江西右參議分巡湖西道　陞户科給事中官應
震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南京工部尚書
丁賓乞致仕
上慰留不允　經略遼東熊廷弼以病求去且言臣
一死無益于遼而廃極重之軍務
朝廷亦何利于臣之一死因力求罷自閣科出閣
而議論生遼事益難為矣
先帝因遣科臣有十羊九牧之
旨及弼留時又對輔臣言遼事破壊由于文武不和
其後失遼陽廣寧人皆佇服
神見　庚子　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人等奉牋勸進
其詞曰

天祐君師
受命叶河清之應運鍾
神聖紹休衍川至之符率土攸覩
普天胥慶欽惟
大行皇帝睿仁偶継文武兼資法
祖纘
宗曆二百余載洪囙治安有蒙顯謹承烈撫四十八
年鳳曆悠久無疆華夷莫不尊親童叟共濟
仁壽方持盈保泰擁
神器以猶昌遽歎世傳勤抜鼎湖而莫逮暁茲付
託端属
元良欽惟
皇太子殿下恭敬温文聰明齊聖金進玉琢既諳
潜徳于當年虎歩龍行可卜太平于今日頂奉
先皇末
命俾承
列聖丕基舜日重華天禄永綏伊始尭文再煥人心
傾注継新益維体得人
宗社生靈有頼而吾
君有子謳歌訟獄咸帰雖在孺慕之時當以紹述為

孝伏願
際天人之交興念曆數之在躬
但中國以奠四方畢慰臣民之望坐
明堂而朝群辟遠進功德之休柔六
御天涣更新之
大號奉三五極欢剞見于文明臣等無任祈
籲悰
命之至
皇太子令
諭答曰覽所進箋具先卿等憂国至意稱子衰
痛方切繼統之事豈忍遽聞所請不允
是日 禮部啟天下文武進賀
聖節官員應許隨班行禮
上從之 戶部尚書李汝華疏言遼左用兵御屋日
久計窮于事例力竭于加派會經臣請乞犒賞戶
兵兩部業湊三十萬兩解用而值
回招再發又出脚價轉輸臣謀在遼東者應分犒
分餉充餉若干犒賞若干行經略分別確數具奏
外其一百萬兩并脚價係分發九邊者查九邊共
一十三鎮道有遠近軍有多寡事有緩急賞有差

等須另為酌量就鎮計兵就兵計餉計算詳妥召
可差官領發會同撫按頒給有稽遲等弊臣部查
明具奏已題員外郎李承主事楊國柱解銀遼東
又題司務郭長發郎中嚴九岳田一井員外郎田
儀鳳王事向亂贊解銀九邊奉
旨依擬仍着地方督撫多發兵將防護毋誤
辛丑 文武百官軍民人等再上勸進箋
其詞曰
長君國之福大統定而天下始安
元后民所依 丕基纘而輿情乞 惟當八表勁寞之
日值
九重正位之時謹勒下忱再干
聖聽我
大行皇帝致治昭明成功巍煥
二祖
八宗之景運鴻祉無疆澌九州四海以深仁燕貽有
永受念
承祧之重特循
顧命之詞敬惟
皇太子殿下

天縱聰明性生仁孝離照啟
前星之瑞
帝皇有真
乾符當執日之期臣民交戴乃
聖心沖抑寵命未允于
宸衷致衆志憂惶顒望益深于寰宇臣等窃惟萃嘿
離云恩道而纘紹所以覲光祝一日萬幾
天位宜容或曠而百官咸式
神器不可久虚自晉周固本支迄資明兩以至漢啟
磐石必係
元良惟往牒之昭垂冝鴻儀之肇舉伏願
殿下早覆鴻闈聿宣新政天下歡聲雷動
朝廷德諭天數乾坤轉而四時成
遵王有極
聖人作而萬物覩保世滋昌無任懇切俟
命之至
皇太子令諭卷曰卿等為
宗社至計言甚諄切披覽之余愈增氣痛豈忍遽
即
大位所請不允　禮部題奏　二十三日光祿寺應

修文武百官共祭一壇時備辦遲慢合應罰治
奉
旨堂上官免究署官奪俸一月其管辦內官陳進着
司禮監查究　先是刑部以熱審面期催請者屢
矣頃乃得
令旨允行比再奉
旨催問將者衆鼓舞于道　廣西巡撫陳邦瞻奏
四州岑茂仁本賊猛羅孽肆虐屬邑納上林縣土
官黃德勛殺弟黃德隆殺子黃祚胤謀襲其城破
之二凶同惡惟岑德勛奪命信擄妻妾子女土官
以去事聞抚道府問狀而茂仁黨庇二凶逞狸德
勛為病死為作亂為當經法應聲罪致即四境土
司亦思共申義舉第西粵憔柝未可以師熟隱是
不以時聞且成尾大之勢謹據實題奏伏乞
上下部覆議
勅臣等隨宜計議調度兵食以圖善後事下兵部
誑下房山縣民陳棍于法司棍與王府四李說
皇親李翼經巡視街門查究禾報至是棍子陳象坤
與其黨狗執王府巡視御史以
聞乃奉

奎章閣　稿給原任吏部尚書趙娛卿與煐歷官有
清望再表鉤衡值縉紳交爭
與情未愜末年以九卿代闕請帑煐為首名見忤
為滿考當加官久寢不報鬱鬱而卒
卿與亦傳至是局臣以為言
上乃允　壬寅　文武百官軍民人等三上箋勸進
其詞曰
天人協應法舜禹之代終
曆數有歸昭啟誦之嗣服故
大德必得其位惟至孝克纘歐獻若遜位之未遑
將
與情其何慊敢煩瀆
請莫
賜允俞欽惟
皇太子殿下荷
天眷命膺世累仁
聖學想孚緝熙
睿質成于進琢風姿溫潤資毓瑞于
青宮
龍德正中宜承麻于

紫極詞禰當之悠託惟纘緒之是期乃泰運初新已
見兆心之共戴而
謙光下濟猶煞三讓而不居竊惟繼志非
聖人不能即當
憑天以出治諒陰古帝王代有貴在從禮而抑情
雖哀慕未遑諸懷而艱大必幹諸應是宜告之
命
廟先昭
元子之成功于是示諸葉夷丕著
新君之一統臣等用是瞻
天懇請踴地恐惟偏微忱之未遑將
叩閽而不已伏願
殿下慰群情而稱明明后思遺訓而克丕丕基
上貽
文考以無憂盡內外無不思服遠邁大禹之有子几
血氣莫不
尊親臣等無任懇悃激切俟
命之至
皇太子令諭答曰
皇考文行皇帝上賓　予哀痛悲號五內摧裂而丈

武群臣軍民耆老人等以
祖宗基業之重
皇考遺
命之嚴上箋勸進至再至三已悉忠懇
大位至尊誠難久虛況
遺命在躬不敢固避勉從所請
皇太子令諭礼部曰
皇考大行皇帝上賓予哀痛悲號五內摧裂而軍民
耆老人等以
宗社基業之重
皇考
遺命之嚴上牋勸進至再至三義正辭懇不得已勉
從所請茲當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即
皇帝位爾部擇日具儀來聞　差大理寺等衙門評
事等官祖重燁等往各直地方開讀
詔書　禮部題
登極大典近因勅命久虛禮節未經閑習擬于武

百官青素服于
文華殿演礼三日
上報可之
詔革遼東鎮江遊擊戴光啓任以按臣陳王庭劾
其剋剝逃兵也　薊遼總督文球奏保請土兵逃
天津要紐委官招安不聽道臣貫之鳳以兵將未
集未便招堵第督令海防營官兵拒之河岸比有
二百余人浮水且渡兵丁射回隨差官渡河撫諭
乃聽招安擒其千總頭目賈文魁下之獄其目兵
一百四十名號泣求生乃渡之過河委官押領給
之飲食以聽處分其千總賈文魁解監軍審究見
在土兵及招回者俱令刻期起行以杜覬望蓋逃
兵中有頭目為之鼓倡而千總等官又不能安慰
各兵皆無知聽人指使而賈文魁其禍始也大都
取兵與取民不同取兵於擾攘之時與取兵無事
之時又不同各兵視遼如阱机忍飢移臉情實可憐
臣以今後土漢各兵取道部門者應給
皇賞銀五錢使歡呼而過鞏戴之下此
恩之當用者也近又見各兵走險如鶩幾成故事
反查屢次應招而來者仍掉臂而去今後應梟首

惡黨首蘖杆其領迺安家等銀照數追償庶兆者
有戒心守此歲之當行者也得
旨下部　工部監督等慎庫主事華顏設定錢償
以通
國用該慎庫積錢既多用法不廣又因工作不多
方為舖商銀錢半給之議而值
大行皇帝賓天前丹遂以　萬曆錢為章物夫唐宋
古錢尚且通用何況那代之寶且下今歷禁毀置
賊賣者仍行各省州縣所使錢有新錢亦應兼用
萬曆庶庫所數萬錢本不致虧折于是　萬曆舊
錢與新錢並行　廣王卜石宅以貢帝至迎而素
囊未來揔督崔景崇報曰該貢以來十二部吏俱
聽廣王之命自卜石宅龍封威令不行于素囊而
素囊情愈抗衡卜酋卜未來也素設先得帝賞卜
既來也素却故事遷延揔以爭家未定忱恨日深
卜之防素甚厚而素之寵卜亦藉故綜跡無差遣
于相避而遷卜酋報貢吏人禀稱傳調忠素尚未
回話乃僱探忠素之言却闖卜酋未曾傳調查舊
規每次貢市在我先百催貢之賞卜酋得賞已至
素囊得賞未至

中國之賞不可再加而貪吏之情總屬叵測或卜
酋久待不來而怨怨回巢如四十六年或素酋略
示驕倨而徐來乾市如四十七年皆不可知以至
沿邊窮吏失望無聊難關穴正在彼中而延林恐
及我地自今分布兵馬慎密偵防保內地無虞貢
之遲速可不論也已素囊卒不至
癸卯　欽天監擇日
皇太子八月初一日午時即
皇帝位　禮部進
即位儀注　一先期司設監等衙門於
文華後殿設
御座
文華殿設
寶座　一先期欽天監設定時鼓　一先期尚寶司
設
寶案於
文華殿　鴻臚寺設
詔案於
殿內東設
表案於

丹陛上教坊司設中和韶樂設而不作錦衣衛設
雲蓋雲盤於
殿內東別設雲盤于
承天門上設
雲輿于　午門外鴻臚寺設宣讀案于
承天門上西南向　一遣官以是日早祇告
天地
宗廟
社稷　一是日早
上具孝服親詣
大行皇帝几筵祇告受
命畢乃具
衰冕服行告
天地礼隨赴
奉先殿謁告
祖宗畢仍具衰冕服詣
大行皇帝几筵前
孝端皇后几筵前各行五拜三叩頭禮詣
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神主前行四拜禮畢詣
文華殿即

帝位　一是日早鳴鐘鼓錦衣衛設鹵簿
大駕
上服衰冕
御文華後殿文武官員各具朝服入
丹墀內伺候鴻臚寺引執事官至
文華後殿將行禮之時照舊制傳
旨百官免宣表免賀只行五拜三叩頭礼傳畢方
引執事官就次行礼贊各供事奏請
陞殿
上由中門出陞寶座錦衣衛鳴鞭鴻臚寺贊五拜三
叩頭禮訖百官出至
承天門外候翰林院官捧
詔授礼部官置
詔於案上雲盤上從
殿左門出至午門外禮部官捧
詔置
雲輿內迎至
承天門上開讀行礼如常儀　甲夜
諭經略遼東兵部右侍郎熊廷弼督撫巡按官
曰近因奴酋猖獗在順陷我城堡殺我軍民

特命留運籌調度並圖戰守揀選兵械相機征剿勉
刻期剪滅是今天氣炎熱邊方尤甚暴露疆場勞
苦忠勤茲沛
恩施用彰撫慰
賜周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　總督文球銀一百
兩紵絲四表裏　巡撫周永春銀六十兩紵絲二
表裏　巡按陳王庭銀四十兩紵絲一表裡並獎
謀猷之忠早奏蕩平之績其在地方總兵等官著
該部開寫來看
特
諭　飭禁兵屯衛各門勇士營兵二千八百七十
九員名護衛禁城四門四衛兵一千八百四十八
名護衛
皇城六門　戶部尚書李汝華啟查九邊共計一
十三鎮官兵八十六萬七千九百六十四員名所
宜分別給賞之查得通州團練河南兵共二千一
百名天津除出關聽遼東給賞外見在總兵王學
書家丁三百名江北水兵金冠下一千一十三名
江南水兵王表下一千二十三名　永平山海
等處召募防衛新兵七千名所當一體分給以上
二項或有調出獲應給安家者有逃遁病應為

扣除者即以扣存余剩銀兩竟足安家之用至于
遼鎮戶兵二部所發銀三十萬兩又近日先發帑
金一百萬兩及今次分發三十萬兩共該銀一百
六十萬兩設六分竟餉四分充賞以遵
詔
旨東師鉄餉及軫恤至意容臣移文經略令遵奉
施行奉
旨
依擬　遼東鎮舊額官軍八萬二千三百七十七
員名　新調援官軍約計一十八萬共二十六萬
二千三百七十七員名除發銀三十萬次發銀一
百萬外今幾銀三十萬兩分為月餉犒賞之用
延綏鎮官軍五萬五千三百一十員名銀六萬五
千五百一十九兩　寧夏鎮官軍三萬一千六百
二十四員名銀四萬六百二十四兩　甘肅鎮官
軍五萬九千八十一員名銀七萬二百八十一兩
固原鎮官軍九萬四百一十二員名銀十萬一
千六百一十二兩　薊鎮官軍四萬一十七員名
銀四萬一千二百一十七兩　密雲鎮官軍三萬
一千二百三十二員名銀三萬二千六百三十一
兩
永平鎮官軍二萬五千六百九十員名銀二萬七

斤六百四十兩
昌平鎮官軍二萬四千四十九員名銀一萬五千
二百四十九兩
易州鎮官軍二萬八千六百一十四員名銀二萬
九千六百一十四兩
宣府鎮官軍八萬八百九十八員名銀九萬八百
九十八兩
大同鎮官軍八萬四千五百三十七員名銀九萬
四千五百三十七兩
山西鎮官軍五萬四千五百一十四員名銀六萬
三千一百一十四兩
除各鎮外又天津等處援遼并團練官軍共一萬
七千六十四員名各該銀一萬七千六十四兩
通共一十三鎮并團練官軍共八十八萬五千二
十八員名揔共該銀一百萬兩

乙巳

募南京浙江兵至京師遼邊告警兵部募兵之使
四出　初差部官繼遣科官道官無省當差便省
觀而已而所遇驛遞騷擾無以
京師進舍妄設計畫煽動縉紳々處有兵々所有

將當此不察輕為建白部悍言路唯々題覆並食
之輩附會差遣金錢糜費索詐百端至于有司追
逐急指計無所出從貴軍甲計戶出丁皆僱募他
方不由土著由是逃散仍責本籍勾償万至市井
無賴視為驕名壯丁貪黠暴弱代更究竟逃塞無
兵而內地徒滋紛擾先是協理戎政尚書黃克纘
題選營官募南直隸沙兵并挑南京營兵調浙江
營兵共三千赴京訓練又差官募義烏兵四千以
二千補選南京浙江而以二千赴京操合之可得
五千人戶部以糧之餉用三千至是南京營兵已
先遣營官張茂勳領至而營官張翹往募義烏兵
除補還南營已送京操三千之數其安家行糧請
貴撥在協臣題留五萬兩數內支給南京署兵部
事右副都御史陳道亨疏
聞
不還駙馬都尉王昺復職其註誤監生人等行該
衙門查復之昺先年以疏救劉光復至籍為民至
是以大學士方從哲請乃復
瑞王
桂王

惠王請給

福府莊店遺田地倂税下戶部

命戶科給事中楊建署禮科印信

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卷之二

大明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
貞皇帝實錄卷之五
泰昌元年盖　萬曆四十八年也禮未踰年不改
元而今稱　泰昌元年者何盖八月之
詔既以明年為　泰昌元年而九月之
詔又以明年為　天啓元年于是廷臣議年號者
不一
今上下其議部臣侍郎孫如游請集衆論〻定上疏
曰竊聞曆數代更有一君有一號大統世及父傳
子〻傳孫此萬世之經也以
先帝弃退之日猶在　萬曆庚申之年而明歲改年
之期即為　天啓辛酉之始　萬曆之後　天啓
繼之則　泰昌之號虚而無寄然
神宗之統傳之
先皇而
皇上之統實受之
禰廟今日之紀年既缺異時之信史難徵雖　萬曆
而閏　天啓者屬之誰乎科臣李若珪累謹貞言
今年七月以前宜仍　萬曆之號八月初一日
先帝登極以後應稱　泰昌之年臣等再參之閣部
諸臣之議符合居多人心之同即
典禮之正如唐順宗永貞之號附於德宗貞元之
後御史左光斗引証足為今日定例伏乞
勅下臣部通行天下一切章奏文移自今年八月朔
至十二月終俱用　泰昌元年既不虧
神宗之全曆亦無妨
皇上之改元庶統系分明人心允愜
今上是其議報曰
先帝年號衆論僉同
大典允愜深足慰〻
朕孝思其依議行于是定以　萬曆四十八年七
月以後改號　泰昌年元八月丙午朔
上即
皇帝位　是日早遣泰寧侯陳良弼恭順侯吳汝胤
奉告
天地
宗廟
社稷
上親告
大行皇帝几筵縗服行禮訖易服袞冕服詣

文華殿行告
天地禮詣
奉先殿告
列祖以下再詣
大行皇帝
孝端皇后
温肅端靜皇貴妃各几筵行禮畢午時出
御文華殿陞寶座
命文武百官免賀免宣表止行五拜三叩頭禮訖
大赦天下
詔曰維我
皇明運祚隆昌基圖鞏固
煌々大曆
聖々相傳承
皇考大行皇帝奉天臨民四十八載
乾綱在握解澤旁流淵穆端居而慮周四海化成久
道而誠切日中方垂恭己之衣忽陟
上賓之馭
顧命
神器俾予眇躬仰遵彌留憑几之言俯從臣庶屢奏
之請
宗社大計甫獲固辭茲於八月初一日丙午祗告
天地
宗廟
社稷　即
皇帝位永惟
皇考啟佑之深慈嗣服覲揚之匪易有懷兢惕若涉
淵冰尚賴文武親賢一心一德惟是邦家彝憲是
訓是行屬茲
履祚之初宜溥
維新之號其以明年為　泰昌元年
大赦天下與民更始所有合行事宜開列于後
一自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昧爽以前官吏
軍民人等有犯除十惡致死與詐傳
詔旨交結近侍通吏失机殺逆人命及侵盜邊海倉
庫漕運錢糧并貪酷枉法逆黨左道煽惑人民為
從當幹鑽刺指稱誆騙潛住
京師窺探為奸者俱不赦外其餘已發覺未發覺
已結證未結證罪無大小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
相告者以其罪々之

一建言廢棄窮礦稅詿誤諸臣已奉
遺詔酌量起用其有事関國本抗言得罪降斥謫戍
永錮從身者吏部作速查開職名分別奏請召用
御錄
一海內民窮財盡即舊額徵輸尚苦繁重頃因東
方未靖勢不獲已加派地畝以給軍需言念民艱
深懷軫恤今後各省直加派九邊地方准免滯徵
二分加派一年免帶徵一年免加派二年免帶徵
二年向後酌量事勢緩急漸次議減寧之日悉
與蠲除
一凡被災地方一應夏稅秋糧馬草農桑人丁絲
絹布疋棉花絨戶口鹽鈔
皇莊子粒屯田牧馬新增草場子粒租銀曆日防
夫水夫民壯弓兵机戶葦課灶課富戶及門攤商
稅魚課枣株鈔貫果品等項自三十五年前起至
四十一年止查係小民拖欠者悉與蠲免其已徵
在官及追完給解覔從侵尅者照舊起解作與加
派之數鹽井有課無井者着抚按官設法乞年征
停征撮加派錢糧曾奉
詔書停免者各撫按官查明但不係題准改作京邊
正項着還
前詔蠲除
一近來有司急於京邊考成遂緩
王糧或有將
王糧抵京邊以湊考滿致各處
王府應得祿糧缺少各該巡撫都御史宜督率所
屬上緊查催完納如有緩比借抵者参来重治其
郡王將軍庶子女有應請名請封選婚者本府即
與保勘奏請承奉長史等官不許需索刁蹬以致
稽遲
一天下
宗藩生齒日繁歲祿難繼自本以後各省撫按酌
量原額限定若干除
親王外查其世代之親疎位數之多寡通融支給
不得濫加其
名封結狀仍責成該省布政司巡撫衙門類奏不
得專擅
五宗徒蘇樂實其間四民之業聽依禮部條議通
行
一宗室犯罪奔高牆者除叛逆及內亂強盜人命

不肖外其越關赴京建言詿誤及自故而遣下于
孫妻妾無依者撫按衙門查明原犯情節關具奏
請
一兩京五府掌印管事公侯伯都督總兵副總兵
等官錦衣衛掌衛事并管南北鎮撫司事指揮以
上官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并學士及各總督
提督巡撫等官先年俱着自陳去留取自
上裁但近年人材甄濟功行寥落且五年軍政考察
在通始着用心供職其五品以下文職及在外兩
司方面先年俱會同考覈但今
大計非遠俱着策励供職毋得因循怠惰曠廢職
業各部院堂上及在外撫按官愈加督率隨事責
成其有偷安廢事者部院科道不時論參劾以憑究
治
一朝廷用人惟求真才今後吏部用人毋拘資格
凡有才能卓異即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其罷病
致仕冬官年力未衰素行表著曾經科道及撫按
官薦舉者該部亦量才查奏起用但不許市
恩濫舉違者治罪
一察吏安民全籍奉制作涉乃有劾到有司贓私
人命興置不問止照原擬陞降調其揭薦署考字
義微涉疑似輙據為轉名實乖舛莫此為甚今後
撫按官奉劾及吏部陞轉優劣務求參綜詳確除
露章贓能優叙會譏提問外其余注擬俱照考覈
規例分為三等斟酌處分不致懸殊仍須着實遵
行不得視為文具
一各處織造織祿紵絲紗羅綾紬等項　萬曆四
十三年以前除造完起解外其未完者俱減去一
半余作三年造完起解以寬民力其應天等府
萬曆四年九年未完袍段查係遠年一槩停免廣
西歲織葛布一百疋為數不多未免擾民相應免
造
一各省直等處額解四司料銀段價磚料生熟鐵
黃白麻磚匠蘇麻葦夫葦課車價班匠學夫木㭾
焦炭銀山場地租河道退灘地畝子粒鉄冶民夫
麂皮活鹿天鵞狐皮翎毛等項本折自　萬曆三
十五年起至四十一年止已徵在官者截數起解
不許隱匿拖欠在民者盡行蠲免
一十庫錢糧各省直徵解本色與赴京辦納者免
積庫內歷年已之輸者解者俱不堪用宜遣巡視

官査其足用哉年除本色不足者仍解外其余査
自四十八年以前凡未解者俱暫停本色以寬民
力其銀解送該部充濟邊之用
一各省直解官押進內庫錢糧入京多投歇家攬
頭槩陷局騙相聚日久先後那補侵費以致敗露
原解員役覊囚歷年追比或有身死累及家屬無
辜積逋
詔下之日若五年以上未完者姑准押發存籍歇
家攬頭行撫臣勘估家産抵完拖欠果係家産盡
絶准與豁免止各依應得罪名究遣
一近來民間困窮在外司道府州縣官等須加意
矜恤其有多加火耗濫行罰贖勒借軍民私派里
甲甚而賭通暮夜賣法鬻獄者各該撫按官嚴行
訪拏參革務在訪確贓跡不時劾奏從來勘問衙
門亦須按律治罪不得徇私姑息如撫按官縱容
聽兩京科道官指名參治
一撫按各差訪拏人犯屢經禁止間復牽扯中多
仇黠寓訪乘機誣揑不無冤濫今後務遵
明禁入境受事即刊布
奉旨不行訪拏諭所屬以杜指嚇果有豪猾病民有
司不能治者被害諸人赴訴上官兩造具備方與
聽理其各該衙門贓罰亦不得取盈歲額濫聽告
訐株連無辜違者以不職論
一凡致仕閑住爲民充軍官員不係考察及犯死
罪者不拘自陳被論吏部逐一查開奏請充軍者
放回原籍爲民々々者與冠帶閑住々々者與致
仕中間有才望過人年力尚壯曾經薦擧者許一
體酌量推陞
一內外文職官考滿原有稱職平常不職之分然
係舊例近來一槩考稱殊非明試之義今後各官
初由兩京堂上官在外撫按官務要考其治行優
劣據實開報吏部都察院仍要嚴加考覈分別稱
職平常不稱職照例施行不許一槩含糊徇情奏
請
一各處儒學生員食廩年深需貢淹滯宜加疏通
今計於歲額外順天應天二府每季添貢二名在
外府州縣及運司衛學各添貢一名提學官仍查
貢次在十人中科擧三次以上從來未經考劣錄
事停降者考取起送以寓選擧經明行修之意上
行今年一次俱於明年四月內廷試其有年力不

餘待查願告到嵩者給與
一武官
詔勑係
朝廷報功
大典向係所司刁勒以致各官不敢續黄兵部便
行文天下軍衛衙門遂一清查果有年久未續者
許本衛所保勘明的准與續黄以後龍者必須親
齋
詔勑與黄選查对相同方准選授
一內外大小武職官除真犯死罪及事干軍机重
情不宥外凡一應干累詿誤犯該充軍立功等項
所司查明来歷奏請定奪其失机不係失陷城池
及殺人至二百之上四有年力精壯尚堪委用者
許其具奏所司查寔題発遣衛充軍至立功以贖
前罪
一內外問刑衙門無論文武職官有犯會抚按官
問明具題覆
請未下者仍照原擬発落若正犯已故罪及子孫
者酌量開释其各省直抚按官例報審録矜疑等
項人犯通

請未下者亦俱照原擬發落
一兩京監禁各衙所拖欠讚粮等犯官地隔千里
不便追徵合將発本處粮道監禁定産完官其有
監故病故等情仍令子孫龍戰限五年內或扣俸
或該處每年務完二分如若過限不完者仍照例
參降
一工部舗商夫匠等役有做過工程納過物料已
經定收到部後有積欠者原與預支花費殊科查
果也已産絕者准與豁免
一東征諸軍士或調或募死者暴骨沙塲生者戮
力塞外優䘏
之典屢屢廷議今宜行邊腹各撫按查自兵興已
来戰殁軍士所有田土不論民地屯地但係的産
或無人無力耕種致有荒蕪者其前所逋錢粮尽
行豁免仍查給各兵的親人丁助其牛種待或數
後方可起科但不許各兵族人將旁人之地溷稱
軍地以冒蠲免
一文武東征道將諸臣勤奴隨殁者募氣尚新忠
魂不泯自後之䘏例得從優其各官所有田地人
等生前優免者死後不得遽爾開徵仍照各官品

紐慶免徵銀之數查厶官於厶年月日戰殁即以
為始再免六年〻〻之後方可議派以示
朝廷優卹勞臣至意
一內外各衙門見監死罪重囚有情可矜疑及人
命在寬限外者覆審是實俱免死發邊衛充軍其
人命無屍可檢強盜賍伏不明及年久無賍人犯
無証其題未下原問衙門未成獄者即此照熟審
事例清查釋放
一在京在外監追選官入官給主賍物除原係官
錢粮監守侵盜者俱照舊監追外其入官賍一百
兩以上給主賍五十兩以上若監追二年之上正
身已故家屬代追各勘無家產堪以變賣者開具
所犯情罪奏
請定奪若入官給主之賍不及前數追遣半年之
外正犯身故勘無家產送與宥比若保理重鋸兩
正身見在仍依律追給以卹死者
一節年行勘之武職官遷延不報以致奸猾得脫
被誣者久湮
詔書到日各該撫按官通查原來行官立限催勘
奏報如仍怠違參奏處治

一各邊鎮軍器所需及撫賞段疋諸物委官多侵
剋顧價收買濫惡物料以致器械火藥製造不精
其緊支目本路道將往〻那和別項錢粮照冒賞
用同道官漫不經心或徇情蒙妄今後務選廉幹
正途府佐照價置辦布政司及本道守巡官嚴加
查驗事竣開註有無情弊甄別賢否呈送督撫巡
按衙門以憑薦劾獎戒
一近來法久廢弛武備不設以致盜賊生發貽累
小民有司又多遲忌失事隱匿縱容往〻釀成大
患今後各該撫按官務要嚴督司道府衛州縣掌
印巡捕等官遇有盜賊即行緝捕務在得獲每季
終將各該管地方有無失事及獲過盜賊名數申
報查考敢有隱匿不從實開報者提究如律若撫
按官姑息容隱聽糾道參處
一京師首善之地五方湊集有等無籍惡少結扇
成把攬奪恣肆大為民害亦有倡優肄卒濫竊冠
裳服飾裘馬僭分凌上風靡俗流敗壞斷極今後
五城御史嚴訪嚴拿情重者畫發邊衛為民或令
編伍守哨以警奸頑
一邪術誣世如無為白蓮紅封大乘等教廣布傳

頭結連亡命甚至造符印擁兵伏一呼百應莫可
詰何切有奸民專以賽會迎香為事興蓋聯右匿
鳳鼓旂旛日喧天違法殊甚宜嚴緝教師會首依
律究罪余黨解散邇來添祠日盛緇衣黄冠所在
如蟻今後敢有私創祥林道院即行拆毀仍懲首
事之人僧道無度牒者悉發原籍還俗
一苑馬寺所隷牧軍窺設田土多豪惡侵占群外
馬匹妄報余丁以致馬死人逃貽害原籍兵部行
文該寺監苑官不許聽信奸猾扳丁滋累群外死
馬虧欠除正軍外不許監官移文擅拘原籍遺者
聽巡茶御史參治其一應未完賠補自　萬曆四
十六年以前盡數免追
一中都留守司河南山東都司所領班軍月糧應
解州縣每年拖欠致各省司官里借太僕寺班銀
馬價及兵部折色班軍老幼銀兩俱未補還及免
班年分應折班價并新舊總軍糧銀未解數多今
除四十四年秋班以前拖欠者悉免追徵以甦困
内有已徵在官者照數補解其四十五年以後拖
欠者仍照各年分追徵
一各處衛所歲造軍器并有司該造弓箭弦條自

萬曆四十八年以前拖欠未完悉免追補其收過
有司物料准作以後年分該解之數敢有因而侵
欺者治以重罪
一各處額編民壯快手本為緝捕盜賊而設近來
數多差占或赴各兵備道團操遇有草竊發有
司束手無措今後不得占役悉令放回各該州縣
責成掌印官捕官設法操練各兵備巡歷之日比
試查驗其保甲一事尤為弭盜良法兵部便行文
各處着實奉行
一軍戶有重役不問三處五處遇有事故如果戶
内人丁消耗只併一處勾補其余悉行開豁其有
人關戶絶并同名同姓被人妄報連年勾擾者有
司從寔保勘得寔即為轉豁該府兵部開豁毋得
輾展勾擾貽累無辜亦不許指此為由概將有丁
之家徇私賣放空歇軍伍違者罪之
一四十七八兩年在京問過發配納贖三年以下
等徒罪監禁日久可抵配贖俱遇赦後即准釋放
開豁
一犯罪存留養親備載名例律凡軍民罪囚有祖
父母々々年八十以上老疾應侍家以次成丁者

犯該死罪除極惡重情常赦所不原及奉
欽依外若誤殺戲殺亦誣告人致死隨行親屬等項
開具所犯情由奏
請定奪其徒流人犯照　萬曆四十二年例發本
處擺站做工煎鹽炒鐵皆以便存留养親務堪結明
白不許細瑣扶同任情朦朧混行違者以故出論
之
一免次
恩詔各省直自二十九年起至三十四年上各項錢
粮查係小民拖欠惹與蠲免惟是順永二府所屬
州縣衛所因四十三年閏旱災異常該撫按具疏
欽將四十一年以前悉為蠲免該戶部覆准將三
十八年以前的係小民拖欠者蠲免三十九年以
後仍令下年帶徵今各省直蠲免應自三十五年
前起順永二府所屬自三十九年起各蠲七年至
京城內外居民房屋比歲兩潦沖壞未盡修復者
准免歸房三个月廊店房屋倒坏者查明免租直
隸薊州昌平武清玉田三河東安寶坻等州縣牧
地草場新增解監銀一萬六千有奇先年已經按
臣兩臣具疏

請免該部題覆有地屬荒碱銀係重科該縣宜得
朦朧徵解仍照　萬曆十年清丈原額徵銀解部
其加增解監之銀盡行豁免以寬民力
一北直隸涿州良鄉固安武清永清東安香河漷
縣通州三河等處京衛屯軍自　萬曆二十八年
以後新增屯丁銀比例礦稅徵解通灣稅監已二
十年運苦已極四十二年雖
恩例
蠲減三分之一而害未全除徵納更苦今邊隊未
定調募日煩衛京之兵尤當休养豈堪重累議內
通潞落地二稅已經撫臣具奏停免此項屯稅自
今四十八年為始着同二稅一体蠲免
一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
隱於戲鑒
成憲以圖隆紹述
祖承夫志事同民心以出治吳暨同協于章程凡在
照臨咸體朕懷布告中外咸使聞知　還行之司
等衙門行人等官祖重標等齎
詔往省直等處開讀　直隸提學御史周師旦疏言
國家待士有体新例不宜濫觴從來棠高任使軍

吳耗費不貲閭行胥級曾不聞舉及庠序近見户
部遵餉事例議開納生員一款其事甚辱其名甚
醜不識所謂開納在歲科兩考額以內乎折額以
外乎如在額內則臣之兩考將從何從捲入如在
額外則孤湊望若登天而買人得之害乎
國家所患病何至失倫若此設收亦不之錙銖泥
進白丁之億萬啟
朝廷以為改變亡猶為濁流傷士心摧士氣將尺
寸未獲而尋有余喪且教化之地先由賄進人材
不成人材
國体不成國体其所決裂甚大若納貢一款礼部
與通政司群言之亦無俟臣贅說矣章下户部已
而部覆竟罷
而顧巡抚副都御史周應秋進解存積以濟邊儲
共計三萬零八十兩有奇且疏言遼餉一歲所需
八百余萬理財之策宜著實講求如
國初召商中納之例誘家募民实粟塞下之令金
城且耕且戰之策皆可做而行至于選將練兵使
轉餉不付于流水尤為喫緊報聞
山西御史馮嘉会疏言自古撫軍字民莫急吏慮

將豪近據糸新之范貪婪醜事致數人萬生靈屠
戮乎夷嘗蒞擊陳維翰家人駁載大錠銀一百五
十兩俱係剋餉之贓邊腹之吏甘蹈之范畏職濫
派取受稱穀折價散糧虛耗十八取二甚至有以
稅契為剋數以抬價為奇貨閣縣連呼雞犬不寧
九邊將領論晉維翰行穿剋削公行冒破取剋月
餉時苞隱運和餉甚至會師拉把茂將軍作氣虎
致軍士衣不蓋肩救不歇口顧奔外夷以為樂土
也當此徵兵加派所在繹騷欲得軍民效命須懲
將吏之貪積欲懲將吏貪積須嚴加耗侵餉之罰
頼
勅下所司以後武臣剋軍責在督抚文吏朘民責在
司道抚按與臣等所摘祭俱严行追併押祭清遼
不但懲貪兼可助餉今
內帑山積宜斷然慨発数百万以濟危邊表臨刪
影正天下文武臣工未有不洒然易慮者
上是其奏　廣紀石塘路巡按御史王象恒奏八月
初一日石塘路達賊萬余從各中冲入先攻白馬
関又攻高家堡馮家堡　丁未祭
先師孔子

命禮部侍郎劉一燝行禮　直隸巡按御史盧謙疏
稱順天府文安縣放勇營窪下苦水歇化霸州花
児絟等處折征之例除
慈寧宮係進宮錢糧例不蠲免外其余如瑞安府地
放勇等三營官地大寧橋牧馬場地陳家務廿場
官地營絟續墾額外荒地等處乞
勅戶部照霸州事例折半徵收以甦昏墊之困奏
報　禮部奏
新主臨朝萬幾攸係乞少節哀情擇吉
御門聽政會閣臣具揭欽天監官擇到本月十二日
吉
上報可
命具儀來行　初萬曆之季閣員多缺
上踐祚念遼方多事惟慳臣素諳擇宜亟會閣臣方
從哲疏
皇上雖新庶政鞠理之職斷非一人能辦
先帝欽點史繼偕沈㴶二臣急宜之用一時才望諸
臣與去歲已推未點者仍乞
勅部会官推擧一併列名上
請庶群吴並進而政本不孤得

旨先點二員乞用還着吏部再推見任在籍素有才
望者七八員來簡用
直隸巡按田生金言二部坐派應徵寧三府廣德
一州改造段疋三萬二千九百匹而歲造不與焉
查無額編惟將二部四司料價支用查三府一州
該價值銷墊等銀三十二萬五百九十兩有奇而
節年存庫見發料價止得其半二運無措雖完三
運價將安出夫一運之供已費三年之料價則三
運之辦必須九年之蓄積今既不能以一年辦三
年之價則何以三年責三運之完當今民力凋瘵
入孔既竭出孔恒多即云賞賚必不可已然而運
既完將數年足用其改造三運乞
將賜停止得
旨改造三運段匹准暫停止二運未完其蘇杭等府
應停的着該部查議具奏　福建道御史萬崇德
奏遼事戰餉徵兵徵餉十八萬楞腹之橐既聚于
遼東則二十萬本色之糧須稃于海上今登萊津
門應運之米聞將發運独准安三十萬石恐漕王
紀副使交駿声經營雖有次第然路經成山嘴始
至墟除阻洶湧今東載者板釘稀薄之船撑駕者

新募游惰之衆易動難制督理儒人徐淮之間非
無事之地若復以兵職声理運地方聲壓何賴乞
添設海運兵備官一員如根儲道事例桂劉淮安
往來津門閘專理運務其應用隷吾諸費見有新
設鹽法道焉額不煩徴派亦可釋彰官事無損責
成極便量下所司　戊申
諭内閣傳起建
皇極門殿擇日與工以
之董殿官小百官朝賀列班不便也時遼餉念急
大工鉅建有司莫措乃以工部
請發内帑二百萬剋日起工　下考選散官各官
俱令還授吏部遵奉
遺詔之請也時授職者庶吉士史永安博士陳徽業
劉述祖中書周朝瑞朱童蒙董承業張其庭房可
壯劉大受羅文英蔡國用高弘圖程之棟行人侯
震暘汪慶百陳所志余合中張倫張素養趙于逵
立兆麟周用賓羅汝元鄧泉修潘文范謹錫推官
林一桂李九官李廷知縣史孔吉楊所修熊德陽
劉弘化韓述張修德賈繼春馬鳴起郭增光董翼
王一中喬承詔游士任安伸袁化中汪泗論傅宗

宗龍田珍陸世科江秉謙張慎言馮三元王夢蛟
張鯉李良棟蔣恩翔共五十五員朝瑞震暘吏科
孔吉徽業戶科慶百禮科所修童蒙兵科德陽承
業所志弘化刑科其庭二科述祖江道繼春鳴起
一桂湖廣道永安江西道增光述祖修德翼廣東
道可壯一中承詔士任廣西道伸化中大受河南
道泗論宗龍珍合中山東道世科文英秉謙國用
九官山西道慎言逵論弘圖陝西道三元四川道
素養于逵夢蛟兆麟用賓雲南道汝元泉修文龍
之棟貴州道鯉南京江西道偕南京福建道良棟
鳳翔南京湖廣道皆監察御史而兩諮歎飭若申
廷謨舒榮都張瀚鄧宗周聶紹昌易應昌郭如楚
黃楫秀張師孟則以推補授差先得
旨　直隸巡按御史田生金請改折廣德州漕糧謂
廣德州從外江貿米趙宣城水陽鎮交兌驛費萬
狀蓋其地四面阻山不通舟楫故徵銀于本治市
米于外江先年嘗行改折己題奉
欽依謂三年不拖欠永著為令不謂永折未行復
有徵銀兌運之事行之數年更多折實乞
勅戶部議將運米改折起解以杜諸弊官民兩便部

覆得
旨仍改折三年　陞河南總督工部右侍郎兼右
僉都御史王佐為工部尚書　南京大理寺卿
王永光為工部左侍郎　江西巡撫右僉都御
史包見捷為吏部左侍郎　鄖陽巡撫右僉都
御史陳濂謹為刑部右侍郎　起陞原任兵部
侍郎江應蛟為南京戶部尚書　原任湖廣巡
撫右副都御史董漢儒為工部右侍郎　陞通
政林季昔為太常寺卿　尚寶司卿熊尚文為
太常寺少卿　浙江道御史劉蔚為順天府府
丞　吏科右給事中姚宗文為太常寺少卿
福建道御史陳于庭為太僕寺少卿　太常寺
少卿管國子監司業事李騰芳為詹事府少詹
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印信
上命大理寺寺丞唐壯麗署掌大理寺印信　兵科
給事中姚應嘉疏法
祖四事　其一曰修身蓋人主一心攻之者衆惟是
起居食息之間震龍見雷声之惕則可以當萬
幾而不勞萃百責而不資此為修身之實
二曰勤政

御廟必親
朝講無曠使一心周迴天下天下流通于一心但
顧在
文華殿群臣之時多則天下治此為勤政之實
三曰親賢輔衡大臣托在心膂是宜傳選高賢崖
拘翰林一局必藉肝胆骨力者三四人與俱於夾
輔之助此為親賢之實
四曰納諫古者諫無定員今者言有專責復一年
一歲之稽斯收四目四聰之功而廟堂諸臣尤宜
盡起以風有位此為納諫之實未報
戶部尚書李汝華覆山東撫按題東省海運六十
萬石除運遼外尚少三十萬石設留解部京邊銀
兩不知京邊係各鎮各庫各衙門緊要之需毫不
可缺惟平糶可以通融今查東省報過倉穀七十
余萬
請以其半糶銀十萬余兩而四十七八年加派所
徵又似不便議將已解見徵者作四十七八年京
邊之數而通減四十六年以寬民力其四十八年
加派該五十知萬余兩設以二十萬兩先令歲海
運以三十四萬余兩目下收糴以為明年海運之

值歲為兩便
上從之　己酉癸
大社
大稷
命恭順侯吳汝胤恭代
命二部侍郎王永光給事中薛鳳翔巡視工程
欽天監請改書曆日年號
上報可
命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史繼偕　南京禮部右侍郎沈潅俱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
差官行取來京同從哲入閣辦事二臣
先帝所點用而未發者
起陞原任吏部右侍郎朱國祚為南京禮部尚書
禮部右侍郎孫如游等疏言自古繼体之君遵
遺訓以凝承
天意無急于及時
冊立者臣部在昔蓋嘗催
請數四且往日
皇上毓德
青宮
天子朝夕與俱顧復之愛寔以父兼母訓迪之嚴
又以父兼師今日有萬幾勢或不能自非早登為
冊立付之保傅之手日為護持磨琢
皇上之心亦不安然則行
冊立
遺詔
先帝非直為
皇長子慮亦兼為
陛下慮也乞
勅擇吉具儀
固本幸甚
上報曰遵
遺詔於釋服後舉行擇日具儀來奏時科臣楊連繼
請言臣考
冊立故事
宣宗以宣德三年立
英宗為
皇太子甫二歲
憲宗以成化十一年立
孝宗為

皇太子肯甫六歲
孝宗以弘治五年立
武宗為
皇太子時未週歲即
先皇之正
儲位也亦僅六歲耳今
皇長子年十六矣以
皇上御極未及旬全較
諸帝之
冊立為尚晏以
皇子歷年如斯而講讀未執而冠婚已迫較
諸帝立
青宮之日為已遲且
皇長子昌齡日茂未離阿保惟是体統一尊遠嫌
襃而即莅則氣体已望一善也
名位一正去幼志而修家職則德性可成二善也
官僚漸備近良正方之日多三善也
伉儷維時開虹流電繞之祥四善也
孫謀已裕燕翼無窮
先帝皇后勝前十六年之愛注亦可以即安五善也

若夫
龍軒甫正鶴禁旋開于
皇上遠猷鴻業尤善之善者一人
元良萬邦以正
社稷之福也報聞
詔
聖壽免行慶賀禮
旨意悲痛以
大行在殯也 工科給事中惠世揚論御史劉廷元
任日用事辟小附和職掌之外別有官評高下考
選王張年例開欵造事日事驅除一旦有順天之
命臣工錯愕泛其声應氣求又有徐兆魁為之副院
拭昇斜托料抵楚不戰狀當
賜罷斥以肅
新政奉
旨徐兆魁以新薦留用廷元下部院議舊兆魁時已
陞副都御史也已部覆廷元候論定處分
雲南道御史張新詔論前文選司郎中陸郵達補
吏科給事中侯震暘原無見缺陞衙道廳員外郎
戴謨越疇倖次紊亂舊章為覆意之漸既婦崇疏

辦新舊再咒生以頭狀具言刑部員外郎徐大化
以考察罷斥之官卿崇從踰破例起用疏下吏部
覆稱卿崇疏
請歸省宜聽大化照旧供職報可　督餉戶部右
侍郎李長庚議得去歲海運初開歲不能濟今春
力開北岸較南岸一運可抵三運而又有冬寒風
飄之險然海運止七八月可行今計正五十日百
兩年所截漕米五十萬石將次卸完而船無所僱
艤待不行轉盼九月便當停運文山海關積糧四
十萬石雖泛可慮臣查南海口可徑達蓋套乃商
淮船十余沙船五十為南海口之用此通開則關
糧便可直達遼陽陸運至遼者省其三居視由
天津達遼每石可省三分通計運糧四十萬止費
十數萬可完也至天津召買料豆則商人四十七
年所買者價未找完何以責四十八年之召買此
審運需便宜急務而庫藏無措恐失運期乞將內
庫銀兩暫借一百萬兩為運糧召買之需蓋有銀
斯召買無誤　：　：　：　則海漕因便轉運而遼左
可無倉卒告乏之患臣熟計甚便也已又
請截漕運以濟遼餉言去歲蒙
恩截漕三十萬石于天津今歲截漕二十萬石目前
將次運完矣八月末旬便當停運明春二月始可
開運而今歲所運之糧恐止足供歲裡之用萬一
明春缺乏倉卒告急彼時存貯無糧新漕六月方
到將何以應之遼餉本折已經議定多之于本折
之于折本色非海運不能多非預備不能濟乞
下部議乞截漕十五萬于天津而即扣新餉于太
倉銀庫庶明春二不悞有運部覆
上從之

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卷之三

大明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
貞皇帝實錄卷之四
庚戌
頒賜各
王府銀幣據 萬曆元年例內無侄孫一項今參
酌應與侄同
上與
福王
潞王 翊親常 賜外 特加銀三百兩綵紵羅各
十表裏 紗十疋 錦四疋 鈔二萬貫 兵部
尚書黃嘉善開具遼東經兵等官應賞名字等與續
後出關將官未在賞內者
勅經略于前後發帑金一百萬兩內照例
頒給于是賞發總兵官鎮守李光榮征虜杜國柱
賀世賢 援遼楊宗業 陳寅 陳策各銀五十
兩一表裏 兵備道王化貞 薛國用 李乃蘭
康應乾 監軍道高出 邢慎言 牛維曜 曾
韵齊君榮 單崇各銀三十兩 副總兵官見任
實承武戴燁等共九員各銀三十兩 參將閻正
名 遊擊官麻承宗 戚金 都司僉書倪承勲
方承勳等見任援遼共七十五員各銀二十兩
條預守備官左輔坐營官周世祿 小把總等官
留起滿見任援遼共五十二員各銀十兩 援遼
土司石柱司女官秦氏 保靖宣慰司彭象乾等
二員各銀三十兩一表裏 援遼土司酉陽領兵
加銜守備冉天麟 石柱領兵指揮使馬祥麟
永順司領兵官汪一龍三員各銀三十兩 吏部
奏
詔書內一款建言稟歷年礦稅詿誤諸臣酌量起
用其事關
國本得罪者分別奏
請
召用恤錄臣等遵
明旨除事關
國本查開職名另奏外而建言詿誤諸臣均知錄
碩者先行起補其餘次第來諮不出一兩日咨訴
當無不真熱用亦不相遠奉
旨依擬部內事其酌量推舉以俟錄用按諸臣有獲
罪
先朝或爭時事批鱗受譴或彈時相逆忤遠遷或雍

從瑞遠謫長繫至于
國本一事枝蔓多大者損性命小者削官爵連
歲二三十載近且一二十年姓名既不時聞存沒
亦難具悉故部兩次第採訪起用一時彈冠之盛
窮岩遺老為吐氣焉　起陞原任南京刑部郎中
鄒元標為大理寺卿元標自　萬曆初輔論相張
居正奪情杖几死再起直斥伏林間者三十年至
是首
召用之　起陞原任浙江道御史袁宗延為光祿
寺少卿　河南道御史馮從吾為尚寶司卿各添
註宗延從吾俱以吏部推陞不行論列錄為民
陞督餉戶部右侍郎李長庚為本部左侍郎兼管
照舊　陞寧夏巡撫都察院僉都御史藏爾勸為
戶部右侍郎　陞順天府府丞王紀為南京通
政使　太僕寺少卿徐必達為應天府府尹　起
陞原任湖廣右參議宋一桂為太僕寺少卿添註
　起補原任太僕寺少卿周曰庠為原少卿添註
起陞原任河南道御史劉光復為光祿寺寺丞添
註當張差闖入
東朝

完帝同
上召見群臣曉
　諭光復高聲稱頌
聖孝詞未畢
先帝怒其震驚
靈暮遽下獄
　廷臣嘵嘵營救凡四年始釋至是特起陞之
陞陝西右布政使畢自嚴為太僕寺卿管京營少
卿事　陞福建左布政使畢懋良為太常寺卿管
少卿事　陞河南右布政使王志遠為廣東左布
政使　陞鴻臚寺左寺丞展自重為本寺左少卿
　起翰林院編修林釬復除原職　吏科給事中
薛鳳翔上時政二事
一曰四
旨當慎夫閣臣之設原以票擬為職閣臣以票擬司
王言之出入而天下即以票擬定閣臣之得失今
煌煌
天語半由中使傳宣即
聖意遲發固以消中留之跡而
王言經行恐反滋外疑之漸寺人不許干預政事

此
祖訓極嚴而何今口傳內
旨啟人以不可知之疑乎願自今一切
旨意務發闕臣票擬隨覽隨
頒庶無假借之患
一曰留中當防夫臣子自面奏外惟憑章疏為血
脈〻〻一通則
官府情合血脈不通則壅隔勢成奈何同一啟事
或此載彼遺同一推釋或前遲後速乎雖
聖政時新非堅之而不變而
萬几日華恐怠惰之易生願自今一切條畫務勵
乙夜之觀覽隨覽隨發庶永無隔礙之患然而閣
臣贊襄救小尤重賴格非可拘于內外若宂亦可
預干旁求不報
命原任戶部山東司主事虞善繼復職先是善繼以
違例告急借發金花五萬兩以濟急被吏部暴
以為
請
上從之　吏科給事中周朝瑞獻慎初三要略曰
陛下新政用人發幣撤礦可謂有初矣顧天下鼓舞
若更生者此初而
陛下夕惕朝乾歷萬年當如一日者亦在此初今賢
才漸見登進然收一才必待得一用宜令有言責
者得盡其言有官守者勿奪其守若乃緊忠良之
手足而使讒佞為容華及得秉愛憎而營處穴則
慎初以信任要矣
君之施澤於水陸物一息不費亘或枯竭翔邊左
索賦正急今日所發能何將無又廢其窮宜留金
花不盡之金省內庫無益之積更有不足作以帑
金務令吏卒露
恩普被吏民則慎初以行仁要矣海內若權徵如
在湯火乾使一撤何異拯之請除痛忍
先帝仁明恐緣導自宮小以至宦豎諂慝黠禍人國
今撤回到關即有隨進金錢宜
勅發飭還明何堵非
明主所當識慮及積習巧之難防則存達堅隆也
慎初者要之要矣臣賽快心於既定之
皇猷而更願
聖主之修舉者如此
上諭內閣金花銀兩原係舊額進內以備

典禮等項賞　賜俸祿之司同朝瑞要譽妄言本
當拿問姑降一級調外任用闕臣隨具疏言
皇上蒞政方新人心望治甚切銓部起廢之疏隨上
隨下乃朝瑞一言即行謹論殊非政躰之本且至
事應善維蒙
恩復職借金花者業及寬政設金花者無蒙原譴
亦非一視之仁相應免其降調令守原官奉
旨惡其阻絶
國用已有
旨不允申飭　户科給事中王紀言疏陳時事言臣
惟自古人主善用言官無如
先帝　萬曆初年誅悪闍罷權相起廢官皆用言官
言無留行逮十年間言官用朋黨相傾不一
國王之国
先帝閣言者不用是非
先帝之決而言路之罷也當傍成之時亦穆無深維
國家不可無審諤之臣而以臣等付
陛下惓惓望
陛下之親覽納諫而
認臣等以投職違言言官言可採則採之不可採

則闇之人可用則留遣
陛下用之故臣以為善用言官無如
先帝者也臣今者所為揭肝胆以勤忠舍笔橐無所
國之矣臣與諸臣約章疏無得作隱語以煩
君父射殺大臣被論杜門靜聽小臣不得展辦章奏
煩嘖易起歡儀非所以重言路之体也歐陽修有
言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夫從容論忠使
君之自聽者宰相也忼慨陳列致
君之必所者言官也　漢武帝美風之主汲黯數面
折其非人臣而至于面折其
君非得已也臣不願
陛下今臣等至此臣所願者
陛下將
先帝親覽納諫四字大書於座右而今後
路御不睽朝宰相不離側諫官不得疏用人行政
亦如此數日舉動令臣等有法度之言無誘遺之
言是
上顧也　報聞　户部奏自奴賊發難兵馬錢糧俱出
劉誼加派原非得已但外解者任意遲緩而分用
者又任意圖便開銷者開銷折絶者斷絶職部不

得已具題會議另加派銀一百萬兩為兵部安家
馬價二十萬兩為工部器械則分用亦各有數目
矣今查四十六年四月起至今年七月止共解過
遼東銀八百三萬八千有奇近據新餉司報稱遼
兵以十八萬馬十萬疋以折色論計該二百九十
余萬遼瀋開鉄額兵除舊額外該新餉三十萬一
年約該三百二十一萬有奇 各衙門公費一萬
有奇 各道駝運一百萬有奇 各道召買糧料
六十萬余通計每年用銀四百八十余萬兩以本
色論兵一十八萬 馬十萬匹 共該糧二百五
萬二千石 即遼左一鎮一年除本色外用銀既
五百萬 關內召買及各鎮調兵行糧鹽菜不與
焉 即加派全完不過四百萬新餉少解一分則
誤餉一分是誤該部且誤遼也職部會同督餉及
經撫嚴查參處
上從之 是夜漏下一鼓東方有流星大如盞青白
色起螣蛇東入壘宿二小星隨之 河南續募毛
兵三千五十有奇家丁三百一十有奇援遼起原
任副總兵劉光祚統之先是河南〻陽汝州三處
已募過兵五千矣至是部覆從七千而不能盈其

數也已部議加光祚註銜左軍都督府僉事援遼
陽 辛亥
諭內閣
大行皇帝梓宮並
孝端皇后梓宮發引傳示該部具儀來奏 禮部左
侍郎孫如游上喪服視朝儀言孝以善繼為隆禮
以順時為大
皇上性生純孝茲當
大行皇帝喪禮哀痛迫切而
代天理物正以紓國極之懷適今嗣登
寶位之初萬彙攸係伏望念
祖宗
社稷之重少節哀情請
御文華門視事文武百官行奉慰禮有
旨 朕哀痛方深豈忍遽離喪次其以本月十二日
視朝爾部具儀來看 禮部奏喪服列代皆有制
度而斷自
孝宗皇帝蓋
孝宗篤于親而喪禮詳且備故
成世穆三廟以下宗之

孝宗昔居
憲宗皇帝喪
御門視事在喪制二十七日内服俱綀二十七日
外易素翼善冠麻絰至祔
廟釋之
御朝服如常儀今准舊制則宜于八月十二日綀
服
御文華門視事百官素服烏紗帽角帶參
朝叅俟
梓宮發引除
上從之
諭禮部曰
朕
生母弃天年久追尊祔葬事宜查例具奏 礼部
奏
萬壽聖節各
王府進到表箋
慶賀礼儀不便陳設應類收送司禮監收貯從之
兩湖揔督許弘綱奏烏碣外洋有倭船四隻寄
泊官兵斬獲首級五顆生擒四十名奪獲器甲餘

賊落海無數題敘有功員役下部 甘肅巡撫祁
光宗疏報該鎮選發援遼兵馬一萬三千餘用馬
價銀一萬一千八百九十兩有奇 其祁家土兵
原係西番納馬種田言語不通未經戰陣驟聞調
遣輒相率入山声言抜虜難于驅迫 寨氏土兵
昔年因協守魯光國不戰題裁已久即有土民皆
田野村夫素不經戰盡力挑選止得五百不能取
盈千數户兵二部題覆報聞 福建巡撫王士昌
奏海殺表進聽撫令之立功海上自贖并叙文武
將吏帶管海道岳和声等參將紀元憲等撫剿勤
勞下兵部知之 御史王槐秀疏參福建巡撫王
士昌貪肆不檢言入境之初多用夫馬已無恤民
之念殺賊袁八老之委用人稱軍門外府知户黄
聚寰之數監海芙說暮夜入金志衰官成心弛防
檢亟宜罷斥奉
旨留用 御史張師孟參延綏巡撫董國光封疆失
事 湖廣巡撫徐兆魁保奸养亂而 兵部尚書
黃嘉善調募失策乞正樞臣之罪罷二撫之職庶
中外震悚而奴虜斂跡不敢 吏科署科事暴謙
貞陳用人之概以光新政其言閣臣者佐

明主燮理
天工令政本革弱或備顧問或裕經濟一內一外
故事確有定例在
皇上當新自
宸謀在輔臣當急主公議者也起磨者為
國家收拾賢良令品如麟鳳早當
賜環或列公卿或沾一
命毋使黃髮恨棄于
明時緇衣倒置于萬世可也
先帝遡年啟事緣留中不報諸臣逆有窺其微而肆
其稼論不本乎虛公志每存乎搏擊一細之勢已
成風影之疑愈結夫東西南北何地不生才賢可
然於埜銅良楛長短何人不當用寧可堅執成心
平不平之情刑難刑之念在諸臣共勗之耳然公
平之說雖美公平之念難持指天作誓是日用罔
声起最附是曰藏公要在我
皇聖持今日之美一切章奏朝上夕下悉付輔臣擬
宰一一剖決求其至當即刻回話則大臣不能事
其模稜小臣不得逞其胸臆可否立定美醜攸分
但當職業儘可表見何必自立異同攜黨禍亂也

報聞　起陸原任都給事中鍾羽正為太常寺少
卿添註羽正當　萬曆壬酉因
冊立事禮科羅大紘以論元輔申時行降外上疏
爭之遂革大紘職而罰羽正俸次年壬辰又以同
官李獻可公疏論豫教降級疏請同罰遂降之極
邊　起陸原任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饒伸為光
祿寺少卿伸以刑部主事論輔臣王錫爵子衡不
宜中闈為民　起原任禮部祠祭司主事為民萬
建崑為南京禮部精膳司主事建崑以　萬曆二
十六年有憂危宏議一書傳于朝語涉
國本
皇親鄭承恩疏辨御史趙之翰遂言此給事中戴
士衡所為並疑士衡嘗為大學士張位邑令比書
受位指使而建崑與位同里有連因牽及之遂降
雜職邊方尋疏辨為民　起陸原任吏科給事中
王氏任為尚寶司司丞　原任雲南道御史歐大
倫為光祿寺寺丞任以封陳事有
旨責詭斜推語避難同業雖美俱革職大倫以妄奏
拾遺及推陸宗世恩謂言官不能論列而革職也
起陸原任刑部山西司主事秦聚奎為光祿寺

寺丞奎當　萬曆辛亥言湯賓尹等不當考察以
代鎮勒致仕　起陞貴州都事劉文炳為尚寶司
司丞文炳當　萬曆丙辰以沈同和墻燠論罷臣
吳道南詞　起陞原任陝西咸寧縣知縣為民論
朝薦為南京刑部山西司郎中　陞山西按察使
翟鳳翀經歷為南京戶部浙江司主事　兩浙運
判葉大受為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朝薦以較場
梁永許奏逮
詔獄年後放還鳳翀以言事得罪大受為工部諫
修胡良梧二被論　陞山西左參政余自強為山
西按察使
欽定新陵名曰
定陵　閣擬四名以進
上所擇也
諭內閣
聖母孝端皇后梓宮停安已久宜當發引偕
大行皇帝梓宮如何發引合該部具儀來看
古方從哲回奏言
先帝梓宮在殯
皇后無先發之理而

玄宮隧道閘完將完又難久待應
命該監擇吉同時發引仍先期奉遷
聖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一同附葬新陵然須待
加上
尊謚之後方可舉行
召服闕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何宗彥
以原官起補與侍郎韓爌同管纂修
玉牒事務　新推甘肅巡撫杜承式以病免之　御
史郭如楚疏言
聖明踐阼九徵兩潤然有初鮮終古今同戒故使
國史時新
經筵時御章疏時下則下僚勤之漸　起居必慎嗜慾
必簡咨訪必遠則無耗損之漸
傳宣不斷威福不惜頻笑不假則無匪竊之漸璧
出宦之饋屏拭更鮮百涉之芒愈狸不擾則志慮
清明身體強固
萬年磐石在今日始乃
補天浴日經緯料理則相臣諫臣二者最重此番
推舉閣臣一切資格門戶皆當剗除惟求弼主濟
時無負

君國諫官雖卑與宰相等此時振驚老臣人思自見
惟是形之筆札須盟之幽獨果否無以人己起見
無以意氣声名起見無以黨局恩怨報酬起見顧
言路諸臣同野深群以成
聖天子蕩平之治不報 御史張潑疏言自古談立
朝者以正直忠孝為本蓋審同非
国家之福要以同心体 國則意見自忘争執自化
攄臣題留以来所見臺省諸臣無事不争無將不
爭始之以爭繼之以逐株連禍結所傷言路諸臣
哉無嗟獨臣有慨于中謬意到覈之後不坳暫還
和平事有可不可堅而持之則爭何如暫置之以
俟事體之自定人有賢不肖強而辨之則爭何如
姑需之以俟公論之有歸
天下國家之事天下國家之人言之苟國是之有
濟何必是不人誠千慮之一失何必非不在我
聖主勵精圖治諸臣宜滌蕩肺腑嘉與更始見無分
于彼此人無判于東西老成者平氣自處勿作清
流之禍新進者平氣處人勿操同室之戈蓋是非
不明則爭路明則止此日直窮到底恐從來收拾
極難如前此攻王圖攻李三才初何嘗不是但象

勝之過至于不能容人主張之過復至于不能自
容則亦何益之有人才消長之際
國家安危攸關伏惟
聖明採擇
上是其議
命以後言官都要同心體
國毋彼此紛爭致傷和衷之誼 遼東巡按御史
陳王庭疏言東夷入犯查勘失事官員本年六月
十二月奴賊共二萬余合為二股一股自撫順關
進境總兵官賀世賢禦之一股自東州地方直抵
奉集堡總兵官柴国柱禦之斬獲首級四顆賊退
去其所虜王大人屯百官人屯共十一屯盡破擄
去男婦人口查核失事遊擊祖天壽周守廉革職
戴罪立功遊擊馮大梁酌議降處是從也按臣言
賊謀不在搶掠而在攻堅志不在村屯而在瀋奉
幸經略屯兵預設二師力禦賊少却無屯堡一空
中朝無不要議而經略能退衙蓬薊謝事之志
又廷弼疏言各官功過不掩有
旨下兵部 遼東巡撫周永春疏言夷酋虎墩兔憨
等前賞共銀一萬八千兩又加進馬賞三萬兩其

一萬八千借支閲科寄庫銀其三萬兩原在遼東
馬價太僕寺内加派而遼東荒旱仍借動閲科銀
照會太僕寺支銷蓋自是而旁講當乃定
命工部侍郎王永光署掌本部印信　癸丑
孝康敬皇后忌辰
命彭城伯張嘉猷祭
泰陵　御史黄彦士疏新政十事
一曰隆孝思寄闇
先皇居
太后之喪易月之餘宫中不解衰服雖時臣有服制
之疏謹再請進以
請乞下禮部條其所宜者著為定礼權于易月之
中不失三年之愛
一曰攝
聖躬
皇上齋宮清穆急在保攝無保攝之道無如日
御講讀接嬪妾之時少接賢士之日多以養心則義
理明而志益清以練事則嗜慾奪而身益固令名
壽考皆本於此
一備輔導僚以輔理之員再推矣臣以此舉宜不
論資格不拘内外兼才則以備方員之量偏才則
以調甘苦之和任簡而信任之庶一德有濟
一曰勤政事
皇上旬日以來批答雖遲延見尚稀臣
請朝講之暇時
御便殿延問輔弼科道差遣諸臣以屬職掌以決機
宜庶無叢脞之患
一曰通言路
先皇之朝言路是通實塞乃
新主君臨人思自効即言不當亦無惜批答使人得
言所欲言言路以闢而通之使人擇言後言言路
以清而通也
一曰起廢棄山林諸臣業分别起用矣諸臣才品
不同皆足備録用然或有累經論列清議難容者
此輩豈容溢徼
新寵宜考去
國之緜祭平心之論毋以影響輕訾老成亦毋甚
調停反空善類可也
一曰振吏治邇年人競而鮮恥風自下流咎由下
作若高下一経其才能遷轉一叙其資俸恬退者

奬何人樂於奔競踈蔺者豎人何樂于多費是怕
嚴飭提衛上下互相振刷庶幾回有机耳
一曰謹閽寺舊
刑以俟掃除而令柩重難逆矣此輩間有良者而
君側每易為私匿謂嫋笑必不可假借政事必不
可干預錢粮必不可乾冒至于中
旨口傳演陽煬灶之奸進稻孝順應讒規利之竇
新主當陽宵小觀望當剪萌芽毋使滋蔓
一曰嚴武備都會逢地情一京營兵十二萬老弱
者汰則兵精汰存者練則技熟
新天子蘇息奮震文武將吏競全歷賞罰必全行禁
止此不可不急飭者也
一曰固邊防蓋九邊事視一經畧々々而不足任
也置亟易其人經略而必足任也不可復掣其肘
通經略以痛告若果難支定可乞以自置封疆故
經略之才尤不可不急務者也凡此十事庶幾為
新政之初惟
皇上俯　賜採納不報　御史舒榮都疏奏曾
乾剛振鐘習華言天下不過人與法二者而已法不
止于用人而用人之中貴自有法人固可以維法

而執法之堅節以得人如昨者遼事初興起楊鎬
于回閶而以李如柏任之非為戰也本無戰情猶
経泉議欲中之微意既不可以告人各路之宣傳
似有心于賣國非獨此也鄭之範一寨褒縣令耳
黄緣入遼闡其以憲佟鶴年故教养性以情輸奴
開原為陥遭誅至今劉國縉在西臺時不知其功
係若何起之替畫廢餉十有余萬一朝脱逃逾無
定議不來此時一加大創一洗年來積玩之人心
何異靈恥除兇予職以為刑賞黜陟可與天下共
而必不可使借
朝廷威福之權快其喜怒愛惜之私匿子中懇直
而想詿誤可原而必不可使貪横陰誣之徒得遂
其身家妻子之計疏入不報　兵部
請分督陝西四鎮防秋罷陝西三鎮総督李起元
照管陝西四鎮邊長兵寡彼虜環伺套虜吉能等
調兵往西報仇乘隙東犯且挾逃軍不為例之賞
沙計懷提夷罰脓之恨黄婦挾賞寧塞松酋銀歹
青錫合宣大諸虜謀奪大小松山海虜火落赤打
木疋和殺要藏着僧兵為羽翼寧鎮報虜已往西
去要犯搶盧塘莊浪新疆一帯所有四鎮分布防

嫌事宜各該兵馬查照往規申到但限七月初一
日齊赴信地乞
勑各該督撫衙門嚴督大小文武將吏如期齊赴原
定分布信地加謹設防遠差哨徒密行偵探虜粟
入犯本鎮則極力堵截相機戰守如犯鄰封則合
兵邀擊互為應援務令首尾相應使虜腹背受敵
但不得分外貪功啟釁秋防告竣查果信地無失
應援有功破格優薦題
請陞賞
詔如其議
命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公鼒掌左春
坊印信
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鄭以偉掌右春坊
印信
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錢象坤掌司經局
印信　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施鳳來　翰林院編
修成基命為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李
光元為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編修　禮部題
朝鮮國王李琿咨差陪臣參判李春原齎到
大行皇帝萬壽聖節方物馬匹

遺詔尚未頒及而該國遣使已到應進收
上從之　又題朝鮮國王李琿咨差陪臣參判金大
得齎到
皇太子千秋令節箋文方物馬匹今
皇上寶位初登應照
萬壽聖節禮儀恭進但一時難令更補及查進馬匹
以喪禮未畢應免行陳設暫准進收
上報可　又題
皇上初登寶位華夷共戴朝鮮國素修恭順之職今
宣播闓應照例差官齎捧
詔勑緣路等件前去開讀奉
旨允行　禮部題准戶部咨料理海陸二運主事
請鑄給關防
上從之
皇城巡視兵科給事中魏應嘉等言禁門嚴肅乃
出入猥雜不異通衢非
宸居之体即四市一節前此諸臣抗章
請董竟付空言禮儀房長隨董國用擬將宮內不
堪女子趙永祿女等八口領出北安門著伊親領
去若未奉

明旨職蒲私発私領守衛不敢擱阻萬一奸偽滋生
何以肅清
陛下乞
皇上渙発徳音明白
諭戒然臣更有
請者怨女出宮古今盛徳之事自
穆廟至
先帝両朝迄今凡五十余年矣其間侍従宮人空閑
無職何啻以千百数夫人衰老倍思其帰未襄遣
堪生聚
皇上挙事発言便合
大経大典而於一事不必問有例無例
惟然抹選独断施行令此老穏及無職事者各依
其親則海宇歓呼
仁慈無極臣因事敢忠忱懇
聖明省覧不報　鄖陽巡撫陳両謨奏礦賊聚衆流
劫設剿處之策奏
旨下部　甲寅
萬寿聖節
命陽武侯薛濂　武定侯郭応麒　懐寧侯孫承廕
撫寧侯朱国弼　豊城侯李承祚　豊潤伯曹以
忠　廣寧伯劉嗣爵祭
長陵等陵
命都指揮李承恩祭
恭仁康定景皇帝
陵寝　吏部尚書周嘉謨疏言建言諸臣中有事関
国本者或叩
宸闈或忤時宰或司蓋而違詳或因人而株連此皆
成
先帝之令徳屢
宗社之遠慮也雖
皇衷有主未忍言夾日之功而紀
顔不避何可没天之力
先帝神明不測用意淵深難陽棄其身以杜群嚚之
口実陰採其言以鞏
萬年之慶今
皇上篤念舊人并其身而顕庸之即没而不忘優卹
亦諸臣
千載一時也今査訪列名如王徳完　孟養浩
鍾羽正　李璫　姜応麟　丁懋遜　鄒徳泳

何士晋　孫如法　雒于仁　羅大紘　黄正賓
沈璟　李獻可　舒弘緒　董初春　吴之佳
楊其休　錢一本　冒名儒　王如堅　朱維京
王學曽　薛敷教　樊玉衡　謝廷讃　楊天民
黎道炤　陳尚象　涂杰凡三十二人其一時間
戴未備者再行續
請先是科臣周朝瑞疏云盡人而起之於恐偶遺
即日而起之於恐濡滯就使疲癃尪羸均宜沾之
寵異以俟其自陳又或旦暮古今并當議其贈卹
以報諸身後豈可令引領　賜環隱負錦上齎志
長沙也哉至是有
旨該部議用　山東巡撫王在晋奏乞加兵以固海
防存海運収自稱兵以来志在取金盖而絶餉道
彼見金盖運去之策積比教倉因糧于敵以拒內
援之兵并據山東以扼根本之計而賊在島龍江
所造之船足以供戰艦揚帆廣至登州聲軍兵之
數不能為戰為守又盖州節次塁獲奸細皆云要
捨盖州攻截運糧船隻夫數十萬人之命繋乎金
金盖數倉之積而金盖數倉之積懸于一線之海
道賊鮮覬金盖倒因登萊登為東有重地抽兵拔

遼精鋭盡發兵船運餉則防海何賴金州至登州
風帆半日秋冬風急係彼順此逆之時倘賊兵至
而後借援于遼御風飛渡可哉及多江夷慣海宵
為勤命我中華亡命實繁有徒願
陛下毋以金盖為急以登萊為稍可緩也抑登萊發
運甚艱金盖收糧甚緩今不謀金盖之轉餉而革
登萊之發糧是從望口吻之飲食而不思腸胃之
痞塞也萬一金盖被兵則此二百六十余船且為
毀籍矣
国家數保全遼必當戻督車徒陸運而以海運濟
之乃為萬全之策臣是以固海汛之當加兵併及
海運之酌議乞將臣募兵處餉前疏下部酌議処
仍嚴
勅遼東經略撫臣分搭重兵謹防水陸必由之路預
固金盖積貯之區而餉道無虞而遼兵可資防禦
矣　御史馮三元陳勸戎德政五事　一曰永孝
思　一曰善養願　一曰勤講學　一曰容直言
一曰早諭教　戸部尚書李汝華題揩餉甚难征
餉多阻臣部而次加派每年共止每畝七厘先因
少增兵而從遼撫之議後因多增兵而從閣科之

議無僅發遼餉之事耳于此求減必遼不用餉而
後可又查工兵二部加派二運是今春九卿科道
之議在兵部為安家馬價之用在工部為器械之
用於此求減必不用安家馬價器械而後可乃今
各省抚臣有按年徵解者有不拘年徵解者又有
求減於二運者目今外解既稀遼餉難繼无可柰
何反覆思維諸臣既認四十七年難于亟徵或將
去年已徵已解者准作四十七年之數今年見徵
者作四十八年之數既減去四十之年者以寬民
則不得拖欠四十八年者以誤國伏乞
勑下客臣移咨四川陝西山東各省直著處將四十
七年之數准作四十八年七運及兵工二運以見
徵者解之如有延捱遲悞藉口拖欠者會同遼餉
道臣指名參處
上允行　起陞原任工科都給事中為民王德完
原任户科右給事中為民孟養浩俱太常寺少卿
德完于萬曆庚子疏
請萬孳
中宮時外傳
中宮有不安之憂人皆慮之故德完云然下

詔獄杖為民養浩于　萬曆辛卯疏
請建
儲杖為民至是以
國本事同日起用　起陞原任布政司照磨楊東
明為太常寺少卿東明于　萬曆乙未論戎政右
都御史沈思孝被謫　起原任降湖廣蘄水縣〻
丞胡克儉　廣西布政司經歷何喬遠俱光祿寺
少卿　原任南京浙江道御史為民祁任為光祿
寺〻丞克儉于　萬曆庚寅年按遼論李成梁冒
功尋論都御史李世達妄參御史劉思瑜為逆机
取媚遂降級調外喬遠為礼部儀制司郎中以部
疏不列銜署名降調位論趙志皐後以兵部拾遺
事責科道不係論列而謫　起陞原任廣西道御
史史衡為太僕寺少卿　起原任南京浙江道御
史劉蘭為貴州道御史　起陞兩浙運判史孟麟
為南京礼部祠祭司主事孟麟為吏科直道不屈
後以太常寺少卿起用極論張差事降五級　起
陞原降山西和順縣典史鄒名宦為南京刑部山
西司主事名宦　萬曆丙申以
廷遣科臣封倭給事中葉繼美疏其非宜

神宗起革職降禮兵二部謫司官為首者名宦時為
兵部職方司主事謫典史　改兩廣總督右都御
史許弘綱為兵部尚書協理京營戎政　以漕運
户部右侍郎王紀為户部尚書總督倉場　巡撫
陝西兵部右侍郎李起元陞左侍郎總督陝西三
邊軍務兼理糧餉　巡撫山東都察院副都御史
王在晉陞工部左侍郎提督河道軍務俱兼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　陞太常寺少卿熊尚文為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兼提督軍務　陞山東
按察使整飭永平兵備袁應泰為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巡撫遼東贊理軍務先是遼撫周永春以聞
喪移駐薊門而薦應泰自代經臣亦疏推之兵科
給事中魏應嘉言封疆大事簡書可畏永春為大
吏而輕離信地萬一奴虜窺伺永春之責何辭袁
應泰昔為由河為淮徐任怨任勞經臣所稱第
以大任授大賢而不奏
明旨何以咸更狀乞
皇上速下會推之
命從諸臣奏
明旨而行焉

主
咸不習而群臣帖服不報至是以應泰代永春
以左庶子公鼐為國子監祭酒　起陞原任雲南
道御史為民李本固為太僕寺少卿　起陞湖廣
副使饒位為尚寶司卿　南京兵部職方司郎中
劉元珍為光祿寺少卿　廣東程鄉縣縣丞林材
為尚寶司司丞本固于　萬曆乙未以兵部推陞
宋世恩事不行論列謫　位御史督學江南執法
釋外用
請告勒致仕　元珍于　萬曆乙巳論輔臣沈一
貫謫　材于　萬曆甲午以申救冀侍罰俸尋以
論刘元震馮夢禎成憲降調　起陞呂圖南南京
通政司右參議　陞陝西布政司榜較郭尚賓為
南京兵部武選司主事
命
釋罪宗充鍬于高墻當
先帝以張差事
召對群臣時御史劉光復以声高繫獄中尉充鍬
上疏申救
先帝惡其越關奏擾下高墻禁錮至是五年矣乃從
督漕運王紀以為言
上特赦出之　工科給事中李若珪陳親政五事

一曰保
聖躬言天下勞形損精之事多在快心適意之時一
切聲色靡麗少近于前則欲寡而心清神凝而氣
暢矣
一曰定
聖志言
人主終身趨嚮惟在于心
皇上旬月之間念〻事〻去堯舜不遠惟願永堅此
志大為勵精勿令奸生于偏聽勿令諂行于近習
矣
一曰勤視朝
皇上當哀慕之際而不敢望一日復三朝之規而閣
日
臨御如不容已一以勵明作之志一以振久弛之
人心
一曰闢
經筵古人師傳疑丞將以格非而輔德故講官不
可不擇乃講學宣修具文宜先律令典故俾
皇上昭然於
祖宗法度而徐及經書可也

一曰慎枚卜用人為
新政之首枚卜又為用人之首必大加咨訪舉
朝曰可而後列名以
請毋徇人情毋狥資格不報　原任兵部職方司
主事為民桑學夔復原職學夔以兵科劾提兵官
馬林
神宗起責該部何不早推提兵司官降級奪以救
為民　起陞原任陝西右布政李維禎為南京太
常寺卿　改尚寶司〻丞汪元極為南京國子監
司業　乙卯
上不豫
召御醫陳璽視脈大學士方從哲上疏問安言
皇上至性哀毀之值
典禮殷繁
聖體過勞以致虛弱少加調攝自秪萬安但以十二
日為
皇上御門視事之初十三日為
常朝第一日
萬國觀瞻胥係于此伏願加意珍攝以承
天眷以慰群情奉

原缺一葉

宗蓁于　萬曆丙申為
册封違延事同王任等為民　起陞原任工部都
水司主事黃龍光為尚寶司少卿龍光以六科廊
失火認罪降外任　錦衣衛掌衛事駱思恭題
祖宗朝設旗衛以供
法駕蓋十萬人漸減至今止存一萬看守服役等因
正自不足派及余丁令
典禮舉行
駕差繁重乞下部查照　嘉靖年間事例酌議選補
奉
旨該部作速議補　兵部尚書黃嘉善覆遼東西平
兩次失事除坐營黑際盛逆戰析衛同知馬紀若
應變全城應陞應紀錄外照得伯要兒修怨糾犯
李國楨闖通事之報檄行領大訓隄防矣乃次日
虜入柳河臺而無救於地方之擄掠及其至而守
備不設如非也虛張虜勢以掩罪擅捏零級以後
功大訓應革職國楨應待罪立功自贖
詔允所議
命戶部尚書李汝華署掌戶部倉場印信
命太常寺少卿姚宗文署掌太常寺印信　陞陝西
按察使董光宏為江西右布政　四川按察使周
著為本省右布政　福建按察使汝世俊為陝西
右布政　起陞原任山東福山縣知縣為民常國
賢為工部都水司主事國監以礦監陳增論劾奪
聞為民　陞河南右參政盧繼膺為本省按察使
江西右布政林欲楫為本省左布政　陝西右
布政高弟為山西左布政　四川副使孫學易為
陝西左參政
命李騰芳暫署國子監印信
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卷之四

大明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紀憲文景武淵仁懿孝
貞皇帝實錄卷之五
丙甲
萬壽聖節免朝賀
命陽武侯薛濂同武定侯郭應麒懷寧侯孫承蔭撫
寧侯朱國弼豐城侯李承祚豐潤伯曹以忠廣寧
伯劉嗣爵祭
長陵等
陵　遣都指揮李承恩祭
景皇帝陵　內官祭
端肅皇貴妃等陵　御史鄭宗周疏陳時政一
曰充仁義
祖宗金花銀兩原為濟邊
陛下仁覆無疆積貯尚溪之使出輸者寧忍其復入
宜省剝心敲髓之銀以壯士飽馬騰之氣
一曰明賞罰人情姑息已久將驕卒惰試問三路
敗衂誰人借箸誰人傳檄進則有死而無功退則
有生而無罪封疆孰守乞下部將金花銀兩儲太
倉以備邊需應勸諸臣正
典刑以震
天威疏入不報　給事中韓繼思奏選賢枚卜二
事言勞于求賢乃
人主之盛事而慎于選擇尤延攬之深心憑虛不如
核實百聞不如一見一人有一人之本末一事而
有一事之功課今起廢以次舉行矣為公家而建
大節與為私見而分異同者品望雖昧會推以次
得
旨矣守紀綱而率資性與工反覆而趨附和者才具
自明大賢大用小賢小用果不肖則亟棄之此此
則賢者不濡下僚不肖不至雜進矣不報　遼地
早經略熊廷弼言西寧錦義一帶自春徂夏踰時
不雨千里赤地河東開鐵諸處早為戎馬之塲秋
遼陽海蓋初春稍沾雨澤不意六七兩月旱欲為
虐蒭藁盡槁分守遼瀋大軍已踰十萬計歲該二
百萬石方足軍馬粮料之費當此秣桂之秋遼地
石價已屬無望或多截漕粮或量增運額每月餉
軍發放七分本色三分折色寧使食浮于銀無令
銀浮于食至于各營戰馬見在約七萬匹計一年
該豆七十五萬之千石今山東之六十萬石僅豆
十八萬石天津截漕皆米無豆聞西石買若以采

七邑三計算邑亦無多已咨飭臣轉行各地方多
置邑料務足前數也
勅
戶部從長酌議章下部覆　起陞原任吏科給事
中為民程紹為太常寺少卿紹于　萬曆己亥以
礦監參夏縣知縣韓薰疏救革職　劉鎮大同宣
府貪懦將官馬如綉張可大王承恩革任回衛從
巡按御史蕭毅中之
請也　調南京鴻臚寺卿余啟元為鴻臚寺卿先
是鴻臚寺卿有以例貢任者至是吏部尚書周嘉
謨言　萬曆初年仍用甲科其別途出身者俸深
但陞服俸官至少卿而止後失其制改用別途止
以禮度之數嫺耳今宜選清望甲科以充之于是
改用啟元　陞陝西僉事宋槃為太常寺右參議
陞工部屯田司主事麋有象為通政司左參議
陞刑部山西司主事吳殿邦為通政司右參議
丁巳
上
御文華門視事畢有旨傳
諭內閣
朕御門見班行後有隨從執擐金大扇解脫門外
者回至省愆居聽有散班官前訶高聲逞內庭者

朕御極之初
朝儀豈容褻慢可傳示各官務加敬慎
閣臣奏向來朝會久踈滋玩至此今各官知
聖恩寬大嘗無敢違禁干罪者矣禮部疏覆得
旨朝儀依議嚴行申飭違者參治
制諭禮部上
大行皇帝尊號
朕惟古昔
帝王有無疆之大烈者必有不已之令聞勳華以
降代著鴻名商漢以還益隆
尊號非獨嗣主對越顯揚之至意抑亦臣民報功
崇德之常經也恭惟
皇考大行皇帝
孝格神明
仁兼位育始以勵精圖治終以久道化成執勤勤之
周綱解恢恢之疏網用使吏稱民安府修事治愷
澤無微而不被威棱靡動而弗推曆曆數者四十
八年永祚亂予百千萬紀所謂生民希有
天戴難名者矣
龍馭上賓板號莫及嗚呼痛哉惻予寡昧嗣纂

丕基屬詒落之在茲豈覲揚之敢後然而冲人永
慕難奪
日月之高惟爾臣庶進思其議
乾坤之大敬傳盛美宜協群心爾部其集文武群
臣定議
尊謚擇日啓上
冊寶以昭我
皇考之休於國極欽哉故諭　禮部進
大行皇帝尊謚議文儀注前期一日鴻臚寺官于
文華門設
謚議文案司禮監官同內閣禮部并班首官鴻臚寺
官于
文華門下丹墀內演禮是日
上具縗服御文華門捧
謚議官立于階之東文武百官各具素冠服詣
丹墀贊行四拜禮畢礼部官出前跪奏進
尊謚議文奏畢復位序班二員引班首官稍進前捧
謚議官以文授班首官、、、受
謚議文由中道進將至
御前序班贊進
尊謚議文
上起立
謚議文案之北班首官進
謚議文置于案贊跪百官皆跪
上覽畢
召翰林院官趨至前跪
上以
謚文授翰林院官
命授謚冊文翰林院官受訖捧從中道出
上復坐贊俯伏興班首官與百官俯伏興班首官復
贊行四拜禮畢序班徹案
上還　先是
冊立之議閣部及言官以為
請已有定期遵
遺詔于釋服後舉行矣至是復
諭內閣
皇長子年尚幼體氣清弱明年先開講
冊立吉典卿可傳示該部待
禪服後擇吉舉行　閣臣方從哲隨疏言
帝王為

宗社大計莫不以
建儲為首務．
皇上即位之初首
命釋服後舉行
冊立
明詔一宣中外手額並奉
聖諭不勝驚惶考
祖宗朝
冊立之期
英宗以六歲
孝宗以二歲
武宗則纔周歲耳未有年已十六而
名位未正
諭教未行如今日者向
先帝召諭群臣于
慈寧宮
元孫時亦在侍已儼然有成人度何至今而猶云
氣體清弱況
禮服之制在
朝廷為二十七日該部所擇九月初九之吉釋服
已半月有余正與前
旨今
諭相合當之行無礙伏望仍照前
旨即
賜批發刻期舉行
國本幸甚所奉
聖諭謹藏閣中不敢宣示
上著諭云
皇考妣梓宮在殯不忍遽行
冊立是以稍緩還著遵前
旨行後部臣科臣復力
請乃定
上令覽
文華門奏懇禮　御史史永安奏言路弘開敬陳
交濟之道其略曰
皇上至仁浩蕩大政流通將清寧立見于旬日間第
人臣當不諱之朝猶敢言之氣曰諷曰直何所不
可頗未相執宜妄希擬漸設為未必有之事過為
不必然之防徵以成
聖明之善反以踈堂陛之交是進言者過也夫人臣

當自請者有二
一曰嚴章奏之體辭尚簡要自古重之惟寧簡勿
煩寧顯勿隱指陳一事遠其事而止舉劾一人肖
其人而止無滋射覆無傷雅馴明白正大俾萬歲
之暇一覽無餘則聽者樂聽斯章奏之體也
一曰矢献替之忱言官因事納言非設言而索事
令批答及時对揚不易惟是洗滌寸心凝俉正氣
言朝干利
社
稷不必矜名節言朝于明國是不必附清流使
朝廷得受言之利而人臣無進言之名斯献替之
忱也至若數年鬱結一旦遣逢献可替否正在今
日體下心而茹納之所望于當宁者亦有二
皇
上御臨時親召對日舉尊嚴之下稍有逆耳誰不
神懾且
温
音而詢
和顏而受乃聽言之道宜然是御下之威宜霽也
人有瑕瑜言豈無醇駁惟在聽其可聽以沛江河
之决置其不可聽以示山澤之藏乃衆思之集宜
然是兼收之益宜弘也能如是則明良喜起唐虞
即在今日矣奉

旨所奏進言納諫有裨交濟之道下所司知之
部覆御史田生金停改造段疋疏言
皇
上弘慈謂南直各府易地皆然三運二運事同一
體用有查議之
旨
然其首曳段匹
國家所用二運未定仍應催解其南直等處三運
一概暫停庶以充
上充供而甦民困會承運局內監王虎言
內府供應之煩需用之急遂有
改造三運都陸續解進料價銀兩亦着户工二部
設處羨餘照數併解內閣疏謂不可使
朝端有二三之令致
詔書不信于
天下只宜下該部俟其覆奏恭聽
聖
明裁酌即不能槩停亦宜量為加免不報　延綏
巡撫董國光疏言延邊寒通套虜其地不毛別無
畜産軍士惟月餉是賴近来私增撫賞多扣以供
虜請邊道所屬十四营堡宴賞大夷㨿賣八千八
百餘金官給者僅二千二百批外有詳允明照者
又有暗增照前道臣張齊命欲將暗增者議減明

增者准給陰提給保安等三縣土兵馬價銀一千
九百兩有奇外少銀二千四百兩有奇乞于太僕
寺馬價發給一半餘聽本鎮設處而部款寺帑匱
竭今該道畢自嚴查核當各蕭歲額官給銀兩外
又詳乞增給私賠貸銀四千二百八十兩有奇止
裁革暗私賠銀二千二百九十六兩而諸備仍前
索要各役照舊給與加增而濫極於諸弁不能堅
守原約之罪如路將周弘祚王繼垂官鴻大梁等
剝軍婿虜相應設懲第撫賞一額傾過數年斯難
停革一旦無論匿報暗增而此八千八百八十余
兩亦理勢所必至不可裁也臣又覆時諸除前保
安三縣土兵馬價外再撙括塞三分之二地方物
力已窮其一分須發同金補足庶有諸弁之指索
可以甦數萬之軍命亦可以結七部之忘惜奉
旨下部　禮部題海陸二運遼餉攸關召買盤剝應
閑防詐偽奉
旨與做防護海運閑防　兵部尚書黃嘉善再疏乞
休優・
詔不允　以鴻臚寺少卿展自重署本寺印信
戊午

皇極門興工遣侍郎王永光行禮　通政司
請
欽定御門引奏照例每日二起
上從　司禮監
請催督
內廷供應錢糧係
上供然劄有
旨下工部　革薊鎮大水峪遊擊李元勳回衛山西
巡撫陳所學劾其貪也　御史王安舜言年來銓
路積薪之氣鬱極
皇上一日下旁蹊而咨且鉅像覆布久靡雲升矣第
虫林不偶尺短寸長如必從形骸分留求未能啟
信先已開疑是在主爵者仰體旁求之盛心使物
得展其漫渤之用人得盡其植楠之長可也年來
中使傳宣民生踢蹐
皇上一日撤稅監五人且礦店議罷紬廠議蠲矣然
窮谷之間有腳難到沿習之久無籍可稽有增之
處催指在中使無增之處代徵歸有司有增之地
編額行於商屋無徵之地包賠入于正額是在主
計者仰體一視之深仁毋使奉行不信分析不明

囊橐之餘篤言抵補可也以今
三殿鼎建特發帑金落成有日矣第工程浩大詎
容虛糜作蠹破冒朋奸是在委任諸臣查核不可
不嚴也以今邊境空虛儲餉告匱九邊鴟餋沿鎮
齎給矣第
恩有所漸而威無可弛詎容氣情心驕養癰玩寇
是在帷幄諸臣賞罰不可不斷也至如
臨朝大典誠進各部大臣而問以人才之臧否治
化之淳漓邊境之情形歲時之豐歉刑獄之煩蹟
面責口奏隨以其登對立　賜施行又進言路而
誘以明白正大之論披肝瀝膽之談霽顏而受包
益為容則耳目無微不徹矣更如
經
筵開講夫豈故事繼離
大寶延訪為先誠意正心之學固
聖明所樂聞而
天下國家之務在救時之急著誠有疑
必辯則法戒備得開陳矣不報　乙未　大小
部上疏問安
欽定冊立
東宮日期擇九月初九日　欽天監題

大行皇帝神主牌位初三日伐木十二日治木報曰
可　工部右侍郎王永光題
皇極殿擇日開工需用緊急已奉
旨發帑二百萬兩本部移文承運局關領該庫回稱
尚無的
旨傳示本庫乞降
明旨容臣關領奉
旨今發一百萬兩著承運庫領出收貯轉放該部仍
有一百萬兩俟陸續湊發　工部侍郎王永光題
川湖貴三省自開採以來費價數百萬耽延至一
十五年而僅僅湖廣解完二運遲以開工在邇臣
覆閱在工木料有朽蠹不堪者揔計尚少八千餘
根乞
勅下臣部咨行三省將未完大木著各該撫按展督
尽數起解其有各商領銀花費無木可解者照比
追銀另行召買四川二運已報在途計今已至荊
襄地方應咨行該省及湖廣巡撫展督沿途夫從
牌於有司及督木各官如仍前怠玩致悞工作者
臣部會同科道官指名条究奉
旨依議行　御史張至發

請議定減奴賞格以華忠勇商獲兵特加犒勞以
示激勸而固結卒伍厭屬道將尤是經臣第一義
奏
旨下部 調黃華爲參將王果以原官督協守延綏
定邊等處地方副總兵事從巡撫董國光議以定
邊火節往秋修備防秋急也 御史張濬言京師
奸偽叢集游手成群于是有把棍之說結群棍爲
棍黨而被黨者亦結棍而求勝以把勝把而把遂
不可勝窮有白討債之說誘解官客商于避處逼
立文契公然討取憑人一入牢籠便難展脫又有
撃訛頭之說但知一人作奸則尾隨其後陷人于
羅從而嚇詐金錢兼以兵牌因事勒取大夫需索
舖行皆因耆臣差委不常班行偶缺或一人而兼
幾差一日而下總署管城不過三月
新命或改別城收拾未成另有
新政安能事事有法人人遵守今應將巡城改爲
中差一年一代庶更替有常不致奸究之日滋也
章下都察院 陞廣西巡撫都察院副都御史陳
邦瞻爲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
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巡撫廣東地方
陞河南巡撫李養正爲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提理漕運提督軍務巡撫鳳揚等處地
方兼理海防 陞山西左布政趙彥爲都察院右
副御史巡撫山東督理營屯提督軍務 陞山東
右布政胡思伸爲定邊巡撫提督紫荊關兼理軍
務 陞太僕寺少卿呂兆熊爲陝西巡撫贊理軍
務 徐養量爲甘肅巡撫贊理軍務 楊述中爲
鄖陽巡撫提督軍務 陞陝西右布政使周懋相
爲寧夏巡撫贊理軍務 陞江西左布政使洪佐聖
爲江西巡撫兼理軍務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庚申 蘭州河清凡三日陝西巡撫李起元奏是
日臨洮華昌閒八月十五日巳時河清上下幾數
十里十七日未時止蓋自 正德二年清而
肅皇應運至是凡一百一十四歲再清
朝野共呼以爲
啟聖之祥焉 禮部司務孫學詩奏上河清賦
詔付史館 給事中楊漣奏申明禮制四事一曰
正
朝廷嚴肅之禮禁衛森嚴著在令甲年來防衛廢
弛出入無禁而

皇城之内摩肩掉臂
午門朝見雜遝無章甚至班行中拜起未終喧鬨
如市豈成
法廷當責成該部及巡視
皇城錦衣侍衛等官查明
憲典嚴加整飭併設製儀仗服物以換觀瞻復聞
朝法以防褻玩一曰通
君臣接見之禮
宗祖遺制自
御殿視朝而外有
午門朝見之儀凡机宜要務與閣部大臣委曲面
商下至庶僚分曾答應故人得効忠事皆停妥盖
若
君臣一有隔絕即閣議若職掌一經宣問即便
格共願諸臣奏對之時總
恩宣問吏部則問其叙用務為官擇人事有不稱
并坐舉主户部則問其考成無以虛文蓄藏作何
料理至於謹事孔棘更當詰問兵部責其調度方
略戰守机宜庶情察知徵職守無曠
一曰明人臣進退之禮進退貴於自決黜陟取自

宸斷適来臺奏寢閣裁決希聞故有傳旨斥出之
與而悖々言歸偶寬斧鉞之條而揚々故里黑白
未分是非莫定自今凡經彈劾者宜一一虛公覈
奏如爲風聞不妨昭雪若罪狀可徵當依考功之
法分別宜處即卿貳大僚邊腹督撫當以
國家事權為重以臣子体面為輕宜去者去宜處
者處毋槩從格套曲
賜慰留
一曰申章疏入告之禮奏對弗可文々則覽者省
也弗可冗々則覽者覺也適来一槩封章挿夾筆
舌渺無顧忌射要藏閣捕風捉影語涉含糊人可
更接今百官封章盡入
御覽當申飭臣僚凡一應入告之文務在情辭精
暢言簡意盡定為畫一之法庶舉措有章勸懲不
爽伏惟
皇上採擇疏入不報　御史劉有源疏言京都首善
之地適来習氣滋浇惡根結把害人一呼百和假
會茶之名積聚銀錢或數千或數百若把惡事犯
即用此打點官司以必勝制人如林之勢方張履
霜之漸當戒日今白蓮無為等教妖術惑人糾合

無頼所在而是萬一閧聚有符能保此輩不齎資
釁虞恐久則難固銀錢日積句連不已必經延淩
而後可杜其端近于東城緝獲結把追淩過銀四
千三十六兩四分于南城緝獲結把追淩過贓罰
銀二千七百一十三兩三錢一分皆經查算造冊
封貯各庫訖乞
勅下戶部查照支取前銀或以備援兵犒賞之用或
以給練兵修造之需更乞嚴督五城兵馬指揮戢
司捍禦須以禁治杜根為第一奉
旨祈下司　御史王象恒
請裁畢安之德勝二門稅課司大使永西　盧龍
縣裁訓導一員汰冗員以裕国課也下部覆從之

大明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
貞皇帝實錄卷之六

庚申

命給事中惠世揚御史薛貞巡視
陵二　錦衣衛題本衛監候犯人奉
遺詔送法司查審釋放報聞　戶部題新餉一事
物力竭天下而安危繫遼左非以專官總理之不
可若新舊二餉並收一庫在今日亦覺未便蓋〻
庫正稅餉四百餘萬今之益以新餉銀五百餘萬
一司官目檢而　矣之徒拮据不遑且總入于一
庫司庫者或不免通融支放稍那移于新舊之間
嘖〻者遂借為口實試另設一庫另委一官各管
司內司新餉者劄新庫即計數而解遼左同舊餉
者劄舊庫即計數而解九邊法無便于此者查太
倉銀庫有陪庫一差蓋亦互察預習之意後以無
所事〻反類冗員今議即用陪庫為新庫而改為
一年差當有實用當無虛糜其應任委請河南司
主事鹿善繼貞心定力綽有擔當委以新庫雅餘
辦之臣即當遵
旨劄催本官前來管理遼左餉務

上從之　陞南京太常寺卿張輔之為南京大理寺
卿　起補洪文衛為大理寺右少卿　陞行人司
司副劉時俊為尚寶司丞　陞河南按察使洪
翼聖為山西右布政　起原任尚寶司卿許維新
為南京兵部職方司員外郎維新有清名先年以
京師被劾徑去議降　起原任廣西按察司照磨
白瑜為光祿寺少卿瑜先年以給事中論河工當
責成總河降三級　起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白
所知為太常寺少卿所知為吏部守制科臣戴士
衡論其匿喪營陞鼓削籍　調陝西參政楊述程
補山西井陘道參政　起原任兵部主事王惟儉
為光祿少卿　辛酉　禮部恭進
大行皇帝尊謚議曰
峻德昭升配乾坤之廣大
鴻猶顯錫揭日月之光華惟易名永萬世之辭宜
盡制隆
一人之孝稽天而薦率土斷數恭惟
大行皇帝秉
神聖之資履昌隆之祚
體乾行健當精於明作之功保泰持盈端拱欽

太和之福
奉天祗若而載成屬之範圍法道自然而張施于
爲合契即基命宥密未易以窺而成功文章可得
而仰若乃幾神內運智臨無方聲言盈庭滅否無
逃于鑑別明見萬里乎和畢照其情形㧫莫遁爲
冤不遁狥推無旁落獨裁之斷杜窺瞰以靖氛囂
干紀之誅有重特而無錯寬肅莫凜焉藏納閟深
不以攖鱗而動声色殘修紈家不以清燕而暇箴
圖大以成裕敦之至也豈裕自如無宮室遊畋之
好綱維在握無科條文網之苛敬以居先簡之精
也
憑章則標
高宗之宸藻表
文祖之駿圖謨法則纘戴禮于經幃嚴負扆之攷要
以至銘齋顏而省己弘制額以作人
經天緯地之文不在乎兹安攘則聖保塞之歎封
曷屏藩之侵佚勘定則剪鴟張于川播殄豨突于
荊方周能威四裔而我武維揚復一隅而厥問不
簡保大定功之武不謂是乎緩刑宥過圜扉無冤
濫之嗟發賑蠲租禮歲拯流亡之厄

湛恩所沛洪于寰區即虞舜好生之仁蔑以加矣
崇號影居極
兩宮之備奉懃懸嬰服展三載之通喪至性所鍾終
爲孺慕即周文敬止之孝無與侔焉維兹
功德之崇隆熙偶輝光之著見盖惟昭明厥行緊
中闡而外揭以故章變有成用安人而立政洵哉
優躋
聖域而克闡
王猷者也臣等歷覽
前徽參稽
今典帝克運乃神之德爰號
神宗成王贊惟顯之天尤稽顯行簡編具載軌迹可
循有如我
大行皇帝
運際啟承
道兼作述粵自沖齡嗣服迄夫大化觀成龍
德洋於
累朝而以久道滋信
元氣之爲愈洪法精明於
世廟而以深仁固護

鴻圖用以彌昌詎惟
揚烈覲光臻
四紀垂裳之治抑且裕昆彰範莫
萬年磐石之安夫非邁
百王而獨稱
昭代之最盛哉臣等謹協僉同之議式符節惠之
稱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之曰
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
廟號
神宗祇協奐章永光
宗社臣等拜手稽首謹議　先是內閣擬謚
穆宗恭皇帝　是論未恒兵科給事中魏應嘉具
疏言夫謚追崇之
大典也古東晉恭帝隋末恭帝二號當時光景已
不堪言追惟
先帝
聖謨不可殫述而四十年
靈爽在天今古所無
祖矣烈矣無以復加矣以
至聖至神之
先帝持衆美而效之光昭
萬世猶恐不至乃草草舉事取証謚書令
先帝盛美不彰何哉乃再集議于東閣改今謚
大斈士方從哲言
聖体未念伏望清心寡慾以保元氣又念
皇上安居靜攝
皇長子出入動定之節早夜調護之方豈能盡煩
聖慮諸臣竟敢請
命皇長子移住
慈慶宮選擇老成謹厚內侍付以阿保之任仍命將
每日飮食寢興奏
聞則付託有人既以保安
睿体而音問時達又不至過勞
宸衷奠
國本而慰
輿情此諸臣惓惓深念伏惟
聖明俯意時各官候於宮門外伏傳
旨　朕以頭目眩暈四肢軟弱不能動履待宣御醫
召卿等來見　給事中王繼曾疏言遼陽飢荒可

夏內地冒破當議其言冒破者二
一曰召募之兵臣過浙中見募兵千人每人安家
三兩行粮二兩安家官剋入錢計千兵冒破八百
兩矣強者保募弱者保門頂買以更姓名逃歸復
頂勾捐今召募在邊者可十八萬衆練之可得精
兵八萬則今後召募可已也
一曰海運之舟今遼海迭艘底平板薄非乘風破
浪之具合募慣造海舟之人厚其直令觔為尖底
如閩廣商舡式樣乃可無患若如法造淮揚者既
耗八萬金于無用及至海若不動而遂怯于海運
之不可行則海運之舟當酌也遼地亢旱聞山東
小米大收每石值錢三錢今請那太倉銀十萬給
與山東沿海州郡買小米共湊八萬石視豆價高
下買豆令足四萬之數余以為海運梢舡之費其
次莫如招商蓋登萊召商上納必有奸商通夷之
與不如令商自為生計定其價下令能運米萬石
入遼者官議重賞其次莫如屯田今宿重兵所在
聽邊軍自屯永不征其入有水道可通者外濬溝
以防虜內引水以灌田庶為兩便奉
旨下部　禮部奏九月初一日進

祀冊奉
旨着侍郎孫如游捧進　鴻臚寺奏三六九日
視朝
上報曰可　革通州練兵都督僉事畢應武回衛以
巡按御史王象恒劾其庸劣也　起陞原任江西
餘干縣知縣姜應麟為太僕寺少卿添註應麟以
先封
貴妃鄭氏爭儲謫戍極邊　原任貴州貴陽府通
判夏勳為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添註勳以刑部
欽依審犯王進痴故不早奏降　陞四川右布政
使朱燮元為本省左布政使　調湖廣按察使杜
詩為山西按察使
命起原任湖廣右布政使蔡復一為山西右布政使
易州兵備　壬戌　御史鄭宗周言臣恭法從之
未伏家
上宣召閣府部院諸臣入宮外庭喧傳
聖躬違和不勝驚惧伏祈
皇上抑情養性起居有節必靜必清以怡以愉斯可
祈天永命以綏
如天之福臣又聞醫與治通

聖人慎疾故實者瀉之虛者補之臣雖未諳方脈
無此理曉然易明
陛下近日所用何臣所飲何藥中外宣宣頓珍重保
護愛擇御醫製方合劑亦加謹慎勿以
聖躬輕試藥餌仍
勅諭閣部大臣二員科道官各一員每日恭詣
便殿候安嘗藥臣之事
君亦如子之事父將
聖心日清
聖躬日固
宗社靈長之運胥在此矣不報時
上勤勞政事批答不暇而衰痛之余未遑保攝之節
近臣有言為湯藥所誤者宗周見其微故疏言之
又上書于內閣甚時刑部主事孫朝肅徐儀世亦
於揭內閣大指言須調護
聖躬及早
冊立
東宮事　先是七月二十二日有進封
皇貴妃鄭氏為
皇后之
旨部臣孫如游疏諫不報至是以禮部上
冊立事奉
旨
冊立
東宮擇吉
朕行禮遲元輔及卿面請即為允行前因母
皇貴妃鄭氏進封
皇后
朕遵
皇考遺言又以
朕篤孝之心該部如何抗違執奏著作速具儀來
行慎勿復滋瀆擾閣臣從哲疏言
皇后二字與
皇帝並稱自非正位
中宮母儀天下者恐無此稱
先朝有錄
貴妃進封如
慈聖皇太后誕育
聖躬故母以子貴若但因侍奉勤勞而輕議
尊稱則事屬創聞例無可據臣向奉

旨後躊躇未敢遽發深惧此
旨一出外廷且必群然執爭轉相扯之由並增
聖慮不得已將部疏暫留以冀轉圜之聽伏望委爲
傳寢所奏
明旨尊藏閣中不必傳外庭
朝廷無踰制之嫌臣下無顯諍之跡未報
諭禮部加
恩于在京文武群臣軍民人等通行各衙門查寫
例應賞員役開具人數並行內府衙門查現在銀
兩緞鈔錢布足數回聞奏、補六月大選先是冢
宰之
命久不下候選者以爲苦至是始補選　户部尚書
李汝華疏言
國家惟正之供自合輸將度支出入之經何取扵
盡十庫錢糧除乙戊庶積等庫屬工部外如甲丙
丁字及承運廣惠等庫臣部所入也歲ゝ貢之歲
ゝ積之其以本色至者既征自本地而以折色至
者又輸之京師外者入矣而內者出之數外不得
而知入者中程矣而收藏之説外不得而見其積
爲虞縁爲市漏爲危者何可勝言故建議者謂當
勅巡視官親核其數寬勞民于外解酌改折以濟邊
此救時之至著也
詔旨之頒賫有此欵乞即
勅委巡視官赴內庫同該管庫查核ム項原額若干
自四十八年以前ム項已解若干未解若干ム項
係急用缺乏若干其余ム項見在若干ム項可作
幾年支用ム項可仍解本色ム項可折銀解部濟
邊一一具奏使省直明白照數解納斷積盡清而
經費省奏
旨工興需用浩煩又各衙門
典礼急需兩部酌量緩急遵
詔折徵四十八年以後各省直仍派解本色應用
不必差官查看
命給户部專理遼東新餉閩防先是該部以遼東新
餉煩鉅議增山東司官一員專任料理以江西司員
外楊嗣昌陞補至是請給閩防以杜詐偽
上從之　兵部初會弁冲和所千户李喬芳　廣州
右衛指揮僉事江瑛　建州衛指揮方泰應依律
提問
上從之

詔成國公朱純臣　西寧侯宋光夏仍革任　錦
衣衛千戶陸遠回衛閑住先年考察以自陳罷
純臣以拾遺被劾
命久未下至是乞援
新恩供職部科參罷之　寧夏巡撫臧爾勸奏遣
鎮游飢山東巡撫王在晉疏陳海運地方游報宋
僞俱下部　順義王卜石兎下番僧哀乞盖朝兒
計喇麻請給
勅命
上命與之　起陸燕任陝西副使喬應甲為南京太
常寺少卿添註　起陸燕任吏部文選司郎中楊
材為南京太常寺少卿添註　陸戶部主事添註
劉道隆為本部廣西司員外　陸原任兩淮運判
王霖為戶部山東司主事　陸湖廣右參議劉之
沂為河南副使　癸未　督餉戶部左侍郎李
長庚銀六十兩紵絲二表裏全遵
新命但職甚長庚以轉左侍郎具疏辭
上嘉其勤勞故有是
命　吏部尚書周嘉謨言都左給事中舊例合用陸
推今人數不敷難拘常格都給事中擬用移補其

左給事中照依挨補本科缺掌科者即信即令左
給事中署管
上從之　范濟世陸吏科　李奇珍陸戶科俱都給
事中　楊道寅吏科　薛鳳翔戶科　李若珪禮
科　楊漣兵科　魏應嘉刑科　蔡思充工科俱
左給事中　韋蕃吏科　張國祥戶科　周希令
礼科　管汝石兵科　姜諒貞刑科　惠世楊二
科俱右給事中以
登極詔
命翰林院編修劉鴻調礼科給事中楊道寅往朝鮮
開讀
賜朝鮮國王紵絲十表裏錦四疋　王妃紵絲六
表裡錦二疋　御史馮三元言遼事結局無期其
畧曰法有積弊不可不除人可應卒不可不備請
言甚者民之剝也蒼官為甚則事例為之濫觴也
軍之剝也僧師為甚則職方為之闒竇起家于資
推類是求將以備承平無亂若至遼東一事天
下視以安危今羽檄徵兵飛芻致粟水陸兼輸調
募並集總為邊也乃一歲之中財費幾何士為物
故者幾何進守者幾一故我之瀋陽而屯堡之侵亂

不與爲又使期年而守缺額再期年而守開原撫
順請河尚煩布置寬奠靉陽更暇安排如此用兵
不下數年膏火自煎秋決易盡此立䃼之術兵責
善用謀耳豈必待十八萬數足而後有爲哉經臣
別有長慮非職所知據其告病之辭似亦強弩之
末代之
勅該部急簡才望可任遼事者數人分列六部以爲
贊襄之助外爲不測之需一旦有急取資左右不
致臨事先措不然則強場重寄祇此一人非萬全
慮也不報　工部署部事左侍郎王永光題
殿門工程奉
旨發帑營建但催料難齊採辦路涉查照　嘉靖閒
先門後殿舊例可授至其監督官員舊皆陞轉不
常彼此推諉相應擇官久任庶責成任事無所規
避
上特從王佐董漢儒作速前來任事
命諭德周炳謨魏廣微中允成基命管理
誥命　陞原任御史降新昌縣典史涂喬遷爲光祿
寺寺丞喬遷以巡城御史抄從客用事降雜職極
邊　陞原任山西道御史爲民袁可立爲尚寶司
司丞可立以兵部推陞宋世恩謂言官不能論列
降調職　陞原任濟南府同知王邦才爲南京戶
部浙江司員外郎邦才以稅使許奏遠繫久之乃
釋
命錦衣衛指揮王應乙楊汝敏俱堂上僉書管事李
不移南鎮撫使僉書管事梁慈北鎮撫司僉書掌
印管事許浩然理刑管事　甲子
諭禮部尊奉
皇妣孝端皇后尊謚
制諭禮部曰
朕惟古昔正位
中宮述宣陰教生而儷体没則同尊粤有
興常未之或改我
皇妣孝端皇后
母儀天下四十余年恪從
閫懿贊成化理子惡
萬年孳祥千億
朕自早歲仰荷
恩勤東
睿訓以保明體

哀慕而詞請德莫大焉不幸先
龍馭以上升嘗尊養之靡逮興言風木湥疚於衷故
展孝思罔遵
故要頌享
皇考雖已定有謚號而備稽
徽美蔑存
鴻稱尚有
先朝之
成憲在今將函祔葬祠
廟之期爾禮部會官議擬並具合行禮儀來聞欽哉
又
諭禮部 等奉
生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尊謚
制諭礼部曰
朕惟古昔隆
天位者必追
崇其所生誠舒罔心之孝莫解于中亦以不匱之
恩用錫爾類也
朕荷
皇天眷命奉

皇考之
遺詔嗣承基緒撫此萬方遡厥慶源則我
生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
恩實大焉
朕昔在
春宮既莫親於溫凊今居稱悵徒有痛于梧樓故
但罔極之深悰惟有崇稱于嚴禮者哉
皇祖考穆宗皇帝上
生母榮淑康妃尊謚曰
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祔葬
永陵建
奉慈殿于大內歲時享祀茲嘗如故事仰稽
懿德蔑存
徽稱舉遷祠之隆儀朕聞宜而孝享爾禮部具會官
詳議來聞欽哉
命禮部左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何宗彥 禮部左
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劉一燝 禮部右侍郎
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韓爌為礼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俱入閣同元輔方從哲辦事宗彥便差官行
取來京先是閣員缺吏部奉旨推七八員之

旨至是尚書周嘉謨會官推舉首言舊輔葉向高
天篤忠貞
帝資匡弼應候
特旨召用其　廷推者共八人自宗彥一燝爌外則
原任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孫慎行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盛以弘吏部尚
書周嘉謨都察院左都御史張問達大理寺卿鄒
元標一燝爌再疏辭
上優詔答不允　大學士方從哲疏
遺詔惓惓以
分封為言今
瑞王出府六年
惠王
桂王亦已三年合令禮部開坐先擬地方
上請
欽定與建府第就國得
旨
朕弟
三王封建事不容緩禮部將所擬地方開列來奏
候點定作速分封部擬
上

欽點漢中平陽東昌三府而
瑞王乞改荆州
桂王乞改衡州
上從之　貴州巡按沈珣巡行石阡路瀬地方遇苗
賊于楚兵及于興掠吏役衣裝去疏言路瀬為黔
楚之交夷盜猖獗守備諸臣宜提兵防護乃清鎮
守備牛可耕名為護行而不揚一卒遇賊鼠伏竹
中左鎮坐營中軍署忠右守備事周承濟既不出
迎亦不撥兵防護二將俱宜革任以儆失職之罪
奏
旨下部　巡視廬局御史張譔言僉商之為京師患
久矣而戶部為甚蓋同一買辦而工部則趨之戶
部則畏之以工部舖戶領銀在先辦料在後戶部
責商先辦料物入官商本視為可緩可急鑽之左
右鑽之薦紳領銀一萬商人得六居間得四而其
身家若掃矣今
聖政一新闒細賤等舖
先帝未及者且將二十萬
聖明盡數給發長安懽声如雷臣仰體
德意敢援工部預支之例為戶商請

分或十給其八或三給其二時而給之亦陸續而比
之豈有不樂赴者且前奸商拖欠亦非盡商人罪
也支給不清猶鼠不無同眠需索不堪有口豈有
分訴聞今百務更始而常例之禁請自巡視衙門
始伺得索取并須之余即為鋪墊不経之費一絲
一忽皇非商膏努力同心祛此積弊庶几根本重
地人心安枕
上
下暴户部会酌發具奏　戊字庫内監以軍器匱
之請得
旨所奏軍器等件係護衛
神京及各邊取討急需今運事孔棘庫貯空虛何
以應急着該庫速為頒式移文該省上緊製造堅
緻鋒利者解進不得輕試改折　左軍都督府帶
俸都督僉事鄭養性疏言收
皇貴妃封后
戊命久之乃允　巡按浙江御史彭鯤化言段疋
急缺改造一事奉有
明旨但浙省財賦空虛自征調頻興業已庫藏搜盡
之加以改造段疋數多價倍用至百余萬部任二
分今本省任一分數至十萬余金庫無分毫額設
加派不可那借不能復查三十二年奉派改段疋
一十八萬五千余疋彼時亦因料價難處奏
旨先辦一半每年一運十運解完往例昭然伏乞
聖恩破格減免如必欲照數織造懇將本省及江西
各項銀多留數年仍再分運寬限庶杼軸不空
上供不致缺之旨
旨龍袍段疋係
上用婚禮賞用急需見今缺乏着工部移文各撫按
作速織解其改造并留各項料銀遵照
前旨行之　直隸巡按御史王象恒疏請恤民力以
培根本
畿輔四方之極臣頃所巡歷之地派車派牛運糧
運草援兵之過雖大靡寧逃兵之回截劫為害什
倍他省而近者獨順永得減先派二重五毫與後
加二重之一其保河兩府議徵如故夫山海要地
今題過修理銀八萬三千余兩督撫諸臣窮搜極
索止得萬余兩何以給前項之費且募兵安家皆
屬無處頃者良鄉諸處以沖苦告天津等處以灾
傷告皆乞免加派臣目擊衛疲事関軍國乞
皇上特于順永保河四府再發銀二十萬兩以一半

修山海通州城臺而募兵安家等項皆為分給以
一半減沖疲災傷之加征而抽扛工食等項皆為
幸免庶人心聯結而根本永固不報　乙丑
起用原任大學士葉向高于家　以南京礼部尚
書朱國祚為大學士入閣辦事
上在
東宮御講筵之日久侍班等官蓋三十余員會推
閣臣多有未與者
上軫念舊勞傳
諭再推時見任惟南京礼部尚書朱國祚而原任
輔臣向高會推首牽僉望攸屬
上傳諭內閣向高匡時偉略經濟宏才今
國家多事正賴無輔協贊與國祚同羞宵召用因
并
諭九屬
東宮講讀等官効有勤勞應加
恩與查例奏請　兵部奏遼東御史經略各題叅
花嶺山城等處殺虜人畜多寡不同議處進孳等
官劉世功等輕重亦異難以懸斷相應覆請將失
事地方行御史會同經略再勘

上從之　戶部督餉主事楊嗣昌疏論餉源言臣前
奉
欽依差臣南直等處催餉三事
一新餉欵目
二舊欠京邊
三內庫本折詳其完欠名數第其緩急輕重以聽
撫按自行所屬催徵臣第籍手報命不敢別生一
事旁擾一民便知
朝廷之上有此不得已之催科地方之官有此不
敢後之功令顧臣徐觀淮北之民飢搶紛然至于
江南洶洶嗷嗷臣謂今日不獨有事遼東師行糧
食當思結局抑且顧瞻閭左民窮財盡當諱閭臺
物極必反閭閻有數本尚安之思而不能以匹夫
之微至根風氣道窮則變臣部有提綱挈領之務
而不能以一切之法偏合時宜是在有直撫按諸
臣隨地講求當身幹辦以足食者足兵裕民者裕
國或庶乎其有濟也不然奴酋一日未滅新餉一
日難停今百姓尚知討賊尚可催科將來只恐百
姓已自作賊誰為我用今日理財二字臣部不能
獨任海內不宜諱言

君臣洗當徵轉而後民生可享
國恥可除矣下部　兵部奏罪帥麻承恩劉孔胤
部百光所罰贖家丁馬匹應限兩月內召納報完
過限不完仍照原犯治罪庶不致侵脫
上從之
上遣刑部大理寺官評事魏尚賢等十三名員往直
隸等處恤刑　兵部覆陝西三邊督臣李起元會
奏甄別四十七年分各該將領功罪聯固相加署
都督僉事仍管宣大軍門標下中軍事　文應奎
量加署都督僉事仍協守宣府地方　俞國忠王
崇和劉鎮國俱革任回籍
上從之
命陞禮部左侍郎孫如游為礼部尚書兼翰林院學
士如游治
大行皇后喪繼治
大行皇帝喪及
上登極諸
典禮備有勤勞故有是
命　革陝西洮岷副揔兵高應節　鎮番參將包天
旨　波羅堡守備解明選任回衛　補鎮撫劉保

為守備臨洮總兵官崔廷秀都督同知以防秋叙
功罪也　遼東巡撫周永春疏請旌勸本鎮輸助
官民遼地瘠薄荒者十之六七官兵止將近城堡
田地開種離城堡稍遠者一望蒿荒其在海蓋四
衛耕種稍寬然近苦海運養牛之家從役輸輓耕
耘無暇援兵駐札地方散在村屯余置不出民間
窖藏無余積遼人雖捐助多寡不同揔之表其急
公之心宜急為表揚以示風勸其輸粮二百石以
上至千石輸銀一百兩至五百兩及牛馬車輛及
草束之價稍足者應聞將官量銜進級見任職官
應為紀錄若輸粮五千石銀至一千五百兩如慶
正平一人者尤當破格優叙官為建坊以示旌異
下部覆
上從之　陞刑部侍郎何熊祥為南京都察院右都
御史　陞南京操江右副都御史陳道亨為刑部
右侍郎　改南京戶部尚書衛一鳳為南兵部尚
書參贊机務　陞湖廣左布政陳德九為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　陞光祿寺卿張我續為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提督軍務　降補
原任浙江右參政鄧希吳為江西右參議　調陝

西副使張光縉于山東　陞江西右布政使林欲
楫為本司左布政使　陞陝西右布政使高第為
山西右布政使　陞尚寶司〻丞姚士慎為光祿
寺少卿
命起陞原任吏部文選司郎中張鳳翔為南京太常
寺少卿　陞原任湖廣襄陽府知府馮若愚為南
京光祿寺少卿　陞河南右參政盧維屏為本省
按察使　陞四川副使孫學易為陝西左參政
命光祿寺〻丞須之彥掌本寺印信　直隸巡按御
史王象恆疏奏旌表節孝婦女深澤縣劉氏王氏
曹氏　安州楊氏邵氏　玉田縣李氏孟氏王氏
清苑縣仲氏　盧龍縣彭氏崔氏　雄縣何氏
容城縣劉氏　順義縣趙氏張氏　遵化縣喬
氏　山西蒲州史氏　任丘縣吳氏　博野縣吳
氏　三河縣楊氏　天津衛戴氏　河間府閻氏
通州臧氏　灤州閻氏　獻縣林氏　吳橋縣
邵氏梁氏王氏　薊州林氏張氏　東安縣李氏
祁州吳氏　肅寧縣陳氏　香河縣戴氏　又
有孝子一名　安州生員邵桂春
旨下部　禮部右侍郎韓爌疏奏乞移贈本生祖父
母部覆准移贈

大明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
貞皇帝實錄卷之六

大明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
貞皇帝實錄卷之七
丙寅
召太醫院官診視進方
賜院官銀六十兩
諭免永順宣大山西等處逋稅先是留
諭撤回稅璫復
諭七月以前拖欠者一概蠲免至是因太監張曄之
奏
上復諭曰永平等府併宣大山西順天所屬州縣未
完四十八年春夏額稅已徵在官者速解其節年
拖欠併盡免之以昭
朝廷寬恤小民至意
上諭免通灣房租太監張曄奏先年勢豪遺下店房
等事
上曰通灣房租有名無實徒使居民受害百該部速
移文撫按查明豁免　閱視吏科新陞太常寺少
卿姚宗文奏自遼陽三路喪師臣奉有閱視之
命出關查閱過兵馬錢糧數目已經奏訖尋以
固制見報其真保定等三府未閱今陞太常署印
將敬共
典禮則使事未完將出力馳驅則
祀典又曠又臣所奉閱
敕係吏科舊銜々々舊官新查校未便恭候
明旨或令臣祗奉
成命則乞委官署印仍改
敕銜以行或將真保定三處聽後遣閱臣則臣將閱
過遼鎮造冊奏繳奉
旨真保三處著後遣補閱下該部知之　少詹事管
理練軍兼河南道御史徐光啟奏臣豢
先皇委任練兵向領
敕受事迄今半載因材授器凡軍火技藝以次服習
矣第三省民兵大半老弱法應揀汰而兵之應募
地方官司許以二年更替又許以每年贍家銀兩
今銀兩未給人無固志應有處分此外則建置統
馭之宜尤宜更定兵家部曲之制設官之道務須
相稱去歲奉
旨訓練之初兵部議防禦省城定額六萬故統以總
兵三員以臣提衡其間後減為二萬今又多出援
遼所存者僅七千余人堪留者止不過三四千耳

以京邊營該計之止留深恭守官一二員足矣何
必更用大帥多一輩應用員役多一種廩給耗費
乎今總兵爭應武既經臺臣論劾去任此官便可
無設即臣衙門仍宜議裁遣下通州昌平駐劄三
營兵將臣許教練曉語軍火器藝行陣法制者量
佰大半同一二將官統領或內屬京營令一副將
帶管而制以總協巡視或外屬近鎮令總兵帶管
而制以督撫司道似為便益奉
旨下兵部議奏　巡按直隸御史王象恒疏言永平
僉派解監錢糧如棗兒稻皮榜紙棠夫肨襖等項
最為民病各項本係解部不知何人搠旋支監歲
通計金錢可一二萬金大戶賠貼几已及半一僉
派解則身家莫保若將棗兒榜紙棠夫等銀解之
該部而轉發該監則解戶可免橫索而胖襖即乞
給本地附近各運之省往來解納之煩甚查有河
間府稻皮　萬曆四十五年改解戶上納之例仍
乞解部轉發該監下部議
上從之　試御史巡按福建等處鄭宗周等七人各
照例准遷擢　貴州巡按沈珣言遷來以點中多
故道臣多缺即補者不來來者求去去者不過若
威清兵巡道副使李思恭去春以入
賀組任今已年半當照例徑行罷斥其缺有銅仁
知府陳堯言堪補前與撫臣會題而部已別推乞
即
敕部以堯言補思恭之缺庶為兩便奉
旨下部　鎮守雲南總兵沐昌祚疏奏議軍務及預
處夷賊下部　河南巡按李養正條議
宗藩至切事章下戶部　欽天監擇
大行皇帝并
聖母梓宮於九月二十八日發引
上報可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孫如游疏辭
新命
上優詔不允　以庶吉士李孫宸為翰林院編修掌
印
命太常寺少卿商周祚掌本寺印信
蜀王奉銓奏進扇柄
詔回賜如例　丁卯　大學士方從哲以二十一
日在假未獲入宮侯
安疏曰臣詢醫官知
聖躬御膳減少兼有痰嗽必須一應調養除每日發

票外本章外俱宜暫輟至于進藥一節尤宜十分
慎重昔人謂治病者以服藥有効為上策以不服
藥保養為中策蓋惣寡心清元氣自固用之不當
其害更不可言惟
聖明留意
諭禮部議加
恭靜端懿溫惠元妃郭氏及
昭肅恭和章懿才人王氏尊號先是
上諭內閣曰
朕妃郭氏　才人王氏俱侍奉年久
朕念其勤敏各封為
皇后其合禮部具儀以聞部臣疏謂
皇上嗣登大寶
元妃宜進儷尊之名而
元子正位
青宮　才人應酌加封之典得
旨議謚　山東巡按陳于庭言方今援遼之舉最苦
累無若海運山東以一省而兼數省之困登萊又
以兩郡而兼各郡之艱造船僱買米豆集夫役即
豐年猶應萬之今且旱水苦蝗苦雹所在災變頻
仍而文登寧海之間海嘯水溢房舍桑田涸為砂
磧夫東土有年則海運可行即遼可恃以為命東
土不支則海運何出自非發賑藏編何以拯此一
方也下部知之　戊辰
上召見勳爵內閣部院大臣及吏科河南道于
乾清宮內閣
御榻前諸臣覲聆
天語問安論藥以閣臣從哲請
皇長子出見諸臣回奏
東宮
天姿英偉
社稷之福
上大悅
命祭京都太倉之神遣戶部尚書李汝華行禮
祭恭靜公姚廣孝遣本寺堂上官趙一鑑行禮
祭
宋丞相文天祥遣順天府ゝ尹王舜鼎行禮
祭
太傅于謙遣本寺堂上官趙一鑑行禮　以新設
金復道海運督餉僉事胡嘉棟改駐鎮江金州三

鄭德泳為尚宝司少卿添註德泳以論
國本掇李獻可革職尋為民　起原任太常寺少
卿耿庭栢為南京大常寺少卿添註　陞廣西左
參議何士晉為尚宝司少卿　陞光祿寺〻丞邵
輔忠為尚宝司少卿添註　陞太僕寺少卿張洋
為光祿寺卿　己巳
諭刑部速審釋放獄囚
恩詔内有放赦矜疑罪犯一欵久未審釋至是
特諭速行之　工部侍郎王永光請蠲浙福直三省
織造羨余其已知會准作未完段價給織
上曰歲造段疋係賞費正供應上緊織造解進其羨
余銀兩亦照舊恭進以濟急需不必再瀆已復
請將三運段疋一槩暫停二運未完隨織解運若
羨余原非成例今宜尽蠲以復舊章得
旨仍着撫按官將二運上緊織造三運陸續解進料
價户工二部從長議處羨余銀兩照數一併解進
太常寺少卿姚宗文疏
請修
郊祀禮儀言
皇上秉乾初御冬至在郊履

而瀋海〻運必經故添設道臣駐轄外衛金復因
護登萊而調遼陽水兵二千七百有奇及浙直共
萬人駐近島防守經臣熊廷弼議金復遺之添設
原為防奴賊犯南衛奪我海運今查賊欲犯南衛
止有兩路陸從靉陽鎮場犯岫岩水從鎮江鴨緑
江泛大洋〻其進入要路而鎮江外聯朝鮮内防
寬靉中守鳳凰甜水以截奴水路陸路之入他日
又可繇寬靉出剿為進取之一奇罡將金復道胡
嘉棟改駐于此
詔下部覆
上從之并改給
敕書閲防　台州海門兵譟浙江军來調征旁午餉
糈不繼台兵五年之中譁者至再至是以水陸營
把總唷官單道亨楊思勛等索取陋規喧騰譟帖
而倫倭把總陳泰階聽譟淥刑各兵遂譟而起泰
階潛避他所遂入署毀其公座良久乃散御史吳
光龍請革泰階任回衛而提問奮残諸弁及伺擧
營兵各正其罪下部覆
上從之　工部右侍郎王永光請給管理大工
敕書　遣御史薛貞巡視工程　起雲南原任御史

郊祀
帝丕在御初惟是二十年来
先帝深宮靜攝
南郊罕御遣官代行習為故事禮樂頹壞壇壝傾圮
皆非制作之始
大典攸關宜先期整理　一整
圜丘
上帝所臨也　一緝
齋宮
皇上所居也　一飭器皿　祭品所需也　一修樂
具奏享所陳也　一新袍服樂舞諸人所服以駿
奔者也
一潔犧牲養房
聖駕親臨先期以省視者也務期
壇宇一新品物备具庶精誠上孚而
靈貺無疆矣至
北郊
日月
社稷諸壇及
九陵之上皆宜節次措時修舉章下工部　虜犯甘
肅官軍拒却之虜酋銀定歹青合兵數萬從哨馬
營撲遼甘鎮副總兵薛永壽涼鎮營中軍千總馬
永祿等協同堵截陣斬賊首七十余級乃退　庚
午
命官祭
夕月壇　是日　遣恭順侯吳汝胤代獻時
命分獻侍郎劉一燝已入閣辦事乃更
命通政司姚思仁分獻而陪祭者寥寥僅六人於是
侍班監禮御史張潑等言
聖君嗣服之初宜申飭怠玩
上曰
郊
廟大典以後陪祀官咸宜恪恭陪禮無故不到者其
指名參奏　禮部擬九月初四日上
大行皇帝尊謚冊寶
上報可　禮部進
孝端皇后尊謚　議文曰久道化成
光輔憲天之治柔儀順應咸推配地之尊主
陰教以淑家邦嗣
徽音以垂宇宙恭惟

孝端皇后出閨而靜誠一端莊為油鍾祥紹虞庭而
聲隆洽陽毓秀娀周室以作孃惟德之行其儀不
忒畫修纂詞陳國儀覩箴之資晏退早朝脫珥佐
憂勤之治禮先蚕而献繭儉比葛覃祀玄鳥以進
環慈同樛木逮遝居靜恒禁不聞聲乃咨颯嫔規
事多得請豎
前星之啟耀初九
龍潛厘覆露以
岳思兩三蒸翼臣民龍社華夷蒙庥方
萬歲以祝椒風胡一朝而歌薤露在
先帝情鍾伉儷軫琴瑟之中睽辟書
皇愛切睠依奉梧檟而永慕當此潛成之变聿隆
渙號之領聞
大隧而珠襦玉匣略藏崇
禰廟而蕤冕禕衣並附禮蕙文至宗與哀并臣等循
滔管窺博錯
典論
孝端皇后尊謚冝天錫之曰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聖顯皇后擬長秋為令
範雲漢為章摹象月之余輝星在動色播若声於
彤管揚
懿範於丹旌奉
旨依擬 又擬上
聖母溫肅端靜純懿皇太后尊謚議文曰
祐命自天
九廟誕靈于玄發含章
啟聖
二儀蘊美于黃中子貴之象冝彰人生之本斯一
道洽前哲禮正初基恭惟
聖母溫肅端靜純懿皇貴妃
肇德承乾
應符恢世匹
二妃而首貢獨當秀異之鍾萬
九御以崇躋遐壽
神明之純書環協吉蒿輸迎祥
祕殿思勤育
皇第而秉豫法庭訓肅藻
聖德以宏深當夫
龍邸方潛翟褕惟謹君盈以約念切括囊無咎之
思覆順於明輝增執玉不勝之慎罔克固

元良於
宗子終闕萬鉅鉅　於
長君
福國無量
宜家百白非獨端貞內照格配日之真明初旦云
朗號通蓄隨時之大義
壺掄極簡
嘉名寵錫於
先皇
流祚方隆
顯號崇追於
正位胡茲崇祔局既永思宜
祖宗自仁自義之規用慰
聖明如生如存之感臣等祇承遵孝還聞
聖慈婦順以孝為先必冠易名之首
母儀以静為感用昭
孝行之素既獲僉同乞無
徽懿
聖母皇貴妃尊諡曰天錫之曰
孝静温懿敬讓貞慈系天徽聖皇太后無靈

清廟祔宅
玄宮孟為慶于邦家
永為光于國史
上依擬　兵科給事中楊漣疏陳
聖躬違和之由保護
萬安之法先是十二日諸臣見
天顏頓減不似
登極之初至十六日諸臣到宮門
安旋奏首頭目眩暈身軟弱不能動履之
諭各相驚駭不知其故及十七日諸臣敬聞
聖安因大選間內宮以遺豫之故因知外廷所傳進
御不節流言絕謬乃是崔文昇用藥差誤所致至
是
上召見大臣親奉
天語兩夜未瞌米粥日不多食困頓至此于是給事
中楊漣言文昇不知醫不宜以
宗社託重之身妄為嘗試如其知醫則有余者泄之
不足者補之其事明白易見以
皇上之日月萬幾其〻衰痛精神耗費于法止宜清
補文昇何敢相反相伐之劑然則外傳流言必文

冒藉之以蓋其誤藥之奸耳既蓋
聖躬之疾又稍
聖明之名曰
皇上初因之慕一劑泄補倒置若此有心之誤耶無
心之誤耶有心則罄粉不足贖或其無心一誤寧
堪耳誤臣念
皇上臨少食少此豈是大小諸臣安枕之時閣部大
臣各宜尋諸臣中有知醫者日于
宮門前齋心候問同
欽召術醫細細講求藥餌多方斟酌封付忠順內
官如法煎和以進至如文異者宜發司礼監寔閣
處分傳示中外使知
聖躬不安全是藥餌之誤以解道路紛紛之亡弄訴
皇上召
皇長子同衆
王子承
賴遇喜于前以發
天性之真和或又擇一二通書史大義內臣時在
左右誦說古
聖帝明王通快可喜之事以清

宸聽以醒解神如此則獲勿藥之慶矣　又臣按都
督僉事鄭承性一本為懇乞
天恩收回
封后
成命此一事也
祖宗典制雖干
聖明當已有裁決第無上
尊稱告播中外安有其名今所稱封者尊之以
嫡母乎則于
大行皇后有碍尊之為
生母乎則於本生
皇太后有礙或以註日之
恩當酬耶今日之情雖已耶當年主鬯未定寔不
聞調護之深心而此時
長君踐祚從無取于治治承奉之虛文矣抑亦
皇后非可以輕乞
恩之名
天子無可以輕自卑之理
宮嬪無可以妄自尊之事
貴妃試思

聖母仁慈配天育
聖辛苦勞劬至四十春秋哉
皇上孝思無極止係
崇上此
皇后二字之追尊如
貴妃當年今日舊養
新恩已是隆享無涯奈何又多生出必不可萌之
妄念故養性前日之請收
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姑在
皇貴妃今後養老別宮省心回念凡
朝見必須啟
請侍
皆無相擾越更所以善保全
先帝之明德于有終與
殊恩于無已也有
旨所奏
朕
母皇貴妃鄭進封
皇后
朕遵

皇考遺囑昨覽都督僉事鄭養性所奏收回
封后
成命以全體制特允所奏已暇
旨不行外廷不得再行瀆擾其
御藥房提督崔文昇已有
旨
皇長子擇用端人
朕已知之　刑科給事中魏應嘉疏言刑當治天
下之大法而尤重于用兵乃罪弁李如柏李如楨
喪師失地詭辭偉脫此而不誅是謂無法乞立行
逮繫與楊鎬
勑下法司勘問明正典刑不然大吏驕塞文武全軀
兵携餉匱內患將至不報　浙江道御史左光斗
請賑遼東飢寒言今日遼東之患不在無銀而在
無用銀之壞何也遼自用兵以來米粟湧貴加以
荒旱之余石米四兩石粟二兩其一石尚不及山
東之四斗通計一百萬之費分十五萬之軍每名
約得六兩于銀不為不多而此六兩糴米止一石
五斗耳縱是富人未免抱金餓死為今之計急截
漕粮二十萬石乘風汛之便運至彼處令河西興

河東一体分派本色各三斗仍量加其折色徙来
春耕作有獲再行區處此今日救荒之第一急著
也兩歲征調各兵皆以春夏起程夏秋過都亜惟
無堅甲乃更無寸縷冬戌客安涼秋九月轉影隆
冬飢死之余又將凍死臣願
陛
下惻然軫念発帑二十萬
勅下戸部令處幹司官作速置買花布星夜解赴遼
東毎名給布二疋花二斤一如歲底之給散京軍
者其余赴驛赶運剥皮剥骨之後亦量加賑恤庶
挾纊之恩適當授衣之期此又救寒第一急着也
不報　閣視遼務陸太常寺少卿姚宗文言頃兵
部覆奴賊扑攻山城事以監軍陳王庭與經略熊
廷弼所報殺虜多寡互異
請行西勘非法也據賊報以二千騎撞魁山城々
堡相望二十里許殺戮無照顧諸弁罷不容誅矣
監軍把罪重者戴罪輕者罰治尚未盡厥辜何至
以多少異同復行再勘說者謂六月十二日之失
事村屯一空焚殺甚慘主兵者不勝後悔借馭山
城之案以成此番叙功之擧則恍恍任事者宜亶
出此臣往日出闗閲其兵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

人心不附戰王二作之無時而已刑威之有時而
穷磨群策之不足以圖大功恃獨賢之不足以成
大事故閣視之役不行薦擧誠不敢上欺
君
父也如經臣熊愰然悟惴然改圖則桑楡可收矣
必紛々于此如不爭勝敗而争楢失之多寡恐闘
將領隱匿之門而重遼陽以日割月削之禍也下
該部再議宗文奏
命
閣視多草率丁事熊廷弼言其惟賦詩飲酒遂彼
此不協議者兩病之
諭禮部選侍李氏侍
朕謹慎勤労
皇長子
生母薨逝後奉
先帝之
吉委托撫育慈愛視如親子厥功捲為着封為
皇貴妃爾部速具儀聞　廣原任兵部侍郎劉誠孫
劉錫漢入監讀書　禮部
請相度
恭靖端懿温惠元妃郭故園并設
恭和章懿才人王氏祔葬事宜有

旨王才人祔葬從容詳議具奏　已而工部侍郎王
永光疏言
昭肅恭和章懿才人王氏安厝事宜奏
先帝祔葬
郭妃園陵之
旨令臣等會同內外諸臣相度
元妃
攸園規模頗隘又欽天監稱陰陽忌諱宜聽礼臣
請
旨改卜
吉壤非敢輕議
上曰王才人已有
旨從容再議　惜薪司題崇炭缺之奏
旨下工部着作速補派
諭禮部選侍傳氏侍
朕勤敏劬勞有年曾誕育
皇第六女　七女着封
妃其擬號以聞
崇王助餉一千兩奏
旨覽　王奏捐資助餉具見
體國之誠忠義可尚銀着該部查收　廕故都御
史宋仕写宋開春入監讀書、以四川巡撫都察
院副都御史饒景暉考滿廕子元霖入監讀書
辛未
上疾彌留
召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及英國公張惟賢
尚書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左都
御史張問達給事中范濟世楊漣御史顧慥于
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憑几令
上侍立諸臣問
安畢
上命諸臣前隆也連
諭云
朕見卿等甚喜又云
朕在
東宮感寒症調理未痊值
皇考
皇妣相繼大喪
典禮殷繁悲傷勞苦

朕不進藥已兩旬余卿等大臣勿聽小臣言
今上承
旨亘申前
諭
上又
諭以冊立封
皇貴妃禮臣言
二后封謚
東宮冊立諸大
典禮當次第行諸臣叩頭退先是給事中楊漣疏
陳侍恒參論內監崔文昇醫藥之誤故
召見部院吏科河南道外時及漣因論及此云
刑部審款矜疑獄囚梁國臣等七十五人得
旨矜疑者充軍應照原議及應議減者俱依擬 又
奏放款輕罪并監禁日久等犯九百四十一人
直隸巡按蕭穀中劾罷大同新任副總兵管分
守中軍參將事楊領以右衛夏秋分防事重卜素
諸部且桀悍臨邊鎮病不堪任也部覆從之 御
史王安舜疏陳養身六要 一曰養心
皇上萬御當前何欲不遂第恐欲動情勝元精或逞
惟願嚴恭此心緣境欲萌從何流肆而當念消磨
則情竇不開心神自清矣 一曰養氣
皇上清明在躬何神不壹但恐片念紛擾而元氣潛
惟願靜觀胎息之微即生身立命之本而常雕斷
以傷其根則氣一所動祥和可召矣
一曰守中
皇上赫中覆正何念或倚但恐太過不及之間旁逸
者多伏願默守此中不令外馳則喜怒哀樂即為
中和位育之應矣 一曰慎獨
皇上凝神深處何時不慎但恐私居燕閒之頃而謀
衷生伏願獨知之地研審其幾則戒慎恐懼即心
廣体胖之理矣 一曰主敬
皇上執玉在躬何處不敬無稍或曆翌人且窺其微
伏願以敬作所則怠頑無自而起此慕己之心法
也 一曰主靜
皇上齋居靜攝何處過動無稍示意向人且乘其感
伏願毋擾其精則煩躁無自而生此太虛之心體
也伏願
留神省覽不報 戶部敘截漕覆議飭御史萬崇德
疏運東一歲大約用本色米五二百余萬今截漕

召買淮安天津山東真保永冀等處已分任其十之七八據新餉司呈稱派買已運者僅六七萬石而不謂旱蝗為害飢饉洊至據餉臣咨覆應照將原派之數酌議截漕及關內召買二項以為補足其原派運完二十五萬石今除天津截漕一十五萬石為明春運計外再截漕二十萬其原派運足二十五萬石外再增買至二十五萬今以米言之截漕二十萬而原派數所少者僅五萬石關內增買三十萬而原派數所少者亦僅五萬石今合以所少米之五萬聽餉臣臨時以上納事例召買因為酌處乞

勅內外任事諸臣虛衷共濟無為爭執推諉以救遼左目前之厄奉

旨截漕及召買米豆俱依議內外諸臣都要同心共濟毋得爭執推諉致誤軍机

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卷之七

大明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illegible]
貞皇帝實錄卷之八
壬申　禮部議上
大行皇帝尊謚　冊寶禮儀
一萬曆四十八年九月初十日辰時
恭上
尊謚
一前期三日太常寺官奏致齋仍奏
請遣官祭告
天地
宗廟
社稷三日行祭告禮用祝文香帛果酒脯醢如常儀
一前期一日司禮監設
冊案
寶案于
大行皇帝几筵前左右仍置
冊輿
寶輿香亭于
文華門捧
冊
寶各置輿中
一是日
上縗服祭告
大行皇帝几筵前陳設祭品如常儀祭畢
上御文華殿百官暫免朝參司禮監官舉
冊
寶輿外導駕官導
上隨輿後降階
亦輅外導駕官退百官素冠服腰絰先于金水橋
南皆北面立俟
冊
寶輿將至百官跪
冊
寶輿過畢興隨至
思善門外北向立內贊引官贊
上至
乾清門外降輦
冊
寶由中門進至
几筵殿前丹陛上贊引官導

册跪進于
上右
上受
册献畢以
册授捧
册官置于
册案奉進
宝捧
宝官以
宝跪進于
上右
上受
宝献畢以
宝授捧
宝官置于
宝案奉宣
册宣
册官詣案取
册跪于
上右宣訖仍置于案奉宣

上由左門入至册幄内贊官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導
司官導
上至册陛上拜位捧
册
宝官于
册
宝輿内捧
册
宝由
殿中門入至
几筵殿前左右北向立内贊奏四拜禮
瑞王
惠王
桂王
皇五第陪拜司禮監官傳示在外鴻臚寺官贊百
官皆四拜導引官導
上由殿左門入至
几筵前奏跪内贊奏進
册捧
册官奉

宝璽
宝官詣案取
宝跪于
上左璽訖仍置于案奏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奏
復位導引官導
上由左門出至拜位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導引官導
上至
几筵前奏初獻禮奏跪傳贊百官皆跪奏獻帛奏獻
酒贊讀祝畢奏亞獻禮奏獻酒奏終獻禮奏獻酒
奏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俯伏興平身奏復位導
引官導
上由殿左門出至拜位奏四拜傳贊百官同祭畢導
引官導
上由殿左門入至
几筵前司禮監官捧
冊
宝奉安訖
上行叩頭礼内贊奏禮畢傳贊礼畢百官退十一日
頒
尊謚詔先期鴻臚寺設

詔案于
文華殿門內東錦衣衛設傘蓋于
文華殿前至日早百官各具素服烏紗帽黑角帶于
承天門外伺候
上御文華後殿具黑翼善冠白素袍黑犀帶執事官
先行五拜三叩頭礼鴻臚寺官奏請
上陞殿導駕官導
上御文華殿鳴鞭訖序班官舉
詔案于殿中翰林院官捧
詔立于左鳴贊唱頒
詔翰林院官以
詔授礼部官受
詔置于案序班舉案由
殿左門出錦衣衛用傘蓋迎至
承天門上百官入班鳴贊唱四拜稱有
制唱跪聞讀訖再行四拜禮鴻臚寺官傳奏礼畢
百官退
詔書迎至礼部授使者頒行天下
命大学士劉一燝韓爌同知
經筵日講

制誥
玉牒　陞少詹事李騰芳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掌院事　左庶子鄭以偉陞少詹事兼
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府事教習庶吉士
命詹事府少詹事孟時芳同原任禮部侍郎顧秉謙
纂修
玉牒　以右庶子錢象坤為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　兵部覆酉陽土司冉躍龍向以援
遼調兵四千令之親統赴援加指揮僉事新銜而
中途託疾其子統兵出關逃亡幾及四百故巡撫
饒景暉題參示罰宜追奪新銜勒限補足原調兵
數以伸法紀
上從之　御史左光斗
請紀錄屯田勸課等官令甲屯田御史轄北直隸
及河南山東地方微予粒濟遼而山東一省所開
多額粮田土故有留以補額粮之議時以開墾數
多當行激勸故光斗會同撫按舉按察使景眆等
州縣官補良材等總兵指揮官姜弼等以行勸課
有勞應咨送吏兵二部紀錄其繳銀事宜悉照原
題提行下部　都給事中范濟世御史顧慥疏、

請矜宥言官以廣足細救周朝瑞也不報　革陝
西〻安府永豐倉副使二員從巡撫李起元奏裁
冗員也　陞湖廣右布政使莊懋華為左布政
以原任陝西按察使張以謙降補湖廣布政司右
參政　陞四川按察使周著為本省右布政使
陞陝西右參政洪世俊為福建按察使　陞太常
寺少卿王德完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命太常寺少卿官應震掌四夷館印信
命給事中薛鳳翔掌左科畢懋貞掌禮科惠世揚掌
工科印信　巡撫山東都御史王在晉疏陳貯蓄
及久湮水利在晉以時與多端蓄貯不廣及水利、
久塞應通行清理故而疏議之　巡按陝西御史
李起元題流賊渠首設法執擒衆恨已雪事下兵
部　巡按直隸監察屯田御史蕭毅中疏
請開荒地以佐屯政下戶部　癸酉祭
歷代帝王
命保定侯梁世勳陽武侯薛濂來寧伯焦夢熊兵部
尚書黃嘉善工部侍郎王永光各行禮
諭九月初九日
冊立

東宮以
登極翊贊
恩加大學士方從哲少保兼戶部尚書進兼武英
殿　賜銀一百兩坐蟒一襲　初
上以在
東宮侍班講讀劬有勤勞下
加恩示酬之
旨查是閣臣從哲等查各官職名歷履開列進覽
上因各官見任在籍者優擢起用其故者優䘏錄蔭
以示
朕念講幄舊臣之意蓋
東宮侍從講讀等官弘治十年敘勞事例載在
會典年勞已及三年者廕一子中書舍人習字出
身未及三年者廕一子入監讀書而
累朝御極之初侍班及官見任者陞擢其
在用優䘏皆出
特恩原無定例
上于舊臣篤念不忘故隨其供事久近劬勞淺深皆
得分別敘錄中有未曾劬勞一日者一槩及焉内
閣查題侍班官范謙李廷机曾朝節葉向高范醇
敬周應賓唐文獻劉一燝韓爌講讀官唐文獻焦
竑郭正域全天敘蕭雲舉方從哲袁宗道
吳道南劉曰寧馮有經董其昌黃輝楊道賓黃汝
良莊天合王圖趙師聖張邦紀公鼐龔三益薛三
省楊守勤侍書官范可受芋闈詩羅萬英鄭學光
奉
旨下部
定陵開隧道
命侍郎王永光行禮　礼命羅
覃恩之典一應外官內轉尚未到任京官外轉尚未
離任與行人司務國子監八品等官俱照新任職
銜給與
誥命至有釋自南曹而適以九年考滿入都者並
賜
俞允
上從之　直隸提學御史盧謙言今日士習橫肆由
教官之訓不嚴有司之体不振教官朘削修脯
飽谿壑者提學當亟行斥逐至有司職任提調不
宜以保留保陞剋錄立碑借資襲縣近遶飾事例
廩生納級後秀納附俱應停止　戶部奏援遼事

例內細經細貢細附故行者暫議救時之權敘止
者特嚴持世之經參酌衆論以改体論違事難意
自應別計三款所宜急罷致明經細京官之說摠
爲賄進亦宜併停
上從之　礼部題
聖諭進侍李氏進封
皇貴妃業行欽天監選日昨又面承
天語自當仰體遵行但前
諭上
孝瑞顯皇后
孝靜皇太后尊謚加封
恭靜郭元妃
昭肅王才人爲
皇后啓未經告獎以先後次第酌之宜俟四
大禮行後方可議及而給事中李著珪亦以緩封
請不報時欽天監已擇于九月初六日矣　吏科
給事中范濟世上總會疏言近年法度廢墜其病
根在籍口憐才使吞舟漏網如鄭之范以貪金及
于寬改遣守關原復責故軍士致陷重城僉人見
利不惜人命不惜國家匪讀律至官吏受財枉法

贓至八十貫遣戍故勘平人致死者斬今之求多
者大約鄉科歲貢耳一犯甲科二字監司已預爲
之地即贓私狼狽僅僅止于降調從何憚而不恣
肆臣
請自今以後有御史參人贓至五百兩者或打死
人至五命者本下科臣抄參吏部行巡按御史提
問　巡按直隸御史倪應春疏言
國家邊儲取資鹽矣而長蘆寔居其一通灣又芦
鹽貿易之一都會也
皇
上詔罷通灣等税蘆商若出湯火乃有左軍都督
府成國公朱純臣感晥指揮使錢暇民者張掛告
示復立店税每引進店出店巧立抽銀名色各差
官索取比前更苦夫通灣上下各有陳地隸于廣
和店爲塩税隸于勳戚爲店租名雖異而病商則
一今罷兩稅塩壇而稅官每引一錢八分有奇萬
引一千八百有奇括取無算朘削何堪鑽援税棍
除臣一面緝拏外乞將通灣陳地給商堆塩永不
起租仍
勅下該部著爲令未報　右諭德張鼐疏
請調民力以裨邊計言自遼左用兵竭天下而供

一方兵無了局民無息期以臣使事目擊畿南八
府徵調絡繹飲食若流百屋盡驚驅夫疲竄則有
攙兵之苦兵符火速派戶僉丁募卒在逃里排連
坐則有養兵之苦荷戈忍飢亡命山谷傍徨無歸
竟弓嘯聚則有逃兵之苦微牛徵車鮮夫解匠㤏
同讎戎痛切剝膚則有奔命之苦而又出山海關
外其蕭條風景便同異域塞草連天膏腴蕪穢北
山南海一望丘墟民安有田土宦牌夜呼使事如
織防護迎送酒漿供傳安有暇日鞭驢駕牛循環
往來閭閻匆輓頃刻靡停民安有剩力強運設防
弱軍趕運大戶供辦小戶賦錢民安有藏蓄城堡
雖大無声亭障村烟斷絕彼河西故其死不暇而
安能濟河東臣以為畿南河西之民不可不賑恤
也賑恤之法莫大於墾荒田而廣開種
皇
上誠捐數十萬金以賑畿南八郡河西一帶而勸
之耕從小民牛種有本值募有人東作有時各驛
力南畝不半年而禾黍成熟人人飽煖此亦遼東
持久用兵之長計也臣考古今屯田事亦備矣夫
募兵屯田塞下晁錯第一策也游食之人募而戰
則散募而耕則就矣列隊而居以深溝使耕者有

所恃而守者亦借以宿飽如充國所以制金城也
建制田官而耑責其事如魏用棗祗為都尉故事
則官有專司而事易成又一法也擇將而屯如宋
詘所言選諸將中智勇略數人分屯所領衛兵耕
作而無訓練是又一法也揀兵而屯如董盛所言
諳戎事不能任戰事者俾事耕稼又一法也蠲除
子粒而屯如胡世寧所奏凡拋荒空地不拘軍民
土客盡力開墾永不起科是又一法也免罪而屯
如韓仲華出贖罪吏九百九人給耒耜牛耕而歲
收粟以當度支錢又一法也　賜官級而屯如秦
人以力耕受爵漢人以力田　賜帛但能多墾田
幾百畝者即授之以官而賞齎之又一法也臣觀
遼左之費用如大海中外之運輸如逝波亦安有
了期而得不為
中國根本計哉若夫經臣熊廷弼分兵屯練選將
用人和睦行陣愛惜軍士耗咤撝麾出奇制敵亦
望
皇上亟干
璽書切責成之如漢宣帝勞問趙充國曰即如將
軍計度當何時伐誅兵當何時得決此滅屬遼臣

之功令疏上下所司詳議具奏　廵視倉場御史
張新詔疏參戶部監督倉政主事涂喬芳言喬芳
受事以来出入不時狐鼠借叢班皂歇家車脚夫
役無一不作囮套臣入倉查驗見各解戶皆奔訴
環泣爲之痛心乞
勅部查訪將涂喬芳量行處分庶倉蠹一掃解後更
生章下戶部　戶部尚書李汝華疏
請專設援遼事例濯河南廵撫李養正之議也
上從之　廵撫雲南沈儆炌題滇省介在西南而麗
江又遠在滇之西北境接番達頻年爲患該者土
官木增父子奮勇斬獲黃毛達子五十一顆收降男
子一千有奇并於卜花村署台寨安撫降民認納
每年甃牛銀八十一兩零黑豆大麦二千二百析
具題入額
請于知府上量加三品服色以旌其勞部覆
上從之　吏部聽選監生王應遴疏
請修
大統曆先是欽天監所報日月交蝕時刻分數多
舛
先帝嘗

皇貴妃從諮者對以
册儲原卜期宜移近叅該
吉典以慰
聖懷
上回顧
今上諭曰卿等輔佐爲堯舜又語及
壽宮輔臣以
皇考
山陵工有次第封
上指自云是
朕壽宮諸臣言
聖壽無疆何遽此
上仍諭緊要者再因問有鴻臚寺官進藥何在輔臣
奏鴻臚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輕信
上即命中使傳宣諸臣退出可灼至同進脉視具言
病源及治法甚合
上喜甚
命進藥諸臣復出令李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決
輔臣一燝言其鄉兩人同用此丸一損一益非萬
全藥禮臣如游言此大有関係未可輕易而乳嫗

諭禮部酌議修改至是應選上言曆理當明二十
事修曆之法當飭四事章下禮部知之 颶風
壞海運先是七月初海運船開洋至馬頭嘴夜閣
海鳴龍鬪黑雲斜連運船射激傷登屬運船八十
五隻萊屬船一十六隻漂没粮四萬四千九百石
有奇于是巡按御史陳王庭請
勅該部將山東明歲應運粮數從長酌處勘覈并查
清漂没粮米船隻及詔卹溺死人數 土星犯井
宿東扇北第二星約相離二十分余土星在下
起陞原任河南提學副使呂邦耀為通政司右叅
議添註 原任户科給事中為民丁懋遜為太僕
寺少卿添註懋遜以國本事做李獻可降級尋為
民 陞南京光禄寺少卿添註趙拱極為南京太
僕寺少卿添註 以福建中路游擊將軍張邦紘
為四川松潘東路遊擊將軍 甲戌
上再召見輔臣方從哲等一十三員于
乾清宮諸臣問
安畢
上仍諭
冊立

至
上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進
上飲湯輙喘逆藥進乃受
上喜甚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俟少頃中使傳
言
聖体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
灼及御醫各官留時日已午比申未可灼出輔臣
遊詢之可灼言
上恐藥力竭欲再進一丸諸臣言不宜驟
上令中使傳趣益急因再進訖輔臣亟問藥後何狀
云
聖躬傳安如前先是可灼來閣門言有仙丹欲具本
進輔臣出所具問安揭中有進藥宜慎及不効傷
害等語遂
諭之去是日早輔臣恭視寫簽
大行皇帝冊寶兩次監在云有鴻臚寺官李厶在
思善門具本進藥輔臣應以難信儀叢
召見益可灼時從諸御醫往來
思善門中使徧閤以達于
上其傳奏姓名莫可得而聞是日仍以問安

賜諸銀幣疋劉可均與焉次日五鼓内
宣召急諸臣趨進而
龍馭以卯刻
上賓天矣盖九月一日也　越三日戊寅頒
遺詔曰
朕以眇躬
嗣登大寶夙夜祗惧罔敢寧居于凡用人行政遵
奉
皇考遺命力疾舉行哀勞交瘁奄至弥留定數莫移
孝終何憾但念
朕紹承
鴻緒式夜方新志業未就所期纘述端屬後
賢
皇長子茂質英資克荷
神器俾嗣
皇帝位其守
祖宗彝憲親賢勤學立教安民朝講一遵
典制冠婚擇吉早行出入起居信宜親慎左右侍
御務近端良内外文武百官執事之臣同心協贊
永保
基圖
朕從
皇考在
天之灵陟降鑒觀于志畢矣喪禮依舊制以日易月
二十七日釋服毋禁民間音樂嫁娶
宗室
親郡王藩屏重倚不可輙離封域督撫鎮守都布
按三司官員地方攸繫不許擅離職守聞喪之日
止於本處哭臨三日進香遣官代行衙所府州縣
土官俱免進香
詔
諭中外咸使聞知
上在位一月壽三十九　十月上
尊號曰
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
廟號曰
光宗　天啟元年九月初四日葬
慶陵
史官曰自古帝王仁心仁聞洽乎天下未有不適
久道而後成者必世後仁聖人言之矣乃

光宗貞皇帝在位僅三旬
升遐之日深山窮谷莫不奔走悲號何
聖化之神感孚若是速也蓋
帝睿庿風成承親師傳累德
青宮已洞悉四海之艱難故當
神皇晏駕時
遺詔未領
德音遍播
大寶初嗣仁政沛施蠲朽蠧而九塞飽騰撤狐鼠而
蕩歷觀動政地廣睦西之前諫垣充耳目之司黃
髮並升于公庭白駒不淂于空谷至于虞懷延攬
一月而三
召臣二銳意圖我決旬而兩歎銳穎
德意獨行獨斷燮理專施其功
威權自攬自綜贊御不參其柄錄乎盛矣暖
千古而僅見者也乃其尤難者以何思何慮之天
處若危若疑之地
沖齡出講已歷艱辛而容色遜然而動止泰然
內庭有柴柱之形若弗知也者外庭有羽翼之激
若不聞者也即

卅三年常事耳時而學碁時而反汗大臣去小臣
謹厘何如動于耳目者而
帝也有焚焚無懷懷潛之又潛巧伺者不能窺其募
者不能中
禍藩執國慟哭抱持張差發難
帝侍
神皇左右
親傳
密旨曉
諭百官群黨遂息所全實多
登極後即遵
遺命進封
皇貴妃廷臣力爭竟不忍奪以底既哀
請而後止毫不芥蒂于前事也此即虞舜大孝何
以加茲以舜之孝擴充之仁然則
帝之所以感動人心又自有在而非僅僅更張注措
之迹者矣夫官天下者壽在今名家天下者壽在
長世
神宗即不豫何難四十日留也使
帝之出震未及而斡盡莫旋天下之事將不可知然

則我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祚皆
帝四十日之所延耳
帝之功德又豈但在
普天之思慕已哉
天眷
宗社不虛也

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卷之八

萬曆武功錄十四卷（一）

〔明〕瞿九思撰

明萬曆刻本

武功錄自序

曩九思妹驚悟典謨虞廷作堯若舜微但故純王蓋帝者乃其曰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亦若自後其威德者然剗七旬三危若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語又必以奄有四海四夷

來王終之者何蓋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至貴倨矣乃上九亦必曰王于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然後能重明麗正得化成天下則前聖長慮却顧多暇心可相見已或謂方今重熙累洽而天幸

上又以聖神文武臨況之疑武功錄可無作恐祇足導人主好大喜功顧九思所以得就成此亦大艱難矣歲甲申余不幸得罪過之不意囚繫武昌獄以三年久之於法當徙居庸塞里中父老若親友門人

憐余非罪念余自茲出國西門外與桑梓且生死辭矣塞上不毛地慮余或苦困貧窮餓死塞外不復得還上先人丘壠乃相率劇金錢得百餘惠贈余爲塞上殁身計畫已乃它旁郡邑聞亦多來相餽

迭遂天幸得二百金乃買一
妾桃并携兒子甲行赴
闕受遣因撾擊登聞鼓上書
北闕下賴
天子哀憐臣得逡巡未輒豫
京師戒嚴余風聲鶴淚慮恐為
邏卒捕得乃出
帝城西百里許實德城高叟家止
舍余故有微名東西南北燕
薊青衿士傳聞余在實德率
遠近暴犍行百餘里畢來受
學余或與談學或與談劍義
或與談文章詞賦或與談二
氏或與談經國大業二三子

率鼓掌蹈足謂得未曾有各
人人得所意欲去余乃作一
聯句曰埋沒豐城望霄漢斗
牛能劍乾坤難合經過薊野
相驪黃牝牡馬尋朝暮將空
高叟乃大書題刻之令高叟
實德城據公卿冠蓋過其地
者多聞訊余所在或言在高
叟家多返旆下車見訪若是
者蓋輪蹄相接塵無虛日於
是長安萬騎多聲言九邊兼
羿久之相國發兵欲以解丁
丑庚辰余更再伏
闕有

詔下所司行楚中推勘楚當事念
余嘗出闌設驟報卽不得久
留止中國乃故緩不報以故
余得留賓德以五載余揣知
難且解乃變易姓氏曰吾陳
姓往往騎一驢或附載大車
中微服入

京師余故無妻孥念里中若旁
郡邑所惠遺我槖中裝無慮
二百金將安所用卽出塞居
庸去

陵寢不百里而近九恩馮持
列聖寵靈或不至竟窮餓死黃雲
白草間乃日走禮部前正陽
門外雙塔寺演象所左右從
康王陳李諸書肆窮搜索每
三日必一至至卽移日甚或
至夜分乃去諸書賈㑺厭苦
之久之聞六科有存科蓋日
紀載
綸音簿籍余乃從所知交在省中

者賕得竊登錄之乃執是走
抄報所稽其日全報章設率
與存科合無闕遺乃揄快取
大巵酒飲數升設第闕一疏
必多方謀之四方至七八年
必盡得乃已
京師故重書卽小交際亦必以

一書包裹帛金其內題其劃
曰小書一余念其中或屬有
奇秘書乃屬諸肥賈從厲辦
家僮奴收買證其家故各家
多書史郎董令諸肥賣持來
余邸中驗閱有涉事輒多金
市易之所知交有仕宦在閩

方者余必早懇飭乞其以羌
虜倭董名籍事狀章告語表
久之稍稍稍多所得第所得
羌若倭朝報事狀以戊子冬
十有一月十四日若辛卯正
月十四日夜盡燬于火自恨
余見樗第多讀二藏諸苦才

筆陋惡甚諸所就業無文章
乃市買班馬書以數十親點
竄至十餘每種必別變置法
生封剝之諸奇字剩語若批
亢擣虛亂趨倒走法舉無不
字模句擬方繆敢操筆札盡
三閱歲乃幸就次既就矣余

取自披讀大愧死此何者語
乃敢曰列傳當丞畫投畀烈
燬中已復自念方今水旱屬
嬾仍闕閩空竭有司一不戒
諸群不逞若楚劉汝國吳羅
朝廣越丁仕卿閩柯守岳粵
東林道乾西楊秀大梁車宗

孔蜀九縣秦楊戩晉王漢臣
魯侯沐封滇緬甸夜郎安國
亨等率往往陸梁鼓噪如蜩
毛而起島夷播州之役天戈
凡再指而後僅能定之不無
事矣正虞書鋪張舞兩階寓
三危時也九恩讖處讖淺小

第所見僅及此以故作茲錄
爲
上五十壽及觀大雅江漢詩頌四
方既平時靡有爭而末亦歸
本天子萬壽天子萬年其所
頌矢文德洽四國正虞書誕
敷文德舞干羽兩階意也九

恩此錄未必非虞書若意旨
倘幸徹
皇上壼寵四方郡國得多付剞劂
或鄉置一部家藏一帙令華
夏蠻貊霜暗日域傳相告語
則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
生萬邦黎獻度且盡寒心銷

骨罔復有敢越厥志此卽輿
詰戎兵陟禹跡胡異竊妄意
所禆補或亦不甚小夫安可
以導人主矜大喜功小之哉
時
萬曆歲在壬子夏五月二十有五
日翰林院添註待詔臣瞿九

恩謹序

萬曆武功錄目錄

北直隸

卷之一

山東

山西

宣大

河南

陝西

蒲城曾應龍列傳
嘩賊馬有忠列傳

寧夏

哱拜哱承恩列傳

南直隸

卷之二

江賊何旺列傳
李七列傳
海賊嚴大邦列傳
湖賊袁應采列傳

河賊劉朝列傳
合肥强賊列傳
山陽强賊列傳
蘇州强賊列傳
崧江强賊列傳
流賊楊倫列傳
崇明鹽徒列傳
江陰鹽徒列傳
揚州饑竈列傳
通州饑竈列傳

饑民姜奈列傳
史存列傳
叛僧省悟列傳
叛民帥嘉謨倪五
趙宗式朱漢卿列傳
叛兵陸文緒傳胎子列傳
馬蹟洋諸倭列傳
瀏洪口諸倭列傳
朝鮮梁承貴列傳

浙江

叛兵馬文英何中列傳
叛民丁仕卿列傳
叛生張翁呂協祖列傳
逆賊楊文學列傳
崇德强賊列傳
嘉善强賊列傳

江西

花園洞廚洪季白列傳
建昌諸盜列傳
饑民胡佩三列傳

四川

卷之五

播酋

貴州

卷之六

雲南

卜寨那林孛羅列傳

王兀堂趙鎖羅骨列傳

奴兒哈赤列傳

王杲列傳

阿台阿海阿革來力紅列傳

卷之十二

速把亥列傳

卜言兎卜言把都兒列傳

炒花花大列傳

老撒卜兒艾列傳

卷之十三

黑石炭列傳

大委正列傳

煖兎拱兎列傳

委正列傳

伯言列傳

董狐狸兀魯思罕長昻列傳

猛可眞小阿卜戶列傳

大嬖只炒蠻列傳

赶兎倒布列傳

西三邊

卷之十四

吉能把都兒黃台吉隱布台吉銀錠台吉威正恰把不能土躲阿不害卜失兎阿不害俺墜兎虎來罕同阿只兎滿金台吉列傳

畢不利阿不害把都兒拓不能阿拜戶拓不能禿退台吉阿討大台吉哈漢把都兒台吉坑塔台吉把禿台吉歪利台吉寨莽拓不能沙計阿不害沙計台吉討太把都兎躭羲拾吉列傳

切盡黃台吉切盡氣吉本的大那木亥台吉滿克素阿不害碑馬兎阿不害阿著兎阿不害折谷答阿不害炭吉阿不害打正台吉丑氣把都兎白馬台吉成把都兒苦素阿不害

厰計阿不害打剌克漢阿不害列傳

朋爱台吉切盡罕同列傳

莊禿賴孟格台吉賽素兎拓不能列傳

炒忽兒卜打什台吉列傳

或收氣黃台吉拾剌乞搽道化列傳

萬曆武功錄目錄終

萬曆武功錄卷之一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兩京

北直隸

西山硃窩房山易州諸礦盜列傳

齊本數，西山礦盜也。先是守備茨溝者吏唐繼武，詳言兩臺欲以銀河諸流民產沒官，以一軍軍黃土溝，一軍軍愁腸寺，禁商賈往來，懼礦徒。而礦徒杜天質等、翁李聞之，皆惶懼，計迺斂金錢數百串，送奉繼武求解免。於是備兵使劉世昌請於部使者丁惟寧，因劾奏其事。是歲萬曆癸酉也。居七八年辛巳，西山齊本數倔起阻山，公行官兵。湯應科等殊疾力戰，不克而死。本數竟遂逃走旁近郡。於是乎把總陳經翰及何明、李沛皆罪至不可赦矣，而保定臺御史辛自修、御史李棟請數其罪。事下大司馬梁夢龍覆奏。上有詔罰陳經翰、何明，條凡六月，李沛凡三月。按茨溝西連繁峙，東按倒馬，而西山　畿輔重地也。迺於洞口築臺，益列亭障而守矣。

李庸，硃窩村礦盜也。所居在渾河高山之間，常私置爐冶化礦砂以為金，而山人王用恐事覺勢必染已。迺走宛平，徵告東廠中貴人馮保，而會守備楊正蒙適旁郡，即與千總劉喬及巡徼吏宛進忠、提選李齊萬成等往捕。既行至渾河，庸先已鳴金鼓聚眾，執弓矢戎兵，皆緣河而待矣。庸等唯恕我兵度河，弗可免，旋灣弓鄉我兵，矢下如雨，而保亦恕我兵中流矢，趨馬首還，即以書請於　上。詔兩臺備兵使速捕，而是時臺御史吳兌、御史敖鯤方檄備兵使顧褒捕未獲，以故久不報。有頃，詔書至，而庸等二十五人悉已就縛矣。迺以李庸等五人，適遇李自得及李萬海等二十人，皆輕重罰治，屬臺御史以既請。是歲萬曆辛巳也。而硃窩村去京師可二百里，宛平去昌鎮可四十里。大司馬梁夢龍抱根本之慮，專欲嚴保甲法，於是以宛平簿李宗廉馳村中也。

水峒兒及朱家山、水峪山、長嶺、湯哥庄，皆房山所部也。常產礦砂，可化以為金。嘉靖初，邑人王宣請開季輸課，凡三百六十金，後以礦閉報罷。癸未甲申之間，礦砂復生，居民群輩入山中盜竊，日至千餘斤，大率砂一斤金不啻一錢也。於是房山人史藉等以為利廣而爭奪者又盛，唯恐禍發不淺，迺上書請比故事。先是嘉靖中，蓋州、歸州皆產礦，而會遼東衛軍餘姜

賢以其事奏頃咨苑馬卿即以賢爲礦長屬縣道監之而以所得金聽民取什六而它一切封輸府庫悉以佐邊而是時楚雄亦開礦　上有詔歲貢三萬兩因著爲令令行之三十餘載亦既有效矣而今者方建慈寧宮萬壽宮山川效靈産金精唯是敢以死請編比於姜賢之後因效尺寸之利於　國家可乎　上有詔詔兩臺問狀於是涿州守王道定及宛平令朱滾涞水令孫袞夙驗洞所見山勢險隘盜賊易藏議以爲不便遂寢明年涿州人史錦復奏礦徙隗大海隗大朝等匿稞送奉縣令馬承亨公行開盜而承亨亦上書深辯其寃是時兩臺取捕史錦急錦與郭夏竟遂逃不可得也僅得康世貴等四人前是山西黃安鎮流賊石寘亦至水峒盜礦會邏卒追逐自相騰蹊跌領山澗者數人錦皆奏以爲爭礦而死寃哉誣之也是後竟以承亨加府同知秩視事如初而宛平丞閔汝乾亦兼視西山礦事歲時與房山官兵皆巡徼峒中而令壩州道得察其勤惰而進退之也

周言張世才皆易州人也庚寅歲大饑　上虐務金數千萬以佐百姓之急而周言適乘是時上書請比開採而御史邵以仁深言其不可明年春張世才復請於　上昔下所司問狀而是時易州有孤山之礦長嶺之礦烟墩崖之礦黃土溝之礦大曹之礦柳樹溝之礦牛心洞之礦桃樹霍之礦阜平有秋波之礦房山有水洞之礦言以爲常見光閃爍而世才亦以爲天獻礦銀以資　陛下先是　肅皇帝從薊州人李昇嵩縣人刁滕請遣中貴人崔閔及千戶仝爵往薊主事沈應乾及千戶李鉞往嵩居一二年薊進金二十萬嵩進金三十萬以故言得請以爲比乎始兩臺因劉儒奏議以爲礦旁近　祖陵於關不便於是世才書大略言孤山秋波去　祖陵五六百里斷絕居庸紫荊倒馬三關爲能渡渾河而洩地靈乎而獨水峒至　祖陵百餘里則其乞與鑿石焚灰者日月相屬皆不聞有妨而獨以爲有妨於礦臣未見其可也唯　陛下財察幸甚曩者廣昌靈丘諸礦即今所爲孤山太安烟墩崖呂家庄黃土溝也

贊曰

太史公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發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邵御史偏亦有此意乎不然礦亦天地之利也而以之助邊顧不善與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假令西山珠窩及房易之

間保躓之使一旦四出則必竭府庫起爭兢釀無窮
之禍曷勝道哉

羅道敎侯表列傳

侯表魚臺人也常與金鄉鉅野南皮人群聚數千誦
羅道五部六經於是分爲三千餘社每社立社長一
人社擧一人社出金一分封輸社長諸社一旦有緩
急不能辦即以社金之人人皆以羅道敎利賴已
廼益尊崇表殆如神明矣而諸社皆大言太古爲上
元金輪王掌敎每歲凡三十六月甲子凡一百八十
已改爲中元燃燈佛掌敎歲損十二月甲子凡六十
已改爲下元釋加佛歲又損十二月甲子亦如之爲
有三十六王三十六佛是也漢有二十四帝二十四

孝是也唐有十八帝十八羅漢是也宋有九朝九曜
星官是也宋有十二圖覺今當爲表其爲誦帷不經
類如此而是時督府鎭國將軍亦執弟子禮東鄉坐
表師事矣居頃之表著書自言十二圖覺出世書秘
不載第以授記室王禹書成分爲三卷令崔穩鏵日
夜裝因獻見於　上而會有大婚禮低佪者久之還
歸魚臺明年大婚旣舉鎭國將軍即使使者李洪王
治一介行李亟告表表趨穩鏵往長安旣至即奉書
直走西安門欲以其書伏　闕下於是邏卒執之告
於東廠中貴人馮保遽以書奏　詔執金吾逮捕就

法司。於是檄魚臺收捕侯表等。盡繫獄。以示左道惑衆者殺毋赦。

讚曰

北方獨多羅道敎乎。然其敎與白蓮相爲上下。父之。遂至爲不軌。亂矣哉。諺曰。獻爲三群。而況群數千衆。殺牲鼓舞。日務神鬼。安在其不亂也。方是之時。南方尤尚白蓮敎哉。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豈謂此與。

叛僧王鐸如燈王善列傳

王鐸。武清人也。爲兒時從比丘知惠所削髮爲僧。父之。請謝絶惠去。復爲僧。而是時林福以妖言惑四方亡命。甚有聲譽。鐸因執弟子禮事福。而會福被逮。庾死獄中。又去去爲武城中衛舍餘。鐸爲人性罷。專好大言。必成事。背左有疤痕一片。似半月。背下有七白子。似七星。腿上又有二烏子。行間道逢雷霽子至。覲其面貌。竊奇異之。因爲歌以別。歌曰。南道裡頭樹中剛掩身。王禪方顯名。下有二烏子。三暘頂上生。左背縣月明。遍身滿天星。要知家住處。倉圍方近壽里中。由此號鐸爲王禪矣。自是之後。鐸家衆劉佐李食等。皆從鐸遊。鐸即立爲三十六傳頭。招致衆若爲會。或三二百人。或五四百人。是時鐸衆固已五千餘矣。鐸乃與諸會約。約人出金五錢。給衛所書。即雷霽子歌也。群言此爲孫臏留下。於是引其衆走房山小西天石經寺。創起魏闕。闕上以銅三百斤造彌勒佛一座。佛後大書赤髮僧人王鐸。已置蓮花辦三千六百辦。每辦佛一尊。已置龕五百。每龕佛亦如之。已置小石牌一座。已又置石牌二座。其一座大書天地三暘會首王鐸。它皆衆男女名姓。已造三暘殿一座。中座混

元主佛三尊傍列三十六天將是日鐸自稱鬼谷王禪三陽老祖即封蔡鎮張坤劉保等三十六人爲三十六天將將與磁香爐一副曰若等自此神矣已鐸廼著妖書名曰鬼谷王禪度赴龍華寶卷二本書詞多讖諱譎怪不可解曉茀載是歲萬曆巳卯也張坤見黨與日增恐事覺事必染已莫若自請於東司房因得除罪可乎有頃坤果至東司房具以實告即使旂校趙賓等逮捕鐸等就吏復使使者疏獲妖書及違法諸什物亡笑東司房因劾奏其事事下鎮撫使鞫問辭服 上有詔詔大司寇擬罪而復申之曰近來遊食邪妄之徒專一揑造妖言煽惑愚民燒香會衆好生敗俗醸患今歲加禁緝驅逐於是四方郡國皆奉行 詔書惟謹也

如燈亦妖僧也嘉靖中常從西安門佯言募修鎮國寺寶塔因爲妖言蠱惑人心欲藉以爲姦事覺爲執金吾所捕廼以檻車膠致原貫既行至保定乘使者隙因遂逃走久之復與其徒妙通妙興至東城觀音寺已移居眞武廟建爐冶自稱身前故魏徵蒼頭也帶銅千斤欲鑄玉皇像三尊已又言修五臺山塔廼自持木鈴號召國中國中多有從燈遊者矣燈益爲妖言言事佛可以懺罪徼福燈由此獲金錢至盈橐數數然也於是巡城者吏執之以請 上廼詔京城內外遊食僧徒過多奸幻百端殊爲蠹民甚亂法詔大司寇禁諭於是執金吾榜掠燈一百妙通妙興皆六十以 上所自定也

王善別號後溪東明人也先是考城朱道士藏有妖書及天師斬鬼印善因從之遊盡得其術於是以斬鬼術遊行郡邑閒而會儀封人楊廷友新城人曹倫聞善精於黃白並詣善善與之語一語連日夜不倦遂迎善至其家治黃白久之倫復師事辟符人李相相尤精於金蟬也其法亦立會會或百餘人以子午卯酉日衣冠洗擊鼓膜拜而禮四方是時雎州人趙守棠能相廼言相倫之面貴乃不可言而善尤精日者亦稱乙未年庚辰月巳未日乙丑時倫其與乎其所期許倫皆侯王天子事類如此居頃之會中遂拜倫爲南岩祖師而倫亦立吳大剛楊廷友侯守玉三人爲大頭領已立鍾景谷世平等一十三人爲小頭領已南岩僭號朝廷大頭領僭號三公小頭領僭號指揮也於是大頭領每一頭領一百八十人小頭領每一頭領四五十人勃勃然欲反皆有狀而爲儀封

諸逞奉所覺卽請於今長收捕楊廷友加以三木倫迺怒至髮上指冠討欲擊破城走而是時縣新行別兵傳箭法嚴弗克就有頃倫迺治葛巾紗衫綾靴及寶劍玉帶巾尚黃服尚白旂志皆五色亟使使者鍾彔谷世平詣善朔至朱家所椎牛築壇場欲拜善爲兵師善亦使妻舅呂朝聘先往而倫大梁事覺矣先是倫以白蓮教惑大梁法當梟斬逞奉故知善倫黨也遂執善疏捕善天師僞印邪書圖書咒符到縣庭是日卽請於備兵使胡繼新屬大名王同知顧德陳司理問狀皆叩頭服實有之而適大盜侯守良聚黨數百人奉火專焚人室屋行間恐道上蠱奉之迺使諸逞奉以徧輿縢善致大梁周臺御史所雜問而是時縣道皆謂不宜以往周御史曰不然事發本大梁而況何莫非王事奈何以它省視乎於是保定臺御史張國以其事請始善疏吏時臺御史方簡兵大名也

讚曰

河以南北多信白蓮教奉以此敗也異哉以余所聞京師人人無女男皆立會焚香動以數百數而其甚者鳴金鼓張旂志貫屋左纛服拜而呼佛洋洋盈耳乎上有詔禁燒香會衆者欽哉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鐘等豈未聞與

叛民王志孝列傳

王志孝長安人也好黃白之術萬曆祿邑中子蔣宗智常從孝遊欲習其術孝與之煉毋燒砂築壇魔斗由此傾動長安孝既見長安從遊者衆遂勃勃然欲反曰人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豈欺我乎於是與宗智陳鳳張妙山等約吾當稱帝若佐我我拜若爲侯王也宗智對曰願盡力是日即築壇瑒造符篆志孝儼然稱帝而封宗智爲王妻梅爲后而陳鳳劉勝王玉張妙山王祿趙俊張鎮畢受僞職計將欲大舉有萌芽而爲執金吾傳霖所覺即使使者逮捕以請　詔鎮撫使即訊志孝等辭服於是鎮撫使覆奏以志孝等下法司而拜傳霖爵二級官校一級先是給諫鄭岳亦上書奏事大略以王金劉文彬事爲明鑑也

贊曰

莊皇帝初王金以丹石符呪狂惑群聾卒迺從末減亡恙乎今　上初即位志孝迺亦以黃白事稱亂哉語曰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夫以此禍人猶爲不可而況於爲不軌乎悲夫毋爲禍首反受其咎豈不信哉

京營叛兵列傳

京營諸官軍其主從竟不可考也先是少卿曾乾亨閱視雲中既還　上疏條對裁冗員長安傳以爲詬抑損營中諸廢閑者吏倖及戍卒停操者稟食於是金吾指揮使高清旂手指揮使楊紹臣羽林指揮使高一椿請於大司馬石星已請於定國公徐文璧奈何欲紛更　祖制而以我爲老耄廢閑而議罷乎願爲畫便計不然吾等且日自言於曾司空所矣大司馬曰何有是誰爲爲此議而令若等擾擾亡已也亟去毋妄言妄言誅矣頃之武選郎張國璽鬧官軍皆攘臂而起請以檄曉譬之趣毋亂諸衛官及戍卒固不知檄意也乃聚黨數百人走長安門欲匍匐悲號於元輔而會大司空曾同亨左司空周世選右司空盧維禎詣會極門　上疏諸官軍望見大司空來皆趨而前遮道稱願毋減俸不容口遂擁衆直從司空走承天門臺隷呵止官軍官軍擊砂石傷臺隷面貌濺汚并及司空以司空親乾亨兄也賴大司馬危言始解散於是給諫羅棟御史顧龍徵皆劾　奏其事而大司馬大司空亦請告以謝人言　上弗從獨問五府及京營兵科自是之後給諫章尚學則劾張國

聖　詔謂南京用亦罰俸凡六月給諫鍾羽正吳之
佳御史賈希夷則劾定國公以定國公所題誤也先
是　上有詔詔所司問狀大略言如有意縱容互推
諉不行禁戢令指名參奏而左司寇邵陛所訊指揮
張佑百戶李山李欽晏文四人而其間獨一李欽可
鞫張佑則已老山與文皆貧甚故無糧而王維政劉
豸則并其名而亡之矣凡此皆定國公所　奏題於
是　詔罰俸凡六月而大司馬竟請論高凊楊紹臣
高一椿如法褫者常止三人毋妄言而三人自言吾
等且日請於曹司空所也

贊曰

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而況於尚書乎以余所聞尚書
國之喉舌也　禁門咫尺　天威而武弁蒼頭奈何
以不法施之倘亦有蕃鎮之漸乎晁錯嘗有言削之
其禍速而小不削其禍遲而大豈獨七國哉蓋亦類
今之兵勢然也

西城易州邯鄲通州諸響馬盜列傳

孟子龍五軍八營戍卒也乙亥歲與留守軍黃桅騰
驤軍宋朝陽尊騎官馬馬上彎弓而射人人至奪其
金走走如蜚八九載之間道路弗寧邏吏第知其爲
響馬賊也姓名弗可聞甲申夏朝天宮人尹承恩偕
驍夫閔科從定興販錢既還行至辛房店子龍三人
皆揚揚騎馬貫弓矢而來麾承恩奪銜擄鞍曰走遽
送來錢馬上承恩卽取橐中裝跪而奉曰錢盡在是
唯將軍無傷我龍等竟欲殺之以滅口而會脩夫數
十人至弗殺復騎馬向德勝門走於是以其錢且莫

從傳徒實衆者遲乎右副吏府指揮使曾大義趙東魯
有才名願能逐捕盜賊廼使羅家刹江廼復追上而
子龍等三人方右持杯左挾歌兒大自愉快也江等
領其狀請於大義即使使者捕之竟索橐中裝藏僅
遺錢一萬二千七百文馬八匹及刀箭衣服亡筭是
日召發承恩公庭中對簿子龍三人皆叩頭服實有
之頃大義復捕獲王章章亦大盜也而御史蕭承遇
見以爲新法兵馬使復獲盜三人者其趣紀錄廼以
曾大義爲比兵馬王克敏趙東魯例也　上可之
易州故多響馬盜也壬申冬信陽司訓徐鶴敬還自

長湍。既行。行未至滿城。而會一强賊騎裹蹄馬。挽弓矢。鄕司訓發七矢皆中。奪其橐中裝而去。且一日。司訓竟死於道。縣道爲治楊耕。先是備兵使高文薦。欲以保定同知李琮都護王江。指揮劉光代行保甲法。而滿城令申九峯。亦帥縣尉黃履經。日莫廻。徼道上。至構平。而騎馬特出諸邏。卒不意耳。於是縣令。移臺御史宋纁。御史盧明章。有頃兩臺上書。請量治高文薦。欲逮問王江等　上初從廷臣議。凡大寧都護所部。有劫盜賊入公負聽所在捕繫。歲終。保定臺御史得察其勤否。而舉刺之。是時。大寧以都護一人。保定以同知

一人。主巡徼事。而安祈傳鐍。東鹿則以屬之縣道也。縣道有盜賊聚黨至十人以上者。所司皆請論如法。李經。楡林衛軍餘也。戊寅秋。常與王貢高大深。約響馬盜楊文材孫得寶等。相扇而起。而是時。百戶王虎。亦竄入其中。並走邯鄲。白晝大道之中。騎馬彎弓。奪道一介行李。往來如入無人之境。是時。彰德守蒼頭黃謙。道逢經。經呵而止之曰。安走。謙廻下馬。盡以槖中裝送奉經。經復攜所鹵獲。卽騎馬走。而厮卒栗淇責。往縣庭中。具以實告。於是縣令李廷彥。尉王節。及獄吏郭邦憲。永年尉陳廷棟。肥鄕尉師珩。卽提邏卒許轄。蔡敖等五十餘人。追亡逐北。至暴台寺。挑戰。經廻貫弓執矢。鄕賀逢源射中馬。節亦射經。中鬢左。經復走永年牛家堡。乃益張弓射。射果精。我兵張登等中流矢死者二十餘人。節與李獻奮髯而前。勇氣益百倍。於是疾力獻劍斬楊文材。節斬高大深。生得李經。而縣令及同知趙子敬。提邏卒團者四面。而郭邦憲。陳廷棟與蔡考。李光先。並衝鋒而入。得王虎王貢。張再傳盡斬之。而獨以李經孫世寶。檻車膠致廣平府。繫獄。是日卽請大名兵副憲。屬趙同知王司理鞫問。辭服。自是之後。輩昌張豹兒與閔子新毛喜喜等。

十餘人。大會通州竹佛寺。欲爲李經報讐。前日之債子新。廻王虎餘黨也。於是使豹兒潛伏邯鄲呂公墳。詞事。而爲李獻所覺。卽逮捕之就吏。然後請於臺御史張國。御史王應吉書　奏。事下大司馬方逢時議。以縣令李廷彥。尉王節。紀錄。初趙子敬守河州。以上城工不實。貶俸二級。至是請予子敬俸。　上皆可之。曩者王虎故以延安衛百戶。常備守疆埸。今迺淪於大盜。議罷襲也。

通州亦多響馬盜也。甲申冬。淮安鈔關法。當進鈔七十四萬錙。整金二百兩。屬孫使李桐。既行至通州海

于筵。而會譬馬盜。要而盡奪之。還卒日巡徼道上。戚
卒不可得。而是時中貴人張誠。以巡視庫藏。一聞斯
事。即上書以請。大略以爲暴時臺諫諸臣所條對捕
盜法至備。而後御史陳著。請暫　賜緩刑。漸稍習於
寬和也。今宜著爲令。今所在大盜。毋得妄稱逃脫。輕
易詿誤。苟完考成。　上可之。於是捕盜之網益密矣。

讚曰

軍餘所以備宅盜也。而百戶。尤爲鎖鑰。今白晝能騎
馬。彎弓而殺人者。皆此屬乎。余嘗由西城。還走易州。
通州見其下。冠蓋相望。而獨患苦譬馬。豈倔强哉。練

保甲。列亭障。法不可不謂嚴矣。嗟乎。譬馬勿爲恙。此
皆北走長安道也。

闖河賊陶文列傳

陶文。遼河盜也。萬曆初。千戶安國。轉輸貢銀一千九
百七十餘金。在大倉。既行至王七級下。閘。會莫。諸舠舶
皆止舍。而大盜陶文。趙三等。詗知舟官舟多金錢。夜
半擁衆四五十人。入舟執陶國。而奪之金。於是河上
諸臣工皆大懼。奈何以巡徼不法。而使府庫金。中道
而散於諸偷乎。吾曹等度自知有死罪。誠惶恐。而又久
遮留使者。罪益深。且日即貸金如數。悉付使者。然後
告於備兵使王元敬。於是臺御史傅希摯。御史張憲
翔。並以其書報　上。是時給諫蔡汝賢。則劾　奏備

兵使王元敬。兗州守游季勳。御史商爲正。則劾　奏
通判孫仲科。縣令李應丞。謝淵事。皆下大司馬。譚綸
覆奏。　上有詔。罰游季勳。俸凡半載。王元敬任俸。而
以孫仲科等。屬御史。逮問居一二年。備兵使曾當魁
始捕獲大盜陶文等。以告。於是御史劉良弼。具報
天子曰。今臣所捕。迺暴時闖河盜也。　詔梟斬河上。
使大盜毋效陶文。

讚曰

以余所聞曹濮之間。列兵。意儼然大將軍旗鼓。豈不
壯與。區區一陶文。何足以辱府庫金。而勞苦我河上

公平。士討者常請遷補運軍。良是余觀薊河甚狹小
非若海洋江漢而廣也。何更憂盜賊哉。

草賊張從敎列傳

張從敎廣宗人也常與邑中子董談及鉅鹿人遺愚
陽衛水人蕭茂林等二十餘人並方巾綠服知漢官
儀白晝執持斧鉞諸鬬器皆揚揚騎馬馳驟於雞侯
臺旁若無疆吏乎。於是卓普令孫鄗新河令莊傑及
冀州守張存鉅請於井陘備兵使喬木並提邏卒遊
希貞等追逐至東鹿東鹿進南則王家井進北則蕭
家莊進東則穆家窪諸偸獨從間道走走不犯東南
界而希貞及韓晉等鳴金鼓號召鄉兵殊死力。鏖戰
斬首捕虜凡四級奪獲馬駝及弓矢而諸偸亦殺我

邏卒耿介韓晉韓計年相當。然後走新河曹家庄道
逢東鹿人王喜之劉克類劉天佑携眾中裝往曲周
執而奪之已走鉅鹿于家小留諸庄淫婦女略信惟
德李惟正陳其平董守恭等金銀什物亡筭穎縣令
何文極尉孫孟春遂捕始解散當是時鉅鹿則屬大
名備兵使東鹿則屬易州備兵使新河則屬井陘備
兵使乃並請於保定臺御史陰武卿御史敖鯤范鳴
謙是日即檄巡徼真定同知徐濂順德同知李琮保
定倅侯寅並行部二縣竟未得賊也於是兩臺及給
諫張晨愚後先劾　奏諸疆吏於郡守則王守誠魏

任張振先於縣令，則何文極、王明、莊傑；於尉，則張孟
春、武仕侯、君輔事，皆下大司馬梁孟龍問狀。時壬午
夏也。居頃之，大司馬覆奏。 上有詔任何文極、李琮、
張孟春條罰，徐濂及莊傑俸，凡三月。而備兵使曹子
登。 上幸寬假不深治。先是，東處令王明調任丘，張
給諫疏必欲明捕獲盜賊而後往也。居頃之，從敬等
流山東，廼與孫夏志謀，以爲縣道必不寬假我，我輩
若不蚤爲地，則相隨就縛矣。於是以一百二十金悉
付夏志買馬，期五月終大舉流行諸郡邑，豈不愉快
乎。是日，從敬亦由稷家口直走太安州安家庄，亡匿

村民井奎所，侯夏志謀馬，猶恐時且久，此間人必深
疑我，我不若先未發娶妻也，示吾毋它意。廼以王鬼
爲媒娶其妻。廼當是時，山東臺御史楊俊民及御史
賈應坤先已察其流犯諸郡邑人，檄濟南、武德、臨清、
曹濮諸縣道收捕志。於是平陰令欲請於濟南備兵
使劉天稱，即使都護任自強、千戶馬尚文驅安家庄。
從敬廼帥董談等竝騎馬馳驅而亂，自強不避矢石，
疾力戰，竟執從敬、董談等七人，餘黨皆遂逃。已，爲城
執李舜賴，肥城執李天民，竝檻車驛致公庭中，對簿
皆有左驗。於是兩臺請於 上，幸從大司馬議，梟斬

張從敬等，傳首井陘閭。

讚曰

兩鹿及新河，豈非 畿輔股肱郡哉。余聞其下列鄣
亭，練保田，兩臺詳哉其言之也。今草寇不下二十人，
而以二三亭若令敵戰，廼致耿介等傷金瘡而死也。
悲夫，張從敬竟爲山東所捕，首足異處，倘所謂天道
好還，是耶非耶。

饑民王友臣列傳

王友臣內黃人也縣故旁近湯陰安陽而限以漳河乎丙戌歲大饑村落間闔廬空虛百姓不厭糟糠而賈人皆轉麥以逐利毋皇乜岡也於是榜人李友才以麥舟七艘鼓行而道豆公村而會王友臣聚安陽湯陰諸饑民數千人鳴金鼓張旂志並鼓噪而前曰毋往亟取麥來方是時我困恐不能須臾待也而遲李申廷諫乃趣而呵止之友臣即劒斬諫以懼諸賈人竟盡奪其麥而去而會浚縣有王安之盜汲縣有車小岡之盜皆以奪麥爲務於是旁近郡皆提遲李

逐盜賊遂捕友臣并及安先是安在鳳凰臺樹旗幟鳴金略賈人張學書而小岡亦略趙國英賴丞湯克寬父之二酋皆伏誅獨小岡未禽也其後御史柯挺條對救荒諸便宜而臺御史賈三近以爲挺有所刺譏迺 上書請告以避賢者路 上不從以爲攄臣受 朝廷重寄當以災傷爲急豈可以言語疑似悻悻求去於是臺御史叩頭奉 詔書惟謹復北鄉拜且曰第使災民亡恙然後足以報塞 陛下明德也

讚曰

以余所聞賈公念饑民念至深唯恐升斗之粟稍闕滯使 九重宸意不且莫及也而饑民率賴以生活亦甚盛矣哉人言救荒無奇策豈其然乎豈其然乎余每讀故志至聖人貴未然之防則未嘗不以爲通於積貯之說也

王登列傳

王登東昌人也與邑中子黃恩李茂禎董明池善居
恒謀欲反會丙戌星變歲大旱登等相與謀曰以此
時起可乎於是黃恩尊以左道惑里中而明池乃爲
檄檄大書軍情密東郎付捽人雕之已復書群英聚
會代天行道於上塹以檄請登登以硃紅標之先是
茂禎日夜治鬪器鬪器已成是時十二月將盡也登
等乃乘太守帥官吏並出郭迎春謀欲略府庫及運
舟諸粮粻事覺爲邏卒所捕生得王登等八人奪獲

刻檄及兵器餘黨皆解散明年春郡守蕭應宮以請
於是都御史李戴會御史毛在奏　聞事下戌部是
時少司馬石星本兵柄乃以其事奏　詔梟斬王登
等東昌市居二三月復按聊城令韓子廉茌城令閻
談後先逮捕黃恩王應將王尭臣等數十人罪當斬
上可之塹以萬象春田樂義劉肩蕭應宮下銓部紀
錄先是試御史王象蒙上書欲曹州建守備一人武
定調守備一人濟南改參將一人大略以曹州去徐
沛近去省遠地形最利長驅自昔號稱曹單多猋民
而武定東臨渤海僻在一隅多流賊故也曹州故有

兵二千八人連守備使武定調德州遊擊往亦便濟南
故有練兵參將後罷今于都使司改參將一人給與
勅諭統領訓練亦便　上從少司馬請以爲議是

贊曰

余觀東昌南至曹濮北至臨德皆御道豈非天下咽
喉乎其下地四平曠奈何不請大將以備之也而說
者曰兵巡使儼然建大將軍旗鼓矣余以爲不然運
籌帷幄之中將不如兵巡使攻城先登陷陣郤敵前
蒙石矢不避湯火之難兵巡使不如將二者曷可廢
哉易稱履霜堅冰至余每讀王御史疏則未嘗不爽

然自失也

叛生侯沐封列傳

侯沐封文登諸生也縣故有土城歲久剝於是議建石城會劉太守以庚辰朝正月還郡時冉冉正月矣先是當事者以其事屬同知韓屏屏延召諸父老子弟約約治城大率二百一十餘日日人稟食二分官與民各辦費貴亡慮一千一百餘金縣不得論優免是月也屏行部文登與海州吏目孫經尉陳思義以二十九日始事而諸生侯沐封等倒當轉石塊承鞅鞅不樂也會諸生唐希孔軍餘于教礦徒榮紀亦欲阻此法沐封因與謀曰奈何以吾輩下同編氓乎今

請免不可得必聚衆直走公館鼓噪發彼姦藏然後可圖也希孔曰吾意亦欲如是即鄉百餘人人各持木梃鋤钁擁衆往鬨屏沐封曰所不趣而前者有如此日封前希孔亦前因言縣尉驗石過刻公獨不能以半辭禁阻之安在其為大父母也我等貧困甚即賣子鬻產以運石猶不足若不為我畫便計我惟有死頃沐封恐為屏所窺識逦退處諸生後陰使叢相等亂飛石擊屏中屏身於是經及恩義皆跳驅走獨執陳把總殿傷左股是時丁同知行縣事後趨走至工所柳邦麟等誤以為屏也復飛石擊秋帽裂碎後

乃知其非屏也已于教羅要挾府出示自日中至晡擾嚷震城中府不得已果以撤趨散工治解散頃之屏延以其事告於副觀察袁弘德城事竟寬假至秋杪於是撫巡使趙　及御史陳功謙譲督學使者沐封免諸生為民唐希孔王好賢劉文軒孫社延奏聞事下御史大夫陳枌皆覚韓屏等罪獨沐封于教當適戍叢相等皆枷杖以為叛民戒　詔從之於是以軍法榜掠沐封凡一百而後遣也

讚曰

城池所以衛民沐封以運石之私圖遂妄欲阻大計

何哉至其傷郡佐毀冠裳此尤非疆場之禍傳曰鄙人何知仁義鄉其利者為有德封等豈亦有之當是時非深憚趙公威望方以王佐材保釐其地若等且將為戎下禍不但止此矣

德平判民列傳

德平。濟南所部也。辛卯歲大旱。蝗蝻為災。是時崔士棨為令。適移于臺御史宋應昌曰。縣不幸。艮苗敗於蝗虫之口。願為縣畫便計。先是縣以大旱請。臺御史見旱蝗相因而起。心竊數數然疑之。而會丞董用賓至。臺御史適進用賓庭中問狀。用賓具言有之。第不如是其甚也。是日士棨亦至。適報夏災竟如所請。臺御史即召用賓置對。士棨爭辯不容口。有頃縣還聚衆至五千餘人。直走臺御史所揚揚由甬道而馳。適特敗禾及死蝗陳堂上曰。我明府所請如何。臺御史

皆一切寬假之。使其自定。然後具以實告。先是濟南守及糧使者。荆州俊大方伯傳作雨。業驗皆言德平實旱災五分以上。百姓見臺御史最明察。叩頭服。實吾等小人爭持急。殊觸犯天威。於是臺御史劾奏崔士棨。父之。給諫王德完上書言所劾未當。　詔部院問狀。其後御史大夫李世達覆議。　詔曰。近來議論煩雜。假公濟私。甚多。卿等宜辨別人心。力持國邪。其有邪佞險薄之徒。沽名飾行之輩。逞臆妄言。遂奉給旨指實糾奏。而給諫吳鴻功。亦言還來下吏。可以扶上官。乱言可以宣內地。匿名可以動聽聞。　上甚善之。頃。臺御史宋應昌請言。告以謝人言。大略謂德平之變。實荆州俊王之語在奏疏。先是御史何出光舉士棨卓異。乍賢乍不賢。廷議以此紛紛矣。

讚曰

王成豈非西京循吏哉。適亦虛增戶口乎。德平之役起於愛民太甚。臺御史亦第論其報勘不實耳。而給諫則不得不為紀綱惜。且以五千之德平。揭揭攙蝗虫而走會城甚矣哉。欲以敝屐而加首也。悲夫。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信哉是言也。

山西

饑民王漢臣列傳

王漢臣，隰州人也。是時歲大祲，年穀不登，城中斗米金錢以上，百姓至賣子鬻産以接衣食，猶不足。而石樓人劉廷輔、隰州人姚金湯，皆以貲雄里中。漢臣乃與王應之、王廷愛等稱貸於廷輔，廷輔弗與。漢臣出駡詈語去，頃謂應之曰：吾等豈饑餓死乎。於是聚黨三百人，直走石樓縣水頭山，黄鸞等，旦日遂至曹村，執廷輔。輔請免，不可，廼擊牛酒，已輔出槖中裝，得遂逃。臣等竟略糗粻九十餘石而去。先是，臺御史辛應

乾請輸民粮二千五百兩，以佐隰州之急。會平陽太守缺，而以司理王之猷視府事。廼使同知王思爵行州撫饑民，簿責邏司急，邏司常從走卒巡徼道上。逮捕王廷會，而曹尭等皆犇走，走隰州陶花里，略姚金湯槖中裝，桴鼓晝鳴。於是河東兵巡使粟在庭自蒲州一日夜行三百里，馳平陽，奉臺御史檄，庀警諸偷。諸偷由此解散。事聞，下戎部問狀。當是時，臺御史侯于趙新到官，管事大司馬以之，請付臺御史案驗。詔可之。始解州判葛輪行隰州事，而平陸簿吳世濟行石樓事，部索諸郡，生得王漢臣、王汝愛、王應之、王貴、王邦彦五人，檻車傳臺御史。臺御史猶欲捕曹尭急也。前是，解州守宋偉未到官，臺御史不諭，諭葛輪等罪以請。　上幸恩貸輪等，詔所司加意撫恤，毋致流離失所，以啓釁端。是時癸未夏五月也。

讃曰

傳曰：一旦有急叩門，不以有無爲解者，惟朱家、劇孟耳。王漢臣稱貸於廷輔不可得，遂亂乎。余常過三晉，其下山廣川狹，民貧土瘠，賦役頗繁，假令歲比豐稔，民猶難之，而況有如水旱國胡以相恤也。當是時，三晉尤苦虜騎哉。

礦盜王張住列傳

桃花溝及溫峪山五虎關皆芮城垣曲夏縣諸礦洞也先是戊寅平陸礦徒導河南諸偷旣渡河阻山公行　上有詔詔比江西湖廣例彼此約會協捕務期盡絕事寧一體叙功論罪居亾何河南澠池人王張住小倉觀朱世安趙仲保等常與芮城垣曲夏縣人相得甚驩當是時夏縣有溫峪之礦芮城有桃花溝之礦垣曲有五虎關之礦於是溫峪山二岔溝諸姦民謀曰道河南人至吾等因以爲利不亦可乎頃之王張住小倉觀聚黨二千人乘十二月盡氷堅可度

遂從川里等迺以羊一豕一鳴金鼓祭河度直走溫峪山取沙漸增至六千人會刁家溝山忽摧裂有沙可化爲銀而王張住等盜心益熾盡溫峪二岔之閒皆爲保姦矣於是縣備礦薄王寵請於河東守巡使卽引兵馳蝦蟆口逐捕諸偷諸偷奔散頃之諸偷大入芮城桃花溝薄何志儒追逐生得礦酋蘭一枚等入人而垣曲令王文煒亦從邏卒備五虎關時礦酋已從上下柳窩至甕兒口度河矣守備李材提邏卒轉鬪中流矢幾死於是給諫顧九思上書請御史臺諭以禍福令其解散大略欲重臣爲政兼彌盜策是

後御史臺許守謙大會御史鄭登雲何移河南部御史袁貞吉迺從黃河以南爲營備諸戍　上復有詔詔兩省巡撫各嚴督司道協力緝捕禁戢毋得疎玩是歲萬曆丙戌也於是千戶顧託提兵三十人爲一軍軍於石縫峪戴家庄劉思忠提兵三十人爲一軍軍於李家庄底塢庄胡懷遠提兵三十人爲一軍軍於盤頭鎭張上提兵三十爲一軍軍於好羊度指揮張冠提兵三十人爲一軍軍於陝州東庄陳一清提兵三十人爲一軍軍於三門村王度提兵二十人爲一軍軍於茅津百戶李貴提兵三十人爲一軍軍於

太陽渡趙貴提兵三十人爲一軍軍於西故村皆禁它使通賓毋往來孟津之閒時有操艇而問度者罕而希矣後袁貞吉上書以爲所司飾詞推諉先是榜人李公化告芮城礦賊趙利擁衆奪舟而渡事下靈寶縣具知趙利非礦賊也是時利有麥地濱河公化迺與南思誠等渡河而盜毆傷守者陳龍張朴頤趙加盜扶收得解而遂使焦旋左驗於是利與公化對簿芮城會掾史李子春與化有親識乃給言利故礦盜實擁衆西度也乃以利繫獄後靈寶得其奸以爲褱所請擁衆而來者非實頃下平陽同知史自上洛

縣令廖道充後先羅問其如靈寶所按驗於是當公化徙罪而貞吉亦非以爭公化誣趙利而逐縣謂河南無礦盜大意欲分界嚴防效同舟共濟之誼也。

讚曰

語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礦徒豈以為利而來耶疆吏第堅閉其礦土人尚不敢為利而況于流寇乎臺御史令黃河以南為營而守良有以也嗚呼捕盜有如暴勝之張敞其人則礦亦天地自然之利也然何必堅閉哉。

礦盜張守清列傳

張守清五台人也邑故有五台山廣可七百里其間林木茂盛叢穢土石甚崎嶇守清與其黨郭西山張盡忠等聚黨二千人居鐵舖村專以礦盜為活頃之藩王與清通婚媾好行私惠以招亡命黨類漸增廷以郭西山為大頭目何綬子為小頭目守清為人機械變詐不可測諸倫從令則分財利有如一日不奉約束清必箠死杖下納之濤濱中以示威重有司莫能禽庚寅秋　上有詔詔臺御史按驗於是制置使蕭大亨及御史賈希夷為檄曉譬令歸降不則天討必加若等於是張守清詣軍門上狀具言盜礦則有

之實無它腸願假清死罪現鐵舖村人袁秉臣言狀亦如之願立為保長使開礦納稅事下厲平兵備使張惟誠屬代州守黃思道五台令常自新問狀請以鐵舖村土著及晉府佃民流寓大率四百九十二戶編為一甲即立張守清為保長郭貴為保正許廷珍為保副丁厰為老人開礦取砂歲賦一千五百兩封輸縣官以佐邊先是　上詔督撫詳議具奏不許厓文寨責是時臺御史李来非議宜使使者監臨而以所覓砂官七民三便頃代州守及五台令請以十分

爲事官取其五而以半予民於是守清卽以所置屋
三十五所改爲鄉約所而置制使及臺御史皆以爲
可乃上書請立循環文簿每二季一筭而以縣使封
輸布政使歲杪轉達民部於是事下該部問狀其後
御史任應征劾奏臺御史及總戎李如松連標亦參
清結婚宗室事有狀居頃之給諫王遵訓亦上書言
撫處失宜而張貞觀以閱視行宣大深言開礦有五
不可語在奏疏大都欲給守清等批執令歸耕敢議
令及不如令者斬礦洞請以石塡閉建墩臺於上常
得遊卽置防守使一人而以營兵三百人戍守之沒

守清宅給軍而令平刑守備使月一巡視每季杪北
樓參將察其殿最而賞罰之著爲令書奏下該部於
是大司農及大司馬石星當案礦事皆與給諫議同
上從之令各產礦處有司不許私收商稅使有　詔
赦守清罪得歸故鄉是歲辛卯夏也前是御史蔣春
芳奏五臺及蔚州靈丘廣靈廣昌諸鎭皆無絲毫左
驗惟强括富民搯補傾家不至斬揭不已自守清辟
後而民始得有今日豈非大寃係哉

史二官車達鷄列傳

史二官車達鷄皆三衛部夷也阻山後以爲險二官
常與黃台吉相伉殺亡厭嘉靖中幸悔過廼衿甲面
縛詣臺御史劉璽曰愚酋願旁近塞上逐水草唯將
軍所左右於是臺御史請於　肅皇帝幸報可由此
史夷得牧龍門所隆慶初車夷達鷄亦自虜中亡抵
於邊史請牧滴水崖堦胡堡自是之後二酋常往來
虜中爲間牒以自效父之老把都黃台吉聲欲犯[illegible]
[illegible]而制置使王崇古卽使史二官深入朵顏部黑臭

營詗之其狀關告漢亡何黃台吉東徙擁[illegible]胡中美
女子爲婦人是時車夷大恰奇老撒父物故而恰有
子曰敵畢撒有子曰八不刺皆年少不視事而以所
部哈不當在密雲邊幸有女哈不當親阿卜者漢兒
也巳又得車夷克臭女及朵顏阿太女史二女黃台
吉幷皆室之曰吾長王胡中若等豈憂貧乏哉居亡
何黃台吉比被盜思其父哈不當廼單騎至密雲邊
迎謁父父與阿卜者漢偕往也而車夷章固燒花奈
等亦亂比被言遂引衆去動以百數頃比被後使酋
長肯吉朮恰啞石害豈酋領哥躬邸所部輛八他不婁

等。二百餘騎。馳苑房溝。西至水克。虜獲車夷哈計。哈班糖擦哈。賴卜肯。及禿厮箇兎事。胡累去矣。於是御史孫琮。劉良弼。劉堯卿。給諫張書。皆後先　上書。陳大計。語在　奏疏。而臺御史吳兌。業巳與。制置使王崇古有成畫矣。是日即召大酋達鶏。敲壘。入不剌三人。小酋伍樂禿厮額等一十九人。庭中問狀。大率未去者。凡一千八百八十二人。皆一切罷撫賞。因以檄誰讓順義王曰。奈何敎兒子不謹。而廼誘惑我屬夷去乎。趣歸我。不然者。我敗乃市賞也。黃台吉果惶懼。問諸比妓。乃送春阿卜者漢到邊。已復爲酋婦所部

窮夷五百人。竊比史車事。請撫賞。當是時。史夷服屬巳久。畜產頗多。而獨車夷皆寙無積聚。常盜竊馬牛羊。巳廼計畫無所之。輒欲借綠邊卒從征。徼倖於搗巢趕馬。而遂因以爲利。及後　貢市成。毋用武。惟仰食縣官。而老把都又從旁行搶略。帳中澹如也。臺御史於是嘆曰。車夷以窮困故來歸我。我不蚤自爲若地。若寧不掉臂去耶。於是請築堡三座以安之。事下大司馬譚綸議。竟寢。廼於寧遠堡。及四海冶。並修起墻垣。令二夷歲時逐滴水崖水草。有如一旦不可知。虜來。并皆匿前垣。老把都爲奈彼何也。是歲萬曆癸

酉也。後五六年戊寅。御史黃應坤。請箇二夷中。梟騎四百備營兵。得稟食縣官。人月三斗。而大司馬方逢時以爲不可。久之。給諫田大年巡邊。以爲二夷最爲心腹患。莫若曲爲隄防。明年。御史徐鳴鶴。　上書。意與應坤同。是時梁夢龍本兵柄矣。而亦以爲宜厚其撫賞。於筴便。皆以夷性毋厭故也。先是裨將麻貴約束車夷。車夷廼不就。日夜惟決筴於北虜。而史二恐事覺。辭且柒。巳廼匿軍門。請曰。車夷遠邊交連北虜。意欲何爲。將軍蚤爲地。由此邊吏厎不虞史二有它腸也。久之。俺答幸款塞。結離而稱臣妾。緣邊卒皆虎

賻。倒載干戈無所用。相率去墾田。而史二以爲我今復欲牧馬長安。鴨鶏滴水赤城之閒。毋廼跡踐禾稼。而幾犯漢法乎。於是帥胡罷。邪木神堂等。穹廬二百。亡虜人二千五百八十三口。槖駝馬牛羊六千餘頭。並馳樣田堡。因至馬鞍山。初史大侵盜老把都馬牛羊。老把都常稱兵欲報之。於是盡以槖中裝藏龍門滴水寨。而老把都僅執其犬子擺三兒。後邊吏讓俺答急。得解免。至是盡攜乃槖中裝以往。往依安兔也。而備龍門者將馬一龍。從正峪嵯峨之。安兔乃帥千餘騎。亦皆走史夷於塞外。於是自黑峪口。至紅沙嘴出

邊。揚揚騎馬。夾道而馳乎。卽使。使者追之。問曰。若亡。何也。曰。我亡。以內地多耕種。吾無牧所也。且麻將軍不食我月米。已兩月矣。不去將安待乎。且日來將麻承詔。告於總戎李迎恩。副總戎張元。於是偕守巡使毒化龍。陳于階。以請也。而御史連標迺以其事屬同知毛似荀通判任國相縣令趙爾守。具得其狀。因上書劾裨將馬一龍。楊諭李天爵。李寬李迎恩。黃明臣。巳劾大司馬王一鶚。　上有詔言將才難知。大意不欲盡歸本兵。故事。二夷月有米。歲大賞凡一。小撫凡三。至日。北路則靖胡堡。東路則龍門所。以爲期會。

先是。備守靖胡者將董用威。久負大酋那出賴黑石等月米。至一百六十有奇。羊酒麴糵銀至三十八兩有奇。而是時胡中或言。諜者梁天祿何故鎖我史二于紅亥。或言麻參將奪頭軍。何故驅奪我騎馬。口語甚藉藉。而又會庚寅春。自正月至四月。法當行小賞。後以米麥不具改六月。而史二遂怪麻將軍不我給也。於是大司馬王一鶚迺復奏。　上有詔貶麻承詔俸一級。逮問馬一龍。李寬罰楊諭俸凡半年。黃明臣凡三月。李迎恩凡二月。已謂邊方事務。統率制馭全任督撫。豈得無罰。於是罰蕭大亨。郭四維。俸凡四月

也。自是之後。塞上益輕其史夷子阿哈大車夷子他喇言。及所部已奇。力鶻置之圜土。以爲賈邊歸故巢。而給諫王遵訓以爲不必招來。張應登以爲罰服不必問。再來不必留。說誓不必聽。葉初春以爲安危利害之大機。毋謂去留不足爲輕重。而斷事張壽朋亦以爲宜乘其自去。而姑置之。嘗是時。　上韙遣給諫鍾羽正行徼至龍門三岔迺召降人尨四。阿循器問狀。而史二則已從尨房滿遷徙黑阿吳。黑阿去靖胡龍門不百里而近。志未嘗不須臾忘取阿哈大也。始車夷治裝急。遺橐駝馬牛羊一千有奇。在滴水崖靖

胡堡。其後遣胡騎九十餘騎。直走滴水崖。賴楊論追逐。竄空返。久之。史二亦使虜騎入承軍。至周四溝摟牛羊。遊擊杭大才麾戰。斬首捕虜二十餘級。虜亦傷我軍五人。然大才中流矢。幾死者數矣。明年辛卯夏六月。星隕。從東北走。天鼓鳴如雷。其秋史車並請塞上請撫賞。以示款。大才迺香書抵几曰。是虜尚有可信者乎。卽與守備彭維祖等。提兵擊破之。生得首子紅亥等五人。把都兒等三人。降哥落簡一人。總戎李東陽迺告於制置使蕭大亨。臺御史郭四維。於是御史吳[illegible]爲訪詠納以聞。　詔賜蕭大亨金二十兩。

表裏二之郭四維李東陽金十五兩表裏一之孫化龍與杭大才等金十兩韓子宣金五兩彭繼祖等金八兩張雲鷺等金五兩是時順義王撦力克以西行迎佛因助火落赤故罷市賞庚寅辛卯皆未與度非有大功勞不敢以請迺與忠順夫人三娘子議乘東歸遂逮捕史二及大酋我列徵與滕致塞上曰願復我市賞於是制置使請於　上詔復二年市賞轉遷不他失禮爲都督僉事那木兒台吉爲龍虎將軍及滿官正比妓金皆二十兩紅段二純大成比妓金十兩紅段一純　賜活佛曰朶兒只唱是歲萬曆壬辰

也復　賜蕭大亨太子少保秩金四十兩飛魚衣一襲父任邢玠爲都御史與王世揚金皆三十兩表裏二之韓取善金二十兩表裏一之父任馬林爲副總戎加王世實爲叅將師國勳爲都護安天爵爲守備金皆十兩已　賜鄭洛石星金四十兩飛魚衣一襲王基陳有年金二十兩表裏一之楊于庭金十五兩父之給諫吳之望　上書大略以史二故安兔壻而安兔則撦力克兒也宜在賞之以酬功必令執吉妹而蜈松虜過賀蘭山奪虜釋夙怨而後開市便先是上有詔史酋原係降夷來歸不宜深拒但當安揷得

所承杜后患明年春大司馬石星竟以制置使議請寬假史二我列阿哈大紅亥等十八人死罪而復以吉妹子胡獨兎我列子卑獨害爲質迺令吉妹哱羅海塔利等分列於長安嶺龍門所滴水崖如故也詔從之自是之後安兎復帥大酋打兒漢等犯我蔡石口制置使迺縱塞上精兵提阿哈大及哱羅海塔利百餘騎逐擊以徽察哈大意誠否哈大殊疾力破之斬打兒漢公用汗等首一十級得生口二人奪獲馬三匹哈大於是乎誠服膺矣吾始以爲安兎明而君於討而後迺今而知安兎寡謀幾敗迺增事也

讚曰

以余而觀龍門四海冶城堡皆屹然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嘉隆以來益務爲武備壯哉今史車二夷得保塞倘亦有受降城之意乎傳曰夫人深信我我背之不祥塞上於二夷可謂信我今藉其力以免是害豈直一方利哉四夷觀望亦當有聞風至者

河南

礦盜王而庵鹽盜塗四列傳

王西庵。礦盜。塗四。鹽盜也。先是汝鄧郏嵩。食河東池鹽。已池鹽不產。食官鹽。官鹽味苦。食河北海鹽。賈始騰湧矣。是時郏人塗四。原武人胡順亭。以私販爲務。群數十百輩。執鬪器白晝走河北。河北人樂爲保姦。於是河北之塗。車擊轂。人肩摩。晝皆鹽徒。殷殷不絕矣。而王西菴遁與蔣四嘆曰。予試度礦競與鹽四只。礦利。鹽亦利。利等耳。顧礦利大。鹽利微。然此時則無險於鹽者矣。盍去鈞鄭密陽之間。略鹽賈以爲利可

乎。西菴對曰。吾意政欲如是。旦日即聚黨百餘人。走鄭州鄭店驛張家庄䧟道上。諸鹽徒每一鹽徒至。西菴等朸人而奪之鹽。鹽徒見爲西菴等亂。抒鼓晝鳴。遁往往從它間道走。西菴於鄭州不得去。密縣密縣不得去。鈞州鈞州不得去。榮陽所過諸村落。西菴必索米麪及牛羊。盡饜飽而後去。行間有如鹽徒不可得。得行人。遲略其橐中裝。不則執而係之示威。已出所略橐中裝。走河北販鹽。既還行至磁固堤。會塗四與胡順胡六。合凡二百餘人。塵西菴等笑曰。始吾爲遁衆所略。今遁衆。吾豈顧命哉。亦執而奪之。已解縛。

鹽盜走河北。礦盜走密石。婆山縣尉崔進忠提鄉兵追逐至汜水。我兵張坤羅訓等數人。中流矢死。而是時鄭州守吳敬夫。密縣令蕭文元。尚未及請於備兵使田汝穎。以故御史褚鈇。臺御史吳道直。皆亾從得聞也。亾何鈇竟從往來者得其狀。微使開封同知張棨譏。司理侯世卿以聯保甲行縣。果與往來者所言無異。於是御史案田汝穎以下罪以　請。時甲戌九月也。而王西菴猶在石婆山。時時欲報塗四胡六。顧未有路耳。

讃曰

鈞鄭以河東池鹽未達。食海鹽。遂賈禍至此。然則海鹽於鈞鄭之亂。豈非宜罷乎。余過大梁之墟。求問歲歲爲郡邑所患苦者。皆曰礦盜。且鹽與礦。皆天地自然之利。諺曰。天下攘攘。皆爲利往。假令疆吏終禁而勿關。奈國計何哉

白蓮教喬濟時曹爵列傳

喬濟時。楚隨州人也。閭桐栢有銀冶。嘗買田宅於其間。已爲巡徼老人。給事縣庭中。因盜竊礦沙以爲務。邑何里中子周一和。導濟時習符術。符術成。常以符張四壁。自言能禍福人。居頃之。北直人龔志向。巴蜀人羅仲川。至往謁濟時。謂濟時狀貌魁偉。類太上真君。於是約立白蓮社。而張林遂好謂志向曰。幸有黃石遺書。中言趙王后代當出世。有劉元豐。金盆李姓爲輔。志向益鄉往之。迺日莫過從濟時遊。而里中惡少年。亦由此歸濟時。殺牲鼓舞尊之如神。云頃張麟

造符命稱奉天承命封號。語妄誕不載。各以一紙給盧貢元等。期上元。一軍起鎮平。一軍起唐縣。一軍起隱山。一軍起平市店。一軍起舞陽。並驅潼關迎趙王。志向等唯唯。由此治甲兵。飾鬭器。日夜誦孫武子兵書不置也。父之鎮平鳳陽店伍長康俸覺。告於巡徼吏何大使。迺與通判周壓提兵執張麟。及濟時繫獄。餘黨皆逸逃。是歲萬曆戊寅也。而鄖陽臺御史徐學謨以其狀 聞。請以檄二道。以一遣移保定。大索龔志向。張林。以一道移巴蜀。大索羅仲川。而盧貢元等六十四人。皆妄愚無知。徙爲濟時邪說所波蕩。甚不足以汙刀鋸也。願哀憐寬假其死罪。臣等敢宣 上德意。令解散。而大司馬方逢時覆奏之。 上詔還來捕獲劇寇。多係妖言鼓煽亂端。下所在嚴緝曉諭。於是梟斬喬濟時。使爲比丘者知假於鬼神以疑衆者殺。明年春御史張簡請加守備一人居唐縣。巡徼南陽。 詔從之。

曹畨。儀封白蓮教也。常從道士朱廣所習左道，頗得其道，自度吾能號召豪傑矣，廼集數郡人結社曰莫焚香誦經，膜拜而師事之。久之，勃勃然欲反，即與衆馳北小寨趙應時，遂九合李枝、楊進、胡張景陽等百餘人，期旦日日莫走吞圍。夜半，焚討廼友室，會鄉人竄，覺，鼓噪而趙敬泉、徐大才即縛竄，斬之，以衆旗鼓，已走董家寨，焚董邦先，已復走麻加寨。寨守王秦中裴。時天已大明矣，大張旂志，旂志大書，嚴伏三乘教主，妝長九九圓明轉化南無了道。於是侯守艮等東白帶驛馬，直走縣西南關，殺鄉兵陳志友二人，

傷孫廷現六人，會城下一人汲水而來，望見守艮驚，大聲呼城頭人。城頭監門賈大用猶未啓魚鑰也，即擊鼓告縣。會縣令缺，都事王延行縣事，急使尉門子先提邏卒到城而守。艮先已斬汲水者頭，懸城頭而去。我兵追亾，逐北至馬家庄，鏖戰，生得張景陽、侯守艮等三十餘人，奪獲旗志、妖符諸什物亾筭，即梟斬景陽軍中，廼復與勝，致守艮繫獄，殺賊皆冉散。於是開封府廵徼同知薛逕請於守廵使丘岳、王淑陵，皆行縣，得其狀，而臺御史周鑑、御史蘇民望奏　上事下大司馬方逢時，移咨諸省，大索曹畨、王後溪及吳

大剛、鍾和十六人，復刻畫畨面貌，因下令曰：有能生得畨者予百金，頗保定臺御史張鹵以東明縣逮捕王後溪來。　聞後溪別名王廷善，與畨相得甚驩，居亾何，歸德守鄒學柱、鹿邑令張瑞使使者跡至安平，生得曹畨及其母胡氏、妻焦氏、兄曹崑、姪男三人、女一人。是歲萬曆庚辰也。而御史大夫陳炌輕重當畨等罪，畨至死，其姪男年皆十五以下，得減死，與妻母給功臣為官奴婢。當是時，馬樹林子數百人，亦携妻兒子走宣府，以曹卜走馬賣械為務，而守備邢官以為賊至，帥兵逐捕之。馬樹林子善飛石，傷官有狀，於

是給諫王汝謙、宗科覆使郭洛書並劾奏其事，先是給諫梁式、湯聘尹後先上書，杜左道，防微慮。　上有詔，詔所在左道聽之徒，厭行禁華，大都諸給諫之意，恐有如一日如呂僧高本、王志學輩相因而起也

贊曰

佛法及吞刀吐火、飛沙走石諸術，其名為幻，此皆來自西域，而乃以愚我中國民，中國民往往受其愚，自愚也。異哉幻術，此猶見戲，不足深惜，余獨怪白蓮羅教能帥數十百人，皆來若神明，豈人不當如是耶？賈誼曰：風俗之變，皆以為適然，恬不知怪，悲夫！假令嵩

猾將曹參如不自稱則其稱人君可勝道哉。

張小村列傳

張小村別名加忠河南人也初首長楊儒與小村以販鹽為業已聚黨一百四十七人阻宿州界上界上亭長帥邏卒逮捕張廷恩等凡一十四人小村等皆逸逃而是時宿州人劉才居渠溝山專為諸偷保姦於是小村與其父大才及栢世龍楊儒王滾王繼等並亡抵於才遂與王登楊貴王繼擊牛酒為盟盟為昆弟矣先是廷恩對簿縣庭具言其狀而永城令屈策微使使者杜孟儒至渠溝詗小村小村果在才所適出使者逮之欲走才廼擁衆執使者縛之奪小村會縣尉彭文采至才即鳴金鼓銃砲如雷欲殺尉尉急使使者告策策即身提兵至山才鳴金鼓如初而令男劉應龍宗人劉淵上屋飛亂石石下如雨擊策策蒙石矢并及蒼頭軍張崇貴等七人策頭顱流血血至染衣幾死奪驛騎馬二頭而百戶李珩兵亦至才復走山頂持弓矢射珩珩無可柰何僅生得武功武安民孫時化三人繫獄策即移大梁兵巡使謝師啓於是臺御史褚鈇偕御史許子良廼因郵置以聞請咨鳳陽臺御史捕才必欲得小村頭之酒使者凌雲翼檄鳳陽猴浦朝柱歸德判周邦賢嗣狀始豐馬

盜岳其及申長子之役皆劉才爲保姦由此觀之非
獨小村罪蓋亦保姦使然也

讚曰

余觀宿州與永城中間不至十餘里然一屬椿陵一
屬大梁有如一日盜賊公負豈不亙相推諉乎頃大
梁及睢陳備兵使皆統于漕使者率有味哉余又聞
河南南陽民多驍勇出入陳弓矢矢袋俱用毛皮俗
號爲毛兵往往譏磺盜爲姦善乎臺御史袁公欲招
致爲兵也

饑民車宗孔列傳

車宗孔號小岡滑人也丙戌歲大旱而滎陽人趙國
英張學書迺易麥數萬斛清下臨清欲因以射利行
至清豐河會水涸低徊者三月國英度舟不可行乃
索僧人欲轉麥於其所是時車宗孔與王安張蒼等
相與嘆曰小岡猶人哉奈何困廩有腐粟而吾等糟
糠不厭乎即聚黨六十餘人稱貸於英英不從於是
宗孔之衆皆欲略英麥固已口語藉藉矣而學書聞
廼貫弓執矢欲射宗孔宗孔與其姪應科走淇鳳凰
臺取秦現藍厠牏爲旗招致饑民復馳河上竟欲奪
國英等麥舟國英急走汲公庭中汲使其丞湯克寬
而淇亦使其尉陳子懋捉迺卒往宗孔殊死戰傷我
兵盧思孝右肱而我兵亦生獲王安張蒼等九人宗
孔等皆遯逃於是滑縣請於守巡使李一中因聞臺
御史袁貞吉御史徐申廼檄淇汲部索宗孔是時宗
孔居神丘集去縣可七十里而應科及所善韓鳳儀
居城中並遠捕繫宗孔等家室屬淇與汲令問狀請
論宗孔如法王安等實非首盜得減死時丙戌八月
也臺御史因郵置以　聞事下大司馬張佳胤案論
之於是　上有詔詔臺御史防範勅撫大都謂流賊

糾衆流劫，漸不可長也。

讚曰

是歲也。 天子幸哀憐諸災民，特下詔曰，今有司撫字無方，賑濟無備，流亡載道而不之恤，盜賊竊發而不以聞，復申之以嚴保甲，緝捕盜賊，無敢滋蔓。賤臣每讀是詔也，則未嘗不再拜稽首曰，欽哉王言。此與文王視民如傷何異乎。傳亦有之，一夫得情，千室鳴弦。以賤臣所聞直指使，每上災傷盜賊事。 陛下獨薄責守令急，有以也夫。漢文帝曰，與百姓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凡守臣嘗如此。

王自簡列傳

王自簡，小名趙兒，家世新蔡人也。為兒時，常以拳搏擊人，膂力絕倫。長學彎弧，彎成，會舅小薛兒壯，尤善援墻壁，每有窘急，輒上墻走，走如蜚。諸有力者，皆自以為能不及也。而四方異能之士，多有欲招致薛兒及其父與俱為亂者矣。而趙兒所居在尾店，尾店故潁州所屬也，去州可一百八十里，去新蔡猶遠乎。居常常有不軌之志，而甲午歲大饑，趙召薛兒謀曰，光固息蔡之間，往往欲從吾等起者，然時不可失矣，而是時息縣及歸德牛頭灣饑民聚衆至數百人，阻山

公行，趙兒迺合黨以千百數，是日即拜趙兒為大王，出入乘使者車，晏如也。於是直擣陳家橋、迎仙橋，略孀婦陳及段鳴遠橐中裝而去。我潁上兵使者常遂捕趙兒，不走新蔡洗丘，則走項城息縣，急則乘山畢火焚人屋居，以拒兵。縣道唯趙兒所出入。趙兒幸亡恙。先是，通判趙宗禹欲請兵勦捕，而州守李元齡欲以計禽縛之，而兵備使李驥千亦以漕使者李載臺使者張一元，直指使者牛應元，檄許歸降，得除罪，它一切諸饑民悉給票為照，資道路費，令生道梓里，賊黨由此解散，而指揮使姜濟美、劉京、僮後先得河清

武勳傳好禮薛萬良等數十人。亾何趙見携其妻蔣氏。及薛見微行至州城西詗事。事覺爲指揮使武烈王孟時蘇繩武所逮繫州獄。漕使者廼以其事奏。於是以李騤千下銓部紀錄優叙李元齡等。而賜武烈等金五兩。美濟美等金三兩。王自簡梟斬潁州市。時四月也。始兵備使居壽州。已移潁州。從 上命也

讚曰

上意在撫災民。災民有如動搖而起。輙僻禍。輙止。縣道勿深治。夫王自簡之屬當至死。以血釁旗鼓。卒僇一渠率。且法如是。足矣。傳曰。父母能生臣。不能使臣死而復生。今災民蒙 天子更生哉。孔子曰。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殆非虛語也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陝西附

寧夏

礦盜楊戩列傳

楊戩。成縣人也。徽成寧禮間有金銀冶。山林茂密。戩常與寧羌人楊二熊五。文縣人孫長漢。階州人劉東泉。曾緒吳九堂龐友科。伏羌人孟林喜。岐山人劉西泉。專以盜冶爲務。會縣令馮以閑堅閉。弗得通。戩等相與謀曰。冶閉。吾無錢用。盡去略可乎。廼造旗幟。去兩當略晁水。已去徽州略袁進。已去文縣。行至新店。略趙孟支橐中裝。殺其男邦時而去。旦日直走大小山麻戰子麻園河。略我兵陳與祖等三人。是時楊戩之衆已一百八十餘矣。出入張旗幟。負牌。往往淫汚人婦女。毋厭。會指揮孟孝臣爲守備使。提邏卒王狗兒等。巡徽道上。不可得。廼請于分巡使咸懷良。而徽州銀兵已雙獲旗鼓。得從賊七人。於是懷良簿責階文偏將軍郭邦急項。徽州人廖世銳復執酋長楊戩等十餘人。復與膠致守巡使徐學詩及懷良所治。請讞戩等。叩頭服實有之。具言孫長漢等六十三人。巳

逯逃走禮野猪山矣亡何馬力坡千戶王佐才言賊自峨州走寧遠掠徵鎮等道上諸行人楊萬世劉世南楊思明王世興等諸什物及傷興妻張一人是時洮岷備兵使李自强與學詩儇良議即請于臺御史傅希摯御史趙梋因徵銀兵往正其罪銀兵生長山壑中最善登高臨危尤習地形於是推擇老戶爲鄉導急使佐才統之追亡逐北至胭脂灘生得張仲勤劉榮王世江張寅四人斬首一級而賊亦殺我兵鞏良貞三人佐才訊仲勤仲勤言實遺九十三人今走岷州堉縣道皆游徼於是禮令郝燦生得柳進喜黃

寬成令馮以閑生得陳邦化及宋邦道妻劉氏餘黨犇散先是隆慶末頒捕盜條格甚備會希摯　奏楊酸事　上問輔臣責司道兵備使至嚴乃　詔都御史侯[illegible]事寧之日從實查叅於是給諫光懋案咸儇良等罪故事郡縣巡徼吏盜至十人貶一級二十人貶二級三十人坐法免兵備使所部有盜合至五十人者貶一級七十人貶二級百人以上免官亦如之有能捕斬得除罪請論如功儇良等於是乎有罪矣是時已卯三月也其後十月希摯以轉遷小司農上舉劾疏　上念礦賊事希摯竟未復奏大怒下兵科問狀而給諫李琯上書大略謂希摯自三月以至于今時已半載矣設無一言及礦賊乃獨具舉劾爲市恩循例之舉請坐摯法以爲玩　旨曠職者之戒

上竟免摯官下御史問狀明年春都御史李堯德輕重當月强等罪以請　上有詔罰李自强徐學詩俸三月貶郝燦閻輔臣秩一等鄭國仕秩二等楊思學金斗秩一等於是梟斬孟登等以徇諸礦

讚曰

上方信詔令罷一都御史而百執事豈不凜凜乎然於舉劾疏猶記憶礦賊事可謂至明察而摯乃久不

報何也語曰法之不行自上始　上今法必信矣人臣奉法循理亦足爲治何必不信哉

回夷列傳

回夷西延慶平鳳漢間夷也郡縣編入版籍名曰回夷歲時覲麥熟皆携妻小賣藥課命卹食乞旁郡歲凶亦如之是時里中暴子弟多有附回夷而起者矣丙戌歲大荒回夷五百人姓名莫考皆騎馬贏持弓矢鎗刀諸鬭器由涇州直走靈臺縣縣尉尹三聘躬帥邏卒逐回夷回夷於是止高山爲壘居一二日復犇麟遊縣略王尚仁等畜産諸什物而平凉分巡使李自強及關西分巡使苗淳然告于都御史李汶因請兵急使千戶徐金日莫治甲兵巡徼甚備回夷度

漢兵徼檄如雨紛散道走永壽縣邊分水嶺我兵追亡逐北至王梅灣殺回夷六人奪牛驢五十頭而回夷亦殺我兵魏守剛等七人殺傷大當於是走三水縣土橋鎮已走淳化鄭家山略鄭尚彥等衆中裝運復走耀州與荒民合黨賊勢益熾矣遂沮文王圖以爲險文王圖去州可四十里去同官可三十里會關內分巡使田大年及參將高節提兵五百人追逐賊賊殊死戰傷我兵張服子及同官尉賈寧左臂略順義丞鄭邦驢馬而去我兵生獲回賊張自來見及賊從權東來東來蒲城人也其言始故從邑中子權東

堯權比數歸淳化夷白長漢馬長兒馬文界而會漢人屈應時三水人田和尚等亦至遂聚男婦千人馬贏千騎計欲走澄城郃陽韓城因合蕭城粟園里臼水首宥瀧諸回夷延使采詗事事覺弗可走而通判杜存兵至矣乃擊回夷戰大破之奪獲馬驢一百六十九匹回夷竟走馬鞍山於是都御史復移潼關兵備使原一魁及西安司理張守乾躬詣同官欲殲滅賊是日同官擊牛酒犒諸軍諸軍郎追逐賊賊敗走走至秦山采道披則去同官巳百里而遠矣諸軍勇氣益百倍皆持弩鎗射回夷回夷中流矢死者一十

五人斬首一十六級生得女子一十五口奪獲馬騾驢三十七匹諸夷盡走白水縣於是都御史大會三邊制置使郜光先及御史董子行請於　上而給諫顧九思亦劾　奏關中諸臣大略謂賊起必有所由始不行追論則誅總之罪何以懲於前賊散必有所從去不知親屬則蔓延之禍何以杜於後事皆下大司馬張家徵同狀是時災饑民流流死而以死者縣道左樹上民多爲盜大司馬獨憂在饑民延欲嚴保甲練兵我回夷第請勦渠魁凡脅從未至殺人有死罪得減死給票釋歸書奏　上有詔詔督撫相機勦

處，以安地方，毋得姑息養患。明年，都御史王[illegible]討平之。上罰劉廷臣俸，而以楊維善下御史逮問，梟斬馬毛等狗諸夷，將四月初四日也。前是壬午歲，回夷李宗興、趙進忠等阻山公行。上覽督撫高文薦、蕭廩奏，即下詔曰：地方官不能及時勦除，却有借名招安，苟幸無事，殊為玩寇廢法。今後再不許畏縮坐視，徒以虛文塞責，致貽民害。於是上銳意欲驅除此曹矣。其後督撫請於上，廼得以回夷編立保甲，著為令。令毋聚黨，毋持兵，毋搶掠。歲時諸回夷所流行，還司常從走卒游徼道上，以備為寇。於是講道使

使者察其勤惰，而勸懲之。敢議令及不如令者，輒以故。回夷迄得居西延慶平凉漢間，幸受一廛而為氓也。

讚曰

語曰：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豈回夷謂乎？殆回夷至關時，彼衆不過四五百人，有如疆吏驅逐之，則已，何如有今日哉。廼一旦得居內郡，而權東來韋多歸之，豈不虎而翼乎。悲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余獨慮礦盜與饑民常藉此輩而起耶。余未嘗不惓惓終欲驅除之也。

茶盜楊四列傳

楊四，西鳳間茶賈也，常與楊邦榜、徐大甫等往來巴蜀間，專販私茶以為利，後稍稍起趨于盜。乙酉冬，四等日夜装往通江諸縣。明年春正月，自巴蜀還過西鄉，會上元城中燈火相望，道上諸行人殷殷不絕。四等乘是時期諸偷大會寶豐寺。是時賊衆固已四百餘矣。廼走平落河、白鶚園，過卒任禮、馮貴等望見諸偷持弓矢刀鎗諸鬪器揚揚而來，皆惶懼匍匐走，走石洞中避諸偷。諸偷惡禮等避已，廼束草入洞中焚燒禮等。禮等熏灼不可敵，廼走出洞，邦榜執而僇之。

且日，即與其衆大入漢陰、幷子墹、漢陽坪，已入石泉石峪鋪、夏家山，復入漢陰蔡家河、鄭家庄，已入長安馬家庄，過鎮安尾子溝、五郎壩，還入漢陰、石泉、華嚴池華之間，從盤厓、金鷄、黑水而出。所至輒殺略人，甚至淫汚人婦女以為媮快。諸縣道略李應時等凡九十人，殺馮貴及鄉人劉客童、伯林等凡二十人，鹵徐孟義、劉朝甫等凡六十人，淫閻氏、王氏等凡數人。於是商洛撫治使李琦帥守備使吳從周、通判毛志忠追逐，生得楊四、楊邦榜、楊伸、吳才、李朝貴、張萬山等，罪當斬。是時關南分巡使張思終又轉遷，而僉事使

苗序然行關南事時已三月矣先是志忠以茶賊事因置鄧請於思忠適思忠未視事鄧書竟皆封府庫以故不及聞兩臺亡何直指使祝大舟乘傳行歷肇招中間而五朗瓚邏司以其事請于都御史李汶始聞四等事也於是大舟劾　奏撫治使等應匿急事事下大司馬張佳胤佳胤輕重當琦等罪大意欲每遇販茶時守備使常從司栽巡徼諸山察批引所不以批引按驗者請論如盜　上有詔詔所司稽查防範不許疎縱於是罰李琦俸二月貶毛志忠秩二級罷吳從周備守事是後御史大夫辛自修移都御史汶御

史大舟董子行及鄖陽都御史方弘靜請以楊四等梟斬漢南市必欲部索徐大申等三十人　上可之始漢南山谷險阻林菁深密商販往往嘯聚于其間廼使通判一人居西鄉漁渡壩填以郡屬甚廣關難制又令漢中守備使歲時周徼山谷中專逐捕盜賊抑何周慮也

讚曰

以余所聞關中茶盜往往阻山公行殺略諸村落諸村落畏茶盜殆如虎哉所從來久遠殊不足爲怪異是耶非耶楊四以私茶觸冒　明禁罪當死柰何復殺傷人而徙欲因以爲利乎宜大司馬著爲令常以一守備使提邏卒巡徼諸山也

曹進禮列傳

曹進禮蕭城人也丁亥歲稷。上命縣道虛郡國倉廩以佐百姓之急頃復觸存留是時金銓爲蕭令設嚴治體丽使者相望於道不乏也縣故有站銀多逋負而禮與張汝清等常請於縣官願移臺御史王挺御史董子行因欲減今年站銀銓度不可於是寬假其期會曰若等第安之毋擾會歲暮監門皆請假歸禮等聚黨數十人夜半走東關皆束草爲炬燃城門城門火起燒城樓弗可撲滅於是禮等並鼓噪砲鳴如雷廼以飛書置城上復西北走銓聞卽提邏卒馳

城上城上火光燭天虛無人而樵樓亦鼓鼕鷄將鳴矣蕭城城以外地四平獨東虎山二三戶稀寡皆不敢從門中窺覘禮等縱火燒城門鳴砲尚不知爲禮等也銓至卽使使者呼虎山問狀虎山叩頭無以對銓頃邏卒李果走城上得飛書書大略願明府生活我輩爲我輩便計請免站糧亡它屬銓廼頓足嘆曰若等豈要我耶無益徒自速滅亡且日日出卽告于分守使張夔訊於是下府同知高拱宸及銓大索城中一二月始生得禮等三十二人輕重皆罰治臺御史乃以請於　上奏者銓令禮曰若等第安之毋擾彼廼竟自擾死矣誰詛而不從乃久屬令也

贊曰

蕭城之邑如斗大　上幸虛倉廩至二千三百金爲蕭倉公百姓地豈不偉耶廼以一站賦之故請免則免何至是直必焚城門以要令長令長豈驕貧百姓已甚乎韓公子曰慈毋有敗子嚴家無格虜信哉是言也

囉賊馬有忠列傳

馬有忠。囉哩酋長也。丁亥冬。有忠常出略鳳翔諸郡。明年春。亡抵于秦州石門山。是時強賊王道純等四人礦賊嚴世昌等十五人。皆與有忠合黨。至百餘人。略隴屋劉得時等糗糧。轉入山。山高道甚險阻。不可容一騎。有忠等乃得守險矣。於是鞏昌倅王堯臣及指揮使侯光啓。提兵至石門。啓中流矢幾死。迺請於洮泯分巡使郭汝隴。分守使王藻。皆乘傳迺秦州。急使備花石山目戶趙應登。詗諸偷。諸偷中多饑民。閃匿於其中。先是關中久不雨。年穀不登。富平蒲城同官諸饑民。至取嘗山石以爲食。會小司農孫丕揚。取石請於 上。而郡國亦虛倉廩。以佐百姓之急。於是秦州念饑民。恐一鼓盡殲滅。迺以檄招徠諸偷。諸偷王道純自度罪至死。與其死獄吏。寧死刀鋸。弗降。亡何。銀兵百餘人以檄至。並入山。遂阻水泉一帶。皆持弓弩射。射囉賊三人。火砲傷一人。分巡使迺召山人姚世表問狀。世表對曰。囉賊衆不至八十人。然所不就擒者。徒以得險耳。今水泉幸爲我兵所有。竊度諸酋勢不能復出略。食盡力屈。可坐而縛也。是夜夜半。諸偷率出不意。下山攻營中。營中諸士兵弗敵。迺退舍

十五里。旦日。請於制置使部光先。徵固原家丁五十人往擊之。於是都御史王堯移制置使及御史徐大化奏於 上。而會給諫張希皋亦上書。大略謂屯聚既久。黨與漸多。前巳亥 詔曰。被災貧民。 朝廷巳加意軫恤。若以饑荒爲名。肆行刼奪。豈爲輕縱。以長亂萌。希皋請諭如 詔書弗赦。事下大司馬。於是王一鶚覆 奏請諭所司。令舉保甲之法。毋得徙事虐文。流徙之民。毋得視爲秦越。 上迺詔督撫勸捕。以靖地方。明年春。天鼓自東南震如雷。

讚曰

余聞之張給諫疏曰。囉哩者。回賊殘黨也。而謂未大創艾之。良然。關中羌易以致虜。礦易以致盗。顧礦可封。而羌不可驅。羌幸亡恙乎。今歲歲爲患苦者。又礦茶諸盗也。何迺罪羌哉。

寧夏鎮

哱拜哱承恩

哱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於朔方備著頭軍父之爲
巡邊管都指揮使多所捕獲而會制置使王之誥奇
大將才廼上書推拜可使任游擊明年壬申通關市
拜頗積功勞 賜金錢與將軍埒是時拜已進游擊
秩矣而 上新即位套虜聽布台吉切盡黃台吉十
失兔阿不害着力兔及松山賓兔台吉西海丙兔台
吉後先至洪山清水中衞扁都口鐵尖墩請 上
幸從制置使戴才石茂華請以爲拜與有微勞皆

賜金錢有差居一二年己卯給諫戴光啓巡邊 請
加拜秩視副總戎拜廼歷大將軍壇建旂鼓甚自雄
乎明年庚辰套虜凡九貢海虜凡五貢矣而大司馬
方逢時以制置使部先先議 請於是拜與都指揮
土文秀皆得象 上賞是年順義王俺答帥其妻君
子三娘把漢那吉十萬騎來迎佛因有意茶市拜益
帥部曲西備邊疾力復象賞明年光先又以書言拜
有將材可使副參其後壬午至己丑七八年套虜切
盡黃台吉卜失兔阿不害及松山那木太阿不害西
海丙兔皆貢市毋乏絕而制置使高文薦石茂華亦

本拜及文秀功請賞賞如初故事游擊入衞先是大
司馬王崇古欲以哱拜往而當事者皆以爲降虜不
可拜聞廼 請告以避賢者路亡何臺御史羅鳳翔
憐其才 請得居城中夾僉我猶得將拜也是時爲
時可深壯當事者得王翔旨 其廟時常推擇恭順
侯吳瑾爲大將軍備甘肅而翔獨以爲瑾色目人也
漢雖之人柰何令降虜得將軍百萬橫行塞漠乎又
之臺御史晉應槐果以文薦及臺御史蕭大亨請言
拜疾幸父愈可亟使也於是大司馬梁夢龍 奏以
拜爲參將一切標兵唯拜所部焉有頃靈州土軍揚

文遇等弑參將許汝維一時本支被傷者凡九人父
之文遇之黨二十九人皆逮捕亡遺多拜與文秀力
也時壬午夏也後六年丁亥切盡黃台吉不幸父物
故而卜失兔莊禿賴貪漢秋糧金帛錦絮諸什物廼
要挾我市賞毋厭拜禦諸酋益疾當是之時宜大及
河套諸虜並逐水草至南山西海海上苑蕭然苦兵
矣於是 上幸從廷臣請 詔所在皆推舉大將材
而臺御史党馨廼以哱拜及土文秀聞後三年辛卯
上以兆河告急廼遣司寺及六科巡九邊邊各一人
毋拘以期皆非故約也是時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

据寧夏亦舉拜及拜子承恩義子哱雲及土文秀等
拜雖請老乎然猶口慕金日磾之爲人也居恒多蓄
蒼頭軍至二千餘人聲欲報國慶曆以來果以從征
積功勞即　上亦有詔詔戎部紀錄者數矣自是之
後承恩到官皆事益慓悍不可遏緣邊卒皆嚴事之
弗敢犯頃徵至青海見雲中上谷軍承恩大言謂是
屬亡足備擾恐我如比元昊故事欲自立直易易耳
拜廼掩其口曰毋妄言妄言族矣當是時臺御史党
馨令御將卒頗嚴尤抑折恩禮貌遠不及曩時諸公常
嚴敕青海虜糧不得行銖兩之姦甚至以軍法繩之恩

由此怨馨入骨髓而會哱雲與文秀亦怨馨以馨常
吁推雲爲守備後弗如約而文秀亦轉遷遊擊馨皆
遏之弗優禮故也居亡何蒼頭軍請冬衣布花草價
及月糧方欲出給而承恩遂召蒼頭軍劉東暘許朝
何應時陳雷白鸞等議曰吾等欲報宿怨則盍不假
此起有如異時覊我等以軍法我等謂党軍門裁削
我稟食也於是立劉川白爲大會長劉東暘張文學
爲二會長期二月十八日並馳繫戎張維忠所戢梁
出罵詈語若烏能爲我主乎已擁衆馳備兵使石繼
芳斬門而入執繼芳鄉鏘至書院即弒之是時哱拜

服紅袍馬首號召諸軍非復前日阿拜也已廼令諸
軍皆披甲曰所不如令者斬於是諸軍並披甲會臭
復擁衆入軍門縱火焚燒公署馨急乃亡走匿水洞
恩等大索洞中竟得馨廼略橐中裝捕家室皆盡去
其衣裸身屏諸門外馨既至書院而都護蕭卽成中
軍梁富國及維忠伏在馨身請解免不可遂僇馨首
足異處已謂佐馨者實中軍陳漢李承恩也復斬兩
人然後焚兵備糧儲理刑諸公署收印符釋獄囚鹵
略城中諸士庶不可勝數劉東暘度總戎上飛文有
如不蚤自善爲地大兵旦暮必至也於是復聚黨數

千人旦日日出圍維忠幸爲我奏　上言我等實馨
激之又欲忠給券貸毋死是時通政穆來輔便道過
里中恩廼請於來輔及河東備兵使臣府詳願招安
然以土塞城門道路不通者久矣後二十日制置使
魏學曾聞檄行部至花馬池即以羽檄徵副總戎李
昫因使使者張雲號曾恩等趣歸降恩等弗從第傳
令戒諸軍毋殺略擾民於是斬殺略者六人以徇後
二十三日哱雲及文秀手自中衛互市亦欲反恩見
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至心竊疑之廼欲雲文秀
殺兩人以示亡它腸後有頃秀殺琦雲殺承光承恩

聽然笑曰吾得此兩人大事可就矣且日迎兩人入
城擊鮮爲燕饗勞苦兩人如將軍禮久之　上幸從
大司馬石星議　詔曰梁琦馬承光不甘從逆致被
殺身朕心憫惻合宜先遣祭奠并厚卹其家以慰忠
魂已東陽遒欲僭稱總戎後二十四日遂使使者至
維忠所索　勅印是時維忠僅蒼頭軍二百人度弗
與勢孤難與爲敵竟與之曰吾何面目復事　陛下
遒自縊而死死矣始維忠使使者汪度問承恩胡亂
承恩對曰所缺缺不得志於行臺者有二十語多弗
載維忠遒以　奏聞　上有詔念忠素頗嚴謹愛惜

軍士貶秩一等是後推擇董一奎爲總戎而以李賁
副之制置遒請麻貴代賁以貴多蒼頭軍也　詔從
之東陽既見賊勢益熾復使使者召龍成及江廷輔
梁富國降成等不得已佯降於是東陽好謂成曰母
畏吾授女都督俾世世勿絕後二十六日東陽果稱
總戎吉服八擡張旂志鼓吹蒼頭盧見譬呼夾道而
馳揚揚到官已至武安王廟焚香因刑牛馬祭告皇
天后土曰予小子欲以寧夏爲家長安爲國唯天其
祐之已遒出惡語語　上復嘆曰有如不可知予請
以天下授順義王可乎其爲不軌類如此於是導引

虜酋直拒潼關是月即僞授承恩許朝土文秀哱雲
爲左右前後副總戎復歃血以盟既還至比闊高樓
設五座坐上擅用勅印旂牌軍民以次進謁跪起若
一將軍云已授高才張學爲左右軍士何應時爲百
夫長白鸞爲千夫長陳雷爲旗牌操守皆役屬朝及
東陽已授都護吳世顯爲參將世襲今先入靈州志
在奪扼咽喉也於是以六千三百人入固原以三千
人入廣陽而會制置使使者張雲至東陽趣告制置
使曰將軍如必欲我降請授我總戎許朝承恩副總
戎哱雲土文秀參將皆尊傭寧夏而後可許諾不然

者我董與諸虜馳遒會城也後二十七日承恩果以
五百人爲一軍軍玉泉營文秀以五百人爲一軍軍
平虜堡是時參將守備備中衞者熊國臣備廣武者
袁尚忠備大壩者趙繼皆棄城遁逃以故賊據城堡
凡四十餘所殺略亡筭惟平虜蕭如勳靈州來保堅
守不下藉第今靈州毋守則西事去者固什六七矣
是時玉泉營遊擊傅桓亦閉關嚴弗可入千戶陳繼
武助逆遒劫錯桓就恩恩竟以桓繫獄久之熊國臣
下御史逮問後御史孫玹以檻車膠至長安棄市自
是之後東陽志未嘗一日不在靈州也於是拜王虎

爲叅將張大紀爲遊擊何安爲守備並馳靈州所過
執亭長而奪之糗糧略鳴沙州五百戶堡堡長吏常
大謨亦被逮於是守備趙武帥把總潘輿轉戰四百
戶渡生獲劉伏僧于正詹仲科常之學等八人斬李
河首一級奪獲大謨及官舍莊林楠艫十八艘時三
月初十日也後十一日張大紀偕趙其昭徵使使者
請副總戎李昫曰有如大兵旦暮且至我必國國而
待此約已決於是千總楊國臣渡河大紀果開關遜
走我兵攻城先登廣武悉定後十五日叅將吳繼祖
提兵從長樂堡直擣中衛監門捕王虎來獻殺其黨

一十八人中衛又定是日制置使即使總戎劉承嗣
提定邊兵馳橫城而承恩東暘亦帥兵四千人旁河
而營我河上將李琳疾力戰遊擊梁繼祖生獲邢河
童將紀叅將崔張生獲張小山來保生獲哱進章生
子楊奉馮教巴汪火力奪獲馬牛羊二千餘頭先是
上有詔如能禽獻真正首惡餘黨准與招撫又言不
得輕縱元兇亦不得濫及無辜制置使迺復使都護
江廷輔千總吳計百戶姚欽及諸生蕭錦錫覘文秀
元舅也並往諭秀秀不從迺出郜成及陳雷王進道
朱棟陳尚玉王奇等城外大治渠郜成琳欲奔走而

恐家室繫城中恐罹禍迺密以書致廣武營營中詐
縛成等傳靈州頃陰使郜成往堡治糗糧既行至[illegible]
圍堡道逢賊麖戰斬首三級奪獲馬牛橐駝一千頭
自是之後恩與東暘度非得虜騎數十萬莫可者迺
先執長史楊耀川繫其家室今索 慶府書及僉事
隨府通政穆來輔并傳士弟子員揚詳致制置使請
罷兵徵送奉金帛致着力兔曰若來吾以花馬池至
中衛恣女送水草以爲娛着力兔果大喜即帥衆而
來恩迺治盔甲數百與虜虜一切皆披漢甲至冠頂
則用柳杆墨花也已着力兔使納字送奉金銀及蟒

緞白綾諸錦繡徵卜失兔已徵丑氣把都炒庫兒青
把都拾剌乞漢已徵着不剌虎禿退已徵順義王於
是賓兔使使至着力兔而卜失兔賽漢往亦使使至
切盡妣吉往來不乏絕切盡妣吉乃告賽漢往幸爲
我止卜失兔勿往也後十八日遊擊崴惟忠亦提兵
過河奪所繫四十餘城執王虎何安繫獄斬首捕虜
凡一百五十三級我兵漸入大壩玉泉營去鎮武可
九十里而虜黨竟盛矣後二十日達虜與雲文秀執
我軍我軍發流矢傷虜數人後二十二日虜酋直走
城下索國食東暘椎牛以犒之於是制置使以其書

言有能擒斬大酋首請比獲火落赤酋從比獲兀慎
擺腰先是 上有詔准照與化王事例襲封侯伯仍
與世襲已復有 詔必封爵世襲哱承恩亦得擒斬
劉東暘等除罪是時 詔發糧餉三萬頃因制置使
請塩菜復發五萬已復有 特詔詔太僕寺發銀二
十萬以備行軍犒賞之用又之大司農請 帑金五
十四萬而金錢在河南四川治糗糧者又一十八萬
是時制置使言達虜不過切盡黃嬭賓兔嬭及着力
兔宰僧此皆我朔方市夷必未肯捨市賞之利 上
亦有詔言套虜雖入地方未曾助逆爲亂即宜諭令

出邊先是給諫章學詩王德完王建中吳之望御史
陳子貞皆後先陳大計而大司馬石星以爲賀蘭山
後水草極艱而況賓兔所居在大青山而遠竊必其
不敢深入且莊禿賴土昧若舍延綏而窺寧夏獨無
擣巢之懼乎星復言順義王忠順夫人既飭史酋求
款方切然僅足以贖洮河之役請比俺答事約束東
西套虜勿得應賊方與定款 上迺詔曰順義王若
能收飭史虜故事約束套虜出邊不使爲逆豈但爲
開 貢市宜當厚加恩賚後二十五日文秀馳玉泉
許朝驍廣武兵各一千人而着力兔宰僧竟馳金貴

堡大率控弦之士三千人後二十七日並移犄河堡
而以火器手五百人蒼頭軍一百人爲營漢渠迤東
王公公庄前達虜六百人演武場東暘因鹵獲城中
童女孩婦及歌妓以媚虜虜迺並調甘州莊浪延綏
諸部四面而至迺言我與哱王子本一家哱王子漢
稱哱拜也是時文秀亦辮髮衣胡服與虜並入玉泉
營後二十九日哱雲偕吳教霸帥着力兔二千餘騎
殺略平虜堡制置使躬提兵至下馬關迺帥參將蕭
如薰轉戰疾力射死哱雲傷吳教霸後比日復挑戰
擊破之是日着力兔亦帥三千騎犯花馬池先是

上有詔詔宣大山西選敢死士七千人以佐朔方之
急制置使迺復 上書趣之甚急後四月初五日忠
及東暘以步軍推火車火砲爲營而待李昫銜鋒奪
獲火車一百輛追亡逐北至湖中賊赴水溺死者一
千餘人是時蒼頭軍高恭等三人疾力撲入城鄉斬
數人而會游擊俞尚德兵逗遛不進賊竟斬高恭頭
之 上有特詔深嘉其功已從大司馬議 賜魏學
曾大紅紵絲麒麟衣一襲銀四十兩蕭如薰李昫王
通牛秉忠及陣亡被傷軍士悉聽總督從重恤賞又
之御史孫瑰奏恂上功莫府皆非實其後御史李化

龍、陳長及給諫吳鴻功皆劾昫、因言制置使過信搪報致動馬價銀三萬兩犒賞、於是　詔謂李昫掩敗爲功、罪不輕、赦下御史逮問、罷劉承嗣秩、以爲事官管事、亡何、制置使魏學曾自劾願乞招尤、　上曰學曾忠義任事、功已垂成、還與葉夢熊同心僇力、速剿叛逆、人言不必爲慮、昫竟免逮、後初六日、許朝士文秀、繫　慶王及穆通政隨命事至東城土樓、傳言李昫暫罷兵、已復囚繫襄城關王廟、先是楊羅川欲言劉東陽授意　慶王奏班師、制置使誠鄭傳議察其嚴頊副使李承志執使者三人、得其實、果如羅川言

也、後初八日、承恩坐南關樓上大呼都護李與至城下、於是文秀以　誥命、承恩以勘合並擲城下、曰吾等自是不爲漢官矣、承恩毋施、涕泣、見子休矣、恩曰女頭頸當并砍之、已廼告邊吏殺院司者實劉川白張清沈彪等四人、願以出獻、請罷兵、是時俞遊擊兵以糗糧不具、鞅鞅多怨望、遂假此休士馬、制置使郎使參將鄧鳳往靈州治雲梯攻城、城中方日夜擊刁斗、誠門者弗得容它使往來、後十二日、恩等欲汙穢慶憲王正妃方、事覺、方以　王世子廟匿土窖中、被驚、疾遂卒、恩等竟以汙行逼李氏等、死者九人、是時大

司馬石星以爲執　宗室及鄉士大夫以爲質、此不過故緩我師、以族秋高馬肥、於虜便、昔太公伏暴灑高分羹、奉使項羽計阻、太公獲全、而漢終有天下、李何過中彼計已甚乎、已承恩迎着力兎娘子入城、已迎酋長至北樓歃血以盟、已奉金帛及朔方輿地獻吉囊莊禿賴、已以譏語誑順義王撦力克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先是給諫呂兆熊奏弘鑰舉兗馨事、其後鑰亦　上書深辯其誣、竟左遷居、亡何、給諫王德完乃舉侍郎顧思謙、都御史孫洵、參政張世烈、于達眞、兵備郜永春、劉蕡、袁弘德、按察使李士達

及李材、而御史梅國禎薦余木、則舉寧遠伯李成梁、都督李如松、及史宸、兵備蔡可賢、主事趙夢麟、因請文臣一人監軍、以嘉靖中倭儆常轉職方主事唐順之爲太僕少卿協贊軍事故也、執金吾張光烈則舉鄭洛、李成梁、郎中王謙、經歷劉黃裳、兵憲梁雲龍、及副總戎李如栢、參將王孝敢、遊擊李如梅、其後　上竟徵李成梁、而以如松爲總戎、頊御史冀文選謂以如松往誠是、獨德完復　奏宜酌議擇用、後頊國禎上書願與成梁馳赴寧夏、同心討賊、以釋群疑、而是時恩等愈議求招安、說者或以爲便、而國禎及經歷

[illegible]寺丞周弘禴廼深以爲慮於是圖複竟以書
奏大略言賊勢既合必不坐守孤城非近擾寧州則
遠襲潼關 上幸有詔詔圖複同李如松監軍并紀
錄頃圖複復 上書其一請假以威令如古者遣將
以所佩刀 賜之以誅將士之不用命者其二請得
戎服臨陣以身督戰其三請錄凡有謀略勇敢立功
自效者其四請李成梁赤赴軍中資其調度 上曰
御史職司監察凡事只與督撫將領計議而行已
詔轉朱正色爲御史右丞撫寧夏是時制置使知靈
州重鎭廼徵榆靖榆林兵動七八百或千餘里而所

治舟筏又移離游廼止塑花馬池軍至卽移靈州靈
州東有橫城西有鳴沙洲濱河一葦可渡故賊不能
不留意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於是以總戎李呴
爲一軍軍靈州遊擊趙武爲一軍軍鳴沙洲而又恐
賊東渡廼以一軍軍橫城至備固原則參政馬鳴鑾
下馬關則副使楊時寧居亡何大司馬石星則又慮
賊由下馬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廼請臺御史
沈思孝從關中移下馬關以爲聲援因欲移咨保定
山西河南諸臺嚴爲備潼關後御史孫玹亦請徵淮
浙及河南兵以援西安潼關 詔皆從之而給諫李

棠會又上書欲守慶陽以爲必屬賊紅德不可守而
後退而守潼關也而是時按察使李春光右轉參政
使劉光國皆 請告御史劉芳譽上書大略言道臣
紛紛求去有司寥寥乏人須進士馮應京試高等廼
請降資除授邊方識者以爲有請纓之志矣居有頃
甘肅臺御史葉夢熊亦以書至 詔稱夢熊慷慨以
殺賊自任忠義可嘉着以原官提兵前去該鎭督同
魏學曾朱正色一心併力刻期滅賊於是延綏遊擊
姜顯謨如蕙等期十七日往擊寧夏而會虜酋東自
安定堡西自玉泉營擾我師我師以二十日進兵後

二十三日始稱外城填塞濠壍討欲以雲梯攻城賊
廼出城挑我兵我兵傷者以百數承恩並乘虜帥房
酋二千餘騎東掠橫城焚芻茭略畜產亡算已乃賞
河略秦覇堡東暘詗得延綏榆林兵西征廼徵告黃
台吉飛郎繼男拾蓮大及姪火落赤綾霄以等虜屯
賀安邊磚井堡殺略人畜亡算於是大司馬恐屬叛
賊詐爲虜狀虐張聲勢廼移制置使務辨譎詐毋爲
所欺因以札付二百屬制置使訪誅納有能禽拜及
承恩者封伯爵也世襲銀五千兩東暘及許朝文秀
者授都指揮同知請首自相捕斬得除罪論賞是時

葉司馬以羽檄徵貴陽苗兵一千餘人而撫吏楊應
龍亦請提兵往後報罷給諫許子偉請募蒼頭軍及
治火器於是乎戰陣之具無不畢具也後二十四日
我兵誘承恩出戰殊疾力斬首二級後二十六日復
挑戰諸賊頗股栗不敢近我兵攻城城上矢發如雨
多所損折後二十七日總戎麻貴牛秉忠劉承嗣迺
選百金之士七千人結爲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
百從東北角夾攻賊亦以徒步五千人人各執挨牌
門扇遮攔在前輕騎在後揚揚衝突而來殊類虓虎
我兵自未至申疾力戰破之擊傷亡筭斬首一十六

級奪獲門扇挨牌四百九十有奇而東暘及承恩亦
鹵獲我糗糧二百餘車我兵逗遛中道者凡一千七
百餘人是時制置使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賴許參
將至得解後二十九日麻貴牛秉忠及李昫馬孔英
期營兵四面並至是夜夜半乘大風縱火砲鳴如雷
並以雲梯攻城東暘先已治滾木礧石鎗砲待我兵
我兵欲避矢石猶之逃雨也無之而非是矣戎兵益擲
柴束火藥燃燒擊死兵士以千數會天明城不及攻
承恩迺出賊阻絕我饟道道上車戶被僇者凡一十
六人略畜產亡筭是日董一奎欲東復横城東南復

諸村堡以通饟道爲急於是朱正色躬提兵度河督
戰而制置使亦發四使一使使切盡妣吉一使使着
力兎一使使賓兎妻一使使吉囊諭勿助虜頃延綏
諸虜千餘人竟逐水草至三塔兒墩而承恩又惑於
術士言已僭稱一字混天王因大書榜文聲言卽日
與諸虜擊慶陽奪會城　上於是恐制置使威令不
肅迺賜劒　上口曰敢不如命者劒斬以徇是時尤倦
與　諭兩臺同心協謀欽哉後五月初二日臺御史
朱正色謂總戎董一奎張傑由横城度河護運至寧
夏於是叅政楊時寧副使蔡可賢通判李崇德犒軍

軍二兩皆從　上命也頃臺御史見虜中火砲三眼
鎗皆我中國長技　上書深言國威弗振是後葉夢
熊亦以三軍卬糗糧蕎麦甚不足　請借甘鎭糧料
及糴本七萬九千九百有奇先是懷慶兵赴寧夏臺
御史沈思孝請增兵餉頃大司農楊俊民及大司馬
石星議咨漕使者李載主事楊初東動濟邊銀五萬
兩　詔皆從之後初六日有星大如斗從東南隕四
小星相隨屬皆紅綠色尾長二三丈御史劉芳譽以
星變陳兵食大計後初七日一奎及麻貴秉忠見爲
西關可擊徼使士卒採柳梢蒲草及土修塹馬道事

覺恩借東暘發鳴鏑秉忠右股中流矢幾死三軍死
者凡二百餘人恩復帥虜酋從唐渠梁上攻營一奎
以火砲擊傷二人恩亦以火藥焚燒柴草後初十日
三軍皆還李祥河西寨魏信堡休士是時承恩東暘
計欲執袁傑迺詐請歸降有頃許朝使使者迎傑入
城傑迺單騎往既至果就縶請室也而會著卒銀定
把都諸酋亦款塞朝恐虜受我賞賜卒有它腸迺先
以重賄誘虜虜因告擧更曰阿王與哱拜有夙昔之
盟必先撫拜而後阿王可就也於是虜以數萬騎犯
我南道而哱拜亦以五百騎圖平虜堡從虜命也制

置使乃帥蕭如薫襲而擊之斬首捕虜一十餘級是
時御史蔣春芳 上書陳三事事多不載大略欲厚
市賞以諭虜勿與賊合投反間激忠義固守一月食
盡必斃非然則以龍虎將軍及五萬金許虜令誅賊
非然則決黃水以灌之不崇朝可破也後大司馬石
星及大司農楊俊民以爲議是而給諫侯慶遠則以
爲歸七鎮之雄踞一隅之草寇乃令虜立功而取直
於我適足取輕給諫劉弘寶又以爲張恭剪誑氣明
助逆而說者乃以虜王未必知也自是之後給諫劉
道隆韓學信以爲兵事貴神密宜愼章奏於是 上

有詔凡屬軍務鄣傳不得馳報時有聞者罕而稀矣
後六月蕭能亦至靈州後十九日徵營兵及苗兵而
會臺御史常居敬進浙兵一千人楱楱皆一切自辦
上有詔嘉居敬助兵討賊足見忠義即令調赴寧夏
後頃御史傅好禮謂浙去寧可五千里必在三月之
外而後可達而況浙兵素稱驕悍所恃器械非狼筅
則鳥銃不如邊士之堅甲利兵强弓勁弩也罷之便
而大司馬石星請以浙兵赴會城以臺御史沈思孝
請兵故也後頃復請赴寧夏 詔從之於是分爲五
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

嗣攻其北麻貴攻其中旦日竝趨城下賊虜皆出戰
將軍令曰賊虜敢迎敵者斬頃之哱拜劉東暘僣虜
酋果拒闘迎敵貴屢戰賊乃大敗生獲一百一十八
人奪獲槖駝器械我兵復以火箭燒城樓樓頭火起
哱拜輦以水滅之已掘城腳五洞復擊北關亦以火
砲火藥槖槖槖城樓砲石從內擊傷營兵亡筭後二十
三日梅國禎及李如松提宜大山西遼東兵五合六
豢而至是時四鎮兵獨制置使主之而如松則專制
中三邊兵也後二十四日以布袋三萬盛土堆集上
城城上擊石矢及吳鼉面兵士傷甚衆後二十五

日國顧師都護李如檮夜半遣蒼頭軍以雲梯腈上
南城城上柴草裹以硝黃炬砲墜下焚燒雲梯蒼頭
軍盡墜多所損傷是日諸賊七人復從空下城乃索
箭枝鉛子遊擊達雲斬二人乞皆緣繩而上後二十
六日遊擊孃子敬立功劉天俸提苗兵攻南關火砲
焚燒懸樓於是董一奎擊城門賊亦以鉛子中叅將
王鐵塊面是時如松廼乘勢欲提兵擁上城城上箭
砲並發發多中擊傷兵士復以炬砲焚雲梯雲梯中
斷蒼頭軍大墜地傾跌多傷毀面貌及手足者已寬
我兵攻罷會食縋下奪梯牌並乘風縱火焚燒仇公

祠三清觀於是遊擊吳顯追逐斬首七級奪獲弓矢
刀鎗是日復攻南關先使士卒掘護門實土焚門閘
哱拜與承恩東瞻亦從門上掘孔以水滅火火熄即
以鎗砲鼻石擊諸軍諸軍指揮趙承光武生張遐齡
百戶姚欽覇城中又疑欲爲內間廼與總戎葛臣約
是夜夜半四面並舉炎火火起城下兵趨上於是臣
樵樓承光南欽西南而樵樓火過叅南火弗起城中
果鼓譟大呼殺賊欽亟使遐齡縋城呼城下兵城下
兵行未至中道遲使鼎旂牌至廼銜鑼承光而去而
欽及百戶方正跳舉下城言城中無不人人皆自以

爲欲殲滅賊也於是賊盡殺同事戚卿等五十餘人
懸首城上許朝因欲監門開小南門遂走見門外兵
衛甚設遂返頗有懼心矣後二十九日承嗣攻北關
穿鑿地道東陽衛鋒是時臺御史朱正色御史梅國
禎躬至矢石間如松以鳴鏑攻射射傷甚多東陽亦
傷松蒼頭軍一人自是之後賊益繕城而守日趨於
徂詐專以矢石火器乘人所不暇避我士卒被矢石
死傷者凡七千餘人臺御史葉夢熊廼以書 奏因
言唐用兵至四十六萬今征西之兵僅足三萬既用
誅叛又用禦虜應接之不暇於是 詔曰督撫官躬

率將領攻城忠勇可尚還著乘勢奮勵毋得懈緩軍
士死亡者逐一查明重行恤賚先是虜從嘉峪關往
來下古城岔山後六月初二日副總戎楊濬行捕至
夜漠斬首二十七級奪獲橐駝一十三頭追亡逐北
至天倉斬首四十三級奪獲馬四十騎橐駝十三頭
於是法當撫賞而楊時寧懼霜露之恙王事趙夢麟
請往既行至中道墜馬後時寧竟往也後初四日酋
長着力兎打正使夷使我見流來請賞打正即宰僧
也而銀錠把都兒台吉吉囊小酋亦使剌八五克器
等至橫城索重賞比著宰制置使皆許之是日許朝

恐着力兎既受賞黨與月落廼狩謂着力兎曰幸爲
我主招撫事有如招撫我可保亡恙然後若往受賞
也先是副總戎蕭如薫直擣着力兎巢略人畜甚多
着酋廼使夷使三十餘人至城下因告張傑我以蕭
總戎奪我人畜榆林又殺明安故我是以與哱拜有
寧夏之盟今必欲招安拜先與拜鐵券我令拜出高
登等就漢也傑曰若與明安自負漢漢何負明安與
若乎須許朝果欲以高登劉時三張應隆張廷宰陳
邦禮係縲致軍門而會臺御史朱正色在靈州中止
張傑業已使指揮趙繼祖帶頭軍丁俊請招撫事數

數然也是時正色謂此必非實意而葉夢熊亦謂所出
非渠率終不足辦事廼令治鷹架雲梯獨木梯以示
必戰意然問諸往來者城中糧食久殫竭而銳氣亦
甚消耗矣制置使於是使河西蔡可賢及總戎麻貴
主招撫事後初九日可賢既行至李祥堡許朝果以
筏與致高登等靈州因請朱撫臺度河朝廼衿甲面
縛獻常達子史得與王二張應隆曰殺臺司者實四
酋也制置使魏學曾廼以　奏聞事下大司馬問狀
覆請　詔謂招安事不足輕信還與葉夢熊朱正色
同心定議須之給諫喬儀劉道隆吳禮嘉王建中朱

維藩御史張應揚章守誠王政周之輿皆從先言招
安非策我購哱酋頭不惜拜爵萬戶侯奈何執區區
史得與等以請么麽固何當乎是後　上有特詔詰
魏學曾嚴督將領尅期攻城以蚤前殄先是哱拜不
獻渠魁祇提兵五百人與着酋報平虜之役制置使
固已久悉其姦矣傑復言賊得葉撫臺諭虜酋檄益
無降意制置使於是以檄盡發其姦曰所不倖以斧
鉞臨城徒以吾城中民耳今豈顧問哉拜始惴惴然
惶懼自知妄愚有死罪度漢兵必不我寬假也廼微
使養子克力蓋往調着力兎知松調知其狀即使裨

將李寧追逐斬克力蓋等首二十九級奪獲印符令
旂着力兎令箭及橐駝兵器後七月初二日許朝躬
至南關與贊書趙夢麟及總戎董一奎語而會僉事
隨府擇蒼頭張興從城上跳躍而下城上發火砲石
矢不可敵即以賊四人從洞中縋下復執府上城反
接繫獄賊廼以銀四錠紅段四純勞四人四人揚揚
示城下甚自誇詡也久之臺御史朱正色　上書言
隨府移來輸不甘從逆因繫北寨城今四月矣而同
知宋珂通判王尚賓廼至爲賊治獄訟簿書宜優叙
府等以魏珂與尚賓　詔曰被賊拘禁有何忠義優

叙後初三日土文秀復使吳繼爵誘虜千總王世琮追逐斬首捕虜一十五級奪獲印符令旂纛鞍後初七日漢兵大圍寧夏城承恩廼獻故司臺家室復許開門獻南關並詭求招安以待虜救先是東陽承恩與着力兔送奉黃金二十兩銀五百兩及蟒衣錦繡諸什物請卜失兔日事急幸佐我狗靈州兵到先止壁下馬關以阻絕漢饟道也後頁東虜莊禿賴明愛阿克亦與卜失兔合營部落至三萬果先使土昧合樂赤鐵雷等犯定邊已犯岩子柳門羊圈兒諸山已犯張春井小塩池制置使急使務將來保王國柱往

旣行至興武則虜已馳沙湃矣於是遊擊龔子敬提苗兵一千餘人追亡逐北至沙湃頁虜一入自沙湃一入自沙梁漸增至五萬人聲欲奪我清平慶陽逢苗兵及子敬戴君寵龔椎試等殺僇殆無類鮮有匹馬半筴以遁者矣制置使乃遣總戎董一元麻貴往於是貴直擣石溝斬首捕虜凡五十八級一元直擣土昧巢斬首捕虜凡一百三十餘級奪獲畜產皆亡算諸虜廼嘆曰我徒以哱酋之故廼至此顧不勞耶皆遂遁而去承恩東陽郎使使者追之因告酋長曰若受我金幣已重今圍城而不相救安在其爲同好也我城中期若至必舉燧火爲號若望見燧火起幸擁控弦之士數十萬貫弓執矢而來也虜幸不至事聞　上大怒謂督撫受他欺詐惑于招安蕭如薰孤城抗賊出兵搗巢屢效忠勇虜賊前去報仇不速遣兵救護驟是忌功後御史訪誅詗　賜魏學曾及延綏臺御史賈仁元以下爵賞有差而莊浪苗兵亦獲重賞奉　明詔也是時大司馬議欲以經略大臣賞二十萬金撫虜而給諫許弘綱羅棟深以爲不可自此罷制置使者接踵至矣　上初假學曾以便宜又幸　賜之以劍有　文皇帝遇趙毅風而況麻貴以

適戍用董一奎以圍伍用李如松以告老用劉承嗣以戴罪用公卿間無不人人卬　陛下善於使過以故給諫李養質張輔之許子偉御史方元彥王政張棟議書再至　上幸從大司馬議廼予魏學曾告而以葉夢熊轉遷右司馬兼御史右丞　賜劍亦如之於是制置使新授事學曾猶及與臺御史朱正色御史梅國禎大會庭中決意欲屠城殆發難時大司馬石星以爲寧夏旁賀蘭山三面阻黃河大壩之水視西塔高數丈有如夜半飛筏而渡我以樓船將軍據大壩決水以灌城城不須臾破也後御史陳遇文給

諫陳洪烈李養質許弘綱諸所條對皆至周悉多未
載是時國禎度寧夏地勢西南爲唐渠東爲紅花渠
形如釜底惟北面最卑下迺募民夫築堤至一千二
百餘丈賊已在釜中矣而又下令諸堡有積聚糗糧
者增值予之如能自轉軍中悉予所轉費有事則賊
不得阻絶我饟道及事平而饟幸有餘盡以所有餘
佐貧民之急賊聞斯事自知爲釜中魚皆惶懼歌唫
震天地而會石憲副有弟曰繼善自城中來極知人
馬多餓死甚危急言初焚南關時哱酋幾就僇而以
救兵不至得緩須臾毋死又言姚欽舉火爲内應常

武功錄　哱拜 哱承恩　三八

遣張遐齡走遊擊陳守義營守義不答皆自失其機
如此是時通事馬世傑德勝阿卜失戶皆受賊金錢
蟒段陰爲耳目前是阿卜失戶往夾河招虜李如松
遣裨將行捕斬首二級阿卜失戶赴黃河溺水死眞
豐登堡奪獲王應吉搜有着力兎夷書一紙已又捕
獲楊奉鄧天受趙進文國禎迺以書晉奏甚言陳守義
張詩法當斬詩亦都護也固原軍趙思義爲賊所遞
詩皆罔闕至賊自言而後始覺也事下大司馬覆奏
上令總兵官二品以上有抗違稱功職制置使馳奏
而後論治其下壹決於外不從中覆也於是以陳守

義張詩梟斬軍中遣執金吾逮魏學曾　上決意從
水攻之策矣後十八日國禎銳意決大壩水流至八
月初一日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及承恩東暘遣
賊以小艇赴壩掏掘以求洩水如松及承嗣斬首一
十四級生得一人爲漢言城中之穀士卒盡食馬馬
餘五百騎民亦食樹皮敗靴寧至死弗亂以故賊弗
得乘隙以爲變後初二日城東西崩一百餘丈都護
吳世顯黎將來保所治堤亦各崩二十丈是時學曾
猶待罪行間迺劍斬吳世顯以徇二軍來保以靈州
功得解免於是魏學曾迺以書聞以　上有詔五日

武功錄　〔八〕　哱拜 哱承恩　三九

一騎奏也後初六日承恩東暘遣賊四百人鼓棹至
望軍臺舊將臺以火砲擊漢軍令不得補堤學曾急
使麻貴王通等提隊長劉計丹着頭軍苗世祿趨臺
先登諸軍接踵奪據將臺生獲杜尚志斬首四級餘
黨奔入城已又遣賊七百人鼓棹至東岳廟總戎牛
秉忠帥裨將李秉德提兵勇劉九等衝鋒奪獲挨牌
并鉛子千餘後初七日又遣賊五百人奪廟基及修
東城俞尚德鏖戰多所斬獲我官兵死傷者凡八十
九人是日饑民擁賊求招安賊迺紿言曰　朝廷幸
哀憐吾等發鐵券又欲待吾等以不死將軍迺匿而

不以告何也。後十二日，梅國禎以檄布告諸賊，大略
謂許朝等必欲請招安，則先以饑民若干人具報縣
官，為諸饑民治錢穀。檄到三日，開開迎大兵入施賑，
毋畏。有如二三必疑畏，則以饑民赴河西寨就賑，亦
惟女等所便也。低徊者三日，竟弗至。於是國禎大怒，
至髮上指冠，曰：吾特佯許若，以窺若誠否，若豈以為
我幸中若計耶。是時學曾且莫露香，為百姓　請命
於　皇天上帝：老臣願以餘生贖一城生命。後十六
日，學曾復使千把總潘宗、劉祿佯稱鐵券已至，誘賊
出迎，計縛賊。夢熊亦欲遣標兵六百人捕伏間道，如

學曾約。後賊覺，遁止。後十七日，學曾遂解綬南還，軍
民扶持車轂走百餘里，遮道弗得前。後數日，會有
詔逮問。大司馬石星及給諫許弘綱、太常王汝訓皆
請免逮，勿深誅。　上弗從。後給諫喬胤復以書　奏，
甚懇切，語在　奏疏。事下九卿科道會議，於是請
予告回籍，往一切爵賞盡為收奪，及覆胤所請省海
防、罷御史募兵。　上幸從罷御史募兵議，它一切如
故。後臺御史朱正色及御史李時華、給諫王建中、主
事龐應復言學曾事，宜在免赦，皆留中。後總督李如
松疏下大司馬，而學曾亦自以書訟者再矣。　上終
弗從，謂始開變亂，不應赴勦除也。是讓大，都念學曾
守靈州功，而況襄府吉囊之戰、莊禿賴明安之戰，秋
毫皆學曾力也。是時城中或饑餓死，或饑餓欲死而
弗即得死，而以為不如死，而竟自縊而死者。恩與東
暘輒皆欲言疾病死，不欲漢明知饑餓死，死人實如
亂麻也。後十八日，賊復使劉元、朱山、周登科、黃虎往
招虜，行至沙城墩，來保王通等行捕，斬首二級，搜獲
指揮僉事著力兔書，大略言我會襖兒都司及山
岩松山弟若莊，可得虜騎三萬，我眾以是月二十七
日由平虜堡渡河，奪趣河上渡帳也。是日復決大壩，

甚泛溢。承恩、東暘從城上鳴烟砲，指號以俟虜衝突。
著力兔果從橫城奪輔鏂浚隸邊吏，甚為無道。於是
按察使馬鳴鑾及參政張季恩勒使蔡可賢趣帥通
判李宗德轉殺軍中。後二十一日，著力兔先以八百
騎入鎮北堡，已又擁眾萬餘人李綱堡渡河，諸道並
進，捕殺吏卒，毆傷邊郡諸酋。於是大言曰：阿王欲出
承恩，踐割土之約，我眾由此遂牧寧夏矣。制置使遁
使李如松勒兵一萬人，副將李寧一千人。後二十三
日，行捕至張亮堡，遇遂虜騎五千，大戰二十合，射傷
虜馬亡算。後與麻貴軍合戰，虜敗走遁亡，逐北至賀

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兵先後斬首擒虜凡一百三十
二級生獲二人奪獲橐駝馬牛羊一千五百有奇於
是葉夢熊朱正色梅國楨並以捷　聞後大司馬石
星覆奏　詔曰寧夏退虜斬獲數多各官協力奮勇
宜先加賞賚以示激勸　賜葉夢熊金六十兩朱正
色李如松金五十兩表裏皆四之梅國楨麻貴王通
金四十兩表裏三之李寧馬孔英趙夢麟李如樟馬
鳴鑾蔡可賢張季思金三十兩表裏二之後九月初
三日叅將楊文提浙兵一千至巳留兵及蒼浪兵至
巳酉寧王兵及鄖陽標兵至制置使於是出二萬金

布告營中有能攻城先登者予萬金先是洮河告急
以劉承嗣往洮珉董一奎往固原大司馬頗以臨敵
易將爲慮而當是時諸將又皆不相能西鎮自爲一
軍留兵自爲一軍宣大山西遼東自爲一軍而督撫
監軍亦各自爲部大司馬於是請統於一而制置使
司調度監軍司糾察大意欲無相侵越至三軍則尤
不宜分部而遣也而大司馬亦自言曩諸葛亮出師
無功請貶爲右將軍臣星願貶一階或削宮保以爲
調度不效者之戒　詔謂本兵調度勤勞不必退議
它皆如所　奏後初七日水浸北關城潰後初八日

國楨使使者曉譬拜及承恩以禍福趣悔過竟不報
後初九日南關居民內變先斬監門高天壽吳保急
使俞仲科袁佐跳驅下城召漢兵於是臺御史伴調
船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麾戰而臺御史御
史急帥李如松蕭如薰以雲梯攀緣而上擊南關是
時虜王邢害及雞蓬子亦帥僞把總耿世榮胡進忠
僞隊長張廷爾馮佐薛臣孫滿倉僞總旗夏與悉佐
戰我軍殊疾力梟斬亡遺城中諸父老子弟並匍匐
焚香剡馬首跪起迎曰久不見漢官威儀迺爲逆酋
所禍也煩制置使入南關勞苦百姓極知若等久窘

困無策於是問其家六口以上者予一金它皆五金
百姓皆以爲將軍親已爭獻牛酒犒三軍曰豈謂諸
軍無有亦謂津梁之上無使饑渴也叩頭却叢更生
承恩東睗見爲南關已奪計畫無所復之乃急使張
傑告制置使曰幸爲我謝將軍恩貸我我累四夫豈
不知有死罪惟將軍仁德赦前事毋遽以我論至死
制置使陽許諾盍下令增堤因授策浙兵以田龍火
箭焚南城已用臨衝擊大城後十四日制置使及兩
臺令關民李登執免罪牌行間令諸偷自相捕斬得
除罪後十六日並擊大城城中父老子弟焚香郊迎

遂道如南關曰奚爲后我東賜頸足嘆曰我等遂至
是耶誠不如自殺於是佯爲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
頸毋令他人砍之已承恩畢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及
其子許萬鐘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賜皆懸首城上
是日即以大城奉獻於是李如松蕭如薰李如樟楊
文登大城諸酋猶持滿傳矢外鄉而哱拜及畢邪氣
吳傲八石棟等奮髯抵几曰走若等豈猶有雄心耶
由此大城悉定如樟即馳北樓搜獲寧夏關防及征
西將軍印各一顆制置使廼下令裨將曰旦日不以
哱酋頭至者以 賜劍決之後十七日承恩馳馬走

南關逢楊文文執之於是李如松及蕭如薰即提兵
圍哱拜私第拜急帥蒼頭軍盡披甲上屋走如松止
曰勿走女降吾給女令箭得不死蒼頭軍果棄甲請
降拜尚與一二虜酋疾戰如樟廼摟入舉火火攻斬
拜首生得拜中子承寵義子哱洪大及秀弟土文德
何應時陳雷曰驚陳繼武是時穆來輔亦帥蒼頭軍
穆邑殺杜虎剩赤及白鸛於是制置使即以紅黃爲
旂志 上書九月十六日平定寧夏捷至 上大喜
廼 詔大學士曰覽卿等及本部所 奏捷音皆賴
上天默祐 祖宗蔭庇文武同心將士僇力乃底厥

功朕甚嘉悅吉日 親御午門受賀已復有 詔兇
學曾官爲民今回籍頃之制置使使守備使劉弘業
簡輿棺土文德等致長安於是當承恩等淩遲承寵
及哱洪大土文德皆梟斬長安市東賜妻趙及子年
哇洗哇許朝妻何及子長孫羹哇孫女佩哇哱雲子
繼勳繼業文秀子希衛及承恩家室皆沒入縣官爲
奴婢自是之後制置使臺御史御史皆 奏捷論功
次其中惓惓魏學曾守靈州使賊不得據關中復諸
堡賊不得據境內有大功大司馬石星 奏亦如之
書不下頃給諫曹大咸李汝華劾 奏穆來輔隨府

上遣執金吾逮問竟道還後頃大司徒請宣 奏獻
俘 詔告天下及慰問 慶府暨異王妃 上皆從
之於是御門獻俘特降 明詔布告天下即發大僕
銀二十萬勞苦軍士復寧夏今年租稅制置使亦爲
露布自是之後彰德同知帥機獻頌 上幸以附史
館給諫曲遷喬廼以爲不可也其後大司馬請訪誅
納 上著爲令今督撫各邊功次不得出一月之外
後月餘御史劉芳譽奏勸 上幸從大司馬所覆議
轉遷葉夢熊御史右丞廕一子爲正千戶世襲 賜
金一百兩表裏四之朱正色副御史右丞廕一子爲

正百戶實授。梅國禎轉京堂。視四品秩。候遷邊都御
史。廕一子爲正百戶實授。 賜金錢幣帛有差。李如
松轉右都督。廕一子爲指揮同知世襲。又以征倭積
功勞加太子太保。 賜金錢幣帛。視制置使蕭如薰
廕子視如松。皆任執金吾。 賜金八十兩表裏亦如
之。蕭大亨常居敬以下。 賜金錢幣帛有差。沈思孝
起用。楊時寧馬鳴鑾劉光國遷秩一級候補都御史。
麻承詔厲惟忠鄧鳳劉天係皆贖罪。轉都指揮使世
襲。則周國柱李登王英正千戶世襲。則石棟胡成文
而已。麻貴劉承嗣李如樟等。皆 賜金錢有差。魏學

曾准以原官致仕。加大司馬石星太子太保。廕一子
錦衣衛正千戶。 賜金八十兩表裏四之。徐元太趙
參魯宋應昌。 賜金三十兩表裏二之。 賜郎中金
皆二十兩。葛臣宋三聘趙參金十兩。 賜楊俊民等
金十兩。獨許弘綱金二十兩。遇京堂推用。以弘綱所
剌議皆中當時之病也。後許弘綱請辭。 上從之。始
議寧夏功成有封爵。後以廷議功罪成于二人。 上
有部免行。待後有戡亂大功與封典昭合者。仍申明
格例舉行。勿使 朝廷失信。以孤報効之意。是時延
安貢生俞方策自陳有大功。於是給諫趙完璧請幽
隱當察。而國禎乃 上言功賞不當。大失人心。 上
有詔下大司馬問國禎何人屈枉何人冒濫。後給諫
張輔之奏亦如 上意。是時武生余丁亦有授千百
戶。及指揮者甚至軍士亦 賜冠帶。以故大鞅鞅
不得志。頃大司馬石星復 奏董一奎張澤王世祿
等功。 詔曰。屈枉不多。有何顯獎。應情梅國禎原不
自己爭功。卿星當使人已兩安。不必過爲推讓。於是
贈龔子敬都督僉事。廕一子正千戶。世襲。令朔方奉
祠勿絕。已旌表死節趙承先母李。妻李。陳緒妻楊熊
彥吉妻林。楊漢母朱。楊栄妻范。白綉母王。王明里妻

王及諸生蔣一重儒士郭自謙李友貴。而會是時蕭
如薰妻楊殺哱雲。 賜誥命。四方皆傳以爲美談。先
是 上有詔。詔各邊總督等官。務要愛惜軍士。足
糧餉。又言總兵等官。俸糧薄。養廉無具。責以養廉
禦虜。勢所不能。於是制置使上善後八議。語在奏疏。
上從之。而會切盡妣吉。酋首長着力兔宰僧莊禿賴
鐵雷合落赤等。從花馬關款塞請開市。而着力兔宰
僧又言願立奇功。於是其夢能復以書請。後御史李
楠深以爲不可許。先是卜失兎明愛款神木塞乞市。
給諫許弘綱以爲宜許明卜以離其黨。厲拒守者以

折其心。　上有詔，勅令盡歷，處匿叛人，立功自贖。方許開頁。後宰僧果獻逆丁壯布李赦㘭，已獻通事馬世傑、張赦㘭、而臺御史周光鎬，又往捕招夼，夼亦弑麻貴蒼頭軍也。始着力。兎以八百騎，橫行鎮北堡。曰，吾以出哱拜，踐割土之約，今如何哉。

讚曰

以余所聞韓琦、范仲淹功至高，西寧之事，豈不累年乎。今朔方卽西寧矣。哱首之變，適不數月而旋捷，偉歟盛哉。語曰。一人守險，千人莫過。余觀守靈州事，則未嘗不壯其議。及聞決大壩水，哱首遂至幾無類。此又與攻智伯事何異。傳不云乎。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則金日磾之事，何可執以爲解也。

哱拜哱承恩終

萬曆武功錄卷之二　翰林院添註待詔瞿九思著

兩京

南直隷

江賊何旺李七列傳

何旺，蕪湖盜也。甲戌夏，縣令倪湯以民事適旁近郡。先是旺與沙璟等公行江上，桴鼓晝鳴。一日道蕪湖，見縣無城郭，心竊歎歎然動，廼相與謀曰：盍不入其庫而奪之金乎。璟曰：毋妄言，妄言覺矣。是日微使人走縣庭，會縣令出，庭中空無人，於是乘夜半，鐘鳴漏

盡，廼徼吏及司庫奚仁能皆縛繫，旺乃以二百餘人循墻而進，執司庫，奪庫金凡伍千八百七十八兩伍錢。視縣事者丞李亞春見賊勢盛，弗出，望等得揚揚盈橐而入於江也。旦日出，亞春即請於備兵使丁應璧及太平守錢立賣、江防使陳所敏，廼簿責把總承應奎、指揮戴晃、百戶徐鑾巡徼之謂何，於是罰治司庫賈子術，産猶不能償其什一二，而廼使使者疏捕江干。既四面面出，是時諸偷固知我邏卒追逐急也，乃相與議，議分金別去，而旺等僅遺六人偕携一千一百七十餘金，直走太興馬橋鎮，佯爲賈人，收買禾

黍，以示毋疑。所在見旺銀皆有鑿字，疑此必庫金，困使邏卒執之鄒鐺縣庭中，鞫問，果蕪湖橐所爲，略庫盜也。居頃之，操江使董堯封及臺御史宋儀望、御史鮑希顏、蔣科，皆輕重當備兵使以下罪以請，而尚書傳頤、給諫蔡汝賢、王頤亦劾。　奏其事。先是春二月，儀眞卿大夫曾三省被盜焚燒男女十四人，以故廷議爲江防討至悉，而　上亦幸念南畿重地，武備不修，江洋盜賊公行，乃問諸兩臺，且　詔謂科道公論所出，如今人臣爲國家任事有功者，便苛責搜求無已，因循疎怠，玩時失事，却一言不及，公論何在？事下

吏兵二部問狀，於是大冢宰張瀚、大司馬譚綸覆奏，與臺諫所請同。　詔廼寬假宋儀望，以望視事日淺也，而獨董堯封調外任，貶秩一等，巡江諸御史侯滿歲考察，承應奎等附任，李亞春免官，皆待罪行間，提邏卒大索諸偷於江上也。居二月，備兵使王叔杲捕獲偷長陳干、胡孟其等。　詔梟斬，以徇江上。

李七，江都盜也，專與小菴胡雲霞行江干。丁丑冬，七等道江都，而會鹽商宋國徵居鈔關，頗以財賜七，廼與其黨呂守挼謀曰：吾等得執此人，足吾事矣。李堅城何面比丘日池、樂玄前日，阿僧自有贊亡恙也。是

夜夜漏十三刻皆後先乘階而入直趨圖徵室奪其金千餘兩及鹽引首飾諸什物亡算是時鐘鳴漏盡矣而縣道倉卒不及聞以故諸偷得亡恙七等既得金欲出城急即佯爲巡徼兵數數然走北關索魚鑰而監門石恒等固疑此必非巡徼兵也堅弗與七等竟斬關而去旦日江都令秦應驄及巡徼指揮王表同知張民範請於太守虞德燁因移備兵使陳文煥檄所在大索江干不可得而是時李七李憲等三十七人已揚揚鼓行而至秣陵廼且莫遊於酒人乎從歌兒舞女飲醇酒大自喻快也而東城兵馬使劉㮣

使番兵呂甫等偵之具得其狀即逮捕以檻車廖致臺御史張岳所於是請於　上先是㮣收捕呂得茂而南司馬翁大立至是請以㮣還應天條行兵馬事或先加五品服俸以旌其功是時　上怒諸臣隱匿不報皆下大司馬方逢時問狀須給諫秦應驄章劾奏其事而會大袷　上復謂急忙論　奏塞責且不究於是大司馬覆請　上幸賜文煥告罰虞德燁秦應驄董光裕俸凡二月張民範等下御史逮問　賜劉㮣服俸視五品而復申之曰近來地方官以捕法嚴往往隱匿避罪或諱言賊情務爲無事反責失主妄報以致盜賊滋多將來必成大患　欽哉王言其誰不凜凜於明威乎　上寧寬假其期務在收捕而已先是李憲等繫獄而會㮣飲中貴人高順所憲見獄外獨駒蔡守之廼越獄毆傷蔡什地即走奪屠者馮五刀殺市民秦果李鳳以畏阻追亡者既行至正陽門監門中貴人劉忠使使者馮欽馮玉執之就吏於是給諫王良心劾　奏㮣至備也

讚曰

善哉乎宋公䝘公所條對諸計畫也余嘗南到新安西過江淮矣而江盜礦盜最號爲強盛廼欲盡緣江

居民編爲保甲而以淵長隊長統之假令番行其奸則豈復有何踁李七哉至若黃山良禾嶺及大鱅嶺皆請增邏司此尤所以深爲礦計余每覽是疏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海賊嚴大邦列傳

嚴大邦海上巨盜也與王妾宗揚善先是沈璧以保姦伐漢法適邊父之逐逃而爵乃嘆曰人言不能流芳百世亦當務臭萬年吾豈能長畏大罪而以一戍卒老死塞上乎即買舟走海上與嚴大邦嚴中行約與其居海島間鼠竊狗偷孰與挈舟命榜人揚帆而走三吳可乎於是聚黨數百人直走牛角尖牛角尖故嘉定界也大邦等豕不畏疆吏法至威重廻執戎兵公行村落中略朱四王榜羅慶鎮唐歪頭宛沈教徐艮朱阿二將鼓噪鳴是時傳兵使王叔杲檄遊擊

董養浩千戶周崇仁日夜趣徼江上懼恐妾等不東走越則北入海也與邏卒收捕大邦中行詣太守吳善言對簿皆辭染有侂者以飾己非太守故知此曹皆世居海上鹽牙連歲出没海洋江浦之間而故託名在官書所在由此縣庭左右皆一切願為耳目縣道莫能禽今願 陛下威武執大邦廻以其家貲没入縣官修起城垣令官兵犁其庭掃其盧而營壁之因行保甲法則 廟堂聞而後喜可知矣而臺御史朱儀璽 上書以請事下大司馬譚綸覆 奏乃梟斬嚴大邦等於海島間諸偷於是乎解散不敢復入大倉界

贊曰

崇明去海島甚近乎而患在保姦不畏沈命法諸偷盜並亡抵於其所異哉今勤一嚴大邦海濱皆圜視而懼無復欲干我横海將軍者矣以余所聞成周將海不揚波庶幾近是與不然何海邦諸道寇滅之不遺餘力也

湖盜殷應采列傳

殷應采。太湖盜也。太湖故震澤之水。跨蘇常湖三大郡。袤逦八百里。而建港瀆縱橫。蘆葦蓊翳。湖盜往往竄。秋冬之際。相扇而起。戊子歲饑。民流盜賊。公負而殷應采等。遂以五月。乘夏水。操輕舟十餘艘。往來交瀆沙塘港之間。略瞿守愚戴艮龍裴烟齋中裝而去。自是之後。應采益慓悍。亡所顧忌。身常服鮮紅袍。推擇鎮江比丘一人爲長。諸酋皆稱長官。其姓名唯恐人知。有如蘇常事覺。即竄匿於浙中。湖南索急。則鼠竄於湖北。自以爲漢法。爲柰我何也。乃至周鐵橋。佯

爲民買桑。因略桃灣諸富室。而會吳江人張春。舟載緜紬。道逢應采。采等竝略其舟。是時海防使沈堯中。祝看糧。即與常州守譚桂。及宜興令陳犇瑋。飭兵吳坤。邏使李濟倫。巡徼沙塘。百瀆烏溪諸港。港中甚以梭聯樹寨其中。禁行舟過者往來也。應采等果不敢入禁地。乃分其三舟。載油十甕。又佯爲商。直走長興出賣。詗近事而下。郗諸邏卒。虜戴香山寬。殺六人。生得十六人。諸偷悉遯逃走。走黃竇湖。而大保崔忠等。追亡逐北。奪獲賊舟一艘。及衣服諸什物。廻止壁馬跡焦橫山。然亦無從下來。亡常所也。於是臺御史佘立。適谷浙臺御史滕伯輪。郎撥偉兵使李沐。提劉河兵。出宜興。蹕其後。副總戎馬繼武。提吳淞兵出胥口。邀其前。是日兩營沙唬船既四面而至。而我伏波將軍。先以四小艇。佯爲賈人。偵諸偷。諸偷則悉已夊馳馬山矣。適下令把總韓艮貴等。偃旗鼓。分道而進。既進至馬山。山下空無人。即趣召士人胡應賜等問狀。應賜具言諸偷多湖州長興人。專乘大風。能破浪而行。行不得風。輒潛雈葦中。風來又復挐舟去。去殆如鳥徙。將軍向來。吾等猶及望見群數十艇。殷殷在西山灣也。於是將軍躬提樓船十餘艘。追逐至長興夾

浦港。果若山人言。猶在雈葦中。有狀。於是祝海防兵生獲高酒謨虎高志顧康殷周顧艮士殷玘盧梓。蔡五吳把總兵生獲渠魁殷應采。沈海防兵生獲高洋。殷模殷植。馬總戎兵生獲和尚如成。及吳勘將秀周科徐侃沈秀丁洪等。餘黨復遁逃。先是　上有詔。詔所在協力禽捕。以靖地方。而湖州捕諸港亦急。乃生獲陸艮策王正高艮臣潘阿毛等。以百數。是役臺御史佘立。御史荊州士。及浙御史馬朔陽。皆後先使使者。　奏事。乃請以廷臣條對善後諸計策。於是給諫張希皐。御史彭而珩。方萬策。及三臺復以書　奏對

書多不載大略擊吳淞遊兵五百人或以參將遊擊統之於吳縣則備胥口石湖大關口白洋灣莫舍漊於吳江則備葉港雪落港簡村鮎魚韭溪壩閘口於宜興則備沙塘烏溪定跨荆溪資東蠡河陽溪資下埠口馬跡山於無錫則備獨山浦嶺吳塘而它間道於丹陽則備七里橋於常州則備普濟橋於武進則備戚墅堰於無錫則備花渡橋此又其討之得者也

讚曰

善哉乎方直指防內應諸策也嘉靖中倭入浙獨台州被倭尤甚厥後乃知其爲台人實導之也今所收

捕殷應采等大半多湖州長興人然則旁近諸郡豈不岌岌乎有戒心哉信矣馬直指巡徼及連坐諸條對當亟講也語不云乎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余每一語及震澤事則未嘗不爲二吳爲杞人也

運河賊劉朝列傳

劉朝徐州盜也以梟竊狗偷爲務　國家漕輓四百萬皆道徐州歲時冠蓋相望殷殷不絕也以故運河諸偷常夜半窺過賓之隙潛伏於舟後衆劫而上俗號爲抽劫辛巳秋大宮丞張[illegible]公行走長安而賈人朱思綬橐中金銀服飾甚備迺附梗以行既行至戚家港會莫諸舳艫皆止舍朝與李艾等固偵官舟至悉夜半果乘舟中人瞑無師衆緣斜走舟中執梗與綬略其橐中裝而去是時州太守欽會運同孫養魁覼事而州同魏守道及指揮金承宗千戶楊桂又

日夜提邏卒巡徼河上詹卒聞斯事則皆奮臂而起以爲此屬何足勞苦我河上過賓至橐不遺一錢縱彼不言余獨不媿於心乎必執朝等請湯鑊之誅余然後有辭於主臣迺疏捕河濱果執劉朝等九人就吏郎以便與膠致備兵使張純所曰是固盜竊我河上大官者吾等問諸水濱十餘日而後得也頃之備兵使請於臺御史淩雲翼及御史陳用賓於是乎論及徐州衛吳指揮使蘇雍金濼及都護常國禎皆罪至不可赦聞臺所　上書唯冀　天子寬假河上諸臣臣等以重輕敢請論如法　上即有詔詔罰金承

宗。楊桂梓凡三月。蘇輝。金漢。凡一月。而獨魏守道。孫養魁。及張純常周禎。皆不治。以諸衛所未捕者。僅遺九人而已。

贊曰

徐州故饟道。歲時舳艫相望。不乏矣。而劉朝。適至巧爲計。嘗挾過賈。而奪之金。然旋禽矣。烏足置齒牙間乎。余獨慮此邪。實 國門戶也。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如余深有味乎其言也。

合肥山陽諸強賊列傳

合肥諸賊。亦不知其名姓也。乙亥春。大司馬傅頤使主事張弘毅。指揮湯欽。千戶陛宗蔭。轉輸十萬金。往東粵。既乘傳至合肥。而會長吏。皆以衆謁。行。驛騎不辦。低佪者久之。群盜乘夜半。走公館。刼裝。頼臺隷救。僅去其一裝。先是。捕盜令甲。禁縣道衆謁送迎。於是大司農 上書劾 奏請谷河漕尚書張翀。欲收捕諸偷。於是 上有詔。詔御史逮問。衛府縣長吏。南法司逮問張弘毅等。所以薄責所司衆謁。及上官聽其奔趨者。抑何嚴密也。

黃暹。山陽大盜也。故事。造舟。皆從清江流。於是同知徐州王汝霖。以庫金。凡一千五百。居江浦。而黃暹等。伺知橐中裝。夜光。直搗公館。執汝霖。問橐金。霖不與。被毆者數矣。暹等先已知所在。特佯問以戲。霖竟奪其七百五十金而去。時庚辰春也。而山陽令曾錫丞。陳國光。即請於備兵使。游季勳。適撫淮安太守宋伯棨。係况于桎。及指揮張壽松。楊義。大張羅。且莫邏卒巡徼河上。頃之。遂卒收捕黃暹等九人。檻車膠致府庭中。詔獄。尚存遺四百餘金。封府庫。然後發河漕尚書江一麟。御史李時成。並請論備兵使以下如法。

以奏。唯陛下輕重布之。事下御史大夫陳炌覆奏。於是上有詔。詔罰游季勳俸凡三月。況于梧、宋伯華等皆住俸。待罪行間。以捕諸倫也。黃遷竟梟斬山陽市。

讃曰

以天子使奉府庫金而行。尚欲要而奪之。安問它乎。淮北故多盜。然至執天子使。其事不多概見。異哉。語曰。鄙人何知仁義。鄉其利者為有德。黃遷輩毋亦利所昏。與泥水城中十萬戶。適為盜賊所勞苦也。悲夫。

蘇松諸强賊列傳

下砂場。故上海所部也。孤懸海濱。無城池。而獨以一鹽課司居其中。丁丑夏。大盜三十人。夜半入公署。執大使羅萬方。索金不可得。欲兵之。賴義僕羅東跑救。僅傷左股及頭顱。竟劒斬東庭。殺其婢張佘二人。去。索副大使王棐及其妻王。無金。又殺之。已執其僕王顯。始得服飾俸金所在。竟略之而去。然顯亦被殴者危矣。而是時縣令敖選去司七十里而遠。不及聞。旦日松江守賣將問。獨海賁三林巡使蔣檢急以三林於所司不甚遠。適未聞以一兵矢相救援。安在其為

巡徼吏也。先是備兵使王叔杲嚴保甲法。令水陸迭探。遠近互察。而臺御史胡執禮、御史王民順、林應訓及兩浙御史旁如式。以故皆寬假其罪。以請。弗深治。事下大司馬方逢時議。以為下沙場故多富室。何至甘心場官。殺僇多命。聚散倏忽。此或鹽徒竈戶報怨所司催徵。皆不可知。宜詔兩臺廉訪之。是時縣道捕賊多罪被賊者。以致隱忍不告。設告對簿公庭。亦不以得財貨為念。此盜賊所繇以肆志也。凡此皆著為令。毋蹈往轍。上皆可之。廼任王叔杲、敖選、王邦奇等。罷魏忠還衞。而復中[illegible]曰。賊徒敢於市鎮殺官

刼財臨時竟無一人救護事後又不能捕獲一賊乎
日法令廢弛可知則諸臣試無辭於　明詔可知也
楊棟始蘇賊也丁丑春鄭一麟新除爲吏主職方事
偕家辛在秣陵既行至始蘇會其舟次南潼子門棟
等詗知爲官舟也是夜夜半帥其衆入舟中執一麟
以刀傷左足盡奪其槖中裝而去旦日巡徼經歷鄧橋
請於備兵使王叔杲及太守李克實吳令郝國章大
索邑中收捕棟等七人所略金具在於是移臺御史
胡執禮御史王民順林應訓既得其姦臧皆以書劾
寀指揮宋木王洪千戶陳見通判何操而王叔杲則

兩臺晉請覓假其罷而獨給諫裴應章以爲當覓杲
官以爲武備不修者戒畢下大司馬方逢時大略以
爲吳會東連大海北枕長江環西南皆太湖中錯吳
淞貫浦劉孟諸河固盜賊之藪也然未有如國門之
外至奪官略金如今日者則官兵巡徼之謂何誠如
臺諫議唯　陛下輕重罰治之　上廼罰李克實郝
國章俸凡三月住王洪何操俸捕賊而宋木等下御
史逮問王叔杲竟以謫備俾去也棟等皆梟斬吳門
市自是之後復收捕王子雲趙金周戌行刑亦如之

讚曰

是時瓜州丹陽皆盜入城刼當室而奪之金余不論
論其獨大者下沙之役潼子之役一歲並發修及所
司豈不異哉以余而觀職方實掌兵戎甚不宜有此
語曰虎入城擇人而食豈楊棟謂與

流賊楊儒列傳

楊儒宿州流賊也宿亳故旁近大梁諸縣道民易爲姦而會歲饑大梁偷長張小村及王珉張四等公行楊儒迺與柏世虎寬入其中是時兩郡之衆固已一百五十餘矣儒迺好謂小村曰我壽潁宿亳之間頗足以辱公等車轍公等有如一日相扇而起儒請負弩矢爲先鋒小村對曰幸甚吾意亦欲如是矣於是治旗幟鼓吹走西鄉油榨集略人畜產以傳餐賴巡徼吏目王公祚提邏卒鳴鼓逐捕諸偷諸偷還走大梁已復走石弓山白晝大道之中殺侯世疆略商人

塩賽葛甫妻楊馬安妻姬陳祿妻張楊弋羅馬驍甥於潁上旁若無邏吏者乎而勇士張栢福任謙等迺請命於邏吏小人能爲百姓驅除此屬必不使流亡得遷踪迺福揚也於是持弓矢與邏卒劉周張欣等直擣賊營挑戰頗疾力即生獲張佐等七人賊中流矢死者亦七人栢世虎見賊衆既敗北乃頓足嘆曰嗟乎已矣與其嘿嘿而死孰與以死決雌雄死死未晚也迺與劉周轉戰周不幸身被一劍周亦劍卒殺虎虎復中張欣矢幾死任謙奮而前竟劍斬虎首而去而會莫天大風雨飛砂石蔽人面賊且戰且走我

兵直追亡逐北至大梁馬村橋日出而諸偷銳氣皆挫落又無能爲矣我兵生得王珉管九思趙强王徐何朋等五人是後保姦馬達孫甏亦以諸偷所鹵略塩布鎗刀畜產諸什物獻見州太守曰吾等小人自知有死罪唯太守哀憐我我固不敢貪尺寸之利以奸旗鼓也於是儒兵使唐鍊請於河漕尚書凌雲翼御史陳用賓郎盧百世虎首縣于國門外使偷盜毋敢效世虎也然後以其事奏　上則給諫史纏宸修守之策亦至矣

讃曰

余嘗遡大江而上過大梁遷走三晉延袤千餘里豈不廣與而其下城廓鮮稀即有之亦皆土具則所爲悍衞之策淺也異哉善乎治城練兵之説史給諫可謂能抱長慮者乎楊儒張小村特聊小一草寇耳潁上及大梁猶皆受其禍也悲夫謾藏誨盜可不戒哉

崇明江陰諸鹽盜列傳

蔡廷崇明鹽盜也先是金壇大盜陸守最慓悍阻海上公行有司莫能禽廷及顧周郎楊全皆入曾相等一日起姑蘇親覷諸偷今海上獨守有籌策可問曰吾得此人橫行三吳中足吾事矣於是挈馬兒與陸守約既得陸守即以樓船十三艘鼓行而至三弍沙海洋桴鼓書鳴而把總曾懋光請於參政使王叔杲帥耆民陸英陳珉等汐船十餘艘逐捕獲鹽舟二艘舟中所載闘器甚備而會大風忽從西北起白浪如山諸舟皆星散而獨英舟損桅幾沉溺是時鹽徒亂

如蘇遁乘隙夾攻英舟先登殺我兵楊六吳護倪升及弓手王蘭史惠銃手陳寶等二十六人傷十餘人而英亦被一創赴水賴天幸附蒿浮至三弍沙水淺得不死時丙子五月也於是臺御史宋儀望御史郭思極以爲三弍沙去崇明道不遠則百戶王廷巡徼之謂何廷輕重叅黃應中曾懋光王廷罪以　請事下大司馬譚綸問狀須大司馬覆奏　上有詔詔御史逮問黃應中王廷朱承勛貶曾懋光祖職一級獨詔王叔杲策勵供職諸臣聞而知懼可知矣先是邏卒收捕蔡廷季山單四楊全錢八已捕陸守趙湧王子見翟軫潘仰學陳昌葛俸趙能已捕小梘嚴泰張小奄陳岱薛瞎子陸吳蔡文華而是時　上僅聞捕獲蔡廷等十人令會審處決於是御史王民順　詔獄當陸守趙湧王子見罪至斬蔡廷適邊陳岱薛瞎子蔡文華陸吳華輪蘇詔薛良錢珍皆請比配贖的決顧蔡廷等十人業已有　詔論決者以故部使者題請而給諫周良寅亦　上書劾　奏其事事皆下御史大夫寮王參政使獄辭錢八顧周郎實侁家所染而葛稍張二皆以無辜得釋而季山單四潘仰學亦瘦死獄中獨陸守趙湧王子見其在獄亦非先所

逮捕者至後獲葛奉而報稱先獲未獲實后渠而報稱已獲此皆曾懋光有大罪罪當誅某若科臣言前後矛盾法體乖謬於是御史大夫追論前臺御史宋儀望及御史王民順以下罪　上謂前後招詞混雜無紀議擬舛謬顯是初因失事重大捏報要功意圖掩飾後乃朦朧遷就故有抵誤廼罰儀望俸凡三月叔杲凡半年令民順還道考察逮問曾懋光而陸守等有　詔即復訊是時宋儀望已轉遷大理卿矣

上書顧　賜骸骨以白實無扶同者

江陰諸鹽盜其名姓亦不可考矣癸未冬常操三艘

乘風西北走。而是時。指揮使孫光祐傳下 千戶劉餘慶傳黃田港。林承宗傳唐沙港承宗既 亦出大洋。望見賊舟。盡皆鹽徒。則大怒。髮上指冠 逐捕至叚山港。轉鬪。我兵敗北。殺張茂等七人。傷陳西四等。十餘人。鹽盜乘勝。走大洋。環江以南數千里。鹽徒下江如蟻。傍若江上無人乎。而是時。常州同知。邊有猷。下行江陰事。乃請於備兵使李顒。及常州守王三錫。日夜提邏卒。疏捕諸偷。不可得。即咨江北旁縣道協捕。於是臺御史郭思極。御史邢侗。孫維誠。孫旬。皆後先 上書。請逮周。孫光祐。劉餘慶。置治邊有猷。以儆巡徼吏。而李顒及王三錫。實禍起倫李。幸冀覓假其罪戾。因欲著為令。令江上嚴盤詰之法。凡船艘來往。毋陰蓄兵器。毋挾藏私鹽。有則亟以告。鄰所在得請論如法。 上幸可之。罰邊有猷俸凡三月。孫光祐。劉餘慶下御史逮周。自是之後。鹽徒亦畏三尺法。宗凜不敢奸躪吏旗鼓也。

讚曰

以余所聞。吳王賁海為鹽法至善。令 國家通資以佐邊計。然哉。環大江以南北。皆鹽場。非竈丁。則鹽徒比比而是。假令有如崇明江陰諸盜。相因而起。則司寇之刀鋸。豈不日敝乎。語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蔡廷等豈志不在斯與。不然。何其亂之日暴也。

揚州通州饑竈列傳

揚州饑竈其姓名不可考已庚辰淮南雪連旬禾黍不入百姓至取草根樹皮以爲食食不足輒饑餓死道上轞車相望而是時錢法亦壅滯商賈不通竈丁皆束手不得煑海以爲鹽於是聚黨數百人白晝大都之中刼借人而奪之米頃之羅欲赴請營田銀二萬兩而會御史姜璧巡視淮鹽卽 上書請縣官買米做平糶法於民便而給諫鄢維喬亦以爲淮揚徐沛之間乃 宗廟 陵寢所在而又東南餉道也大略以爲 上幸亏帑金以賑民當必推擇賢守令往

不則以郡縣案行村落察村落其貧貨最甚然後官自予賑金吏胥及伍長皆無所容餘兩之姦先是臺御史江一麟請營田銀二萬率皆下農部農部議大略以爲前已減五年至七年嘗逋負而今年賦稅又幸寬復其期會而潛餉亦旣以其半輸金頃復以部使者賑錢五千悉一切佐百姓之急且法如是足矣而今以營田銀爲請則是郡縣以請賑爲年例而地方亦以待賑爲成規而況故事兩淮營田銀六萬七千兩乃備開墾荒田者不可直必如臺御史請請以一萬五千金予之今所司以饑民冊識而以青冊稽移部備稽覈襄時聚衆鼓噪諸渠魁必令縣道殺無赦奏對 上可之

通州饑竈亦不知其主姓也戊子春三月雨旣久竈丁不得煑海而百姓亦皆穿空至食不饜糟糠輒忍饑餓死死不可得輒自縊死自縊死者常十二三饑餓死者十七八國門之外死人如亂麻也於是諸竈丁相與謀曰吾等饑餓搶略亦死等死然寧搶略搶略嘗遂盡死乎是日卽聚黨數百人直走孫公廟略彭取守等已走恭家店略崔瑞鳴因止舍北堤欲入城監門帥城上守銃砲如雷復走北門外略張瑞而

州守張和中請於副觀察使胥遇提邏卒逐捕乃遯逃走武當山略沙民陳恕已復走張枝店略沙民徐有德而會山賊百餘人略邵志而江洋諸偷亦至南江略周昆及景通傑而去而是時竈丁之衆固已至六七百矣復略沙民邵雲江一德邵涇殺恕趙二周仕等麥稻殺周璵一人聚漕河南北桴鼓晝鳴於是狼山副總戎王有翼皆備倭千戶顧世祿百戶劉繼爵提餘東哨哨總毛直朱沐逐捕皆四面走而州守及吏目黃體振亦詣各場場中諸民見州守至復千百成羣並匍匐悲號於州守股掌之上願明府爲我

請賑畫傳計州守既見諸民扶老攜幼而來皆菜色滿面並塡踴悲迭迎哭聲載道懷然傷懷者良久頃之復有兒酒使氣挾挺持刃旁列道左者州守故知此必鄉曲豪彊特倚饑民羣聚爲姦耳廼與運判楊瑞雲飛籌以威懼若等爲饑民縣官當自憐惻若等柔爲若等計有如直必爲盜賊行搶略則請以三尺法繩若等若等惴惴焉兵在其頸矣諸饑民皆叩頭稍稍解散先是廷議欲令所司於賦役必多方調停以蘇民困於里甲必加意稽覈以惜財用于賑濟必蚤爲區處以安民命而　上亦有詔部所司有能緝盜安民及曠廢職事者不時覈糾具　奏於是御史劉懷恕　上書劾　奏張和中等事下該部始所司以爲搶略之後止於撫恤賑濟毋乃中亂民之姦而幾令旁觀者效尤乎廼必大索渠魁請論如法使亂民皆凜凜於　陛下威武聖神而後乃今而自知鼠竊狗偷者而徒欲速自蚤斃也

議曰

淮揚故北走長安爾道也而通州則東臨大海南距長江疆吏可不謂任重乎至寵丁煮海爲鹽凡以佐國計而奈何困於饑饉廼與江山諸頑偷相扇而起也

天子幸哀憐災民請蠲則蠲請賑則賑不然而重之以兵戈可乎孔子曰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此可謂富而不好行其德者言也

錢氏姜奈史存列傳

姜奈崑山人也巳卯夏五月蘇常大水流殺人民以
故穀價益騰踴而姜奈以爲吾不取諸富室則亦有
坐而自斃耳於是聚姜宗鄒津鄒漢等公行村落刼
人而奪之金會伍長王沾金周等逮李與宗津三人
就吏而是時吳江諸奸民亦擁衆至鄉士大夫所群
爲貸米因略囷鹿而縣令王一元提還李逐捕生得
渠魁一人亡何都御史胡執禮即以奈等梟斬崑山
市於是請　旂牌屬同知王事聖徧行閭閻曰若等
第安之　上有詔庀倉廪以佐若等之急若等如不

自喜直必以一日之欲爲不軌則府得以新法斷若
等頭矣先是御史林應訓　奏水災　上有詔詔所
司多方賑恤又謂　朝廷惟恤窮民不宥亂民唯是
道上搶奪皆請論如大盜即梟斬以殉於是大司農
張學顏從臺御史議議減今年租稅以予貧民是後
給諫顧九思王道成及御史田樂張簡王藻皆後先
上書所以爲救荒彌盜策甚備事下所司問狀而大
司馬方逢時以爲誠宜申明保甲練訓兵壯大司寇
嚴淸以爲誠宜簡省詞訟禁止罰贖大冢宰王國光
以爲入計吏誠宜毋科小民毋貸富室諸廷議良是

上皆從之明年庚辰郡國吏法當朝正月而蘇州守
李充實長洲令劉懷恕吳縣令郝國章崑山令程達
常熟令劉震臣吳江令王一言嘉定令徐上達松江
守閻邦寧上海令敖選青浦令屠隆常州守穆煒江
陰令胡士鰲獨不行以郡縣歲大祲也而是時給諫
請止織造尤力乎先是　大婚禮將舉　上遣中貴
人孫隆往蘇杭許坤往應天織造今　大婚禮既成
臣箎兄斥廷臣皆以爲宜罷罷之誠便也
史存廬江人也先是江北兩雪愆期流亡載道百姓
至賣子鬻産以換衣食猶不足　上幸出帑金將遣

重臣賑然辱臨於廬鳳淮楊之郊百姓如蒙更生而
獨滁和之間猶未及也而史存霍朝武時忠孫燕等
朝不保暮安能待乎廼決策察富室積聚米稻者廼
群爲買米因略其稻當是時邑中子孫賢盧東孫應
彬霍朝臣富於穀於是存略孫賢朝武略朝臣時忠
略盧東燕略應彬頃之廬江令燕自仁使還李疏捕
村落生獲史存等八人繫獄而臺御史楊一魁御史
劉懷恕聞而大懼可知矣即使通判閻繼德行縣庀
倉廪以予貧民貧民數千人望見使君日夕至皆匍
匐迎使君跪起爭扶持車轂願使君生活我幸爲我

畫便計攝德既至會上元亦能隨常衆且月給下貧
者凡一千八百五十餘人人與之粟五石六斗已出
史存等榜栧行村落使饑民無交史存是歲丁亥春
也亡何臺御史御史大會劾　奏廬江令殷自仁上
有詔貶秩一等視事如初自是之後雷風聲應正月
雪深一尺二月復大雨而百姓於是乎得以躬耕隴
畝矣

讚曰

[illegible]饑論曰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而何
獨己卯丁亥之變乃甚以爲大異乎顧上古積貯弗

[illegible]
尼異王給諫請徐廉二倉糧賑數萬石附運艘載入
蘇松平糶至穀值驟以賤使逆奉輸大倉也此豈非
移粟上策哉余獨悲郡邑不講於積貯之策卒然有
變至無以相恤也

叛僧省悟列傳

省悟鎮江僧也常居甘露寺欲招致四方異能之士
陰圖不軌是時楚鐵佛寺僧雪峯善於白蓮教方在
秣陵省悟以爲非此人莫可者迺使使者至棲霞寺
約雪峯及滇僧大乘於是與順天人黃恩寧國人汪
元洪等十人結盟爲昆弟黨類漸增異志日熾恩迺
造符勅稱勅封同時一心開國元勳大都督元帥將
軍改年爲大明弘閏元年屬比丘孤峯剞劂剞劂既
成即議以昆弟十人爲南北軍而以黃恩及黃仁黃
義顧賓貞靜檄曰北檄號用仁義禮智信以元洪及

雪峯貞成蔡少溪元明檄曰南檄號用金木水火土
期以四月朔南軍起於報恩寺北軍起於天寧寺並
發難自京師始其爲計畫欲先取鎮江以據要害然
後封府庫以備軍餉將軍法士民皆奉弘閏檄以自
別不則盡以其家室屠僇無遺類於是須符檄而獨
慮丹陽人稀乃急使馬陵人戴元六與敎師吳守禎
約約丹陽人爲內應而是時丹徒水兵錢山業已奉
符勅以待矣殊無意巡徼事而把總徐道召山問狀
山倉皇錯愕莫能對道大驚即疏索得僞勅一道僞
符一紙以爲遺我者省悟也而敎師謝朝選亦以所

受符檄微言於丹陽尉包朝郎與令長甘士价及丹
徒令徐桓丞孫應溪議並請鎮江守王事聖同知高
偉因告於備兵使李顧遜使邏卒收捕海汪汪元洪
等二十餘人繫獄法當死已咨南北諸郡邑索雪峰
黃恩等是歲萬曆壬午也而南司馬潘季馴臺御史
呂藿孫光祐御史林應訓曾士楚給諫萬象春李國
觀及守備中貴人張廷皆後先　上書事下大司馬
問狀而大司馬梁夢龍覆　奏大略恐有如巴蜀學
伯貫之變起於一朝卒至攻燬數城傷將何及請梟
斬汪元洪等以徇它一切脅從皆恩貸得毋死　上

幸從之當是時武當泰山五臺王屋烟火相望而萬
壽廣善二壇僧人說戒蠱愚民而歲至三四月時
少長相携潛赴白雲觀布施聽講傷敗風化尤甚盛
哉而臺諫皆欲嚴為禁令令毋以左道惑眾也

讚曰

以余而觀　國家令甲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
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然必精通經典給與度牒奉
有　勑旨始建庵院其志念抑何深遠也今天下佛
教日隆僧道倡狂以致首唐一比丘乃欲改元建符
軍號南北毋亦好佛者釁之使亂乎朝子曰入者主
之出者奴之且此屬即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可也

叛民帥嘉謨倪伍徐宗式朱袁戴卿列傳

帥嘉謨。歙人也。邑故有絲絹銀。而會郡縣。皆行條編法。歙至多五千六百有奇。於是帥嘉謨同婺人程文昌起。闕號泣。願畫便計。頃江子實等。再奏事。事皆下民部尚書。尚書殷正茂也。迺咨臺御史宋儀望。屬兵憲使馮叔吉。檄守蕭敏道。維周迺以三千三百行歙。以三千二百行休寧。祈門。黟。婺源。績溪。上幸從之。先是嘉謨北首燕路時。里中爲治一介行李。甚備。嘉謨卽以橐中裝。皆得冠帶而歸。里中既聞嘉謨至。皆以彩幣鼓吹郊迎於國門之外。而嘉謨亦自以

爲大有功桑梓。志氣揚揚。甚自得也。五縣之民聞而大怒。可知矣。徽俗負氣自高。爭於勝負。毋小不忍。輙成大獄。其至 搢摳破滅門戶。皆所弗顧。問五縣乃竝鼓譟以爲歙既以賦橫加我。而柰何復自誇詡爲乎。而是時徽州倅徐庭竹。行婺源事歸府。百姓皆鳴鼓張旗志。遮呼道左。願爲五縣計。五縣自誓寧死。必不以歙故遠加賦。既行至休寧。休寧擁衆數萬人。鼓譟亦如之。五縣由此與歙大相角持。道路喧嘩。流言洶洶。於是臺御史胡執禮。下司理舒邦儒。御史鄭國仕。下兵憲使及太守徐成位。趣令行縣。咸與解散。計欲

收捕嘉謨以謝五縣。及五縣渠魁。重爲不法者。戒臺御史迺以其事奏請。上有詔。詔爲如果不便。自合申訴所司。或抱木陳奏。何遽聚衆鼓譟。逼脅求申。下兩臺問狀。時丁丑秋也。其後給諫彭應時。石應岳。及御史唐裔。皆後先 上書劾奏。大略以爲戶公司農爲桑梓地避耳。激而爲變。於是鼓司農請告以謝人言。上弗從。始徐太守行休寧。休寧張旂幟。檄上大書以戶部操戶權。以歙人行歙事。大抵攻剽殺司農。是時太守卽一票一檄。必婺人驗而後發也。

倪伍。鎮江人也。先是 上從廷議。聽郡國皆鼓鑄萬

曆錢。又著爲令。令舊錢兼行。第私鑄及興販者。所在得請論如法。久之。江北私販者至。而漕丹亦還所帶太湖私錢甚廣。常持錢赴市曹。橫欲易餔資饒羣之類。市曹皆不從。故事。新錢八文與銀一分等。奸民利低錢二文折官錢一文。數多。便於揀和與販。於是倪伍迺與范梓。閔希德謀曰。私錢不行。柰何不爭爲地乎。是日卽聚黨千餘人。直走府庭中。而會太守鉄同知毛似蘇視事。疆欲以檄諭士民。令行低錢。是時郡倅楊棟行縣事。五等見棟至。卽強奪牌一面。欲府大書低錢皆以二文折一行。不然者。五等羣聚府庭中。

擾擾不解也府不得已竟如五等所訴第暫以二
文折一耳梓等殊不欲以暫行爲令乃將牌擦抹並
鼓噪出府門直走白馬略米戶馬受春取介米及什
物亡筴已鄧鑄介並與漕使者茹宗舜鹽使者李棟
所擊鼓口冊錢法不遵已走府欲改移校聯以便往
來因請介繫縣獄會門閉介竟遜逃走五等遂上府
樵樓鳴鐘鼓府乃率刀綑手守府庫即使使者越城
徵兵以自衛是夜五等解散已鐘鳴漏盡矣旦日日
出復聚五千餘人略商賈白晝大都之中刼焉麻子
而奪之米當是時米戶閉市道路阻絕城中饑無糧

府乃以五百金買米給僧人出市於是鹽使者漕使
者　奏記部使者田樂即檄府遂繫倪五范梓等令
以低錢送官改鑄趨開米市市漕始亡恙先是丹徒
獄獄囚鄭汝眞等越獄臺使者孫光祐及部使者施
劾　奏毛似蘇不法狀事下天官尚書王國光頃覆
奏　詔調毛似蘇簡僻罰楊棟俸凡三月時庚辰春
也其後給諫王蔚及御史楊際熙亦　上書大略以
爲私鑄私販之姦不獨鎭江而江闔尤盛欲重治范
梓等　上有詔獨責鹽使者及漕使者急以爲御史
以執法懲奸爲職若縱罪徇情緩急何賴皆令還道

候考察始淮揚米價騰踴私鑄不行郡中口語藉藉
皆有狀於是令以制錢十文當銀一分私錢則以二
十文也

徐宗式建德人也　國初置屯田欲犬牙相制而建
德於撫州則屯四百二十三頃八十一畝饒州則屯
二百五十二頃四十一畝先是撫州戍卒胡梅林侯
三秀王善之盛等法當屯建德軍一人田凡二十七畝
地凡三畝能開墾荒蕪者聽宗式由此與徐廷集徐
宗滨及諸生徐文津等阡陌相望蚕自梅林曾大王
父時與式等相得甚驩常佃軍屯縣官每徵輸悉屬

式等趕期會又之輸稅不供所以累戍卒者至備弘
治中遣科臣履畝盡以所稷田給軍亡何復爲林等
所稷而江西屯田頗命事劾　奏事下兩臺又未報
令　上壬午秋　詔郡國履畝於是江西僉事使郭
汝及徽寧備兵使程拱宸屬建德乃使池州同知趙
秉孜安慶同知夏子謙南康倅尹厚撫州倅蔡廷瑋
屯田仰指揮偕建德令郭壽度田地二萬七千四百
五十五畝式等隱匿凡四千三百八十餘畝地七百
二十餘畝蔡通判遂與仰指揮即以是日還省而會
戍辭李侯濟高九州並爭屯訟也竟屬侯濟也九州

不服於是以九州及侯廷茂郁鍧廖致會圍城既行至
橋口遇宗式門宗式與徐廷集恐九州逮繫鄰人盡
發隱匿事即聚衆壘仰指揮陸馬段打幾死迺奪九
州還縣賴臺隸解散是時縣使使者王雲從走至境
上左驗具之仰指揮以其事請於江西臺御史王宗
載御史陳世寶屬池州備兵使收捕宗式及徐廷集宗
溪宗溪宗炳等對簿公庭中辭服即移應天臺御史
孫光祐御史蔡夢說迺使使者履畝得隱匿凡五十
一頃七十九畝由此請論宗式等籍發爲奸迺塞民
知法是時備兵使程拱辰亦待罪行間而應天臺御

史及江西御史賈如式後先　上書以　聞事下大
司農覆　奏與兩臺同大略欲以建德權使者屬江
西查覈　上報可之　詔程拱辰補支纂所罰俸如
故也

朱漢卿鹽城人壬辰秋朝鮮發難直指使彭好古上
書請募兵近圻凡五千淮揚凡三千山東凡三千河
南凡三千大率一萬四千人備海島於是河漕右司
馬陳于陛及鹽使者王明發狠山副總兵張榜招致
郡國敢死士而鹽城法當足兵三百人縣令董繼祖
守備使王詔略於文移以爲欲選兵一千自邑中至

村落無不人人惶懼唯恐名挂入莫府也先是寧夏
之變浙臺御史常居敬選兵入援鬨閙傳以爲今淮
兵俱入寧夏甚洶洶也而不知備倭之檄布告郡縣
至大章明較著矣而漢卿等相與謀曰若不蚤自善
爲計則吾等數千人恐頸不足以當椎質也是日即
擁衆三千走縣庭中鼓噪明府幸以須臾之閒爲我
焚燒花名文冊不然吾等與死乃鋸之餘寧死杖下
可乎縣庭見漢卿等以死請曰縣爲若等除名籍若
等第安之毋擾是時縣庭中深以獄訟簿書爲期會
卿等復欲請徵輸事顧寬假其期會縣庭復如卿等

所請也卿等始解散於是大方伯張允濟以其事請
於御史高舉會滿歲欲報命於　上屬御史曹楷新
到官管事當渠魁朱漢卿罪它脅從皆罔治然後劾
奏董繼祖事下該部始淮揚募兵三千人識以遊擊
一人屯廟灣募者欲備倭彼迺以爲欲援寧夏也

贊曰

以賦役度田錢法募兵皆　西家大計迺起而與縣
官抗衡胡爲乎語曰毋爲福始毋爲禍先卹嘉謨以
福始致禍倪五徐宗式朱漢卿則亦以禍先受咎適
家之戒信非虛言也余獨怪汪四屯在建德往往有

以興省視之者。此殆非是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而況於軍政乎。犬牙相制。蓋所由來者漸矣。

叛兵陸文緒傳。胎子列傳

陸文緒龍江衛戍卒也。先是刷卷。遺有佐史軍識贖鍰。久之。佐史滿歲去。而軍識亦既它遷。贖鍰皆亡所存也。會縣官給軍餉。而旂手衛指揮使沙金乃請於尚書潘季馴。欲乘軍餉。因而處給。尚書以為不可。所以禁緝之者甚備。而指揮劉喬竟以軍餉。疆置橐中。三軍閧而鼓譟。乃以橐中金屬識字張史士予三軍。受士復欲毋石和減五分。於是戍卒陸文緒及周鄘。永住見等數百人。並匍匐悲號於尚書所。已走給諫李國觀。已走御史劉光颺。吾等小人。且莫披堅執銳。巡徼江上。所志徒以餔資之故。奈何予吾等金。而欲以抵佐史軍識贖鍰乎。御史乃逮捕受士。而是時指揮使府軍左則王時偉。府軍右則吳允祿。府軍後則王應祇。金吾右則王元坤。金吾前則劉光祿。金吾後則聾堯。羽林左則梅經。羽林右則梁文元。羽林前則陳平。虎賁左則崔立。天策則承應奎。神策則馮思孝。龍虎左則彭舉。驍騎右則張應宿。留守左則劉應科。鎮南則許明富。豹韜則劉朝。豹韜左則馬應辰。水軍右則毛邦憲。留守後則田寵。牧馬所則王言。即以受士所封金畫予緒等。而獨旂手衛遣文來。府軍會應麟

金吾錢世孝留守朱鶴鳴孝陵韓廣廣洋衛[illegible]水
軍左李漢瀋陽左張四維虎賁右劉錫留守右齊閣
韶留守前郭延禄龍江右祈堯臣龍驤李繼祖鷹揚
盧一官興武劉用江應朱立諸指揮尚猶豫未欲散
及科部檄再至亦以餉金予三軍皆一切無所遺三
軍始解散時壬午十一月也而尚書及給諫御史俱
後先劾 奏其事事下大司馬梁夢龍問狀迺當王
時偉等故違部禁而劉喬張受士乘機需索侵尅兵
餉欲書論如法因著爲令令以後餉券即於當罪者
所追鈞金封輸縣官 上可之於是寬假王時偉等
罪而以劉喬等下所司逮問也

傳胎子牧馬所戍卒也是時費斗給月用糧糧紅腐
不可食傳胎子等即攘衆擁臂而起曰予寧不厭糟
糠而柰何示人以不堪乎迺數百人請於御史黃仁
榮給諫吳之鵬尚書吳文華乃罰治前所使百戶屠
眞授前事委吏利在粟腐因緣爲姦於是巡倉御史
孫請倉所按驗凡紅腐甚者稍爲飾揚而地勢卑下
者加行鋪甓而年久鼠耗者多爲寬豁使費斗無所
容其銖兩之姦迺即編立什長禁喧譁敢議法及不
如法者皆連坐勿赦於是兵餉不治事在農部三軍
不肅責歸司馬著爲令是時巳丑春也 上從大司
馬王一鶚議有 詔詔所司嚴加約束不許疎縱自
是之後隊長既立其法森如也每一予餉皆互相約
束唯恐有如一人開隙輒不幸即染於事旋至王石
俱焚也

贊曰

秣陵之兵見告者數矣雖逆節未甚著然豈可使外
郡邑聞乎語曰冠雖敝不可加於足履雖新不可加
於首此言紀綱不可亂也今變者數起其原皆出於
偏裨侵軍餉遂至以履加首悲夫大司馬欲立隊長
嚴約束復商君連坐之法豈得巳哉

馬蹟洋爛洪口諸倭列傳

乙亥春大汛故事大汛檄海將軍提兵出海島備倭奴當是時朱儀望爲臺御史胡用賓爲御史廼使備兵使王叔杲糧儲使舒化海防同知使熊汝器及總戎黃應甲所以爲春汛計至備而會倭奴操三四十艇鼓行至馬蹟洋鹵漁人一百有五人我參將詹廷傑等提兵疾力戰斬首捕虜凡七十六級縱火焚燒倭舟凡一十六艘赴水溺死者亡筭奪獲被鹵凡一百有五人倭器凡四百一十有二艇兵亡凡三人官兵傷凡一百五十一人自是之後指揮使張肇應

簡敢死士復擊破倭舟凡四艘奪獲被鹵凡二十二人倭器凡一百六十有二艇兵傷二十七人把總李應麒斬首凡三級先是嘉靖中汪直爲鄉導導倭奴入犯大遭荼毒已遍天下財力殆大創艾之令不終朝破七八十之衆試奇捷也

爛洪口先是川沙把總秦弘敷聞有一倭舟舟中有倭五十三人皆執刀陸行海上居民亦皆犇走若狂於是提兵擊倭奴戰道逢一白衣人披髮執木棍立軍前令勿往今倭寇勢頗大徒往往無益也三軍由此有懼色逗遛不前廼割前一人畜稱耳以徇趙令進兵白衣人見割稱耳大自嬉笑弘敷以爲阻撓軍機廼下令斬之既行至爛洪口倭奴已遂逃口中空無人時庚辰四月之五日也居一二日總戎郭堅請於直指使田樂樂竊疑之下總戎問狀總戎卽使諜者楊貴馳川沙虞所謂倭舟蓋漁舟也漁舟從南洋失風飄流而來居民誤以爲倭至皆犇走當是時諜者李金莊應奎趙弘敷乘馬往行至東門逢川沙民胡四倉皇立馬前止勿往弘敷卽劍斬之殆所謂白衣人披髮執木棍者是也於是直指使劾　奏弘敷輕殺民命冤哉誣之也

讚曰

倭奴動稱造舟千百艘此皆虛語耳其爲費甚大不易造迺以閩人導之造重底遂易行異哉馬洋之捷犁沉倭舟凡一十六艘爛洪口凡一艘以余所聞倭舟大者可容二三百人中者一二百人小者四五十人或七八十人今之赴水而死者傷可勝筭乎要之江海之戰非其所長往往聯虛舟張務廉而以空發吾之先鋒蓋所從來久遠矣

朝鮮梁承貴列傳

梁承貴。朝鮮濟州島人也。先是州守遣承貴送戶曹。而會大風迅急。飄舟至川沙外洋。當是時。横海將軍提兵備春汛。戰陣之具。鉦鼓之聲。寔㵮如也。而參將黎弘數。忽見倭奴。挐舟而來。以爲何物倭奴。僄桀敢至是。卽三軍疾疾力挐承貴等。二十二人。於是蒐索舟中。舟中皮甲。皮袋。帽。草帽。髮綵帽。鎗頭。鐵鍬。鐵鑪。無不畢具。而其人皆與中國絕相類。獨衣帶蚕繭紙形。此爲朝鮮人明甚。總戎郭堅。乃請於臺御史孫光祐。及巡江林御史。屬松江理范守已。常州理韓孝善。雜問。卽使通事新五郎往譯。以字見承貴所賫牒文。果爲州守遣送戶曹。戶曹者。漢言司農也。戶曹必居王畿。而況濟州。居海島。轉舟可數日至北岸。與瓊崖等。其必非奸細。不問可知矣。於是議發置舜室。給以餔資。餼牽如過賓禮。汎畢。報督。然後遣之歸。以朝鮮奉我 朝正朔。獻見不乏絕故也。是歲萬曆庚辰也。臺御史孫光祐。上書以 請。辜可之。而所謂濟州二十一人。與俱者。承貴及玄奉仁。李根。彭薦溪。貞夫。自元。許永俊。金豆彥加。叱同。金自珍。尹彥長。命賢。奇。於邑。遲於叱同。任彥漢。遲把好。李必連。山億。邪石。金是也。

讚曰

以余而觀。龔大史使朝鮮錄。至謁 先師廟記。則未嘗不廢卷而嘆也。曰。嗟乎。仲尼以萬世爲土。豈欺我哉。自太平館北。過鍾樓。至王宮之東門。望見松柏蓊翳。樓臺隱隱。此非文廟耶。諸生執俎豆。以時習禮其下。殆與中華亡異。使者梁承貴。誠飄流而來。亡它腸。而我以過賓遇之。此殆是孔子曰。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殆謂此耶。

浙江

大營叛兵馬文英象山昌國營叛兵何中列傳

馬文英大營兵也先是倭寇發難衛軍不足賴乃幸用募兵策得五千人為東西二大營居會城遊擊二人掌之已議罷西大營遊擊屬都護已給諫葉時新上書請損餉故事二大營兵兵月食餉九錢請裁為六錢事下大司農延移臺御史吳善言御史師祥是日大會方伯以下議而兵巡使王許之深言戍卒皆嘗服因欲兼給以錢兩臺如其議覆奏　上可之時辛巳秋也明年春文英與楊廷用等鬨欲兼錢皆聚

起口語藉藉請於兵巡使及清軍使楊標吾等且莫提桴鼓立軍門不避石矢之謂何既抑損我月食餉而柰何復欲以錢兼行乎願為我畫便計標因麾之去道巳請於兩臺能不以一錢及若也英等皆曰幸甚是時二月已盡當春汛法營兵分為八總往嘉寧台溫於是海防使馮時雨趣諸軍日夜裝將行而會臺御史檄諸軍歸農大方伯遊季勳使下令欲兼錢如初諸軍皆曰若是吾屬尚可言乎乃並走部使者張文熙臚使者孫旬所已走王許之所欲執許之頗同寅救諸軍竟鼓噪而去而都護曾邦遊擊呂應暘告於臺御史臺御史問諸軍亦何言應暘對曰諸軍言言實餉不足非徒錢難用也是日卽以檄檄諸軍得增餉諸軍以曩常欲執兵巡使懷疑懼心曰彼豈能終欲忘宿怨恐置我等弗問乎我等與其嘿嘿死杖下孰與執一兵巡使死並死何不可者卽聚衆二千餘人椎牛以盟往索許之許之先巳聞其事遂匿矣乃持刀斧擊破軍門直走私署略其槖中裝因擁臺御史徒步至營中毆辱百端不可言是時部使者使張文熙師布政使遊季勳劉漢儒按察使郝杰都護吳憲往譬以損禍而鹽使者孫旬主事王謙亦皆

並趨臺御史所許增餉如初不得已已移許之所營事屬楊副使標治之諸軍始解散於是臺御史上書稱不職狀請　予告而部使者鹽使者及給諫王致祥李國觀吳之美御史郭惟賢後先劾奏其事事皆下大司馬吳兌問狀覆奏　詔免吳善言官而以張佳胤視事貶王許之秩三級罰曾邦呂應暘俸一載佳胤既乘傳到官察足文英廷用滑稽多智營中之事惟兩人所指麾延使遊擊徐景星召兩人於是兩人面縛詣軍門臺使者方在便坐進兩人庭中問狀兩人膝行而前稱死罪不容口臺使者曰吾寬假若

若得以功除罪可乎兩人叩頭願如令於是給兩人冠帶金錢令其爲先鋒蚤入諭兩人既上諭即匐匐趨出城告諸軍曰軍門願無殺汝意者等旦日不可不蚤自來也諸軍果從兩人言並入城臺御史併示以寛大甚至祭寒暑疾苦先是把總孫嵩莫如梗扞文岡卽下副觀察使徐汝賜罰治諸軍方李臺御史務在收恤絕無疑懼心　上嘗有詔言倡亂者誅亦不過數人乃徼以檄授指揮使李承勳逮捕馬文英楊廷用及東右營陳德勝東中營方子龍東前營李文高東後營張賢西右營陳文滿西前營吳章成西

後營盧州到官纍以民變立功者赦是日臺御史大會布政使舒應龍李汝觀察使徐元太副觀使徐汝賜顧養謙都護常鎔王接武勢問解服卽奉旂牌屬都護梟斬轅門諸軍復皆疑畏臺御史乃使遊擊徐景星麗湏告營中曰毋畏法如是而止諸軍皆北鄉叩頭謝　陛下不殺以爲威時三月初三也頃臺御史奏請事下大司馬梁夢龍議覆　詔稱張佳胤定禍勘亂茂著勞績轉御史右丞　賜徐汝賜顧養謙秩一級徐景星副總戎秩王湏道徐九章皆鎮撫秩麗湏金八兩李承勳江應龍皆紀錄金几五兩　上

廼令該科覈激禍醸患者而屬臺御史爲善後計其後給諫張門思劾奏與大司馬同　上免吳善言官爲民游季勳王許之閑住貶郝杰楊標秩一等左遷呂應暘罷斥魯邦陳文澄還衛　詔書曰近來文武官以苛暴刻削相尚其行類失人心比遇事變又皆束手無策倉皇首鼠斁法辱國殊可痛恨以故簿責始之者深也初部使者孫旬上善後十策於是臺御史復大會布政司劉漢儒觀察使郝杰參政使劉世賞王湘吳自新參議使唐本堯顧養謙副觀察使劉東星馮時兩陳洞楊標徐汝賜僉事使許一德李宗

魯議大畧以損餉汰兵馬不便計莫若復左遊擊及名色把總因請總戎居會城故事團操軍五百人皆土著而以把總一人掌之惟杭嚴兵巡使所調度已調西營兵備城池令報罷選杭州前右衛兵五百人偕團操兵大率一千人分爲二總屬都護巡徼於城上歲時擊刀斗以自衛凜凜如也

何中呂國營兵也故事呂國營在象山海隅其廪食該總請於備兵寧紹者移府庫金錢屬縣令偕把總頒之而會傳好禮爲御史脎伯諭爲臺御史廼與象山令約約月以二十五日爲期會丁亥冬邑令陳天

祥以宅故冬季不及予營中見爲米價騰踊皆口語藉藉柰何不蚤予而使吾等稱貸於人徒以乞子錢乎是時備兵使劉尚志微有聞即以檄譙讓令令乃以其金計人十爲一封大率二百三十有五封使委吏陳情送奉至把總劉光元登堂開封封皆少錢七八何中等益嘈嘈亾聊乃鼓噪而起曰何至是乃欲縛繫情光元示以軍法甚不可今情還何中耆而前曰釋之幸爲我致聲陳使君吾等必不欲損毫釐也情還具以實告令廼增金使佐史兵諫給諸軍諸軍始解散有頃備兵使逮捕何中等御鐺致臺御史繩

以軍法於是兩臺以其事劾 奏事下大冢宰楊巍議以爲陳天祥當免官 詔可之時戊子夏六月也

讚曰

傳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以化天下信哉是言也今兩浙七載之間見告者數矣以余所聞諸軍縛叛民丁仕卿功未賞而會城象山亦皆以損餉發難乎 上廼赫然怒激禍釀患者誠可謂至密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焉豈爲會城象山而言也

上虞叛民丁仕卿列傳

丁仕卿上虞人也少學書多通宇藝尤工珥筆閭里有獄訟之事必就問卿卿爲人有機謀膂力絕倫欲招致四方亾命而爲亂常託名塾師往杭杭人多以僮子從之游者久之浮沉閭閈因往來公庭間竊有司之權已廼交驩江上諸偷盜欲逞不軌殊不利於火甲遂與鄉人韓謹等議議欲變火甲法謹以爲可於是群輩請於部使者張文熙所屬同知杭州吳日強問狀而鄉大夫沈歷謂火甲不宜罷仕卿由此鞅鞅怨歷入骨髓廼相與謀曰盍乘是隙而起可乎是

是保甲最嚴徼道建更樓柝聯植鐵懸㦸夜半樓頭鼓發分更髦如也吳二守常從邏卒巡徼道上三更不至者罰金一兩二四更不至者罰金五錢城中多怨望皆欲附卿卿遂聚黨至千餘人毀其更樓及柝聯直走歷所縱火焚燒其屋居及而湖遊舡然後盡略橐中裝而賈人唐致思攜萬餘金居歷旁亦鹵略亾遺而仁和令陳良棟錢塘令孫玹並馳救破圍漏盡兩人微服衝圍始得出時壬午四月二十九日也會臺御史張佳胤 上有詔許以便宜不俟會推陞龢竟乘傳鎮浙既行至崇德倉卒聞之大驚即檄

縣道傳次以五月朔到官而部使者方收捕仕卿等
四人榜笞之二十枷楔以徇韓謹等擊牛酒益聚黨
二千餘人頓足而嘆曰卿旣被逮吾等若不蚤自善
爲地則當隨坐矣於是並鼓噪而走卿所毀碎其枷
而去輒紿謂謹曰禍日益迫不可須臾待也願勿去
是夜夜漏十三刻復聚黨鳴金鼓張旂志圍繞部使
者部使者開戶趣三司至曉譬者再三於是臺御史
躬馳部使者所卿等望見臺御史麾蓋將臨退而還
遶道左稱願罷火甲不容口臺御史許諾令日日具
以實告卿等叩頭詳爲解散實與江子諸大盜有微

謀特藉口於火甲以自便耳卿廼益挾城中戶男子
一人槍刀一副燈一盞分道而出乘風縱火火益熾
延燒鄉大夫少卿陳三謨御史柴祥孝廉莫脩賈人
江洪等四十餘家家產金錢諸什物略者亾筭而是
時富室欲自完者皆躬自治請卿蚤臨然以請而至
者得免不則受禍益慘馬通政陳御史家常築臺命
庖人擊鮮待卿卿至果登臺金銀列左右臺下鼓吹
樂作妻子膝行而前跪起請死罪卿喜下令令諸偷
毋擾有頃召謹等議議欲殺略城中幾盡然後劫府
庫釋獄囚出城先是卿有令城外治樓舡待諸偷竟

以故水濱舳艫相望其爲不軌類如此於是部使者
及布政使遊季勳劉漢儒叅政使劉世賞觀察使郝
杰副觀察使徐汝賜劉東星楊標都護魯邦議欲請
大兵往征之臺御史以爲不可前是東西營馬文英
等發難臺御史因使遊擊徐景星召東西二營營長
令捕斬仕卿等除罪由此營兵皆椎牛誓欲捕仕卿
初臺御史有檄諭仕卿勿亂仕卿竟毀棄其檄兩臺
廼旦莫坐堂皇趍杭州守劉伯縉及仁和錢塘令令
其部署戍卒當是時臨安海寧皆畏吳二守度田嚴
臨安業已大書檄變於門海寧則羣聚安國寺皆欲

僇辱之而富陽尤有窺左足而應仕卿者兩臺以故
示良民毋得脇從仕卿仕卿勢益衰落於是我兵擊
其惰氣殊疾力捕獲仕卿等生口一百五十八人奪
獲器皿服飾亾筭因以筏輿膠致諸生口軍門是日
臺御史大會部使者及三司梟斬韓謹等五十二人
杭州市會莫而以丁仕卿等一百六人繫獄旦日復
欲行刑又念殺僇過慘而止廼出仕卿等以軍法加
榜凡百餘卿嘆曰嗟乎吾以蚤發及此及此豈非天
哉於是卿等皆後先瘦死獄中獨涗孟學等一十一
人以悼不及刑得除罪臺御史奏於　上上幸下大司

馬梁蓌龍。既覆奏。上謂張佳胤。忠績卓異。朕心嘉
悅。賜大紅紵絲飛衣一襲。銀二十兩。表裏二之。張
文熙銀二十兩。表裏一之。劉伯縉等紀錄。吳日強罰
俸凡三月。其後臺御史劾日強竟免官爲民。是時鄰
國皆以嚴酷爲法。詔謂有司不體朝廷。保借小民
德意。往往務爲刻虐。傳名歛怨。欲兩臺申明訓飭意。
在寬和可知矣。久之。給諫張𦙶思劾奏總戎吳國而
吳之美謂兩浙接壤金陵。根本重地也。獨應武備單
弱。而御史陳功爲善後計。欲捕盜之中。寓安民之意。
催科之內。兼撫字之仁。于有年。以爲從亂者二千餘
人。今捕獲尚未及什一二。宜著爲令。令被脅之衆。咸
與維新。洗愆之家。不許妄訐。以安反側之心。事皆下
大司馬。而會部使者孫旬。亦上書陳善後諸計畫。語
在奏疏。於是大司馬議收人才。定疑貳。大司農議平
徭役。清追併復民兵。恤運軍。僉旂甲。皆如部使者所
請也。

讃曰

以余所聞兵民兩變。皆倉卒發難。其倒置不既甚乎
哉。是時治道尚嚴。而陳御史以爲有司奉行太過。裁
削太甚。豈不然歟。丁仕卿起自亾命。而響應者至二
千餘人。小民可謂厖辭。然皆旋自滅亾矣。非 陛下
聖神威武所變化。烏能然乎。

叛生張綺呂協祖列傳

張綺上虞人也已丑夏五月縣大札而加以枯旱民情洶洶諸生三老乃請縣令蔡汝逵禱祠山川能興雲雨者不驗而鄉大夫金柱張承賚諸生張綺薛于中等坐縣令禱祠不敬因告於部使者蔡系周言縣令常無故擅殺人有頃汝逵亦言承賚等常以私謁干縣縣不如所託趣反唇相稽柰何而欲以諸生奪縣官之權乎先是呂村觀音大士象顯汝逵躬迎大士至城隍廟居四五日復不雨柱等以為此明府不徒步而膜拜大不敬以故大士不以雨應也而諸生

金彥宣等遂聲欲彊奪其大士而去已封閉廟門輿縣令爭論不容口久之部使者案兩造屬郡太守閻狀汝逵迺乘小輿往謁太守而諸生張綺謝嗣祿金彥宣等偕蒼頭杜德一厲堯二等擁衆數十人毆逵傷其右手裂白袍賴蒼頭蔡勤蔡順救得解免然勤與順擢髮被毆者數矣於是汝逵以其事請於部使者何迺衆毆辱我於市至此極耶頃會稽總甲金棟邏卒陳元等亦以其事告郡太守與逵所稱同金柱乃謁備兵使劉尚志分巡使李國士曰上虞之變實柱為之而僉事張承賚春秋高列名姓居首及所奏諸生八十餘人皆不知故柱敢以身就獄毋柰及無辜也部使者乃屬紹寧台太守雜問久不報竟以其事　奏下御史大夫明年春部使者黃鍾覆驗逵所榜笞石輅上竟至死死在杖後復數日死於病它所刻臧私亦亡左驗而獨金柱有請謁副札尚在金柱故副觀察使也於是御史大夫以柱及諸生薛于中蔦煐法當革衣冠蔡汝逵貶秩二級　詔從之

呂協祖嘉興人也壬辰春嘉興秀水令缺而郡倅范鳴鳳行縣事徵輸甚急諸生呂協祖金九淵周學義張惟恂卜宗太等常欲裁關狹與民相假貸因請於

倅曰寬之毋甚苛猛也鳴不從已用佐史田見龍言譙讓協祖協祖遂攘臂而起窘辱鳴鳳頃與三學諸生約約至明倫堂於是奪卯簿唱名並拜謁　先師因去衣巾從此吾等其為亂民乎即歃血殿中乃奉牛耳而盟曰范鳴鳳殘民已甚吾等共斷而去之所不如約者有如此盟是時賀爌然徐名世項從先不欲與盟協祖多至陵轢之由此瞋目張膽設櫃斂費雖下貧亦必治金而學傅周廷才高座周允日夜禁諭諸生不可已因上飛文於學使者李向芳然兩邑公門久閉而鄞使文移往來郡縣皆緘封不敢發如

是者一旬。自此之後。協祖等益暴橫。匠忌通作捲堂文。刻木龜以號動邑中。邑中應而和者四百餘人。會嘉興倅方玘。視府事。欲繩以文法。匠從也。於是兵巡使劉孟雷理諭。始解散。久之。請於部使者李以唐。臺使者常居敬。乃上書欲以渠魁呂協祖等。一十餘人請論如法。調范鳴鳳簡僻。而給諫劉爲楫。亦上書大略憂紀綱之不振。語在奏疏。始學使者以檄諭諸生。諸生乃大言欲三從也。李御史從中論之曰。柰何以士人而制進退之權。以喜怒而司賞罰之柄。以一時之私忿。而壞百世之典章乎。

讚曰

以余所聞。苗給諫朝陽所條對禁諸生法至嚴。何上虞嘉興之變。輒起於肘腋也。傳曰。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張綺呂協祖等。豈皆喜犯不韙哉。要亦我有以激之。善哉乎臺御史常公。所謂起于因循。而壞于蒙蔽也。

楊文學列傳

楊文學。歙人也。少失父。孤。落魄而會蜀道李宏至學因從之遊。習黃白。襄陽王。常浮慕其術。招致府中。無所成。匠抵於揚州。久之。往來嘉興松江之間。專以鬻藥爲務。先是雲南人鄭喜。少從父鄭二十五至秣陵。因奄割。給事李侍中。匠何。李侍中不幸捐館舍。喜復留落至松江。寄食雲間葉小山。適文學見喜。因與之語。大悅。悔相見晚。喜乃詐稱石城王內侍。王幸遣我與鄭彩往松江倅周廸所。而學亦詐稱我故寧王苗裔也。生平無它長。獨精於黃白。橐中得不乏絕也。喜曰。小人願從王遊。惟王所左右。由此學稱寧府散誕

皇矣。而猶恐爲縣道所覺識。匠驗。於是察省祭稽春源。善剞劂。乃送奉錢二。因刊木關防曰。勅封寧府散誕皇。已刻雲龍花欄牌式。皆用紫粉刷印。因爲刷批書曰。寧府散誕皇。今差官舍張廷用。前往蘇杭等處收買段布。進府供用。如進關隘。即便驗放。學即以硃札標判。儼然若一王公云。是時休寧人朱岩龍。以轉輸

皇木乏資。因稱貸於邑中子陳東台。亦至小山所。與喜語之故。喜曰。我主親寧王後。女可治禮謁王。吾爲公從中遊說。則何難於千金哉。於是謁學。執禮

甚恭有頃。喜乃具以實告。學佯許諾金三千。是日即
立券。唉還府而後與也。然喜已先得金二十有三兩
矣而吉安人劉永期亦以藥賈至喜所。陳說亦如之。
期乃以爲果寧王後也。頗雅重學。已喜因言槖中金
將盡。令期治裝。同往杭州。至日。我主即以千錢報女。
女請勿疑。期曰此王也。誰謂難於金錢哉。自媿弗能
多予。予金一兩四錢。它僅遺枸杞子三十二斤。賈可
得金六兩六錢。并皆與喜。而王宜亦休寧人。與岩龍
同事。因從學行。行至塘棲。佯言病曰。姑假民室數日。
病愈往。而諸生沈定元。乃授之室。是時永期已託名

爲舍人矣。行閒逢李洪。洪乃與岩尤同閭閈。其言稱
貸事。洪因遣蒼頭楊阿六。嚴事王母。失王意。時壬午
上元也。是夜學偕喜等。微行觀燈。而市井人王山魏
東諷知寧王後。因使樂人李二。擊鮮治醇酒。請學等
爲布衣之飲。於是學等往飲。飲不至數卮。樂人擊鼓。
歌吹敖戲如生平。而會何鏜。蔣榮亦過李二。而學等
皆被酒大醉。坐上座。至貴倨。鏜惡學等不罷酒爲禮。
怒罵喜。乃抜劒起舞。因推席。覩永期。永期執榮毆傷。
幾至死。總甲朱文見學爲王子。恐事大。令榮與鏜。曰一
日持羊酒禮請罪。鏜果如文言。趨榮。榮貧甚。無能治

具。鏜迺治魚肉糖餅因盛。因文爲鄉介謁王。叩頭增
下曰。以卮酒積過失相爭。爭時急。實不知爲王。有死
罪。學曰。此往事。何足介意。鏜跪起。叩頭謝。度王無怒
意。即馳王山所。與文並索榮治禮貲。榮見鏜等逼迫
甚。束手無所告。夜半迺自縊而死。旦日榮父蔣富告
於張倅所。即使使者逮捕喜。喜竟詐稱中貴人。知初
於是屬鍾迺檢抜驗榮果輕重破傷。皆有狀。文學始
惶懼。恐事不可解。乃與喜及永期議。議與王山貲銀
五兩。既得金。即買冲天冠。及紅袍香帶。以學不時冠
帶衣履。而稱散誕皇。因偕喜走杭州。館於錢二所。乃

大書書札稱名。復詐多燮。多燮者。石城輔國將軍拱
概第九子也。於是屬喜永棋。岩龍上謁部使者裴文
熙。熙迺謂若王子。何得無故至會城耶。即使使者逐
送至境上。迺先令鄢源磨杜經歷。逮學於接待寺。詰
其槖中裝以察真僞。於是盡得裝所爲僞印。批文及
冠帶什物。皆僭竊不軌。亟馳報劉太守。太守以爲令
甲無散誕皇封號。而況寧王本逆藩。安得子姓再封
王爵。此必詐僞無疑。并皆捕繫公庭鞫問。辭服。太守
恐學以畏刑而服。是日即使使者問石城王。王曰。吾
宗九子多燮久物故。今已一十餘年。而況故事。宗室

不許私放債利。豈有滅絕枯瘠遊魂。放餓異郡之理。柰何文學誣死者以不法乎。於是大會觀察使以下雜問。逓以文學請比詐假官者律斬。而喜及末祺王山等輕重罰治有差。而臺御史常居敬。御史張文熙。以其事奏。 詔法司從重擬來。其後大司寇以爲宗落名派皆屬欽名。今文學乃敢冒稱情與詐傳詔旨者等。請梟斬以殉。 詔從之。獨鄭喜令。照例改擬。然後引弘治十五年。 詔曰今後敢有私自靜身者。本身并下手之人處斬。鄭喜於是乎就刑矣。四方郡國始知爨者道上散誕皇故文學中貴人。故鄭喜也。

讚曰

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豈不萬世治宗藩長策哉。夫以此爲訓。而諸侯王猶有馳馬出行郡國者。其弊乃至有如楊文學。抑何愚與。余獨謂劉末祺。王山等。不當信若是。豢之如王公。然皆愚人卒自愚也。悲夫。宸濠之變。與漢七國亾異。說者尚何冀於後。而云子姓乎

崇德强賊梁翰列傳

梁翰。崇德盜也。先是崇德丞王爵。帥縣使戶轉二千八百七十金。道仁和尾塞頭。會大盜梁翰。譚金林思成等。一十三人至晝奪而略之。於是爵頓足嘆曰。嗟乎。此 天子帑金。柰何中道而乞偷盜橐橐乎。縱上官幸而哀憐爵。不加斧鉞。爵何面貌居 陛下疆埸也。乃赴水而死。自此之後。縣道日夜提邏卒部索邑中。生得梁翰。譚金。林思成。吳應龍。王守義。李六。楊鳳七人。已復得陳元功。鄭華。楊四三人。是時。洪雨。鄭華爲保姦。并皆逮捕到官。加以桁楊。翰等叩頭服實。有

之。問其金。尚存二千五百有餘也。已餅欽雨及華。又得一百金。獨陳七。王立。趙龍兒。遂逃不及法。於是臺御史徐栻以書劾 奏指揮張誠千戶李栅事下大司馬譚綸。請貶張誠李珊秩一級。梟斬梁翰諸賊崇德市。

讚曰

賢者。誠重其死。爵殊愧奉使無狀。乃死也。嗟乎。山陰間盜賊公肎勢自有之。爵獨罹其鋒哉。孟子曰。可以可以無死。死傷勇。當盜賊擾攘時。尚負罪引咎。何夫日之難。猶思復鳴乎。

嘉善強賊列傳

嘉善強賊。其姓名不可聞。已庚寅冬。上海以京庫銀一千二百餘兩。使倉大使蘇剌轉運。既行至嘉善。會強賊數十人。從道左出不意。略八百四十餘金而去。是時同知曾維倫視府事。適好謁巡徼倅方玘曰。主臣吾等典司疆場之謂何。適辱帑金。一日淪於偷盜之手。於是各以俸資。及贖鍰如數封輸使者。是日即提邏卒。大索邑中。以爲得其主名。因席藁請罪於兵巡使方萬策。然後以其事報兩臺。柰何偷盜竟不可得也。久之。臺御史常居敬。及御史黃鍾韓介。聞之以

爲賊奪轉運金至八百。適不以告。豈以爲細故耶。於是謫以書 請。事下大司馬問狀。而大司馬石星以爲巡徼倅方玘。及縣尉黃茂懐法當首論。是時曾維倫新視事。臺御史。御史。請與兵巡使量加罰治。 上有詔。罰方萬策俸凡三月。曾惟倫待罪行間。必欲得主賊而後可也。

讚曰

以余所聞兩浙事。皆大異。使者轉金至嘉善。適疆奪其大半而去。毋亦以兵民交變之後。法令稍緩乎。不然。曾二守故優於吏治者。余嘗從吾邑中。見其以司理行縣事。每一閱操。戰陣之教。鉦鼓之敎。頗精明。余以爲異時誠可當一面。適何有強賊數十哉。

江西

花園洞陶紅李白列傳

花園逋走撫州道也行至西口利用度會舳艫鉄弗可度道上諸行人皆涉白田上雲山時有到花園者罕而希矣於是陶長壹洪尭玖李明壹白強𢱢偏起花園花園居進賢縣東旁近東鄉南旁近臨川岐徑若幾帶群山複障若城垣而四維之今其下林木益茂蔚徑路僅可通一實耳諸酋巢居中水寇則以鄱湖爲淵藪陸寇則以清泥爲羽翼隆慶初強𢱢等常私造鳴鏑流矢諸鬬器欲反聞樵師傳勝技至高逋

坐勝東鄉拜執弟子禮師事之既得其道𢱢等益集忌郎公行南昌進賢東鄉臨川諸縣得艾煥𢱢白朝拾等爲保姦逋畧王堯武王亨肆等家室殺邏卒鄧京胡長柒及比丘傳清等數人而去於是守巡使柴淶袁隨徐用檢徐時可馬時泰及偏將倪中化請於都御史徐栻而以裨將陳仁海爲將軍軍清泥胡裕爲將軍軍鄱湖弁爲備兵堅壁而守士卒又皆闒匿示之以寡無剿意第微告保姦故因懸重賞使保姦爲內應是時鄉人何乾貳願爲鄉導欲滅此四族而後朝食逋引令黎邦琰尉丁景芳提兵三百人雞鳴而駕出諸偷不意縱火焚林木會大風延燒至巢火光燭天諸偷倉卒起不備多自犇騰蹂踐死於是裨將楊秀樂生得佘國貳等三十餘人王汝蘭生得溱尭玖等十餘人陳耀生得白強𢱢等二十餘人胡清生得彭十三黃奇生得陶長壹等十餘人皆僨輿縢致軍門下南昌司理沈楠撫州司理佘懋學即訊而李鹿五等男婦八百三十餘人盡衿甲面縛請降於是編立保甲桴鼓不鳴是時隆慶壬申冬盡也大司馬譚綸按栻奏覆於　上詔梟斬白強𢱢等以徇其後御史燕儒臣勘功書既奏　賜徐栻金三十兩表

裏二之袁隨等二十金胡鳳等十金初清泥花園皆重鎮嘉靖末清泥置逋檢使一人栻乃請比清泥故事置逋檢司　詔可之賜名曰花園巡檢司司以左栻複令梓人置公館而於西口縣買舟爲渡於是花園之塗車擊轂人肩摩殷殷不絕也

讚曰

異哉花園諸寇也而以陶紅李白爲姓乎嘉隆之間虓爲慓悍而邦琰乃以一令公提桴鼓往不終朝縛矣何乾貳鄉人也亦能以其身試蠱爲梓里除殘蠹豈不壯乎哉

建昌諸盜列傳

建昌諸偷。其姓名不可聞已。乙亥冬。諸偷常從江上鼓行至建昌。見爲藩封重地。曰。有如一日得禽王。足吾事矣。會歲杪。藍門皆解嚴。諸偷微行走城中。直擒王所。果得王縛之。於是奪其印。盡取其財帛。復縱火焚殿宇而去。是時備兵使黃可大。及太守陳吾德。邑令鄭時章。帥邏卒日夜巡徼江上。詗索諸偷。自初捕適歷四月矣。賊不得。而分守使王乾章在南康。適亦簿責饒州判喜僉。守禦使孟應越。鄱陽尉徐鳳瑞急。又欲馳報臺御史。御史恐罷。以文法。皆大懼。以爲得偷盜諸酋。猶可蓋辭以對。不則備守之謂何。低徊者久之。始報。而教授張其山。先已移文諸矣。於是臺御史楊成。御史張簡。及巡江臺御史王象。給諫裴應章。後先皆劾奏可大等。及長史湯明善罪。事下戎部。而大司馬譚綸請復論之　上有詔。罰楊成張簡俸一年。左遷黃可大陳吾德邊雜職。貶王乾章鄭時章秩一級。下喜僉等御史逮問。是歲丙子也。明年春。御史張簡。輕重當喜僉等罪以請　上免喜僉等官爲民。孟應越等貶秩二級。先是簡奏長史罪　上謂長史何罪。原爲道府阻遏不令申報。　詔復長史職。而可大等。竟坐法免。

讚曰

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建昌豈非名郡與。盜入城縛王而奪之印。寥寥久不報。何哉。　陛下怒而藨讓之。誠無辭以對。以余所聞　建昌王賢王也。好學稱醇謹。毋亦慢藏誨盜。或時有耶。

流寇羅朝廣列傳

羅朝廣江以西流寇也丙子夏五月常帥其黨百餘人至寧州界所過必僇殺人以示威重於是分遣使王嶽獻自南昌馳寧州諭亭長堅壁固守勿令至界上界上兵衛甚嚴弗可入諸偷皆解散獨廣與徐武楊青山等三十人約曰吾與若等亟分為三不然就禽矣武走楚廣與青山等走桃林九嶺竹子嶺以何楚執武等七人繫嶄獄而青山等復以抵於萬載縣黎源天井窩頃廣復使彭生七微行詷寧州為把總戴素亮所生得言賊實又遠徙由此分巡復馳還南昌矣居月餘青山等遁自黃栢山入靖州雙坑明日桃源哨遷卒陳佼鏖山等戰殺使及詹作王乾王子先張忠明日復入噪坑下洞口殺我兵舒元陳有金陳祿復縱火焚陳宿六屋居明日復入金雞橋我義士吳鳳笙殺四人兵李與旺殺二人而賊亦殺傷大當明日復入黃嵐殺我兵四人剖取吳鳳翔心腑然不過數十人耳是時臺御史楊成已轉遷去矣而潘季馴行至廣信新視事會分守使盧仲佃從卽下令徵鄱陽守傳鄧子龍往擊之先是嶽獻移直指張簡稱盜賊寧藍以何寧靖又見告矣簡劾奏獻隱蔽大界謂獻不當居南昌故事南昌無兵備使前都御史以寧州介在武寧靖安之中叢巖叠障遁請分巡使兼兵備使秩居寧州以故論獻獨重而當南昌倅袁祖義寧州守陳以忠吏目柳益靖安令朱玉尉趙不昧罪與都御史所劾奏同事下戎部於是大司馬譚綸請輕重案嶽獻等罪　上有詔詔王嶽獻閑住袁祖柳益趙不昧竟坐法免戴素亮下御史逮問復申之以令令兵備使專居寧州寧州於是遁大將軍旂鼓兵士日擐甲介馬而馳也

讚曰

以余而觀羅朝廣稱為山豪猶不能克何足置齒牙間乎顧寧州在萬山中地接華林及楚服有如一日盜賊流劫山棲草藏必此間矣勿謂毋傷其禍將長嗚呼戒之哉語曰一人守險千人莫過此可為寧州道也

平安遠賊葉楷李圓郎列傳

葉楷者安遠人也弘治初曾大父四黃鄉以爲險延引至楷凡五世百有餘年矣生三子長盛乾次盛坤次盛和楷有族弟曰梘慓悍尤甚而所居黃鄉雙橋南橋八副腰古頂山勞田保皆在韻惠汀之中峻嶺崇巘盤牙數百里而廣其下有田一十八萬自上世以來弗輸賦縣官縣官莫能禽亾何楷常夌鑠諸偷諸偷心竊怨之謀欲屠滅楷迺相與謀曰與其爲葉氏所魚肉孰與爲　天子治甿得受一廛歲時奉賦役寧不踰快乎是日郎率父老子弟數百人踵縣庭

叩頭吾等小人願降請以其地爲縣楷聞大怒欲誅諸降民諸降民微以告劉載永有如將軍一日提兵至吾等從中起內應此滅葉氏一時也將軍果如降民請往正之郎下令曰非葉族者弗斬以故楷長幹皆散走應我兵楷度勢益孤弗敵激烈自縊死我師逮繫其家室因與諸降民犂其庭掃其閭郎於安遠馬蹄岡建縣而都御史江一麟具以其狀　請於是上賜縣名曰長寧是歲萬曆丙子也先是諸偷鍾廷隆鍾廷寵陳侃陳璉楊才亮等爲楷長幹主田租常專以爲已利一旦屬漢吏弗便常欲反顧未有幾耳

會嶺北守巡使張仕佩朱茹使贛州司理賴萬興及會昌簿黃玉湖定南尉張尚禮度楷田璵行至石溪保舘駱萬忠所而廷隆等迺聚黨數百人鳴鼓張旗志直走璵所執璵縛致巢傷手殺保民十餘人皂隸二人居四五日觧縛璵始還縣初玉湖至勞田保保中人具爲訟訟于湖以爲府先使散官尹明遂劉載永等訪楷故田宅柰何謾欲取吾等金錢吾等不與而載永遂指不與者田以爲葉田柰何幸爲我達大府毋令得敗吾等也是後璵久居保保中見載永計得售以爲始吾與永等約何如今滅楷而永等皆受

上賞獨吾衆以載永故柰何欲沒吾田產乎遂與廷寵等起然人人實危恐恐大兵旦夕至皆悔用廷隆等計殊自相怨尤鼠竄于旁近郡者十家而五矣於是我兵蹤捕急生得謝金周余金隱鄒賢四人梟斬長寧市而廷寵等一十二人復屬邏卒大索諸巢中而給諫裴應章迺上書劾奏璵大略謂璵偏聽載永當調而一麟亦不宜以一司理深人虎穴與御史張簡奏同簡尤請建守備一人或把總一人爲將官與新令勢或犄角得以展布事皆下戎部而大司馬譚綸以爲御史議是弘治中安遠弗率曾置守備一人

旋報罷。今請比。議使把總姓。而以贛營兵足民兵三
百人備長寧。 上從之。頃一麟請 予告弗從。是時
楷子盛乾盛坤盛和及葉𢎥猶存乎。廼以檻車傳致
民部。於是徙遷東寨。爲安樂自在州民。
李圓郎者。虔州僧也。少通符法。而其黨王子龍好黃
白。能化銅鐵爲金。兩人相爲引重。各以其能號召邑
中。邑中少年多有從之遊者矣。是時龍南歲凶。禾黍
不入。民易動搖。廼勃勃然心喜曰。此天贊余也。余是
與諸通寇約。約爲聲援。遂與邑中子劉太華。李任清
等日夜造符書。書成。廼復約諸酋。或寫岳爲號。或帶

壘爲宗。遂偕百餘人。走龍南東桃隘。因欲阻之以爲
險。擇日鳴鼓祭旂纛。曰。神其祐余。余殆將興乎。頃復
引其衆出關李道上。諸行人馬跳驅還走南雄。謀欲
略府庫。國門之外。桴鼓晝鳴。旁若無人乎。於是翁源
簿張霖。始與簿章坤從邏卒巡徼道上。不可遏。廼告
于南韶備兵使郭子直。即移南贛偏裨吳紳。楊繼祖。
潘仕烈。金章。是日提營兵。並雲翔而至。擊郎等。戰明
等亡它技。徒欲持符呪以爲神。符呪不神矣。是日子
龍。張念郎就縛。馘斬之。生獲酋長李圓郎等二十人。
諸倫。劉清湖等六十四人。而張懷。王五仔等五十四

人。自言吾兵卒。非盜。然無左驗。並繫獄。是歲己丑春
也。臺御史秦耀。會御史黃正色。請以李圓郎等十六
人梟斬龍南市。它皆輕重罰治。 上可之。於是 賜
秦耀爵一級。白金二十。表裏二之。是時臺御史粵以
東則劉繼文。江以西則莊國禎。 詔賜白金皆十五
兩。表裏一之。居一二年。辛卯冬。給諫王德完上書劾
奏王子龍功。先是惠州判蔣杞下行和平事。生得子
龍。并逮繫龍家室八人。有狀。然南贛已上功莫府。以
爲馘斬子龍於陣。蒙上賞矣。一旦聞和平生獲龍。急
廼移東粵。欲劇龍以滅口。會光啓守惠州。得主討者

徼指曰。始若等以僞子龍爲眞。今欲我以眞子龍爲
僞耶。今誠私滅子龍歟。 陛下不則得罪上官。然寧
負上官。終不忍欺 陛下。竟縣車而去。於是大司馬
王一鶚案德完奏以復事 下御史問狀。而東粵制
置使終坐李茂事免官。語在茂傳。

讚曰

余過虔南。觀大將軍壇場。建旂鼓。常凛凛以爲細柳。
豈近是與。數年之間。葉楷試之。王子龍再試之。豈誠
子龍一身皆膽哉。不然。何其敢于亂也。 陛下即位
以來。郡縣虔南者數矣。定南故蓮塘。長寧故馬蹄岡。

豈非渠率乎。易稱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不獨郎等惡。陛下威武神靈所變化。蓋亦神矣哉。

饑民胡佩三列傳

胡佩三。餘干人也。曾龍進。賢人也。戊子歲大饑。百姓食不厭糟糠。而方珠。江文化。獨以倉廩雄兩縣。於是曾龍帥其衆略文化。佩三亦帥其衆略方珠。兩家倉廩皆空。是時　上有詔。詔臺御史。御史逮捕渠魁。郎梟示正法。而令林道楠逮曾龍。告于都御史陳有年。請論如新法。兩縣由此皆股栗。自是之後。崇仁有黃京五之盜。臨川有鄒廷七之盜。樂安有龔一之盜。金谿有彭友十八之盜。略倉廩。猶胡佩三。而獨聚黨有衆寡異耳。京五至三百人。廷七至七十九人。彭友十

八至百餘人。亾何。守巡使李大吉。房寰逮捕諸酋。公庭中對簿。而陳偉左驗宗五等。黃浩悳左驗廷七等。朱萱莞左驗友十八等。皆有狀。於是瑯璫諸偷于國門外曰。敢爲亂民者。有如此刑。

讚曰

詔曰。朝廷恤窮民。不宥亂民。今數月之內。三郡之間。亂者數起。僄禁不當如是耶　天子致虛内帑以愛下。而下不能以法自愛。旋底滅亾。豈不悲哉。嗚呼。春秋稱豐年補敗。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凡爲國亦當如此。

湖廣

狄人劉應胡國瑞列傳

劉應胡國瑞皆伍開舍餘也先是苗夷僄悍衛中議各結狄以自備由此劉應胡國瑞皆爲狄頭矣父之狄黨日增敢於稱亂其議與家人丁自十歲以上皆報姓名入狄不則與狄衆共焚其室廬略其槖中裝而是時郡中畏狄人甚於苗卿大夫逼判潘應魁司理王哲諸生戚析等亦以名與狄知非狄不可也頃劉應周官欲略諸苗寨廼佯爲議鄉約聚黨五百餘人因與謀迯擒苗寨縱火焚屋居甚至執人而僇之

已復走渾溪縛土吏及諸生石守成欲以金錢論贖父之守備林維喬以 天子命移駐五開城應等以爲於狄弗便也卽九合狄衆鳴金鼓鼓噪欲喬出城郭佛山以居會指揮使劉璋有弟三人環瓌珠剌應應死環等詣府庭親吏先是當路諸公簿責璋急應有弟曰商心疑璋及維喬主之旦日日出擊鼓大會諸狄狄人並擁入喬公館殺戍卒陸繼尭李招保傷二十餘人奪文移及槖中裝已毀其公館改爲飛山廟於是喬避居民舍而百戶慾學仁竟自經死諸軍旦莫聚城中鼓噪意欲兩壘訶我撫我去匹何撫諭使王之垣使使者馳檄曉譬以 朝廷德威諸狄廼令監門開關趣喬出城而狄果解散也已檄縣道部索諸渠魁父不報是歲萬曆庚辰也明年夏右所軍餘與中所軍餘余亘葉鬬於是中所狄頭胡國瑞盧國卿周官劉商等擁衆與右所大戰衛城中殺軍餘彭玉彭大武二人而右所狄人亦略中所諸生楊春華等家財而去旦日復戰右所傷五人中所傷一人賴指揮鍾鳴晨解免於是靖州守李瀾執國瑞竊跡苗夷故約殺人者贖贖一人當罰金三百三十兩瑞卽贖一人如約封輸官以其金半給死者家室治

楊樹貴佗金予右所諸狄擊牛酒得僇和好已贖一人亦如之而所贖金盡以給中所楊春華以春華爲國瑞多鹵略也居匹幾何苗人尚萬殺軍餘楊本成而國瑞捕尚萬請比舊事索金三百三十兩已復使使者鄉鐺尚萬詣演武所是時國瑞冠金頂冠束帶擁大盖揚揚夾道而馳及至則坐堂上擊鼓左右譽呼梟斬尚萬首足異處由此國瑞益貴倨橫行郡城中旁若無人常椎牛合銅鼓新化諸狄人與鳴晨索月用粮鳴晨借屯粮子之不足使百戶趙良楚借州帑金必欲如其數而去不然者吾等皆激而爲變變

則樹旂志道以數十百人與通境上魚鹽是湖北分巡使馬鳴鑾辰沅備兵使張思忠請于撫諭使陳省御史朱璉疏上善後六策語在縣騎書不載事下吏兵二部同狀頃大冢宰王國光及大司馬梁夢龍一切如兩臺議以奏　上從之於是以僉書鄧子龍爲參將備伍開轉遷貴州倅龍宗武爲僉事備沅州而參將備伍開當者爲令毋更始黎平屬貴陽伍開屬楚以故衛所賢否不及郡守獨與它郡異而傳士弟子歲歲走貴陽六七百里請學使者試學使者亦弗常試也以故諸生多抒文罔而附款人者矣先是延

慶保安請生歲試赴宣大及三年射策則受事於順天兩臺乃請比令黎平諸生歲屬辰沅學使者而以三年赴貴陽亦如之諸生皆以爲便幸甚自是之後黎平亦屬辰沅兵使者而伍開亦聽賢否於黎平及辰州道倘倅移靖州皆是歲始也

讚曰

余案楚輿地旁近蜀與貴陽也則未嘗不以爲貴陽黎平宜屬楚楚平清偏鎮四衛及蜀播州八司烏蒙烏撒鎮雄東川四郡宜屬貴陽往往亦有請之者矣及察　高皇帝微意倘亦欲犬牙相制乎而況播州爲重慶藩籬而烏撒諸土吏又皆非實授者哉初不過土舍幸以漢官兼視之乃畢欲羈以考課此豈人情乎語曰利不百者不變法功不什者不易業而兩臺李公江涂公杰疏皆以爲宜從故約也艮然至若伍開款頭不至二十人恐慓驁不當如是耶

公屢劉堂艮草坪石纂祿列傳

劉堂艮岔屢諸寨苗也其不故辰沅所部旁近西粤
貴筑環四面五百餘里皆苗寨苗凡六千有奇寨凡
一百五十有奇先是岔屢諸寨阻山分行大將軍提
兵擊破之而是時撫諭從於楚則李江於貴筑則劉
庠而錢岔傘秀皆從先為御史於是大會庭中議下
招撫之令亾何皮夏諸寨劉堂艮等六千人皆矜甲
而稱請降願歸土六百里待附編氓後輸賦死生唯
將軍所命先是參政使項忠敎參議使龍宗武副觀
察使晉稷僉事使夏艮心所以撫之者甚備一意請

於兩臺兩臺皆以為可廼使指揮使一人屯天住所
專以撫苗為務毋寨立寨長一人或四三寨或八九
寨立團長一人歲秋九月封輸賦稅金入靖州庫偏
入天柱倉屬備兵使按驗而以三年毋過舉則用鼓
吹花幣賞勞如令 上幸從大司馬張學顏覆奏以
為議是賜李江金三十兩劉庠金二十兩表裏皆二
之項忠敎等金十五兩是歲萬曆甲申也使撫諭使
論功同知則李檥通判則張試知州則王新民吏目
則劉文渚知縣則胡天祿參將則鄧子龍守備則周
弘謨指揮則鄧禹千戶則陳文魁 曆齊百戶則郝

文渙 上於是賜張試等金皆人兩也
石纂祿草坪苗也已卯奪天星寨苗兵總蒲勝等仇
冲田已殺吳順和逐寨民三十餘家明年天星[illegible]吳
什傳天文亦糾特洞龍集寨胡才殺草坪苗龍顕等
而是時石纂祿石才看復殺龍集吳才和逐寨民六
十餘家奪其田土而龍集諸苗四與天星寨鬭又殺
吳看艮等六人已攻天星及陳團殺吳揹道吳思保
等十餘人兩家由此相仇殺亾已時而忍徼者百戶
周之屏乃告於黎靖參將黃斌即移撫諭使邵陛御
吏丑士价下分守使郭業備兵使夏德儀問狀屬邏

司方承峻諭草坪天星往逮不至復使吏目吳廷秀
往又弗至於是使百戶黃鍾音及文獻朝馳赐朝雍
問鍾音即請兵與俱行至草坪月團坡諸苗見漢兵
甚設并皆披甲兵貫弓矢鄉鍾音鍾音唯咄盡裂大
罵諸苗欲輸金五百贖吳思保死趨獻朝下坡以為
諸苗必不侮漢兵也我兵遂鳴銃犇騰皆大亂而諸
苗楊慶和石看清楊道纘等佯為敗北引兵至瀾泥
所而石曹金曹滿與楊慶和遂擁衆殺鍾音及兵王
明等三十六人於是守巡使急使辰州倅祝養蒙靖
州守鄭雲鍋永從令孫夢熊五開指揮戚元勳並驅

草坪。因下令有如誠獻渠魁得除罪。而石曹金曹滿等抗拒如故。而會分守使使者石惟忠。送奉火牌至圍屯止舍。而諸苗石慕寬。石金才等。亦皆披甲持兵。以爲曩時黃鍾音罰我金五百。方是時。我窘急。激而成亂。誠有之。廼以楊慶和。老蓋就吏。下靖州獄。已復使守備吳時喬。曉譬如初。而諸苗皆惴惴焉。恐大兵有如一日發。臨柰褻何。并皆轉運入山箐。負固不出。喬廼以檄趨諸寨。諸寨復膠致石看才。楊道總詣分守使郭棐所。旦日出慶和對簿庭中。皆叩頭服。實有之。居亾何。明經吳大榮。與地青特洞諸寨。惡草

坪辭且桀。已皆願捕斬渠魁。於是以羽檄徵西粵六甲苗兵三千人。期七月初九並擣陽朝。行未至草坪二里。我兵皆止壁傳餐。頃地青苗兵陳發楊信古賢眉壽等。攻草坪。先登却敵。生得田能老王等八人。斬老安等首六級。餘黨皆委心歸降。諸寨悉定。而兩臺即移書貴筑撫諭使許子良。御史趙士登。因上書諸襲鍾音子男。而以郭棐等紀錄。黃斌罰治。是歲萬曆己丑也。其後甲午撫諭使郭惟賢議。比嘉靖中辰沅諸苗屬求順保靖二宣慰。因禁官兵毋得私以錢贖所鹵人民。　上皆從之。恐諸苗以鹵人爲得策也。

讃曰

辰沅旁近廣與貴。歲歲苗夷爲患也。　明興建叅守及平清諸衛所。可謂至備。且以漢而視臧諸苗。猶九牛亾一毛耳。然而劉堂艮順命則生。石慕祿銜命則死。由此觀之。漢主有神。舞干羽于兩階。有苗來格。豈皆欺我哉。

牛角尖大盜列傳

牛角尖大盜其姓名靡得而考也癸酉夏鉅盜五十餘人捕伏牛角尖略江上諸行舟因縱火焚燒江干諸編氓乘秋水鼓行至白虎鎮道逢巡徼吏李德彭應宮挑戰斬首二十餘級諸偷皆遂逃南岸而邏卒樂章叔等追亡逐北會天反風逆我兵弗利諸偷皆窺隙麾我兵我兵樂章叔等不幸湛船赴水溺死者可五十餘人巡徼吏見為邏卒既敗北怒至睚眦盡裂於是躬帥黃頭郎追逐至武家穴疾力戰獲生口一人斬首一十餘級而下江防備兵使戢汝止諸上

其事當事者於是撫諭使趙賢直指使舒鰲皆輕重當汝止以下罪奏聞　上罰戢汝止　以彭應宮等下御史逮問江防事　詔嚴加申飭而大司馬譚綸以為汝止誠有罪顧蘄陽去牛角尖三百里而遠而軍書一至汝止即提兵捕斬得除罪請　予俸廩食縣官如故　上悉從隆慶末捕盜條格也故事郡縣盜至十八以上長吏及巡檄吏皆左遷一等至二十人倍之三十人免官而備兵使自五十七十以至百人以上者罰治亦如之而牛角尖盜至五十餘人當左遷然汝止後先所捕獲亦既已五十餘矣適足汝止俸一等　上又念皖城巡徼吏捕斬諸偷積功勞　詔紀錄擢用方是時三江口尚未建守備使乎先是邏司備兵於此得亡恙久之裁冗吏議罷今其下左通國風右通七磯三江合流直入樊口諸湖而盜賊馳突迅若風飈往往我兵追逐弗克及明年夏御史李栻上書　請以守備使一人備三江口以岐亭故有守備近建縣亦罷顧第復除耳於是清赤壁邏司兵可得一百有一人掣蘄陽戍清浪兵可得四百八十餘人已謂清浪故備桂陽也罷弗便請以武左蘄黃四衛屬守備唯所調度各戍軍二百人人月食糧

四斗五升魚鹽一錢春夏備江洋秋冬巡檄麻城黃陂黃安諸山寇與洞庭守備使皆互為響應　上從之時甲戌夏也是歲江以西撫諭使凌雲翼亦上書奏瑞昌大姓柯黃事柯黃之衆至三千餘人而其人大半受廛于興國為編氓置生産建室廬及千文用則輒言五　等旁郡人何至就有司對簿乎於是請立寄庄戶輸賦州庫而興國居瑞昌者亦如之　詔許之謂立里設戶於便催徵辦納良便報是

讃曰

山川沮澤荊楚之望也盜賊故與沸於其間而豈一

日之積乎。余觀上六。皆楚江防使。及洞庭守備使旂鼓相望。豈不率然而復起自牛角尖者。何哉。語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若等祇自送死吾手耳。自趙公議建三江。旣固壘而守。則赤壁諸邏卒。能之誠是二十年江干得亾恙。豈非趙公力。吾屬幼子童孫。且何以報公哉。

山賊劉汝國列傳

劉汝國別號少溪。蘄黃大盜也。戊子夏。大盜梅堂公行。蘄大同略蔡。汞李等。而汝國附堂而起。執邏使加以桁楊。官兵追捕。輒殺傷。縣於樹頭以示威重。會堂被逮。　上有詔梟蘄蘄陽市。而汝國與余孟新詹三漢、陶九兒、賈九兒、趙燦等。遂逃走太湖。幾就縛得脫。廼縛汝國、孟新妻檻車。廖致黃州繫獄。而是時春僧五人。善舞棍。劍客三人。善舞刀。聞國常爲郡縣教師武技絕倫。皆過宿松長溪山。從國遊。國自以爲能得人也。而郡縣又大旱。赤地千里。皆可資以爲亂。大喜。廼與諸倫約。自稱順天安民王。因鑄銅符。治旗志。大書剗富濟貧替天元帥。而汝國冠幞頭。衣紅袍。孟新冠唐巾。衣白袍。出入擁大蓋。策驄馬。道上鼓吹響呼而馳。甚自雄也。常往來二郎河、知玉樹、觀朱元三諸宅。積聚穀米頗多。國等詐爲借宿。旦日開囷廘。招致飢民。飢民寃左足而應者數十百人。國并皆執以從已。頃之。國等復帥其衆。走廖佳賢宅。因欲犯觀音巖小丫嶺。而界上兵威甚。都不可去。邏使李甫帥兵亡二百人。轉戰城隍灘。弗克。遂焚燒楓香驛。頃復燒停前驛。釋獄囚。執過使。略婦女居民。被火者亾慮數十家

指揮茆勳百戶鄭國重追逐得解是時國等氣稍
衰而鼓不起以軍中有女子故也於是備兵蘄黃者
副使陳朴移撫諭使邵陛御史柯挺政欲得應天操
江檄至而後請弓矢也居亾何給諫李廷謨乘傳過
停前歷楓香汝國方流刼湖口殺民兵一十七人還
略宿松汪孝廉余太學吳省祭太湖周苾趙民趙七
與劉寄妻及其媳而吉蓼麟鏖戰殺七人已略黃梅
汪兵馬等至城門儆戒道路不通謨乃先以書奏矣
而撫諭使急使副使李杜馳大同僉事陳吾德及陳
朴馳停前陛始具得其狀以　請與操江都御史王

用汲應天都御史周繼御史喬璧星所劾奏同先是
安慶守李守約太湖令王一鳴宿松令文立本以入
計行得不論治論治同知行府事魏樸如及太湖丞
解廷相巡徼汪渙宿松丞劉逢春巡徼秦尚質守備
萬鹿年獨重也　上有詔詔各巡撫督率所屬協力
勦捕不許推諉觀望而解廷相以下皆住俸待罪行
間於是大司馬咨江以西臺御史莊國禎等以羽檄
徵偏裨諸將軍詰信地時巳丑二月也而洞庭守備
孟儒偕閑住守備周弘謨以夙有風望提兵過黃梅
而備兵使趨縣令王文昌擊牛酒犒軍而是時道路

言汝國欲略縣庫邑中多有携家室竄從者矣儒等
旣行至宿松長冲庵道逢比丘數人眥目動言肆謨
疑卽誘我也卽帥兵啓行未至門庵內果火起焚
燒行李及糗糧謨見居民皆畏賊如虎弗畏將皆為
賊耳目廼請徼徼播花精兵姑案甲弗舉矣而會蘄
州倅陳策善射以為何物汝國敢慓桀如是耶廼帥
鄉民田金浦等往謨間卽使使者止策毋往策竟往
也於是孟儒自小丫馳長冲庵弘謨自二郎河馳吳
本仕家時國等亦自長溪移柴家山為險而策巳決
筴出不意乘隙從山後直擣其巢巢中賊固巳偵知

其事矣先伏竹麻尖遲我帥我帥居其下策與弘謨
皆置弓執矢射策中一人弘謨中十餘人國等殊以
死鬭而龍坪武家穴水兵周彭周機等不利山戰皆
徃後山奔馳自相蹂踐傾跌下山坑者不可勝數策
被二創死弘謨被二十餘創男諸生應聘被一創賴
千戶王有德百戶敖文煥武舉周恩洽武生翟加詔
復疾力戰國等始稍解散也先是指揮陳鉞千戶司
邦典一軍軍於文湖指揮朱寶千戶張一龍百戶戎
賓一軍軍於宿松而分巡使陳吾德乃為檄使比丘
二人招汝國降汝國亦報以檄弗降比丘固黨也德

即梟斬比丘黃梅市自是之後汝國亦稍嘗令公大
略欲靖黃州毋繫家室迺書稱爲急取小事大明臣
劉汝國申請宿松本位欲投靜而不得靜欲投安而
不得安今爲豪家作惡取財賞貧毋以小失大其爲
不恭類如此而是時汝國已遁入陳漢山居居民朱
淑宅虛倉粟以招致窮民於是宿松兵彭燗等挑戰
傷五人而陳鉞執弓矢邦典鳴銃砲如雷殺賊十四
人賊竟縛邦典傷左肱殺陳鉞及家丁陳三兵勇鄭
榜殺師何理畢欽等二十餘人殺復遁當國等乃乘
輿入宿松邑中適縣令亦自府至令入自北門國等

入自南門白晝大都之中嚴鼓吹樂作又若一令云
語在給諫孟養浩薦黃梅令來三聘桐城令章守誠
疏已國等復馳二郎河斬兵田玉經等追逐逮諸偷
陳尚貴等二十一人就吏而玉經亦被殺傷死於是
劉達春乘賊犇二郎河夜半微使人縱火燒吳本仕
及陳漢山稞粮因捕奸細高于洋等繫而諸偷則已
馳清灣河矣而臺御史周繼御史喬璧星陳邦科皆
復上書以　聞而是時給諫張希皐杜縻亦劾奏賊
久不烕　上有詔詔將令歸一一不許互分彼此違拘
誤事而陳朴借分巡使陳吉德屯黃梅分守使馬鳴

鑾屯廣濟徽寧備兵使屯太湖而揣兵及池陽營兵
休歙初黟教師打虎手桐城民兵安慶募兵皆四面
而至由此分爲六軍而吳兵由南陽霧少河江家嶺
木頭嶺而入楚兵及播兵由藕池長冲庵而入皆不
至柴家山十里止壁令武舉柳邦奇居中調度國等
度勢寡弗敵夜半皆焚巢而遁孟儒弘謀郎追亡逐
北生獲謝大青孫二老許浩王二漢王六見等二十
餘人諸偷復欲奔師工山志在窺蘇杭屠安慶拔黃
州奪其家室而去而是時德州大盜凌子登亦欲因
汝國並起爲州守任春元所遽於是指揮陳懋功百

戶黃希賢王夢勳趙宗普馳兵備南陽國等果衝鋒
而來懋功挑戰斬陳秀初等首一十二級生獲小張
二等一十二人殺傷亡算奪獲大將軍印一顆濟貧
招賢旂七面器械一百五十有奇馬羸十頭諸偷悉
走天鵞尖會莫休兵旦日諸路兵聞賊敗皆五合六
聚至而千戶張啓冑百戶蘇時霖生得王勝等八人
斬胡六等首四級馬四騎指揮潘欽百戶姜宗尚生
得王六等十七人斬獲王長二等首三級指揮楊文
明生得李朝陽等六人趙應奎郎子機生得胡子四
等十一人斬張祖等首二級武舉黃官聲生得萬棋

等十人僕望倉大使湯應龍生得陳廷禹一人潛山
司訓駱廷偉生得王文等二人斬二漢首一級劉逢
春生獲賈憲七人斬劉九兒首一級解廷相師汪澳
生獲余孟新及吳杲等四十八人斬鄉六首一級復
分曹追逐至金堂寺生得劉汝國然吳淞兵多有力
也頃撫諭使周繼邵陛及御史喬壁星下太平同知
楊際明訪誅納皆如狀廼以捷奏事下大司馬王一
鶚覆議　上於是賜周繼邵陛王用汲金二十兩表
裏皆二之而郡邑長吏及逖徼吏皆賜俸黨食縣官
如故劉汝國余夢新等梟斬安慶市其後喬壁星陳

邦科奏直隸諸功罪御史苷士倫奏楚諸功罪　上
於吳則賜袁國臣金十五兩陳懋功等金十兩潘欽
等張應奎等金八兩駱廷偉等魏模如等金五兩王
一鳴等罰俸凡三月於楚則賜陳吾德金十兩孟儒
等金八兩王有德等金五兩巳念陳鉞及陳策以王
事死於兵賊馘秩一級而策以州倅得轉遷乃復欲
捐生以殺賊此皆非人情廼以子一人入監視太學
始湯太學張文子禮等皆大姓各舉義兵以自衛撫諭
使常欲招致麾下於是黃梅曾思學李家丁數十人
深入賊巢攻巢先登陷陣敵皆其所弗避也

讚曰
兵法百里而爭利者則禽三將軍今孟儒至自小丫
嶺弘誠至自二郎河皆去柴家山各七八十里卒禽
陳策偽弘誠長然余居里閈習聞汝國孟新故起自
匠人門子甚微耿廼致興大兵動大衆異哉語曰一
人守險千人莫過以柴家山而視長溪陳灌豈不尤
險要之往來停蓟驛可守矣宜其增兵而建堡也

山賊周志棋列傳

周志棋邵陽人也巳丑歲大祲穀貴民流不厭糟糠
而黃仁倫獨豐於財周鹿充及其志棋廖伏童乃與廖
顯坎嘆曰吾等欲稱偫於彼然終不可得果爾遂至
饑餓死耶於是禍起一呼應者數十人夜半直走仁
倫所殺陳祖儉及其子以示威武已開倉廩攘奪其
粟會邏卒擁衆來救即逮捕志棋伏童及脇從周志
道李宗元廖顯坎廖顯武張太一周才栢到縣庭對
簿傷人及盜皆有左驗縣令請於臺御史部歷題當
渠魁周志棋廖伏童罪至斬而周志道等以搶奪加

竊盜罪而等闔徒笞九十於右臂膊刺搶奪二字發
郵亭二年半先是　上有詔亂民在所不宥而大司
馬王一鶚竟以令甲強盜已行得財不分首從皆斬
當廖顯坎等六人梟斬如法　上從之以是時搶奪
之風熾也

讚曰

余嘗南遊洞庭泛三湘見其下沃壤穀賤則未嘗不
仰天而嘆曰嗟乎賈生稱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豈
不信然哉邵陽易得稻皆可倣社倉法假令行社倉
法則何有周志棋乎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
所茇邵陽是也今甘棠在國門外枝葉猶茂盛父老
傳以為吉甘棠也

叛兵王禮董承恩張鎮兒張勝豪列傳

王禮董承恩張鎮兒皆鄖陽戍卒也鄖陽故建行都司頃報罷建參將一人堪輿家傳以為縣學金星居兌旗鼓列前可居參將而行都司高廠可建學丁亥冬鄖陽兩學諸生胡東昭徐登高宋申東廖光宙等乘參將米萬春未到官請於撫諭使李材欲改行都司為兩學學宮而以縣學為參將府兩便撫諭使弗從而會分守荊南使丁惟寧與鄖陽守沈鈇亦以文移請從堪輿議也臺御史始可之頃東昭等亟為改圖而諸軍皆鼓噪起何至毀我府所拮据而獨彼乎

於是毀都門已馳詬生首事者屋居悉毀之城中罷市者三日撫諭使趣以書奏　上有詔謂府官暨信生員妄動生事上司官失於鈐制下戎部及給諫雜問後罰材俸半載惟寧俸一載鈇等屬御史柯挺逮問方是時兩浙及神木諸叛軍皆相扇而起而御史郭萬里彭而珩及給諫楊其休陳璧彭國光顧九思朱之鵬皆後先上書大意謂罰治太輕先是御史李飛龍劾秦鄖陽參將開關皆鼓吹與軍門埒而軍門海一章奏　上必閱而後發唯恐諸及諸軍後撫諭使裴應章奏曰何至是始臣以謁　陵行至均州適

接驛騎書科臣舒弘緒追論米萬春及梅林事而道路遂以為　上有詔逮捕四十餘人且言梅林慓悍必不可遠也及到郡先使一使者縛林林即就繫矣誰謂林難逮也於是　詔書切責奸徒輒造訛言搖動軍情屬兩臺訪逮事皆下戎部時丁亥十月也自是之後惟寧從襄陽旋至遠池去鄖可六十里先是詔書未下鄖之戍卒固一千五百餘人皆徙其家室以為有如一旦加兵討且先發而會寧至下令購獻渠魁不然即加以兵軍中聞而思反可知矣旦日諸軍果群赴惟寧所請價以觀寧微旨寧怒譴之去已

諸軍度惟寧意終不善也以為莫若吾等先舉旦日請價如初寧乃榜掠之諸軍並攘臂而起惟寧即退堂獨與一門子循墻而走傾跌幾受傷已操一小艇馳數十里始至所舘也而當是時變起堂皇倉卒易為亂賴左右守簿書幸亡恙亡何撫諭使急使使者曉譬以禍福群散已復令捕斬渠魁得除罪於是諸軍生縛王禮董承恩張鎮兒來獻材乃具既以　聞既惟寧秩三級而大司馬嚴清議覆以奏大略謂鄖陽之役乃至罰撫臣及守備左遷兵備使逮大守法至嚴也而諸軍之驕橫何誠無一法相加乎而況比

年以來。陜西靈州之變，捕斬楊文遇等三十一人。浙江兵民之變，捕斬丁仕卿、馬文英等一百六十餘人。廣東東山之變，捕斬諸渠等一百九十餘人。廣西平樂之變，捕斬張鳳等二百三十餘人。梧州之變，捕斬梁一貫等五人。四川建武之變，捕斬李德等十人。今毆兵憲者，王禮也，請致於法。　上有詔梟斬王禮、董承恩、張鎖兒以徇軍中。先是　詔捕梅林，訛言欲屠鄖縣。於是城中之人，皆若狂，盡犇走，幾無人。明年春，裴應章復上書以聞　上令梟斬梅林，它一切勿治。林亦瘐死獄中。梅林故臺御史書佐也，舞文弄欲法

專佐三軍有變，而欲因以爲利。始諸軍發難時，並鼓噪軍門，縣諸生於高竿之上，令其呼都御史名曰材數而辱之，不則弩俱發。已欲召臺御史蕭和材，乃不得已，彊從門闌相恭諸軍，以爲非貞材也，稍以面覩相示，始解。語在舒弘緒疏。然此皆林之主謀也。居亾何，御史楊耜程案米萬春罪。　上曰：罷不必又有搜求，歸罪將領。應章亦請以萬春視事如故，意在欲安軍心故也。初撫諭使張國彥請標下中軍官兵，　上未從。以故鄖陽兵殊寡，蓋三軍並鼓噪，材具言吾無一兵一卒之可依也

張勝豪。辰州軍舍也。庚寅中。常冐遣卒豪四名字。冥食辰沅之間有年。頃沅州復當于工食，辰州子口糧。而會臺御史責筦林喬相、楚郭惟賢、御史徐兆魁念辰沅諸軍，提桴鼓，亘莫立軍門，甚勞苦，工食給二萬二千七百五十有奇，口根給一萬九千八百有奇，米六千六百余石以上，然皆起自二十年也。前是戊子以來，水旱相彝，歲比逋負，而參將奇德、守備彭淇漸廼文移願從諸軍議給餉，得由遠及近，故將近年額徵錢米，議數支領，直抵郡邑，屢故所逋負也。於是勝豪卽與米如學及乾州哨兵潘仕遵議，而以爲我輩

繇工食，殊無錢用也，計莫若聚衆以圖之。然非吾二人爲長莫可者。而是時備兵使孫守業新到官，曾事而分守使陳性學乃以口根金使淑浦丞唐以謫給諸軍。勝豪乃告如學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遂欲盡得餉金哉。是夜夜半，豪等自乾州哨各執鬭器擊破隘口，約諸軍與俱，並馳灣溪強虎哨。彊虎哨閉關強豪等，勿出。豪等復擊隘門，毀其屋居，直走筸坪，拔城而入。而守備使袁時太引兵捕伏岩山，執如學。勝豪大言曰：若不釋如學，吾斷若頭矣。廼解縛，卽馳洞口。已馳淸溪哨，毀指揮使公署，已馳五寨哨，而勝豪之

衆固已三百餘矣皆由間道馳黃公坤因至石羊哨役毀何指揮公署馳水西營而麻陽令羅俊民先已使邏使朱廷臣奉檄招撫矣廷臣既由石門至石羊哨告豪等豪等不從竟馳水塘凹巳縣復置白鮮紅旗各二面大書撫諭使使者張汝烈送奉紅旂懸桅杆示豪等令豪等止舍河上朕縣令至而後使豪等得入城也是時城門儆戒獨開東門豪等乃毀折旂杆殺監門張大達遂入城奪居民王安劉天元等數十家酒米及羊豕圂疏食之俊民恐生它變廼令城中居民每家暫留四三人或五六人寄宿巳擊牛酒

犒豪等因給米五石金二十兩令鮮散豪等殊不滿意以爲曩者鉠我輩餉凡十五月必如數而後可也於是俊民請於守廵使因告二臺廼使指揮使汪如淵送奉旂牌掃灑河上鳴金鼓設案焚香召豪等跪起聽宣　朝廷威德豪等叩頭我知有死罪凛凛殊不足以辱明府斧鉞也俊民見豪等既知悔罪以爲所志不過在餉金然此自當予者匹它腸廼請沅州庫凡四千六百二十有七金屬經歷季聰芳給軍此廼曩者豪等所不避刀鋸以請也今得饜飽其欲而去豈不踰快耶面是時二臺欲得渠魁甚亟乎俊民

以爲豪等既幸得除罪又予金自以爲得志歸必不意我邏卒從中起廼先期使使者黎得勝等捕伏栗出四頃豪等果揚揚仗馬箠來遂入監欲瓜分其金而得勝等直乃鄧鏞勝豪仕遵二人從與廖致指揮王尚仁所請於二臺事下備兵使以軍法榜掠百餘割左耳以徇三軍而米如學先從監中得越墻鳥徙去後邏卒滕啓賢生獲如學來獻及行刑亦如之於是二臺見勝豪如學故千戶錢可大所部仕遵故指揮蔡正國所部皆輕重當罪以　請是時乙未夏也初辰沅以脫巾見告者數矣而兩臺以爲計莫先於

足餉餉出辰常者什之四出長寶衡示荊岳者什之六於是月有催季有比歲杪有查叅之法可謂至備曩者豪等所謂鉠餉十五月皆郡邑舊逋也

讚曰

韓子稱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信哉是言也郎陽之變辰州之變皆疆吏所叅養者何至以一糗糇之故遂反唇而相稽哉悲夫一脛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假令賈生而在何勝哭焉孔子曰足食足兵楚事非不足餉明矣蓋番鎮之遺禍也

福建

平莆田游天王柯守岳列傳

柯守岳莆田山寇也邑故有廣業里可一百二十里而遥其上重崗疊阜深峽紆迴號為盜藪守岳乃結寨於其中開山而耕里中皆以為治浘而無有窺伺者矣嘗是時日者顏玉湖善言五星及卜筮虛高人爵位以誘人往視守岳陰許之先是雷伍何南山許一溪等與岳有密謀聞玉湖言勃勃然心動自言游天王授余兵書實𡠀甚神密由此暴子弟多有從岳遊者矣是時里中丘汝夫父有異志亦歸岳期欲舉

事迺相與謀曰今歲饑民流城中斗米金錢以上欲舉在此時時乎不再來岳曰必山石生花而後可居亾何岳詳使人言永春南安石生花岳迺與汝夫突曰時可舉矣即約范龍蒼溫古塘等為一黨椎牛以盟項以赫蹏為簿記諸盟者名姓岳獨不書名姓惟掌諸名姓簿籍號召諸酋是日即鳴金鼓張旂大書游天王立雷伍為隊長許一溪為中將軍范龍蒼為東方將吳湖山張西溪為旗首許石溪曾湖江為甲長劉榮陳六等為兵勇皆服五色衣召玉湖居其中演禽視吉凶於是塞井夷竈與雷伍等行行未至蒲長略顏京環家產及羊豕牖從者先是漳州人鄭志弘與汝夫約項食盟汝夫迺索弘殺之取其血釁旗鼓遂入永福所過必縱火焚屋廬屋廬皆為炭燼矣而分守使馮孜請于臺御史周寀因使指揮使楊昌言招徠岳降岳詳為歸降旦日復鹵陳四李德厚等而去迺使吳桐至蒲長詷事事覺百戶王元暘執之而岳已過五都至石壁矣我兵行擒斬楊玉泉首一級生得顏玉湖一人而岳亦殺鄉兵一人鹵丘子清一人斬鹵相當項還走斗湖止劉茂所遮略其橐中裝走大洋樟樹壟而去於是把總王子龍提兵至斗

湖岳等又復遠遯矣龍追逐抵烏石吳泰岳戰大破之斬王子龍溫古塘羅梅林首三級生得許一溪曾湖山等十餘人奪獲弓矢旂幟諸什物亾筭而岳與雷伍等皆亾抵深谷中是時把總胡全度岳必從間道走迺以軍軍廣業白沙間度捉賊間道亾何雷伍范龍蒼等果至於是全兵捕伏從間道起倉卒得雷五等二十餘人復蹤捕獲陳禄許石溪何南山二十餘人岳猶得遁閩安鎮項柯守和其以實告邏卒跡且至閩安乃捕岳籠與膠致軍門下守廵使大會庭中輕重當岳等罪以　聞事下大司馬問狀是歲己

丑夏也其後大司馬王一鶚請以柯守岳等四人梟斬莆田市坐范龍　等一十七人罪至死弗赦始吳桐妻朱氏與陳見泉通見泉因强執桐往桐非其所願也大司馬以桐等十九人與俱有可矜乃請比陳受恩例得減死陳受恩卒剛賊也都御史秦耀以賊從故請適邊　上可之

讚曰

以余所聞莆田與永興接壤號爲盜藪循以洗命法行之可乎不可乎守岳以一匹命群聚不逞之徒相扇而起莆田幾動搖然　陛下有靈旋起旋滅匹岳亦何爲哉悲夫抔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

鎮海龍王宮諸倭列傳

萬曆十一年閏二月春汛有倭操舟十餘艘從西南來居二三日有倭操舟二艘從東北來命榜人鼓汛而內走走鎮海洋甚急橫海將軍以兵麾諸倭諸倭望見海上舳艫如雲旌旗耀日皆大懼懼誅反風走外洋復鼓行而去也是年春汛得匹恙幸甚於是都御史趙可懷具以實報　上先是懷到官營事會壬午冬汛南畢倭爲閩書大討莫先于海防廼躬自詣諸寨厥舳艫簡士卒以故諸倭獨畏漢不敢入閩界父老傳以爲戰陣之具鉦鼓之教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明年三月復春汛有倭至自東庠黃崎牛山外洋及龍王宮洋把總黃道常從樓船卒乘風要而擊之生得倭酋姚沙機一人脇從漢人一人斬首十三級奪獲被虜漢人一十六人故事倭不至百餘人舟不至一二艘而酋長僕爲舟主者能捕斬一人予十五金倭從一人予十金漢脇從賊一人予五金皆不得敘爵賞是時黃道部兵在海上法不當自報會斬廼竟自報也於是御史楊四知具以請　上事下大司馬張佳胤匹何官舍魏應坤鄭春白敦責具言生得倭

酋長一人願爵賞戍卒蔡時宜生得倭從賊一人願
諭願皆於令甲不便令甲戍卒必捕斬二人得除罪
於是坤等不當叙爵賞賞金坤等十五兩宜十兩
詔可之

讃曰

余考九邊自遼至關中八千餘里而海亦自東粤至
遼八千五百餘里殆異哉閩以屯患患苦海三四月
東南風汛諸倭往往自粤趨閩而入於海所從來久
遠項頗以善豈有道則先服倭亦然耶

巢賊賴元爵藍一清諸酋列傳

螺蜞酋長以什數賴元爵最大馬公酋長以什數藍一清最大洋烏酋長以什數刁世興最大大坪酋長以什數陳世通最大據桑酋長以什數鄒嘉儒最大此皆有許朝綱溫希政鄧坤五鄧坤七宋徵曾永興盧伯能宋貴仁葉惟茂廖清葉景祥賴文清賴元禎戴之槐李志東丘青山爲之羽翼也而又有高潭高潭酋長以什數馬祖昌最大赤花酋長以什數馬祖盛最大藍溪酋長以什數黃民泰最大鯿溪酋長以

什數黃貴最大東坑酋長以什數李仲山最大高砂酋長以什數廖和尚最大石坑酋長以什數陳旗最大九丫酋長以什數曾廷鳳最大黃捕酋長以什數曹志良最大烏石酋長以什數楊崖最大爛田酋長以什數曾文端最大葫蘆酋長以什數曾萬璋最大捕尾酋長以什數黃明時最大八萬酋長以什數謝福最大陂烏酋長以什數曹勝最大麻竹酋長以什數王乘江最大碗窯酋長以什數葉景清最大油步酋長以什數丘萬頃最大半埔酋長以什數鄒愛清最大銅坑酋長以什數曾仕龍最大洋口酋長以什數蕭宗最大石門酋長以什數廖一麟最大溪沙酋長以什數詹石懷最大而以童阿禿爲南哨倪敬夫爲海哨佘松峰爲中哨至和平烏虎鎮則又有徐仁器酋諸哆酋徐謹酋黃承沐酋皆賴元爵藍一清等所分據此皆惠潮阻山橫行者也前是嘉靖中酋長伍端溫七黃世嵩蘇繼相等後先犯惠潮　上使大將軍數興兵擊破之其後　上即位念惠潮父勞苦軍旅有　詔蠲今年租稅予貧民匹何和平人何友谥長樂人顏天遇海豐人葉宗德歸善人姚鐵皆後先伏　闕奏賴元爵諸酋罪於是下本兵譚綸問狀

幸　賜制置使殷正茂往正之制置使既乘傳到官惠潮諸生三老盡負弩矢蛇行出國門數十里遠者數百里皆匍伏道左並蹶起悲號動天地制置使下車進諸生三老前問狀諸生三老皆嗚咽失聲不能對廼以所繪圖陳前圖賴元爵藍一清延袤八百餘里盤牙四十八巢一切皆流血丹地二酋提劍擁鼓晝夜騎馬好出劫所過道上行人皆數躬巾體有焚發死者有溺水死者有隕絕崖谷間而死者戰戰慄慄唯恐逢二酋二酋至或剺面甃臘甚者殺至舉宗白骨塞道鬼神皆爲夜哭而二酋志氣揚揚討孕婦

以視胎粥嬰兒以飼馬煮兒必使母燃火殺父必使
子旁觀剖囊戶而貫胸斷手足以爲蹴二酋皆以爲
笑樂大自愉快也制置使覽觀繪圖悽然傷懷者良
久於是竊跡前事請歎自隆慶初至辛酉末團寨凡
二百餘所殺虜凡千萬餘人而其最者二年入長埔
圍殺盧伯茂等二百五十人虜三百餘人又入康公
圍殺陳吉卿等二百餘人虜二百餘人入大魚池圍
殺吳元卿等三百餘人虜二百餘人其三年春入馬
屎岡圍殺翁廷瑚等二百餘人虜一百八十餘人其
四年夏入塩路際圍殺黃本光等二百餘人虜三百

餘人其十一月入牛橋圍殺袁理等二百餘人虜諸
生劉澤輝及男婦三百餘人其十二月入栢田村殺
陳子富等三百餘人虜五百餘人其五年春二月入
鵝埠嶺殺劉五等二百餘人虜三百餘人其八月入
大埔屯殺董思明等三百餘人虜三百餘人其四月
入小瀝圍殺五百餘人把總徐天麟斬葉亞三等首
九十六級其六月入孔子門遂至三坑撫民葉景清
行捕斬謝十一等首十五級其十一月入上下淮都
至白沙仔圍殺朱朝邦等一百七十餘人犬入水東
至青塘天罡又入長樂至船坑鐵場入龍川至羅洋

李田入通衢至田心入寬仁至上村復入鵝埠叙路
葉元等而去其十二月入船澳西殺黃復陽等二百
餘人虜三百餘人是時嶺東曾廷鳳曾萬璋已遣子
入學而嶺西陳金鶯羅紹清譚權伯亦皆衿甲面縛
就湯鑊於是馬祖昌等畏威歸降主計者可之獨給
中張楚城以爲許降非是大略謂初伍端黃世喬發
難時率聚黨不至數千人假令當事者旋即撲滅何
如有後日乎今曾廷鳳江瀵王栗江葉景清馬祖昌
等請歸降皆詐也於是一意以征討爲務矣而制置
使廼與直指使楊一桂決策卽召布政使張子弘叅

政使魏文焲按察使江一麟副使劉穩李渭陳復升
王璽僉事使何千明李材趙可懷諸察都指揮侯繼
高犬會庭中卽以赤白囊請兵餉時金錢在閫者得
四萬在省會者得留鹽鐵贓罰事例大率八萬七千
六百兩於是屬同知周宗武陳學麟毛爲光轉穀軍
中熊朧及通判胡誠何志實龔修推官章如鈺祠兵
然後檄左右江土兵凡二萬人而以叅議使顧養謙
爲監軍軍歸善叅政使陳奎爲監軍軍長樂副使吳
一介爲監軍軍永安是歲隆慶壬申也期以十二月
初二日出師前是冬月末副觀察使蘇愚微使通判

胡誠守備使徐天麟出擊生獲酋長鄒嘉儒賴文清宋微等二十六人俘獲三人奪馬牛羊四頭被鹵一人其初二日遊擊王瑞引裨將葛子明進攻冷陽嗣先登破之斬首五十一級俘獲二百二十五人奪牛馬六十八頭沈思學許成攻馬公寨卻敵先登斬首二十三級俘獲六人黃道追逐至蕉坑生得彭一生等一十三人樓子和直擣螺溪巢將酋長賴元爵已亾抵象窖大山矣而養譙及通判徐師稷指揮王之野諸生張邦聘追亾逐北至磨刀埔鏖左坑戰象窖斬首四十四級俘獲四十七人被鹵四人奪獲馬七

騎器械三十有四其初四日把總許成包潮樓子和張仲椿帥指揮汪克振土吏黃恩隆提兵至張田卻敵斬陳容等首五十七級俘獲四十二人奪獲馬牛一百一十五頭恩隆又與指揮黃卷疏捕南嶺斬首一十四級俘獲生口三人其初八日總兵楊桂復引兵攻馬公寨擊螺溪直抵西坑磨刀埔斬首一十四級俘獲二十五人奪馬八蹄吏目黃道獲殺賊四百四十五人奪被虜七十五人其初九日皇華使張可大以一軍軍螺溪後山天麟以一軍軍大梧山斬首七級俘獲二十八口奪獲牛馬五十有二許成以一

軍軍萬峯滘裏村搏戰斬王阿三等首六十五級俘獲十六口奪牛二頭其十一日總兵張元勳叅政唐九德引遊擊王瑞及徐天麟兵追亾至南嶺鏖戰斬首四百一十級俘獲九十七人奪獲牛馬二十八頭器械三十有二叅將沈思學引許成張仲椿兵乘勝逐北斬首二百七十一級指揮祖萬松引把總王之臣兵斬首一百八十九級俘獲十八口奪牛馬牛九頭知縣陳中立引鄉兵捕伏生得李和等七人叅政使陳奎引叅將李誠立兵還攻大溪峯老巢擊大安山斬首二百二十級俘獲二百有五人奪獲牛馬二

百九十頭器仗一百一十有餘其十二日復引兵疏捕南嶺還攻萬峯山斬薛萬寶等首四十六級俘獲四十九人奪獲牛四頭器仗十條王瑞及徐天麟追亾逐北至柘口横峯山斬首四十五級俘獲四十二人招獲鍾時明劉大倉等二百五十一人裨將楊桂及典史王策引兵疏捕陳田鳫山斬鍾一道等首四十三級俘獲二人其十七日叅將李誠立引把總張禮兵攻葫蘆峯斬首捕虜二百一十三級俘獲二百二十人奪牛畜器械皆以百數殺賊皆犇走三溪嶺生老巢其十八日誠立節懸千金曰能衝鋒斬級者

有如此賞於是把總張禮等郤敵先登斬首獲虜六
百級焚死牛畜無數酋長賴元爵馬祖昌等皆犇走
欄田葫蘆山旦日日出叅政使唐九德引沈思學許
成兵擊破之許成斬首二級把總駱彥珊執酋長曾
文端傷之行捕斬首一百五十級俘獲六十餘口餘
復犇走烏石巢其明日還攻烏石巢生獲酋長楊崖
王亞三等五十一人斬王栗江等首五百級餘復走
土城我兵乘風縱火凡燒死五百餘人畜産亾筭是
日誠立復引兵擊鷹嘴嶂閻羅磜破之生得酋長廖
和尚斬首一百五十四級俘獲一百三十一人餘奔

走倪敝夫巢其二十四日思學及許成鷄鳴而駕追
逐至八萬峒埔尾平明與酋長黃明時挑戰衝鋒斬
首一百五十級它皆潰圍走我兵乘勝復追亾數日
生得黃明時及其妻兒子三人是時飾溪酋長饒明
峰已死而以黃貴行事於是有蕭達李仲山馬祖昌
陳旗羣輩爲黨鼎足而立而叅政使陳奎燕知諸酋
以除夕度我兵必不至皆飲酒醉驕矬誠立即引兵
直擣其巢擊破之生獲黃貴蕭達陳旗等斬首二百
餘級俘獲二百人當是時曹志良李東山卓子望亦
聚黨千餘人阻黃埔巢以爲險而九丫酋長曾廷鳳

復遷施坑大山矣於是裨將錢作禮伴爲招諭以虛
虛實而總戎即自際田一日夜單騎馳至叅議使顧
養謙所議因引兵擊破李坑生得志良東山子望等
九人時壬申冬盡也其明年月正元日養謙冒險深
入賊巢賊巢出其衆挑戰自日出至日晡數十合遊
擊王瑞守備徐天麟斬首三百四十八級俘獲二百
有二人奪畜産三十九頭器仗三十有四把總樓子
和駱彥珊斬首三百二十餘級奪器械三十有五裨
將楊桂斬首一百八十四級俘獲三十二人奪獲器
械二十黃道斬首二十九級俘獲一百一十四人叅

將王詔指揮王之野斬首捕虜一百級俘獲三十三
人守備陳璘斬首二百餘級俘獲七十二人奪獲馬
五頭指揮祖萬松斬首二百四十九級俘獲八十一
人縣尉舒揚及把總胡玉斬酋長李志東等首七十
四級俘獲十三人餘黨皆散犇於是王瑞徐天麟引
兵疏捕黃埔官塘李坑諸山生獲酋長賴元禎聶蘭
馨等斬首一百一十七級俘獲二十五人招獲七十
一人奪牛畜四角萬松復斬首一百一十八級俘獲
九十一人其初五日許成生得酋長馬祖昌其初六
日陳奎及李誠立追逐上護內洋飾溪諸山破之生

獲酋長李仲山烏祖盛蕭宗吳子球斬首二百一十
二級俘獲二百一十餘人把總蔡賢斬酋長童阿禿
劉子議等首二十九級俘獲三十一人其初八日許
成及駱彥珊進攻石門破之斬首捕虜三百五十級
指揮劉椿攻甲子所破之斬溫希政等首五十一級
復攻畬坑破之生得酋長曾萬璋而州判林士瑛生
得酋長鄧坤五鄧坤七把總鄭子龍斬首捕虜五十
一級其十八日養議及副使吳一介總戎張元勳攻
烏食嶂破之把總樓子和斬首一百級王瑞斬首捕
虜五十二級把總何仕孟津等斬首七十九級俘獲

四十四人奪牛馬三頭王之野生得酋長曾廷鳳等
十三人斬首四十級俘獲十三人陳璘斬首四十三
級俘獲七十五人奪獲牛馬四十四頭祖萬松斬首
四十五級俘獲五十七人指揮高勛生獲六人黃道
楊桂斬首二百二十一級俘獲七十二人餘黨復奔
八萬峒其十九日把總張鳳及許成追亡逐北斬首
一百二十級巡檢宋福生獲童仕通等三十六人餘
黨皆買舟入于海行至冷飯坑我兵戰逐斬廖一統
等首七十七級俘獲三十九人於是參政唐九德及
鄭子龍跡至大安峒生得酋長許成綱曾求興盧伯

能等二十八人樓子和至磨刀埔斬首捕虜三十級
其二十日復出百金使使者劉朝習詳降賊黨具知
賴元爵所是夜引兵至和尚巖會大風雨揚砂礫蔽
面元爵方出巖取草木治蓋藏而劉朝習即就追左
禽元爵及宋貴仁葉惟茂廖清葉貴祥五人陳璘復
攻烏食嶂生得酋長藏之樾斬首四十七級其二十
二日追亡至吊鬼嶂斬首捕虜三十一級其明日招
獲黃元興等十九人其明日行捕至三坑生得酋長
丘青山斬首二十五級是時潮州諸賊亦聚黨二千
餘人奔惠來阻林樟以為險於是陳奎及李誠立懸

千金以鼓將士將士乘勝轉鬪勇氣益百倍乃與諸
流賊快戰斬首一千三百餘級俘獲一千餘人時二
月朔也其初五日把總陳應星引兵搜五作諸山破
之生得酋長倪敬夫斬首一百級俘獲五十人把總
陳子紹巡檢陳德懋徐思忠攻碗窯逕石榴潭破之
生獲酋長羅浮山等五十一人俘獲七人李誠立及
把總楊君維攻陂烏八萬峒破之生獲酋長謝福晉
勝先斬首一百六十餘級俘獲二十人復引兵搜疊
石西山滿生得酋長詹石濱劉忠斬首十級德懋思
忠復攻赤泥山破之斬洪大有林一鴻等首十五級

太學朱選攻岐壁林破之斬首二級把總黃應龍攻
内洋山破之斬陳阿孫等首八級俘獲二人招獲張
瑞等三人李誠立疏捕斬首八十三級徐天麟攻九
丫樹破之斬首三十八級俘獲四人縣尉張應洙及
巡檢林仕奇攻象鼻山破之生獲一人奪獲水牛貳
角俘獲三人餘黨復奔藍溪黃民泰巢於是王瑞徐
天麟引東蘭南丹諸狼兵擊破之王瑞斬葉鳳等首
二百三十六級俘獲九十二人奪獲牛馬二十七頭
器械三十有八徐天麟斬首八十五級俘獲三十一
人奪獲牛馬十二頭餘黨盡散亾把總何仕追逐至

青村嶂斬首五十六級俘獲十二人林仕奇斬首四
級俘獲二人生獲黃民泰男黃陳豆一人其初九日
天麟追亾逐北至長埔生得酋長張受凱復追至仙
溪苦竹凹生得酋長黃民泰斬首三十二級林仕奇
鏖戰生獲二人天麟復引兵追逐斬首四十五級王
瑞斬首五十八級主簿劉焯斬賴維綱首二十級俘
獲五十一人其十三日張元勳及顧養謙吳一介詗
知酋長曾仕龍阻高山横行於是擊鮮大會賓客以
示不戰已黃道及祖萬松忽治兵擊破之生得酋長
曾仕龍斬首一百四十七級陳璘斬首一百四十七

級王之野斬首一百二十七級楊桂斬首一百二十
六級把總馬華斬首二十一級其十八日副使蘇愚
及王瑞徐天麟攻茅山嶂破之生獲酋長鄒萬頃鄒
愛清斬首九十三級俘獲四十四人通判徐師稷及
皇華使朱昂疏捕諸山斬首十級諸生葉春秀招獲
四百七十八人陳璘追亾逐北斬首一十七級祖萬松
斬首二十三級俘獲五十四人朱昂亦追逐至秋溪
斬首九十九級楊桂追逐至水潭斬首八十七級招
獲五百二十六人其二十四日同知周宗武引把總
黃緒雲樓子和等疏捕碗窯諸山斬首六十級其二

十八日指揮李如桂生得酋長葉景清等五人司桓
生得六人諸生張邦聘生得二人朱昂生得一人先
是都給事中張楚誠上書請先正藍賴二酋罪諸酋
有款塞歸降者聽於是潮州人黃瑞劉興策請曰槩
臣有死罪當纍鼓唯將軍幸寬假以死得比編氓不
復有它膓違令請族矣自是後酋長曾宗維才世興
後先來降顧養謙議從之賊黨解散獨和平烏虎鎮
地接南贛其酋長徐仁器徐謫諸略黃承沐楊文達
等陽降陰叛皆反覆不可測於是縣令陳文彬鄒斬
仁器等五人而以李仁爵等十餘人檻車傳致軍門

也當是時廣州守胡心得惠州守樂舜賓潮州守李
多祚及歸善令劉尚志海陽令馮篪河源令林大鏞
長寧令陳立中長樂令艾驁龍川令尹良任興寧令
俞嘉言程鄉令武尚耕揭陽令林大經潮陽令黃一
龍博羅令吳日強順德令胡友信東莞令董裕增城
令王良心番禺令沈思孝南海令陳贄皆能積功勞
佐軍興於是制置使使使者黃映乾以大捷聞故事
使者　奏捷　賞賜視首級爲差御史紀嶺東首虜
實一萬二千有級本兵遲以牒移儀部請　內府頒
衣一襲俟　御前宣捷給使者如令於是保章氏推

擇四月二十五日辰時吉是日大鴻臚致詞引使者
至　御前奏宣捷音公卿以下率吉服五拜三叩頭
頌　陛下威武恩及牛馬　上乃詔曰積歲山賊盪
平各官勞績可嘉殷正茂忠實任事勳庸尤著乃賜
正茂右都御史廕一子副千戶張元勳都督同知廕
一子百戶皆官執金吾世世勿絕賜正茂金四十兩
飛魚紵絲衣一襲元勳及南贛都御史李棠金三十
兩紵絲二表裏賜左布政使方弘靜金錢幣帛亦如
之吳一介賜秩二等唐九德等賜秩一等李誠立賜
副總兵秩行叅將事沈思學王瑞賜實秩一等賜王

詔陞秩致仕皆予二十金紵絲一表裏徐天麟等張
子弘等賜金二十兩王化等賜金十五兩李文續等
胡心得等賜金十兩周宗武等賜金五兩　上重念
本兵譚綸調度籌畫有功賜金四十兩紵絲麒麟衣
一襲所司郎中亦賜金十兩它皆五兩御史楊一桂
賜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是役也西粵得論功者叅
議使則李文續叅政使則張岳副使則沈子木僉事
使則霍與瑕夏道南叅將則王世科錢鳳翔其後嶺
東殘寇又亂
嶺東殘寇在惠有大深峯酋東坑酋石坑酋許山酋

岑龍背酋硫窑酋小溪酋高砂酋內洋首在潮有林
樟酋五作山酋砂溪酋雙派酋青南溪酋粗石坑酋
大坑巖酋天坑陂酋烏大坪酋烏坑酋龍潭酋山川
皆廣潤林木茂深諸殺賊於是得奉頭鼠竄其中矣
始班師時都御史殷正茂已意料其下爲逋逃淵藪
也於是出兵餉金凡五千兩轉惠潮而以郡守爲主
將縣令爲分哨曰而以便宜行事卽下令斬首一級
者予一金是時狼兵及土兵皆掣旋盡矣乃引十二
營營兵蹤捕惠潮諸逋賊諸逋賊果聚黨千餘人專
以殺略爲務潛出則攻人不備橫行則拒敵官兵皆

未班師二三月而鹿盖復儼然肆臨矣乃使參將沈
思學李誠立王瑞統督之遊擊徐天麟吏目黃道分
督之而以總戎張元勳為大將軍屬副使顧養謙陳
烈參政使蘇愚實式臨之期九月初六日治兵於是
徐天麟由長樂攻其北陳璘由沙田攻其東黃道由
牛牯逕攻其西張仲椿由海豐攻其南魚鱗雜遝四
面而至諸逋賊時有出者罕而希矣其初十日黃道
次貝潭鏖戰斬首捕虜一百三十七級餘黨皆遂逃
沙田及白馬大山其十四日沈思學引偏將陳璘祖
萬松追亾至新村何木奥斬首一百三十一級我兵

亾二人傷十人其十八日總戎及偏將王瑞楊桂張
九韶追逐至張田萬峯南嶺斬首長闊羅王等三十
五級胡鎬復引兵攻沙田白馬大山斬首虜九級鄧
子龍攻令洋小莿諸山斬首十級劉椿生得吳仕才
等二人董龍逐北至烏禽嶂黃峒黃埔諸山斬首捕
虜一十四級徐天麟追逐至洋頭楓樹嶂北溪藍溪
諸山斬首二十四級生獲陳盛等三人是時斬捕雖
多乎然制置使恐徯徑實廣未易可周遍乃令郡守
邑長躬詣諸山巢大索數十日得根株窟穴所在諸
逋賊無噍類矣自是後張元勳及楊桂張玘蹤捕南

嶺李坑黃埔先登生得江巫等二十八人斬首一十
四級葛浩搜赤溪漏小莿諸山郤敵先登生獲王應
高等五十二人斬首一十九級沈思學鄧子龍搜捕
小莿大山郤敵斬首二級駱彥珊蹤上阜貝郤敵斬
首六級復搜獅子嶂洋口先登生得劉大忠等三人
斬首一級劉椿攻圍子寨先登斬首三級胡鎬復引
兵蹤捕東坑郤敵先登斬首五級獲生口一人張仲
椿黃謙蹤中溪郤敵斬首十級沈世元蹤惠來郤敵
先登斬首六級伯效恭搜驢子耳先登斬首七級徐
天麟蹤松坑先登斬首虜六級還搜捕烏坭山黃竹

坑郤敵先登斬首一十五級追亾至陳坑斬首虜一
十一級復搜白溪小溪諸山先登得生口一十六人
斬首四十三級搜掩桑尾先登斬首六級陳璘郭天
虎蹤捕橫坑白馬碗窒諸山先登斬首三十五級祖
萬松蹤新田尾烏禽嶂先登斬首捕虜二十七級黃
以敷柯應經搜章田郤敵先登生獲陳茂等九人王
詔搜牛牯逕先登生得袁亞十一人沈思學張仲椿
復引兵搜小溪山郤敵斬袁亞三等二人搜新田山
得生口一人斬首一級關汝正蹤捕陂坑先登得生
口一人陳萬潮生得葉亞三一人李夢秋搜上下黃

砂、郤敵生得葉尚仁、黃可有等四人、胡誠生得鄧采秀、黃亞子、蕭招男等十人、斬首四級、沈世元張仲祿踞東坑、先登斬首六級、蔣魁、廖道南、搜捕盜洲嶂山、先登斬首二級、蔣魁復與魏建寅、搜栢埔烏泥藍溪先登生得劉彥等四人、劉椿、追亾至赤竹逕、得生口二人、楊桂葛浩、包潮搜蓮子嶂、郤敵得生口一十七人、斬首虜一十一級、張獻文、魏建寅搜羊牯寨、郤敵[illegible]首虜四級、海豐兵搜小溪山、先登生得沈志道等一十[illegible]人、斬首一級、復搜獅子嶂平岡、先登生得丘厚重曾仲孫等十人、斬首三級、長樂兵搜大梧

山、郤敵先登生得鄒滿十等九人、斬首八級、復搜麻竹嶂、先登生得張天命等四人、斬首一十一級、龍川兵斬首捕虜二級、永安兵搜捕鳳凰岡、先登得生口三人、復踞捕得陳萬祿、劉應奇等十一人、河源兵踞車田、先登生得黃積珠等七人、興寧兵搜羊稠觀音諸山、郤敵生得黃仁孫等八人、是歲萬曆癸酉冬、盡也、先是都給事中李已　上書言、輯軍士、知險隘禁殺降、將軍乃令有歸降者聽、於是祖萬松招獲一十六人、黃清招獲羅亞孫宋國等一十五人、鄧子龍招獲三人、由此大將軍益令明經及太學諸生深入不毛、曉譬諸首以大誼曰、　陛下神明、公卿幸出石畫多中、譬若等若口中蝨耳、若等無妄舉妄舉族矣、於是太學姚柯、任大順及明經譚士寅、詣碧甲、得黃一清、唐孔喬、黎子忠等八十人、海豐得男子諸廷實等一百五十人、婦女一十七人、復詣内外管油坑白馬諸山、得何子成等三十三人、諸生譚君厚、得黃景虎等十人、把總李夢秋得黃亞三一人、廖道南得謝邦立等四人、蔡志魁、得周水保、羅應元等十二人、鄉民朱世權得彭施綱等九人、是日並席藁請曰、願將軍哀憐吾等小人、妄愚無知、奸將軍旂鼓、今誠洗心易

慮、幸赦其辜戾、而賜入圖籍、得比編戶民、唯將軍死生之、於是諸降民以其半歸農、它皆入籍爲兵、頂大將軍上功莫府、斬首捕虜及招獲凡一千三百有八人、奪獲凡五百三十有三人、器械凡六百二十有八自是以來、嶺東肅靖、民願得安其田里、桴鼓不復晝鳴矣、其後六月、有言者請推勘嶺東事、大略謂督撫諸臣、浸以習誣欺漫成風、虛詐眩實、於是正茂請乞賜骸骨以避賢者路、　上乃詔曰、廣地自來多盜、殷正茂當事以來、已皆漸次盪平、功積顯著、其餘殘賊尚假以便宜、令其相機除勦、豈宜過爲苛責、使人不

得展布其能。且課功覈實。朝廷自有明典。亦非人臣所能欺罔。乃令正茂益張法紀。毋以浮忌自生退沮。致隳前功。大哉王言。不獨大將軍善于將人 陛下眞善于將將者矣。

讚曰

語曰。侯王將相。寧有種乎。余始以爲戲語耳。及觀嶺東事。多成自縣令。丞尉及太學。明經。然後信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也。然哉。漢高帝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處者。人也。此可不謂善論功乎。卒之高鳥盡。良弓藏。何也。願將軍覩古名將。履盛滿。勉之哉

鮑時秀列傳

鮑時秀者。龍川撫民也。別號鷄毛白。嘉靖中。常掠略河源。歸善。傅羅諸縣。執通判洪章。主簿陳濬。索金錢於是。卿大夫士庶。皆出橐中裝。賄之。由此益慓桀。居恒。與妻杜嘆曰。大丈夫欲王則王。安能鬱鬱久居人下乎。乃阻義都猴嶺爲巢。大招致四方亡命。至數千人。日夜獨與葉應祚。崔惟屏輩。習演禽。觀天書。妻杜猶攻妖術。能走沙石。擊人面。時秀見面貌被擊者。輒自喻快以爲奇。曰。阿杜眞吾妻也。於是。叩視天而俯畫地。遂妄欲王東粤。適立陶璘。房伯祿。王茂等。爲二

十四方大總。因自稱無敵洞王。出入擁大蓋。策驄馬。橫行郡邑。白晝大都中。桴鼓晝鳴。唯恐秀倉卒至。至輒殺人。畧財物。甚者縱火。焚燒室廬。秀尤好華宮室廣田園。旁義都田宅。秀盡奪爲已有。於是。義都烏從而去者。固已什七八矣。義都歲輸秋糧二千八百餘斛。縣官每徵輸。必問諸通邑。通邑被其禍十二年于今乎。萬曆初。龍川殷文宇等。伏 闕下。訟秀罪。下總督侍郎殷正茂。問狀。會諸良寶。藍一淸。賴元爵等。後先伏毆刀死。於是。秀佯爲請撫。以故得解免也。居七八年。庚辰。秀不忍殺傷之性。輒復叛。乃聚黨數百人。

專出掠，往來河源張溪間，會股相從萑口佃耕，秀道
逢相，即擒斬之，鹵鄧老子等九人而去，復乘大風縱
火焚燒其屋居。於是龍川人股高沙大成走告制置
使監察使，願請斧鉞，殲厥鮑酋、唐吾等小人，得保首
領，幸甚。明年秋九月，制置使劉堯誨、梅淳以狀[illegible]聞，
遣將軍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三百四十九人，俘獲凡
五百五十九人，馬牛凡二百四十五頭。故事，論功行
賞，唯丞若簿尉以下，聽制置使專決，它一切皆從中
制也。於是本兵方逢時等，案莫府上總戎臣黃應甲、
參議臣劉倬、副使臣張堯年、參將臣季金、遊擊臣葉

嶽、守備臣陳居仁、知府臣李天倫、臣張數譽、通判臣
陳舜咨、歐陽守、推官臣唐之儒、臣陳應熙、知縣臣林
庭植、臣林民止、臣王思宗、都護臣祖萬松、指揮臣戴
思錫、臣牛思弼、把總臣王樊、臣朱子龍、臣姜虎等功
次。前是薊遼制置使梁夢龍，奏捷，上有詔，詔各
邊奏捷皆先議賞賚，其陞蔭必待案覆。於是　賜
劉堯誨三十金，紵絲四表裏，還黃應甲秩二等，季金
秩一等，金錢幣帛皆有差，賜劉倬、張堯年十五金，林
庭植等各十金，陳舜咨等各五金。諸臣既受賞，皆叩
頭誦　陛下聖神威武，幸宣暢粵東矣。

讚曰

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此言寇不可翫也。鮑時秀茹故
撫民耳，當其面縛請降，豈自知有今日儼然侯王，擅
置大總，殆崛彊矣哉。諺曰養虎貽患，此言雖小，可以
喻大也。

六灣諸山賊列傳

六灣者高要所部屬也乙亥春酋長鄧勝龍及王三坑陽春富林諸巢謀刼六灣殺人如艾韋菅於是制置使殷正茂以羽檄徵裨將梁守愚陳璘往問之期以六月初六日並發亾何璘軍逗遛不至賊皆遁逃走璘竟殺已降貪爲功其後頃之給事中裴應章劾正茂劾奏梁守愚陳璘狀以[illegible]請大畧謂六灣之捷疏第言新興恩平王三坑及陽春富林諸巢賊耳殊不言多寡竊恐賊徒黨多多沉匿不以報則是可疑一也疏既云殺死男婦及焚燒與鹵去大率凡一百

一十四人追獲七十二人則計所焚殺僅四十餘人後乃云六灣之慘有不忍言則是可疑二也疏既云璘軍斋擣富林斬首凡一百五級俘獲凡五十一人牛五十角馬十六蹄何後又云璘即未奏功猶不失爲勇乎則是可疑三也事下兵部問狀於是守愚坐法免始制置使麥雲翼新到官鄧勝龍迺以其徒黨四百餘人乘上元夜半城中燈火相望人徒殷殷挨踵于道諸邏徼皆懈嚴勝龍竊城中之隙由此犯新會古壘坑等地於是備兵使石磐令裨將肇慶陳璘以旦日襆頭鼓發鷄鳴直走山後捕伏虜勝龍勝龍方披甲躍馬前衝鋒我師皆疾力戰勝龍身被十餘創生獲旋物故斬首捕虜凡一百七十人奪獲畜產亾算前是鄧勝龍馮日蘭黃癸卯三人者皆一體阻山公行龍不祿既伏誅兩人於是重足一跡日漢主有神遂遠遁人深山死

讚曰

余過東西粵之墟堀中人曰余鄉猺浪以數十百數而王坑富林特山巢此不過猺獞殆什一二耳說者皆曰往昔嘗以招撫誘賊賊益自貴倨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猺獞雜兩粵兩粵雖得衛霍曷勝誅乎

岑岡江月照列傳

江月照者岑岡酋長李文彪壻也正德中彪父鑑常與濁溪謝仁恕相扇而起亾何新建伯王守仁大擊破剎頭於是岑岡濁溪皆請降而和平由此復爲縣矣是後文彪與上陵酋長葉九琳下陵酋長張仕澄部二十四甲亾慮千餘人嘉靖中彪益縱九琳仕澄輩出略熱水我師常大徵江閩兵征之弗克當是時內有濁溪謝仁恕之酋外有高沙謝允樟之酋下歷賴清規之酋盤牙連歲結爲婚媾有司莫能問而會惠州知府顧言草爲檄曉譬之彪乃使其弟文彩執

貲世韜葉宗劉仁來獻諸倫盡解散隆慶初江月照爲政會年穀不登迺與允樟擊破下歷徐仁標因聚黨四千人走汶龍佛子凹聲欲犯南雄北山直擣湖廣雷家峒於是撫怒使李佑　請兵往正之照等懼乃率其酋長黃議而樟亦率其姪謝朝選標亦率其舅彭朝憲並請於贛州知府黃扆由此得爲撫民其後　上之丙戌照乃使其壻葉英復出刼殺道上諸賈人而和平知縣陳源湛使使者逮捕英英行至中道照追使者奪英誘使者佯言英新物故令知使者所言詐也復傳逮英繫獄照迺欲反於是撫民余德

傳等恐事覺將遣柒請從入城照聞怒乃殺余德傳蕭乙秀等數人傳具以其事訟於制置使吳文華屬分守使兵巡問狀照復懼詠迺聚黨六百餘人擊牛酒爲盟遂反當是時定南方下令募兵勇照佯言阿巢治甲兵列隊伍爲往定南故示監門弗疑尋復與酋長李珍李佩吳通盟於是分守使使簿尉丘大懋劉貴招照照不從迺恃中洞張丫山貓頭嶺大水山上下山爲門戶濟坊上下度爲輔臂而以姪江永寧及繼男李佩主之且莫徜徉其中自謂得金湯良足恃漢兵烏柰我何也居亾何源湛以爲漢兵倉卒難

征莫若用以夷攻夷法迺使使者招中洞酋長黃廷俊降俊降皆乇可接踵至尋上下山大水山及濟坊上陵酋長黃仕球等果後先請降源湛迺大喜曰自是照可禽矣是日即使仕球廷俊捕照果獲照及其子江樑絲長幹江招子江朱亥照乃飲鴆死絲等皆繫獄是時照黨李珍江月明江永清款塞願歸降而珍所部賴元王聰廖仕懷等二十餘人最號傑桀源湛恐珍請盟詐也迺使仕球葉大周吳玉珊往元因詒言欲與球共執珍球弗信元曰請盟可乎球乃赴盟元竟殺球等遂逐逃走我撫兵行捕斬黃子厚等

首九級當是時李佩李龍號爲千餘衆矣乃由左扳
出南埠牲赤硃嶺過太保乘風縱火焚何佰深巢略
頼盎超而去去龍南上蒙保南坑冷水逕楊村止舍
於是南部備兵使萬文鄭因鄭置以告定龍之閒蕃
然苦兵矣先是球捕照照妻劉及其媳王李義婦巫
乃奉頭鼠竄於定南定南屬江以西虔州也尉胡尚
倫捕縶劉等及繼男李佩長幹葉大圓是夜劉縊死
獄中而撫巡使賈待問已行至泰和於是嶺北分守
使容若玉分巡使丁應詔延請干撫巡使秦耀初
到官即使參將胡大忠及朱冠提顗營兵備二南於

是移兩廣制置使大會牲正佩等罪而惠潮分巡使
盧仲佃及分守使吳顗先巳提肇慶兵分爲二軍矣
當是時佃以一軍軍長樂顗以一軍軍龍川而守備
使阮維藩游擊洪夢鯉指揮朱桓並五合六聚而至
縣西北行三十里至熱水經涮頭黃狗凹龍子嶺上
峯在扳凹入巢可七十里又有熱水五花嶂陳坑入
巢可三十里東北行三十里至水車頭又十里至山
高畔入巢水車頭一道至鴉子塘十里又二十里至
上陵一道至桃樹潛又十里至下陵皆大道從縣間
行三十里至楊峒十里至龍塘入巢又由龍川行二

日半至石林又行一日至烏虎鎮經長塘徐茆背巢
自烏虎鎮由上坪峰過何世清巢至欽放逕趨下陵
可圓十里入巢又由上坪峰下逕趨上陵可三十里
入巢又由鬥石逕至三壇可二十里入黃明琥葉文
益巢又由眼胡逕至上陵可十里我軍期十道並入
於是酋長李珍黃清陳受恩等畏威乃使諸倫楊鑾
衿甲而縛詣定南請曰殺賈入者實佘德傅謝明葉
英其後復殺葉大周者實黃以高李文李歐眼江福
與珍等不相及願賜哀憐得寬假不至死而縣令沙
道初令乃珍以檻車膠致一高等制府餘黨姑與安

定旦日珍等乃走和平涮頭已又由螺湖至南埠畏
兵衛甚設復走赤硃嶺間道抵東陴殺寨兵葉招美
等四人而去於是監察使喻文偉及江西撫巡使陳
有年監察使朱鴻謨皆以狀　請事下兵部會侍郎
石星本兵柄復於　上有詔詔制置使相機會剿是
後參將洪夢鯉提兵從間道追亡逐北斬首一百三
十四級諸酋復還左扳我兵行捕斬首二十六級追
逐至陳坑斬首二十六級復蹤捕梅子山斬首二十
五級俘獲李佩黃清陳受恩等四十人諸倫稱纍臣
而請附編氓者凡一千五百五十餘人我兵僅亡三

人傷四十餘人。鴻謨既生得諸酋郎訊。廼當黃清李似等十四人。梟斬和平市。而以陳受恩葉子政等十五人。適邊張化等三十一人。徙塞外。葉長仔等五人。給功臣為奴。法如是。尚書王一鶚並以請於 上。詔以三人給定國公。二人給臨淮侯。是後 賜秦耀爵一級。及陳有年金二十。表裏二。史繼辰等金十兩。葉明元等金五兩。明年夏。監察使蔡夢說復 上吳文華。吳顯及惠州知府黃時雨。同知鄭天佐。王懋中功。因劾奏總戎劉鳳翔。惠州判賴岳夔夔坐法免。 賜吳文華以下金錢有差。始逮繫黃清等四十人。皆瘦死獄中。而江楪絲。黃賓袁亥孫曾庚生四人。幸獨存。又皆四三歲。禮悼與耄刑不及。前是嘉靖中。都御史應檟奏。俘獲二十歲以下。其情有可矜者。得減死。適湖閩江浙諸衛而未受室者。即所獲婦配之。著為令。於是夢說請比。得釋絲絲等。廼緩須臾毋死。

讚曰

和平之峒。獨稱岑岡。淘溪。湘頭乎。新建伯乃犁湘頭而郡縣之。何其緯武也。江月照幸伏誅。淘溪謝仁恕。豈獨得存哉。乃說者曰惠之民難治。在盜賊。余以為不然。郡有應殯太守言。常言開賊盜熾。閉則盜息。良是由此觀之。礦不可不封矣。蓋惠之禍所也

山賊陳金鸞雅紹清列傳

陳金鸞嶺西酋也雅紹清嶺南酋也是時林翠蘭爲
月明譚權伯等皆響應而起朋黨增由此往來高肇廣
諸郡恩陽會寧高興明縣殺人如艾草菅甚至擊海
期所還攻蓮塘廣海等殺我指揮黃大經場官賈朝
宣皆被金鸞而死大將軍提赤白麾一日十餘上棚
車鍛矢馳行乎兩嶺之間兩酋則先已守險西恩平
諸村南馬騮懷寧苦村諸巢爲倚以故我擊其西則
遁南我擊其南則遁西縣道莫能禽隆慶末殷正茂
爲制置使張元勳爲總戎而會參政魏文煥守嶺西

僉事李材備嶺西王化備惠州何子明備廣州許孚
遠備嶺北諸察備南韶副使李渭巡潮州劉穩巡海
道皆有風望廼相與謀曰疆場之事惟一彼一此故
鮮成功今盜賊公負旁若乎無疆吏吾等有如共僇
力善守界則視撼此屬殆猶[illegible]中蟲耳於是偏下令
縣道期殄滅賊父之山猺海浪諸賊並起也而懷寧
苦村滕峒狗逕牛牯突酋長林翠蘭蘇松黃高飛爲
五甚於是帥德慶猺犯蕭口過息村寨百戶王雲龍
追北至大峒破之斬首二級徸兵王公斬穿耳猺一
級磨刀山猺犯隔建邑令胡希寅擊破之斬首七級

生得從賊一人傷一十七人鄉夫李朝龍鏖戰斬陳
第倫一人犯小江黃泥涌遊擊王瑞破之斬猺首七
級俘獲四人奪獲舟三十二艘牛六頭還禽盤大仔
獲器仗三十有奇大羅山猺犯廣寧督兵黃紫蘭擊
破之斬龔子榮等首五級犯瀧水石牌岡尉賀酉追
北至木拱橋斬首四級徸兵廖公年及督兵鍾韾鏖
戰斬陳亞二等首三級生獲孟朝隆等一十六人俘
獲一人奪獲二人牛八頭餘賊盡遂逃而陽江諸生
吳日仕千戶黃廷臣商人魏大卿逢賊於望牛岡千
夫長黃文錦鷹擊破之生得張惟愛等一十九人賊

益聚黨千餘人入肇慶破殺橫江諸村也於是知府
黎佳乃發指揮何伯堂高明典史張正夫裨將鄧罡
鏖戰破之斬首一十四級奪獲馬一騎追北布茅村
斬首十四級奪獲馬二十騎牛九頭男婦五人感恩
知縣羅善行至恩平恭禾峒逢賊一百餘人犬子羅
瑶疾力戰破之斬首八級生得吳一洪一人鹵獲器
械一十有二男婦一十七人牛二頭分守使魏文栜
亦行部至恩平中火那蘢道逢賊把總吳廣從攻山
岡破之斬首三級得生口五人俘獲女子一口把總
陳克敬擊牛牯突破之焚其巢百餘斬首二十七級

生獲周三十等三人。奪獲男婦一十五人。馬二十三頭。攻官來逕。與鳳門凹。狗牙水。破之。生得諸仕奇。楊成。吳亞二。黎從仔。斬首二級。遂散於會陽廣鬧之間。乍合乍離。盛矣。縣道起而擊者四面。於是山賊千餘入四會石村。把總吳坤。破之。追亾至黃板寨。斬首四級。奪獲男婦三十人。馬四騎。還攻青塘營。破之。斬首一級。俘獲鄺葉景達二人。奪獲三十七人。陽江千夫長趙國璽龐巖斬徐涯德茹符等首二十三級。生得林天奇。張唐養等四人。攻狗逕巢。破之。斬李二仔等首四十級。生得范亞長等十人。奪獲三人。牛四頭。平

地寨酋長陳經起而發難也。總戎梁守愚擊破之。捕獲何貴等四十人。俘獲男婦三十八人。奪獲器仗一百六十有奇。牛一十八頭。賊入封川獨木村。縣尉陳養滂破之。斬首捕虜二人。高明典史張正擊赤麻逕。還攻冷峒村。破之。斬首五級。生獲李赤子等二人。於是恩陽會寧百姓馮公器等二百餘人。請於備兵使林材。適一意以馬騮愰窰吝村九逕。藤峒十三村爲務。副總戎梁守愚廼獻策。必先示以招撫。然後從容論勦。乂之。遊擊王瑜提水兵入自赤水口。守愚提陸兵入自白蒙逕。諸賊皆自恃寨戶蓬茅險阻淺兵莫能入。一旦水陸並進。如自天而下。皆徒手祼身奉頭鼠竄。我師銃炮盡鳴。乘風縱火。焚蓬茅。破之。斬林翠巒。李天仔。薛茂松。戚碧潭。杜勝奇。馮月明。丁龍泉。侯惟貞。李業勝等首三百七十五級。生得譚權伯。羅紹清。伍弘誨三人。俘獲男婦三百八十二人。奪獲男婦一百一十七人。牛馬一十一頭。器仗三百八十有奇。諸賊愈遁逃。而肇慶倅曾璋。部索。斬首一百五十級。俘獲四十三人。奪獲器仗七十有奇。把總吳維藩帥猺兵。跡且至丫髻巢。大索觀子。覩頭。大河。破之。斬梁朝綱等首三十二級。招主鄒文茂。追亾至大溢村。以

計擒陳金鸞簧輿膠致軍門。把總鎮安屯吳坤。生得徐允松等九人。斬首一十級。俘獲男婦一十六人。把總烏芰塘胡玉錦。生得林梅賢等五人。斬獲一十七人。俘獲三人。把總黃竹凹曾表。生獲馮亞遲等二人。斬首凡三十七級。俘獲三人。把總白蒙逕方燧。生得張亞爐等八人。斬首二級。俘獲男婦二口。守把官來逕黃元功。生得曾惟一等五人。斬首一級。守把懷寧馮公器。斬首凡一十級。是時倫長藍一清。亦偏起惠州而黃列江群輩犯歸善諸郡。分巡使王化帥把總徐天麟擊傑村。破之。同知周宗武。通判徐師稷。推官

郭菾擊黃坭逕破之還擊泥子逕長塘大破之叅將沈思學擊潭頭下樟橋圍復攻冷水山虎逕陽化圍破之斬首凡三百二十五級奪獲凡五百二十人於是山賊犯梅隴岡叅將沈思學追北至高沙破之斬首七級黎清慶於陳田賊徒二百餘人走長橋追亾生獲丘圍一人斬首三級洋烏潭賊犯小瀝圍惠州知府樂舜賓馳大浦直檮洋烏潭破之復攻高埔子洋尾大破之斬首凡九十七級俘獲一十七人奪獲器仗一十有奇復攻高埔撫民葉景清鏖戰於三坑破之生獲謝十一斬首凡一十一級奪獲七人犯木綿岡把總鄧子龍破之斬首凡一十一級奪獲虜四十一人海賊林鳳犯扁涌圍把總張正魁擊破之斬首凡二十二級奪獲器仗三十有奇犯東莞黃旂角同知毛爲光破之斬劉達文等首七級生得吳邦秀等九人俘獲張亞二等七十六人犯香山平藍村至潭州邏卒黃登破之生得何汝奇等二十七人奪獲舟一艘器仗一百有奇犯三水五頂都邏使破之俘獲莫亞古李亞英等一十一人山賊犯新寧㘴蜩蘇坑至三瀝沙過坭埇都斛朗尾村縣令姚文煒帥邏卒伍峯破之斬林長保等首九級把總王學禮與史

王澂至二城村還過滂泊笓埋山歷龍村後山劉鼓山大破之斬林亞長黃飛鷹等首七十八級生得藍祖仔鍾喬等九人奪獲男婦一百有奇牛七頭器仗一百三十有奇於是僉事何子明見爲藤峒九逕沙田湖塘白石十巢於廣州其前則爲咽喉其後爲背也而總戎張元勳分爲二軍一軍出老榕逕一軍出激水逕而把總王學禮鄧子龍亦分爲二軍一軍出松柏堡一軍出城岡堡諸偷畏我兵盛弗能當幷皆走鬼山茸概笠嵋山廣州於是乎無賊患矣當是時許俊美在西海林鳳在靖海兩海廼獨不得高枕卧乎而僉事許孚遠提犯總石子方王道成兵直擣仙門港大破之斬首四百餘級奪獲賊舟二十餘艘男婦二百二十人而會大風從而北起盪舟樓船卒弗可戰俊美遂欲犯東海調羅村稈將何天衢破之斬首四級復奔沙頭洋我軍衝鋒擊破之沉賊舟四艚生得二人斬首六十七級俘獲三人俊美竟遂逃而林鳳廼乘隙專欲殺略村落而兵巡使李渭使把總楊愷捕伏於赤澳破之斬首三十級得生口八人指揮劉楷鏖戰甲子所追亾至海尾大破之斬首二級擊殺四十餘人唐老李希與張總飛賊犯陽江澄邁

信州而把總吳天賞帥撫兵許議擊破之生得李希
吳三等五十四人奪男婦八人叅將白翰紀轉戰於
龍岐生得陳四等二十四人奪男婦九人叅將王詔
追亾逐北至佛堂門斬王二等首一十七級奪男婦
八人先是酋長諸秀洪廖廷璧錢孔恩公行藍武懷
集之間而英德人陳益朋黃瑜後先復　闕下請弓
矢往正其罪會乇務倥傯未皇也孔恩見山海諸倫
既殄滅恐禍且及已廼聚黨欲為諸倫報前日之役
於是僉事諸察帥新民黃天葵等挑戰黃塘洲生得
孔恩檻車傳軍門渠魁乃盡殲除矣而軍嗣賊犯荷

木峒連山尉蔣在樵千戶晉仁度追逐至石坪腦破
之斬首五級揭陽賊犯曲溪寨守備陳璣疾力戰破
之斬首四十一級奪男婦一百二十人是時三軍樂
大征不樂鵰勦以大征得錄功故也而未知嘉靖中
應本兵巳　請為令令截殺鵰勦南方蠻賊一人自
捕斬五人以上者止遷秩一等六人以上亦如之賞
官軍有能捕斬三百人以上遷秩亦如之賞不制置
使殷正茂以令甲正告三軍三軍勇氣益百倍斬首
捕虜凡二千四百六十八級奪獲男婦凡一千三百
六十七人制置使於是　上書言截殺與鵰勦視大

征有六難五善語在奏疏廷請比嘉靖中鎮遠侯顧
寰及叅政張謳僉事李坤提兵截殺揺鼓山鵰勦陽
朔縣莊頭兒子巢功　上廼賜殷正茂金三十兩表
裏二張元勳等金二十兩表裏一梁守愚及魏文燦
等金十兩蔣隆慶壬申冬也始三巢蕩平時十三村
男婦皆矜甲而縛請歸降而獨陳金鸞傑悍於是新
民梁喬陳友忠受分守使儆計因約金鸞至黃泥潭
郝墟墟以初開無所得金鸞必欲米去計不就俄頃
梁總戎自恩平還蘇文茂廼皆金鸞郊迎金鸞即𨃩
蒼頭軍二十餘人負矢石直至貝山太廟請誓而後
行是時烏投頭白嶴還兵[illegible][illegible]投[illegible]廷告梁實遂縛

金鸞以獻也

讚曰

余聞之應本兵曰截殺鵰勦為最難而得功最真大
征則濫矣殷公以為誠然陳金鸞廷與烏夷相扇而
起也假令必大征而後就縛烏得盡殲乎余觀諸路
守廵使者大才算無遺策始自相期許各以成功
奏曰賴　陛下之靈山平海晏良然余一念及則未
嘗不欲被之管絃也

山海黃高𤰞許俊美列傳

黃高𤰞，山賊也；許俊美，海賊也。𤰞別名高飛，前是酋長丘勝富、黃朝富等阻藤峒九逕諸巢為險，常借陳金鶯擊破蓮塘、廣海衛。久之，金鶯伏誅，高𤰞得亡抵故巢。壬申冬，總戎張元勳追亡逐北至藤峒，大破之，生獲丘勝富、諸可行、黃朝富、陳雲梯、黃允盛等八十有二人，俘獲男婦一百一十五人。而備兵使何子明譙讓邏使益急，於是守備謝潮、把總鄧子龍、帥新寧典史王澍搜捕，斬李環溪、諸汝才等首一百八十七級，生得𤰞妻李氏及其大子黃梅仔。子龍還搜狼峒、五指山，生得高𤰞等一十餘人。把總王學禮搜茸遜山，斬首三級，生得黃飛鷹及其妻若子六人，俘獲三人。而是時瀧水、陽春間諸逋寇亦時時竊發也。乃有若酋長李惟能犯二都六營，而瀧水主簿謝斗起，即以羽檄徵平塘兵及把總杜昭嚴、亮所部浙兵直擣林峒口，大破之，斬首捕虜一十二級，奪獲男婦二十八人。把總陳良璣行部至雲霄䳒埠𨵦，逢浪賊，追逐至陽春梅峒、先山，鷹擊破之，斬首五級，生得陳亞仔、陳日華等六人，奪獲男婦二十三人，牛馬七頭。丫髻山賊過牛軺巢，把總吳廣追北破之，斬首三級，奪獲二

人，犯茶山省祭羅琚，破之，斬首一級，奪獲一人，牛一頭。浪賊犯太平圍，備兵使李材、參將梁守愚破之，斬首二十餘級，生得李彝峰、蔡惟喜，奪獲男婦三十餘人，牛馬一百頭。乃乘勝縱火焚賊巢凡三十餘所，糧根凡數千石。諸偷於是遯梅峒。旦日出不意壓我兵，我兵殊疾力戰，大破之，斬首捕虜一百餘級。許俊美乃亦乘是時發難乎。俊美者，林容所部也。隆慶中，常與吳平起海島，我橫海將軍愳孟陽部索竟未獲。久之，一旦請高州，願以功請贖，而白鴿、白沙兵殊不欲，曰：此猾虜乃詐降，討在欲殺我大兵耳。趣挑戰，一戰而挫其鋒，復追逐至雷州望鷄山，過廣海鯉魚塘，後先逢大風擊舟，舟多沉，弗可救。俊美迺得走馬頭紫穩巢一介所，曰：許酋殺掠我，願為我畫便計。而海道白蕉，於是登山矣。俄厓門、甜水坑蛋民告海道使劉使，即以檄調順德、新會、香山、東莞商漁船兵四面攻。俊美迺鼓而出香山大洋，因為偽招木牌，詞甚誖逆。不幸遺亡在道上，新會兵收得之，請於制置使。迺屬參將白翰紀治漕船，簡黃頭郎，令參將晏繼芳提兵以往。當是時，海賊鄭大漢、張朝皆有名於時，竄海上之隙，相嘯而起。於是漢犯瓔海，朝犯甲子碣石之間

硇𣏌乃陳兵虎跳門而會諸倫私相攻擊乃殺俊美
及其妻因以屍棄水中我海上兵乘勝轉鬪勇氣益
百倍生獲馬世福林貫蔡亞通等七十三人而晏維
芳亦獲捷於三竈洋斬首三級生得四十四人擊破
賊舟赴水溺死四百餘人殺賊皆犇牛角灣把總吳
天賞追亾至三洲洋破之斬首三十六級生得諸䖏
承余有孫李三等三十六人俘獲男婦三十七人撫
民許議從賞及金丹還擭茘枝灣斬首六十五級生
得七人還過擭肚灣謫酋長鄭大漢又爲海上勞苦
我兵部索不可得於是議與天賞爲一軍軍高觀
丹與姚允恭爲一軍軍石笋嗣漢果與兩徭群草爲
姦破之生得大漢等三十餘人斬首一百餘級俘獲
男婦七人是時撫民林道乾亦提桴鼓匯軍門上請
願盡力而會海賊張朝偉起道乾擊破舟一十餘艘
斬首三百餘級自是之後山賊鍾月泉等復出七根
離爲營而分守使顧養謙師守備陳璘破之斬首二
十八級奪獲男婦二百有六人牛馬二十一頭叅將
沈思學壓戰破之斬首一十八級山海諸殺賊搜捕
殆盡前將有竊發者罕而希矣始俊美偪起海島也
依波將軍圖之不得是時陳世貫有籌策乃告天賞
曰我佯爲畔漢趨白艚亾抵於美將軍幸垂拱而觀
其成也於是以十月朔日去果與所知交陳大老破
殺進美也

讚曰

余觀惠潮之所爲撫民新民𡵓民皆𡵓賊也乃用以
破諸𡵓奇哉高曠俊美偪起山海間睥睨一世卒死
于間者之手要之陳世貫善間矣故曰明君賢將能
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孫子豈欺我哉

林道乾諸良寶林鳳列傳

林道乾者澄海人也嘉靖末常公行南海上專以剽略為務亾何偕諸良寶來歸降聚黨三千人得食膏腴田千餘畝隆慶中橫海將軍郭成常調乾及莫應敷征曾一本乾劉斬辛羅新老來獻於是軍中之事悉以咨乾矣乾為人有風望智力無二好割據一方自雄所至輒不忍貪淫之性掘人墳墓淫人妻小蠶食人田土常擅山海之禁以為利里中皆畏乾莫敢有後言後言唯恐乾使使者偵伺聞必怒寧捐棄田產無寧值乾怒矣乾自謂不能居人下居恒欲收招海上精兵發動舉事於是四方亾命並亾抵乾乾乃深濬高壘日夜以絲綿為甲治戰艦使使者飛芻輓粟至海上乾於是志在海島矣制置使殷正茂佯寬假乾罪曰令而得以功贖於是乘傳以惠州陰使參政使劉穩唐九德按察副使吳一介蘇愚參議使顧養謙及橫海將軍張元勳胡震議議以不意圖之當是時乾有侄曰茂先在彭亨國為都夷使廼以尺一牘約乾乾竟瞑目張膽請于參政使陳奎曰極知制置使意業已遠託異域不復還矣往所給一十七劄今封還它一切寨眾請以屬林德亾何寨民許老等

殺德欲反是歲癸酉二月十五也乾既行至甘浦寨寨主廼出寨中裝五百金帛五十純因賜四送奉寨主廼以乾屬把水使劄十蘇老林十六等所部而四亦得蒲屬給綿諸小賞亾慮千金是時我伏波將軍提兵至北津適先得乾軍師林俊夫及甘埔寨人亞馬必力等具知狀於是制置使以檄諭暹羅安南令部索乾及賊老何鷙等而安南都統使莫茂洽即使使搜甘埔寨甘埔寨廼真臘夷國也使者言安南實無此寨茂洽於是持斧行境上捕獲倫盜廣東人吳成謝六趙亞三等福廼人李高等凡二十人婦女凡十四

口皆械與傳致制府曰臣圖實無敢匿乾者有則具以告其後庚辰八月暹羅亦使使者握坤哪喇請子制置使劉堯誨曰乾今更名曰林語梁所居在臣國海灣中專務剽略商賈督欲會大泥國稱兵犯臣國臣國請招徠乾乾乃欲歃血為盟誓誓無令漢使得執我也於是臣圖不得已佯與乾盟令乾已行至頭闞敢聞是時香山澳人吳章佛郎機人沉馬囉咻及船主囉鳴衝呅呧呶嗎事蔡興全等二十餘人並匯制府上謁請自治裝往擊乾於是制置使進暹羅使者庭中問狀因賞賜銀牌花彩段如禮曰與我師並

擊如令。先是戊寅七月，乾自苷埔還潮故巢，居月餘，發婁所藏銀穴，募潮二百餘人，與俱南行，至瓊崖，遇閩中轉穀舳艫，乾乃略其金銀，及男婦二百人而去。初乾在東埔，用楊四計策，乙寨主發唐兵一百人，番兵二千人，舳艫二十，大銅銃一門，令陳國順並攻暹羅，不克還。暹羅探不及，是時與我師夾攻擊，嚴斬乾，迺令得復入國，要盟城下。君子於是謂暹羅無勇矣。而會廠城耿廷向，爲閩撫巡使，知乾已復奔暹羅，乃使使者陳漢昇、陳廷宷往東埔寨，爲乾爪牙楊四所詷得，微告乾，乾遽殺漢昇，而以廷宷等數十人，皆分

配諸番爲奴。是時廷宷等思欲歸，悲號無聊，俄見我使者至，如自天而下，皆大喜過望。於是我使者出檄諭東埔寨，東埔寨惡楊四及妻林，負德賈叛，已迺囚執楊四等，及廷宷數十人，令使者浮喇節世哪陳明賫金書一葉，象牙二百斤，蜂蠟二百斤，詣邊吏，並獻見楊四，故我澄海人，幼小與其父楊君讚乘舟至東埔，無何讚物故，寨長老憐其少失父，孤養以爲己子。長立爲把水使，會邑中子道乾至，兩人遂相與爲刎頸交。乾有妾曰楊氏四，遂目以爲女侄也。始攻暹羅時，國順乘機殺死番衆，迺還報唐兵寇爲之。俄寨主

惡兩人，兩人懼禍及，已一日寨主出行，兩人迺乘勝持兵器入寨，移其累重，竄匿於乾黨陳大恭家，會四勞苦舁暹，大森气沮，勢敗不足恃，迺復載四徃東埔也。其明年春，制置使復使使周宗賢、王文琳賞諭東埔，令其與暹羅並攻，於是暹羅番王授計郭六觀，令會乾，乾覺，迺格殺番衆，略其舳艫，徃佛丑海嶼而去。竟莫知所終。乾之遁而鼠竄也，而給事中李選劾奏張元勳，常遇乾于河渡，御史王宗載劾奏傅應嘉，遇乾于甲子所，左都御史陳炌劾奏晏繼芳、周汝敬，復遇乾于河渡，當是時以諸將視縛乾，如縛嬰兒，直易

易耳，於此是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乃使滋蔓，有今日哉。乾或曰猶在，或曰被僇殺，已死。

諸良寶者，潮撫民也。隆慶中，曾一本既伏誅，而殺賊許瑞二千人，猶逋逃在海島。寶迺與瑞有隙，惡也。常稱兵相攻殺。前是寶與林道乾並皆用歸降，受我冠帶，得食膏腴田千百畝。亾何寶殺略我撫民，莫應敷，敷帥瑞相與擊寶也。是時備兵潮州使金柱迺令裨將韓國、李時魁提兵七八百人，守程洋岡。寶夜半衝營，襲殺我兵四十人，赴水溺死者五十人。已又殺二十餘人，鹵六百餘人。亾何楊老、歐老、程老亦突犯甲

子門殺千戶董宗儒及兵民二百二十四人鹵千百
所印二顆衆男婦二百六十四人自是後道乾遂遠
逃入於海而實亦接踵去矣林鳳合兵爲寇亂是歲
上萬曆元年也制置使殷正茂聞大怒罵趣令布政
使稚嗣功治糗粻而以按察使陳奎叅政使劉穩按
察副使蘇愚顧養謙僉事李材爲監軍屬廣州守胡
心得同知毛爲光周甕治兵餉而令總戎張元勳將
大軍期以四月望出征矣當是時道乾使使者鄭美
捕伏海口詗我師而會何騰輝亦艤舟來趣戰我師
疾鬪生得美等六人斬首虜六級俘獲七人獲舩一

艘器仗二十四居頃之賊益攻潮頭市厚壘二塞我
撫民魏朝義疾力戰斬首捕虜十三級獲生口賴少
江等十六人我兵行捕斬洪八等六級於是副總戎
李誠立提裨將范應星兵直擣騰輝巢騰輝先巳渡
河鬭匿矣會魏朝義兵至生得陳少渠等數人揮騰
恐益遠竄我師遂入其巢旦日日出餘賊前殊死與
我師戰我師遇戰疾力斬首三十四級艮寶遂西遯
而林鳳亦垂頭走八闘矣其後乃率徒屬突西犯陽
江燒火逼於麻濠水街會縣令陳嘉謨兵盛兒竟焚
燒疊岡諸村泊大金門是時能名毛賊者謨以爲官

兵至迎戰焚艮寶舩十一艘諸賊赴水溺死亡筭居
四五日復犯陽江我師衝鋒斬首二十級奪盔甲器
仗二十有五賊乃奉頭鼠竄北津港而我師亦至平
海外洋矣去時諸賊向聚黨四百餘人公行外洋我
師郎郤敵斬首二十三級生獲陳丕敬等十八人而賊
竟留泊萊蕪廣洋也於是金丹爲中將軍陳忠爲左
將軍潘吉爲右將軍石子芳爲後將軍而會葉文選
亦提福建游兵至疾力戰斬首一百一十八級溺水
死者四百人我兵死三人傷二十一人當是時都給
事中張書請 賜大將軍斧鉞藏此而後粵東得安

桄也前是艮寶以七十艘載二千人犯陽江我師殺
傷幾盡殘遺六百人還遁南洋而橫海將軍胡震焚
其戰艦李誠立圍其巢穴賓水不得舟匿不得出及
巳然兵在其頸矣而餘黨或奔新會或奔香山或奔
厓門皆道散亾莫知所税駕我裨將墨孟陽宋天爵
逐北至廣海先登斬首一十四級奪獲被鹵男婦三
十人還攻香山過厓門斬首八級生得龔一方等十
一人俘獲一人白翰紀梁守愚逐北至新會郤敵先
登獲鄧與等生口四十六人俘獲六人奪被鹵三十
人是時艮寶在故巢巢皆高山維以土垣深溝固壘

弗肯與我師戰。中間多綿絲堅甲，其火藥如大發熕、百子銃等類號最精，並守以死士。而良寶又頗習兵法，平時能與士卒同甘苦，及出略有所獲，輙均與士卒分，以故士卒皆以爲良寶親己，多從之。及鬬戰有功，良寶亦從予直賞，令士卒皆大喜過望。今其衆多剃髮爲誓言，誓欲爲良寶死，一可以當十，十可以當百，百可以當千也。我師徃徃列營田中，田中皆淤泥，彼得冒百死乘高山俯臨我。我偏將胡震、董龍、李誠立常以伏兵挑戰，會山上銃鉋如雷，諸酋夾以死迎我師，我師敗。頃之，諸酋復乘勝來衝營，偏將軍李誠

立獨騎馬走，墜馬傷左足。俄諸酋復以三十人紿爲徃田中採稻穗誘我師，我師鏖戰山上，諸酋並發如雨，直擣中軍營，誠立復騎馬走，士卒被殺傷死者二百餘，營中空無人。略大發熕七門、百子銃二十餘門、鳥銃百餘門、糗粮一百石、火藥八桶以去。是時按察使陳奎與總戎元勳閩提征山兵徃擊救，於是制置使劾奏誠立，給事中蔡汝賢劾奏奎，事下本兵覆奏請 上貶奎秩二等，誠立下御史逮問，並戴罪行師。於是奎、誠立請增兵，是日到置使大會佈政使嗣功、按察使唐九德、叅政使愚、副使李渭、王寅、僉事材及

總戎元勳庭中議，議以推官施之藩、裨將粱守愚往浙募兵，卽上書請以指揮使陳璘轉遷叅將，改吏目黃道守備，侯得良寶授職如真。於是以陳璘爲一軍，立偏將沈燦、王之臣二人；以黃道爲一軍，立偏將高太平一人；以李誠立爲一軍，立偏將董龍一人；而以元勳統之，陳烈及奎監之。而又使程鄉令武尚耕、東莞令董裕、順德令胡友信、海陽令馮笏、澄海令左承芳、長樂令艾鰲、揭陽令林大經、潮陽令蔣蘊善調度庶務。時諸酋益驕橫，令張阿二往南溪略穀，會金舟、林奇材兵先請伏內河待矣，阿二至，我兵忽起，道驚

竄，大敗，斬陳惟等首五級。還適故巢，俄又出澄海縣，澄海民陳恕率鄉兵要擊之，斬首六級。前是，賊黨陳四等三人請降，我裨將董龍卽令陳四引兵三十人夜半走賊巢，伏截斬酋一級，是時癸酉冬盡也。居一二日，大日，復令陳四到巢，會賊衆剃出略，冉與奇材兵轉鬬，斬賊首九級。頃，我師鼓行至南洋，鹵白艚船、馬舩船二十餘。會日莫，諸酋復出兵挑戰，自分更至鷄鳴，我師銃鉋擊傷賊亾算，賊大敗走，我師追亾至三丫港，賊已抵巢矣。巢故有四門，於是議以璘軍攻其北，道軍攻其南，誠立軍攻其西，震軍攻其東，乃下

令曰有能斬一級予三金獲一生口者予六金獲諸
良賓五百金至衝鋒破敵一千金敢議令不如令者
斬是時三月朔也諸酋率其衆三百人拒我師我裨
將張玘等郤敵斬首虜二級奪獲器械三十有四諸
酋由此阻深溝爲險我師以鳥銃擊殺賊四十餘人
俄諸酋出北門衝璘軍璘軍生獲二人斬首虜二級
震軍以鳥銃手擊東寨乘風縱火焚其戰艦諸酋復
亾抵巢而北軍部索得大小船三十有二擊毀殆盡
是時諸路軍乘勝勇氣益百倍欲勦巢而海防同知
周宗武先與監軍事欲遲遲以屬尚耕期旦日日出

大戰而黃道先期用雲梯雲車圍垣已登賊覺並出
戰我兵劉二百餘人賊亦多殺傷死者略相當於是
制置使請寬道罪而以裨將汪釆梟斬軍中以徇自
是之後諸酋盡墮壞其屋居乃掘治坑穽令四維如
垣墻盎覆以土高而維以內擇大木童樹排柵起敵
臺殊死守以欺謾漢兵不能知而漢將陳璘先已建
望樓樓高凡七尺其根株窟穴所在皆璘所親記矣
於是議以士卒往海上取鹹水草數十萬石實竹簍
中去地皆填以土令我師得上下樓自如也居亾何
潮守李多祚倅顧學仁言諸酋以三十人出西寨鈎

草頼璘軍格鬬戰諸酋始盡還巢而元勳遽爲計畫
以雲梯雲車及人字竹牌蔽遮銃石用鉏於墻下掘
土令底虛則圍城自倒我乃以牛車載土及草令士
卒積草成山積土與賊垣平然後以柴草火器拋擲
入巢我師四面而起千銃齊發彼烏能柰此炎烈何
也於是幸用其計遽以木板柴草填塞濠川賊聞出
略填濠草數束而去我兵劉數人是夜元勳復治草
爲人以三十數皆披介冑如兵賊望見我兵至遽齊
舉火槊鉛彈幾盡復取血釁旂鼓時夜半至旦日天
未明我兵半在土山以火箭噴筒焚其敵臺用發熕

百子鳥銃擊賊賊以銃敵我師强半在排柵下使滚
刀長鎗如飛殊死戰於是我師拋擲水草諸酋復以
水當我師火攻我師以一軍治墻孔一軍掘墻基須
臾圍城並顛倒我師五合六聚而入李誠立董龍斬
諸良賓等首三百四十六級葛浩斬首三百四十級
胡震斬首一百五十級陳璘斬首二百二十四級黃
道斬首一百八十級楊繼武斬首四級司桓斬首三
級時三月初十也斬首捕虜凡一千一百五十級俘
獲凡一百五十五人奪獲被虜男婦凡二百餘人事
聞　上賜殷正茂三十金紵絲二表裏蔭子有故爵

遷秩一等。令世世勿絶。遷張元勳秩一等。金幣亦如之 賜胡震等金十五兩。董龍等十兩。程嗣功等八兩。金冊等五兩。皆有差。故事。凡佐史在軍給事及錄捷書者。俱得叙。免考辦以省祭授職。是役得免考辦者。惟鄧松。羅繼隆而已。始鄭大漢長八尺。膂力絶倫。佐史吳天賞請以把總名號。提干戈號召綠海卒。卒禽大漢。然則佐史亦武矣哉。於是本兵尚書譚綸請于 上。予十金。

林鳳者。潮連酋也。萬曆初。常與諸良寶爲徒侶。樓船將軍俞大猷。常提兵問諸海島。鳳遂鼓行而去。飀港

武功錄 卷八

也。鳳度其不水淺戰艦不得入。於是盡棄去其烏舩勿問。而以輕艇恣往來自便矣。居頃之。鳳自玄鍾還潮。謀劫略閭里。已款塞。請歸降。會南洋軍書急。遣吏佯爲許降以緩其勢。而鳳竟以百餘艘突入清瀾港也。旦日日未出。遣使使者詣監門。幸爲我多謝。告所吏請啓魚鑰。吾以一介使入城中。易米輒去。不女擾也。而所吏丁其運閉關嚴。請謝絶使者。弗內。前是天久雨。城頹。鳳引其衆由頹城入。竟略畜產鹵七十人而去。是時備兵海南使陳復升。提兵至銅鼓角討賊。[illegible]入遁所[illegible]略遂遁入於海。是時甲戌二月也。本兵尚書譚綸用廷議。請閩廣兵夾攻。 上報可之。於是制置使撫巡使。在廣則殷正茂。在閩則劉堯誨。並皆得頒征伐。而裨將白翰紀。胡震追亾逐北至大星海。斬首二百有五級。俘獲七十五人。奪三十四艘。焚二十餘艘。艘湛赴水溺死者亾筭。是時大將軍張元勳。監軍副使陳烈。堅壁備潮州。潮州。閩門戶也。而閩亦以大將軍胡守仁。提兵一萬人。乘福艙等舩一百五十艘。行詣潮於南澳。柘林。玄鍾。間問鳳乎。鳳延遂逃至香山。已復自大金海至北津。入汾州。蓮頭灣。先去矣。於是胡震追亾至黃屯角。衝鋒。斬首捕虜五十三

武功錄 卷八

級。俘獲十三人。白翰紀追亾至碙洲。會戰艦。力大不甚利海南。海南沙淺磯多。利輕舟。鳳頗習地形。所乘艇皆底平。得上下海島如蜚也。自是之後。前將軍金冊以林奇材。潘吉舟爲一軍。中將軍宋天爵以葉文選。黎希望。陳崇諒舟爲一軍。後將軍李炳。石子方。以所部烏艚舟中分軍。一軍軍碙州。一軍軍南灣。會裨將黑陽孟牛天秩。趨所部。許恩舟亦至。諸羽林黃頭乘綱紀哨馬等舩來。勢便疾如遊龍。於是海上鼓角橫吹。舳艫相望。綠邊人皆意鳳必遠遁走死矣。鳳果遁。我裨將姚允恭。潘吉。林奇材追亾至新英洋。邵敵

斬首七十一級奪獲十餘艘被虜三十六人會日莫
淺淺走昌化洋而許恩跡且至臨高外海郤敵先登
斬首一百餘人巳鳳復自長沙港走白沙湖我海上
材官驟張並追亾逐北至雞心大洋鳳衆見我師既
雲翔不可敵欲跳身得遁走無筴用殊死與我裨將
陳忠蹻遷轉鬬適大風雨海上白浪如山旦日天明
疾力戰我師生得一十四人斬首二級俘獲二人是
時副使金瀨聞諸往來者言曰鳳且欲東走海出彭
湖計畫已堅决亾何鳳走崖州於是以陳崇諒備
清瀾胡震備儋州以白鴿白砂爲兎兵並捕伏於昌

感沙沉曰令此賊進不得攻退不得還此坐困之策
也鳳竟東遁會大風從東方起擊舟不得已還大洲
巳復從大塘開洋鼓行至調懶外海項之風稍稍息
鳳得至東南深洋矣而我師追亾亦以北風迅急鼓
行至瀾口於是與胡震白翰紀虁鳳於榔渡乃鳳先
巳閼匿在老萬山邊矣是時諸所追亾將請以其半
壁千佛堂門擔竿洲平海它皆乘順風一晝夜行數
百里至碣石甲子海洋會林福言鳳在三洲閩軍以
一軍屯馬耳一軍屯南澳於是鳳又走廣澳廣澳去
河渡門近矣遇馬耳軍竟鄉東北走走閩海閩中兵

處甚設我橫海將軍度鳳勢不東走彭湖甦浜或走
浙海耳居亾何鳳果涉閩海至彭湖張元勳追至金
門所而還時六月十九矣明年冬巡按直指淩馬應
夢上書言鳳在東番呂宋國與國王不相能今以九
月中來彭湖復詰翹港也前是鳳在呂宋築玳瑁港
爲城自號稱爲國王欲謀協番衆以閩閩廣亾何制
置使劉堯誨使使者王望高周英等往諭呂宋招番
兵五千人襲港內焚鳳舟幾盡僅殘遺四十餘艘鳳
不能嬰城自守復走潮閩師追捕至廣斬首二百級
擊破二十艘是時鳳所遺有衆財二千餘人舟四十

餘艘又復爲閩將軍所擊破得衆凡一千八百餘人
舟凡二十艘父之復出沒柘林靖海碣石之間奪漁
舟略民船遂至一百五十餘艘乎給事中裴應章請
邊吏不以此時艾玳瑁之旅豢林鳳之血此何故之
以哉始甲子所圍困時亦幾就會逃語在前給事蔡
汝賢疏是時堯誨亦言金淛稱閩所上首虜多屬虛
冒而閩中又稱金淛力主撫阻我師於是給事中藹
彥上書言淛不宜請撫坐法當左遷頼吏部尚書張
瀚議得寢亾何本兵尚書譚綸亦上書論閩浙所劾
奏皆起爭競　上乃詔曰若同心爲國嬉忘自無干

房諸公卿皆叩頭稱大哉王言。其後鳳黨二漁主志善、七漁主李成、竟使酋長蔡德、陳檉、李瑞奇、至浙陽請撫也。曰林鳳有死罪。顧年老汚穢、不足以當斧鉞。今復走西番。願寬假須臾毋死、實亾它腸。吾屬成黨一千三百一十四人被鹵一百三十七人。戰艦三十五艘。善黨三百九十八人被鹵一百二十二人。戰艦一十八艘。凡攻戰器械、火藥、硫黃、盡以獻將軍。唯將軍幸賜哀憐。吾等小人、竊願居將軍宇下。比編氓也。都御史淩雲翼、下監軍趙可懷、劉經緯、夏道南、及裨將晏繼芳等議前事。撫民皆給所居地、聽其聚黨如故。今先下令。令散黨得還歸故籍。於是李成等皆叩頭如令。

讚曰

余考呂宋國、非貢夷。邇擊破林鳳、壯矣哉。及貢奉方物、尤爲至順。然道乾亦入暹羅矣。幾爲乾敗、何能不及呂宋也。良實與兩酋並雄海上。實獨蚤蹶。厥殆晝哉閩廣事。余聞有爭競、殆與嘉靖中江廣征張璉、湖蜀征黃中事無異。人臣尚同寅協恭和衷哉。

李茂列傳

李茂者海南撫民也。初酋長林鳳之亂、茂嘗爲爪牙。有狀。亾何、鳳遂逃入於海、朋黨益衰。隆慶末、茂以八十艘大入樂會。會學傅鄧萬行縣事。遣尉蔣志烈擊之不克。茂遂破縣及文昌。於是給諫梁問孟劾奏。萬免官。頃茂自面縛請歸降。令得居鄭前。視猶編戶氓也。茂部兵得歸桑梓者、凡二百三十五人。人縣版籍者、凡一百五十七人。居二三年乙亥、倭奴犯雙魚。茂與許恩疾力戰、得生口數十人。斬首十四級。奪獲被虜三人。殘黨赴水溺死者亾算。是時茂等已得濱官。名爲把總矣。　上幸從大司馬議。　詔賜茂等金八兩。其後丁丑、林四諸酋犯澄邁。茂部兵捕虜亞三等六人。御史詹貞吉念茂既亾它腸。乃上書請復萬官、求比李志學例也。　上不從。其後戊寅、茂竟聚黨千餘人、盜取珠池。都御史淩雲翼檄縣官檻車傳茂及得樂等軍門、因撫諭之。二酋復居海南如初。其後丁亥冬、復大入珠池、拒殺我海上樓船卒。都御史吳善、乃以屬吏會御史蔡夢說行縣、遣同知董志毅沒茂及德樂舳艫入縣官。海上幷藤布小舟、一切焚之。巠散黨徒。二酋居城中。亾何、茂自毀敗鄭前廬舍如令。

而其徒黨猶鼓舳艫遊竄在海上乎。明年德樂乃出
素中裝與其弟陳朝綱陳朝紀及蒼頭陳長鄰那二
等往吳川南鄉招致亡命而茂亦使蒼頭那扆春養
陳二。蒼頭那二那勝天勝並以洪懷濵統之。旦莫治
舳艫鼓桴而入池專以侵珠為務先是茂與諸偷盜
約每十吾與樂取其六以故諸偷勇於奔命也於是
分巡使孫秉陽及總戎李棟請于制置使劉繼文乃
使北津裨將陳震廣海裨將沈茂魏琚出潿州。追逐
至楊梅望斷池鏖戰生得梁與黃世德鄭那三等。我
兵傷十九人。是歲戊子冬盡也其明年正月二十一

日叅將楊友桂乘勝逐北。生獲李茂陳德樂陳朝綱
那二洪懷濵。乃逮繫瓊州其明日餘黨六十餘人。略
二蛋舟。偕桐艚凡八艘直走北崎澳復索二百餘人
入木欄海。明日陳朝紀入那林市。誘撫民。撫民不從。
那林故多草廬乎。朝紀乃乘大風縱火。焚其廬以百
數復聚舳艫。凡一十三艘徒黨漸增至三百餘矣。制
置使乃使使者楊聰羅世賢持檄往招諸酋降於是
茂及德樂子。見漢使至輙抜劍起舞執聰欲斬之。已
釋聰曰生還若若為我告將軍將軍恩貸吾父。令出
吾等趨倒戢干戈降矣。是時酋長蔡克成最慓

桀酋中號為蔡番魁乃鼓諸偷並亡抵於番而餔資
饟牽盡矣一日夜直從澳心墩大入加丁。新蕉大蛇
諸村略諸村餔資饟牽以去已復聚黨至七百餘人。
各家丁諸村遂襲清瀾所焚營壘三十有餘其後復
大入萬州東澳諸村焚民居二百餘所。及戰艦十餘
艘是時海南久不雨穀貴民流巡按御史黃正色恐
有如一日不可知叛黨內訌黎岐外應縱不自愛柰
疆場何於是劾奏備清瀾者將黃　高　孫
當遠備瓊崖者將楊　備白沙寨者將李棟備
海南者將周　當坐不恪瓊州守周希賢通判劉世

指揮使牛　高讒當末減分守使徐應奎備兵使
汭秉楊教諭行文昌事林立縣丞鍾世秀皆以事請
除罪。是時給事中張希皐亦上書數楊友桂罪事下
本兵問狀尚書王一鶚案允　等罪因移制置使酋
中有悔禍歸農及縛致諸偷自贖者咸與恩貸有如
怙終不悛得案治無赦於是　詔免楊友桂官它輕
重皆罰治其二月十九日。蔡番鬼復犯萬陵是時都
護邵曾和。備瓊崖矣兵巡使與和朔提兵追亡逐北
斬首捕虜五級。明日與番鬼挑戰番鬼復奔入崖州
於是海防使劉世懋以羽檄徵北津舟十八艘白鴿

舟三十艘廣海舟一十艘是時番鬼衆已犇入南嶠
矣略海上轉殺者欲陸行我師火炮齊發擊七人傷
者無筭番鬼怒以鐵椎椎破招徠牌竟開洋而去其
二十六日犯陵水港明日犯南燕灣縱火燒南海山
尾二村我陳桊生獲蘇彥剽廖永伯等九人明日大
入樂會博敖港裨將陳承祖轉鬬斬首一級傷者亾
筭居後二日犯會同焚港門客舟一艘復還文昌矣
文昌多陰爲諸酋耳目者聲爲番鬼千餘人其後三
月朔犯黃竹我裨將李福綜其實實六百餘人居亾
何儋州黎兵馳文昌生獲奸細李懷甲赤臉赤脚乃

酋長陳二老恭番鬼致洪黨麥仰湖大率期三月中
舉事視烽火起即發監門以爲內應有狀於是逮麥
仰湖及儂甲擊瓊州獄而諸酋遂潛入清瀾港我海
上師多捕伏港口生得陳二老斬首十餘級明日裨
將魏瑶柳鳳陳震吳振夏翁思藩魏正孟提兵至港
口瑶先登擊破舟二艘思藩擊破舟一艘振夏擊破
舟一艘陳震同魏正擊破舟二艘自日中至晡大戰
數十合我師用噴筒鳥銃以大攻之焚燒死者亾筭
斬首一百二十七級明日指揮使高誥從邏卒巡徼
道上生獲王一理等五人是時孫子裕黃夕戊高文

璵待罪行間會諸酋捕急遂逃登陸者業已什七八
矣裕等斬首捕虜一十七級奪獲被鹵七人我黃海
將軍鼓行至蟛水港萬弩俱發番鬼中流矢死死矣
是時麥仰湖跡絓城中百餘人瓊州知府周希賢大
索郡中郡中股栗於是總戎李棟使使者送奉新牌
梟斬儂甲麥仰湖瓊州市自是後渠率既伏誅乃蹤
捕奸細矣其初六日裨將楊壽南生獲陳春等二人
王大賦獲許二鄭國欽等十二人李禍獲張傑等三
人萬州獲陳三一人文昌獲李志保等五人馬三頭
其初七日高誂獲葉文卿一人林壁獲黎維任等二

人李被虜一人其初八日王弘烈獲陳有令等二人
高誂復獲吳世朝等十人陳承祖獲三人奪被虜婦
一口於是上功莫府斬首捕虜凡五百七十級器械
凡四百二十有奇本兵案劍置臣劉繼文總戎臣李
棟副使臣孫秉陽功第一其次布政使臣程拱宸叅
政臣徐應奎臣熊惟學按察使臣徐用檢副使臣黃
時雨臣趙善政僉事臣許國瓚叅將臣邵會和遊擊
臣沈茂臣胡紹忠臣孟宗文把總臣陳震臣陳策臣
李棟臣林森知府臣周希賢臣林民止同知臣李惟
岳臣方應時通判臣劉世懋臣徐化臣葉茂騰推官

臣傅國材。臣熊廷相。知州臣鄭琦星。臣吳道源。臣陳
節。知縣臣林棟。臣吳如奎。臣徐應麟。臣陳王策。臣林
立。臣莫持英。臣黃四科。臣廖付易。臣黎可耕。臣張時。
臣黃道克。並有功。事聞。　詔賜劉繼文還秩一等。金
二十兩。紵絲表裏二純。李棟孫秉陽金十五兩。表裏
各一純。莫茂洽紅獅子衣一襲。綵段表裏各二純。徐
應奎邵曾和等。金十兩。陳霖林氏止等金八兩。方應
時高詵等五兩。前是夏四月。南贛奏王子龍之捷。兩
廣奏李圓朗之捷。不世殊勳。並在數月間。郡國有山
寧海晏之謌云。居一二年。辛卯冬。給事中王德完論

奏廷議二捷多不覈。大畧言李陳之變。實由遊擊沈
茂宗珠構釁。旋擒二酋。俄徒黨二三十人下海。襲城
材立。張言賊衆千餘人。於是制置使使總戎提兵二
千人。往討之。行未至瓊。賊黨解散矣。斬賊首不至百
餘人。乃從林壽甫計。遂殺掠行旅。僭道冒功。王子龍
先是南贛撫巡使秦耀。奏勦斬于陣。亾何。惠州判蔣
杞執子龍。及其家室妻子八人。繫獄。奏當之成。甚於
南贛不便。南贛告兩廣。廣遂移知府孫光啓。欲以往後
惠文彈治之以滅口。光啓以爲踰月之間。一子德之
身。乍死乍食。前所稱死者僞。今食而不以報者亦欺

僞與欺。皆非忠。吾不忍以此事　陛下。延請告竟歸
本兵旣蘇得狀。請于　上。於是劉繼文孫秉陽沈茂
坐法免。楊　劉世懋等下御史逮問　詔御史毋
得畏避相覆蓋。先是同知董志毅爲澳黨黃建所訟
繫獄。至是亦從圜墻中上書。訟寃。書多不載。然李茂
妻符氏。及其子李日新。李日章。陳德樂妻趙氏。妾林
氏。蔡氏。及其子陳仲仁。陳仲行。余德妻許氏。及其子。
余仲良。陳細妻朱氏。陳萌紀妻莊氏。洪懷濵妻盧氏
妾陳氏。是時久已沒入秣陵功臣家爲奴婢矣

讚曰

李茂陳德樂之役。豈可謂非功乎。厥後王給諫所
抑何異轍也。余皆兩紀之。將誰適從乎。人言兩廣
始上變時。輙多至數十萬。及奏成績。亦間有不盡栽
者。此殊不然。人臣要在爲疆場。芟夷亂寇。建設千百
十大功耳。卽令召虎方叔大兵所到。亦豈得盡無玉
石[illegible]者哉

蛋賊蘇觀陞周才雄梁本豪傳

蘇觀陞周才雄石城二蛋戶也其先皆安南夷常款石城塞涕泣曰微人長願臣僕由此得充蛋戶阻烏兔多浪爲險矣兩酋皆世擅珠池利往往交驩大賈得因而稱貸憑招致四方亾命日夜殷殷便兵弩飭鬬具侵犯我禁池我禁池兵衛甚設於是諸蛋戶乃自度吾以白挺一日欲橫行海島非多集梟勇莫可者益務爲富厚以自雄有如生殖稍不可意勢且應接豪賈不暇諸蛋戶廪廪於子錢日益增恐嗣歲必無所得於豪賈於是聚黨數千人數出刼雷廉之間

蕭然苦兵矣前是酋長羅漢卿阻中路港諸偷盜發殺之於是曾國賓以三十艘入海康犯北海是歲萬曆元年也其二年犯上村其四年犯合浦冠頭嶺其五年犯永安還入大康角國賓乃悔禍肉袒請歸降其七年佯爲珠商所追鼓棹而入于海因犯南板村殺周英會林一嶺西備兵使招之降復降是年蘇觀陞周才雄亦以十八艘入合浦犯乾體村斬蛋民林三焚燒男婦六人畜產亾筭其後又犯安南永安州我兵追亾逐北甚急觀陞等乃遁逃還烏兔烏兔北枕高山南濵大海亦用武之區也於是使梓人采大

才十章以上建屋居令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臨不絕關東西二大門其一門而大海往來幸得通它門皆壘封誡門者弗爲通啓閉必張旂志鳴金鼓鼓吹張大海島唯恐我橫海將軍麾蓋一旦登臨也夜常以邏卒數十人銜枚擊刁斗五分更巡徼道上至旦日日出乃已已乃擊牛酒饗士士亦受陞等厚賞賚唯恐陞等有如一日不可知致願死戰乃復聚黨千餘人治舳艫三十餘艘並出海其九年犯斷州斷州去永安所近矣是時百戶張褘備白沙哨千戶田治備濵涯哨聞陞等將至皆援旍擐甲誓不與陞等

俱生於是張褘攻其東田治攻其西治橫長於擊劒乎每擊劒必以長短橫行諸蛋中諸蛋中多傷金夷遂赴水寧溺死僅斬首九級生獲林細武等八人諸蛋中自以爲能不及也自是後諸蛋中亦募善擊劒人出挑戰治度蛋衆無它技易蛋蛋儈卒圍治治及兵士王致祥皆身被十餘創死於是都護使陳居仁及廉州推官汪堯卿引白鴿寨兵追逐斬吳三蘇希堯首四級陞等竟揚揚令榜人擊鼓鼓行還阜也居頃之伍畏譚明理等訟于廉州守丁有周雷州同知徐淮曰府不亟請斧鉞恐吾等後無種矣亾何諸蛋

賊復突入東山殺軍人鄧邦進吳得賢等因謂逆黨曰亟還我前所虜復黨乃已不還我我今以數千人虜劉廷璽塲也是日分守嶺西使張明正分守海北使陸萬鍾及分廵使徐琦可薛夢雷都護陳居仁請于制置使劉堯誨曰此吾驕諸蛋罪也願裁此而後朝食於是樓船以二十七艘為西哨遣把總李如桂將之以三十一艘為東哨遂指揮文濟武將之又懼其遂登陸遁走也陸雷門兵為一軍屬指揮胡統忠由息安入廉州兵為一軍屬千戶張尚仁由橫州入皆以總戎黃

應甲及都護陳居仁統之是時分守使軍石城備兵使軍永安下令諸蛋有自縛歸降者聽期以九月十八日出師諸蛋既聞大兵雲翔而至乃夜半從欖樹港遁逃井村我橫海將軍追亡逐北直擣其巢生獲蘇觀敬蘇觀深陳鷹爪等一百一十九人保姦李志岳等二十一人千戶傅大明朱大震生獲蘇觀陞蘇觀祥等七十二人保姦王廷幹等一十人是時大風從西南來諸蛋舟多湛舡死陳居仁追逐至海康生獲林德輝等八人經歷龔一舉生獲陳隆全等九人指揮顧汝錫生得鄧鸞等五人裨將梁朝生得李天

元等九人及保姦李金鍾指揮胡紹忠千戶楊孟仁生得麥子望等十人及保姦莫賢把總李汝桂追逐至瀧州生獲周廷佐等十人雷州兵生得張本榮等六十九人保姦朱太等七人於是諸偷盜林允厚蘇朝德等七十餘人見勢力益衰落乃太息曰與我死刀鋸孰若自縛而請將軍因以所治舢艫及器械具沒縣官得湔除前罪緩紫臣須臾毋死酋長陳泉倔疆寧願死刀鋸不從於是厚等疆縛陳泉及蘇二等三人獻見將軍將軍許諾然恐它賊飄復逋逃滋蔓野陳居仁乃引李如桂兵驅捕斬林維錫首一級鹵

獲鍾永實等七十九人明日獲周光陞等二十七人剐才雄於是為石城所生得矣其後梁本豪復亂梁本豪者亦廣海蛋酋也先是曾一本稱雄海上豪乃與馬國政陳世元誘導入城中後本伏歐刀死豪等奉頭鼠竄入于海朋黨漸增於是乃有梁本明之酋馬國隆之酋馬本高之酋陳宗明之酋陳宗易之酋張廷爵之酋石志和之酋石志亮之酋布君寵之酋布尚韜之酋布尚敬之酋布君裕之酋楊汝俊之酋郭孔卿之酋千餘人專往來波羅香山三水東西海日夜習水戰舟檝或八櫓或十櫓皆不必使撈人

諸蛋賊能自操舟乘風行波濤殆若閃電一旦有緩
急輙走入水水不能爲災海上號爲水獺云其人女
子勇倍於男兒子襁褓於壯視我海上師一可當百
我伏波將軍常治兵捕禦諸蛋賊皆飄忽無常所我
使使者逮捕不可得籍弟令捕急長見使者此必士
人士人必舍舟登山山中諸編氓其爲保姦諸偷往
往以抵其家久闕匿使者在門門中無老少皆出見
竿稱此門中無盜不容口不知此一使者及公庭左
右酋長爲諸蛋賊耳目諸蛋賊亦不復畏見使者也
前是漢人誘倭奴入中國頗彊盛本豪等常聲欲盡

武功錄　《[illegible]》　六九

殺官兵流劫諸郡於是以爲非倭奴莫可者倭奴種
類殊兇悍不畏死豪復往西番交驩林道乾本豪於
是志不在小矣制置使陳瑞監察直指使羅應鶴智
叅及此乃與布政使李江王元敬按察使趙可懷叅
政使徐時可周之屏議以爲本豪前此殺千戶濮漢
典史林煌略通判駱秉韶鄉大夫鄧灊及孝廉黎思
勉等猶不足患患在倭與林酋相群輩爲奸也乃
上書請復廣州標兵數百人於是治戰艦募水兵常
從裨將旦暮巡徼海上當是時倭奴已揚揚鼓棹來
矣先是海澄人林通林濵張保借二十五人闌出財

物往高州行至方鞋海道逢倭倭殺略之以何入入
上表老萬洋殺周亞三略李氏何氏陳一仔家産而
去是時倭奴固已千餘數矣始漁人楊玉在長沙港
見倭操一輕舟舟不滿八十人以何漢人多爲爪牙
者海上俗故造烏槽橫江船因緣爲利頃徵稅太苛
報罷海上無以爲資皆捐故業往從倭與蛋矣於是
制置使移總戎黃應甲及副總戎千嵩追逐至蛇洲
裨將黃長福銜鋒擊沉倭舟赴水溺死以筭獲生口
七人斬首捕虜一十三級時壬午六月也諸蛋賊在
沙頭劫略鄧宅執其男婦請贖我橫海將軍盡髮上

武功錄　《[illegible]》　七十

指冠謂倭與蛋桀驁不當如是耶於是指揮徐瑞湯
引樓船卒一千二百人爲一軍軍老萬南備倭把總
張容正引樓船卒一千二百人爲一軍軍虎門東備
蛋以叅將楊爲棟引兵一千三百人白翰紀引兵七
百人備外海遊擊沈茂及指揮王權趙升引兵一千
五百人把總陳宗亮引兵二百人備內海戴恩引兵
八百人備公鷄頭急水門牛思弼引兵六百人備三
州柳渡灣而分守使周之屏亦引兵一千三百人同
知朱一桁引兵二百五十餘人營居中皆令乘白艚
大艘不足則[illegible]及漁舟我師分十道盡出期七月初

十日。五合六聚而至。於是海上師。提貅揮鼓銜枚。湛
蛋船二十餘艘蛋衆多赴水溺死者。生獲梁本豪馬
國隆等四十二人。俘獲四十四人。奪蛋舟三艘。我兵
陣亡一十二人。趙升生獲楊俊等四十二人。斬首一
十九級。我兵傷一十九人。把總江應晴。龍鏜獲生口
四人斬首八級。俘獲六人。我兵亡一人。傷二十六人。
殺傷大相當。沈茂。王權。獲生口二人。斬首十一級。陳
宗亮獲生口三人。斬首一級。俘獲七人。我兵傷四人。
楊爲棟生得三十三人。百戶何鳳。生獲一人。斬首三
十一級。俘獲四十人。白翰紀獲生口三十三人。斬首

一級。俘獲一十八人。奪器仗一百七十有七人。我兵
傷六人。晏繼芳。生得二人。俘獲四人。它一切盡奔石
茅洲。其後十一日。翰紀追亡逐北。生得九十餘人。斬
首三百級。湛船一十一艘。復由大虎門出外洋。十四
日。復追逐至九洲洋。大戰數十合。爲棟生獲十三人。
俘獲八十三人。我兵傷九人。翰紀生獲二十九人。斬
首四十四級。俘獲四十八人。奪倭刀一十有二。把總
陳鳳及周正周岳。皆生得三十人。斬首二十五級奪
倭船一艘。江應晴。生得二十四人。斬首三級。俘獲一
十四人。奪船五艘。我兵亡五人。傷二十四人。王權。生

得四十二人。俘獲二十五人。趙升獲生口八人。俘獲
一十七人。陳宗諒。生得四人。俘獲十人。楊尚斌。生獲
一人。武生吳利見。生得六人。俘獲八人。知事楊鎮。生
得五人。俘獲十三人。奪船一艘。諸蛋賊於是復奔譚
洲沙灣。聚船二百餘艘。及倭船十餘艘。並人老萬山。
相爲犄角。拒敵我兵。十七日。沈茂追逐至譚洲沙灣。
擊沉賊船二十餘艘。溺水死者二百餘人。王權趙升。
生得馬本高等五百人。斬首四百級。奪倭刀三十。是
日楊爲棟。亦追亡至老萬洋。擊湛賊舟十三艘。生得
真倭十五人。斬首一百七十八級。百戶何鳳。斬首二

級。奪獲倭舟八艘。倭刀二百一十有五。我兵亡十七
人。傷二十人。提舉翁仲益。生得馬留仔等四十二人
俘獲十五人。千戶劉崇。生得十一人。俘獲十三人。餘
黨皆聽撫。凡二千五百餘人。是時調度內郡者。知府
則周啓祥。王洋。推官則陳紹功。知縣則周文卿。爲生
虞游應龍。葉初春。陳楊產。於是制置使使使者奏捷
書以　聞。事下兵部尚書梁夢龍議。請以十一月初
三日　上常朝之期　御前宣奏捷音。已。百官皆吉
服。大鴻臚致詞。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期。儀部移太史
爲文章。太常具祭品。是日　上遣公朱應禎告　南

郊侯孫世忠告　北郊侯李偉告　太廟畢本兵
功行賞　賜陳瑞金四十兩大紅紵絲飛魚衣一襲
黃應甲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朱東光楊爲棟陳鳳
金二十兩李江等陳紹等金十五兩于嵩等周啓祥
等金十兩始　京師聞撫蛋至二千五百餘人心竊
疑之唯恐陽撫陰叛異日廼復爲我肘腋之禍也

讚曰

尚書明王愼德四夷咸賓而况茲偷盜乎余閱蒯遼
吳司馬劄乃亦以是日宣捷奇哉非　天子聖神文
武不易有此余獨怪蛋賊故安南夷種也何以令其

滋蔓海上乎蔓難圖也田治以擊蟹閩乃死于金夷
哉甚矣其不講于剌劍之術也

林奇材魏朝儀莫應敷黃瑞劉與黃列傳

林奇材者許瑞許讜之後也始吳平曾一本發難時
瑞實相佐助爲姦逆隆慶中廼詣指揮使金冊請歸
降冊因往雷洋壠曾旦之降令從征於是生德程希武
及林容等千餘人奇蔣被鹵七百人瑞以故得除罪
居潮溪東瑞遂擅海洋之利會林道乾諸良寶魏朝
儀與爭利廼稱兵攻瑞瑞復奔廣海制置使殷正茂
使佐史吳天賞令瑞西征瑞又生得倭一百有四人
數戰數捷能頗積功勞矣俄又乞居惠海豈不幸道
逢霧露卒於軍令以讜代之讜提兵至大澳得倭生

口七十餘人海賊楊老仔等二十人俄復至牛角灣
斬許俊美等二百餘級俄又至三洲斬鄭大濮首二
百級是後讜亦隨物故矣材承其後是廼諸良寶反
也提桴鼓立軍門曰阿寨世爲疆場效橫海之功何
至當吾世而令良寶得公行海島乎於是與金冊補
伏內河會良寶率其黨出略殺材起兵鏖戰捕斬陳
惟善等首五級材竟有擒良寶巢全捷斬首一百四
十餘級自是後材益從金冊潘吉龍與羽林黃頭追
林鳳西走瓊崖儋感之洋東驅彭湖琉球之域始至
淅英時斬賊首七十一級奪獲十餘艘被虜二十六

人。是時材已得冠帶名為把總矣。制置使殷正茂、僉材久勞苦海上、與參議夏道南、副使李材、及同知周宗武以材入海圖籍、於是材黨散歸者、凡七百九十二人。為兵者、凡二百人。為民附籍者、凡一百九十五人。是歲萬曆三年也。其後兵部尚書譚綸從置制使請、以材比許朝光故事、授平海鎮撫使、上從之。材始有部二十七畝。起田中從軍、何知尺籍伍符哉。今得列于此、君子謂材、於是乎勇而能恭矣。

魏朝義者潮洲冦也。隆慶中、與曾一本、林道乾、諸良寶並雄海上、為之一。一本伏誅、朝義自度吾犬馬齒長、

不足以當[illegible]、何乃以身試法、而直為此虜虜奸將軍旅鼓哉。[illegible]與為治民便。於是詣疆吏受撫、請居大家井。部兵六百一十一人、居二三年、制置使殷正茂、跗橫海將軍徙閩良寶罪。遁以羽檄徵朝義兵、朝義塞井夷竈曰、此行、請梟斬良寶首報將軍、願受將軍一麾、不復肯觸久居寨下矣。趨治裝行、會諸賊出劫湖頭市厚埜、義偕澄海薄陸錦、遇戰疾力、生得澳主賴少江等。一十六人、斬首一十三級。復行捕斬洪八等首六級。居五六日、復提兵至河渡口、先登生得陳少渠遂有何騰輝巢、由此林奇材等、得併力攻寶矣。

寶既就僇、義輒嘆曰、小人不始蚤自裁、幾是乎。始義所居寨皆有圍垣、甚壯麗、足以自蔽、行則有白艚船、自侍吾以數百人、披倭甲、綿甲、皮甲、冠藤盔、佩挺刀、及手持佛郎機、大發熕、鳥銃、鐵砲、西瓜砲、橫行海上。海上烏奈阿義何。亾何、義歸自上海、即先毀敗其巢君令黨與六百餘人、皆散歸、因自縛交手足、令妻小送奉義所治諸戰陳具、並請于監軍陳烈曰、願不復蔽矢石、第挾其累重居城中、得比編戶氓、頗足愉快矣。唯將軍待以不死、得及此。是歲萬曆乙亥也。於是制置使與分守使趙可懷高擧、及大將軍張元勳、吳

京、梁守愚議、議以推官施之藩、丁士髦、往築之、果如義所請、亾它腸、然後以義居潮州城。後六年庚辰、海上捕乾、不可得。制置使劉堯誨、以為必朝義、乃足當道乾、遁用義及許恩募海兵二千三百人、乘二十五艘、復入海索乾。

莫應敷者、亦潮海冦也。其先許朝光、烏鈔海上、光既就誅、而部黨曾一本等、猶雌伏在海島亂。隆慶中、我橫海將軍赤白囊十餘上、請征本。是時應敷先受撫在東湖寨矣。會林道乾、魏朝義、諸良寶皆提桴鼓積功勞曰、吾備兵大家井、令一本遂褎足不敢入郡界

可乎自是後數逦散其部黨四百二十有三人與朝
光男許國柱並詣於行澄海事普寧知縣劉銑曰小
人願居城中鬴比編戶氓今其巢穴俱已毁敗無類
矣纍所治鳥銃及銅鐵百子發熕鐵彈以慝數種並
皆送奉縣備它盜小人既老耄髮如此種種矣何能
復效它年年少推鋒蹀計終自背棄顧爲是不軌令
刀鋸旦莫在其頸乎數於是請入澄海籍居城中始
敷所築圍墻甚壯麗足以示威一旦毁巢散黨曰寧
爲治民使阿寨生荆棘麋鹿遊干戈之場也
黃瑞者潮山冦也與酋長蘇繼相曾奎柱高山等常

出刼旁近江閩廣諸郡以何相竟擾黃巢自立爲天
一大王是時奎亦據石硿而大順鄉居其中瑞與劉
與策實巢焉延袤百餘里腴田萬頃壯哉巢吾所聞
惠潮獨是耳嘉靖末瑞既受撫大將軍提斧鉞征三
酋瑞頗欲自効其後柱高山使使者張大至瑞巢請
羅瑞徵以告將軍令將卒得執張大鋤鐺至石巖具
知柱酋所在於是諸將卒並發生獲高山斬酋二百
五十八級秋毫皆瑞力也瑞於是嘆曰　社稷有靈
如柱酋等此不過鼠竊狗偷何足築城郭建官號遷
偃然南面稱王乎小人誠厭薄此屬不自量輙旋底

戮以首足異處今夬筴師部黨四百五十餘人請待
命將軍幸得受程鄉一廛爲之民足吾事矣吾去諸
公休矣幸賣刀劒絶於髗亂吾將老于程鄉於是瑞
拜諸部黨亦拜相與聑別去瑞自是入程鄉籍居村
落視猶編戶氓非復前日阿瑞也
劉與策者亦潮山冦也嘉靖中受撫居大坪寨已徙
赤秋溪與蘇繼相巢焉足而立多奪人田産田産至
萬餘頃居頃之大將軍郭成征繼相念以爲非策莫
可者趣詔策往策曰始蘇繼相曾奎依我及黃瑞誠
有之有死罪當屏居胡貉之地以死頋瑞今幸貸戮

柱高山已毁巢散黨得比程鄉民今獨柰何令相與
奎長嬰大罪而吾且冒不韙久逦不得與瑞優遊縣
城中立功疆場爲治民大自嬐快乎吾今决策吾東
艾繼相西禽曾奎矣於是與裨將邢文松等直擣其
巢果生得繼相俄斬曾奎曰自是可以報將軍矣策
既還歸郎毁以其巢散分其部黨六百七十餘人皆
歸農而策得附揭陽籍矣始策罹霜露病未得謁知
府李多祚居月餘謁揭陽知縣林大經以策至郡謁郡
守及上官皆叩頭蹠起如編氓禮策乃大喜曰不圖
得見漢官儀至此自是後策所居巢請改建撫館以

通判一人填之。其下去海陽、程鄉、揭陽皆二百餘里，往往嘯所部公負賦稅、饗食撫民，利在撫民復叛，而以得執兵戈，遂有辭。計如此矣。曩者余論之，寧爲禍首，何乃罪撫民哉

讚曰

法曰：禍莫大于殺已降。又曰：夫人深信我，我背之不祥。豈虛語邪。始林道乾諸巨寶歸降時，假使我遂吏背而殺之，豈致滋蔓？而說者曰：禍始治氓，何哉？緣邊諸治氓籍有冠兵，因緣爲姦，託名荒蕪，逋負縣官。往往而有，甚至撫民少拂其意，輒摭拾往事，巧詆于法，

令令不食其土，反激而復去，悲夫！寧爲禍首，何乃罪撫民哉

羅旁猺獞列傳

羅旁諸猺[illegible]苗裔也。祖宗朝屢[illegible]撫[illegible]盛、韓雍、秦紘、[illegible]征，未克報罷。今丙子十一月，撫[illegible]使凌雲翼往也。[illegible]經綸，以副使從，引朱珏軍[illegible]鎮百片等七十七巢，破之。沈子木、周浩以參政使[illegible]。木引倪中化軍，擊瀧逕，攻石子等四十一巢。浩引徐大麟、祖萬松軍，攻黃姜伏竿等七十五巢，盡破之。僉事李一迪引黃允中軍，至上下臺等四十巢，大破之。徐汝陽引劉天慶、曾浩、朱文達、陳典、李裁軍，擊雲稍，取龍塘等六十六巢，破之。猶擊鐵場等五十七巢，破之。

參舜輸、何子明以參議使從。翰引王瑞軍，圍函口，取北科等四十六巢，大破之。明引楊瑄軍，擊大黃嚴等七十二巢，破之。劉志伊以按察使引陳璘、侯熙軍，擊風峒等四十八巢，復攻蘇坑等四十二巢，破之。請數自十一月二十日至明年三月十五日，盡定猺巢凡五百六十四所，斬首凡一萬六千一百四級，俘獲凡二萬三千一百五十六人，奪被鹵凡三千六十九人，降猺凡四百九十三人，獲器械凡六千二十一，畜產匹等。於是乃[illegible]凌雲翼爲御史大夫，賜金四十、大紅紵絲飛魚，[illegible]參[illegible]張元勳爲右都督，賜勅及李錫

金銀幣帛有差皆廕一子為千百戶世世勿絶賜
趙可懷陳璘爵一級金二十周浩等爵一級金十五
兩朱珏等十兩劉朴等八兩蕭成等六兩　賜侯應
爵四品服色金十兩郵録者唯劉天慶而巳羅旁廣
一千五百里在萬山中多林木巖洞道里皆蹊逕一
巨有緩急輙走宅旁近寨閎匿一姓而二名如孔子
成曰孔紹太龎力王曰龎公定一人面數名姓如謝
月韻黄訽秀僭總管龎勝龍曰鄧勝龍籍第令毋閎
匿固無能辨識矣而又有四方亾抵于巢者號曰浪
賊廿心酋長鳳三舍陳第平盤大面汪岐山等以為

爪牙覘殺人猶艾草嘗見旁近美田宅盡奪而有之
令其下厰田沃壤頗有砂仁藤蠟蜜漆可採以為利
難坐因我師行未至隘口皆逗遛不進賊度我師必
不能入乃以請款嘗試我我名降猺曰良猺降浪曰
撫民然干戈未及倒載牛馬未及放散而猺浪輙從
中起矣乍降乍叛皆此類初凌司馬度此屬非用間
莫可乃以便宜立招撫使十人奉檄以往令欲歸降
者皆詣招撫使自占姓名書于冊臨軍皆圖給為營
而以招撫使居其中得分玉石於是諸酋信者什二
三而以計中我者固什七八矣我皆厚以賞賚示毋

疑招撫使乃得窮其根株窟穴所在且此屬計不過
守險耳乃徵狼兵十六萬人浙兵五千人及土兵大
率二十萬是日即上書　請予告副使李材添註肇
慶府名曰靖夷道視松陽知縣羅拱宸為浙江僉事
注曰練兵道例也於是拜朱珏為將軍軍羅旁劉天
慶為將軍軍瀧水陳璘為將軍軍信宜王瑞為將軍
軍岑溪楊瑄為將軍軍宜春陳典為將軍軍新興倪
中化為將軍軍德慶黄允中為將軍軍伏峒徐天麟
為將軍軍南鄉侯熙為將軍軍茂名十道並出而以
兩廣總戎張元勲李錫為大將軍營居中令副觀察

趙可懷監之是時諸酋皆大半棄田未耕恐焚燒我
積聚以老我師於是議水折各半前事土吏提桴鼓
至營輙送奉將軍鞍馬及稟食縣官大率減什二三
而其末也論功實授又必竢請求而後可得敗無利
勝亦無利無利等耳凌司馬幸而著為令令將軍毋
蹈前轍又從子木議先以金懸示狼兵凡獲一捷者
予金一兩狼兵見曩時大征多不給賞常欲以拾略
為務一旦軍門縣金果喜乃用死疾戰是時東山有
富祿之險栗子之險羅石之險攬凹之險富林之險
雙峒之險灣口之險西山則有都門之險古蒿之險

鳳凰之險雞籠山之險由此搜山索峒幾無遺類矣
獠兵力也先是瀧水縣孑絕在東西山之中孤縣賊
巢常募兵一千人而以千戶填之然公移輒從摸船
卒往來也自是之後請陞為州而以廉州同知侯應
爵下行州事至東山黃姜峒西山大峒皆寬平請建
縣黃姜去德慶大江三十里大峒去德慶大江二十
里從民居其中一衣帶水西下烟火相望亦一都會
也　上下戶部尚書殷正茂議可之　賜名曰羅定
州是時黃姜之南六十里曰南鄉南鄉之西南一百
里曰富霖大峒之東南七十里曰封門封門之南一

百二十里曰函口議建守禦使然南鄉東南去新興
西去瀧水皆一百二十里富霖東南去陽春可一百
五十里西北去瀧水可一百二十里封門東去瀧水
可一百里西去岑溪可一百五十里函口西南去信
宜可一百二十里東北去瀧水可一百八十里西北
去岑溪可一百七十里請一守禦使歲時從走卒擊
刁手行徼道上西以嶺西兵巡使改為兵備使居瀧
水統之則誰敢復干旂鼓哉其後撫巡使劉堯誨移
侯應爵徐時可度田五萬八千四百七十畝招徠流
移二千四百二十四人西山築城郭建公館開道路

改晉康瀧水莆溝平豆掘岡大陵諸郵傳費以一萬
一千六百數於是東山曰東安縣西山曰西寧縣自
此始是歲丁丑也前是　上有　詔賜尚書殷正茂
金四十兩紵絲二表裏本兵王崇古金五十兩大紅
紵絲蟒衣一襲梁夢龍曾省吾金二十兩紵絲二表
裏所司皆賜爵一級金十兩贈譚綸廕典及功叙廕
如禮於是保章氏擇五月十九日　御前宣捷已令
太史爲文太常具俎豆遣上公徽侯駙馬祭告　南
北郊　太廟是時渠率雖誅殺賊猶存乎其後已卯
月正元日東山則浪賊謗撫猺西山則皆粵西岑溪

六十三山七山諸峒賊及脫卒凶應千餘人犯思慮
營傷哨官丁天祿二十五日犯燈心大傘營殺哨官
張文明我兵廖尾陳元等先後死者九十餘人明日
[illegible]封門所僉事侯應璧引把總伍科擊破之斬首捕
虜二十三級於是御史龔懋賢以其狀　請明年夏
撫巡使使使者齎新印至州州遣典史梁有達送奉
告印行至道洲會譚公慎譚世治等三十餘人殺佐
史奪其印而去御史梅淳劾參將陳璘故事自南
[illegible]至石狗營屬東山自石狗營至連灘屬西山而以
[illegible]康巡檢使巡徼江上皆以辰時發舟璘於是坐不

法。乃與朱文達進攻石牛青水諸巢斬捕首虜二百六十六級奪獲印記一顆器仗二百五十有二此皆紅豆鐵場餘黨累所未撫之寇也當是時瓊崖之間倭番亦乘汛猖亂哉以　陛下之斧鉞實式臨之總戎黃應甲把總梁國賓及兵使者王來賢薛夢雷瓊州知府唐可封等提黃頭郎問諸海濱乃斬捕倭首二十五級番首一百八十六級奪獲被虜男婦二百六十九人船艇二十有三器仗一千四百三十有七於是兵部尚書方逢時業撫巡使劉堯誨請　賜黃應甲等金十五兩顧宗文唐可封金十兩梁國賓五

兩始羅旁之役土吏從征者恩明則黃承祖忠州則黃有翰雷峒則許宗蔭及其子許應奎萬承州則許國璉上映峒則許世興永順則鄧得陽彭大武鎮安則華晨全茗則許福海湖潤寨則岑壽松歸州則岑璉南丹則莫之厚田州則岑大祿以坐法免者唯泗城岑紹勳而已。　上乃賜許宗蔭許應奎金二十兩許國璉等十兩曩者余論之干戈未及倒載牛馬未及放散而稚瀼輒從中起然蛮使愚言不驗令嶺西受其福也

讚曰

余觀故志自鄧國公破殺之後歷景泰天順成化嘉靖皆未稱捷豈不誠慓悍哉夌司馬提兵二十萬始蕩其巢穴而郡縣之此與𡸁南無王庭何異詩不云乎行百里者半于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道洲之役可稱覆轍余既開新邑多沃土膏壤尚徙民耕且守可也

黎岐列傳

黎岐者，故南恩藤梧高化人也。姓符氏、王氏。自昭祖從征至瓊利瓊島中地，遂居焉。而父老傳謂感南風而生，故名其山曰黎母山。曰種類最慓悍。唐乾封中，常陷瓊至貞元時始克復之。自是之後，黎岐在五指山生育日繁衍，弗役屬縣官。縣官分為二種。一曰黎，一曰岐。其歲時賦粟者命曰熟黎，否命曰生黎。而其人雖偏强乎，然皆不長于干戈，專以弧矢為務。兒能引弓習射，少長則射麋，以皮市于漢，得利。然亦常居稻田之業，獨弗耕耳。而以牛蹄踐其水土，而用木葉

互之異時得稻穟甚美，類漢種。其俗，女子尤勤女紅，得漢絲帛，折色絲和吉貝織花，如所稱黎錦、黎單之類。世多有男子出入持弓矢不釋手。即與賓朋飲，必三舉觴然後請弛備，亦不離左右。語言稍稍不相能，輒操臂而起，其天性也。其弓矢用竹鏃，用鐵甲，用角戈，用標刀。然見漢火器則遠走，不羞遁逃。雖至產出田禾所在，猶不卻顧也。自尚主以下，咸采爽葉為屋如窩棚狀。其男子魋結蠻夷服，無常，而以鐵織為簪，羽毛飾之，跣足。女子亦如之。獨刺其面為文，銀答耳環，褌一筒。富者出入乘馬鳴鉦。女子年將笄，置酒會親戚鄰峒，春秋聽亦如之。凡男女出遊，歌舞呼日作劇，設有乘時為婚合者，父母亦弗禁，顧以牛之多寡為崇蕭焉。其民畏母而不畏父，父子相爭則射殺之，母出勸則止。凡若此類，皆闔廣香貫，往往至其地，因風聞焉。始沉束香在黎山，黎莫得而識，而廣閩闌出財物者識之，因名曰香仔。遂公請為貫，而因為黎師誘之為亂。自是儋崖萬樂之間蕭然苦兵矣。先是，紹定四年中，王居起為寇，宋遣大將軍提兵擊之，未克。其明年，誘致渠率至其下，梟斬之，傳首京師。而昌化臨高澄邁空無生黎。生黎時有候者到孚而希

矣。其後咸淳六年，欽守馬成旺擊走黎于瓊中。是後天子以成旺守瓊，管諸峒，諸峒老益讋服。及至元二十八年，黎復盜發，康希怨等發兵擊破之。其明年秋，大將軍朱斌直擣其巢，得生口二萬三千八百二十七，峒六百。其明年春，刻石五指黎婺而還。是歲孫譯請立寨學，訓諭諸峒。已又請置屯田府，立定安、會同縣萬金寨。　詔皆從之。至順元年，王馬同等復聚諸黎反，會同、樂會、萬州諸縣主簿譚汝栟請徵楚兵、闔兵，及粵西獞兵，擊破之。自是之後，我　高皇帝以干戈平定海內，遣永嘉侯朱亮祖發兵出雷州，雷州率其

糸來降獨深峒生黎不至於是海南諸將軍並兵以討之頃幸立土舍然終不可羈縻也永樂朝太學生潘隆請得往招黎　上幸賜隆視縣令秩使往諭之已何黎人陳忠等果如隆指請朝見後成化五年儋州七方黎符那南亦復亂指揮佽王琎發兵大破之落窰峒黎符那推又復亂副使塗棐又發兵大破之然自紹定以來斧鉞所指罔已不摧滅者矣而弘治時符南蛇之役參議劉信獨敗北幸賴伏羌將軍毛銳率漢達狼土兵十萬出儋州大破之其後嘉靖隆萬之間又倔強屢千戶虜知縣擒州判倅殺尉史

幾莫敢誰何今亥上之而戍長田峒復搶我陵水也而我備兵使易公執而戮之會草子坡諸黎喜報復敵因緣姚本道大戰于長沙營於是兵憲使提兵出白禿嶺同知董志毅提兵出萬州司訓林立提兵出萬陵大率斬首八十級當是時黃村田尾諸峒皆奉頭鼠竄之不暇何問它乎已通請曰將軍第幸哀憐我寬假我死罪得請衣冠易胡服歲時誠願輸粟米七十石比　天子羈縻也始黎爲兒時常引弓習馳射發三矢而不中格輒謂漢人不當死即棄之而中走其好爲大言類如此然聞其馳射頗最工誠足自跨躍獨不能及遠然三十步之內矢無虛發也猝宕自謂阿弓神弓今我軍以火器臨之直就縛耳誰令而得自謂阿弓神弓也

讃曰

黎岐乎黎岐乎恐不得長軒輊于擾之心腹也爰丘文莊海中丞常欲伐木剪翳開山闢路以芟夷之而說者以爲煙嵐毒癘當之者常什七八死而又有飛騎入人耳則如中流矢亦死今長田之戰抑獨何哉至粵東志所稱引五指山膏田沃土盡爲亾命豪強所竊據幸毋發而欲資以爲姦則余不敢道也

羅定東山叛兵列傳

羅定叛兵者，皆閩廣撫民也。先是羅旁酋長鳳三舍等阻羅旁為險，於是徵閩廣撫民江子德、劉順恭等，為兵中路營。其後羅旁既平定，而裨將張九韶、朱甫等於諸軍稟食縣官，輒從中漁獵，由此諸軍盍仇恚韶等。曰：毋乃兔死狗烹乎。於是九百餘人，並劫馬兒走江上，奪江上客舟，遂入於江。是時德等以烏合從軍，何知有尺籍伍符乎。會春深多瘴，凡軍中思歸者，皆附德歸。以故德黨益聚，行至清遠、從化、林塘、苦竹坑，鹵獲諸生黃元佐及男婦二百餘人，日而無錢贖

吾不貰而矣。諸行舟，於是皆遠徙江上，虛無人。人人唯恐逢德等亂也。而我兵行捕，生獲亂首子德、順業二人，梟斬軍中以徇，它皆歸降。於是制置使凌雲翼、直指使龔懋賢、案泰政使孫光祖、兵巡使劉偵、兵備使徐汝陽，軍書以其狀　請。是時給諫光懋　上書，大略恐平遠府江諸撫民有如一日閩風，皆四面而起，其何以待之。於是劾守備使黃道及童子雲等，猶制置使所論說也。童子雲恐大將軍得以兵法從事，飆先期遂逃去矣。是歲萬曆戊寅春也。而大司馬方逢時所劾奏亦如之。　上乃以朱甫、張九韶下御史逮問。黃道竟坐法免，童子雲及逃兵，令所司逮捕。有詔詔閩廣凡撫民，止許所在縣道皆附土著治生，它一切不得徵調，以此著為令。令自是始也。

東山者，東安縣也。萬曆丁丑，羅旁既平定，　上幸用廷臣議，議以東山為東安，建參將一人。于時湯璘以副總戎秋到官管事。居五六年，癸未，東山建關王廟、長春寺，璘調營兵三百人，令出金錢二百兩。諸營兵皆大怒曰：既罷力以作之，柰何復竭費以奉之乎。是時春正月，天大風雨，寒甚，諸營兵佐槖鼓，稍稍璘亦旁掠之。諸營兵益積怨，深怒于璘，欲反顧未有路耳。

頃後營隊兵由白眉峒至右營，隊兵自南山至，並璘木京門飲酒醉，與商民爭權略米菜，而哨官劉一鸞譙讓之。營兵黃玉遂執鸞，朴杖幾死。於是玉畏璘，死遂反。先是璘侵獵餼稟，諸營兵不得稟食縣官三月矣。猶於長春墟鳴金鼓，張旗志，立玉為大總，遂殺我兵滿受。鍋二槃旗鼓，東安令陳公大閉門走城上，撫諭之，竟不從。由此諸營兵三百人，引隊兵五十人與俱。所過富祿、渣峒、樅陂、托峒、鹿架、湧石、狗頭坪峒、大寮、黎入人，鹵男婦一十七人，燒營房七所，直走岺蒙所止壁。於是璘以重賞賞兵，及番兵，衛鋒一百金，追

凶。斬黃玉等首一百餘級。奪獲陳恩等四十一人。而諸大用等一百餘人。竟遁逃入賊巢。糾合撫猺莘兵。及守備使歐泮所部叛兵。並鼠竄粵西屯陸川。劫北街。殺五十餘人。虜一百二十三人。璘遂以金錢得購頭。引兵擊破之。斬首八十四級。是時癸未閏二月也。直指使羅應鶴。轉還視北直文學矣。行至南雄。始接承羅定備兵使侯應爵單書也。當是時。東安亦使使治王秀龍至直指使。乃進秀龍堂上問狀。秀龍具言東安令往在城上。諭降諸營兵。以書繫鋒遞城上。今書在。可按而問也。於是下同知鄭艮材具得其實。

於是直指使 上書劾奏璘。虛冒兵餉。歲五千兩。魚鹽歲六千餘兩。而大司馬張學顏。乃請比。盜沿海軍餉法。詔獄覆。第恐臨敵易將。徒令陳璘以得去爲幸。而代者以新任爲辭。於是議以璘戴罪管事。前是僉事侯應爵以四品服備兵羅定。會嶺西分巡使徐汝翼請假。爵以故移居高要。視嶺西事。大司馬以爲爵與璘同官。既不發其貪暴。奈何又從而掩覆乎。兵變既踰月。陳公大始以檄請。皆有狀。請論如法。是時制置使郭應聘亦已到官矣。請借總戎黃應甲。提兵往止其罪。 上幸可之。於是陳璘坐法。免得立功自贖。

侯應爵竟以新遷恭議秩。貶一等。陳公大罰俸半年。徐汝翼幸除罪。於是事皆由制置使矣。其後頃之。給諫張尚思及制置使御史鄭錄。亦上書業把總劉宗慶陳銘。王朝相。哨官陳相。潘麟鳳。李昌。參將葉款罪。先是璘等既罰治。 上乃以劉宗漢等。及歐泮。下御史逮問。免葉款官。逮戚繼光到官管事。於是諸將軍提兵往擊猺浪。破之。斬首一百九十九級。生得三十三人。奪獲被虜二十八口。招撫二百餘人。制置使以其狀 請下大司馬。於是 上賜郭應聘三十金。紵絲二表裏。徐汝翼十五金。葉款郭鳳翔人建十金。白玉

等八金。侯應爵葉款復其官如故。其後甲申大司馬以制置使請。念陳璘在羅旁久勞苦。至所劾虛冒五千。無驗。所受禮節金一百九十餘兩。魚米多索價五百七十餘兩。皆追給歸報。於是以多斬叛兵。亦除罪。上從之。 詔以故職管事如初。

讚曰

軍儀曰。世世作姦。侵盜縣官。是謂國姦。信哉是言也。余觀羅定東山事。雖發主將。延引猺浪。互相稱亂。甚乎哉。幾危疆場。西寧界在七山六十三山之間。假令皆如諸叛兵。則其禍亂可勝道哉。軍無財。士不來。軍

無賞士不往宜其撓臂而去也

王三唐景松列傳

王三者澄邁流賊也縣故在瓊西去郡可六十里輕騎一日中蚤自至也有靖山朱道爲郡咽喉故事鄉黎諸兵戍守之黎兵　文皇帝有　詔復其身歲時犒稟食縣官鄉兵亦徵發不及矣隆慶中郡御史李遷常嚴約束縣頗利賴之居亡何鄉兵議供繇使而黎兵亦復報罷當是時東水不礙二營營兵亦寢乎會丙子秋颶風傾南門偷盜首長王三等八十餘人窺邑中之隙乘闇而入公帑略公帑金七百八十九兩而去先是邑令田乔未到官督事丞文鍾以大計

行於是以尉行縣事尉鄭朝遇乃與邏卒追亡逐北傷左手而三等竟斬西關略舟入于海於是總督凌雲翼御史詹貞吉条劾朝遇　詔使御史逮問是時傳兵海南者副使許岳海北者条議鄭恭岳以九月初始當官而恭亦以二司皆從大兵往廉州不及行項岳等乘傳到官而王三等三十二人已獻見得四百七十五而餘矣以故岳與恭得不論時萬曆丁丑春也於是大司馬王崇古議瓊州斗絕海外海外諸酋志未嘗須臾忘瓊也藉令澄邁深溝高壘堅壁而守猶恐一日有如不可知奈何所將卒得放散牛馬

皆乘弓矢而虎躍乎。請復諸黎兵如故約。閣下令生黎。有願爲兵者約長先引導詣縣官。縣官以所詣者名姓書入版圖。 上幸許可。始環崖建叅將一人。白沙把總一人。而以兵四千戍守之。歲費金四萬。說者謂將卒皆安在。王三等一日以八十人。白晝大都之中。刼縣帑而奪之金。此罪在士卒。士卒皆曰。吾等小人。豈敢鼠耗廩食。徒提桴鼓在軍門。而漫無所事事乎。且募從將軍供爨。使出入道上。甚至役占納班。虛兵扣廩稻。往往有之。然亦不敢道也。

唐景松者。大廟偷長也。常徽數百人。大入英德淸遠諸縣。諸縣校長引兵擊破之。生獲唐景松等四十四人。斬首一百有四級。於是以松等繫獄。御史龍懋昭及兩廣都御史蒙 詔。請梟斬軍中。會松等四十餘人。後先填牢戶。皆僇屍以徇。是時殘遺李亞六一人。以二月二十一日。鋃鐺赴市曹。當刑。亞六悲號於三司所。三司施堯臣等。疑此囚必寃。乃東而詣廣州理劉朝璽、瓊州理劉孝易。閱狀。亞六番禺人。姓劉。名亞長。劉晩節之子也。甲戌夏六月。牧牛朱村嶺。會大廟峒偷長李秀龍至道。逢亞長。挑之養以爲己子。遂冒姓曰李子亞六。亞六于時十閒歲也。其後戊寅四月。我

師生獲唐景秀等。亞六春秋已十九矣。少失毋。孤。父晩節手足不仁。卧牀蓐。旦莫號泣思兒子。兒子亦從峒中思父。父死生安可知乎。及覆輿勝亞六對簿於是。遠伍長黃積富。及伯父劉華節。左驗。皆請以死。明亞長實不爲盜有狀。御史嘆曰。寃哉誣之也。亟請于上。竟得恩貸。是歲萬曆己丑也。亞六復其姓曰劉亞長。

讚曰

人言精誠所加。金石爲開。果然。李亞長以豎童牧牛村落。豈自知入虎穴。卒之閒十餘人。俱瘐死獄犴。長獨得免。豈可謂非天乎。潛遣請復諸黎兵。大司馬議是。語曰。文武不備。則良民懼。豈東粤謂哉。

惠潮廣府俄諸倭列傳

惠州諸倭其名姓靡得而考也東粵歲秋末冬初名為倭汛先期制置使以羽檄飭横海將軍戒嚴惠州以同知一人春冬屯碣石夏秋屯海豐潮州以同知一人屯潮陽雷州以同知一人屯通明廉州以同知一人屯永安瓊州以同知一人屯海南廣州以同知一人屯南頭獨吳川電白實濱海高州高州故無海防乎於是制置使殷正茂請以同知掌海防春夏屯吳川秋冬屯電白蓋自萬曆乙亥春始也前是兵備使李材參將侯繼高以甲子港舶艇倭來請倭僅

以輕艇載四十餘人從東西行會同知周宗武及裨將羅懋辰鏖戰斬首五級奪獲刀槍弓矢皆三十有奇時甲戌十二月初五冬深矣制置使頗心疑之以為海上諸編氓往往多竊發專好保姦而其甚者託名為倭公行海島今必此輩所為乃下兵巡使當以沈命法法比矣居頃之廣海守備使楊繼武亦以十二日稱倭至銅鼓村倭奴之衆固已六百餘矣其後三竈烏沙環有倭舟一艘艘四十餘人裨將趙宏泰引兵横石基漸增至四百餘人猶在十五十六日之交乎諸倭奴所至或登陸登陸輒焚舟掠掠略毆

牛畜不取取鷄鶩食食亦不火與北虜同俗此必真倭倭聲欲犯廣海哉於是總戎張元勳偏將白翰紀梁守愚並以軍軍陽江陽江去廣海近矣是時裨將李金請副使趙可懷馳廣海監察軍行至境上而守備林鳳云倭以十八日半在海朗所矣旦日復以二十餘艘載一千人屯創坡頭欲犯雙魚所弗能下是夜夜漏十三刻諸倭用火器燒城樓百戶張鈺傷面貌縋死倭奴遂入城城中乘黑夜皆犇走以故得逃死本兵譙綸案總戎張元勳偏將梁守愚及嶺西兵備使石磐分守使劉志伯罪勲等於是待罪行間殺

滅賊本兵以為倭奴非時入犯此必有誘之者恐志不獨在廣請移吳會閩浙使伏波將軍旦莫常從兵士陳兵備海上前是閩將呼良朋稱誘鞋鋼籬倭舟一十餘艘葫蘆孤嶼倭舟一十五艘有狀給事中蔡汝賢　上書大略以為閩浙海波相接一衣帶水而下瞬息千里而江南財賦之區孰與閩廣重乎嘉靖中倭奴以五十四人横行江淮直擣白下延引歲月而後始得寧謐也當時水兵戰而勝者什之九陸兵戰而勝者什之一意欲鏖倭奴庶無登陸乃請制置使移居潮州於是下本兵議皆壹意以征伐為務矣

塡之。制置使乃使使者送奉旗牌至兵使者所。即以羽檄徵肇慶高州惠潮諸營兵馳陽江前是從軍征倭者賞罰未及如初約。軍中口語藉藉。於是兵備使請以新法大書軍門新法能斬捕倭酋長者遷秩三等。欲金予金一百五十兩。倭後遷秩一等。欲金予金五十兩。其以漢人脇從至者。遷秩一等。欲金予金二十兩。死兵受爵金。如得倭從兵備使乃叅旗召諸軍聽誓言。願諸軍幸僇力不女欺也是日新民許恩李茂前請曰。願殱倭而後朝食。恩即提兵馳戕紅海。自二十三至二十五。連戰三晝夜。金鼓不絕。倭乃敗得

武功錄　天　　　　一百一

生倭三十四人。斬首二級。奪被虜男婦二十八人。焚倭舡二艘。餘黨皆犇走。茂追亾逐北。至七星港。斬首一十六級。奪獲被虜二人。復追亾至抱虎海。倭奴皆棄舟欲行陸。茂挑戰。獲生口二人。斬首三級。乃視諸軍先登矣。俄副使李多祚馳南頭僉事何子明馳新會。軍書一日十餘發發南韶。徵章程兵發恩平陽春徵烏鈸手及浙兵。兵未至時。石碧以為今乘其未出水陸皆設兵衛。使倭不得度港。旦莫保孤城。進不得攻。退不能守。此坐而困之之策。亾何倭奴出寨中裝治攻城具買馬欲遑逃。走高雷。已度歲莫倫卒難出

城乃毀人屋居。補治傾城。日夜煑酒。欲為除夕之歡守備趙一夔具以實陳于碧。碧大喜。以為倭幸中吾計。不出城。城外。從太平出河村逕為東道。從儒峒出上陽為西道。從樂安出逕口。為東南道。獨石門海港則水道。我乃以輕銳之卒。捕伏間道。出倭奴不意。然後引三道兵衝城。倭益不敢出。旋自臧亾矣。久之倭覺。乃以五百人詣儒峒。儒峒西走高雷道也。於是張元勳提兵四面至。會莫休止壁。詰旦日日出戰。倭已大半悉度河矣。我兵以百子銃擊倭。倭大敗。斬酋捕虜百餘級。是日兵備使引裨將楊桂等。自平江屯起

武功錄　天　　　　一百二

兵至儒峒。城頭鐘鳴漏盡矣。乃伏河上。待諸倭。明日倭果出巢。阻河為固。於是伏兵從道左。倫卒起。疾方戰。戰數十合。擊破諸倭奴。斬酋捕虜。五百有九級。奪被虜二十八人。我兵亾葛文光等五人。傷把總葛子明。兵孫文等一百二十三人。於是被鹵梁圖用前曰。吾等賴諸將卒力。幸得脫虎口。今諸儒鼠竄入山林者。猶有。塡諸將楊桂。即自紅花逕追逐至楊春施村轉戰。斬首一百有八級。奪獲馬四蹄。我兵亾一人。傷四十九人。徐天麟追亾至白宿逕口。斬首二十餘級鄭大任追亾至官松寨。斬酋二十八級。獲生口一人

電白令王許之獲生口四人時閏十二月初九也把總葛子明死於是兵備使請以百金治楄柎總戎以下皆歸賵歸賻如禮自是之後副使陳復升及叅將吳繼芳把總金鳴亮專以蹤捕殘倭為務請數自初五至二十七日斬首捕虜凡八百一十三級於是殷正茂張元勳為元功賜正茂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蔭一子入國學賜元勳陞都督同知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石磐賜遷秩一等金十五兩趙可懷劉志伊賜遷秩一等梁守愚賜復故爵金十兩徐天麟等許思等賜八兩何子明等周宗武等賜五兩其後宗武

制置使復請以運同秩視惠州事是時守令得並俘叙者肇慶知府楊棐瓊州知府郭夢得肇慶通判劉元相朱彬陽江知縣陳嘉謨電白知縣王許之而已汛期浙直福建以三四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而粵東故在秋末冬初前此未有以十二月入犯者以十二月入犯者其辛未神電之役乎雙魚而後丙子復以正月十二入亞公山十三入三洲鯉魚塘以二月二十四入赤勘洐口二十九入白時口異哉非復曩時所聞也於是本兵請以大汛必至五月小汛必至十一月解嚴然事又安可知乎曩者余聞之諸倭

奴皆從日本國楊楊鼓椗而來也

冊俄者日本薩子馬國人也戊寅夏四月以三百人鼓行至浙南兇山會大風溼船諸倭遂解散殘遺四十人乃略海上諸漁舟復乘汛走閩閩故多白舟俄等復略白舟走廣大鵬洋於是叅將胡震提兵一百餘人追逐倭倭棄艚舟乃操一輕艇有走西漏我師追亾至九洲洋倭復棄輕艇登黃楊山阻深林以為險裨將王文偉湯貴等斬首五級震及把總徐成巻亟率胡璟斬首三級生獲冊俄等三十三人奪被虜陳迺芳等八人器械一十有奇艚舟一艘戳厥殆盡

矣始冊俄為酋長用新老一人曰子紀總管一人曰枕子紀枕工一人曰神祿鼓火長一人曰龍仔大總一人曰係欽表號令順端甫每坐坐冊俄上坐分新老總管五人左右其它畫皆列兩旁兩旁諸酋曰仁哉曰良哉曰見腦曰四假花子曰楊二老曰帥加六曰丘龍渰曰失捎嘿曰屠馬當俄腦曰通曰腦曰俄龍表曰哮三不羅曰交哪曰桃四友其法寮如也嗟而海島之人喋喋而呫呫嚴固何當乎

惠潮諸倭亦不知其姓名也先是漳州人誘至烽火寨倭不過一大舟舟載一百五十人來矣其後入臺

山。奪漁舟六艘。艘稱七十有奇。聲欲聚彭湖。何至是
耶。胯臣何儁忠潮者。副使張堯年。傳廣州者。僉事。張
友舜。及總戎侯繼高。請于巡按御史海淳。于時蓮花
鎮。賓倭舟一艘。多不至六七十人。俄入福永。會新安
知縣范經引。把總李一龍兵傳戰。斬首二級。獲生日
二人。奪被虜四人。時庚辰三月也。其後四月。倭奴復
以一舟載六十餘人。入抱虎港。把總李元機疾力戰。
斬獲首級。及奪鳥銃倭刀諸器械。俄復自放雞山。往
來吳川海。皆有狀。於是守。巡使王來賓。苛大猷。徐時
可。具以實告巡按御史。乃上書請防瓊雷及惠潮諸

郡。大略以爲日本比年枯旱。年穀不登。度倭奴非出
掠。此必無以爲生。幸而飄散。卒難聚首。有如一日汛
便。輻輳而至。海上其何以禦之。而況瓊雷風汛必夏
至以後。始還故國。今海島群聚不逞之徒。俘納合藪
比比而是。曷可勝誅哉。
廣州諸倭。此以南風汛至也。歲甲申。常以百餘人。操
舟而來。自日本國。道遠。徙志在金帛。不自知干戈旦
莫在頸哉。於是兵巡使陸萬鍾。使裨將王權。備南頭
寨。討大用。備碣石寨。屬海防使朱一栢。鄭天佐。掌之。
麾蓋所臨。諸倭酋乃指日可就俘矣。頃之。諸倭酋猶

公行海上。橫海將軍皆大怒。髮至上指冠。曰。倭奴敢
如是。是日陳兵疾力戰。斬首捕虜凡五十四級。奪裭
被虜一十七人。我兵亡一人。傷二十二人。於是制置
使吳文華。及巡按御史汪言。乃先以金錢給諸死傷
者。然後論功。請行賞倭功　令甲。諸賊不過百餘人
舟不過三艘者。爲第三等。能斬捕真倭從一級。賜十
金。漢人脅從賊一級。賜五金。皆無封爵。自是之後。本
兵張佳胤。案巡按御史蔡首。總督臣吳文華。而副使
臣陸萬鍾次之。參將臣方伯。遊擊臣洪慶禋。又次之
同知臣朱一栢。臣鄭天佐。知縣臣陳汝鳳。臣梁大鯷。

把總臣許大用。指揮臣王權。名色把總臣夏大恩。臣
王濱又次之。　上幸從本兵請　賜吳文華金二十
兩。紵絲二表裏。陸萬鍾十金。方伯等八金。朱一栢等
五金。於是海不揚波。　陛下其聖神矣夫

讚曰

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不其然與。舟
俄當流離中。與新老等。猶若有左右上下之體。仰何
雍容爾雅也。至其犯中華。略海島。殆與鳥獸求飽。何
異。春秋言夷德無厭。豈近是乎。夔魚之役。非以汛入。
說者以爲非倭。及得穀。爲不火食。倭矣。豈非雕題交

趾有不火食者與

廣西

府江右江諸獞列傳

兩岸及三峒皆府江獞北三北五則類皆右江獞也正德中府江諸獞爲粤邊患制置使陳金常請兵擊破之而北三北五獨征伐未之及及征伐則自是歲始也而是時右江諸獞生齒乃益繁乎前是東岸屬平樂西岸三洞屬荔浦延袤千有餘里中間巢峒盤絡爲獞獞淵藪於是江上諸偷盜皆倚借爲黨援日與府江酋長楊公滿雷公奉黃公東等奪荔浦坊郭平樂樂山及峯門南源諸所執永安知州楊惟執已

殺指揮胡瀚千戶李可久周濂軍全朱鉞鄧月二土舍岑文太學黃文堂及兵民以筭而遷江之北三來賓之北五尤最甚歲歲與東歐西里及三都五都諸賊相倚附馬多人勁俗號爲剗馬賊常陳兵走東粤略三水清遠諸縣還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藤貴劫府庫已略來賓所千戶黃元舉家產殺土吏黃勝及其子四人兵七十餘人已殺明經諸生王朝經周松李茂姜集四人自是之後白晝皆蒲伏道左奪道左諸過使行李李副使戴僉事多受其禍也居頃之南四道逃酋韋明甫及其子十餘人亾抵右江謀爲報

復計乃与武宣諸生朱如銀揚揚騎馬騾千餘來於是焚大嘘等七村攻博樂等二十一村會舍人張剛佐吏周于義道行間諸獞執而僇之奪其所持牒匣置郵置郵無敢晝夜行道上多不得以文書相往來也是時兩江守巡使劉穩沈子木李文續告於撫巡使郭應聘制置使殷正茂後先以其狀請是歲隆慶壬申冬也乃以李錫爲大將軍而屬參政胡直爲督漕使按察副使金柱鄭茂夏道南爲監軍使龔大器劉廷渠爲紀功使期十月十五日十道並出而是時諸土吏韋文明以東蘭部兵至趙邦興以龍英部兵

至岑紹勳以泗城部兵至莫之厚以南丹部兵至岑瑾以歸順步兵至黃思以江州部兵至黃瑚以向武部兵至太錄以田州部兵至岑清寶以武靖部兵至黃有瀚以忠州部兵至黃允章以上林部兵至王吳黃正以思恩部兵至馮紀以都康部兵至韋龍以鎮安部兵至羅世璟以那地部兵至鄧承印彭大武以永順部兵至許世興以上映部兵至岑壽松以湖潤部兵至黃一貫以遷隆部兵至黃鎮以安隆部兵至於是王世科提東蘭泗城永順安隆湖潤兵攻古西巖口破之斬首捕虜二百有四級復攻平滿青龍破

之生得八人斬首五十四級餘黨犇入爭山古造囲
山爲巢泗城東蘭兵搏戰斬首三百五十三級已疏
捕諸山斬首八十四級餘黨復走南源鷄籠山巢追
逐斬首二百二十二級還攻西南青殿木魚諸巢斬
楊錢甫楊公滿楊朝猛楊扶豺莫扶金莫扶楊等首
三百六十一級戴鳳翔提田州忠州龍英武靖遷龍
兵攻東岸黃洞古揩糯峒破之生得黃公護蘇公韋
斬唐義㵭唐會㵭袁㵭沈㵭首一百一十三級攻黃
泥嶺水涯洞生得黃公送斬首一百二十六級疏捕
何冲莫家冲斬首二百一十級餘黨犇入倒流苦竹

蒲巖諸山追亾斬首四百一十六級王承恩提田州
兵擊龍巖破之斬首二百二十二級奪獲被虜二人
復提思恩鎮安都康兵擊西岸馬尾及勞禄黃牛諸
山破之斬周添郎鄧琶㵭盤滿㵭盤賤㵭鄧郎等首
一百二十一級餘黨犇入仙迴高天古帶諸山疏捕
仙迴西岸生得四人斬首一百五十二級守備康仁
生得一人斬首二百八十四級追攻高天泗城兵先
登斬首一百二十六級我兵創五人餘黨悉遁追亾
逐北至古河中斬黃公東等首七十一級復疏捕西
岸斬首三百一十三級董龍提歸順南丹那北上林

兵擊太平古月馬尾破之斬雷公泰王公社等首一
百四十一級奪被虜一人復攻唐冲鹿灘破之斬首
一百一十七級田義麥文明提向武江州奉議上映
兵擊兩岸破之斬鄧㵭等首百一十七級復攻南源
鷄籠仙迴高天斬首捕虜一百四十一級是歲萬曆
元年春正月也大率斬首凡四千六百六十七級俘
獲凡四百四十八人奪獲被虜凡三人馬牛凡二百
三十三頭器械凡二百一十有九前是給事中梁問
孟上書　請征兩江諸首欲相度先後機宜以行於
是右江備兵使沈子木移指揮使于碧蕭紳令奉檄

入北三北五宣　朝廷威德趣歸降會峒老韋法眞
等同原鹵來賓遷江民蒙演蒙葛眉等具盟誓詣備
兵使所願歸所奪田輸賦請以漢官式臨之當事者
具報可於是蒙演等得自新而李艮臣李純唐錄先
後爲巡按御史具得其狀大會撫巡使郭應聘制置
使殷正茂並奏於　上下本兵議尚書方逢時俄覆
奏　詔賜殷正茂金五十兩表裏二進郭應聘秩一
等廕一子入太學李錫秩二等皆予金三十兩表裏
亦如之已撫巡使及制置使大會布政使楊成參政
胡直李鳳按察副使高察僉事霍與瑕江圻爲善後

六筴以上。上皆可之。前是荔浦之峯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永安之古眉諸邏司為諸獞所奪。頃歲收土邏檢其官目必推擇有才武者給冠帶管事滿三載稱職如真。始與襲世世勿絕。乃於東岸水滙復麗壁市而與廣運足灘為一軍軍二千人。備平西嶺鐵匠坡仙家冲於西岸仙廻復古眉而與高天冲口為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陸內六章於龍頭磯為一軍軍一千人屬漢官備馬尾田冲黃牛及三峒於上峒古西復峯門為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羊厄峯門盧僊大喃兼覘中峒於下峒東練復南源為一軍軍一千

人備大宅東瓦。皆屯田。月食餉人三錢。而歲以衛萬戶或千夫長百夫長一人兼覘邏司事。稱職亦令得世守土。是時左江以尋梧叅將一人。募兵一千人。而邏司及桂平。諸武吏悉以屬之。歲時叅將得提兵巡徼昭平荔浦之間。殷殷不絕也。於是而岸通五道。道自昭平明源洞。以達仙廻。又自仙廻達古蘇。直走永安。又自藤灣達馬尾象磯。自象磯達田冲。直走平樂。又自龍頭磯達大猛上下兩洞。而東岸自昭平達水滙。自水滙達平西。邏山及十三屯。自平西邏山達平樂。又自深冲達桃嶺。出此兩岸皆孔道矣。初府江自平樂至梧州五百餘里。而遠中間皆無郡縣。在唐宋時有龍平思勤馬江沙亭諸縣。今皆徙為窟穴矣。乃於平樂之昭平馬江建縣以昭平古龍平地。遂割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招賢鄉下半里上半里及仙廻土司大率賦糧三千六百八十餘石。大司農請於上。於是 賜縣名曰昭平。昭平屬平樂也。

贊曰

昭平故古龍平地也。以余所聞故縣印尚封府庫。今幸縣其地。此非 陛下威武所變化能至是乎。然而大將軍金規石畫亦不可不謂至壯。兩岸三峒皆改

復土司。以漢兵七千人戍守之。皆令其受法漢吏志念蓋深矣哉。襄從府江至梧州五百里無縣。今冠蓋相望於道。唯恐軺車之行遲也。

懷遠諸猺獞列傳

懷遠柳州屬邑也居右江上游旁近楚之靖綏貫筑之黎平爲諸猺所竊據懷遠故淪沒數十年於今乎賴　陛下征古田幸大捷諸猺皆讋服於是懷遠令馬希武使楊宦朱萬世召猺老加仲才等曉譬以禍福欲城縣仲才曰幸甚敢不如明府約久之令果往猺獞羣輩數十百人皆郊迎令望見令至大驩皆叩頭不自意得復見漢官儀誠願編入版圖歲時輸賦役如編氓令請至唯令所左右希武猶豫久弗决仲才等乃指天日埋石歃血以盟希武既到縣具如諸

猺所請以撫處文牒移兩臺因郵置以聞　上幸報可於是分守使李文績分巡使沈子木使柳州推官高日化洛容知縣邵廷臣行縣而希武及經歷余晃典史陸錦鄭鵬徐仕科遷司鄧元先已治茅爲廬然後建城郭衙舍倉獄也前是希武與稿黃大地太平河裏諸猺約約建城縣請以三十金擊牛酒犒諸猺項城工過半諸猺請牛酒希武堅弗與諸猺以爲令食言皆大拂其意欲而去當是時諸猺常以易米往來城下城下諸役夫曰以女等先時擊破城令乃累我衆殊甚[illegible]衆必厲兵秣馬待一日城成盡殲夷厥殛衆而後吾等始媮快可知也稿黃諸猺皆疑畏有畔去意又希武新政尚嚴急諸戍堡兵縣盡罷斥之反趣召隆起兵兵至躬自騎馬乘城上旦莫鳴金鼓銃砲如雷諸猺聞皆愈自疑以爲曩役夫告我令果然由此縣中口語藉藉多有欲先縣而發者矣希武不知諸猺故乃提橐鼓督責諸役夫益急諸役夫相與議曰建城實欲利賴我奈何徒爲我貽禍乎亾何希武行城上視城蒂頭盧見方響呼夾道而馳會猺中一童子至望見令直前左右呼之曰走童子弗走令大怒疆榜服之加笞數十遂死前是稱坡頭板江

諸猺已痛令入骨髓至是大會稿黃大地太平河裏猺人乃謀曰即城未就尚皆殺我子男如此果如役夫言城成殺我無疑計莫如先殺令期旦日舉事爲謀者所覺微以告令令弗信榜笞謀者旦日諸猺乃帥數百人由北城入諸役夫皆欲走令呵止之猺人廼以鳴鏑射令若尉而馬希武及余晃陸錦鄭鵬徐仕科鄧元皆中流矢元竟死希武失印傷兵夫龍喜等一十七人時隆慶壬申冬十月也制置使殷正茂以書請　上有　詔罷李文績等俸令待罪於是大將軍李錫急使參將王世科爲左將軍軍稿黃大地

叅將錢鳳翔爲右將軍軍太平阿寨畢會長安鎮並
出亾何稿黄太平乃與丹陽鎮猺肉用蹇蕉化諸猺
亾慮數千人沿舡艫數百艘大入石棋傘頭諸村村
落鄉兵鏖戰斬首一十九級生獲五人諸猺皆止舍
平琴洲鄉兵翼而圍之擊舟舟湛沈溺死者亾算獲
舟三十艘長安鎮邏使周大有以其捷來告我兵乃
鼓行至板江約自東崖直擣懷遠會大雨雪自入日
至二月中連旬弗開爲按兵不敢動朱萬世得縣印
來獻是時猺人皆來自貴筑及黄土教團㑹硐與三
甲栽民鐵甲勁弩皆其長技我兵水行則逆流而上

陸行則羊腸鳥道甚崎嶇廻遠不可度所過道上叉
皆猺巢常自言阿猺得守險漢鳥奈我何制置使調
知諸猺獨畏楚永順鉤刀手及狠兵乃以羽檄三道
移所在撫巡使於楚則趙賢於浙則方弘靜於貴則
蔡文徵鉤刀手三千人烏銃手五千人狠兵十萬人
以二月討之賫以五萬餘已大會撫巡使郭應聘御
史唐鍊廣布政使楊成按察使高察參政使吳一介
李鳳鄭茂副使劉廷舉徐作參議高則益僉事夏道
南江圻叅將王世科都護許文及總戎李錫議先使
使者招徠白果諸猺黄上諸硐青棋大梅諸猺令歸

降以防連朋之患然後擊太平河裏西港牙寨稿黄
大地旻江滘諸村當是時東岸則板江楊梅西岸則
坡頭河滘皆助猺爲虐而古田上宋酋長韋狠要亦
與其弟韋狠金奔右江五都招致諸劇賊爲黨援時
癸酉冬盡矣於是章程兵由柳州出永保兵由靖州
入至則分爲七軍以錢鳳翔軍坡頭王世科軍縣北
楊照軍縣南亦孔昭軍板江曾國賢軍湖兵而以李
錫爲大將軍營居中兼督大榕江軍聽潭二水軍而
以副使沈子木監之莊國禎紀之而知府許嶽能纘
彭文質陳子佐張宓侯國治同知王任蕭騰鳳陳所

學通判蕭時中宋成武蘇繼文推官高日化知州張
樞同知王恕判堵驛知縣黄襃王一岳李邦仁趙宜
吳鎮陳宗堯余光祐楊春煦皆聽調度是時辰沅備
兵使史嗣元備禦寧而貴州撫巡使躬馳永從期十
二月朔四日皆進至板江會諸猺以木石塞江灘羣
聚黨千餘舡艫百餘艘討欲拒我兵望見我兵水陸
並攻皆股栗盡反踵走我兵遂拔木毀石而入大破
之連拔丹陽蕉花中團田寨古立洛昊火燒合水諸
巢斬酋長榮才富吳金用等首百二十五級餘黨數
千人皆奔入丹竹楓木間據層巒匼絕澗以爲險梾

死鬭我兵攻巢先登斬首四百二十二級殺賊棄於
彭越大狠嶺而遁復聚天鵝嶺我兵追亾遂北直擣
天鵝嶺至七圖四寨颸江巴峒諸巢生得酋首隆扶
羊斬王伯牛爺等四百四十三人奪獲風紀韓覽諸
書及鶴頂榆木黑花帶皮印囊諸物復進兵攻大藍
公和唐朝山諸巢而稿黃大地及板江田寨梁聚郡
鄧大山固已數千餘矣我兵卻敵斬于弟保等首一
千有五級餘黨復犇八寨列重柵堅壁而守矢石如
雨我兵乘勝先登乘風縱火焚木柵斬榮田歸等首
千二百九十級王簿李村復撫猺兵助戰斬首五十

九級於是數自癸酉十二月至甲戌春二月大率斬
首捕虜凡三千三百四十四級俘獲男婦凡二百六
十三人奪獲牛凡四十九頭舟凡八十六艘盔甲凡
一百九十有六槍刀牌弩諸器凡一千七十有奇事
聞　上賜殷正茂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還郭應聘
秩一級賜聘及李錫趙賢金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方
弘靜蔡文金十五兩諸土吏恩明則黃承祖東蘭則
韋應龍南丹則莫之厚那地則羅忠輔泗城則岑紹
勳歸順則岑瑾思明則黃恩隆江州則黃恩隆英州
則趙邦興龍州則趙英忠州則黃有瀹武靖則岑靖

貢上林則黃允章下石西則閉文經永順則鄧承印
彭大武彭永年上映峒則許世興下雷峒則許宗蔭
湖潤則岑壽松鎮安則韋農恩思恩則覃文顯徐浩韋
顯威黃正黃承祖潘承杞王觀韋寬遷隆則黃一理
安隆則黃榮保靖則彭養正鎮溪則張寬於是　上
有詔賜岑紹勳等金二十兩莫之厚等金十五兩許
宗蔭等金十兩始尚書譚綸請曰　上幸賜諸土吏
金錢甚厚諸土吏戴　天子恩德如覆載自今有如
不可知一日以羽檄徵兵務以梟騎應聲而至乃足
徵報稱十一二不則請得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諸土

吏曰敢不如約於是東岸北岸屬內三甲河裏太平
南寨屬外三甲四港東潹波浪塘堀屬武洛洞人猛
圍七圍屬韋單二狼人桐木火燒洛溪合水及三門
洛果屬上猺籠郡鄧勇尾屬中猺籠稿黃大地屬下
猺籠坡頭田寨及板江河潯大田蘆屬浪溪獞人邊
田板壁屬寶江獞人板江猪肉屬魚樓獞人河潯蕉
花屬背江獞人大田蘆及下猺籠皆互相約束矣前
是諸當路議兵防欲收萬石宜良丹陽爲土巡司已
欲加守備一人已又欲於永福加海灣堡屯兵二百
人古鉢堡屯兵三百人毛峒堡屯兵三百人於臨桂

加傘山堡屯兵二百人於陽朔及大水井田金寶頂為一堡屯土兵五百人而里定羊骨遇龍翠屏諸堡皆加兵為壘且耕且守故事東蘭南丹那地歲出土兵三千人更番戍省會頃自古田發難當事者議改思恩鎮安田州而思恩諸州曰我故有梧州之戍已甚奈何將軍又戍我乎自是之後鎮安及湖潤為一年思恩及田州江州上映下雷為一年年出兵三千人以四年戍桂林而泗城及歸順都康為一年向武奉議及上林為一年思明及思明州遷隆峒為一年龍英及忠州為一年年出兵四千人以五年戍梧州皆以撫巡使郭應聘請也

讚曰

余觀猺獞長技不過鐵甲勁弩已耳至無所畏畏狼兵及鈎刀手而殷司馬以為猶鼠之畏猫也然哉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夫狼兵及鈎刀手皆故屬土吏然則土吏奉約束而後吾制猺獞始有兵耳粵乎粵乎而猺獞常什六七此誠當寵鑄之令加畏奈何常倚重此屬為兵哉

永寧洛容諸獞列傳

韋狼要永寧酋長韋朝義洛容酋長也先是獞人黃銀成與狼要有隙相讐殺而常安邏司欲窮治之於是狼要椎牛齊合永福陽朔碎江諸獞攻圍鳳凰理定大水田射千戶韋繼宗宗中流矢死碎江諸獞走荔浦山灣狼要走右江皆招致獞人會指揮徐民贍兵捕服道左執狼要獲與謁兵備使莊國禎餘黨馳還乃請於制置使殷正茂臺御史郭應聘御史唐錬即以羽檄徵田州向武都康諸土兵凡七千餘人屬裨將王瑞王承恩汪可大凌文明康仁往而以參政使吳一介監之是日即提兵馳茶溪鏖戰王瑞斬廖金鑑廖金盞韋銀花韋狼花韋狼相莫伯雍等首凡三百一十九級汪可大生得黃朝鮮斬莫鑑從莫艮行等首凡三百有七級王承思斬首捕虜凡一百八十有三級張世勳疾力戰躬斬二人勳亦有金夷死凌文明斬首捕虜凡一百三十四級康仁斬首九十五級大率斬首一千三百三十八級俘獲八十一人牛馬四十頭器械九十有五繪畫黃衣一襲時癸酉秋八月也先是月正上元托定洛斗與古底上油諸獞嘱洛容令亦廷臣以歸養去尉謝漳行縣事於是

獞人韋朝義等夜半直擣潭所鼓噪競殺潭潭死李
其印符而去是夜指揮使朱昌儒與土巡檢韋顯忠
並提兵願與諸獞快戰昌儒斬首二十三級顯忠斬
首三十一級我兵傷一十三人諸獞皆遁走而裨將
文斌張汝能胡德忠追亡逐北生獲韋朝義覃三官
等凡八十三人得縣印一顆於是守巡使莊國禎沈
子木李文續皆移都御史而與總戎李錫決策往征
矣而是時王瑞爲一軍軍永寧以往古底上宋諸巢
祟文凌文明康仁爲一軍軍永福以往理定海灣諸
巢亦孔昭爲一軍軍洛容托定洛手諸巢楊照爲一

軍軍柳城以往上油諸巢而錫以中營居理定江期
二月二十六日四道並出於是永寧軍擊古底上宋
大壘天心塘諸巢先登破之生獲覃狠印斬覃金鉢
覃金倒覃百長覃銀郎等首凡八百七十二級永福
軍擊思位狠家諸巢郤敵先登破之生獲羅仁周王
朝傍斬莫扶頂覃應黨羅文朝羅公盤覃朝倖首九
百七十二級洛容軍擊托定洛斗理伏川巖諸巢先
登破之斬首捕虜陶狠金陶狠漢羅道韋陶艮陶定
陶金總羅道印羅顯揚陶朝漢等四百八十二級柳
城軍擊上油上艮里廂諸巢郤敵破之斬首五百一

十二級大幸斬首凡二千八百三十八級俘獲凡二
百二十一人奪獲被鹵凡一人牛凡五十五頭器械
凡二百六十有二書籍凡五本關防凡一顆頃之制
置使具捷急使使者請於　上事下大司馬譚綸於
是先賜郭應聘金三十兩表裏二李錫金二十兩表
裏一自是之後御史李来莘訪誅訥永寧洛容後先
斬首捕虜凡四千一百五十二級　上有詔遷殷正
茂爲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郭應聘爲兵部右侍郎
兼僉都御史李錫陞秩三級李文續等陞秩一級金
錢皆有差先是御史唐鍊奏土吏泗州則岑紹勳歸

順則岑璭鎮安則韋農永順則彭永年捷凡二百以
上南丹則莫之厚東蘭則韋應龍那地則羅謙範保
靖則彭養正捷凡一百以上下雷則許宗蔭龍州則
趙應龍英州則趙邦輿上峽峒則峒長許世輿忠州
則黃有朝思明則黃恩隆永順則彭大武鄭承印上
林則黃九章安隆則黃榮下石西則閉文經五土則
覃文顯黃正黃誠親觀則官族韋寬捷凡一百四十
四級　上幸賜岑紹勳等金二十兩莫之厚等金十
五兩許宗蔭等金十兩正茂乃上書謝爵賞以爲此
陛下之靈社稷之福也臣等何敢以爲功　上嘉賚

如初其後大屋莿村殘獞黃朝貴黃金閂復齊合嚮
之陽老村柳城之上油村酋長覃金磊等號爲萬餘
人聲欲大入冒福鎮而王世科等引兵擊破之斬黃
金閂及從賊首凡五十八級綜其實大率不下七百
人也始洛容在萬山中而迤北一帶依山無城郭今
皆寓郡城以爲治而縣之爲縣廢棄幾六十餘年矣
舊令余涇常請遷于白龍巖費亾慮四千六百有六
兩甚矣其講於保治之規也

讃曰

余聞洛容城垣僅六丈不下二十戶而縣尉謝湻以

單騎勦徼萬山中可謂壯士及韋酋發難竟受金夷
而死死於封疆誠封疆之臣哉然洛容永寧之捷幾
至五千大將軍功豈不偉與於戲永寧得壓爲州不
二三載乃復爲獞苦今何如矣

岑溪潘積善諸猺列傳

六十三山及七山皆岑溪猺巢也先是酋潘積善僭
岑溪地勢旁近羅旁負嵎三面乃自僭號稱平天王
與諸猺獞阻山公行頗爲疆埸患於是郡百姓請於
制置使凌雲翼會大兵往征羅旁干戈未皇也乃先
以檄曉譬積善積善曰幸甚將軍苐不以斧鉞加于
纍臣得緩須臾毋死敢不唯將軍是命願歸田輸賦
得比編氓戶頃之制置使使縣令葉詩曉積善所驗
田賦具如所請乃貰積善死因以其子附學官受書
自是之後善雖分黨然實各立巢寨犄角爲輔者矣

積善深溝高壘四方諸逋逃並亾抵於其間遂擁衆
自雄至亾筭乎雲翼迺上書請海梧叅將移岑溪而
以靖夷營募兵六百人屬之當是時七山政蒼藤信
地而六山爲容縣北流中衡北科爲六十三山咽喉
恢集亦接鄰賀縣五里村山猺時往來於道塗不休
也於是立五大營營皆六百人大率三千人人月食
餉一錢二分即推擇指揮使五人爲將軍將軍季得
廩三兩皆仰食梧州兵餉事　聞下大司馬方逢
時議其後　上念撫處勤勞賜凌雲翼金十兩𢇁文
華金三十兩表裏皆二先是制置使奏叅政王原相

僉事王一卿。當遷秩一等。上從之。復賜金十兩。參政蔡汝賢。副使徐時可。金二十兩。是歲萬曆丁丑也。

居二三年。大峒鎮始治城一百七十餘丈。外城二百四十餘丈。設參將館舍及屯堡三十。墩堠二十有二。開赤䉀至馬嶺。北科平河諸道路七十餘里。墾通城鄉田七頃有五畝。北科峒田一十四頃一十七畝。而徙人歸降者。凡四千二百七十一人。而是時制置使劉堯誨。及毫御史郭應聘。御史李東。請以千戶朱繇行參將事。而以所墾田附募到耕兵韋月等八百人給牛具種子。月四錢。請數自四月至九月。而以三年

爲率。始計畝輸賦。如例也。

讚曰

余聞之大將軍黃公應甲曰。潘積善宜予冠帶。視鎮撫。令其率部兵耕種。滿歲稱職。爲眞。且連城大峒皆沃土。疆吏以諸酋故。捐棄而不耕。久矣。倘羅旁至蒼梧岑容藤博高雷之間。喘息相通。互爲爪牙。晉乎建城開道諸計畫。率有味哉。

北三譚公柄河塘韋朱武諸獞列傳

譚公柄。北三酋長。韋朱武。河塘酋長也。而北三別號劇馬賊。其技長於治弩。弩傾毒。發必能中傷人。每一出。常百十爲群。自弑土吏黃勝以來。歲歲爲邊患苦。戊寅夏。公柄與韋三層韋三丈等。常以二千餘人出仚鳳山龜鶻塘。而韋朱武亦傍江結壘。當是時。義寧有韋總管韋千里之獞。永寧有黃河平黃明虎之獞。永福有廖勝朗良快之獞。羣韋爲姦。阻山公行。殺商人李四。及新民黃銀花。執良獞莫東王等。郡縣皆儆戒。道路不通。先是萬曆初。恩及長官司被獞。常退輿

地可三里。匹何。咘咳寨酋長藍公澙等。欲執土吏黃如金。盡奪其土司。如金乃以其狀告於思吉參將王瑞。頊柳慶參將倪中化。遝來指揮孫世寶。永寧百戶陳維翰。皆後先請于臺御史吳文華。於是軍書移制置使凌雲翼。大會于東蘭邦地。面冊之間。是日卽以羽檄屬分守使吳善。分巡使陳俊。徵永順。白山。諸土州。州賦兵三百人。及狼兵營堡諸兵。皆馳大岩上平。橫山咘咳等巢。期諸軍聚河塘咘咳爲營。一時至者四面。前是臺御史郭應聘。常欲請大兵往擊之。五載弗克。公柄等以故益標桀。自河塘咘咳之兵一出。恐

公柄等不得且莫偷生也亡何北三諸酋願以所占據還江所屯及被鹵諸生口獻將軍遂班師。

讚曰

北三之戰余僅得之臺御史所題知耳其後竟以自縛得免哉北三故接北五八寨可通東歐皂嶺橫亘恐失今不治從獲益熾它日足為遷來所害患豈此屬耶語曰非其種者鋤而去之甚哉柳慶之聞如當味乎其言也。

十寨諸獞列傳

思吉周安落洪古卯羅墨古鉢古憑都者及龍哈咘咳右江皆號為十寨也隆慶中制置使殷正茂擊破古田即以徼超八寨歸降得貸死於是寨老樊公懸韋公良石公慶藍公咯羅公印黃公遨等踵軍門上謁自言八寨與龍哈咘咳號稱十寨十寨之村固一百二十有八矣環村而居者亾慮二千一百二十餘家而右江兵備使鄭一龍及參將王世科賓州守吳臬武緣令楊大韶以為十寨既請為民當以十家為率賦米一石凡二百一十六石七斗亦得輸銀米石

伍錢當徵銀一百有八兩三錢伍分它若火竈差銀戶一錢凡二百二十有奇然後村立一甲長寨立一峒老為徵賦計而以思古周安落紅古卯龍哈立一州屬向武黃九疇羅墨古鉢古憑都者咘咳立一州屬那馬黃賜皆為土州守已移思恩守備於周安堡有成議而布政使以為於法不便當立二長官長官各提兵一千人而有琴水橋荒田及南丹衛屯田民田皆歸我可賦糧以佐兵餉不足則取三里魚峯巷賢堡兵餉三百五十餘兩不足則取樊公懸等約戶每加三錢五分歲以為常皆給兵可召三里十冬三

潮峒老郎度田因開立墟場以通思恩慶遠武賓諸道然後建社學子男請以義勇薦紳為千夫長[illegible]陸雲彬為百夫長姑與冠帶俟三年稱職為真而備兵使霍與瑕以為八寨故不甚廣乎當陞為州而使黃賜提兵六百人守之而龍哈咘咳可立土巡司請徵安定兵二百人付黃昌備龍哈徵與龍兵二百人付韋富備咘咳即以守備移於鳳化城黃村俾與黃賜並得調度二遷使其後制置使竟請八寨為長官司而以兵八千人屬黃賜為長官而黃昌韋富皆給冠帶為土舍亦各引兵二百人食二寨知約也居六

七年十寨復聚黨萬餘人據八田彦日蓋大都之中剽人而奪之金甚至攻城略庫戕官殃民十寨之衆六七載之間乍降乍叛非復曩時樊公懸等所約也於是制置使劉堯誨及臺御史張任請弓矢得往正其罪然後與諸裨將約約不至三月費凡七萬餘兩而寨酋之頭欲盡縣戲下亡何斬首捕虜凡一萬六千九百有奇奪獲器仗三千有二百牛馬二百三十九頭果以三月得捷也故事北邊斬首捕虜七十以上為下捷九十五以上為中捷一百一十一以上為大捷女直倍三之寨賊倍六之反賊倍十之於是大

司馬方逢時從制置使請乃咨儀部使大鴻臚引使者至　御前宣讀捷音事下大宗伯乃於五月十三日常　朝埒宣捷如禮是日大鴻臚致詞行五拜三叩頭禮已遣公徐文璧侯李言恭伯陳景行祭告南北郊及　太廟而是時制置使殷正茂及御史顧鈴布政使吳椿盧仲佃按察使林澄源皆去官久俱不敘御史胡宥乃訪誅納以　聞而征蠻將軍王尚文及姜忻李一迦侯國治彭文質陳俊陳應春林舜道歐陽模彭富王天爵周舜岳劉世賞皆有功於是守令得敘者於郡守則李遇春鄭國臣於同知則梁

直鄭應齡周易王一岳李應魁魏仕吳於通判則李佳徵江龍黃杞李尚桂朱會極胡中於司理則孫承南蔣上欽顧志邦劉正賓於州守則饒敬承滌文昌楊茂先陳一定趙崇鳳於知縣則丘鏸勞守謙黃約李三樂功次之　上乃賜劉堯誨金四十兩表裏四張任王尚文金三十兩表裏二姜忻侯國治等金十五兩李應祥等金丹等王天爵等金十兩自是之後論上吏功行賞於田州則岑大祿那地則羅瑞謙下雷則許宗蔭安定則潘承紀江州則黃河漢龍英則趙邦定歸順則岑璭遷龍則黃乖翁泗州則岑紹勳

東蘭則韋文韜當第居上等而鎮安則岑奇鳳思明則黃承祖萬承則許國璉上林則黃允章上映則許宗惠都康則馮紀白山則王覲那馬則黃如金永順則鄧得揚彭大武忠州則黃有瀚興隆則韋觀思明則黃恩隆南丹則莫之厚忻城則莫鎮威當第居中等湖潤則岑壽松下旺則韋顯威古零則覃文顯當第居三等而向武則黃瑚羅陽則黃獻當第居四等安隆則岑洪舊城則黃正武靖則岑清寶歸德則黃朝果化則趙祖銘都陽則黃受山定羅則徐權皆與黃瑚等法當論如律於是　上賜岑大猷等金二十兩莫鎮威等金十兩岑洪等下臺御史逮問明年春臺御史張任卒於官而御史王宗載以請　天子幸哀憐任以死勤事予之祭葬是歲也以八寨分為三鎮各建一城而以東蘭州韋應鯤韋顯能及田州黃馮充為土巡檢得比古田例留兵一千人附土吏許宗蔭許尚惠岑太祿仍屬賓州而以思恩參將統之先是三里屬上林之循業撫安古城久為賊巢今改為龍哈咘咳矣其下增建二堡而請自楊渡水為界盡墾為屯給南丹衛通道慶遠賓州而使思恩三里皆聯絡不絕巍然一大觀也

讚曰

余聞之都御史李公遷曰八寨之民淳朴太甚不患其心之不誠而患吾所以處之不得其理不患土官之力不能制患其制之太過或不堪命而為它時之憂豈其然乎且八寨自嘉靖中新建伯討平以來至樊公懸歸降能幾何時而旋有己卯之役哉十寨庶幾無它勝與建堡開屯久矣為塞上畫無窮之筴也

馬平韋王朋諸獞列傳

韋王朋，馬平獞也。先是，大將軍擊破賊巢，因建營堡，使土舍韋志隆提兵往屯其地。以故王朋覘堡兵爲仇讐，常率東歐大產諸酋，阻山橫行，要挾營堡，而分守使彭應時、備兵使周浩，使千總往撫，竟殺之。而會壬午秋也，縣官度田，王朋至爲阻撓，得匕恙，遂肆劫略，白晝行村落，如入無人之境，有司莫能禽。於是總戎王尚文、李應祥，叅將金冉，請於制置使劉堯誨、臺御史郭應聘，得提千總張茂功、吳國勳等兵，及忻城莫鎮威、下雷峒許宗蔭諸土兵，攻巢，先登斬首凡六百六十二級，俘獲凡四百三十七人，牛凡五十三頭，馬凡一十三匹，器械凡二百四十有奇。奪獲被虜凡三人。而是時柳州守則陳大猷，同知則漆文昌，倅則宋和慶，慶遠守則高文炳，皆以功著。初，馬平猺獞常請鄉士大夫之託，以佃丁莊戶，浮沉閭閈，而鄉士大夫亦親入寨峒，遂至交錢財、稞租責息，出入縣庭，始未嘗不相善，而後漸自相戕賊也。而大司馬梁夢龍請著爲令，令監門各立門籍，嚴加譏察。所與猺獞通而因而致富者，即以其財產沒官。詔可之。由此獞人大凜凜也。

贊曰

西粵之有猺獞，譬之家室之有鼠也。非不欲一鼓而殲滅之，不勝其殲滅也。韋王朋故遺孽，幾爲魚肉，然欲致其死，則死矣，何知有今日乎。以我冠裳斌斌，至閩與此曹稞租責息。嗟夫，養虎自貽患，戒之哉，戒之哉。

高江諸猺列傳

高江諸猺皆出自大小桐江及大小亮村也旁近結頭三姝平峒諸巢假羊大窯諸猺往來互相爲姦四方逋逃皆匃抵其間隆慶中大將軍常提兵往正其罪桴鼓不鳴　今上之戊寅也酋長盤宗明犯邊邊吏執而僇之於社匃何諸猺悉欲報邊吏乃乘風縱火燒大結堡明年直指使舉士於鄉鄉書因郵置以進行至小葦灘諸猺劫略之毋遺居二三年復大入猶巷堡殺我兵一人我兵轉鬬殺一人傷二人頃復犯小結灘奪商塩而會平樂兵變諸猺亦窺隙而起

遂擁衆走猫兒堡潛伏西岸大桐江逢千戶李夢龍百戶劉卿及廣運堡哨兵廖異四等舟而商人朱子隆等亦多附卿而行者諸猺趣廖官舟略舟中行李卿與諸行人並跳走其下灘底水湍多失脚赴水溺死者九人夢龍見爲劉卿死罷眦盡裂恚與哨兵殊死戰諸猺盡貫弓執矢射我軍我軍中流矢而死者九人於是昭平守備陳邦佐與猫兒堡哨官陳瓛移於府江備兵使葉朝陽右江備兵使郭棐即請臺御史吳善先以會城標兵二百人馳高江因使總兵呼良朋即以羽檄徵許尚實岑紹勳岑璋許應珪韋文

韜岑奇鳳黃如金徐國黃正羅謙端韋觀莫崖諸土吏兵四匝而至於是參將白玉遊擊童元鎮御敵先登生獲李敵堡等一百有九人俘獲七百三十九人斬首一千一十一級奪獲馬牛匃等我兵傷一百一十有五人匃一十人匃何制置使吳文華及臺御史奏聞而屬御史黃鍾訪詠納具如所請　上從本兵張學顏議有　詔還吳善秩一等及呼良朋它賜金皆二十兩表裏二之是時葉朝陽以兵變當左遷待罪行間　詔從副觀察使秩調而郭棐金十兩徐時可等金五兩而吳黨等人衆上賞矣諸臣皆比鄉叩

頭此皆　陛下之靈社稷之福臣等何力之有乃辱九重爵賞下須也是時乙酉閏九月也先是把總陳賢往歸順江天寵往九司及那馬定羅徵土兵索取折度鞍馬諸類匃厭而都護孫世寶提泗城東蘭兵備三木卯諸村因使東蘭兵託名搜賊劫殺一空於是御史黃鍾劾奏　上以孫世寶等下御史逮問凡調兵進兵需索諸積弊皆繩以文法至嚴乃自是歲始也

讚曰

黃御史所奏徵土兵之獘良是余聞土兵自初調之

後續有二調三調以至四五調者始以爲過在諸土
吏奉行不謹耳及土兵至則有徵五百而遞增爲七
八百者有徵一千而遞增至一千五六百者名爲報
效而後乃今而知諸土吏毋過也我偏裨諸將軍有
如得充調兵之役多提幇手棍徒以行既至索土吏
乃行索驛騎延引歲月徒欲充滿橐槖安在其爲大
兵計乎語曰烏鈔求飽呑肌及骨豈謂此耶

懷集嚴秀珠蕭徵列傳

嚴秀珠懷集獞人也而與車廷惠諸酋雄長一十五
巢環四面二百餘里自上世爲諸郡邑所患苦正德
中大將軍提兵往征之歸降幸亡恙自是之後盤牙
連歲生齒益繁而懷集有金鷄之酋松栢之酋龍墳
之酋塌七之酋賀縣有大灣之酋磨刀之酋深埇之
酋猺簍之酋企𡎺之酋黃沙之酋開建有水細之酋
白蓮之酋往往欲相扇而起公行郡邑顧未隙耳隆
慶中常與流賊陳龍洲略郡縣殺百戸朱裳今上
即位以來僄桀尤甚與懷集民高雁梁荁金接高庫

黃遂梁玄珠謝生等數十餘人殺把總羅定朝與賀
縣叛賊蘇應麃金敬李用庄略樟木寨梅花峒殺金
宅數人久之秀珠失遺耕牛然禍所從來矣廼佯爲
報怨擊鮮椎牛聚黨數百人遂走開建封川之間略
寧峒蔡村牛二十五頭殺九人鹵七人是時村落之
間皆畏秀珠甚東西逐逃走而獨西村寨鳴銃砲如
雷擊死三人傷一人於是開建令范調元蒼梧令李
曰巽懷集令林春茂賀縣令李介福移蒼梧守巡使
大督勳求經濟急使懷集尉陳經濟提南龍羅鼓營
兵追逐生得鄺安梁三羅黎保三人斬首四級周之

守巡使並請於制置使吳善廼以羽檄馳兩廣總戎威繼光呼艮朋郎徵東粵標兵及羅定東西山泗城郭康歸順肇慶北岸大崗諸兵而東粵守巡使陸萬鍾鄭人達王泮朱東光既引兵雲翔而至分爲五道而以叅將戴應麟爲將軍出伏虎營王如澄爲將軍出蘭峒山魏宗瀚姜虎爲將軍出石牛營守備楊壽甫爲將軍出伌峒遊擊沈茂爲將軍出會珠營而屬王泮來經濟監之而肇慶守鄭一麟梧州守林喬楠平樂守鄭時章及同知郁通平鄭應麟日夜趣肇慶倅朱士貴梧州司理莊敦義轉輸軍中饋餉不絕皆

期二月初二日並舉於是伏虎軍擊金鷄松栢埇七諸巢先登破之斬嚴秀珠韋胡通等首六十一級俘獲八人奪獲牛四十四頭器械三十有奇蘭峒軍繫古城上下諸巢郤敵破之斬區世奇韋亞養等首五十四級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四十三頭奪獲被虜一人器仗一十有九石牛軍擊深埇佛荽麗埇諸巢郤敵先登破之斬劉高滿劉福昌首三十九級俘獲一十四人奪獲牛四十頭馬十二匹會珠軍擊水細白蓮黃沙龍塘諸巢破之捕虜徐廷穩鄧將舉等二十四人斬首三十二級俘獲二十二人奪獲牛二十

頭器仗二十有奇伌峒軍擊破大灣磨刀企𡶶諸巢破之斬歐福正陶伯正等首九級俘獲六人奪獲牛十頭器仗一十有奇諸偷悉奔青水尾佛荽鐵帽諸山於是戴應麟進據金鷄巢爲營且日帥所部追亡逐北至青水尾屢戰生獲陳朝瑞等一十人斬首六十三級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七頭馬一騎器仗一十有九復追逐至大竹山斬蘇運進等首一十級俘獲一十五人奪獲牛十六頭復追亡至更鼓山斬鄧任石朝行等首一十七級俘獲九人奪獲牛八頭蘭峒軍追古城賊至三岳大鐵帽斬鄭明端覃朝龍等首

六十五級俘獲五人奪獲牛二頭器仗二十石牛軍還入佛荽斬劉貴安等首一百一十七級俘獲一十三人奪獲牛三頭馬一騎器仗八十復攻大青山石坂嶺斬首三十二級俘獲七人馬一騎復追古婁大山斬首三十三級俘獲四人奪獲器仗一十有奇復追亡至譚鞏石岩生得盧亞添吳朝富等三人斬首三級俘獲四人會珠軍追亡至飯甑埇青水尾生得車廷惠一人斬首一十四級復攻龍塘尾斬李先富等首一十九級復追亡至塘龍黃沙尾生得龍秀等五人斬首四級俘獲二人奪獲器仗一十有奇伌峒

軍追亡至大灣山。斬陳惟德、孔四弟等首二十六級。
俘獲一十二人。奪獲牛七頭。還搜古城。斬首二十二
級。搜沙塌、企壢。生得梁石滿二人。斬首六級。俘獲五
人。奪獲牛二頭。復疏捕企壢山。生得劉國全等二人。
斬一級。石牛軍逐北至都逢、程家山。生得李結成、劉
福成等一十四人。斬首三十九級。奪獲馬一頭。器仗
一十有奇。銀五十兩。而是時。開建尉楊萬珠。壘南令
山。生得李廷業等九人。俘獲九人。復捕伏鶴、勝嶺。斬
首二級。雷川吏目王言。壘戰石臥、龍鶴諸灘。生得劉
朝珠等八人。斬首一級。俘獲五人。懷集尉陳經濟壘

戰撫嶺。生得吳朝海、姚榮才等一十六人。俘獲九人。
奪獲牛二十七頭。還戰南陀、大岳諸山。生得周子傑
等二十二人。俘獲三十人。奪獲牛五頭。時乙酉二月
盡也。於是銅鍾、牛欄丁口約四百人。皆踵懷集縣庭
中。叩頭。吾等誠願克戍卒守險。而羊橋八峒千餘人
願為撫民。相引赴賀縣。語亦如之。曰。　天子聖神。諸
公卿美無遺策。我輩如孤雛腐鼠耳。而與其阻山障
鬪長嬰大罪。且莫引領待斧鉞。孰與為治民。得提桴
鼓立軍門。以備宿衛之選。寧不踰快乎。後大司馬梁
夢龍。以臺御史捷覆奏。　上幸賜大司馬以下爵賞

金錢有差。始叛賊李用庄。久國匿羊橋峒。至是峒老
送奉到邊。請死罪甚至。耗兵戎以衛我界上險隘。而
懷集牛欄銅鍾上下峒。故反欄桿甚。今亦歸降。而大
將軍梟斬。以示威武者不過銅鑼、后山十數人而已。

贊曰

金鵝之捷。豈天欲殲除此屬耶。何其滅之速也。余數
其師旋之期。猶不至三旬。而百年之逋寇蕩滌殆盡
哉。府江十寨。皆犁其庭掃其穴。而郡縣之。其為金鵝
諸巢善後策。不必概見。何法曰。多筭勝。少筭不勝。也
夫。猺獞難倖滅。漸拔巢而郡縣之。此多筭者也。

土吏黃拱聖列傳

黃拱聖恩隆男也先是黃武崇於　國初歸降給府州印信各一顆而是時長子黃忽都授官郡太守次子黃均授授官州太守都傳至承祖授傳至泰泰正室生四子長恩詔次恩錫次恩隆次恩祐庶室生三子長恩重次恩承次恩祿而會詔錫後先久　物故隆當行州事於是以詔妻趙爲妻錫妻黃爲次妻黃廼承祖姊也而趙生三子長拱極次拱宸次拱闕黃生二子長拱廷次拱聖而州印故封貯太平庫庚辰中隆從征諸猺有功得給印以嗣隆尤寵黃慮拱廷拱

聖賢無出勢不得嗣於是謀於承祖因欲載領印券以與將拱廷得嗣也隆既嗣削奪祖所侵黎龍白鵬蓄遂那橫那煉諸村田土弗得與動干戈且莫相侁殺也亡何隆罹霜露之病以爲承祖於我隙益深設百歲後是屬豈爲我子孫計久遠乎廼大書遺命取族目恩祐黃晃及州民舉結因以印并皆附拱極而隆遂溘然捐館舍矣時丙戌五月也承祖鬪隆死是日擁衆擊拱極欲還隆所奪村塞而目兵盡走上摶戰殺三人相當拱極懼有後禍乃訴於臺御史吳善御史黃鍾願使它官塡撫其民於是以指揮使楊桂

芳往亡何拱廷偕李逢雲露病在喉門承祖乃佐醫人阮仕偉視脉而毋黃及稗金蓮的臺供藥餌竟不可起死矣酋目鄭錦及州民張國用左驗無它腸然拱極禍所從來矣且日祖乃急使使者歸賄歸購屬黃伴言拱廷飲酖死而內人黃受黃師明及周佛黃仲周與梟如黃氏指大言拱極毒死拱廷於法不當嗣我郡太守意以爲有如鄉老能以拱聖嗣歸黎龍諸田兩相和好它日陞賞如約不然我以兵虔劉廼衆也乃送奉黃受黃仲及周儒周明百金爲治兵費於是約鄧寧韋彭郭佳等以六月十九日並詣州前

而覃彭來自東門郭佳來自西北門皆持鬪器入拱極欲遂走恩承止勿走拱極乃攜妻許及弟婦趙走人後衙而王朋鬪廼負拱聖出走覃彭卽與黃蓋甘京林武等追亡執拱極取印會楊指揮至拱極佯以爲在楊指揮所晨二乃去楊指揮衣裸身實無印驅逐出門走巳鄉鎬鄭鋘於桂上索印不可得復解拱極衣疏索得印廼屬黃受附拱聖逃因欲致拱極死廼立券使黃師明與張國用貸三十金給鄧寧鄧寧遂欲劒斬極極曰吾無罪誠欲我死我欲自縊死寧乃以弓弦與極極竟自縊死死矣妻趙負屍而哭極

衷寧及陸戴復殺趙趙有幼孩二人呂粲張國用卽
捐棄於水溺死寧佯告拱宸拱闢吾貸女死遂女往
龍州拱闢果亡抵於寧家寧因請於拱聖吾欲奪二
虎子乘重賞拱聖與之金十兩是夜夜半卽與黃師
明等殺宸與闢詰朝農義裁等以板舁拱極及母屍
以篦縛拱宸及拱闢屍燒毀置江中而陸戴甘京黃
蓝等遂二十一日拜拱聖爲州太守而拱聖竟擁大
蓋策駟馬入州也既到官管事卽論功行賞乃陞土
兵鄧寧爲總印農義裁爲哨首頭目黃蓝甘京陸戴
林武爲總萬戶內人黃師明爲總哨甲首黃父長監

門單彡羅園郭佳亦如之羅斥頭目黃思隆及羅緻
廿師鄭錫等而罰族目黃思祐金十兩思承金二十
兩思祿及黃晃金五兩田土皆沒入州而是時承祖
恐官族有乞賜廼使黃學夔紵族衆至廟歃血以盟
保拱聖居官亡恙乎於是以拱極妻許拱宸妻趙繫
獄聖知二氏皆有孕當欲鄒鐺懸兩手欲因而墮棄
之弗就已殺萬戶孫伍傳首郡中居二三日南寧太
平稜左江備兵使因請於制置使吳善下備兵使逮
捕拱聖奪印封府庫而御史蔡系周檄亦如之乃屬
南樂太平二郡守行州俱得其狀會許擧一子因名

黃世延是時許外家請得世延以歸承祖不許於是
制置使及御史皆檄太平郡守趙釋許覓知所請也
頊之逮捕拱聖及鄧二農臺王引標等對簿而龍州
江州龍英太平全茗思城諸州及下當上映諸土峒
皆爲左驗拱聖旣虐服有死罪廼奉印封太平府庫
而備兵使議以拱極幼男黃世延嗣而以許氏爲官
母官弟太平諸生黃思承及頭目鄭鏌輔之族異日
世延長大給印先是南太二守議以州改隸漢府而
黃晃等以爲本州賦稅故輸南寧願隸南寧也於是
臺御史劉繼文御史蔡系周當拱聖以下罪請梟斬

覓假黃承祖而以思明去南寧可四百餘里去太平
可百里而欲以屬太平也事　聞下大司馬王一鶚
如議以請　上皆從之於是梟斬拱聖等思明亦華
黃承祖衣冠而以思明隸太平也

贊曰

語有之天道好還絲毫不差豈不信哉思隆兩妻丘
娘欲傳嗣於庶而乃嗣拱極者此非情也李之拱聖
以庶子弑兄僇及宗枝幾盡誠天所以報施思隆而
顧第太恢耳許氏孤兒得免虎口終爲極後偉矣由
此觀之立嫡以長亦天道也豈徒　國憲哉

山賊楊秀列傳

楊秀武宣大盜也庚辰夏縣令饒養浩病伏在床褥楊秀與劉子連廼窺公庭之隙夜半帥十餘人執炬鳴銃走西南城殺監門賈扶毒直擣縣庫庫隷將邦敢弗能敵遂逃於是諸偷持斧擊破後衛門執養浩略柴薪俸資因趨養浩並詣庫奪庫金六百四十五兩銅錢三萬二千四百文會佐史董仲宣出視令秀即劍斬之復由西南出養浩行至古跡灘請還得免而當是時諸偷聲音半似衡永人半似浙烏銃手邑中皆莫能識辨旦日日出養浩移檄讓視右江兵巡

使姜忻急使柳州倅胡中行縣其如所請廼窮責指揮使張啓賢李惟聰與巡徼驛丞徐朝欽急督等乃提選李大索邑中及旁近郡也亡何梧州倅黄杞捕獲劉子連廣州捕獲趙賢出江獲生口三人皆有奸贓亡慮二百餘金而制置使劉堯誨大會臺御史張任御史胡宥劾　奏參將倪中化等事下御史大夫陳炌問狀炌輕重當饒養浩以上罪以請　上有詔左遷姜忻及郡守李遇春秩一等免饒養浩李惟聰官停徐朝欽張啓賢逮問於是主計者索諸偷旦莫不暇休沐也

贊曰

粵西既不勝徭獞之苦而亦何偷盜又復竊發乎武宣之役操戈而入者亡慮五十餘人廼至執縣官劫庫而奪之金豈不謂強而論之於徭獞蓋所謂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間也當是時方嚴捕盜之法哉

流賊黎福莊黃邦綠列傳

黎福莊平樂上四屯酋長也其地故旁近樊屯通廣東大羅山互相為雄長虎踞狼吞隆慶中福莊常與男黎天龍九合諸獞大入富川略并橋及鍾用盾黎去已否霞江龍眼寨去由此福莊益慓悍亡所顧忌矣甲戌春遂與獞人章六哥等大入鄧塘東參屋村因圍石面山幾歐孝廉廼以金錢贖得免居一二年丙子會富川割二五圖賀縣割招賢鄉建昭平縣福莊廼竄嚟約下四屯酋長周淋湘章方相等及大羅山流賊一千餘人直走賀縣桂嶺邏使李廷埠提兵疾

力戰斬首捕虜二十七級餘黨還走大桐江而是時白冒與五指岩除阻可守正德嘉靖時常征討弗克以故酋長盤福成專為保姦福莊得恃為羽翼無恐而昭平民屯諸偷又多有附莊而起者矣於是擊牛灑微惠於鬼神決策犯府江有狀指揮劉希武備廣運堡具以實請於府江兵使者徐作急使指揮何伯堂行縣佯聲言將度田遂逮捕福莊從與廖致臺使者吳文挙遂以福莊就吏是日使使者何有信持檄示天龍有如能捕章方相章六哥來獻得除罪弗治不女欺蓋天龍竟不奉約束乃結壘土龍村糾樊屯

諸獞相扇而起使者獻惡天龍大怒至髮上指寇於是移都御史公總戎李錫因使指揮董元鎮送奉旗牌而以指揮茶京行參將事乃徵同武常安福祿土兵募遷江民兵為守巡使陳應春沈子木彭云賢吳嘉禮調度亡何洛容荊峒北寨諸渠亦聚黨略里琥村我兵卽疾力搏戰生得一人斬首三十四級餘黨遂逃常安福祿兵追亡逐北斬首十六級我兵勇氣益百倍乘勝擊天龍巢遂攻白冒五指皆破之斬首一千三百七十六級俘獲二百一十五口牛一百五十四頭馬四百騎器械五百七十有八而獨天龍

得逃亡賒死也其後壬午平樂倖朱應辰以為賀縣里松等八峒有衆二千餘人旁近楚之衡永東粵之連陽開建會揭之傜集山箐幽深獞獞依阻于其中盤牙連戍有司莫能禽請立土司而以把總黎邦伯往臨之而於楚江攀諸隘口則立堡備兵五千人陳應春甚可其議因制置使郭應聘以 請以樊家中下屯及攻城江源近立土司皆有成效故也

黃邦綠舊桂酋長也其巢旁近北海廉州合浦銅鼓諸巢自上世為禍掠患成化中大將軍常擊破之延引至 今上已卯生齒日繁暴然愈甚於是與北海

酋長黃章第稚牛與諸僞約約五六百人並駆大頭
木綿大坡羅充金頂樟木諸村鹵略人民及畜産豕
凰繇火焚燒其屋居而去去金頂也廼以所鹵獲招
諸村皆欲請金錢贖而復與城隍諸山反狼及合浦
銅鼓諸僞走博白沙田之間已大入興業諸縣城門
微戒道路不通頃之吏目陳思聖請於兵巡使王原
相而會御史顧銓行梧州移原相乘傳馳欝林即移
書制置使劉堯誨臺御史張任而以羽檄徵七山六
雲北科連城指揮李汝賢朱緣杜熊兆把總林燧百
戶艾濟雷朝輔等提督兵及戍梧士兵五屯旗軍四

面而至而是時梧州守陸萬垓同知魏仕吳司理蔣
上欽治兵餉日莫不暇休沐也邦錄見漢兵强盛自
度弗能當皆遂逃還故巢於是杜熊兆偫興業高智
偫横州烏蠻甜菜横石磯而諸兵日疏索欝林道上
廼生獲蹻猍善當黃四等而後知黃邦綠即覃扶王
覃扶安即覃安也先是興業鄉士大夫士庶潘大廣
十冬譚汝讓等日夜匍匐悲號於將軍所願爲我晝
便計若不蚤殲除此屬吾等誠不得旦夕安枕也是
日周勳李汝賢軍自木根而入林燧軍自平山而入
皆軍於運塘朱緣自平山而入軍于壽甘雷朝輔軍

偫自横嶺而入軍于石門艾濟用自跳崆而入軍於
馬村會把總王明依計獲酋長黃邦綠覃全周顯羅
扼檻車傳致軍門屬左江兵巡使李一迪及陸川令
樊祖按驗有狀由此三軍皆跳驪以爲邦綠既就禽
禽它輩此譬猶口中虱耳於是期五月十七日攻木
頭城隍石碇塘表崆峒銅鑼諸巢先登卻敵破之周
勳斬首捕虜四百一十八級俘獲一百二十一人奪
獲器仗六十有一牛馬六十頭我兵亡一人傷二十
八人張榜生得八十八人俘獲一十六人招撫民狼
三千八百六十人奪獲器杖三十有九馬四匹耿四

張本生得三人斬首三百三十三級俘獲一百八十
一人奪獲八人器械七十有九牛一百四十八頭馬
一十六匹我兵亡三人傷二十一人尹邦俊生得一
人斬首一百二十四級俘獲一百有一人奪獲器械
二十有八牛二十頭馬一匹我兵傷二人於是班師
而還時七月二十也居頃之廣西守巡使王厚相李
一迪侯國治以黃邦綠等捷海北兵巡使熊惟學以
黃章第等捷上莫府斬首捕虜凡五千一百五十六
人以　請事下大司馬方逢時具如所　奏於是
賜劉堯誨張任金三十兩表裏二王原相等金二十

兩李汝賢等金十五兩座萬琰等金十兩

讚曰

法曰神乎神乎至於無形爵林與業之間旁近海比諸賊乘虛而出則人不知其所守乃飽飫而歸則兵又不知其所攻此豈非無形之險哉且爵林之捷矜甲面縛而請者以千數安可保不爲它日之黎禍莊黃邦緣乎此非獨其勢然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乃自古記之矣

叛兵呂子和張鳳梁一貴列傳

呂子和岑溪裨將也先是協總金仲恩與佐史曾祐妻通而會公館領顏縣令葉詩使祐繕治之祐携鷄往公館行至館門鷄散走祐追亡館所仲恩與祐妻方坐公案上相嚮飲醇酒大自笑樂也仲恩見辜泄畏祐遂乘醉執祐祐大聲聲言殺人得解是夜恩命庖人擊鮮約學博張講飲飲至夜半譖惡縣官不給民兵泊乘與乃爲恩謀使兵衆先譟之旦日日出果與把總張之賢使哨官呂子和陳泗集戍卒百餘人擁大纛東騶馬直走縣門鼓噪聲欲殺碧祐而班頭

賴清解釋之頃縣尉楊璽請於分守使王原相參將王德懋而縣令亦移制置使凌雲翼矣事下分守使趣使百戶王廷棟逮王德懋張之賢金仲恩廷棟既到縣即使使者大索諸戍卒一切皆案治之諸戍卒皆惶懼恐涤于事於是呂子和復聚衆走縣門欲殺令令遂逃楊璽即與司庫以庫金埋伏後園躬提兵擊諸兵得保縣令家室我兵生獲陳鳳等六人餘黨皆犇走過南渡水口而去分守使急使百戶艾濟用安撫以羽檄征戍梧狼兵及七山李汝賢比科劉朔棟速城朱禄六雲杜熊諸指揮兵往擊之朝棟斬首

六級生獲十一人李汝賢斬首四級生獲八人參將
斬首六級生獲十一人是時縣道皆備兵兵衛甚設
北流生得五人廣容斬呂子和等首二級我兵乘勝
勇氣益百倍追逐至潯州斬首四級生獲四十三人
皆系梧州獄復鼓行行至貴縣石塘村諸戍卒度勢
不能敵皆負弩矢羅列於道左望見德懋單騎諸戍
卒盡叩頭具言將軍幸寬假吾等死唯將軍所左右
由此許諸得贖罪軍屯北地矣是時戊寅冬也雲翼
乃索王德懋等罪以　請而給諫光懋亦　上書劾
參大意欲重治失事諸官將以風邊吏於是大司馬

方逢時案諸疏覆請　上有詔免兼詩官張之賢等
下御史逮問貶季豫秩一等奪王原相俸半載諸胥
從亦由此得除罪相與滌盪前過曰唯將軍所欲用
之雖赴水火猶可也
張鳳平樂戍卒也常爲寇東粤事覺亡抵千把總黃
恭由此得爲蒼頭軍傭府江先是制置使郭應聘[illegible]
破府江諸猺　請置土吏於是上中崗則屬各色把
總脅凱下崗則屬土吏凱領田凡一萬三千八百八
十九頃得招致敢死士爲兵矣故事平樂營兵三百
五十人人給餉月八錢壬午冬參政使陳應春　請
裁爲六錢鳳習知東粤故八錢也迺與張元王鸞等
謀曰何不俱赴縣官請增餉由此出死罪囚略縣庫
遂走東粤可乎元等唯唯於是擊牛酒爲盟是日卯
立張鳳爲都總張元爲頭總王鸞爲二總梁朝爲三
總何明爲四總江大爲五總范惟芝爲主謀張學爲
記室張學伍等一百三十人爲長幹直走城中鼓譟
欲增餉殺黃福賢等一十三人傷幹守堯等三十六
人縱火燒民居奪驛騎馬四十餘匹財產亡筭會齊
凱詣府而備兵使葉朝暘急使守備使武應龍同凱
往諭之遂隨凱入洞旦日日中渡江竟[illegible]鄉大夫王

佩瑤而去是時縣當給軍餉凡三百金平樂乃出帑
金凡一百五十兩副把總黃恭給軍而司庫唐天選
匿[illegible]露病甚餘餉無異日頃總戎呼良朋提標兵土
兵四縣平樂營之衆以叛而去者固二百六十餘矣
齊[illegible]迺釋佩瑤傳馬貴陳子鳳首囚從吏[illegible]致張學
伍[illegible]貴等請贖死總戎知貴等皆非渠魁亦從之從
帥其衆走荔浦城下欲攻戰會參將白下[illegible]承寧兵
至而土舍覃文奎兵亦起鳳等見我兵五合六聚衆
弗敵迺以凱家室悶匿千隘中先以數十人衛鋒白
玉郎斬其衛鋒者二人以狗諸叛兵皆股栗頃而叛

兵復盡出其衆殊死戰遁以鳴鏑射我軍我裨將汪惟中等二十餘人中流矢幾死於是諸軍大戰數合擊破之斬首二百有六級生獲葉子明張鳳齊凱等二十二人弓矢鎗刀旗幟諸什物亡筭是夜凱自縊死於是制置使吳文華簿責黃參及平樂守周圻等以請　上謂太守支放後期致激衆倡亂傷命數多遣執金吾逮問周圻問狀是時甲申秋八月也給諫王三餘亦　上書劾奏葉朝暘復謂以營兵之故而罪及上官恐長諸軍驕悍請以朝暘戴罪視事　上可之亡何周圻以檻車至長安　詔鎮撫使即訊既

得其狀以聞　上謂圻支詞抵飾　詔所司以重罪論居頃之給諫陳壁上書言致圻于重法非所以肅反側子之心而振　國威也而給諫鍾于淳猶慮府江去蒼梧可五百里其間山高林茂爲兩粵咽喉而府江又南岸之逋逃藪營兩岸則門戶而三峒則堂奧也先是　上有詔　詔大司馬張學顏曰近來各處募兵多係無籍投充各該營軍官貪縱撫馭失策以致釀患啓釁貽害地方於是　上書言齊凱既伏誅淳意欲三峒或易以把總或易以土吏比奘以決而營兵則莫若練土著稍稍厚其廩餼以招致之張

希皋奏亦以意　事下戎部始征蠻將軍居梧州控制兩粵後盜賊剽沸復以總戎一人居粵西頃周圻請于鎮撫使曰水東賀縣與大羅山相連張鳳先欲略水東因從大羅山走東粵皆有狀由此觀之兩粵兵防誠不可不嚴也

梁一貴梧州大峒戍卒也峒故有左右營控制諸猺先是參將吳紳到官營事即欲部署諸戍卒趣治鉀鎧竹篙因與諸戍卒期以二十八日閱諸軍操曰敢議令及不如令者請論如軍法時丁亥四月二十也居七八日紳果登大將軍壇鳴金鼓閱操屬哨官梁

鳳傳令會鳳新覲事不閑於軍法失儀紳大怒命左右榜掠之二十已命縛致戲下於是梁一貴胡一倫等帥右營兵三百餘人直走入紳所鼓噪將竹篙毀折之負鳳出圍紳復大言曰吾等盡下班若烏奈我何紳不得已彊爲好言慰藉諸戍卒諸戍卒始出是時來經濟爲蒼梧兵巡使急使指揮李汝賢撫營得安堵於是逮捕梁鳳羅本錢子和及叛兵梁一安胡一倫黃琢蒙惠楊明繫梧州獄即請于制置使吳文華及臺御史吳善御史蔡系周皆後先　上書議謂吳紳而以渠魁梁一貴等罪當死會大司馬王一鶚

議亦如之。　上乃詔曰。營軍斯茂本當故違[illegible]
悍成風。大壞紀綱。迺以梁一貴等五人梟斬[illegible]
其後制置使劉繼文如　詔行。先是　上有詔欲重
治吳紳。而給諫吳之佳。　上書大略以爲南兵吳公
泰之變。　上聿動一副將。諸軍圜視而起。今又治一
參將。則是軍士挺臂一呼。將軍俛首輙去。所謂一脛
之大幾如腰。一指之大幾如股。此賈誼常至痛哭流
涕者也。

贊曰

善哉乎吳給諫。練土兵。優家丁。諸策也。而給諫常自

言曰。招兵易。散兵難。散土兵易。散客兵尤難之難。顧
第老弱有汰。逃亡勿補。每一決。即以土著敢死士補
之。亦自足。土著事。夫土著何敢叛亂哉。易曰。履霜堅
氷。戒其漸也。童牛之牿。嚴其微也。且岑溪之變。平樂
之變。大峒之變。此豈獨將過。蓋亦諸軍漸驕悍使然
哉。

安南

莫茂洽列傳

莫茂洽者。宏瀷嫡子也。曾大父登庸。常給事黎暉爲
都力。登庸生方瀛。方瀛生福海。福海生宏瀷。始安南
在漢唐故郡縣。五代時。丁部領自稱萬勝王。而以子
璉爲節度使。宋初。璉使使者獻見。藝祖封部領爲交
阯郡王。璉爲都護。亡何。領與璉歿。弟璿嗣。大校黎桓
廢而篡之。佯爲璿上表。請以桓代。藝祖乃封桓爲王。
黎氏故得有安南乎。三世。復爲李公蘊所奪。與隆中
天祚以其方物畢獻。孝宗封天祚爲安南國王。安南

之爲國。自此始也。傳至八世。女昭盛立。頃昭盛避位
於其夫陳日煚。元世祖時。煚使使者款塞請貢。於是
封光昺爲安南王。昺死。子日烜嗣。不請元命。元世祖
乃遣鎮南王脫懽平章阿里海牙往征之。不克。其弟
益稷謂世祖。世祖封爲安南國王。成宗時。始以烜子
日燇嗣。傳至十二世日煃。而我　高皇帝即位。遣漢
陽守易濟往諭之。煃乃使陪臣同時敏等來貢請封。
高皇帝復使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遂封煃爲之
安南國王。　賜以駝紐塗金銀印及大統曆及文綺
紗羅四十純。且戒後世。毋伐其國。漢使至其國。而煃

巳涖然捐館舍矣乃以其姪日熞嗣 上乃爲文章
使編修王濂充弔祭使主事林唐臣充須封使使者
旣至國日熞奉彩輿鼓吹率國人郊迎入巳爲日熞
位王濂南面布宣之熞率群臣拜俯伏如禮旦日日
出林唐臣奉 詔印授之熞率其臣北面跪受初交
人惟長揖以爲禮行稽首頓首禮自是始居四五年
陳叔明簒熞使使者阮汝霖入貢以覘 上意 上
命卻之明年 詔叔明以王印視事如眞卮何叔明
告老請以弟端嗣其三十年 詔日焜以所侵丘溫
以北地還思明府循豫又不决 上曰蠻夷相爭自

古有之彼恃頑不服終必取禍姑待之而巳其三十
二年安南臣黎季犛弒其主陳日焜而以子顒嗣頊
弒顒而以季子𡿨嗣頊弒𡿨而陳氏宗盟至無類矣
於是季犛遂奪其位而立其子蒼自稱阿犛舜苗裔
胡公滿之後也逎易姓名曰胡一元國號大虞而更
亦易名曰奆奆自是爲大虞皇帝矣犛竟僭稱太上
皇永樂初奆使使者上書自謂熞甥熞不幸毋嗣而
國人推奆巳立四年矣敢請 上使行人楊渤等問
其陪臣耆老果如奆所言奆竟封爲王明年秋安南
故陪臣裴伯耆伏 闕下號泣訟犛罪請兵欲爲主

討賊當是時日烜孫陳天平亦抵於老撾會宣慰使
刀線歹使使者送天平亦至 闕具以實來告 上
皆憐之 詔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廪餼明年安南亦
使使者 朝正月 上命大宗伯出陳天平示使者
使者識其故王孫也大驚因泣下裴伯耆逎讓使者
以大義皆惶恐不能對 上於是 詔曰朕謂陳氏
以壻得國今奆以甥繼之於理亦可孰知弒王簒位
僭號改元爲天地鬼神所不赦是年春使御史李琦
行人王樞詰問奆奆使使者阮景眞席藁請死罪稱
實日焜甥如初 上恐其爲詐也復遣行人聶聰

詔奆迎還天平以君事之朕當建爾上公封以大郡
俾世世勿絕奆於是待罪境上請迎天平還故國
上有詔詔天平行而以征南將軍韓觀及副將軍黃
中呂毅提兵五千人送之天平乃 陛辭 上曰自
古卮國出奔之君如齊桓晉文皆內有主故反國而
安今爾無主於內徒朕爲主於外事之委曲尤切朕
心逎 賜綺羅紗衣二襲鈔一萬貫於是封胡奆爲
順化郡公盡食所部邑天平旣乘軺車至丘溫奆使
使者黃晦卿擊牛酒犒從者晦卿等見天平皆大喜
舞蹈驩如平生中等問奆安在晦卿言奆適罹霜露

征嘉林。天平亦不疑，乃度隘留鷄林。行未至芹站南。遂陰軍行不得成列，伏兵乃忽從中起，劫天平。將軍皆出不意，不能當。亟治兵行捕，奔奔衆已斬絕橋梁。殺天平而去。是時大理卿薛嵓，適廣西還，中舉爲輔行，遂感憾自經死。使者還　奏事。上大怒，欲往正其罪。卽命大司馬劉儁伺兵。於是使使者祭告嶽鎭海瀆之神。而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張輔爲左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爲左右參將，指揮使程寬、朱貴爲神機將軍，毛八冊、朱廣、王恕爲遊擊將軍，魯麟、王玉、高鵬爲橫

海將軍，呂毅、朱英、江浩、方政爲鷹揚將軍，朱榮、金銘、吳旺、劉塔出爲驃騎將軍。是日，上乘六飛，祭大江諸神，已饗將士。上臨江送之，于時天日開明，風便，大將軍揚揚張旂志，擊鼓行而南也。上大喜曰，自此安南可平平。先是占城國王占巴的賴使孫部言黎賊侵奪地界，請兵。至是，上遣中貴人馬彬令占城備兵以防要衝。賜之鍍金銀印及紗帽金帶、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金織文綺衣二襲。於是副將軍輔自憑祥度坡壘關，祭安南山川，因以檄諭其國人，數黎酋有死罪，罪至不赦。當是時，諸黎酋皆侍東

西都宣江、洮江、沲江、富良江，以爲固。乃自三江府海江南，傘圓山，循富良江南東下至寧江，又於富良江北循海潮江、希江、麻牢江，至盤灘、困枚山、盤牙，九百餘里，緣江皆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盡發諸郡縣民守之，水陸號曰七百萬。亾何，三帶州僉判鄧原及南策人莫遂、莫遠並以其狀徵告副將軍。而大將軍朱能行至龍州，乃逢霧露死矣。上復以張輔爲大將軍，以雲陽伯陳旭爲右參將。詔曰，大將軍開平王常遇春、偏將軍岐陽王李文忠等率師北征，而開平王卒于柳河川，岐陽王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勳。

爾等宜取法前人，毋負朕意。自是之後，將軍沐晟、陳旭狗洮江，驃騎將軍朱榮狗嘉林江，皆治舟茂伴爲欲濟之勢，挑賊。賊果度江，榮等疾戰，大破之。大將軍輔乘勝，遣都督高士文引舟師於筒招市江口，與驃騎將軍兵相接。然後約偏將軍晟並驅諸賊。諸賊深溝高壘，皆近江，獨多邦城下沙灘平濶，可壁。然土城高峻，賊於城下設重濠，濠內容置竹刺，濠外坎地以爲阱，使道上行人不吾覺。陷入其中，凡似株窟穴所在，不知我師先既已盡覺矣。於是諸軍皆繞城，輔軍攻其西南，晟軍攻其東南，會夜夜半，偏將軍黃中

銜枚至城下以雲梯附城指揮使蔡福先登出擊鼓鼓吹城上炬火齊明城下軍並登賊衆矢石不及發皆倉皇走走下城失皖其不及走者殊死戰驅象而前遊擊將軍朱廣乃以畫獅蒙馬而神機將軍羅文亦以神機銃翼而前前象皆股栗多中流矢死賊盡反蹂走走不及數十步自相潰亂騰踐而死者亾算自是之後萌乘勝直擣東都而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亦擣西都兩都面縛請降者日以萬數輔乃調清遠伯王友晟乃調指揮使柳琮因攻因枚山萬刼江普賴山斬首捕虜凡三萬七千三百九十級獲園

副丁部曲鄉斬之餘黨悉誅是時賊將胡杜徵戰艦于盤灘江輔因南策州土人陳封來降因使往擊杜杜敗走走膠水縣悶海口盡得其戰艦悶海口地下濕不可以壁遂還誘賊至鹹子關築堡而以都督柳升守之會往來者言季犛及其子澄徵戰艦於黃江於是輔引兵狥木丸江而西平侯晟偕豐城侯彬由富良江狥嚮江黎酋果出戰艦五百艘當我軍升輔鬬大破之斬賊將胡射阮仁子阮落阮劣等首萬餘級生得偽尚書阮希周及黃世用彤文傑馮宗寶黃六鐵卮雛阮利等百餘人乘勝馳黃江犛已先遂遁去

矣獨偽尚書范元覧大理卿阮飛卿及子午衛將軍陳日昭等領將軍黎威並歸降於是大將軍輔使莫遂大索故陳王苗裔推嫡而賢者一人來請而汪北等府安越等縣耆老尹沛等千一百二十人詣軍門上謁言陳氏不祿實黎酋殲夷巳盡無復存者令願復古郡縣庶漸革夷風幸甚大將軍輔乃以安南議請請倣中國制建都指揮使及布政使按察使以調度郡縣　上有詔俟黎酋父子悉就禽而後如議居亾何輔及晟等追亾至與史海門涇鵲淺會天大旱水涸賊皆棄舟走項軍至大雨從西北來如注平地

水深數尺舟畢度三軍皆大喜曰此天贊也輔等竟以輕騎走茶龍舟師亦至偽四輔大尹阮謹繫頸來降言黎酋走乂安於是追亾逐北至日南州奇羅海口柳升得賊舟三百艘餘黨復走輔等復引兵出奇羅海口生得季犛季保保及其子澄十人土人武如卿得偽大虞國王黎倉偽太子黎芮及其子孫弟姪偽梁國王黎澂等及偽柱國東山鄉侯胡杜等於是大將軍以安南大捷　聞項請建三司郡縣　上從之　詔告天下建三司郡縣如中國自是之後盜賊門流無歲不用兵矣而七源諸州道冦猶甚土文举

敢死士蹶捕竟中流矢死輔遣指揮使程瑒織交夷
之安南始平遣使都督僉事柳升齎露布獻俘至
闕下 上御奉天門受之小司馬方賓讀露布畢以
季犛及子蒼偽將相胡杜等繫獄而赦其子孫澄芮
等 命有司給衣食費於是 賜新城侯張輔以下
金幣爵賞有差是歲永樂五年也居頃之逆賊簡定
與阮師檜陳季擴阮師胡具鄧景異陳原搏後先麻
起而慈廉威蠻諸部多有應者矣輔等銜鋒斬級斂
其屍以爲京觀獨季擴等上表請降 上以其能遷
善許之以爲交阯布政使以陳原搏爲參政使阮師

胡具鄧景異鄧鎔爲都指揮使潘季祐爲副使輔知
季擴等降詐也中藏禍心請進兵討之卒敗阮師於
月常禽季擴於綠海捕季祐於惡江執景異於昆蒲
是後陳月常阮貞及黎核潘強又反而順州土同知
陳可論判官阮昭主簿范馬綴千戶陳腦百戶陳吾
儕南靈判阮擬左平令范伯高丞武萬百戶陳巴律
亦並反都督朱廣擊破之是時安南諸土吏卽皆漢
官然乍臣乍叛未可羈縻而使也先是陳季擴反俄
樂土巡檢黎利充金吾將軍後左遷巡檢使復反僭
稱平定大王而以黎石爲偽相國段莽爲偽都督

范柳范晏等公行桴鼓晝鳴彬使朱廣往征之生得
范晏等百餘人利遂逃阻可藍以爲險彬使都督方
政追逐利利復走老撾囊四忙土知縣車綿子車三
殺漢官歐陽智亦弑與政等討之禽其弟車道而車
三竟奉頭鼠竄而去會春二月瘴癘還師是時夏五
月天暑嵐癘政亦還利出殺玉局土巡檢梁珦其
後乂安守潘僚反偈江百戶陳直亦反皆土吏號稱
將軍日夜與紅衣賊鬒盤及武貢人黃汝典丘溫人
農文歷武定人陳木果快州人阮持善瞽縣人吳巨
來俄樂人范軟大灣人丁宗老安老人范玉玉塗山

寺僧也自是天降印劍令爲主遂僭稱羅平王紀元
永寧當是時諸賊悉就禽伏歐刀死獨黎利立柵千
磊江都指揮徐源擊破之利遁走而潘僚亦入老撾
乎先是指揮使方政追利至老撾忙心河鏖利戰敗
之利復走亡何彬又率指揮使師佑追僚於農巴林
僚衆以象衛官軍我師用流矢射繼以火器攻象象
反走賊大奔潰終 文皇帝世銳於征伐黎利竟得
賒死如此洪熙初從備交阯中貴人山壽請請授利
爲清化守毋亂 上從之壽自稱與巳相孚因使壽
齎檄以往是時利巳爲老撾所棄逐又亡抵寧化矣

酋長范仰等率男女千六百人來降。谿皆伏餓無[illegible]
陸遣兵器不已。於是交阯參將榮昌伯陳智等以其
狀請。上竟以詔書諭之。是日都督方政與黎利
戰於又安茶籠州。大敗。指揮伍雲、陳忠死之。宣德初。
利益與諸偷周莊雲。長擊黃廉。潘可利等。聚黨數千
人。其人皆紅衣黑胸。號爲紅衣賊。阻山橫行。上遣
智及政往擊之。又敗。士太守琴彭亦死。是時政勇。智
怯。素不相能。而山壽專以招徠爲務。往往擁兵不救
敗。尚書陳洽以聞。上有詔簿責之。竟削智及政爵。
充爲事官。於是　詔徵楚王蜀王獲衛兵一千人。閩

廣川湖雲貴及南直諸衛馬步兵萬五千人。思明田
州弩手三千人。而以成山侯王通爲征夷將軍。都督
馬瑛爲參將。安平伯李安爲都護。撫安軍民。則屬尚
書陳洽掌之。大率提兵三萬人以往。是日　上御文
華殿。與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議。大意欲如洪武
中。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而
義、原吉謂　文皇帝二十年之勤力。一旦棄之。豈不
上損威望。獨士奇、榮與　上意合。以爲　陛下此心。
固　天與　祖宗之心。交阯於唐虞三代。皆在荒服
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

漢唐以來。交阯雖常爲郡縣。然叛服不常。漢元帝時。
朱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克。有司議大發兵。元帝用
賈捐之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元帝中主。猶能布仁
行義如此。況　陛下天下之父母。何用此豺豕葷梗
得失耶。上曰。朕素志如此。是時黎利至又安城。其
勢益熾。會通兵亦至自交阯。賊酋長黎善分三道而
攻之。一道由清威城而入。一道由下關而入。一道由
小門而入。李安率百金之士博戰。斬虜甚多。通等得
而行。行至應平縣。止寧橋。諸將言其地險阻。未可
輕入。通竟麾衆悉度橋。橋左皆泥濘。賊衆從間道起。

我師遂敗。尚書陳洽死之。通亦傷金痍。頗萬金良藥。
得不死。於是遣政平守何忠及千戶桂勝伏　闕請
增兵。行間遇賊。賊歎以顯爵誘忠。忠罵賊不容口。竟
被僇死。黎利遂發自又安。直擣清潭圍東關。因攻清
化。通乃以羽檄傳利曰。清化迤南城池。悉屬女。於是
令官吏軍民皆出城。赴東關。清化守羅通及指揮打
忠。不從。深溝固壘以死守。弗能下。稍稍引去。去圍隘
留關。監門黃彪死之。百戶萬琮潛登城大呼。與敢死
士揮戈從南門出。擊賊。賊走。先是成山侯王通棄交
阯還。　闕奏賊懔桀甚。於是以安遠侯柳升爲征

虜前軍。保定伯梁銘爲左將軍。都督崔聚爲右將軍。
提兵自廣西入。黔國公沐晟爲征南將軍。興安伯徐
亨爲左將軍。新寧伯譚忠爲右將軍。提兵自雲南入。
是歲宣德元年也。其明年春正月。 上召楊士奇楊
榮言交阯事。謂蹇義夏原吉相常見朕志已決。廼使
黃福大索陳氏苗裔。是後利復攻交阯。陷昌江。監門
指揮使李任顧福。劉順。郡守劉子輔。中貴人馮智。死
之。利遂與王通請和。諸將校或以爲善。或默。或雖以
爲不可。而未有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以爲不
可。通奮髯抵几曰。汝何知。遂大會軍民出下哨河。立

武功錄 〔八〕眞茂洽列傳 十二

壇。與利盟。因宴利。且遺金織文綺表裏。而利亦奉重
寶爲謝。是日即使指揮闞忠同利使 上表及 貢
方物。是時安遠侯柳升師至隘留關。黎利使使者詣
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後。以主其地。升等受書不
啟封。因鄭置以聞。竟進兵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
度。既度橋壞。後隊阻不得前。升所履皆淖泥地。伏兵
四面至。升被十餘創死。從者皆陷沒。賊令郎中史安。
主事陳鏞及李宗昉降。竟無降者。皆死。先是黎利與
柳升書。言陳氏有遺嗣曰暠。以命在老撾。蓋二十年。
今宜以暠國。而暠亦自老撾上書。自稱先陳王臣暠

三世嫡孫。求爲後。語在蒼梧志。 上以示群臣。爵與
之便不。群臣皆頓首曰。與之便。 上曰。說者不達止
戈之義。必謂與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亦奚恤人言。其
與之。於是遣侍郎李琦。羅汝敬。使交阯。而以通政使
黃鵠。大鴻臚徐永達。輔之。大赦交阯。因令耆老以陳
氏之孫。具實來聞。即使使者。 冊封。朝貢如 國初
約。凡交阯文武諸臣。悉皆還京。是時黎利使使者奉
書請降。而陳暠亦使黎少穎奉表陳情。謝罪。貢代身
金人銀人。及送都督蔡福。指揮僉昌等一萬三千三
百九十一人。馬騾一千二百頭。請班師。 上令賜夷

武功錄 〔八〕眞茂洽列傳 十三

使文綺衣鈔。以 勅諭答之。 上大意怒利。誘退官
軍。入據城池。僭慢無禮。第以 恩命既頒。姑從寬貸。
頃。王通還自交阯。廷臣皆劾奏通。及都督馬英。爲事
官陳智。李安。方政。布政使弋謙。中貴人山壽。馬騏等。
擅與賊和。棄城旋師之罪。 上有詔。詔執金吾郎訊
於是當通等罪。家產沒入縣官。其後復劾奏黔國公
沐晟。興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以賊師臨境。晟等逗
遛不至。以致升被陷沒。 上置沐晟不問。而令御史
大夫封章示之。亨忠姑侯其歸。頃黎利使使者黎器
何甫等。告陳暠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卒。陳氏子孫實

無類國人推利謹守其國敢請是歲宣德三年也
上使侍郎羅汝敬大鴻臚徐永達諭黎利及耆老復
大宗陳氏苗裔來告凡交阯所執漢官軍民及其鹵
獲生口軍器檄到悉皆遣送居亾幾何敬遣黎利率
其耆老阿栗等貢方物並代身金人因報 命廉
陳氏子孫實無遺者 上復遣侍郎李琦鄉徐永達
行人張聰往以爲永樂中禽黎季犛父子即求陳氏
後國中皆謂已絶既歷二十餘載尚有存者乃賜琦
等道里費廣徧歷諮訪是時交阯軍官存者二百八
十人民官及佐史一百五十七人旂軍一萬五千一

百七十人馬一千二百騎利乃使使者閩公僎謹具
名籍日夜裝送歸疆吏秋毫無所遺至陳氏子孫利
再三以爲無所留也於是 上遣侍郎章敞通政徐
琦賚印章命利權署國事以撫國人居一二年黎利
遂捐館舍以子麟嗣先是姧臣黎問黎察竊權構黨
恣相仇殺於是脫縣土吏阮世寗七源土吏阮公庭
率部曲三百人願借西粵龍州凍州一壥以避寇
上從之命有司遺構醪毋失遠人意其後英宗即位
麟遣陪臣黎籠來賀 上封麟爲安南國王及 賜
國王印居五六月麟死子基隆嗣大順初安南臣黎

宜民弑其主基隆自立國人討平之以基隆弟思誠
嗣廼遣陪臣阮昇來 賀因 請封 上從之是年
上命中貴人柴昇及指揮疆俊奉御張榮往蒞其地
所産香物其後成化中安南匿保梁薑逃侵龍州頊
思誠納占城叛而助虐將奪占城國授之占城國王
古以其狀請 上以勅印昇之初交人入貢必由憑
祥後稍稍挾重貲闌入中國以爲利弘治初州守李
廣寧請治一介行李著爲令亾何思誠卒子鏳嗣頊
鏳卒子漽嗣頊漽又卒子濬嗣正德初安南臣阮种
又弑濬立其弟阮伯勝國人黎廣討平之以思誠孫

賙嗣其後安南臣陳暠又弑賙登庸廼北面於賙矣
頊登庸復叛暠廼與黎氏臣阮弘裕提兵擊破暠獲
其子昺及黨人陳璲等誅之暠乃走走諒山遂擴長
慶太原清都於是庸與國人共立譓譓賙兄灝之子
也賙無子養譓譓既立即追尊灝爲哲宗皇帝又念
庸有推立功乃封庸爲武川伯而以水步諸營屬之
居一二年黎氏臣鄭綏復攻譓譓出奔竟立其族子
酉榜於是庸引兵往擊綏綏敗走捕酉榜殺之國人
復迎譓譓歸之日唯恐輶車之行遲也是後登庸自
稱爲太傅仁國公居亾何計欲弑譓譓覺乃與其臣

杜温潤從間道走清華於是立譓庶弟廏為王改元曰統元而譓竟貶為沱陽王矣是歲嘉靖元年也登庸已稱安興王　上遣編修孫承恩給諫俞敦往諭即位會安南亂道路不通恩乃與敦還行未至太平敦道逢霧露死庸遂以六年春二月己卯即位矣改元曰明德先期使闕人范嘉謨為偽廏作禪位詔於是立其孫福海為偽皇太子目名方瀛頃弒廏謚曰恭皇帝明德既三年而嘉靖九年矣庸乃老于都齊海陽間自稱為太上皇而以春正月丁酉禪位于瀛瀛復改元曰大正乃作大誥五十九章命之曰皇

明大誥法天撫運皇上大誥天下其為篡逆類如此先是庸使使者阮光論冒譓名款塞貢因請　封鎮南僉事使楊鳳閉關弗與通亡何譓亦使使者黎啟至塞為登庸中道所阻已使使者阮拔萃乞兵關吏亦復謝絕弗通已登庸復使欽州判唐清請廏封制置使張嶺乃繫清清瘦死獄中是時安南自黎瞞正德中使使者獻見又弗至至今已二十一年餘矣上有詔詔大宗伯夏言同狀已使執金吾千戶陶鳳儀姚景祥並馳安南會黎譓子黎寧亦使使者鄭惟憭伏　闕下數登庸罪至不赦於是大宗伯嚴嵩大

司馬張瓚廷使驛騎召陶鳳儀毋往是日即以咸寧侯仇鸞為大將軍司空毛伯温為大司馬專以征登庸為務矣是時潘旦為制置使旦大意欲靜以觀變以為律以中國之法莫黎固皆非所宜立恐以夷狄之道則元昊可爵不義可侯而黎剎可王也伯温旦怍已詰以蔡經代之經亦以為宋鄭惟憭之書則稱於元年七月立舊光紹第二子黎寧號為光照而今則號元和且四年矣音謫遽于清華而今則云在木州且親信如鄭惟憭亦不知其第二子之名及所生年月或惟憭等假立名義以鼓勤衆心亦未可知

乎夫使黎寧果出于譓則正派猶存人心尚屬不然則名義未正豈惟彼國人心渙不可收即我動調大衆雖雷霆之擊罔不摧折者矣是時獨　上意銳于行師而廷議多難之弗悅也廼　詔鸞及伯温馳還先是安南夷人刀鮮李孟元黃明哲擒登庸所使偽知州阮璟同知裴行儉等父及偽印一顆大誥一冊來請　上益怒乃　賜大將軍弓矢臺御史兩廣則蔡經滇南則汪文盛總戎兩廣則柳珣滇南則沐朝輔並出征亡何偽王莫方瀛使使者范正毅款塞請歸降願以土宇民人唯邊吏所左右之事下大司馬

張璜大會㓨國公郭勛大冢宰許瓚宗議以何為率
登庸立其子福海歸將十九年春正月庚午也所當
與伯温大舉已許會抵矣於是布政使楊銓右布政
兵備蔡經使蔡經議使陳茂義轉漕諸路十月參
政使翁萬達副使鄭宗古出南寧副使陳嘉謨參事
林希元出雷廉參將李榮余恩出思明指揮李邦相
出欽州武鸞余德安出烏雷山然後以檄諭莫登庸
莫方瀛及安南諸父老子弟因著為令令曰有能捕
斬莫登庸莫方瀛者賜金二萬其以府若州縣歸者
即以府若州縣予之賜金一千登庸益大懼乃以是

年十有一月己未面縛請降于鎮南關先是登庸閉
大兵既雲翔而至迺取大竹筒及採毒草芭豆四百
石舳艫二千艘以為大兵必從粵西黔南以擊我我
以一日起乎梧州誰畏哉顧吾竊度吾等旦莫執干
戈長嬰大罪直至死而後悔禍孰與假以天子名號
佩金印大如斗號召國中豈不媮快乎於是參政翁
萬達微知其大指乃使指揮王畏輔追判蘇廷獻出
關詰問曰將軍令曰若登庸能遣子庸叢至軍門謝
罪因而歸地奉印自今去僭號奉正朔備 天子外
藩毋請封毋索貢吾與若登庸請赦除前罪以徽有

土之奉可乎於是登庸等大喜皆目笑乃以是月之
三日素衣繫組躬率小目耆士許三省阮簡清阮廷
祚楊謙等亦各以尺帛束頸俟于南關南關關吏擇
高敞地可容千餘人以上築壇壝為位稷以黃幄將
軍送奉令旂令牌前文武諸臣皆列侍左右將校兵
衛甚嚴已監門開關傳登庸及其姪莫文明等由關
道左出脫屨跣足面北而跪已傳登庸解組送奉降
表上登庸乃俯伏堦下五拜以首叩地者三文明等
亦皆以次降服如儀頃之登庸率其姪及小目耆士
等至軍門上謁皆俯伏再拜當宣 朝廷恩威及將

軍號令令登庸得還國閉關於是毛伯温及侃觸以
莫文明及小目阮如桂耆人黎銓士人阮經濟等代
登庸奉降表一通伏 闕下温等因上書報 命大
畧請與登庸都護總督如漢唐故事歲以西粵布政
使頒大統曆令赴鎮南關祇領至斯凜古森丫葛金
勒四洞令入欽州版圖有如說者以黎氏為疑則當
黎利發難時殺我大將柳昇及大臣陳洽 憲宗猶
恩貸之今登庸獨不可請比乎且鄭惟恰所指在上
下邭石林州近西粵西粵皆不識黎寧面貌何如人
人或稱黎寧或稱黎憲或稱光照或稱元和或以為

阮金子或又以爲鄭氏詐稱常安夷人鄭喧言曰渿
馬江卽有黎寧然宗支皆不可知今誠念黎氏苗裔
請量與寧職事得食渿馬江屬黔南掌之溫等如此
此而登庸亦上降表表多不載登庸誠自言臣先圖
臣丁氏陳氏黎氏稱號紀元有死罪弗赦今皆一切
革除至若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貼浪二都斯凜金
勒古森丁葛爲欽州故土亦惟　陛下所命臣國不
幸被兵春秋朝請久不至今請補所之缺如故故事
貢以金人銀人請代臣亦惟故約是從其後小目者
人土人阮如桂等亦上書言臣國自正德嘉靖以來

逆臣陳暠陳昇鄭綏杜溫潤等相扇而起逼脇國主
黎𧝒被弑黎譓蒙塵宗祀淪亡獨存黎𢈜攝國未久
旋卽物故于時莫登庸討平諸逆積有功勞然土地
人民皆　天朝所畀𢈜以授之登庸而登庸受之又
私其子未及　請命罪復何言臣等亦私相推戴寔
與登庸同科頃　陛下曲賜恩貸得緩須臾毋死幸
甚顧登庸名號未正無以率人竊見黎寧阮金之子
實非譓裔今登庸已祀黎氏於家廟得血食不絕唯
陛下叅須寵命俾登庸無國而有國臣等無主而有
主於是下大司馬大司馬以公卿所廷議請　上乃

詔曰安南自昔本屬中國至宋受王封始淪於夷若
陳氏傳世久遠又知慕義納欵爲我　太祖嘉奬著
訓後人無伐其國止因賊臣黎季犛弑主日熀又殺
其孫天平大逆不道上干我　文祖震怒始　命將
討平郡縣其地是出交人於水火不謂黎利復肆奸
欺鼓衆作叛又詭辭請封我　宣宗皇帝念息兵未
久推　聖祖爲陳氏意以恤交人姑置不問累𧝒
因之朕卽位以來黎氏久不來庭將奉辭伐罪節據
勦奏乃知有莫登庸竊據因其罪狀未明恐戮及無
辜暫差文武大臣從宜撫勦今登庸旣面縛軍門納

土請罪是與二黎兇悖有間原其降表與國人代陳
情有可原姑從赦宥玆爲交人永圖著革去王號不
許稱國庶免亂賊接迹相叛旣說黎氏無人登庸久
爲交人附屬准授以官職降賜印信使奉　正朔
朝貢仍計其地方與置官屬以便統轄其人民土地
朝廷無所利之於是　上進莫文明等午門外賞賜
金錢有差已瓚等復請曰安南故有海陽山南山西
交北安邦諒山太原宣光興化清華乂安順化一十
三路臣等請比土吏令甲每路各改設安撫司司安
撫使一人同知一人莫氏得自黜陟歲時以所黜陟

付貢使　聞。正朔。儀部比朝鮮例。粵西布政使。歲
印造大統曆日一千。先期赴鎮南關祇領。故事。安南
國王每三歲一貢。貢　御前　皇太后　中宮　東
宮。方物有常。今既除吏。祇令奉貢　御前。它一切勿
許。　上從之。於是貶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而以
莫登庸爲都統使。賜銀印。視從二品秩。世世勿絕。其
十三路皆置宣撫司。司宣撫一人。同知一人。副使一
人。僉事一人。悉聽都統使所調度。時嘉靖二十年三
月也。其後大司馬張瓚等以安南事平。請賀。詔曰。
昨安南廢職不庭。本發自朕心。猶有畏縮議。阻掯

國是者。今黎氏既已覆滅。莫首繫頸來降。朕已久處
分了。何表賀之有。於是論功行賜。賜大學士夏言
以下。金幣爵賞有差。其明年六月丁亥。安南都統使
莫登庸卒。　上有詔。詔諭都統使莫福海甚備。明年
六月丁酉。遣宣撫同知阮典敬賫　表文及金銀器
皿等物來　謝。賜文綺表裏。其明年六月己卯。遣
宣撫同知段帥直來　謝。亦如之。二十五年。遣副使
阮銓。賫　表文并方物來　貢。賜文綺表裏。是年
五月癸亥。都統使莫福海卒。後五年。福海子莫宏瀷
嗣。先是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敬復以方瀛次

子莫敬典爲壻。亾何。敬典與瀛妻武氏通。因得本兵
柄。初福海物故時。宏瀷方五歲。阮敬挾宏瀷自恣。於是
登庸次子莫正中與莫文明避居都齋。項之。阮敬以
兵侵海陽。竟逼都齋。正中及文明引兵以禦之。弗克。
廼帥其家室。潛赴欽州。上狀。請得居肇慶清遠。曰。吾
姑逃兵乎。是時范子儀亦擁兵。呼稱宏瀷不幸。蚤物
故。吾來迎正中耳。示疆吏不意。項以兵寇欽州。欽州
捕子儀梟斬之。以徇界上。界上亭長於是負弩石送
宏瀷馳南關。請襲。由此瀷爲都統使矣。自是之後。登
庸臣黎伯驪數擊瀷。瀷亦奔海陽。貢使不來庭者數

矣。居十有九年。爲嘉靖四十三年也。宏瀷始以正月
二十七日卒。於是嫡子莫茂洽使龍憑指揮盧堂告
計于左江僉事使徐浦因以請襲。於是吳司馬下所
司驗問。明年冬。僉事章汝槐得茂洽實宏瀷正堂裴
氏所生。于嘉靖四十二年二月十二日。今五歲矣。爲
嫡長子。當襲。而庶子莫濵瀷差居長。屬嬖妾武氏出。
乃趨召也。父莫敦讓。及宣撫阿富春等赴關。果無異
狀。先是黎伯驪之變。請襲自三十六年。及三十九年。
四十二年。四十五年。朝貢後先並未至。至是茂洽請
修舉前貢儀。部乃視宏瀷例。宏瀷以二十七年。法當入

貢會未除官識監門弗得通其後得襲都統使始
以貢入今請襲茂洽官然後謝 恩修 貢如故例
於是授茂洽都統使是歲萬曆元年也故事安南先
國王時 天王即位進使齎 詔至國王即備儀差
遣陪臣赴 闕朝賀茂洽廼循國故實敬預備 賀
儀欲隨 貢以 進於是馮祥指揮鹿鳴周請于分
守使高則茁分巡使高克讓因制置使殷正茂以聞
上幸可之其後辛巳復使使者梁逢辰 貢金瓶香
爐諸物先是嘉靖中罷安南諸貢使宴至是始 命
宴之已使還事范可久送辰行至馮祥州土吏李德

勝索使使者橐中裝不得因匿驛騎馬低佪者五月
出關廼佐土酋陸珠等奉一介行李遂歐可久及潘
應科科傷面貌久之死於是制置使陳瑞御史馬呈
圖後先劾奏之而給諫張嘉胤亦上書大畧以爲粵
西諸土吏獨養利南丹向武諸州奉約束惟謹乜一
切奮驁不服漢使每至其地往往毒而殺之大不敬
請比陳瑞減大王州郡應聘減永安永寧州近事如
法事 下大司馬皆輕重罰治是時茂洽廼疏爲思
陵封疆矣始下琅州西件上琅州東件地接下雷峒
上琅州中西件下琅州全件地接歸順州父爲二峒

州所侵茂洽廼因貢使以請於是都御史吳文華屬
同知南寧府周易驗閱盡給安南二峒州不從下太
平理葉燕柳州理李遠覆案之於是嚴以內村鄧蕩
柯巧供龍蕭通蓬吟那屬下雷巖以內村獨洗雅江
丘屬安南至芭冊十一村泡泉六社廼亦以江爲限
乎上下傍伏艮亂屬下雷江以西村那哀野斷其都
音屬安南江以北村莽排變米喉龍那馬弄龍告蒙
多泥邑替那弄濺湇邑芮邑容凌浪邑冊芭河芭空
屬歸順江以南村札義多邊邑啼打莽簡定屬安南
乜若祿架祿那孤古沱泓芭米屬歸順茶嶺那造郎

拔立弄隘六甲內光外光上坤啼定四甲屬安南
安南不從以爲臣所使使者阮洛案驗上琅州邑冊
北實下雷所占鄭港等二社大寧二十村上琅州
滝泉江之北實歸順所占上積等九社大寧一百四
十六村石林州茶嶺以北亦歸順所占茶嶺莊及清
勛等四社大寧九十五村至全勝虎眺二所臣先國
故基猶存蘭是高平撫治使黎如教閣漢使至弗率
疆吏治廚傳爲下雷許宗蔭襲殺甚多皆有狀 事
下戎部以何給諫王致祥上書譙責茂洽大略以爲
茂洽所請地失於數十年之前而爭于數十年之後

此或假以出方物取價沃壤內厚其封殖而外固其藩籬未可知也於是大司馬張佳胤移粵西都御史吳善善乃屬左右江兵巡使陳語郭棐郎諷是日南寧理萬煜慶遠理王體昇乘傳後先馳下雷至歸順而下雷土吏許宗蔭歸順土吏岑瑾及安南使者甲澂並以其狀來請詔安南竟牢執初約乃請漢官觀察民風當是時吟邪龍浦人民皆披髮跣足長衣大袖猶有夷風竟與安南而歸順祿架祿郡沱泓三村又皆束髮短衣實漢人毋割割芭米孤古二村與安南安南大率得村凡一百二十六大司馬張佳胤以

爲制置使議是書奏　上乃詔曰朝廷優待遠人已曲從所請今後再不許越分陳乞是歲丙戌也其後清華道人鄭檢自稱黎氏後引兵侵茂洽匹何檢不幸物故子松乃以十一月朔入城逼茂洽茂洽犇於是莫敬邦提兵十萬人鏖松戰而以世父莫敦讓告急於　上因引孫一人弟九人族屬五十人直走永安願借欽州一撮土毋爲鄭松所魚肉也是時朝鮮亦乞兵御史徐元正上書以爲朝鮮與安南麻利朝鮮中國之門戶勢且當援今安南遠在萬里之外亦請比以援之此於策不便且欽州實當廉門戶珠池

在焉有如一日不可知則百粵五嶺豈得高枕而卧乎　事皆下大司馬石星大司馬以御史議趣制置使諭莫敦讓還歸故國　上幸下　明詔詔制置使相機處置務求安妥是歲癸巳也安南東西可一千七百六十里南北可二千八百里永樂初大將軍張輔奏舉懷才抱德明經能文博學有才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練達吏事明習兵法者凡九千人前是丁丑秋八月土人陳一𥳇上書請學世業始未嘗不斌斌禮讓而後漸習篡弒也

讚曰

傳稱一姓不再興而況於篡弒得之者乎余觀丁陳黎三姓干戈遞尋卒卒無須臾安枕也信哉　文皇帝始何嘗不憐陳氏後然季犛之慘耗矣犁其庭而郡縣之及　章皇帝得陳氏後安南復王矣厥後歸黎利莫氏篡之終爲郡蔽使豈亦非陳氏弗王乎由此觀之帝王自有真豈人力也哉

四川

凌霄都都寨九絲諸蠻列傳

凌霄者阿苟之所按據也苟之先在 國初爲瀘戎隷戎縣天順成化間常不軌而大司馬程信襄城伯李瑾提兵二十萬歷四載而猶僅克大壩也浸淫至嘉隆時桀驁益甚先是苟父共阻山橫行已乎計者念巴蜀久勞苦都蠻賜都蠻冠帶令毋反巴蜀稍稍放散亾何苟有壻曰阿辱專以佐鬭爲務乃旦莫與其黨阿參阿繆阿么等爲好言予苟趣苟反苟果反遂衣蟒衣擬王者出入擁大蓋策騶馬所至用鼓吹

響呼夾道而馳何皇恤兵在其頸乎當是時曾省吾爲御史中丞孫代爲御史劉顯郭成安大朝後先爲總戎張澤爲裨將乃大會方伯羅瑾馮成能武備使李江參知使沈伯龍僉事使周思充議而請區區反側子蠻猶口中蝨耳乃反爲巴蜀大患苦而令我戎高珙廣均之間至死人如亂蔴乃獨不得旦夕高枕臥也而以其事奏 聞下大司馬譚公綸問狀先是大司馬鎮撫巴蜀募浙人所制練鳥銃甚工都蠻最畏憚之於是上書請斧鉞令御史中丞得專征伐時萬曆三年三月也其後阿苟復公行戎縣之郊我師

捕獲酋長阿果梟斬大壩市苟益忿之愈肆標掠乃虔劉我長寧人朱希紹戎人傅成貴瀘人任廷美等動至千百數甚者鄉鎬我千百戶殺儒生剖孕婦掘墳墓覩賊殺人猶艾草菅然是時羅氏女冬兒被執嚴弗可以犯苟乃支解以徇御史中丞聞而悽惋悲懷者良久乃譙讓大將軍劉顯急大將軍亦白囊一日夜至十餘上苟當死罪罪雖至弗可赦臣幸得以騎射鞍馬爲官待罪行間賴 陛下神靈幸用諸公卿石畫願決策以芟薙之芟薙盡矣乃請御史中丞國下令軍中有捕斬渠率國平蕩寨巢者賜銀三萬

兩捕獲生口一人賜銀一千兩斬首一級賜銀五百兩其死罪囚能捕斬得除罪論功行爵賞覩土漢官有差先是永寧宣撫使奢效忠與水西舍目安國亨相賊殺至無寧時而御史中丞政恐此屬與都蠻接壤有如一日窺我師之隙乘間而朋起柰疆場何今誠欲芟薙此屬莫若以羽檄徵二土酋兵于是奢效忠果率所兵一萬人皆能窺左足先應矣是時寧越兵五百人亦提桴鼓至而會守備使沈茂以布衣起田中從軍有威望因以屬之故事粟支人日一分四釐土兵二分一釐隆慶中增爲二分九釐至是始復

得給二分一釐也是將士人踵軍門上謁曰凌霄在萬山之中多菁林有虎能傷人且以蠻夷之衆尚開關道而出今將軍柰何披堅執銳帥士卒而入虎穴乎而御史御史中丞先已熟習地形可郡邑儼然有我罔我陵之想矣乃以副使李江參議沈伯龍參政王宮用轉漕軍中得給食不乏而帥把總吳鯨劉招桂一軍軍于柳公營總戎郭成帥把總呂崇舟王簿汪東秀一軍軍于乎兒觜參將張澤帥指揮使申大謨武舉胡祿一軍軍于胡公營宣撫使奢效忠帥羿兵一軍軍于凌霄城下以備奔潰居亡何通判洪一

貫執蠻王阿苟及酋長阿肉阿終阿香阿王保阿汝近檻車來獻以武舉人李之實反間得行時四月十一日也其後落豹寨惡淚坎寨又復爲凌霄羽翼於是守備使吳憲先擊破落豹寨斬獲蠻一十級指揮使葛瓊先擊破惡淚坎寨斬獲蠻三級然後以五月帥諸軍直上五斗壩止舍都蠻自以爲吾地阻險士卒必不能深入易我軍我軍恃架雲梯將軍銃七稍砲一旦攀藤援木而上都蠻皆懾魂棄旗鼓單山還遁走至相騰蹊奔殪百餘里間獨阿么兒等以滾木壘石當我軍我軍火磚火箭佛郎機鐵蒺角百子銃九子銃如雷電弗能當於是步兵鄭龍首會期曰望見我火箭舉而俱發士卒皆貫弓執矢目逆龍龍以火箭直衝蠻鋒士卒萬弩俱發諸蠻盡墮隊凌霄之下頭足異處捕獲生口阿么兒胡大漢等九十五人劉顯斬首三十一級郭成斬首一十級張澤斬首十一級葛瓊先斬首二級奢效忠斬首四十七級奪獲牛羊茶穀弓矢諸什物亡筭我師陣亡三人輕重傷五十七人於是御史中丞大會總戎以下令步兵校尉鄉璫阿么兒胡大漢阿六小么阿順阿么阿吽阿臺三哥胡大金張慶才十一人軍門斬之即使者馳

傳以聞　上嘉其功下令梟斬阿苟等軍中盛其頭以徇諸蠻後月餘復有都都寨之戰

都都寨寨王名阿墨初大將軍擊破凌霄旋欲圖九絲而御史中丞獨決策先攻都都寨寨破可斷九絲之左臂也是時鎮雄土舍隴清躬帥三千軍軍于藍澱坡以按據阿兒寨庶得燒掇焚阿墨之巢於是吳鯨軍尖鋒山郭成軍尖山子令皆束炬使梟騎壯士陰乘山舉火燒平寨高寨董布壩巢房亡慮千餘間烟火相望時甲戌六月十五也其又明日潘梟使李公江帥同知曾可耕復留壁樂寅而以吳鯨隴清爲

一軍直走都都寨至寨門平明令士卒用火箭燒炳
哨樓樓上下走大呼寨中寨中見樓頭炬火光明炫
燿皆大驚擾亂反鬭而入巢保室家室家得亾虜以
故蠻衆皆請降是時郭成李崇舟亦并爲一軍軍紅
崖坡乃放兵縱火幾燒寨寨中盡鼓噪大擾亂奔走
會大雷雨從西北來如注反風揚砂石擊面晝晦雨
益久不止烟火頓息而諸蠻由此得堅壁且莫也乃
募苗兵六百人從惡溪坎直走得空口挑戰殺我軍
趙萬嘉等三人於是江請金錢三千擊牛酒勞苦士
卒期十八日日出茂軍攻其右成軍攻其中鯨軍攻

其左而益以鎮雄軍酉陽軍崇陽偕軍皆以鉅萬數
四面擊之而會印墻山蠻阿歐二等千餘人聞阿墨
王急皆悉甲而至於是大將軍劉顯發銳師數百騎
分道而出往迎諸蠻戰諸蠻皆殊死戰不可敗而我
軍亦魯行直攀援而上山山上滾木礧石如雨我軍
皆人懷怒心爭冒矢石前必欲與阿墨挑戰斬阿墨
頭墨不得已出戰戰大敗我軍遂斬阿墨王阿廖王
等首四級會日且入士卒皆退舍營中顯令營中擊
刁斗自衛毋解嚴夜半乘蠻衆惰皆躬鞭我軍並銜
枚直走寨門從上風縱火火益熾不可撲滅遂燒蠻

房至二千餘間諸蠻大敗盡遁走而鯨軍生獲阿造
一只斬首十五級崇舟軍斬首六級盡得諸蠻牛羊
茶穀金鼓刀鎗我軍乘盛氣益百倍令軍中鳴金鼓
鼓吹盡凱歌因北鄉叩頭賴　陛下威武神靈所變
化得誅阿墨王幸甚獨奈何令一二殺賊尚得奉頭
鼠竄在山谷乎於是下令令士卒大搜諸寨索十餘
日而太學生何鈺直走雨河口生獲二口斬首五級
劉顯直走印墻山捕獲生口阿歐阿當阿結阿尾長
兒阿完斬首一級奪獲金甲稜槍各有一而千夫長
陳一策直走水車墻獲生口阿藤戎縣人張侯獲生

口阿逃似甫獲生口阿批標一枝是役也大率焚燒
房屋二千餘間奪獲銅鼓皮鼓刀鎗盔甲牛羊茶穀
已算然我師僅十有四萬耳事聞　上益壯之令紀
御史中丞以下功視九絲
九絲之蠻以萬數阿大阿二方三最僄桀當是時阿
大阻鷄冠嶺而阿二方三要九絲城壁壘相望巳大
詣軍門詳乞降先是阿熊么請死罪願得比編戶氓
而御史中丞知么與阿花通婚媾令花不俱來此必
僞也事覺因不受大降乃使使者持冠帶往諭大趣
大收捕阿二房三因賜大冠帶受大降大益懼疑虞

討甕舁所復之乃與阿二方三陰相信以爲聲援皆
夜偵我師我師第走山陘中期兩山軍並起襲而擊
破之我師詗得其狀皆不欲走山陘中於是復使使
持節俱告大約大先下大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
降猶如阪上走丸也是時得居蠻阿料亦詣軍歸死
罪幸賜冠帶得主寨料大慌因說諸蠻降以故劉顯
得鷄冠黃土內官諸寨來降郭成得毋豬弔猴崖都
得金諸寨來降奢效忠得落武落㘭得居印靶諸寨
來降已出降夷羅萬艮等二千二百餘人皆編氓畜
之不以爲羌夷數而太學何鈺又日夜居寨中紿言

某欲殺某歸降諸蠻由此稍稍自相携貳矣是時丙
戌七月也先是御史王廷瞻決策欲殄滅九絲而後
滿秩得報　命而孫代爲御史矣乃日夜與臺御史
曾省吾復案前給諫大夫何起鳴御史孫濟議乃欲
開黑帽尖道鑿山渠河而以偏將軍徐仁威吳繼祖
屬之其後八月又令劉綎爲將軍出都都寨郭成爲
將軍出深溝劉顯爲將軍出兩河口冉維屏爲將軍
出羊坡奢效忠爲將軍出穀爆寨楊正魁爲將軍出
印靶營皆偃旂鼓斬首虜甚多是時鎮遠土舍龍清
受阿二金錢多皆逗遛不前於是大將軍欲繩清以

軍法軍法期而不至者斬清自度罪當死願捕斬阿
二請除罪大將軍許諾乃進兵得二得羅諸地頓舍
於是大將軍薄責永寧宣撫使奢效忠獨急汝前以
一萬騎三日破凌霄今奈何躬率我師五萬騎一月
尚不能破九絲乎大將軍由此度道里而以效忠提
羿軍軍于得空口都護徐仁威提奢揚兵五百人韓
以甫提召兵五百人并爲一軍軍于毛壩以戍掎角
之勢然後大將軍劉顯由黑帽山入其西總戎郭成
由印靶山入其南安大朝由得空口入其東裨將張
澤由穀爆寨入其北期八月九日並壁九絲城下九

絲東西四百餘里草木茂盛多豺虎本阿二方三依
阻其中聚積木石來出爲寇弗可上山戰至是我師
攀藤援木如自天而下諸蠻皆大驚亦殊死戰不畏
乃飛矢石瞰我壘中如雨我壘中旗鼓相望持而不
下者二旬始大將軍羽檄徵烏撒兵酉陽兵天全兵
而會蔡文義爲貴州都御史趣所調土兵提桴鼓並
五合土六聚而至時九月初二日也先是御史孫公代
以試事甫畢見皇華使董思明轉餉至深溝而方三
遂乘隙襲思明殺我戍卒二人而會合江尉張本亦
以是時治火藥藥鑿起延燒城樓本亦被焚而士卒

輕重胄傷者又二十餘人乃赫然發憤遂上書言狀
請滅此而後朝食是日也效忠獨與羿兵夜半陰襲
隘欲訾蠻蠻力距乃郤其後四日成復與西陽宣撫
使冉維屏直擣鳳頭山未至絕頂數十步蠻據扼不
能前然掎奪其地爲營營矣而阿二亦遁逃走阿大
塞乃縱牛六千角山上以誘我師我師望見牛爭欲
前奪獲之顕謂此必蠻遺是誘若等若等前當有伏
兵華山而起若等就縛矣遂弗前而旦日已爲九月
九日矣我師方因蠻禾稼爲粮既已飽而嬉而會蠻
俗亦以是日賽神而天又久霪雨時屯霧晝晦度我

師必不能至皆大飲酒醮盡鼾睡諜者得其狀告我
師我師夜半傳發遂乘大雨盡鄧枚腰絙攀挽而上
未明斬守關者徑薄蠻所蠻猶醉驚覺起左右視軍
中軍中鼓發雞鳴蠻自相紛拏我兵益衝擊之蠻自
殘殺蹈藉死者無筭九絲遂破而阿二方三先巳乘
夜遁逭矣其後二十二日成乘勝追北至雞冠大破
其寨得阿大斬之其後十月十二日把總龔絡出精
兵擊破牡猪寨追殺方三于陳而阿二猶得輕騎亾
去也顕追北至夜郎大盤山捕獲之繫獄獄中復反
旋就禽而殘黨亦時時與苗兵爭競給諫蔡汝賢上

書請獲之劉顕追亾逐北靡使所遺果賴　陛下威
靈軍復捷是役也先後下寨柵六十有奇燔營舍七
千斬首捕虜四千六百有奇得酋長三十六人招安
三千三百人拓地四百里獲旗鼓爲諸葛鼓九十三
面它若牛羊諸物不可勝數是時阿大見銅鼓泣爲
大將軍言曰鼓有剝蝕而聲響者爲上上鼓易牛千
頭次者七八百頭藏至二三面者即得僭號爲王始
吾每出劫必擊鼓高山諸蠻闡山頭鼓發並雲集集
則椎牛饗蠻乃出劫劫數勝皆賴此鼓以爲靈其爲
阿巢貴重如此凱旋即使使者馳報于　上上幸坐

明堂受捷令大司馬告太廟薦勳　詔進御史中丞
爲右副都御史得廕子一人入太學　賜劉顕都督
同知李江馮成能陳大壯遷秩一級吳鯨等遷秩二
級郭成安大朝復故秩丘梁等孫鎧等賚效忠等
賜金錢有差梟斬阿二等成都市於是　賜大司馬
譚綸子一人入太學汪道昆楊巍及所司郎中皆　賜金
錢有差初戎縣以都蠻得名御史中丞以都蠻既破
平當易名乃請於　上上易戎縣曰興文巳　賜驛名
曰都寧倉名曰恒裕并易九絲曰平蠻凌霄曰拱極
都都曰都定印靶曰文印鈞猴曰降蠻雞冠曰金雞

巳又通内官寨道。爲置總兵僉憲以鎭撫之。而隷以府同知一人守禦千戶所一人。 上肯從之。因賜名曰建武。延均田授畝耕畝爲伍變作之間。巍然一大都會也。

贊曰

余聞之華陽國志。漢犍爲郡寶興輝光于江流。今九絲其犍爲地耶。然所獲諸葛鼓。何其多也。又有銅鐵鍋。說者謂爲周興。此亦易辨。且 天子改元。獲興歸俘。武孰甚焉。何論諸葛哉。褒諸葛擒孟獲。散青羌于五斗壩。嗚呼。此蠻所從來也。元豐中征之。大雨。成化中征之。亦大雨。今又大雨。異哉。王者之師若時雨。豈謂是耶。

倮儸羌列傳

倮儸者。邛部羌寨也。先是竹麻寨撫七。執因我鎭西軍陳黑子。强賣其婦。黑子欲贖之。七不從。而羌俗居常並携其黨至鎭西爲貿易。號爲趕集。黑子度是時七必齎錢而至。至必我執七。七不還我婦。我不貰七矣。亡何。七果以二月望日至。黑子乃約宗人陳岳陳禮保等逐捕七。七覺。遽突走。走至羊圈河。岳獨彀弓矢持滿。射諸羌。羌人龍扒中流矢。還竟死。於是七引諸羌至鎭西寨。黑子無故殺龍扒。有死辜。欲得金錢論贖。黑子不從。諸羌皆大怒。遂至倮儸寨。而會我青神人趙永成。蘭州人李萬明。大邑人妻招童。長受李子堡人李萬明。亡命留寨巢中。久盡冒姓。最慓悍。乃與蔡咱呷五十呷等大言。言漢願欲乘秋高瘴消。直以鼓十萬騎擒若等寨。殄滅若等也。吾少生長漢。極知漢善水草處。今吾誠導若。若先以數十寨騎蹂漢禾稼也。期二十二日大會。遂擊鳴鼓登城。城門儆戒弗通。乃走鎭西站。從上風縱火。延燒陳牖等五家。而百戶魏繼武跳身得持印走。咱呷望見武走後山。乃發乘矢追射武。武野死。咱呷益乘勝。射我軍。我軍佽受松及道上行人二人。並中流矢死。因虜男婦及布

帛馬牛羊歸輜重不絕我軍盡髮上捐冠大擾亂爭
先鋒追亾至寒婁嶺斬番首二級奪虜男婦二十餘
人是歲萬曆七年二月也而王廷瞻爲都御史乃上
書言狀因譙讓丘紹先守備寧越而熱番胡亂乎而
百戶蔡偉旣行鎭西事乃不能率吳嘉謨常夜從走
卒行徼道上乃至是若等重輕皆有罪毋辭下大司
馬方逢時議而會給諫大夫李選亦以此請罰治遂
詔御史盧懷忠逮問是時御史方考課郡邑乃一切
請罷之即募建昌兵得八百人因寬假紹先罪而以
紹先爲將軍提兵西備羌其後三月朔五十呷賈于

叺冦曬經關道路不通於是副觀察景承芳奏記都
御史御史而以指揮使王選爲將軍軍竹麻村都使
郭科爲將軍軍平夷堡守備丘紹先爲將軍軍曬經
關是時鸞哥別先捕伏鬼皮果寨偵將軍將軍李獻
忠執之遂囚哥別詰劉叅議所證言哥別乃我趙永
成曩自鬻于五十呷者也其後四月二十一日承芳
自出鎭西歸兵而以稗將徐孝忠陳宗武提兵守鎭
蠻堡亘月復引其騎至青岡嘴留壁而土番並馳入
我軍挑戰我軍捷首虜四級捕獲男女十一人及酋
長破連呷惟一呷奪被虜一口而將軍紹先由曬經

關以二十三四日討宰猓涉鐵口歷馬過水幾擊破
宰猓寨轉戰二日引兵過河北而會大小沖三尖三
板諸寨玏諸羌壘高崗上我軍用鳥銃傷番賊數人
而番亦以礮石傷我軍嚴伯啓等八人殺傷大當後
三日遂從間道擊破鐵口險寨于是諸羌之甲乘船
浮于江我軍追北至江子矢發如雨羌兵溺水死者
亡筭江水爲之不流奪獲馬牛羊甚多羌卒減什七
其後將軍郭科亦以二十六日由平夷堡至觀峯山
攻打橋舖馬寨我軍鳥銃弓弩甚設諸羌悉引兵渡
江巳渡大半皆湛船且日乘勝麾擊打耶歷三村三

村亦陳船下江我軍追亾至江濵皆瞰勁弩放鳥銃
擊舟舟大半破流殺番兵以百數是時千戶梁宗岳
後行而諸羌銳悍者飛礧石擊岳岳遂死我兵輕重
傷者七人於是將軍張萬年聞諸羌巳乘樓船循江
而下乃引兵由竹麻村而入揚武平老虎橋斬羌首
一級諸羌見漢兵遠鬬窮冦戰鋒不可當晝鼠伏雖
竄我兵遂乘勝破阿迷羅寨於是竹麻諸羌皆歸降
先是丙子歲卭部長官嶺栢逢霧蘇死而妾婦沙氏
與嶺應昇爭象因舉火延燒利濟站巳寬假栢赦死
罪以故宰猓鐵洗姑都相彷彿遂燒我曬經關八里

鎮蠻平堡又皆一切赦除弗深治是時　上方幸用
嚴乃獨著土酋輔之以寬土酋由此多淫亂亦不能
以文法痛繩諸羌諸羌妄在其不亂也居亾何大司
馬上言傀厦罪當死法宜勦滅顧明王藏厥渠魁協
從罔治討莫若下　明詔詔都御史爲檄告諭諸羌
諸羌能捕獲渠魁及有歸俘者聽都御史減與若等
除罪如令不逦欺也　上從之於是都御史檄大將
軍劉顯顯乃壁鎮西而以李楊爲羊腦將軍周愷爲
鎮蠻將軍劉天倖爲瓏經將軍劉汝茂爲白馬將軍
皆按部毋得動即使使者持節具告以　詔意若不

趣降今大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亾何稗將劉天倖
劉綖奏記都御史言傀厦宰倮洗馬竹麻諸寨執蔡
咱呷那一加小阿加那咱阿什加脚那加買別冬谷
兒短褚張田保一浦加蔡買加鎖那加長受降已又
斬褚那呷執散喇呷傀餠阿拾呷枯撒脚脚乞降寨
寨盡匍匐踵軍門叩頭哀聲動天地此是惡番唯將
軍令來獻生死唯將軍裁之又出被虜男女楊長兒
等於是楊長兒等並至堂下吾等小人以爲此羌不
滅吾寧死今賴天幸出我等吾等小人死而得生叩
頭於是都御史曰頫　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

戰之功也及收縛咱呷等繫成都請獄治而使蔣勁
察覆按咱呷等咱呷等傷人及盜法當斬都御史得
其狀即使使者馳傳以聞　上嘉其功　賜都御史
爵級兵戎使顯而下幣帛金錢有差梟斬咱呷等成
都市始傀厦之變常案故志羌以殺死爲利病死爲
不祥在公卿間頗難之及得驛騎書大將軍芻拱乎
以須諸羌諸羌偏隨而伏於是乎有趙充國叚頻之
風矣

讚曰

耆稱殺三苗于三危而西羌猶三苗苗裔耶何其與

之繁也五王諸番在巴蜀西寧洮岷在關中環黃河
以西北皆爲所竊據矣曩時獨畏宋將軍晟丁大夫
玉何將軍卿然以河北今覩王大夫何如哉余獨悲
鐵嶺山之爲奉佛也虜遂連羌羌乎羌乎毋爲禍首
反受其咎戒之哉

丢骨人荒沒舌列傳

南路諸羌以四十八寨數而丢骨人荒沒舌最大先是兵戎使王詔巡邊至三寨三寨度詔至必道崖下乃並捕伏于上待詔詔不處草山有伏戎起前行諸羌乃下矢石擊詔詔墜馬野死亾何詔觀察使林應節亦乘傳三寨三寨遂掠取應節財裝褫奪衣服家屬幾爲所略磐牙連歲有司莫能禁而　上巳即位矣是年猶冦安化關殺馬子義等七十餘人其明年冦歸化關殺略劉元等數十人虜贏馬四十騎諸羌見爲松潘地寒不産五穀往往從乜旁郡轉穀以給

軍食用其明年三寨遂擊絶我轉道我軍唐奴等六人死之故事歲月正元日撫賞諸羌先是倅王升幾爲三寨所殺其明年三寨彷彿前事又殺我黄中等四人是歲萬曆戊寅也八月知事余希顏出食給軍至歸化鎮諸羌先捕伏新塘關欲侵奪邊粮重賴禆將陳金相胡欽得免始諸羌殺僉大使朱繼冠父子得亡羌由此羌益公行無所忌諱復伏疑冰溝襲我軍我軍倉卒不備殺二人於是希彬躬率李世鐃趙世爵高凌翼鄧承恩姝死戰斬酋長白臉兒等首五級奪獲羌馬十二足夷器撒袋弓矢亾筭已追北至

安貫頂斬首捕虜數十級三寨由此益鞅鞅造謀藉兵日夜謀舉兵反而兵備使楊一桂與總兵吳子忠議乃以指揮邊之垣曹希彬爲將軍軍楊廣墩指揮徐承業史載勲百戸蘇繼武高凌雲爲將軍軍安貫頂守備康鸞爲將軍軍雄溪屯遊擊吳鯨爲將軍軍羅鍋嶺參將胡大賓爲將軍軍木瓜坪十道並出而禆將易鶴陽亦率百金之士千餘人從間道捕伏以擊其東北是時楊一桂下令軍中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金五兩中豪三兩幼男及女子一兩又以其妻子財物盡與之是時九月朔也而吳子忠率楊廣將

軍軍居兩山間而羌亦嬰寨固守於是我軍陷陣卻敵不避湯火之難鳥銃擊三十餘人而羌俗陣亾死者必襁負還寨以故三十餘人皆得死還也居亾何路上進史載勲於安貫頂擊諸羌命所將卒乘山舉火燒其積聚斬獲甚多是時康鸞守備東勝堡甚固而王世恩遂蹤驅至黄草市轉擊諸羌斬羌首數級於是楊一桂自將待邊而令馬呈文吳子忠縱火燒丢骨寨曹希彬吳坤高凌雲縱火燒人荒寨兩寨見火來前後皆鼓噪自相騰踐死者不可勝數我軍盡獲旗鼓及夷器鎗刀于是諸羌猶有不軌之心乎乃

日夜引其衆往來黨房間而將軍史載數李朝芳跡
且至靖安墩生獲酋長一人斬之而會經歷楊仲英
轉報宿歸化關羌乃引軍焚其關而去時夜漏十三
刻矣而裨將路上進追亾直走虱子塌而羌已先捕
伏安貫濟我兵擊鳴鼓殊死戰斬羌首一級獲酋長
熱利一人且日三寨乃敢擊圍鎮安鎮安弓弩甚設
不可破羌復敗走我軍追亾逐北至鑼鍋嶺斬獲番
首數級是夜裨將高凌㢲偃旗幟從走卒行徼羊華
道中遇羌戰疾力斬獲羌首一級其後十月朔間候
者言三寨捕服諸關欲襲我軍燧火日通於是李成

芳復引兵擊人荒寨曹希彬邊之垣引兵擊丟骨寨
而會丟骨寨諸羌留壁青土灣於是希彬之垣令所
將卒自環爲營而縱伏兵往當諸羌諸羌覩漢兵多
而士馬尚彊戰弗可當乃直月漢圍盡東南散走漢
軍因發輕騎追至小寨悉燒其碉房斬捕首虜數十
餘級馬十二足牛二十六角是時易鶴陽久戰亾而
有子曰喜生誓不與羌俱生日壓羌戰羌又賊殺之
盡矣亾何人荒寨諸羌起楊廣間犲檄交馳於是承
芳載勲怒發兵擊破之盡燒其寺宇碉房斬首十七
級奪獲曆甲弓矢亾筭其明年正月賞羌而會僕人

冐媧媧兒子川盻姓名亾匿寨巢中意欲導甲仲牛
兒等陰入城以爲耳目而李承芳等疑其有姦乃授
索巢捕得媧媧兒子川盻甲仲牛兒四人繫請室當
死居頃之媧媧兒子越請室逋逃於是使騎逐捕之
得伏法當是時西有岬竹諸羌東有林洞諸羌爲四
十八寨於是喇麻番衆耳阿舍思熱浪牢熱等乃因
四十八寨牽馬牛至河求降而四十八寨喇麻番鹿
林羅堅定等六十餘人是日亦至軍門叩頭言三寨
實欲請降將軍幸哀憐寬假三寨死罪請罷兵三寨
自今願比編戶氓毋復煩將軍斧鉞也大將軍許諾

請除罪始三寨甚暴桀驁鈔求飽彼其來堡也輒有
下馬酒上馬酒解渴酒過堡酒及熱衣錢氣力錢偏
手錢猶可諉曰撫夷巳耳巳我軍戍邊亦復送秦金
錢命之曰新班錢架梁錢放狗錢躧草錢潑背水掛
綵錢斷酒錢何也於是都御史下令一切咸與削除
松潘稍稍得放散牛馬矣事聞 賜都御史以下金
錢幣帛有差

讚曰

余聞之楊將軍曰三寨之羌以五百數大半皆我漢
人舍匿以爲犲翼豈其然乎嘉靖中何將軍卿於歸

化諳關堡頹築壘壁而弑守之漢人乃闌出邊關何
哉王大夫如不運籌帷幄褫奪其魄且三寨至今猶
强也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不然王大
夫且與趙充國爭烈矣

白草風村野猪窩諸羌列傳上

白草者石泉諸羌也　武宗朝卒白若畢打鼓諸羌
寇塌底堡是時何卿爲指揮使雅有風望都御史馬
昊乃拜卿爲大將軍卿被堅執銳以往中道中流矢
幾死卿竟衝鋒冒矢石擊破之其後嘉靖中陷平番
執指揮使丘仁等殺略軍民以千百數是時卿已爲
都督矣而都御史張時徹御史袁鳳鳴乃　上書復
拜卿爲大將軍卿亦　上書請五事時在三邊志竟
捕斬黑殺李保白石兒白石撒喇等討平之當是時
丢骨人荒没舌猶未倔强乎而　上之戊寅頗時時

盜邊大將軍發兵擊之則大牛走屯旁寨候者微聞
其白草風村野猪窩諸寨御史大夫王廷瞻遣兵校
尉三千人分曹逐捕諸亾人有敢舍匿者輒捕之於
是風村一十七寨捕時急並匍匐走肉兒掛寨爲餓
栢等言實不舍匿諸亾人柰何將軍欲提兵直擣吾
寨乎今吾寨壘鼠窟然實願輸風賦菽糧二斗比編
戸氓幸爲告將軍將軍賜白幟因樹寨上毋復視爲
亂民也於是餓栢等至指揮使㐲天衢所叩頭言風
村諸寨今具馬羊及腦包哈喇弓矢番刀來降而會
黄德洋爲兵使者檄請乃可之於是下令十七寨擊

牛屠豬因刻木以盟居頃之鳳村野豬窩一十八寨
番牌大力孫子乃因綠茅皮底其如鳳村歛塞故事
悉詣守備使宗綬所皆來降歸且請通道大印龍州
於是兵使者許諸羌俗露頂無冠兵使者乃移石泉
令李茂元具漢冠儀因易名姓皆書于冠令諸羌冠
於是召諸羌至軍門軍門金鼓大作諸羌魚鱗而入
望見漢冠儀及末杆彩紅皆大喜驩聲震天地兵使
者因賜冠冠諸羌並跪起堂下叩頭謝乃言願歲輸
黃蠟一斤赴縣廷朝誕八月　上萬壽也於是二十
八寨寨樹一白幟因為木主祠寺中祝　天子萬壽

是後元日及長至皆以期朝謁無異編戶氓也是時
御史虞懷忠亦　上書請頒正朔各寨已召諸羌能
關于漢儀及漢音者皆賞賜令訓諫諸羌亾何茂元
轉遷河間府倅都御史御史念石泉不可無茂元請
茂以倅行石泉事因欲久任守備使宗綬　上皆從
之於是大司馬方逢時移書營郡以訪諫納得降寨
二十八而戶二千有四百四十乇若男子因千三百
五十六人女子四千一百三十八人事　聞下銓部
紀都御史功　賜黃德洋銀十兩始茂元見諸羌好
刀佩劒斯須不釋手稍有忿詈輒以刀殺人於是茂

元召與語歎曰而猶欲覩吾民冠乎乃猶且慕吾擊
劒喋喋而佑佑冠固何當乃下令屏刀劒於是諸羌
盡屏刀劒冠漢冠儀漢儀而果猶吾編戶氓也

讚曰

詩稱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信哉是言
也余考之故志石泉諸羌皆僭號稱帝兵使者每遜
邊而猶怪諸羌之慓桀也令不假斧鉞執馬羊而至
者接踵哉幾桀受降城且禍莫大于殺已降受之誠
是御史大夫亦方此意命為將如此

白草風村野猪窩諸羌列傳下

白草者故石泉降羌也先是戊寅夷骨人荒沒舌冠邊大將軍逐捕諸羌蹤跡皆至白草白草及風村野猪窩諸羌皆詣臺使者王廷贈歸降於是白草諸羌得　朝元日及長至　萬壽如漢官儀也其後乙酉楊柳冠吾安楊柳者屠溪諸羌也旁近白草風村及小河木瓜之間間候者言吾等耳剽白草日久聞白草四百人險道粟穀祭灰粟穀日送奉白草人錢一稞數升前時縱火燒平夷堡皆此屬有狀是時周幕謨爲傳兵使乃移御史大夫徐元太請引兵往擊之

御史大夫下指揮使步天衢萬國寧張可大使使者捕服覘白草青片板石陰事白草久斷輿梁道逃於黃頭後之間糊耗粟穀諸羌嚴實亾它腸於是御史大夫檄石泉令强勉往諭之而會番牌吶喇舌等亦執甲馬到城歸降具言歲寨貢黃蠟一斤賦菽糧二斗如故今請益菽糧叄斗示不復爲羌也先是成都人劉谷賢以兒周夏生陳四爲南路諸羌所虜略至是亦歸從送還也嘗是時安緜兵使者王言已懸車去乃令周嘉謨行安緜事東備羌於是萬山保帥六者栢宗等二百五十九人款塞曰小人實白草諸羌卜書同帥小佘保等一百八十八人款塞曰小人實風村諸羌吾等除羌爲民七年于今今豈以楊柳羌之故而一旦爲不軌以自當將軍之刀鋸也唯將軍財察於是兵使者下龍安守楊邦直司理朱仲廉按驗得壩底堡白草河西風村顛轉架孫兒掛著殺鼠肉兒掛馬鹿坪桃桃紅黎相灣壩底坪椒園子龍藏一十一寨永平堡白草河東白草壩野猪窩鵞燕溪走馬嶺苑剝嶺雅村坪張村啞浪壩昭隊太白白羊嶺于松壩落落坡石坡青岡坡毛坡射溪灘一十七寨久降羌實亾它腸而獨坪大圤召對通寧口四寨

今竊跡白草事刻木歃血願貢賦猶編戶氓也乃移都御史都御史見爲去歲之變起自德陽木夫李茶保等益蠶遂醸禍而爲今日此反側子柰何遽聽土官及通事譯語而竟許諾乎乃令兵使者取石泉令强勉及指揮步天衢劉澤遠張可大及通事各不扶同甘結頁兵使者得甘結乃率白草諸羌踵門叩頭軍門給獨坪四寨白旂幟如初它皆賞賜花紅於是白草諸羌驩聲震天地指日爲誓以爲將軍幸哀憐吾等待吾等不死吾等所不如將軍威令反覆爲叛者生死唯將軍復叩頭流血至漂杵謝去事下大司

馬張佳缺鬥狀於是大司馬按御史陳君奏請白草諸羌東南之樞也形列常山勢成狐兔彼一日而起乎松州則此為肘腋此一日而起乎石縣則彼為齒唇彝巧於徂詐藏番於蜂蠆所從來久遠今以 天子之靈一旦奉貢賦遂為編氓此千載一時也往御史奏是 上嘉其功轉遷周嘉謨秩一級張天衢揚邦直以下皆紀錄而縣令得賜金錢者唯強勉一人而已

讚曰

白草諸羌在嘉靖時豈不稱梁宰乎自何將軍卿提

桴鼓以往而白草亾不讋服者厥後降于王中丞令再降于徐大夫又皆奉貢賦如編氓也者異哉春秋稱德不及焉則不享其貢豈無意乎不然何其絕之深也

羅打鼓諸羌列傳

羅打鼓者茂州諸羌也旗山白草之間宣德中常盜邊 上遣大將軍陳懷將貴擊破之弘治六年又帥白若諸寨侵邊是時房麟為將軍乃請國門外建東勝菜園諸墩東備羌今 上元年再入茂州茂州城門儆戒道路不通亾何愛晉九系軍大捷斬首虜數千級威耀巴蜀嘗是時刀農雞公諸羌最強乃畏威率羌人列余之等來降刀農者韓胡諸羌也往往道崩土掃水水溝以為寇諸羌聞刀農既先降皆項背相望降矣於是羅打鼓那竹寨相與謀曰以刀農猶

歸降奈何有吾巷乎而生羌血熱血書伯什乃詣茂州先是龍安同知張安美下行州事數為諸羌約降於是羅打鼓谷國日列寨獨窖寨並接踵而至乃移于兵使者王維善事下指揮使田賦問狀是日召血熱血書伯什庫兒不巴兒不庫列卜路恩卜只驗問血熱前叩頭請曰熱等有死罪名姓不足以辱將軍齒頰唯將軍哀憐熱等受熱等數十百人降幸賜入版籍熱等自是約每寨歲輸菽麥糧三斗實無它腸將軍猶豫未決於是張茂州復請曰此古冉駹之國乃六夷七羌九氐地也賴 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

幸而歸化而不受之以示德甚失諸羌意且使諸羌雖當斬以將軍之威重不假斧鉞於境外諸羌亦既皆奉頭鼠竄將軍其歸御史御史大夫於以風四夷不亦可乎而會虜懷忠爲御史王廷贈爲御史大夫皆謂張茂州議是是歲也黃草坪水磨溝崖立寨吉華寨三溝大小岐山亦來歸降覩猶羅打鼓也於是經歷王詰大會汝保令李有成胥和順即召諸羌以次辨詰而紅即說太兒前曰小人實黃草坪寨白說亦前曰小人實水磨崖立寨西日巴亦前曰小人實吉華寨吾等不知禮義長嬰大罪唯將軍哀憐收入

圖籍聽吾等歲輸叔麥覩猶羅打鼓也先是御史大夫羅元楨奏請岐山諸羌日夕等歸降於是大司馬方逢時並請于　上許諸是役也附籍爲氏者亾慮四百三十五户威茂諸羌於是乎我剛我陵矣

讚曰

余聞之故志曰汶川以東有屋居獨豹嶺之西織毛毯以蔽風雨殆若穹廬今遂變而爲夏也異哉王大夫之教化入人心也微而人不自知也余又聞其下甚寒嘗入蜀相隱避習俗漸染不已深乎不已深乎不然羅打鼓今猶行羌之道也

楊柳羌列傳

楊柳者壘溪所部也番牌財王兒子至太平堡而會鼓刀屠者牽牛番牌乃大喜索我軍强山牛酒飲山因飲番牌牛酒番牌醉飽厭旋爲物故於是楊柳寨鬪番牌倫卒死疑山以鴆酒飲番牌番牌死是時河東有東路寨溝大小栗穀丢骨人荒沒舌茹兒諸羌河西有思答歪地西華西坡列柯王答甘燕耳別乾溝牛尾諸羌最慓桀楊柳乃約其羌衆直犯金瓶堡索我堡賞賜贖番牌死我堡不與於是麥兒塞與和尚寨後先冠背安堡而指揮豐承業百户徐承爵引

兵擊破之斬首十三級時萬曆乙酉七月也其後八月思答地栗穀麻吝蜂蜱諸寨再寇金瓶堡而百户陳克勤將步兵轉戰爲黑嘜所執劒斬之是時指揮使吳門臣旅應時徐佳胤百户路上進嚴承勲李迎春張成大戰金瓶東斬首捕虜三十六級而會黃焯爲兵使者赫瀛陳瑠蕭清後先爲部使者徐元太爲臺使者於是案應時失軍狀先是指揮使田賦稱貸于楊柳棊兒這得五百金久弗欲與兒這每至堡輒飲兒這酒兒這久亦怨乃與其黨往來關堡間遂公行殺略臺使者劾賦於是乎啓釁矣大司馬張佳胤

其以其實報　上於是下應時當免官而令御史逮
田賦問狀其後西羌至地聚穀諸羌圍金瓶平夷急
我偏將軍朱文達將勇敢士擊破之斬首三級其後
九月樹底雙橋西坡牛尾千餘羌冠老虎石而裨將
王世恩顧承祖王貴劉繼爵合短兵鏖擊捷斬首虜
四級事在御史大夫維遵及給諫大夫王致謙疏於
是副觀察劉禹謨及黃煒謂諸羌橫暴不當如此耶
乃大怒爰上指冠郎秦記前御史大夫維遵請得調
天全大渡河兵以便宜行事是時耿定力守成都而
李廷謨爲理乃調郡縣菽粟芻粟以給軍食而令土

兵阻泉水崖爲營作浮橋時閏九月將盡乃先擬樓
船之士數十人至搭魚背窺楊柳楊柳方與牛尾麥
兒數百人張弓弩在河梁忽樓船卒至千弩俱發樓
船卒中流矢死者四人我軍望見樓船卒急皆挾笆
而引得渡河非彎弓而報諸羌諸羌中流矢死者亦
四十餘人捕獲生口二人梟斬以徇諸羌居亾何楊
柳又欲引其羌與寇永太諸堡禹謨乃與偏將軍劉
用光遊擊之垣及裨將吳文傑周文禮王陞樊啓元士
明陽郡紹宗議議先攻麥[illegible]寨以分其勢然後
泉水崖楊柳可必禽也頃兵使者果以田賦[illegible]爵

豐承業爲將軍而令土官舍董世臣法從文輔之是
時蕭文璧守茂州專以轉穀爲務以故軍中得不乏
食於是應時佯攻麥兒寨以示楊柳不疑且日引兵
至泉水崖而會酋長財主兒子出碉房中所貯青稞
麥菽及蜂桶牛羊諸畜產以誘我軍我軍至寨秋毫
無所取視碉房澹如也乃舉燎從上風縱火火益熾
不可撲滅延燒土圍碉房二百餘所煙火相望我軍
用鳥銃百子銃火磚噴筒弓弩並擊楊柳楊柳中流
矢死者亾慮數百人於是楊柳自相蹂踐並棄軍走
我軍益乘勝追亾逐北至後溝雪山而日已雲莫矣

乃以火箭傷十餘人我軍亦輕重傷八人死傷大相
當且日兵使者復引兵至新橋堡度是時楊柳諸般
賊不右走麥兒則左走牛尾麻菩勢且欲旦莫保要
領不皇也乃令土官舍坤安溫卜等引步兵三十餘
人悉渡河從道左捕伏以待諸楊柳諸楊柳十五人
果以詰朝至於是先鋒張旂幟擊金鼓諸軍聞金鼓
皆從間道起迎楊柳戰捕獲楊柳生口二人弓矢傷
七人于是諸羌皆惴惴焉頗自知兵在其頸乃陽欲
赤心而事邊吏矣而兵使者亦帥裨將張繼衡陶克
孝郁崇禮往招諸羌降於是大小麥兒及白泥石背

石灰。和尚別結。牛尾蘸匍人。麻搭諸羌。皆後先奉甲
馬而至。且謂裨將曰。將軍幸哀憐吾等。寬假吾等死
罪。吾等誠願藏輸蔽糧寨二十石。不然則亦折銀貳
錢。有貳分。唯疊溪長官司以爲期會。將軍毋復覩猶
亂民也。事聞。兵使者於是移諸彊吏。歲時唯年例正
旦賞賜卯故它一切私費。如鬧門、關門。及日生酒楇
月計千遷。諸浮費。自今歲與削除。于是焯獨慮諸羌
類犬羊。反覆不可知。欲許。適上臺使者書。書多不載
其後十月。喇麻機又帥其羌衆犯蒲江關。喇麻機者
故松潘所捕獲。而復釋兇羌也。於是以曹銓爲將軍

引步兵四百人。朱文達爲將軍。引步兵三百人。往備
蒲江。而會旦日大風飛沙石擊面。望氣者謂天初寒。
當有雪。羌人猶此稍稍欲惰歸矣。是時蟀岬溝諸羌
千餘人。還自黃沙壩。於是文達軍及銓軍鏖戰。黃上
坎。直擣蟀岬巢。斬首一十七級。捕獲生口四人。奪獲
馬牛諸畜產亾算。燒毀碉房一百座。其後十二月。又
役聚谿。裨將邊之垣。劉繼祖。吳文傑。轉鬬捷首四級。
其明年正月。窯溝大小二姓諸羌再寇蒲江關。殘敗
軍營。於是偏將軍朱文達開關而迎敵。斬首捕虜頗
多。居一二月。大將軍李應祥。副親宗使黃焯謝詔。案

驗諸羌狀。於是得前殺戮我裨將趙世爵、馬成、盛㴑、陳
克勤、項成、舒朝江及我軍商民蔡四元四百八十餘
人者。實東路溝、窯溝、丢骨人、荒西北蜈蚣龍溪土官
茹兒、阿孝惡鬧。王答甘燕戈臘熱溪別柘思答地諸
羌。前殺戮我許九等八百二十餘人者。實大小聚穀。
北定。玉柱。阿牛。王龍。交合。安貫。烟葱。列柯。歪地。西華。
牛尾。鹿卜。石柱。諸羌。它若次上漢人。羊思定。鷄公上
牟泥。下牟泥。野和尚。亞寨。阿思洞。上泥巴。呷竹。呷二。
諸羌。此實熟羌。胡子。川羊。先結。阿讓。臘梅。老虎。此實
降羌。柰何不明玉石。倘一日俱焚崑岡。可乎。於是大

方伯朱孟震大會清軍使史繼宸。文學使曹樓。武備
使蘇民望議。而壹意以武臨之矣。當是時。 上方念
西羌事。乃令中貴人張誠於會極門 詔大司馬惓
惓以貪功生事。匿情養亂爲戒。御史大夫既得 詔
書。則益欲戮力攻諸羌。而又度松邊寒瘠。不產五穀
往往稟食他旁郡。它旁郡飛芻輓粟佐軍餉。費不可
勝幾。以二石而致一石。於是上書請餉于關中。及滇
南以蜀當轉輸關中年例銀一十萬四百三十五兩。
而滇南亦以緬寇之役貸蜀二十萬兩故也。於是
以羽檄徵勇敢士。而于播州得楊應龍兵七千人。酉

暘得冉維屏兵五千人平茶得楊光祖楊正崇及王
全兵四千五百人敘馬得羅徊兵七千人是時國師
喇麻亦聚阿牛五寨舌骨三寨在裴塘鐵鐘溝玫旗
鼓相當也於是總兵郭成為將軍軍黃沙壩遊擊周
于德為將軍軍鑼鍋嶺遊擊邊之垣為將軍軍喬壩
臘參將朱文達為將軍軍灰灘時三月朔也是後于
德出鎮革戰裴塘郤敵捕喇麻灣仲等一十四人斬
首四級復擊丟骨攻阿牛斬首二十三級後攻人荒
寨先登斬首一十四級擊破沒舌以郤敵先登斬首
二十二級攻西北寨先登捕虜三人奪獲番婦女三

十口斬首八十一級曹希彬攻西北龍溪蜈蚣先登
斬首二十九級復攻龍溪郤敵斬首二十五級奪獲
婦女一口文達攻阿險還搜諸寨郤敵斬首十一級
捕虜番女一口後攻土官茹兒先登斬首四級奪獲
邊輪首骨漆器一具捕獲番女一口後擊惡鬧攻窯
溝追亾至鵞公雪嶺斬首西十二級奪獲番婦五口
郭成攻龍溪大小二羌先登斬首四級還擊蜈蚣破
茹兒斬首六十八級獲二八邊之垣擊破鹿卜寨以
郤敵斬首二十三級馬十六蹄安貫營常從攻阿用
擊卜洞至玉琢焚酋長臘臘帳一人斬首二十級後

攻東路灘還搜諸寨郤敵斬百三十級擒獲酋長王
答兒一人攻石柱先登斬首二十一級是時惡鬧歪
頭諸羌背在下風請降獨思答歪地乾溝諸羌阻河
以西春水為險度我軍倉卒不得渡乃張旂志被甲
兵楊楊策駟馬往來河梁閒甚自雄也我軍既蔵厥
河東凡下名羌二十三寨斬首四百六十六級捕虜
男婦四十八人勇氣益百倍乃令具竹木溜繩推擇
習船者期四月二十六日夜半治浮橋悉引兵西渡
河已渡劉繼祖擊思答大破之捕獲大酋長黑壞一
人文達引平茶兵擊剎柯破之于德引播兵渡歪地

擊破之邊之垣攻上下西坡雙橋破之又攻樹底破
之虜著兒柘一人還牛尾因過黑水往擊壹破之獲
日者帶子合兒結二人郭成國西革寨破之捕獲川
柯一人又攻乾溝追北至顧顧寨擊諸羌大破之又
從攻大小栗穀破之獲絨柯等四人追北至白草破
之河西自四月二十七請數至五月十八凡下羌一
十五寨斬首三百一十二級捕虜男婦一百三十二
人自是之後羌亦稍稍歸降矣先是楊柳寨捕獲生
口白失結嘗繫獄逃方分部逐捕而會白泥和尚楊
柳諸羌復歸降乃捕得白 天結及樹底保保兒子西

披弱兒結麻吝八殉等來獻於是大將軍李覓侵諸羌復叛罪諸羌益感德恩降於是小娃王吝甘燕風村獨坪大卦召對通寧亦竊跡白泥事並後先獻兒請得比糴戶丞大將軍通下令令小娃王吝諸羌能捕得酋長來獻而後令邊吏視猶白泥和尚也於是比定伍寨獻閻卜惡闊茹兒歪頭獻利兒子臙臙三寨獻歸昧國師六寨獻格耶人荒沒舌三寨獻著兒格王吝九寨獻滅祭班定咱大將軍既受諸羌降乃令邊吏並耶瑞諸所獻惡羌數十人生瘞之道旁曰後復反者有如此冢已傳麦書訊鞫四十八寨始發

難時刻石為誓石一在廟子溝一在牛尾寨即為力士椎碎投于河諸羌亦曰所反覆不如將軍令者有如此石於是大方伯劉艳文韓銘奏至軍中期六月十二日三軍並凱歌班師以歸御史大夫使使者奏聞事下大司馬移書督郡以訪詳訓凡下名羌三十八寨斬首捕虜一千七十五級奪獲馬牛羊二百一十頭焚毀碉房一千六百餘所　上嘉其功稍遷徐元太為少司馬賜大司馬以下金錢幣帛有差始嘉靖中茹兒寨斬指揮使逕輪首以其骨為飲器輸遊擊邊之垣大王父也至是得歸髑骨湔雪數十年之宿耻由此觀之非獨垣孝輪亦烈士也

讚曰

語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信哉是言也楊柳諸羌號百二十萬曩宋大夫王兵至强乃不艱滅之何哉白草之役大將軍提士卒五千人竟全軍以沒此尤未敢與徐司馬道也嗟乎宋洽獻輿地圖而謂松壘險于劍閣瞿塘也異哉徐司馬功謀此可畫麒麟而稱平羌將軍也

樹底乞撒列傳

樹底乞撒者南路諸羌也。先是楊柳羌麻起，桴鼓晝鳴。樹底窺南路之隙，乃帥松坪黑水數百人，日夜砍伐竹木，我架七稍砲，大言吾今以數千騎渡漢，塵戰漢麻呑三哨。嘗漢馬奈我何也。其後又與蜈蚣土官車路寨滿大小栗穀先結阿讓諸羌，屯土官大壩間。椎牛爲盟，聲欲冠歸化北定蒲江關。是歲乙酉閏九月也。其後大小二姓亦治弓矢及七稍砲十五架，滔索數十有餘，聲欲冠平夷蒲江諸關。是時參將朱文達乘傳視鎮平堡，步卒方響呼夾道而行。行未至蟀

呼滸，而會諸羌人在金瓶嘗掃氷崖起辟。河東而皆儆戒道路不通，文達逗遛不進者數日。先是九月我軍出平夷渡蒲河關，遇大小栗穀諸羌，轉鬪甚倥傯。我軍遂渡河，船淮溺水死者數十人。於是我軍舉百子銃擊諸羌，諸羌銃擊死者以百數。且日諸羌攻平夷堡，稗將王貴先登，斬首二級。而麥兒寨亦以是日渡河矣。指揮使豐承業鷹擊，捷首二級。於是臺御史維遵、帥大將軍李應祥往征其罪，而以其事奏。 上幸下明 詔，詔大司馬賜使者兵符，得乘傳而至松潘。 詔將軍毋生事貪功，及匿情養亂，唯殲其渠魁而止。臺使者既得 詔書，乃以羽檄徵建武兵二千人，部使城門兵五百人，疊莊兵四百人，壩底兵一千人，溫卜兵一千六百人，播州楊應龍兵三千人，天全高仲德兵六百人，黎州瞿紹良兵三百人，酉陽冉維屏兵一千人，平茶楊先祖兵一千人。是時 上方以徐元太易遵，而給諫大夫王致祥乃上書言狀，其太畧曰：唯是樹底諸羌蟻聚黃沙，專以殺略人爲務，我軍轉運千里，暴露連旬，招之不來，攻之不繼，將安所税駕乎。此臣所爲可慮者一也。而況將軍李應祥馭建武驕悍之兵，心志不一，當新舊更代之始，威信未

孚，且以二三千之衆，敵七寨之矣兵，將異趣，勇怯異勢，安在其能同心戮力乎。此臣之所爲可慮者二也。且臺使者量移矣，劉禹謨亦已戴罪，是大將在外，讒言居中，勢且畏首尾之不暇，而況新故相推，法令變易，又兵家之所謂臨敵易將乎。此臣之所謂可慮者三也。法曰：一人守險，千人莫過。今自松而東，自茂而西，勢甚桀黠，而我兵多不至三四千人，此其勢不能不藉于土司。永鎮之禍，在數日之內，而楷黎之兵在數月之外，且以我尺籍伍符之衆，尚不能用之以死，而羈縻象胥之民，此素非得拊循士大夫者，寧尚得

而用之乎。此臣之所謂可虞者四也。事下大司馬。王
遴問狀。大司馬案驗。嗣縣楊柳寨。先是。指揮田賦。稱
貸楊柳羌。葉兒這得五百金。久弗欲與。兒這每至堡。
賦輒飲兒這酒。兒這久亦怒。乃與其黨公行剽堡。專
以劫掠爲務。蛤硾溝發難時。大將軍張庥時提兵往
征之。亡何。羌人奪大將軍輜重於道。此皆養虎貽患
之釁。事聞。幸假應時罪。令討賊。至是輒覆按重罪。於
是 上復令應時免官。而以田賦屬部使者逮問。當
是時。故總兵郭成。有滇南之役。而給諫大夫。念成久
立功。九縣爲羌夷所嚴憚。請赦成罪。令立功。以故成

復得破樹底也。樹底功在楊柳傳。

讃曰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信哉是言也。
南路自破丢骨人荒没舌以來。奉貢賦。而稱編氓者
接踵。而又復有樹底之戰。何哉。正德中。永鎭堡失守。
厥後何將軍卿修之。爲置堡三官。人主軍五十七人。
戍軍二百二十一人。番兵二十人。樹底乇撒乎。余第
請疆吏守大黃。掃氷三哨。索橋之間。足邊事矣。法曰。
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備之。如有味乎爲蜀西言也。

元埇潘啞商巴石觜列傳

潭臘之羌二十九。而元埇潘啞商巴石觜獨與北虜
時往來也。先是。北虜小王子吉囊與丞相亦不喇妹
不相能。吉囊遂渡黃河。由寡石岩直擣御寇墩。深爲
粟穀屯溝口所患苦。是歲嘉靖十三年也。其後二十
九年。寇鎭虜堡。遂留居河西塞下。於是河西始有虜
矣。而河西祖兒結。白利最桀黠。足以當囊。亡何。囊死
其子摔幹兒及傳蚌。並冨盛。乃强欲服屬祖兒結。白
利。祖兒結白利不從。頃俺荅念吉囊渡黃河久。乃託
爲鐵嶺山有生佛出。因遣其子賓兎往鐵嶺山建寺。

於是壹得摔幹兒及傳蚌馬牛苓。而以傳蚌强祖兒
結。祖兒結强白利。並歲奉貢獻。羣羌虜爲黨。而河西
虜患乃益滐矣。今 上即位之三年。賓兎乃以射矢
令熟番聲言犯邊。邊吏所以備之者甚嚴。於是賓兎
陽爲請其父俺荅渡黃河。迎佛。乃先使使者十輩假
道。因求索茶食。余來爲鐵嶺山佛也。頃俺荅至。果令
祈命寒。盻諸羌並獻見。而虜遂得吞食亡厭也。其後
巳卯夏。賓兎又來寇牟泥寨。包子寺。牟泥寨包子寺。
去松城二十里而近。賓兎動以數十萬騎。蹂踐漢稞
麥也。其敢無畏憚類如此。自是之後。元埇潘啞商巴

石砦四寨閉關出物與虜交易而作兒結虜遂以二百騎寇尒尒壩先是順義王使大成灣卜窩至八什等齎篆文圖書約至迤西觀寺是時庚寅五月也其後六月順義王果以三千騎渡河至臨洮聲欲東寇保定撒刺西犯洮岷松茂諸邊歸河至松潘輕騎可八日至也是時副觀察使來經濟傳松潘兵李丁傳西寧兵西寧復偵知一克黃台吉亦旣渡河乃並以其事請于臺使者李尚思臺使者見爲漳臘之外郎屬熟番而況其下草茂道平胡馬從此跳驅可抵海套若不蚤爲之所後將何及於是以羽檄徵天全六

番播州兵得六千人乃召川南參知使武尚耕川東參知使丁此呂敘瀘參知使李士達旣授事監軍而以萬鏊爲將軍軍漳臘郭成爲將軍軍松林邊之垣爲將軍軍西寧于時主計者御穀成都成都飛芻輓粟殷殷不絕也於是部使者李化龍亦上書言狀其畧曰唯是松潘乃全蜀之門庭也臣案輿地由松潘而北則爲漳臘漳臘之頂北可望洮岷西北可望莽揑以松潘而視西虜僅有此山以爲之間耳其中險阻高峻盡屬土番歲時漢第以撫賞羈縻之因欲爲吾地奈何武備不亟備乎是時給諫大夫張應登臺臣牛應元亦上書書皆多不載事下大司馬王一鶚方奉宣

詔書而扯力克則已還歸海上矣獨大落赤尚伏揑工川如故然而時去時來乍降乍叛此自犬羊恐河西將士目今牛馬將不得放散也

讚曰

史稱西夷冉駹白馬最大今猶然乎今猶然乎以余而觀松潘事其憂不在西羌而在羌與虜合也　武廟末虜騎闌入松塞太原王恭襄公方在大司馬乃不麾之使去何哉延引至今使西寧得以供佛近在洮河黑水間馬牛氛埃旦暮而及也善乎何將軍之

言曰番寨凋落則糜爛湯陵松茂侵尋則成都塵敝余每誦之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建昌桐槽黑骨諸夷列傳

伍咀咱者。建昌諸土酋也。先是父逆止。弑土婦鳳氏。兵連禍結。患苦蜀邊吏。以故咀咱敢于慓桀。不奉長官瞿紹良約束。乃與土舍安守等。竊據鹽井衛屯安守者。亦建昌土酋也。專爲不軌。常僭號稱王。鳳氏之後守實主之。日夜與遂止。伍咀咱阿巧。馬米粒。阿乃。菊都等。謀奪鳳氏土田至千餘頃。遂帥麻科諸羌土千餘人。並樹黃幟。鼓吹。白晝公行東街姜坡道中。乘風縱火。燒房屋。殺我軍宋泗高仲魁等千餘人。略軍妻趙氏等百餘人。奪馬牛羊亡算。於是百戶梅枝春。

乃以其事請有司逮閬安守咀咱。益負固不出。於是裨將劉天倖諭安四兒至建昌城中。當是時。越巂衛黑骨夷猓阿弓。凹溪咱等。最號獷悍。先是隆慶末。印部長官嶺栢物故。妾沙氏與舍目阿祭通。因竊負其印奔巳沙氏故。印遂爲祭有。巳祭亦因故。而祭子嶺鳳起。復依據其印。自立於廣洪瓦布寨。是時栢子應昇猶沈湎於酒乎。諸部夷窺昇中酒。乃陰圖之。而應昇亦故。於是彌弓。凹溪咱。遂與桐樹王大咱等聚黨三千人數寇盜邊。大孤山尤甚。殺把總余與固等三十餘人。略步卒劉自然等一百三十六人。益舉火延

燒軍舍。執諸行人。盡瑚瑙其頸。諸行人長夷酋如虎道路不通。是歲萬曆丙戌也。其後安四兒復縱其黨大老虎等百餘人。橫行河西。殺略蘆海毛珠等數十人。而伍咀咱。安守。亦以是時復聚麻科諸羌。于餘人。入建鹽打冲河。燒絕津梁。奪沙坪堡糗糧數十石。而去。而王大咀。亦復與阿弓等寇小桐。濾沽。峽漫。高山之間。殺千戶丁應時。兵勇朱朝用等數十人。略指揮使徐孝忠。於是臺使者徐元太。部使者陳瑄。乃以前副觀察使孟學易議。請得發兵往正其罪。於是大將軍李應祥。與偏將軍朱文達。邊之垣。王之翰。滕光國。

分道而出。而請副觀察周光鎬。叅知使李士達。同知陳忠。贊畫唐允恭。通判丘一奇。並經紀其事。乃先令百戶張光啓。送奉令旗至軍門。期以十二月初六日出師。先建昌而後邛越。所不如法者斬。是日也。諸土酋先以二千人。待於河上。我兵行至朋土坎可可甸。望見酋勢盛。輒舉烏銃百子銃。銃聲震天地。自日出至晡。時與酋接戰。酋銳氣始憤。於是我兵縱左右翼圍諸酋。諸酋自度戰不能與漢兵。乃數千人潰漢圍。遁走梓木箐。我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一百五十六級。生口凡七十五。幽馬四十餘。自是之後

偏將朱文達攻磨旗山郤敵斬首二十四級復擊大毛山牛山朋土坎攻巢先登斬首八級攻樟木箐可可甸先登奪獲生口三人斬首九級都闍竽調元擊大灣先登斬首九級復攻青山嘴梁巴村郤敵斬首一十三級遊擊邊之垣擊破王大咱以郤敵先登斬首一十一級奪獲牛豕六十餘燒毀夷房一百餘所復擊河西先登捕獲生口一人斬首二十三級後攻熱水寨郤馬賊斬首二級攻伍咀咱先登斬首三級是時十二月已盡也而伍咀咱竄月正元日有隙乃逋遁走西溪依安守等二千人馬數百騎公行殺略

先是大將軍懋爵賞幕府以勵士卒於是指揮使張輔周等度地形得山箐後通涼山科州乃使張垣提重兵守半站橋以阻諸酋往來垣望見伍咀咱安守志氣揚揚騎馬而來下短兵鏖戰自晡時至旦日日出賊始敗走斬首一十七級獲生口一人奪馬五十七騎於是文達等追亡逐北至阿囉哩大破之獲生口二人斬首一十六級獲馬十五騎復追亡至囉哆箐青白崖大河灣破之斬首六十三級俘獲婦人三口奪馬牛羸五十有七我兵陣亡二人重輕傷二十三人是時土官瞿紹良等偵殺賊猶在阿囉哩拖

卜凹郎山木拖魚水諸巢間乃乘勝大搜於是紹良等先後剿斬吽咱諸酋首七十三級俘獲四十五口奪諸首被虜男婦一十三口陶棐等斬首八十三級俘獲七十三口奪被虜男婦一十一口王巽等捕獲大老虎必他諸首三十六人俘獲二十七口奪獲被虜四人田中科等斬哪嘹諸酋酋二十一級俘一十七口奪被虜二人又斬阿那首三十二級亡何臺御史御史以羽檄諭諸酋降降者給白旂示不為亂民也於是苗坎溪龍諸村夷詣偏將軍徐紹文麻邦瀘沽諸村夷詣偏將軍張世爵亡虜三百人皆欵塞請

降當是時麻科諸羌方縱火燒紙房堡平川驛我兵擊破阿七白水諸濟俘斬甚衆於是把卜寨番咒惹加柘等亦欵塞諸曰前日之事實惡番此三伍所為姝無道令吾等小人願獻此三伍唯將軍生之于紙房堡道旁誓不復有它腸邊吏許諾於是諸羌來降者大率以千餘數于時主計者及贊畫陳忠請曰以余所聞伍咀咱及安守尚依樟木麻柳魚水以為險樟木麻柳可通西番虛郎熱水雲南魚木可通科州烏蒙馬湖會川縱橫數百里間若不先據其險我師難以卒應今以遊擊邊之　為將軍軍高山堡以備西番

參將朱文達爲將軍，軍別溝，以備盧郎、都闡、宰謫元爲將軍，以備科州。綱羅既密，旂鼓相望，然後議盧白木及木拖。盧白木者，伍咀㕼之女兒也。木拖者，安守之所時往來也。度二酋勢窘急，必奉頭鼠竄於其間。於是以王言爲將軍，備盧白木；用中科爲將軍，備木拖。中科既授事，則使使者持節招土舍安文至軍門。風文歸降，文果降，獨安守率輩數百人猶慓桀不從。我師度是夜安守必從山後遁走皆革山，待守守至。夜半，城頭鼓發，雞鳴矣，且日日出，始至。我師矢發如雨，得安守、陳光華、廚爲阿什等五十一人，腰斬于陣。

以徇。鹵獲馬牛刀劍弓矢亡算。於是列別溝諸羌聞風皆股栗，乃帥火頭阿都等款塞，自言前日搶略，實惡番甲將佐媽逼，欲兒別紐駕、拍卜兒知五人爲渠率。今俱在顧生縣將軍。唯將軍加斧鉞，吾等請降，得比編戶，甚也。將軍許諾，諸羌結雜而至者一千餘人。是後虎耶諸羌降者，亦四百餘人。於是伍咀㕼勢亦窘困，果遁遁榿村小荒灘，聲欲走普濟州盧白木，畏將軍法嚴，不敢脅匿，乃以事告王言。言提重兵至榿村，擊破之，生獲伍咀㕼等三人。諸酋盡走蘇馬黑龍諸山。我師搜蘇馬山，斬首四十級，俘獲生口一十有

六。搜分水嶺，斬首五級，俘獲生口三人。是時武奈尚朝選以劾首虜渡瀘。大風忽從中起，湛船，朝選遂水死。而安四兒等猶倔強乎。其後將軍朱文達跡安四兒，安四兒已出城郭，我師追殺，斬首二十級，獲生口二人，俘獲十三人，奪馬牛弓矢亡算。我師勇氣益百倍，乘勝逐北，至後山，捕獲安四兒等三人，劍斬之。於是移師桐槽黑骨，問諸卭部乎。將軍朱文達邊之垣攻禮波樂，破之，斬首十五級，俘獲十五人。攻烏曲，破之，斬首十三級，俘獲十七口，奪馬十餘騎。攻黑骨相嶺，斬首六級，獲生口，含㕼奪被虜一口。攻桐槽糯古、

糯山壩、老虎寨，斬首虜三十八級，俘獲八口，輕重傷九人。奪弓矢刀槍亡算。攻石蘿箐，斬張保首一級，攻阿姑喇嘠寨，斬首四十一級，俘獲一十三口。陣亡二人，重輕傷五人。復攻禮波樂、泥渣後山紅廟，截馬箐諸寨，斬首六十七級，俘獲二十六人。是時王大㕼逋匿普雄土官瞿紹良，從凉山偵之跡，且至阿六，執大㕼戮之，取首級以徇。將軍曹銓復搜哪普鐵橋，斬首四十級，獲生口二十人，俘獲一百二十五人，燒毀酋房一百九十餘所。先是黑骨夷阿弓及凹溪㕼腳味阿窩等，公行相煽，相崎道路不通。是時建昌桐槽既

盡破。獨存黑骨。大將軍辛[illegible]晝夜力設伏大孤山待弓。弓果以是時至。我師從[illegible]追。紀。屢戰。如自天而下。阿弓敗。生獲阿弓等八人。斬米粒土老首二級。它皆奔走小臘梅寨。我師行捕斬首一十三級。俘獲一口。復捕南箐。生獲書卜等九口。斬首七十三級。俘獲九十九人。燒燬寨房一百六十有餘。奪弓矢刀槍馬牛羊亡算。是時叩部印。久爲崩鳳起所獨據。於是都御史使使者薄責綴歹急鳳起。僉卒送奉印信唯恐後。請大將軍第寬假其死罪。於是指揮使徐紹文知渠率雖誅。殺賊猶存。乃提重兵直走廣洪瓦布諸寨。捕擢柏翁子結友舍他。斬之。它首虜六十四級。俘獲二十人。是役也。賴陛下之靈。諸公卿碩畫。請數自丙戌十二月初六。至明年七月二十八日。大率斬首虜凡二千八十六級。奪獲被虜男婦五十有餘。羌夷降者三千餘人。鹵獲器杖一千九百有餘。馬牛羊豕六百一十有餘。燒燬夷房一千五百餘。所師既班。都御史御史以其狀聞下大司馬。王一鶚問狀。於是以大老必它等梟斬建越市。賜大司馬以下爵賞有差。始建昌桐槽發難時。並僭竊名號。安守以金龍護頂。王大咱以銀龍獲頂。安守所佩刀曰五道聯陳

光華。所佩刀曰梅花聯冠。蓋擬王侯。今如何哉。

讚曰

牂牁花犢乎。漢所謂西南夷也。慓桀故已甚。今尚如是如是。余又聞瀘水多烟瘴。夏秋不可渡。渡輒能殺人。孔明竟以五月而渡。壯哉。建越幸大捷。自冬徂秋。大將軍之刀鋸日敝。傑方孔明而興者乎。余獨慮穿羅鐵口之夷強。今未滅。它日西三邊有患。豈此間耶。然余不敢道也。

賦乃列傳

賦乃者卭部屬夷也萬曆初常僭號稱王殺略滎丁
驛因諸村沐川長官安氏以其狀 聞事下大司馬
吞部使者議亾何賦乃復與土夷相仇殺陰圖建昌
於是部使者孫代上書屬御史中丞會省吾得正其
罪而會有九絲之役議寢乃建六堡而以官兵一千
二百人戍守之自是之後建昌夷伍咀咱桐槽夷王
大咱黑骨夷阿弓峯葦謀不軌至城門儆戒道路不
通是時徐元太爲都御史李應祥爲總兵 上幸賜
弓矢得專征伐先後並殄滅頃大將軍引兵擊賦乃

先是賛畫司理吳時泰奏記曰沐川北有西姑擺氣
掐秧哥之巢東有牛宅卯包威咱之穴而賦乃酋長
撒假寨於安興親外兄弟相得甚驩要之依水海以
爲險耳余案輿地其間由回龍岡雪山可直走黑空
由鳴龍溷兩河口大河壩可直走凉山又由大河壩
可直走躪因龍眼岡凉山又可直走新廠岡固用武
之地也唯是賦乃梟桀日夜與雷坡楊九乍之屬虔
劉我人民無算以秦有採木之役常往來烏蒙尚索
銀三百八十兩名爲買路它何可勝言哉今誠欲征
之計莫若引兵屯兩河口以沐川土舍夷遵制平夷
土舍王光恩王受宗兵三千由回龍岡攻其北非然
則由謝家菅攻其東非然則由木瓜大凉山攻其東
南以余覵滅賦乃殆猶射隼耳於是都御史可其議
顧恐建越之兵道遠於夾攻不便乃下兵備使鄭東
昇問狀是時安興楊九乍已欸塞歸降而賦乃與氣
掐秧哥西姑擺尚公行兩河口道中略沙臣人李禾
政張正東等數十人而去而兵備使由此決意大征
矣於是以守備使劉繼祖爲將軍軍雷洞坪指揮使
尹從壽爲將軍軍黑空呂曇舟爲將軍軍木瓜都閫
使李獻忠爲將軍軍雷洞黑空間然後下令先建昌

而後及越巂及馬湖所不如令者將軍得以軍法從
事居亾幾何獻忠乃令總旂胡綵引兵屯大赤口夷
倮因欵塞請降詐胡綵下山飲語未及卒諸夷倮輒
飛矢射綵綵遂中流矢死已李獻忠劉繼祖尹從壽
亦被執夷倮於是據小羊腸殺我兵丁淑賢等數千
人略我轉輸輜重是歲丁亥也都御史徐元太御史
陳瑫及給諫大夫顧九思並上書案大赤口失律狀
下大司馬王一鶚驗問建昌事未竣而獻忠先以孤
軍深入虎穴則監軍鄭東昇贊畫吳時泰於是乎議
者四面至矣其後給諫大夫張養蒙復案都御史徐

元大太乃請告乞歸骸骨。　上不從。　詔大往正其
罪於是分馬湖軍三哨而以偏將郭成朱文達都閫
萬鰲將之分中鎮軍爲三哨而以遊擊周于德守備
勝光國將之分建昌軍爲三哨而以都閫邊之垣宰
調元守備王之翰楊師旦將之是時監軍則兵備使
李士達副觀察使武尚耕周光鎬紀功則參知使張
孫繩督餉則參知政周嘉謨而何倬亦已爲御史大
夫矣先是南給諫大夫徐桓上書言膩乃三面皆夷
而獨以一面與中國通地里遼闊山川險箐而其下
又齊屬處行我兵水行則波濤陸行則崎嶇轉餉者

幾以數石而致一石而況所謂兵皆上兵乃以夷攻
夷竊恐禍生不測變起倉卒計莫若檄示膩乃許生
獻渠率它皆一切赦除咸與自新。　上幸念主計者
業已有端緒。　詔大司馬征膩乃急大將軍亦白囊
一日至十餘發於是馬湖哨捕獲生口一百五十四
口斬阿拍等首一千六十二級俘獲六百五十二人
奪獲被虜二百六十七口中鎮哨捕獲生口五人斬
白祿等首二百一級俘獲四十七口奪獲被虜三十
四人建昌哨捕獲生口三十二人斬首二百四十一
級俘獲三十一人奪獲被虜三十三人它夷猓皆畏

威歸降夷倮降者必指天日爲誓於是馬路郭成營
得降者一千大百三十四人中路周于德營得降者
六百有四人歸我田土大率六百七十五里每歲請
貢獻馬匹氈[illegible]皆送來金鑄到建代　貢而大方伯
彭富副觀察使李士達武尚耕亦傳渠魁撒假首阿
瓦首至御史所而以生口阿什咱安興西姑擺阿咱
安鬼等二十六人獻[illegible]士中缺　詔書下然後梟
斬馬湖市以徇是役也[illegible]　陛下之靈諸公卿之力
請數自丁亥十一月二十三至明年五月二十日大
率斬首一千八百六十三級俘獲七百五十六口奪

獲被虜男婦三百二十人是時御史中丞徐元太以
徐桓議乃上書請覈核首虜毋令蹈滇南故事於是
下御史案驗如例然後　賜元太服俸視二品李應
祥遷秩一級金錢幣帛有差李世業周元鎬武尚耕
皆遷秩一級朱文達邊之垣萬世德萬鰲宰調元遷
秩二級郭威復故職耿定力蔣基等皆　賜金錢有
差是後御史何倬請善後十大事陳效請六事事多
不載。　上幸從其策獨於馬湖建屏山縣尤稱善事
也。

讚曰

善哉乎御史劉寅請兵憲于建昌也彼乃乘瀘水烟瘴疑懼我邊吏乃得以猖狂于其間乎余聞我眉至建昌乃司馬相如開越嶲時所鑿靈關道也嘉靖中兵憲富好禮請通道道誠可防相嶺艮是艮是至若中鎮西寧水池延袤五六百里可耕牧樵蘇如以爲屯且守歲可省邊餉萬萬也信然哉

土吏馬邦聘馬應龍列傳

馬邦聘石砫土舍也癸巳歲覃氏行宣撫事聘殊不利乃欲謀奪其印因交驩馬斗斛馬斗霖等黨類漸增傈僳日著久之斛乃帥其犬子千乘寄賦於漢藉覃因禁阻之斛與聘由此怨覃入骨髓遂帥黨千餘人皆持鬬器闖覃乘風縱火焚燒公舍及馬岱等屋居八十餘所是時風大火益熾居民皆奔騰走譚延宗等赴火焚死者凡二百人斛乘勝殺子女馬瓊英及士民秦邦用等一百八十三人略女弟黎守志等二百餘人鹵金銀什物匹筭計欲殄滅覃無遺類而

會羅綱壩土人譚彦德黄正吏譚大本亦效千乘入漢藉竟殺冉金山等而去匹何鄭太守以檄招歸而彦德益肆馮陵乃略桂陽溪秦啓秦加祿等橐中裝鹵獲男婦王氏等數十人殺秦詔馬邦倍等七十餘人而是時馬斗霖亦依阻後鄉石界漢以叛乃使王艮臣馬邦洪殺汪明瑞等數人先是漢人郎兆杜爻龍仁爵爲主謀謀欲設關堡於譚大王父墳墓前以損風水覃乃以書請於　上大略言臣自從征疊茂擊破大雪山斬首捕虜凡一十級兩臺不以臣女流污穢不足採乃幸而賜之獎曰紀律嚴明衝鋒第一

此土婦中之特出者也。今奈何邢聘無故而遇虐剮
我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抑何冤纍然也。臣請比先年
焚金洞舍單碧謀纂事，願以聘等就吏。時甲午冬也。
明年大司馬咨兩臺詔獄，斛乃以千乘詣公庭，請得
執渠魁單氏以獻。事屬所司議，而會播酋楊應龍發
難。　天子方遣左司馬邢玠往正其罪，斗斛恐大兵
先播州而及石砫也，即與應龍結連，乃欲相扇而起。
於是使其子千駟提向永葵兵，殺馬邢脊等百餘人，
鹵男婦二百餘人，已復乘勝擊永寧堡，殺我官兵五
十七人。先是臺御史徐元太議欲征伐，以建昌馬湖

之變而止。是時譚希思為臺御史，王愼德為御史，乃
使使者收捕斛，斛竟殺馬一捷，執使者，劓耳以示衆
共為鷙鷙類如此，居亾何，鄙人馬一化、敬使馬之一
伏　闕下陳情，單乃聞之，即以丁成橋等百餘人捕
伏道左，彊奪其書，弗欲往，於是一化復以書　奏。一
化者，邦聘侄也。始斗斛及單氏常殺化叔父馬廷祀
嬸郎田土邑屋，多為所奪。化與斗斛固所謂不共戴
天者也。
馬應龍，黎州土舍也，常以爭襲訟於縣官，不可得，乃
聚四十八寨番夷直擣文武堡，還繞大田李村漢源

之間，殺略人民及畜產亾筭。於是大渡河千戶所請
於總戎劉承嗣，李為所告兩臺，亟發兵備黎。是時譚
希思為臺御史，王愼德為御史，乃以寧越守備吳文
傑提兵備黎城。時甲午嘉平月也。明年春，果擁衆逼
城下，聲言必欲得印而後遁。於是副使徐桓、僉事范
守巳，並以赤白囊告黎急。臺使者即使指揮李銓以
檄往諭之。且日應龍始至大田壩，為譽然口順而心
逆，實慓悍也，有頃我兵鷹擊，赫疾力，應龍則巳遂遁
逃去矣。使者捕伏，覘聲息，隱隱還松坪故巢，翻及於
藜門之外，亾從施也。部使者見為應龍遁匿過深，恐

伏不可測，乃上書　請加吳文傑秩，備黎雅，而以指
揮使吳禹臣備寧越也。

讚曰

余考石砫，自上世以來，　貢獻不乏，絕可謂至順。單
氏以婦人女子，提兵破大雪山。此尤有木蘭將軍之
風，乃獨與土吏常互為殺略，何哉。黎雅四而皆羌，應
龍一反脣，輒聚四十八寨而起也，兩臺深為武備計，
亭有味乎其言也。

土婦奢世統奢世續列傳

奢世統者效忠繼室也先是忠爲永寧宣撫使常受室于安國亨毋祿氏女曰阿節既室名曰世統生崇禮頃徹死妻統統亦祿氏養女也食水腦毋嗣祿氏又有養女曰鋪罵忠亦買爲箕箒妾矣易其名曰世續爲生崇周及羅哥食落紅庚辰中崇禮不幸遂露露死崇周當請冠帶嗣而會前總戎劉顯以世續請矣是時效忠有弟曰沙卜久與世統通因欲贅丘嫂得行永寧事匹何永寧爲世續統乃怒即與夷目胡遐喬以翁者役安三及漢目袁初等攻世續破之奕

其公館略司帑而去於是世續出居永寧衞二孤寄鎭雄統乃疑續走白沙所乃挾逼其軍屯欲出續而分守使萬一貫即請於部使者宋仕適總戎郭成有赤水之役乃以指揮使禹嘉績郭天心往禹績既至古藺州古藺州即落紅也新爲世統所據以故問沙卜於統統乃與沙卜者畋議佯爲召續入寨遂執續縛天心是時郭成及參將馬呈文亦擁兵數千人入落紅託言詔獄旌旂與馬甚都而沙卜負矢石郊迎成成乃欲兵之沙卜遂反唇相格竟殺我裨將黃希忠王惟鎭朱渠吳應登詳在宋仕疏自是之後郭成

亦上書言兩臺劾奏臣誠是統常以金銀四十八萬賄赤水白沙諸衞所及烏撒諸郡並皆申請而亦以千金饋臣臣附同知高文全封府庫臣實惡其人喜行姦乃出不意欲擣其巢散其金錢其後統果以金閼匿於沙卜私室而獨恨未能執統耳請比安國亨安智事以捕吳鶴駕得寢因欲治沙卜　上乃怒郭成妄行潰擾竟免官於是蜀都御史孫光祐貴陽都御史劉庠大會副觀察使史繼宸僉事使李士達謝詔胡宥議議二土婦幷皆賜冠帶食水腦落紅落紅則請以指揮使一人鎭之而以印屬崇周崇周幼以衣巾稱博士弟子稍長然後請嗣沙卜皆寬假其罪

令退居撒魁如初　上可之是歲萬曆甲申也于時以指揮張懷義往從以識字一人家丁二人牢銃鼓吹手二十五人統及沙卜不從也懷義不得往統乃使使者嚴世才送奉白金三千兩黃金二百兩錦繡一百純往水西安國亨乞兵而世續亦使使者胡卿送奉幼子崇周往播州楊應龍乞兵它金銀錦繡物稱是於是統以沙卜者畋引兵一萬人自麻線堡濟水哨過張旗落潤落即諸屯直走效忠故宅而會世續伏兵起疾鬭殺略相當我緣邊將使使者譙譲沙

卜沙卜曰我來為報內里之役世續常執酋長李倫李仁繫獄竟殺死亾何水西柯河個提二十二營兵助沙卜沙卜遂擊蔡家龍山及清水河洛濶三岔河新集破之多所殺略轍指揮陳忠道屍因執世續奪其印而去已略謝于用陳明現等五十五戶殺三人鹵男婦謝玉安等二十八人畜產什物亾筭而世續亦以阿灼分兒傳廷鑾彭受等擊鷄里蜡羊箐杉木河諸寨斬捕彭世華楊九兒先是世續恐鷄里難下乃使者紙說其酋長阿烏租阿歌阿體等以為播兵且至請監門勿閉闔久之乃合楊應龍流酋王建業

等萬餘人縱火燒羅麻李博崖孔水南二營李直擊破姚家堡七十餘寨殺羅漢耀五百五十六人鹵男婦李仁等五百三十九人畜產什物亾筭於是馬呈文以檄招降曰願降者給免死旗復今年租稅然統衆漸有欲歸者矣時乙酉二月也二酋婦皆陳兵赤水衛於是都御史舒應龍使使者楊文煥設可續曉諭沙卜者攺因移蜀都御史徐元太並薄責安國亨楊應龍急令散兵當是時兩酋所親信于世統則楊宗仕胡逢喬蘇朝東嚴世才陳汝才羅滿受何四兒王紹表周狗兒羅富于世續則余耀胡嘉勝何朝鑾

傳廷鑾分兒重兒會傳兵畢節者吏王文炳得其主名以請乃下令兩酋婦一切捕觔是日獻所鹵男婦一百有九口牛馬四十四頭事　聞下大司馬問狀先是蜀都御史雒遵御史赫瀛今叅將馬呈文譲張懷義急乃以土同知王以倫漢經歷朱體乾往風沙卜沙卜不從酉人皆坐法倫免乾罰俸沙卜令統毀言欲以印屬漢吏也體乾竟請　予告去官而會思思尚為王文矣紿世續惡呈文欲助世統於是崇明上書劾奏呈文陰阻懷義不坐鎮致臣毋世續坐困城中爽夙失業語在崇周疏是時　詔書問阻撓事

至備會南昌人陳䎽為御史行部至叙州業思尚至文狀繫獄而司理任梓乃請數自懷義十二年三月初六至十四年六月盡某食縣官凡四百有四兩貳錢貳分及使土吏王以倫漢吏黃朝立復諭沙卜沙卜猶用關防如故以為我羞請以印屬漢吏而以崇周詣統所長養而後懷義得入鎮今果如何哉亾何統使舁子陳海等送奉金錢二百餽義今義無往皆有狀義畀當棄治於是都御史徐元太御史何倬屬叅政使周嘉謨僉事使鄭東昇復以屬任梓及叙州同知袁世南瀘州守石元麟坐九棘訊獄以為沙卜

奔世續皆輕重罰斤沒張懷義藏一百五十兩兩土婦冠帶如初而以叅將一人鎮撫之異日者崇周覩事請罷田撫官著爲令而叅議使李學易以爲宜以大義折其姦謀於是復使使者黃朝立逮捕世統世統以沙卜言不出令胡邊喬何四兒等請以印封貯必不從鎮撫事使者獨逮世續至普黑摩泥所偕張懷義覆案以爲殺周七兒等實沙卜請以沙卜抵罪而會沙卜等遁逃不可得乃當世續金一百五十兩黜王以偸衣冠令行鎮撫事得立功叅將議遂寢印竟屬崇周也居二三年庚寅 上有詔詔崇周就彼

襲授祖職是歲妻烏蒙女素賒而會有疊茂之役崇周腐擊于大雪山得捷其後乙未楊應龍發難周復提兵往沙卜乃乘隙帥播黨蘇朝東李忠慶羅富爲先鋒而微使張洪楊炳捕伏於間道壓周周妹疾力戰斬首捕虜凡二十八級追逐沙卜至河上卜乃死卜有子曰白僕即好謂統曰奈何與周猶共戴天乎於是略世續金六十七萬並匹抵於貴陽已日夜與胡邊喬楊宗仕輩尊以殺周爲計計乃使白春芳以蠱飲周周亦死會賒有身而以續覕宜撫尊如初統益彌之察白撤諸生梁宗逷其人有謀乃以夷女阿委迭奉爲妾執其籌請爲主謀而白僕乃告曰世續今老矣匹能爲也即月眘改名崇翰崇林崇義而以請於臺御史譚希思林喬相是時軍人夏大賓夏國卿等皆樂爲左驗而兩臺乃知其爲詐也謂漸不可長屬所司問狀世續因奏於 上曰臣不天效忠即世兩妾不相能子少民疑臣以老寡婦居其間始爲沙卜所傾今白僕再世而再危我也請以白春芳等就吏驗見死事方下大司馬石星議而君子曰崇周殺沙卜白僕試崇周天道於是乎好還矣

贊曰

春秋傳不云乎並后匹嫡亂之本也始效忠初時以橐中裝遺統以公館居續毋乃續有丈夫子乎續如不借黨播酋則沙卜安奈大義哉名不正則言不順叅獨謂續與統並名忠非是嘉稱曰妃怨稱曰仇然則續與統豈不忠仇乎哉故曰牝鷄之晨惟家之索皆非虛語也

叛兵范大龍列傳

范大龍，嘉興人也。先是九邊主客都兵皆召募浙兵，武營兵四千人，而以總戎一人、守備一人、備兵使一人蒞之。頃以臺御史張士佩議，罷備兵使，於是三營亦驕悍，白臺大都之中貴人，金錢酒食甚至，罷八子女，不可繩以軍法。久之，總戎沈思孝到官，督率會中軍傅朝政，徼告以戍卒舒勝海、因牯牛、謝時賓等十五人訐文罔法，當治。孝即使使者逮捕將問，因務笞之，枷㩁營中。已，康把總范國輿以下皋戾最鼓若者，盡罷斥，凡七十人。而屬王賓等稱之，王賓等孝所

携以從軍者也，而國輿即與范大龍、羅春等謀曰：柰何罷斥我眾，而以私從者乎？乃令春等各持戎兵，夜半直走公館，殺總戎。賴左右救，僅被傷得不死。於是索公子沈弘猷不可得，乃執蒼頭沈福剱斬之，國縱火焚燒公署，及　勅書令牌，乃略其橐中裝而去。時甲申除夕也，而左右者猶不得主名。旦日，營官周尺、及守備李繼先告於分守使王鳳竹、兵備使周之藻，因上變。臺使者雒遵、部使者赫瀛，是月守巡使並馳營中，乃使指揮劉繼祖、千户孔憲卿送奉旂牌到營，因曉譬諸軍，令其縛渠魁以獻，而是時諸軍先已畢

屯演武場矣。初，思孝至時，臺使者常戒以優恤軍士，又著為令，令月給軍餉，以初五日為期會。及建武營難，諸軍稱思孝科歛餽遺，不容口。臺使者益譙讓思孝甚，因劾奏其事。　上有詔，亦言總兵不行撫恤軍士，科害激變，下兩臺逮問。項部使者亦以奏至。　詔相機處置。是時　上幸念建武事不置。臺使者復以書敬紓　宸念。詔上緊處置，停當具奏。其後給諫劉尚志請論如法。　上從大司馬張學顏議，幸有　詔寬假脅從者罪，以為首亂者不過數人，令兩臺察主名逮治，而部使者微意大都以曩時黄中、何勉事為

覆轍，有如一日不可知，諸軍久合都營而起，我疆吏過督彼，彼不南走雲貴，則東走荆楚，殊未可量也。於是以參將馬呈文提二千人為軍，軍建武以守備邊之垣；提五百人為一軍，軍嘉定，皆阻絶奔逸道。然後守巡使使都護周于德、指揮樊啓元布告　詔書，待脅從者以不死。諸軍皆自言有死罪不可赦，今及此死而復生，叩頭請曰：嚮者之事，實發自夜不及一營，營中范國輿為主謀也。是時竄左足而應與者，范大龍及宜賓人李德、慶符人羅春、楚人蕭榮、張會、吳人王宗元、馬湖人王相、永寧人楊伏才、巫山人王明珙

人良才。山東人王龍，如是而止。於是一軍並鼓噪圍營，斬范大龍首一級，捕獲李德等生口十人，檻車傳軍門。而國典乃頓足歎曰：嗟乎已矣，勢及我矣，不可爲矣。阿國典與其死刀鋸，毓若自死，乃舉火焚營室，竟自縊而死。死矣，是日兩臺大會方伯魏體明、朱孟震，觀察使趙齊，副觀察使史繼宸，僉事使謝紹，都護蘇民望，僉書程世文鞫獄，即梟斬李德等建武市，傳首縣國門，以狥三軍。於是部使者以捷　聞，賜雒遵金五十兩，表裏二之。遷王鳳竹秩一級，與周嘉謨皆金十五兩，馬呈文金五兩，罷李繼先，而以遊擊秩加

周于德視事。貶劉繼祖俸一級。乃申之曰：近來軍士驕悍成風，各該營軍，貪肆苛刻，不拘束，以致招怨啓釁。今後總兵等官，還加意選擇，毋得濫用匪人。總戎閫而皆懼，可知矣。自此之後，部使者乃議善後策，故事，下川南分守使一人，分巡使一人，兵備使一人，隆慶中，臺御史嚴清請以叙瀘兵備爲兵巡，使居瀘州。萬曆以來，始增建武兵備，頃議罷而屬備兵使往來瀘州、建武之間，皆半載相去五百里而遠乎。今計莫若復建武兵備使，罷守備，是時營兵皆遣戍關堡，而加以流離物故，多不至三千人，統於一總戎。　詔可之。於是建武皆練土著，不得以四方郡國人捷捍鼓立營中也。

贊曰

語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今建武僅僇及十人，毋乃新造之區，用輕典乎。余聞其下，延袤數百里，蠻夷錯雜，而復募四方人爲兵，何哉？厥捷國典作難，而從者國面，果皆四方人也。悲夫，晁錯徙民塞下，蓋亦欲土著意也。

叛民瞿旦列傳

瞿旦巴人也蜀故多高山峻嶺自上世以來惟指坵垠以輸賦縣官壬午　詔郡國皆度田蜀始知有度田法矣　國初巴縣之地分八鄉從梓童以至寳輪可三十四里爲上四鄉自清溪以至龍門可四十六里爲下四鄉上四鄉山凡五田凡三千四百五十九頃賦凡三萬七千三十石下四鄉山凡一十九田凡二千一百七十四頃賦凡二萬三千二百七十七石厥土不如上鄉之沃壤也其後張令履畝度上鄉必損賦乃獨加法下四鄉以下四鄉增賦必生弊孔於是下鄉皆鼓譟每百步寧增人七步或十餘步唯恐明府一日行視阡陌有如呼某履某坵毫釐不及格勢且繩以文法奈何徼尺寸之利不可知而先寧以身試法乎縣令終不信毋奬上鄉每千步乃虛增三步下鄉每千步虛增百步也由此計畝而賦上鄉渠三升八合損至一萬五千六百有奇下鄉渠賦三升五合增至一萬五千二百三十七石有奇久之縣令轉遷而會　上有詔　詔御史督察丈田奸弊是時部使者赫瀛方行部重慶而巴縣人傳宣詹朝議等三百人請曰何至厥賦不均而乃使吾等小人賫子

爾産以輸縣官猶不足乎此皆瞿旦爲佐史給事縣庭中左縣令所爲旦故上鄉人也曩時常訟於縣官爲佐史毛翼茇曾宗陽所沉溺願臺哀憐我爲我畫便計所悲號於臺使者雒遵亦知之於是以其事屬郭通府程司理問狀匹何巳令秦嵩亦以爲等則未均民誠不便而況上下鄉皆增步大率上鄉則有虛田一十六頃六十畝下鄉則有虛田一千一百二十八頃三十七畝令一切關除而以三則定賦便是時瞿旦瞿耀文皆久免吏爲民矣乃帥數百人各執紙旗大書激變並至府門鼓譟極言丈量巳定不可變願如初便不然者吾等以數十百人直走　國下擊登聞鼓矣乃益爲大言辱委官令勿往巴大會上四鄉人於南橋寺用榜爲臺凡三層且與耀文陳尚冉鵬等一十二人坐臺上令其下歛金數百爲治裝費是時墊江亦當淸丈而縣令張本豫乃使伍長彭貴宗汪朝江往入座新廟閙而豪舉許天寵瞿恪等聚黨三百餘人執鳴金鼓立寨阻撓使者使者每一至寨必榜笞之貴宗皆不敢入寨餘是部使者劾奏川東兵巡使滌彬以彬駐郡城日久乃不以百姓偏累之故來告也　詔免滌彬官閑住瞿旦許天寵等於

是乎有死罪矣。

讚曰

天竺記曰。耕王地者輸地利。瞿曰乃欲推糧萬餘石入他鄉。法所謂飛酒。詎其甘之哉。許天寵等。榜笞公使。阻撓清丈。此尤不道。乃致動一兵巡使。而竟自罹於文網也。嗟乎謂法自斃。豈曰等謂耶。

叛民瞿曰列傳終

播酋楊應龍傳上

楊應龍。其先歷唐至宋元。前後凡十九人。爲藩臣。端爲武略將軍。克廣爲太師中書令。貴遷爲德州刺史。震爲都巡檢使。文廣爲武節大夫。惟聰爲修武郎。迻爲武經郎。軫爲秉義郎。軾爲成忠郎。粲爲武翼大夫。价爲雄威軍都統。文爲團練使。邦憲爲都指揮使。漢英爲上將軍。如祖爲安撫使。如貞爲宣撫使。忠彥爲都指揮使。元鼎爲都指揮使。鏗爲招討使。端故太原人也。後唐莊宗時。仕會稽爲望族。徙京兆居焉。唐乾符三年。南詔叛陷播州。詔募六郡良家子。端得與夔。

遂決策挈馬兎走合江。直入白錦。結史將黃三豪族爲腹心。伺蠻人寇。端出奇兵擊破之。授武畧將軍。遂有其地。居無何。唐祚移于後梁。端爲憂憤疽發背死。子牧南嗣。常慨然有澄清之志。當是時。羅閻反。欲與南詔合謀入塞。牧南有子曰部射。即提兵深入閻。殊死力戰死。其子三公伏屍而哭極哀。閻執之以歸。賴蒙阿求蠻酋長救得釋。載與歸。三公薨。子實嗣。實自以能不及弟。實讓之。是時宋太祖初即位。實即欲使使者入貢。會楊及新反。實引兵夜薄賊營。鏖戰中流矢道死。說者以爲於實有光。實薨子昭嗣。昭有弟曰

先曰蟻合擁兵稱强先阻白錦東蠻下州蟻阻白錦
南號楊州亡何蟻稱南衙將軍誘闔合攻先是時謝
都統好謂昭貴遷曰爾之先兄弟相讓何至當爾世
召仇讐而賊同氣討之可乎遷曰唯即與謝都統引
兵屯高遷山要其歸擊破之闔人赴水死者以萬數
蟻亡入闔始昭無子會貴遷親莫州防禦使延朗子
持符使廣西幸與昭通請遂以貴遷嗣自是有播州
者皆貴遷之苗裔也是時儂智高反貴遷倣漢攻南
粤故事適請纓欲自效於是入屯兵南川逢霧露止
舍而季父先已陰使南川鉅族趙隆要而殺之矣遷

官至德州刺史生三子長曰光震次曰光榮又次曰
光明震成名獨著瀘南夷羅乞弟反使使者乞師震
提兵往時闔黨宗太郎與乞弟遍遮其歸道震爲郤
敵大戰七日雌雄不決震使使者齎羽檄從間道趣
謝都統兵至武婁山會兵二酋縱騎横衆望見我軍
如自天而下皆股戰而栗逗遛反壁走我軍鼓行而
前而以勁弩射彀應弦而斃者我師益衝鋒斬級二
酋盡逃遂大敗走不能爲瀘患於是以震爲沿邊都
巡檢使震生五子男長文廣次文貞次文錫次文貴
次文宣廣字敬德少孤仲父光榮潛誅弟執不得奔

高州討欲藉蠻兵以圖危之廣爲人智而習于計適
齎使者書幣迎歸事之如初光榮復欲陰鴆廣廣祥
爲不知愈愛敬之亡何黄標儀盜發光震墓廣捕斬
之事連其弟理郭理郭奔高州蠻謀爲反會老鷹砦
猺穆族亦入寇文廣命謝都統討平之斬理郭俘穆
猺以徇塞上初西平徑視諸蠻尤桀黠廣出兵直擣
虎穴生獲之尋籌責而釋焉廣春秋三十六薨生惟
聰惟吉惟信聰七歳而孤育于舅氏謝石近近以主
少衆貳請光榮視堡事父之聰稍長榮復不忍嫉忌
之性迺以鴆陰置魚腹中事覺弗食榮復爲聰逆婦

高州紿與俱行至中道殺之又覺弗果榮迺會蠻曰
此土終不可得孰若以一州三縣千七百里地往獻
于朝乎於是詣闕請以輿圖進詔即其地建白錦堡
嘉光榮爲禮賓使榮既還度聰必郊迎迺使使者先
往京茗陰置毒于中隷人誤進光榮嘐之旋斃榮弟
光明怒髮上指冠迺夜以兵刼之聰出戰光明大敗
即奔蜀上飛文于部使者李獻曰惟聰謀不軌於是
獻定爰書請聰籓發丙平諸寨兵入播惟聰辭不服
大徵兵拒戰事聞詔奪獻官進聰修武郎左班殿直
賜金帶錦袍以慰藉之光明因亡入闔旋死居無何

椎吉復作亂殺聽二子衆怒共誅之聽復生二子長
選次逡選始立會徽欽蒙塵高宗南渡廼慨然有扱
復志務農訓兵以待徵調選爲人皆書而下士推擇
知名士爲塾師以課子閭四方賢士輒不惜金幣以
迎歲常以千百數頃之益士房禹卿來市馬爲夷酋
所捕獲選贖而客焉爲之給衣食者數載會歲大比
選厚餽遺遣還竟成進士選亦進武經郎生十有三
子而惟軫軾最賢軫長不滿七尺狀貌魁偉美鬚髯
居恒尤好山水常築堡穆家川是爲湘江已又築室
於萬泉畜虎至馴服歲時駕以出入遊人往往心異

之軫初無子而以軾纂嗣晚廼生三子長勳次㷆次
鼎然竟不易初議而以秉義郎政授軾軾尤篤天倫
乎初先據下州凡七傳至煥世治兵相攻軾使臧下
士猶泳往說之曰骨肉相殘夷狄之俗也上下揚其
初由一人而分于戈日夜相尋孰若講信修睦以復
兄弟之好煥頓額受命遂盟而還軾猶留意藝文蜀
士無賢不肖人人以爲親已於是請受廛宇下者結
轍于道軾後先爲之結廬授田由此蠻荒子弟多屈
首受書以攻文藝矣粲既當官管事尤龑貧褒而篤
忠貞歲時顓好習書少小常讀大學廢卷嘆曰此非

人生一行程曆乎必躬行之至乃可爾及長好鼓琴
投壺以自娛父之作家訓十章以訓子孫一曰盡臣
節二曰隆孝道三曰守箕裘四曰保疆土五曰從儉
約六曰辨賢佞七曰務平恕八曰公好惡九曰去奢
華十曰謹刑罰居亡何毋弟輝有寵于父幾奪其位
粲亦欲以位讓之因猶咏言得不廢會溪亦欽界
上粲曰柰何遣先人息壤乎即舉兵誅之歸獻所略
地賦于珍州是歲開禧二年也蜀帥吳曦反粲引兵
救之會曦誅報罷已進獻馬三百黃白金鉅萬且請
因曦誅大舉北伐以雪先耻上優詔答焉已又輸馬

三百于蜀帥事聞上褒嘉之粲愈自擴忠以報社稷
是時南平夷穆永忠阻山據公田粲舉兵誅斬之傳
首寨上又之南平[illegible]酋長偉桂秋父自立粲聲罪致
討敗其師于滇池斬首捕虜數千級獲牛羊鎧仗以
千數自是之後粲乃有志于修文建學宫興儒林儀
然與中土文物同說者以爲自設土吏以來未有文
武兼資忠孝兩全如茲盛也粲以武翼大夫卒於官
累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
賜廟忠烈封威毅侯生三子長价次佐次佑价英偉
沉毅有父風尤好學善屬文生是科貢未及于播价

以爲先人養士之謂何及請于上得歲貢士三人諭
於所部俗天性尤孝友常以郡政昇其子文得顯志
以養母及天下有變俗叛杆鼓先登不避矢石端平
中北兵犯蜀関青野原俗請于制置使趙彥吶帥家
兵五千人屯蜀口得解兒事聞詔授雄威軍復白錦
堡爲播州巳提兵伐夔峽斬將搴旂巳又提兵屯江
南北兵不敢犯西蜀遷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一
日大飯諸比丘趺坐誦佛經數語而終上有詔悲悼
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威武寧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
忠顯封威靈英烈侯是時北兵又窺江詔起文視事

文上書進三計語多不載後竟猶其計從裨將俞興
西征破之遷左衛大將軍從大將軍余玠北伐漢中
大破之從總管田萬屯萬山必勝堡卻敵北兵大賜
爵右武大夫從宣撫使李曾伯伐兵大小凡九戰破
之賜爵左武大夫從節度使呂文德諭北兵大首長
勿先率衆來降賜爵親衛大夫又以解瀘城圍剪烏
江寇賜爵忠州團練使從裨將劉雄飛戰縣壺破之
賜爵忠亮大夫巳又進播川伯食邑七百戶又進御
前雄威軍歲賜鹽帛著爲令文以咸淳元年卒贈金
州觀察使生邦憲倜儻有大節好讀史善騎射始冠

授成忠郎雄威軍副都統會臣寇入邊憲出兵擊破
之斬首千級捕獲坐口羅汝歸賜爵武節大夫巳閤
宥又入下邑憲引兵生擒酋長阿鮮拜利州觀察使
還左金吾衛上將軍至元十二年元世祖使使者詔
邦憲內附邦憲捧詔三日哭以播州珍州南平軍三
州之地降十五年朝正月詔慰守如故拜龍虎衛上
將軍是時播下邑黃平夔近荆荊之戍將欲奪之邦
憲發其姦詐歸復黃平十八年轉遷宣慰使十九年
闕役叛邦憲轉餉給諸卒擊破之憲亦旋病贈推忠
效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播國

公諡惠敏生子漢英字熙載五齡而孤二十三年其
母貞順夫人田攜迢朝正月世祖摩其頂執視良久
諭宰臣曰是兒貞國器也宜以父爵錫之賜名賽因
不花授金虎符龍虎衛上將軍賜金繒弓矢鞍勒遣
歸二十四年族黨構亂殺貞順夫人漢英哀絰入奏
上詔捕賊至兖州戮之以徇二十七年詔郡縣上計
播旁郡邑拒命漢英獨括戶口租稅籍進世祖大悅
加播州等處管軍萬戶二十八年拜漢英軍民宣撫
使巳又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成宗即位漢英入朝
者三大德二年詔漢英世守其土三年部蠻恭極亂

矣。蕭用兵，漢英言宜招諭之，不從。兵出無功，竟以漢英議始相繼降。五年，右丞劉深討南詔，道播，漢英饋餽不乏。六年，閩婦蛇節、宋隆濟反，漢英從楚蜀兵擊破之，縛蛇節，斬隆濟，進資德大夫，賜玉帶、金鞍、弧矢。延祐四年，黃平南蠻盧奔與新部黎貴叛，漢英宣撫之，二賊悉歸降，賜推誠秉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播國公，謚忠宣。漢英無子，以弟子宣撫使加貞嗣。加貞死，子都指揮使忠彥嗣。忠彥死，子都指揮使元鼎嗣。元鼎死，子招討使鏗嗣。始漢英喜詩文，及濂洛諸書，南北士負笈遊者，戶外之屨常

滿。所著有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內外集六十四卷。獨惜其書世不傳，而宋學士濂為之作傳，此事竟雜于武功內，何哉。又言妻田亦善詩，詳此觀之，楊氏之先，非獨以干戈顯也。

播酋楊應龍列傳中

明興，西南土吏以什數，而宣慰使楊鏗最大。鏗始祖端所奪故南詔地，南詔之夷以什數，而異牟尋最大也。當時韋皐為節度使，而後請入朝，廷引至宋，為大理。至元為白錦堡，未幾，旋復為播州，則其倔強可知。我　高皇帝即位五年，鏗人　朝貢方物，納元所授金牌及銀印。　詔賜綺幣衣物有差。二十年，被徵入朝，貢馬十匹。　上諭以守土保身之意。二十三年，遣子來　朝，請入太學。二十八年，賞有功將卒士凡二萬三千三百六十一人，鈔一十二萬三千四百四十

二貫。自是之後，或一二年，或四三年，一入　朝，殊無定期。然其人可屈指數也。在永樂、洪熙時，則有若楊昇。在宣德時，則有若楊欽。在正統時，則有若楊烱、楊綱。在景泰、天順時，則有若楊輝。在成化時，則有若楊愛。在弘治時，則有若楊斌。在嘉靖時，則有若楊相。在隆慶時，則有若楊烈。世篤忠順，大都盡此矣。始成化祝播州人何清、張琛等，伏　闕下，奏鏗不法狀，乃遣少司馬何喬新往訊，清等坐所　奏無驗，大不敬，伏辜。傳至大王父斌，固已忠勇著矣。嘗妄吞爐山之提幸　賜蟒衣、玉帶。斌死，子烈嗣。隆慶六年，烈死，子應

龍翩頃之逓大木四十本　賜鎮國將軍而從尤精於兵乎　今上即位以來往往以兵積功勞從征剿麻諸番先登多所斬獲　賜紵絲獅子衣一襲金十兩從征九絲賊乃卻敵斬首捕虜亡算　賜金二十兩從征楊柳濟卻敵先登斬首數十級　賜冠帶龍既後先受　上賞意氣甚揚揚然自得而又統蜀兵單弱遂起雄心於是往洪江洪江先是墳墓所處也迺修起祠堂置守冢戶已而僭飾龍鳳又用繡女閹人推擇斂好美女子田雌鳳為妾誣正室張姦淫磔殺之是歲萬曆十五年也居三年何恩宋世臣等師

衆上兩臺飛文告龍反都御史葉夢熊疏　奏總督李化龍明而背千計紛言龍實無反以開自新之路說者以為有孔明七縱七禽之風於是逮應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而以二萬金請贖御史張鶴鳴方敕問會關白發難又大將軍以羽檄徵天下兵應龍願待罪得東征都御史艾穆以聞　詔可行間聞關白已就僇又　詔龍逮至癸巳王繼光為都御史召應龍屬重慶王太守思南陸太守大會綦川鞫獄應龍竟負阻旂山而乃使其犬子朝棟就吏大哈以為彭廷祿方聚黨數百人捕伏道左計欲狙擊阿父

阿父故弗至於是陸太守奮髯抵几曰走何物么麼敢驁驁如是即勢何恩等還當將諸公卿廷議御史傳需則言九絲賊乃諸功勞又言松潘之役應龍嘗提兵六千六百人以應都御史李尚忠召不宜議勦而給諫張棟則言兩省異同不得偏執意見陳尚象則言遠方夷情不宜輕稱有勦吳應明則言應龍逮繫重慶者幾一年此不過一獄史縛之足矣柰何今日議調明日議勦而徒使彼首鼠兩端遂至滋蔓難關乎事皆下大司馬問狀而大司馬議以為使應龍畏勦而不敢抗勘問之法者寔貫賜有以震懾之使

播衆朋勘而各釋疑懼之心者寔巴蜀有以安定之言若相左而事實相成請使所司駁畧上詔獄　上從之居有頃葉夢熊復　上書請遣科臣會訊而化龍亦請　予告於是大司馬及御史大夫覆　奏詔化龍仍視事皆從長計議毋得推諉當是時夢熊竟決策請證其罪　上有詔詔撫按官便宜會治正法　朝廷為民除害罪止一人有脅從自歸者咸與更始不許貪功妄殺明年春都御史王繼光乘傳驄重慶與總戎劉承嗣議議分為三軍而以遊擊王之翰為一軍軍一萬一千四百人由武隆黃平湄潭而

入以副總戎曹希彬爲一軍軍九千人由永平緝麻
而入以叅將郭成爲一軍軍五千五百九十人由綦
江安穩松坎而入當是時協贊則馬湖同知秦應奮
汪京重慶通判趙世德監軍則副使楊佩訓朱熙洽
胡應辰盧一璘叅議徐桓董撫紀功則叅議顧雲程
楊信期月正上元後十道並出是日郭成及遊擊丁
光宇既行至石虎關止壁而苗長羅𤨏等三千人衝
鋒殺我士兵二人我上兵殊力疾戰斬首捕虜十二
級奪獲騎馬及衣甲器械亡筭而是時婁山關亦聚
苗九百餘人遏我軍而會管應鍾郭添倖等兵四面

而至斬關奪門諸苗皆逐逃我兵止壁白石口爲五
大營令稱纛以旗志招播降於是郭成軍馬蹶嚴而
使雷添貴提楊總兵備石虎關以通餉道使成惠提
孤壘兵七百餘人使丁光宇提仁懷赤水袁鏊兵二
百三十人備南溪口道平崖埋鄉臺以阻絕閒道而
應龍之衆固已爲餘而馬騎亦至千百數矣乃縱其
衆楊珠楊明何廷玉等繞營營中銳氣不衰皆擊刀
斗自衛韭婁山關曰石口距播可八十里法所謂以
主待客以逸待勞我師猝弗可當也而土兵王昳張
元器等相與謀曰寧不避石矢潰圍而戰我何至坐

而自斃迺使播酋翩翩大得志而去乎出挑戰播酋
益乘勝萬弩俱發矢下如雨竟叅斬王昳張元器而
去乃復使馬步苗兵圍我師而王都護帥鄉勇丁正
國管應鍾等力戰至晡矢石俱盡於是郭添倖家丁
三十人黃金甫家丁五十六人衝圍走竟莫知所終
而添倖亦被七創賴萬金良藥得弗死而士卒死者
則已盈野矣是時貴陽臺御史林喬相亦帥勇敢士
轉戰斬首捕虜凡四十三級安撫播男婦數千人已
奪據烏江關大會川兵川兵已罷遂班師而臺御史
王繼光適轉遷譚希思未到官營事乃屬御史吳禮

嘉劾　奏郭成丁光宇等失律法當治先是何恩等
七姓訟斃無故殺叔父楊煦妾金蓮及借征罔上阻
絕驛路賄賂公行諸臬長至是龍上書請死罪淹淹
臥病圄中子幼民疑上下蟲惑御史蕭如松疏可驗
彙臣何取如是而扞　陛下文罔也乃條　奏其宪
書詞多弗載　上謂朝廷原無必誅之意大兵一至
只合自縛軍門哀求免死令御史所報與本酋奏辨
順逆懸殊令大司馬嚴查具　奏毋事姑息而郭成
丁光宇皆革任待罪行間罰俸凡一年是後　詔蜀
以三萬金佐貴陽必欲兩省同心僇力得罪人乃已

於是貴陽御史薛寀茂　上書。大略言兵難遙度。且
蜀之至貴也。往返在兩月之外。而況貴陽實貧。有如
特乂三萬金錢。盡於一旦。蜀何以相恤。請罷貴陽兵。
於𢅥便。自是之後。臺御史林喬相。使指揮傀能。經歷
關大統。趙龍自就吏。釋繫民。毋煩大將軍旗鼓再麾
也。是時兩省已班師。而總戎劉承嗣亦罹霜露之恙。
請　賜骸骨以歸。給諫吳文梓。方論　奏。而龍廼益
慓悍亡忌乎。乃于海龍囤下。題其聯曰。養馬城中。百
萬雄兵擎日月。海龍囤上。半朝天子鎮乾坤。而又扁
其門曰。半朝天子。於是立朝棟為後主。而使民稱已

為千歲。太學朱嘉棟諸生唐顯絳。佐史張采等。稱為
莊主。專招致亡命。是時應龍則已一萬七千有餘矣。
乃以高忠元為僞侍。惟楊兆龍從龍等為虎兵。是日
郎帥任朝茂安阿留傅丹李仁賢等走湄潭禾嶠白
崖寨。已走三渡關。出荆條。至鵝公壩黃土墳。已走清
風水土崖。已走雍水黃平司。已走白泥草塘麻地坪。
所至略人產甚至焚燒人屋居。所不如意。輙殺僇人。
人之流離物故者以千萬數。已止壁湄潭馬腦青虵
囤。乃使酋長羅把事。王老虎。提苗兵千餘人。馬百餘
騎。旁偏山老君關而營。輙鳴金鼓。張旂志。銃砲如雷。

而我紅兵亦披甲。與萬縣之衆。平茶之師。竝稱慓
悍。龍因告監門曰。為我致聲河上將軍。趣散兵。不然
吾以數千百騎渡河。請得以頸血濺而矣。於是余慶
土吏毛守爵。雍水土吏猶鶴。草塘土吏宋世忠。黃平
土吏羅承恩。白泥土吏楊以誠。竝以其狀請命於臺
御史臺御史屬参議使王制。通判趙世德。司理譚汝
誠。守備蒲之良案驗。具如所請。林都御史曰。奈何事
關兩省。而使蕞爾一土酋。乃虔劉我五司乎。故事播
州及五司。輸豐濟庫。平越諸衞米七千三百三十餘
石。而草塘白泥雍水歲輸平越驛騎凡二千餘金。而

黃平尤應接興隆諸過賓。歲率以為常。今一旦賦役
之不供。驛騎之不具。則我鎭撫之謂何。廼與蜀臺御
史譚希思議。先　上書請　賜獨斷以蚤除禍本。而
希思亦　奏欲合力以圖安戢。大略稱引先臺御史
王體伏之請勦。王繼光之會勦。以為說。於是　上乃
詔兩省撫按會兵。多方設法禽治。　朝廷之意。惟在
禁暴安民。殲除首惡。以靖地方。彼中事宜。亦聽相機
處治。不必遥制。而繼茂堅守初説。乃行部安平道。而
所委官馬宗譚汝誠唐元亦有臺御史命。覘兵餉。茂
竟遵從臺御史。而参政使王恩民必欲從御史。御史

乃皆趨之從軍也是時貴寧參議使董懋招撫播男
婦二萬餘人臺御史恐以三百金佐撫民茂所費亦
如之意雅欲以權歸臺御史也於是上書請專歸臺
御史茂常建議議欲令應龍收捕諸拒敵者得除罪
免官而以子男朝棟爲土舍視事至是請比安國亨
獻王實等十四人嘗以金錢五萬二千四百二十兩
論贖也而給諫楊東明乃折衷於兩省之疏請特遣
大臣爲制置使然後播事可定頃廷推右司馬邢玠
御史右丞陳渠詔以邢玠爲左司馬往玠郎與大司
馬周世選議八事以請語在　奏疏是時車駕郎張

國璽上事劉一相其人有籌策可問玠因請爲贊畫
時乙未正月也應龍方使徐宗達攜四百金及酒器
首飾入燕爲何恩所執於是蜀御史王愼德　上書
言事因稱贊畫可罷大司馬見贊畫已在行間請以
張國璽轉備兵使得視蜀事而執金吾千戶劉承禧
太學博士楊景淳亦皆　上書陳兵語多弗載玠既
乘傳到官察見永寧酉陽及近日馬斗斛皆與龍通
姻媾而黃平白泥金慶草塘諸司仁懷赤水諸民父
爲仇讐制置使乃先以計剪其羽翼然後以檄曉譬
應龍大略稱引寧夏哱劉遼東王杲大同俺答宣府

史二官事覆轍在前奈何不鑒龍來我請以宣大事
待而以不死不然　國家懸五萬金不惜都指揮爵
得世襲購而頭檄到而蚤自善爲計吾必不而欺也
當是時七姓唯恐龍出得除罪而四方亡命閻匿於
其間者又幸龍反而欲因以爲利縣道文移往往輒
從中阻也左司馬復使使者詰龍所問狀而往來者
亦言龍久不肯就吏實恐我以一日出巢則貴陽必
乘隙而入有如奏民復提中道起是屬尚有可信者
乎以故龍不出左司馬即以檄撤綦江烏江兵已禁
論奏民勿擾示應龍毋疑懼是時播州一帶荷擁知

雲制置使廼以計擾其耕而龍亦漸有悔心矣而會
水西宣慰使安疆臣以父國亨捐館舍至京師請贈
而大司馬石星示疆臣手札令執之趣應龍出就吏
我必請寬假龍罪弗深治如言先是疆臣患痘拜鳳
氏常提兵萬餘人備險隘一十五所兩臺及制置使
常嘉其忠勤獨御史吳禮嘉以國亨與龍世好疆臣
乃益自書鳳即奉札至播應龍如聞而喜可知矣然
個者久之復疑疆臣乃以死請龍曰若必欲我出就
吏我請以揷血要盟於先王大父可乎龍拜疆臣亦
拜應龍給酒然變色少答對曰微君之力得保首領

敢不唯命是從會播州驛報王太守至龍即欲馳傳舍上議是先至水西與龍臣毋鳳氏謀謀欲出矣處龍爲人內深多反覆雖則欲稱兵圖大舉稍稍驟能和柔以詐人要以覊得不遜其天性也是日即以書止劃置使曰幸哀憐罪臣乃不以樂鼓令綁渠魁龍第從檻車馳致軍門惟將軍輕重布之願有後言嘗朝棟往重慶府七姓常執而欲殺之賴孫廷富救得免竟略其八十金而去已綦江令蕭林馳播而奏民何邦雞何汝仁等度龍必趣而前乃聚黨數千百人據服松坎西山頂鼓噪以疑懼龍亡何指揮使李光

祚及馬湖同知汪京檄至龍乃使族人楊茂龍夷人老宰等往重慶迎謁行未至播州驛老宰何還等一十七人皆被係已遞傳首以爲功龍欲甘心于軍法死無悔獨恐坐是死耳有如將軍辱一介之使儼然臨播而周之龍所願也不敢以請已亦使使者出撤戍兵散奏民檄示龍龍迺焚香叩頭稱謝如天之福舉族喜若狂於是使張維新周學文及其叔楊永用馳重慶龍實畏貴陽不敢遠去播迺請使者至魁山崖或綦江願爲龍盡便計制置使因與臺御史譚希思議即使重慶守王士琦詣綦江趣龍赴安穩案驗

甚明然後挾至綦江對簿琦迺屬綦江令及經歷揚維武李應春遊擊吳文傑宣諭龍龍聞乃使其弟兆龍舍把楊兆麟田良玉等百餘人至安穩治郵傳設儲偫郊迎漢官既至鼓吹樂作叩頭致餔資餼牽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親至安穩安穩故多奏民也使君幸枉車騎臨睨松坎使阿龍得吐肝膽披腹心因從車騎馳綦江使君幸爲阿龍告太守綦江令具知所言太守曰松坎亦畏所　奏勘地也即以五月之八日往松坎應龍果矜甲面縛降伏於道左哭涕請死罪太守問何以不至安穩應龍跪

起具言畏時九種十三姓夷猓皆以龍之故出彭水重慶對簿府庭中其後七姓公行殺略多無生還者縱夷猓無言龍獨不愧於心乎奏民方聚安穩龍何忍復出以冒觸其鋒哉太守曰何至是必欲往重慶而後府可爲汝論決斯事應龍膝行至前廡叩頭頭至地流血因哭泣請比安國亨國亨畏亦懼死不出出界上今安穩乃綦江所部地其下廣大龍請擇大木十圍以上治公館天使坐上座列贊畫司府左右於樊便有如天使尊嚴則請以贊畫偕司道往應龍因得甚罪人及所罰金具獻庭中何憚而龍不久就

此是時鄕大夫胡宗仁博士弟子尚好謙等。並謂大
守願如龍請。太守見爲綦江去播州可七站。去巢則
數百里而遠矣。廼移監軍使因請於臺御史及制置
使皆以爲可。於是臺御史乃以書奏期六月詔獄而
會天雨連旬。龍乃使使者。寬假其期會制置使乃大
怒。卽欲提兵往居一二日。龍廼請曰不至煩將軍斧
鉞也。纍臣躬至自安穩坐死唯將軍顧勿過督於是
總戎李如栢請以七月十七竝詣安穩。先是制置使
見諸生及何邦卿等群輩爲姦。託名呈揭。要挾亡已
廼籌責諸生而以邦卿繫獄。應龍疑懼。皆大釋。廼出

郭五里郊迎望見令旗。叩頭蹤起縛獻黃元阿羔阿
苗等十二人。巳出論贖金四萬兩。阿羔等亦具言白
石之事。實有之罪當死。而制置使及總戎郎因謬傳
以　聞事下大司馬石星覆奏。　上有詔念應龍先
世恭順而本酋亦曾効有勤勞。今旣悔罪自縛首惡
認罪。姑待以不死。着削去祖職爲民。伊子楊朝棟姑
以土舍管事。梟斬黃元阿羔等重慶市。是時薛繼茂
奏喬相輕忽者十。而林喬相奏繼茂妄者亦十。其後
給諫吳文梓則劾王繼光李應策則劾林喬相語皆
在奏疏。於是蜀兩臺大會布政使李士達副觀察使

易做之。貴陽布政使楊鶴儒。參議使莫脩及總戎李
如栢劉綖議以黃平草塘二安撫使白泥余慶重
安三長官使改屬黃平侔。故事黃平侔治獄訟賦稅
而五司襲替黃冊表箋貢馬。必須宣慰印符。宣慰多
以此難五司故也。初川東備兵使巡視播州察土吏
之賢否以報後罷給諫陳尚象請如初便。臺御史川
東思仁道皆歲以行州。乃欲于桐梓婁家丁山小溪
仁懷赤水夜郞之間建撫夷倅一人。而制置使請改
爲撫夷同知。因修起學宮。巳改東溪爲松坎遷司。
上皆從之於是論功行賞　賜邢玠御史右丞行左

司馬事金五十兩表裏四之。譚希思金三十兩林喬
相金二十兩表裏二之。　賜張國璽李如栢及安疆
臣金皆二十兩。而郭成丁光宇竟以祖秩貶二級胡
應辰王繼光貶一級。調王軒簡僻以給諫吳文梓劾
也。初嘉靖新卽位。　詔賜播州司儒學四書集註一
部此卽　高皇帝諭鑿以守土保身之意假令仰體
二祖柔遠之意改弦易轍身土至今存可也。

播酋楊應龍列傳下

明年丙申秋應龍復反居恒自爲天寶中我南詔異
牟尋常節衆二十萬欲取蜀爲東府何渠不若乎獨
患苦吾儕土首從中陰爲間非先驅除此屬莫可者
於是斬餘慶土吏毛乘雲楷磔其尸首足異處已又
殺喀餘慶草堪徧及輿隆偏鎮都勻諸衛已又遣兆
龍引兵圍黃平已又殺重安土吏張熹等而去其明
年春流劫江津縣損溪棋盤石諸所是年秋七月石
柱宣撫使次子馬千駟入播先是駟毋覃與應龍通
覃尤愛寵駟謀奪長子千乘爵與駟於是聘應龍次

女爲室遂因緣爲姦是禍所從來矣其明年春應龍
募苗爲兵大破減貴州洪頭高坪新村諸屯虜其民
衆畜産亡算已又侵湖廣四十八屯初奏民宋世臣
父李七匿偏橋城應龍覺提兵迹且至偏橋大索城
中得李及童男女盡車裂以殉已又令苗兵與婦人
交或對父淫女或面夫淫妻或掘毀墳墓焚尸復乘
風縱所焚尸灰四而飛蔽天或羸而四據發鳴鏑射
龍觀而大笑或燒蛇從陰戶入腹人蛇俱斃先是三
公勝自閩濟江夷猺忽懷異志引舟岸比呼謂邏使
曰乃爲我謂若主當免我科賦否則吾不以舟濟三

公怒睽目挽舟頓足嘑唏者三趨而前三公遂涉夷
獠爭擊牛酒爲謝三公剪帛繫獠頸吹水噀之帛或
蛇形獠伏地哀號誓輸賦不敢反三公復噀之帛如
初世傳楊氏能驅蛇殺人皆此術也其明年春督臣
李化龍以爲楊酋志不在小不亟滅之禍流非一方
也於是請蜀二十二萬貴陽九萬西粤三十萬閩十
萬楚三十萬廷臣見曩時寧夏費三百萬東倭費六
百萬今敵不止于東西之强而議餉如是皆督臣悉
心殫慮無所不至而亦無所不省爲國節財自古未
有如督臣者也疏入辛　報可督臣遂決策往征矣

乃令都護楊國柱經歷潘汝賢指揮李廷棟先以軍
軍牛塘何動定應龍即師朝棟兆龍及何漢良等擁
衆數萬人迎我師鏖戰我師奪獲三百落先是督臣
知三百落及天邦囤皆播之咽喉也以故命諸軍挽
其吭播兵强而狡多敗北詳逃遂走走入天邦囤以
誘罷我師微極而取之我師乘勝直搗其營楊都護
潘經歷李指揮旋被禽漢良執覩楊都護不跪怒髮
上指冠都護罵曰賊　朝廷何負于而而反乎吾頭
可斬此膝必不可屈于是梟斬都護等其夏卽引苗
兵十八萬人繞綦江以火炮攻城城下遂逮其令釋獄

囚，殺李百戶等二千七百餘人。是時黃七為謀主，以為孫時泰，智囊士也，今在長安，於是使使者陰聘之。既至，謂欲圖大舉，必先取重慶，次及成都，方可抗敵。應龍曰：不守近穴而取遠地，誰謂汝知兵者。於是帥衆四萬人焚東坡橋，已又攻黃嶄圍，殺略甚衆，所貴之間，蕭然苦兵矣。其明年春，應龍帥何漢良等，擁衆擊破龍泉司，守備楊惟忠遁走，鹵去土吏安民志、吏目劉玉樂等。初宣慰使宋承恩聘應龍長女貞惠，厥後應龍反，承恩告于兩臺，請絕婚以自明。應龍挈令楊明楊珠等襲擊之，逐繫承恩，多所殺略。是歲萬曆

庚子也。比之壬辰、癸巳，惡愈甚而毒愈慘。議者以為有南詔風。南詔與大唐分為二帝，大唐都關中，號曰西帝，南詔在滇南，號曰東帝。當時楊國忠為劍南節度使，欲天下兵凡十萬，使御史李泌討之，敗子大和城，死者十八九。今應龍自稱為朕，儼然復為東帝，直須時耳。是時道路流言紛紛藉藉，有謂欲攻綦南者，謂欲取綦子壁之故智而陰以攻我者，謂欲寇貴陽者，謂酋素與張國清等分為三道，而約輔旅山合兵者，謂為營管官瓛及三溪小河者。督臣按地形而普將將，以為人言皆不然，謂酋及且舉兵狗赶水，夫赶水至合江，近也；安穩至赶水，又近也；而播州至綦又近也。大氐犯綦合易，而犯貴陽難，宜堅壁以待之。願綦合延袤千餘里，帶甲不過三千人。於是請增參將員一人，將二千四百人守綦江；遊擊員一人，將一千三百人守合江；合舊將卒凡三萬人，誰敢復扞我疆圉者。給諫張輔之亦覆奏。詔如議。甲兵既具，督臣於是遣總戎劉綎，引參遊麻鎮等出綦江；總戎麻孔英引參遊周國柱等出南川；總戎吳廣引都護余世威等出合江；總戎曹希彬引參守吳文傑及宣撫奢世續等出永寧；總戎童元鎮引參將謝崇爵及土

吏隴澄李紹數等出烏江；參將朱鶴齡引土吏安疆臣等出沙溪；總戎李應祥引參將陳寅等出興龍；督臣又處偏橋。江外為四廂，江內為七廂，五司及九股苗在焉，以為不勦滅之，異日為西南患者必此屬。今且分為兩翼，乃以總戎陳璘引參遊江鵬龍等出白泥，總戎陳良玭引參遊王一桂等出龍泉，期以二月十二日十道並發。應龍悉以精銳屬朝棟等，從綦江入，繞九盤子，由南川而還。不意劉將軍軍接戰會暮，大風起，我師繞左右翼圍棟，棟自度戰不能與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圍西北遁走。時鮮有所獲，從酋

揚威武明督臣所出兵若雷風耳應龍等蜀之無不
股栗嘆曰異時漢兵不及此及此皆督臣神謀奇策
合我南詔八百年之智勇曾不能髣髴其萬一吾曹
恐不能不死顧與其殺而死不若戰而死死等耳寧
戰死可乎卽令袁守貴等擁衆出烏江渡銜鋒殺虜
數百人是時播中情形久已在督臣目中特不過爲
之發縱指示耳於是出當指指楠木三洞賊所爲三
窟也婁山關賊所爲前門也海龍囤賊所爲人跡不
能至天兵不能加也度酋勢旁必且堅塞前門奉頭
鼠竄于囤上坐自縛耳於是諸將盡爭走前門以爲

由前攻後易以爲功督臣亟下令令日不然夫後門
我易攻賊前門賊易衝我顧諸公不察耳是日大戰
于水牛塘擊破之而會諸客兵盡止壁關外先是督
臣與諸將約約關外宜招降謂多不可勝誅也關內
宜疾戰謂師不可久老也是時安羅洵洪三寨生口
以鉅萬數皆面縛請降幸許可而長坎瑪瑙長甦諸
囤陳璘亦已擊破之殺虜數千人於是酋父子計畫
無復之遁相率走海龍囤果如督臣所言矣時司理
高折枝請自將士兵直擣宮墻營旋入貞州貞州等
擧牛酒以犒我軍已而　等桑木關而掠之酋益惴

惴焉自知兵在其頸矣督臣又下令令諸軍四面重
圍諸軍雲徹席卷或以四月至或以五月至劉將軍
卽以六月初五先擊破十月二城明日又破大城應
龍偕愛妾含皇無所措手足縊死我師擊破囤斬首
凡數千級捕獲生口兆龍及朝棟等男婦凡數百人
檻車膠致長安請獻俘事下邢尚書蕭大亨議　奏
上有詔詔楊朝棟等梟斬應龍挫屍張世爵等謫邊
而以其地盡分爲二郡屬巴蜀者曰平越屬貴陽者
曰遵義是後論功行賞諸公卿以爲督臣萬世功當
第一而督臣則以爲此　上威武神靈所變化也惟

上有便宜行事不從中制之　詔故臣得以陽開陰
逆顚倒遊酋惟　上有同心協濟不分彼此之　詔
故臣得以調各省之兵權協三省之不足惟　上有
先斬後　奏先發後聞之　詔故臣得以約束諸文
武大吏惟　上有酌量調發另給權餉之　詔故臣
得以廣招多兵十圍五攻無不如意於是　上書陳
功內臣則兵尚書臣田樂戶尚書臣陳蕖兵給事臣
侯先春郎中臣張士敬外臣則都御史臣郭子章臣
支可大臣江鐸巡按臣趙標臣崔景榮臣宋興祖臣
王立賢監軍四川副按察使臣楊寅秋臣張懈參議

臣謝詔臣張存意湖廣則按察使臣胡桂芳參議臣
魏養蒙轉餉四川則參政臣張文耀副使臣史旌賢
參議臣劉一相臣徐仲佳貴州則參議臣郭廷良副
使臣洪澄臣尤錫類參議臣梅國樓湖廣則參政臣
詹啓東副使臣王應霖參議臣薛士彥任事四川則
參政臣馬朝陽臣王嘉謨副使臣蔡守恩臣顧汝學
臣傅良諫臣盧洪參議臣熊汝奇臣康夢相臣來三
聘貴州則參政臣王邦俊副使臣陳與相臣路雲龍
臣袁應文參議臣張文奇臣梁銓湖廣則參政楊道
會副使臣張喬松臣章守誠臣楊現參議臣黄齊賢

臣韓光曙臣張天德僉事臣林夜章臣馮應京督運
四川則布政使臣盛世承按察使臣沈季文貴州則
布政使臣應卓按察使臣易登瀛湖廣則布政使臣
胡心得臣洪有復按察使臣薛三才護運四川則參
將臣周國柱臣吳文傑臣余德榮臣王夢吉臣藍芳
威總戎臣曹希彬游擊臣李鉞臣羅星臣梅鍁武臣
任承爵臣司懋官都護臣周敦吉臣吳從周臣趙應
科臣封建臣余光顯臣郁賢輔臣程式守備臣周大
謨臣江萬化臣萬民英臣周以德臣劉承戩臣孔繼
祖湖廣則總戎臣陳良玭參將臣王一桂臣王鳴鶴

遊擊臣陳策臣江騰龍臣宋大斌都司臣吳時喬臣
于繼勛守備臣王之棟臣朱桂芳臣陳九經臣李大
諫把總臣白元絜貴州則總戎臣陳寅參將臣朱鶴
齡都司臣錢中選臣錢守禮臣莊志傅守備臣汪知
淵臣章志龍臣徐元宇隨營紀驗四川則大守臣蔡
宗憲同知臣史朝貞臣趙世德推官臣高折枝雲南
則知府臣黄宇推官臣吳天佐知州臣陳聖佐知縣
臣劉啓周湖廣則推官臣王應宣知縣臣鄧宏列臣
陳原道學正臣袁惟慶教授臣謝師啓隨營紀賦四
川則同知臣李廷謨臣王陞政臣梅燮通判臣劉之

瀾臣尹紹曾知州臣邵崇雅臣毛秉光知縣臣郭惟
屏臣楊應登臣葉世孝臣陳應試臣詹淑臣樂維同
臣寇克順貴州則司理臣張應選轉餉四川則知府
臣周茂鄉同知臣周作樂通判臣張堯臣臣甯時鳴
知州臣劉三樂臣李時擧臣段文郁臣華聯芳臣倪
伯奇臣戴仁臣陳敬衷同知臣李潤判官臣馮運大
知縣臣楊思謙臣陳大經臣吳位臣陳應麟臣何躍
龍臣袁熾臣黄日陞臣蕭宗禹臣周韌聘臣楊蕃臣
湯自强臣郭瀠臣陳王道臣潘應相臣潘廷玉臣越
應虞臣朱之杜臣何文臣王燧臣王敎臣劉鳴臣朱

宗望臣雷志學臣曾朝衎臣朱萬化臣顏業臣王藻
臣張明弼臣曾守嚴縣丞臣曹一科訓導臣馬瑞義
貴州則知府臣張陞璽臣陰銘臣江至道臣鮑獻書
同知臣徐廷級臣張羽鴻通判臣劉鳳儀推官臣趙
悅民臣楊應第知州臣龍將躍知縣臣袁尚紀臣蔣
楚元臣龔一鑾湖廣則知府臣徐應霽臣徐堯莘臣
沈子來臣何懋官臣馬承亨臣屠木峻通判臣彭世
登臣蔡思順臣陳桂芳臣陳和中臣陸枝臣沈育大
臣吳洪績臣潘思弘臣梅友竹臣喻繩祖臣朱瑩臣
喻政臣康阜臣胡汝政臣楊師程臣薛國用臣周仲

任臣余自强臣朱梓城守四川則參將臣金秉鉞臣
麻鎮臣蕭台都司臣季宗望臣葉常春守備臣保世
寧臣張本防臣陳嗣昌貴州則守備臣杜鶴鳴中軍
總督則副總戎臣楊登雲遊擊臣江萬仞指揮臣孫
光啟偏沅則遊擊臣沈弘猷貴州則指揮臣劉岳湖
廣則把總臣李正實諸臣或飛芻輓粟或攻城先登
或斬將搴旂冒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以致大捷惟
上裁察於是　賜督臣以下爵幣金錢有差已而又
追以死勤事者參政臣張棟同知臣張鰲通判臣楊
大烈知縣臣關宗聖照磨臣張居仁指揮臣徐登階

臣田賦把總臣張應元而督臣則尤傷居仁夙有文
望徵之戲下實資其智謀行間將與論議頗悉機宜
乃以蹉霧露客死豈不傷哉自古西南夷中我師未
嘗大得志即傳友德統二十四將軍軍止關防守正
統麓川之役提兵五十萬而後稍稍一縛之地勢然
也不獨昭代播非唐之南詔宋之大理哉當時韋節
度臯曾將軍斌潘將軍美王將軍全斌曾不能往正
其罪況郡縣乎楊酋流毒五司血濺千里覬南詔僭
焉督臣運籌決勝直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此
唐宋以來一大偉績也不閩以王新建遇之何哉獨

悲楊延昭楊文廣之崇儒楊漢英之著作皆一世之
雄也至應龍斬焉以絕惜哉世人不知延昭之初名
延朗延廣之初名文廣以三世復有文廣故諱之於
是稱引宋史而增以時事為之傳其世次存亡如此

貴州

安國亨列傳

安氏以四十八部數儸羅最大，妹弗爲郡蠢也，獨安氏號慓悍。嘉靖庚申，會　國家有大土木，亨以貴爲舍人賜冠帶，行宣慰使事。先是亨年少，叔父萬銓借襲，頗得民心。至壬戌，銓始老于臥這也，而以政屬亨。亨到官骨事中間五年耳，即與母祿氏提兵往烏蒙擊東川烏蒙守福榮者，謂亨母爲姑也。先是亨往烏蒙乞兵，榮不從，心竊惡之，於是以部屬女實佐室榮弟曰烏處，由此聚東川烏撒兵往擊榮，破之。榮奔宜

賓。　莊皇帝幸從都御史杜拯請，褫奪亨冠帶，令諭母散兵。方准奏，復亡何，亨怨榮益深，乃令烏處訟榮目襲。於是部使者以同知高曰化、守備王一桂、施武臣至木乃關，逮諸土舍東川則祿信、烏撒則安國正，與烏處對簿。處所訟皆文致其罪，不實。由此處竟居水西，與其悍僕路珠姪婦人，殺珠。珠弟阿落亦殺處，處乃死矣。亨復留其婦實佐，及其義男祿承爵，復訟榮殺處。頃亨實殺其叔信，於是銓妻祿氏疏窮及土同知安國孝，以其狀請大略，謂亨殺四峒千餘人，欲以永西叛屬貴陽。都御史趙錦、王諍於是後先請弓

矢。　莊皇帝可之。已遣給諫大夫詔獄，而令都御史阮文中以五章治之矣。亨免官，以于安民嗣。近還其後萬曆五年，又以的都朶你他與智訟亨，竟以的都及毛家寨二十四莊與智也。　上詔曰：令二酋感恩悔禍，各保境土。語在乜傳。國亨雖免乎，頗嗣居帝常藏。　上不殺之威，專欲立功以湔雪疇昔之役。嘗是時，賣羔堡有阿占，界首有阿散、阿崖諸盜偷阻山公行，桴鼓晝鳴，有司莫能禽。亨皆一切以檻車膠致威清平壩之間，盜賊解散。居亡何，水西酋長者普又犯十二營，鹵獲我土婦隴氏，而會備兵者吏奈一龍以

爲非亨莫可者，乃以羽檄示亨。亨竟逮捕以獻。由此民心益思亨矣。前是水西有阿列之酋，谷里有阿古之酋白歸之酋白繼之酋阿扯之酋，咸淸有阿捕之酋者香，有沙遮之酋阿白之酋，陸廣有阿列之酋阿虛之酋普也妻之酋，金鷄有阿遂之酋得充諸驛驛騎馬。亡何，大將軍安大朝提兵至大方，諸驛騎皆鼠竄。自是以來，道路不通，何暇治厨傳而奉諸使過客乎。亨乃亟爲舉廢驛騎，由此稍稍復辦。亨益令夷酋開墾，勸以農桑，察下貧者，亨必賦牛具種子。于是流夷自占而還者至一千五百一十八人，于時四十八

部酋長十二宗親一百二十麻葉永則阿體等皆匍匐告于都御史王緝御史馬呈圖以爲邑新被殘破而長官安民者年少爪牙皆洒綠簿以爲姦又盜賊蘇起人人自危願爲我畫便計復國亨冠帶令得行宣慰事如初都御史乃以其事下參政使史積文學使凌琯都護使楊桂議議以爲亨母始往烏蒙上父母冢道東川卒往來無它變也至犯罨益事亦旣案驗甚明而況龍場十六驛及豐濟畢節秋糧乃以屬一舍人誰從哉于是比烏蒙土舍祿崇故事請就本司得襲宣慰使往時備大方者使令皆議罷聽臥這

調度 上始復亨冠帶是歲萬曆庚辰也其後乙酉亨復上書請撤馬鞍山兵都御史舒應龍劾奏以爲亨獨奈何不疆場地乎徒欲盜負礦砂曾不思其下實川貴孔道而兼以茂林爲盜賊淵藪事在御史毛在疏史議以罰木請贖 上幸念征苗功曰吾今且寬之毋逮亨也亨竟以是時上書獻木四十株先是播州宣慰使楊應龍比彭世麟楊烈故事獻大木六十 上賜大紅飛魚衣一襲彩段二表裏至是 賜亨猶楊酋也亾何亨以爲運至涪州而爲豪舉何貴所略于於是都御史應龍案亨飾詞誑奏虛冒殊恩上下令奪其賞賜而亨迺謂都御史令貴撓奪于先而今以總運復阻絕于敝也非是其後給諫大夫常居敬上書請以亨下御史逮問案都御史疏是時方慮黃木漂溢乃使使者劉繡章在兩淮道奏運使也亨所言不實至冒稱宣慰使尤不敬於是翁披西堡事又見告矣雖然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亨亦危矣哉

讚曰

以余所聞貴筑諸驛騎馬皆充自土夷此誠得古者顧役意而民復以爲不便者何哉使者結駟連騎炫燿于道而民猶不以時繇役也戒之哉戒之哉余獨

嘉亨能辦龍場諸驛騎乎至從走卒行徼道上令盜賊不敢入吾界此又不可不謂優于才者矣亨奉法循理亦可爲治何必殘忍哉

安智列傳

安智者萬銓子也先是大父萬鎰爲水西宣慰使而以一日罹霜露死而會子仁幼夷民願借萬銓攝事頃仁春秋長當嗣銓去官久之仁又罹霜露死而會子國亨亦幼夷民復願借萬銓而以智覬織金阿架事矣頃國亨春秋長當嗣銓又去官去臥這終銓世數年淹乎亨始以嘉靖壬戌到官晉事乃與吳瓊吳阿妻若姊通計殺安信信死兄智乃亂語在效忠傳是後夷酋阿二藍四老二李小節及阿弟阿約亦阻虎場皆并稱兵矣而永嘉人王諍爲都御史德化人

蔡廷臣爲御史乃請大將軍安大朝提兵往正其罪行至陸廣河而以都護梁天麒直擣大方則國亨及母福氏亦先屯朵泥橋矣乃以其弟阿弟至水西驛鏖戰我師疾鬬殺夷酋以朵楊生阿烏等數十人阿弟復戰疾力殺我師我師竟敗北走當是時水西谷里威清奢香陸廣金鷄諸驛驛騎馬皆畏兵遁逃而歸智鄄傳空無人語在給諫溫純疏是歲隆慶四年也都御史阮文中御史鄭國仕議以參將何自然宣慰宋一清郎馳告亨約法五章主謀者獻殺信及將卒抵罪將軍令智及疏窮皆食故土乃亨免官而以子嗣而汝如令得貰避矣亨對曰幸甚願就吏是時亨亦引兵至西溪綠泥狗屎崖青㟍林止營而先以阿弟及王實吳瓊吳彩務卒惡卒何高王時邦阿古皆從與來獻巳復出王承詰王承爵吳珂王之相赫茂材姚廷七日盡於是唯將軍輕重布之於是以六千金贖務卒惡卒等罪以三萬五千金贖殺信及將卒罪然水西之戰實戰時急兵卒由浮橋自相奔騰赴水死亨自以爲無與也自是之後智居阿隗織金疏窮居臥這而智子國貞行夷目事亨子安民行宣慰事並居大方頃令臥這大方各建守備一人敢

奸旗鼓者斬書奏　莊皇帝皆可之亡何亨所部阿撒沙拱阿朋阿豆殺智卒四人傷一十六人而智亦引蔺州永寧兵擊亨納白寨竟弗得往織金也而携其母疏窮闕匿沙窩必欲得亨所部的都朵你往矣是歲　上元年也都御史則龍溪人蔡文御史則遵化人楊允中乃下都護使高金宸麻哈守周希賢詣木空河累日情不得兩酋皆未輸而去其明年秋亨所部阿沮阿架又縱火燒臥遮公署於是都御史羅瑶御史孫濟遠闓智欲以臥這所部架那阿冬華以朵織金所部花隴羅華晉沙窩易亨的都朵你也乃

下同知高任重司理常正和治請戮亨不可去已又
下郡守李濮亨又不可去當是時智賞吳鶴駕主之
亨亦輒阿箇主之而況智所部龍坑岩頭白岩米手
花柳鴨且諸寨方招難秀斌唐老謝改童之屬以爲
羽翼而擇兵又在黃麻凭五阿沙墻翁江河之間乎
智所恃爲無恐者類如此於是布政使羅元禎按察
使林烶章李與善分守使林舜道劉世賞兵巡使楊
啓元王恩民文學使凌琯大會廷中雜問先治吳鶴
輒阿箇猶問吳瓔也亨始獻旳都及所私毛家之寨
可尾之寨大南之寨王莊之寨張三墻之寨豆紅崖

之寨沙鍋之寨增福之寨阿葦之寨阿郎之寨黑寨
之寨蔡官之寨趙家之寨滿穆之寨乾河之寨梨兒
之寨高坡之寨陂花之寨陶家之寨凉水之寨北王
之寨左王之寨右王之寨鮓隴之寨皆請以爲智終
智世而後我還也是時都御史何起鳴御史秦特吉
具如吏議它一切亨所訟智狀皆以無驗置不問乃
當亨等罪許入穀贖於是亨一千石智三百石阿盟
以下皆輕重有差　上乃詔二酋感恩悔禍各保境
土二酋皆北鄉叩頭載　天子明德而去是歲萬曆
丁丑也始智與亨發難時實皆我漢人亾抵于夷幸

二酋有變而得因以爲利于智則吳鶴駕阿磨安順
等于亨則吳瓔吳阿輒阿箇等往往借交豪貴圖繪
象貌甚至潛伏長安上書建章託名賄賂私充橐橐
離折人骨肉亾問矣誦在御史毛在疏余獨恨事既
定輒阿箇猶不欲撤兵而令王八寨聚黨至五百人
聲爲吾不伏智乃欲從以逭阿遂乎嗟哉此反側子
幾盟我二十四寨事也

讚曰

以余而觀永西事智不借永寧爲撤路壘以爲援烏
足以當亨哉而吏議謂亨所具造皆屬無驗倘亦有

徼意乎禮有之兄弟之仇不反兵智即以力小而求
援于永寧無不可也而乃以土地之故然則智豈不
鄙乎哉甚矣其不講于吾禮也

奢效忠列傳

奢效忠者永寧土吏也與水西安國亨世通婚媾而效忠親安萬銓子堉安智安信爲内昆弟矣亨起而覩事也常與吳瓊吳珂妻若姊通絶幸愛之令百姓謁瓊等皆跪起叩頭如謁亨瓊等由此益慓悍動欲以睚眦殺人於骨肉兄弟之間何問它乎隆慶中安信常有罪於亨亨當信得輸馬贖而會珂有騎馬善又色白信以爲可中亨驩乃以賈易之獻亨亨知其爲珂馬也復以給珂由此信益怨怒珂常仗劒欲斬之已召姊夫卜麻必覺語曰吾必欲殺兩人於公何

如卜麻唯唯而會夷目阿三所覺即以聞于阿五阿戶矣亨恐信先發禍必及身乃與吳瓊吳彩王實議議召信信至佯爲後園方馳逐野兒偕信入覩信既入即使使者執而僇之於是先以其事就吏曰信實謀亨乃爲亨所使阿戶所僇也而信有兄曰智即馳以告效忠效忠于是提兵至大方擊亨縱火燒邑居及　詔命多所殺略而去而亨亦提兵往蔺州擊效忠焚其邑居及　詔命祖爾亦如之是後復還兵擊鎭西兩家殺略大相當當是時兩家並在會城而亨所部勒普革普豆得劄果底感宗務驢白非皆去亨並亾抵於忠而忠所部阿租罵雍沙邪者抵者隋者頗褒遮班鳩阿宗又皆去忠並亾抵於亨兩家部落各去又相當而獨亨與智獄事幸以都御史阮文忠請遂寢亨得稍稍自觧也於是效忠悽然傷懷者久之以爲阿舅信既無辜死當不令亨獨得生竟晏然亨邑入之奉乎於是以吳鶴駕謀上書文致亨罪下所司對狀于蜀則屬江安令覃汝光合江令譚位于貴陽則屬指揮何世勳李官兩家皆不欲就獄吏對簿曩者忠所請實抵讕置辭亨於是以爲效忠非人也自是之後嫌隙益開效忠乃又提兵擊亨隴華

阿保壁塔黃土坎石灰窯等寨又擊阿磔阿餔而亨亦提兵擊忠鷄廠構皮水嘩宋打鼓等寨已又擊渭河沙溪兩家輒殺輒相當皆不能克效忠以爲吾所爲孰與女儼然自稱侯王偕播州楊應龍遂行劫略事乎亨曰與應龍相仇殺者實女女迺以誣我誰信哉於是並就吏而會鎭雄土舍隴清身至畢節請爲兩家解難而事已詰曹矣是歲萬曆丁丑也巴陵人羅珽爲都御史蒲州人何汝成爲御史在蜀内江人何起鳴爲都御史南鄭人秦時吉爲御史在貴筑而以其事屬兵巡使李江王恩民兵備使羅向辰大會

層臺雜問、皆以爲兩造實無驗、至所擄獲金寶諸什物、兩家亦既相當、何乃喋喋而佔佔、絷固何當乎、於是當效忠國亨、罪不至死、顧是時。天王聖明、諸公卿等無遺筴。公等何不自喜、而爲此不軌、以扞此文罔爲也。乃比故事、得以牛百頭請贖、贖凡一百五十金。它所執獲阿租罵。及勒普等皆還案。先是敘州判朱尭、貴陽判高珍。方在層臺治。請獄。乃召亨母祿氏。及效忠男奢崇醴禮、由此請謁母。母好謂禮曰甥奈何以干戈累吾兒子曹也。于是忠以七十金給亨。請治渭河諸公署、而亨乃以牲醴祭告于忠先大王父

靈也。君子曰、而翁即吾翁。神其吐乎。

讃曰

東粵不常相攻乎。武帝使謁者臣汲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辱　天子使者。以余而觀嘉靖初、隴壽、隴政事。水西則佐壽爲撒則佐政、政爲撒女冲、叔所出壽、水西女冲中所出也。且謂我甥者吾謂之甥。何乃罪奢茵哉。今第以一獄吏治之足矣。汲黯如有味乎爲水西言也。

王之佐列傳

王之佐者、商州人也。又名守斌、少失父、寡家貧落魄稍長、剃以醫卜爲務。欲糊口西方。佐爲人靈明、好鼓琴、諸藝無所不通、尤精兵法。常慨然有大志、里中諸少年常侮之曰、若爲醫卜、得無饑寒、足矣。佐笑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嘉靖末、自以曉習太素脉爲名。行遊巴蜀。會白蓮教反、佐欲入其黨、事覺、遁逃入關中。已走鄖陽、登武當、以爲此可以號召諸士兵矣。先是佐有金神劒充符、欲以嘗試諸士吏、顧未路耳。而會武當道人曾光、道士僑天瑞、及太湖人鄭士韜、靖

江人雷得鳴、劉洪、南昌人張一穗、高安人傅珠一。武崗人歐陽業、靖州人劉宗文、嘗相聚夙有異志、及見佐喜。佐見韜等亦喜、曰、悔相知晚。于是出二符示韜等。所載皆讖語、語大要言土吏得天下、怪不載。韜等即坐佐東鄰、執弟子禮、師事之。號曰三臺眞人。而佐亦號韜曰雲峯。它皆易名姓、有號。乃作起運天書、屬剃剛王三、相與別去。而是時曾光名最著。曾光別號暘谷、莆田人也。聲音又似江西人、身長瘦、西赤微鬚。三丫骨、額上有一大黑子。歲時冠唐巾、穿藍袍、繫黃絛、常手執豹皮、以自雄也。於是屬斌往常德、韜往靖

州靖州賈邦奇石自高方爲諸生夙有異志鞱行間遇奇乃微告以故奇喜偕往高所議議頗堅是日即立奇爲從約長號曰三才眞人高爲副約長號曰名世眞人鞱乃以黃蠟造璽曰太乾太極皇帝之寶付奇前是丁丑彗星出鞱等常大喜曰此天賛余也乃躬往水西而令邦奇自高往永順保靖奇乃以天書圖像屬楊時貢往也事覺時貢爲湖北使使者所逮使者迹至奇家果得大乾起運書如貢言矣奇就獄於是鞱欲往泗城佐亦欲往車里猛密先是蔡天爵陳納與鞱習祈禱都淸彭副使使使者執天爵等來

獻已於都勻土舍楊治安所生得鞱而佐竟奔亾黔中矣亾何都御史何起鳴使都護張奇峯兵張文部索至黔中行間遇佐逮之箯輿膠致貴陽與邦奇之佐並棄市乃繪曾光面貌大索天下是歲戊寅也明年冬靖州生得劉宗文王三武岡生得歐陽蒙湖北生得楊仲魁即曾光於是楚臺御史王之垣御史郭思極請於　上亦以檻車傳貴陽就吏後臺御史王緝大會楚臺輕重當宗文等罪以讁宗文故諸生陽蒙故太學生也事下御史大夫陳蚧而當宗文爲民楊仲魁陳大勳等適邊陽蒙竟以爲求醫梟得贖初

鞱等與邦奇約曰吾以一月起水西而下鎮遠子以一日起永順保靖而出荊襄大會于秣陵登極然後以一使守徐州之險一使據臨淸之倉我聞鞱行至貴陽見兵衞甚設輒自焚毀妖書去也諸臣皆叩頭誦　陛下神武如是夫

讚曰

王制曰執左道以亂衆殺此輩乃自古有之矣王之佐起閭閻奮荊棘徧袒一呼而從者至數人欲有亂多見其不知量也俗傳曾光術至高豈誠善幻乎不然郭御史疏即稱仲魁即曾光矣而御史大夫又言

招稱大勳即曾光何也當是時江以西大盜楊靑山久著名而楚所捕楊廷俊乃亦號靑山異哉

苗坪夭漂諸苗列傳

苗坪夭漂其先皆累苗之種居于湖貴川廣邊與者亞兜足恃山林以爲險然二寨入漢必道者亞過泥蠻付郎江口而行也自古弗役屬漢其俗男子逄頭赤足短衣長褌帶銀圈以飾耳謁貴介必執銀鐲其女子則服花衣花裙面貌皆醜陋獨多力慓悍性率性而行我漢人往往亾抵于其中佐之以亂小不恐輒行攻擊稍喜則吹蘆笙唱蠻歌大自綸快也戊寅冬夭漂人阿㚑等三千餘人詣長官金篆所願輸賦役比編戶氓請刻木爲信於是都御史何起鳴下兵

邏使蘇愚問狀而屬指揮郭懷恩及篆往行至者亞寨會苗酋阿斗等聚黨數百人阻絕往來者令勿通而鄉導趙成高乃由丹彰間道得馳往夭漂矣亾何苗坪人黨銀等十餘人亦詣篆所猶夭漂所稱說也皆以者亞閉關謝絕吾等吾等恩欲見漢官儀顧未有路耳奈何當是時王緝爲都御史乃使使者溥責阿斗急以爲阿斗故我編氓何至[illegible]路不通徒自奸我旗鼓爲乎阿斗引其衆二百[illegible]叩頭服實有之以爲斗等故平定吳永熙所[illegible]養善牌都保王華尚留誘執我我遂去平定而歸兩人兩人令提兵殺

略我我是以閉關不通願自今復允熙所矣使者還報於是下吏吳養聞萬鍼王一麟及劉招桂議議以者亞屬都匀或旁近氣袍乃請于都御史及御史馬呈圖皆以爲不可允熙居弱又無事權今往詐也此必有主謀于其間者復下吏案驗得吳允熙實獨山土吏蒙天眷戚也阿斗志在借諸蒙兵以報華留此漢人夭金貴及張受教我我妄也乃逮捕夭金貴及張受復與傳致都匀由此者亞一十五寨至四千人猶屬養善牌如初于是開山通道令苗坪夭漂得送奉貢賦到寨殿殿不絕也歲輸賦凡二十有四兩五

錢始使者在撒毛時夭漂具言吾五十七寨不下一千五百五十八戶男婦八千六百六十人以歲時之所入輸米一十二石四斗貢馬二騎苗坪亦具言吾九十九寨不下二千五百五十三戶男婦一萬五千七百二十九人以歲時之所入輸米二十四石五斗貢馬四騎歲輸輸平越倉貢酋長請符驗千布政使以往如故使者許諾請更以漢冠儀及華名名其牌曰歸化令載都匀府版籍當是時寨中[illegible]生齒以上盡皆跪起堵下拜送使者至平定司夾[illegible]從行前吹蘆笙唱蠻歌響呼而馳行洋洋也大司馬方逢時以

其書奏。上嘉遣人歸附。所司撫綏有功。賜何起鳴王緝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蔡懋等十五兩。萬銳及金綵十兩。王一麟五兩。是歲萬曆庚辰也。於是苗坪立都保一人。通事二人。頭目十人。寨長九十九人。天漂立都保一人。通事一人。頭目五人。寨長五十七人。而以指揮一人。軍二十人。嘗從把總巡徼塞上曰。將軍令。毋匿亾命。毋動小忿。敢不如令者斬。

讚曰

書稱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來格。今　天子御極。豈不七載乎。苗坪天漂接踵而至。殆與二苗何異。而說者謂兩寨山多田瘠。且馬非其土。性不習矣。何哉。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胡爲交于唐虞之廷也。

毛吳隆長牛阿田諸苗列傳

毛吳隆者。永寧苗寨也。長牛阿田者。普安苗寨也。其下多深箐嵐瘴。得恃盤江以爲險。隆慶初。長牛阿田諸寨。出劫白鄧魯打罕廣三屯。我指揮使陶興。持斧逐捕之。中流矢。死于野。殺我佐史周寨。居久之。毛吳隆酋長光寨。光見。光印。光論等。攻剽羅召華。張斌匡廷鑾。殺羅顯奇等五人。略畜產金錢亾算。斌與廷鑾等。皆戍安南。議欲請于　陛下。幸命大將軍梟斬光見。永寧市。然後吾等稍佚哉。於是阿迷寨方仲入等。即爲斌治一介行李。大率一二百有六金。斌既治裝行

有日。乃以奏。[illegible]屬劉世元把其陰重罪。而使斌於是上變矣。是歲萬曆己卯也。前是都御史王緝。御史馬呈圖。下分守使林澄源。兵備使余一龍。治。於是屬普安守蘇乖印。帥土舍龍池。往長牛等寨。永寧守趙文禎。帥土舍羅承宗。往毛口等寨。光見等聞兩太守至。皆負弩矢出郭迎。叩頭願將軍幸哀憐吾等小人死。請輸貢賦。比編戶氓。毋及。始斌上變時。以光見所居在五龍止京箐林間。宮室輿服。皆擬王者。出入張黃蓋。樹幡幟。擊鼓。號爲雲陽王。體貌甚魁偉。耳垂肩。手過膝。巍然一丈夫乎。由今觀之。乃苗酋居山郭間。椎

埋爲姦。此不過鼠竊盜偷。何足置齒牙間哉。斌等妄
愚無知。以爲書不上。吾何辭于方仲八金。乃誣光見
以不執。因迹挂普寧兩太守受誣。斌無道至此乎。乃
以斌調永寧。以廷鑾調烏撒。明年。咨既至。大司馬方
逢時。給諫光懋吾。皆以爲都御史議是也。

讚曰

婁敬脫輓輅爲漢高帝定西都。事。然亦隴西戍卒耳。
張斌幸得見　上。假令能爲天下畫大計。則衣帛衣
帛見。衣褐衣褐見。何論戍士哉。乃所奏若此。於張斌
徒妄庸人耳。悲夫。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余終

不願以戍士得上書。誣兩太守也。

也香狗場者亞答于鷄賈甲多列傳

也香狗場者。貴陽苗寨也。與者亞通婚媾。酋長老頂
宋本我編戶。既歲比逋負。往往侍高山以爲險。漢使
至。輒走高山。鼓噪甚至出罵詈語。使者還報。有司莫
能禽。於是號召亡命。及諸叛逆有死罪囚。并皆亡抵
于頂宋。亡慮百數。頂宋乃僞立官號以自雄。出入建
旌旗。樹幡幟。白晝大都之中。劫人而奪之金帛。曰。若
爲奈我何。是歲萬曆癸未也。於是兵巡使馮時可。詹
貞占。鄭秉厚。皆聞于都御史劉庠。御史傅順孫。請以
羽檄徵宣慰安國亨。宋德懋兵。及紅兵。並往正其罪。

是時。參政使則周舜岳。按察使則彭富。而以屬貴陽
守周一經。及萬鐃。霍藎臣。時乃糗糧。得給食不乏。於
是裨將劉招桂。楊雲程等。生得老頂宋凡九十人。斬
首凡六十一級。事聞。　上賜劉庠金二十兩。紵絲二
表裏。安國亨金十五兩。劉招桂。宋德懋金十兩。白雲
鳳等金五兩。即令梟斬老頂宋九十人以徇寨上。曰。
敢有亂者。有如此刑。

者亞。都勻苗寨也。先是苗坪。夭漂。送奉貢賦。到寨上
獻。見我邊吏。請往。者亞酋長阿弖等。閉關。令監門勿
與通。於是都御史御史使使者薄責之。始通道。語在

苗坪傳阿斗始故平定土吏吳永熙所部也永熙弱
乃爲都保王華尚留所誘去已華與留好殺傷又復
欲歸永熙我邊吏弗從不去也故事者亞一十五寨
不下四千人歲輸賦二十有四兩五錢是時阿斗阿
韶樂三等歲比不入自恃與狗場眼悶笎城又答千
通婚媾得藉爲聲援迺厚集逋逃聚黨數千人奪居
土司銀鐺漢吏專以殺略爲務所邊即道左墳墓斗
等必剖棺而鞭之何問它乎於是都御史舒應龍御
史毛在令緣邊卒及土吏楊治安蒙天眷安國貞安
文所卒疾鬭斬首捕虜一百九十八級俘獲阿韶阿

斗等五十五人我兵張先阿東等死之是歲萬曆乙
酉也　上以大司馬張學顏議論功行賞以舒應龍
功最盛賜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劉庠張㵾次之賜
金十五兩一表裏張奇峰洪邦光又次之賜金十兩
彭寵蘇九野又次之賜金八兩梁楠又次之賜金五
兩是歲也罷樂平吏目加麻哈州州判一人令居樂
平司西以養鶖者亞羊場落邦江邊餘羌河樂戶西
諸苗皆自屬焉

答千鷄賈甲多者皆都匀苗寨也先是嘉靖初岩梅
苗犯塞備兵使張庠擊破之其後復叛殺我土吏王
宜而會備兵使劉行素及都護楊一芳提兵征正其
罪答千于是願比編氓輸賦得緩須臾毋死而　上
已即位二年矣其後答千寨阿其起而者亞江外諸
苗從之四年犯都匀倉奪其印我委吏贖凡四百金
七年犯都匀衛獄執阿益阿引獄吏贖凡二百金九
年犯甕把蠍乍甕頁滕溪諸寨殺常委等九人虜男
婦六人牛二十八頭十一年犯樂平司十二年黨者
亞諸苗犯塞語在者亞傳十四年土舍吳楠于國聘
見爲阿其蠶鷙阻山公行恐一日禍且及已願以答
千鷄賈甲多都定崖埋請屬蒙詔由此緣邊立宣威

營設把總一人而以蒙詔佐之答千一十三寨歲輸
賦三十九石中間答千輸十石者爲令于時阿其引
者亞戕苗團營並鼓噪曰阿地誰令而營居中乎阿
其爲人内深次骨與者亞引繩枇根相爲低昂者亞
未靖則陰叛以黨苗之奸者亞既靖則陽款以緩我
之師反覆不可測居常常以龍鳳綸什物色尚黄出
入張華蓋鼓吹震邑中蒙詔常使使者阿邦老亂問
秋稅事阿其度使者至先以血釁門令勿通已乃與
鷄賈甲多阿寶阿遮阿由阿鳥斗留阿略鐵仰枯高
閉胖同亞仔阿璢阿里豹央者眞羅傷居冀諸苗擊

牛酒爲誓。嘗欽犯邊而去。是時莫惟全阿中。及昔元
阿泰。方轉粮粮。行間遇其等。其等殺而奪之。蒙詔勛
且至張奔寨。而張鳥先以牛五頭給所殺者妻治棺
車費。已諸苗鳴金鼓出寨。逐我兵。我兵莫敢誰何。去。
先是阿虐阿逢羅友阿荃等皆爲其等殺于道左。奪
所牽馬牛。至是道路不通。稃敢畫鳴。其等遂劫我歸
化哨也項亭長巡徼。至答千阿狀。而會阿其。先陳陳
兵河上。瞑目張膽。廖亭長甚至出罵詈語。亭長無可
奈何。亦去。其等竟引兵至指揮楊威百戶華聰莊。殺
略老勒老金等八人而去。是歲萬曆十大年也。獨山

土吏蒙天眷。請于都御史蕭彥。御史趙士登。願自治
糗粮。滅此苗而後朝食。我不煩絲邊半馬匹矢也。于
是天眷提兵二千。由獅子口入。蒙繼才及天叙天寵
提兵二千人。由板竹寨入。蒙天祚天祿天倖提兵一
千人。由擺茶寨入。孟科竟提兵一千人。由甲鳥入。蒙
詔提兵一千人。由崖埋入。王華提兵數百人由穀堆
入。乃使孫道見陸金禮。先至答千。詐言漢欲聯蒙詔。
令以宣威營地還阿其。因立阿其爲酋長。令阿其往
阿其於是驗樂邦牛場刷往來者言。言與道見無異。
卽與阿賓阿遷等前。而我孟科竟及蒙詔兵。則先捕

伏北賀路矣。其等行未至五里。阿河上兵四面起。百
子鳥嘴銃銃砲如雨。其等欲馳還。我兵疾力斬阿其。
阿賓胖同阿遷阿鳥鐵仰枯斗留阿略兩智頫陋等
首十六級。項之。我師引兵直擣阿其巢。疾鬭。斬首二
十四級。捕獲二人。乜皆奉頭鼠竄往大河。赴阿死者
甚多。奪獲龍鳳旗志諸什物亡算。我兵獨羅秀王宗
死于陳。是日也。天大風雨。飛塵蔽人面。晝晦。我兵皆
止壁答千。期且日。日出。幾舟而度。問雞賈甲多乎。而
會阿由者。具先欸塞歸降。於是盡以鳥蒙詔。得罷兵。
是時雞賈寨黎仲文所部甲多寨羅仲儀所部。至是

與堵蛙當井斗坡甲樹蛾白。稱馬及答千崖埋。一切
唯蒙詔所調度矣。事聞。 賜都御史蕭彥金二十兩。
紵絲二表裏。都議使楊寅秋副使蔡應科金十兩。都
匀守姜奇方金五兩。咎麻判段守成等金三兩。初蒙
天眷征答千時。恐辟渠雞場阿羅張奔諸同寨。乃以
文告往諭之。是時覺城鐵黨及歸化諸寨。皆遁逃閩
天眷兵。册援皆自占而還。得安堵如故。君子曰。火炎
崑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如猛火。蒙天眷於是乎
可謂有制之兵矣。

讚曰

余覩也香狗場砦千者亞皆都匀一帶諸苗也迺㕡聚黨羣輩爲姦椎埋攻剽鳥鈔求飽抑何不至也然鷄公黑石之事莫能芟薙之何哉嘉靖初大將軍劉寶張岸始執楊桓而京觀之嗟乎古者杆不穿皮不蠢則不出於四方馭夷亦方此意要其人不要其土可也

銅仁龍木恰㒵走夭諸苗列傳

龍木恰者小橋營熟苗也先是主計者賜恰冠帶覩寨事辛巳冬自謂犬馬齒衰乃以其寨事屬子倈老而傳矣頃叅議使秦舜翰給粮賑倈弗及恰恰奪之遲令龍三兒轉乜寨倈通貿于翰翰下守備使李應南應南使使者李一陽逮捕木恰及龍黨蘇等於是一陽以檄見恰恰令黨蘇等鋣鐺漢使已乃逐之曰走此自我家事如有復我者則我請以烏難諸寨蹂蹊漢邊疆也是時舜翰先已有定畫聞應南語語木恰大不敬至欲遮殺漢使於是令銅仁守林傑司理沈森出粮賑與僧人市示吾無殺意也頃使裨將徐汝登陳天祐及酋長㒵老犍詳爲給籌與恰曰吾以此爲阿翁息爭不亦可乎恰以爲然乃詣應南應南詰問恰恰怒髮上指冠乃拔起舞曰吾安能屈膝就有司對簿乎遂與黨蘇等鼓噪欲殺應南應南執覩兵勇任祥任祥疾力執恰等十一人繫銅仁獄居四五日木恰及黨蘇瘐死獄中亾何龍化龍羊山引川苗攻孟漢焚其邑居已圍繞塲帶哨曰漢無故殺我苗我苗來爲恰及蘇報仇耳於是都御史王緝與御史馬呈圖議以都護蔡兆吉齋奉旗牌令就降赦

諸苗罪不死諸苗由此解散其後都御史褰秦舜翰
李應南徐汝登罪于是舜翰罰俸三月應南坐法免
汝登下御史問狀從大司馬方逢時請也
吳老天者羅舍寨生苗也地接楚鎮筸蠟耳大山諸
苗蟠牙幾千餘里天乃與其男吳龍遠及宗盟吳老
柯吳李保吳老利寨居中先是漵浦人張把高楊恩
清尚天祥盧溪人吳老虎下里人楊武楊再興五寨
人黃牯牛水德人苟朝隆苟朝祖後先亡抵於天甚
至自竄爲奴天勢日益重而崖口狗腦坡諸苗又佐
天等亂乎是時陳策爲將軍常持斧逐捕盜賊得苟

朝祖楊再興而逮之諸論如法老天於是乎有怨心
矣而會阿酋下水酋長龍老朋龍老貫田老師聲欲
攻天天聞遁逃入箐中老朋獨生得張把高妻向氏
及楊申兒張景旺尚午時保譚興榮五人先是天負
朋等金錢久弗與朋等竟囫畧向氏去竄之是歲萬
曆乙酉也張把高乃具造于前御史毛在以爲酋長
吳順文吳立使吳二哥吳老天等實糾苗爲之矣事
下叅議使張克家兵巡使應存阜問狀于是守備王
一麟以文等坐巡徼不如令令鄧索楊申兒五人得
除罪亡何文等獲譚興榮尚午時保來獻而楊申兒

爲龍老求所買張景旺爲龍角馬所買矣文等度獄
急不可已乃送奉八金贖還也是時老天自言願贖
向氏去會黑潭寨苗吳小老天亦自言願爲老天大
索向氏諸寨中去久之向氏並不至把高以爲將軍
陳策受取苗銖兩之姦乃欲質策策惡把高言妄也
於是執吳小老天及劉天用潘三張通等并皆馳羅
金寨呼老天老天卽令吳老虎楊再興等五十人將
天用及潘三楊曉張學通等劒殺之老天獨躬斬陳
策已再興復鞭策屍數十以策爲將軍時常榜掠我
數十也於是都御史舒應龍御史趙士登檄諸寨毋

匿天等敢不如令者斬居亡何諸苗龍割耳等後先
捕獲吳老虎楊武吳祖保楊再興吳小老天並就獄
先是吳老虎自竄於吳老天吳祖保自竄于吳龍保
旣爲奴矣嗟乎人奴之生女安得爲斬將搴旂事乎
當是時吳老天黃牯牛苟朝隆尚亡人楚大山崖巴
入錦朶山我裨將陳天祐追亡逐北皆生得之復與
來請死其後大司馬張佳胤請以吳老天等梟斬銅
仁市

讚曰

銅仁十八寨其咎異苗裔耶何其與之繁也嘉靖中

龍許保吳畧苗尤甚我將軍石邦憲提兵擊破之上功八十級於是議建總督一人然非所謂芟夷蘊崇之終復能殖嗟乎人言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撤席卷後無餘災豈不有味乎其言之也

彭必信列傳

彭必信者卭水人也先是土舍楊光春行長官事必信與楊再朋陸政文窺春貪乃佐春頭會箕斂百姓由此思爲亂多亾抵于梁上巴野六甫鬼計諸苗寨阻寨公行剽以摽掠爲務是時施秉令鍾伯節議欲請免春屬漢春所部莊凡三十有六寨凡七十有二春聞即單騎馳莊寨紿言漢兵且擊若等請以五百金贖若等死於是諸莊寨皆如約春乃與必信等瓜分矣於是都御史何起鳴詗知其狀下都清道逮捕春繫獄居亾幾何春瘦死獄中自此之後請以漢經

歷劉試到卭水晉事已立青冉顯莢尾四哨每四戶推擇壯兵一人卭水四百戶戶不下二百人出爲兵凡不爲兵者佐糗糧三斗亾慮一百八十石每鹽月人一斤有八兩皆廩食餘稅銀四哨令土吏何文奎楊應東袁朝憲王朝掌之而又以精兵五十二人營居中常從裨將徐軻巡徼諸哨久之必信趣與再朋等惡新法以爲漢官晉事吾等無錢用計莫若與十五洞洞長約約爲吾等治裝因請于　陛下吾等能爲諸洞所矣是時諸洞方患苦新法皆以必信言爲是於是洞送奉叄金大率苗銀四十五兩信既至長安

卽上書大郡以爲已野六甫梁上鬼計諸寨酋長喬
喬苗女喬苗柴虎苗高艮等數百人阻山公負樹旂
恚鳴金鼓焼燬七十餘寨殺男婦五百人而指揮使
陶啓忠索土吏楊光春金錢弗與中光春以危法卒
于獄事在危急唯　陛下幸哀憐書奏必信廼大悅
以爲吾等有辭于諸父老矣乃揚揚伏馬韮而歸也
往謁郡守王一鶚令縛之送獄乃召諸洞老議以爲
必信所奏喬鶯事此在萬曆初孰與今日顧若等不
利漢吏乃假此以爲口實計欲恢復土吏故耳不然
若等所患苦誠以兵餉戶賦米三斗過甚府能爲若

等治之直易易耳何徒自苦遠伏　闕下而爲此無
驗之辭乎故事本司歲給白亜鏽米每洞月八斗凡
一百五十石乞於平溪驛剩餘徵二十二兩此皆可
以足餉毋勞苦諸洞諸洞皆叩頭以爲便可施行於
是都御史王緝乃以信等坐法杳于大司馬方逢時
是歲萬曆九年也始信等在長安時洞老李樂正常
致聲信等愼之毋妄言妄言恐隨坐今果然矣

贊曰

以漢官視土酋事其在庚辛之間乎是時　天王聖
明人臣奉法遵職之不暇信乃欲持吏長短因緣簿
書以爲姦豈可得哉卒與禍會危光春幾自危矣嗚
呼毋爲福始毋爲禍先吁可不戒哉

皮林苗吳國佐石纂太等列傳

吳國佐永從諸生也幼負驕鷙長蹈不軌居恒往來洪州草坪等數十大寨遂勃勃有雄心見爲皮林與九股接壤山川險阻可因而成事於是師皮林諸苗反始播燹難時皮林嘗助逆已而播滅皮林尤恣毒黔蜀遂攻永從縣會新令李宗周未到官破其城燒衙舍殺僇千餘人擄獄囚而去是歲萬曆二十八年正月也偏沅都御史江鐸檄知李指揮楷智勇乃推擇楷備守道州先是楷請以征播之旋師便道一勦除之臺臣務高其議須之鐸乃以其狀疏奏奏幸報

可皮林諸苗圍而殷棄可知矣是時支可大撫湖廣郭子章撫貴州皆有威望而御史宋興祖以爲撫臣提兵入楚檄于分功不爲應援檄于坐視議移兵鎮遠語在奏疏明年春正月乃遣總戎陳遴止壁伍開衞而會皮林諸苗屯聚潘老巢及賴洞岑朝諸所道隘者只六七寸長者僅數十里隔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苗又鑿斷潘壁使我師不得攀援而上我師益疾力期以二十八日登旂纛於是總戎李遇文宣慰彭養正從羅寨入遊擊董獻策從孔園入都護沈弘猷從小柳村入指揮陳

九德遊擊陳策從水井堡入分道並集旦日鼓行次落蕉山而會潘老諸酋引衆萬餘盡爲牛首陣所接必觴我師大相掌距連戰數十合先是守備李楷嘗探虎穴深得其根株窟穴所在爲之窮其情形而又知苗酋獨畏我火器遍徹以告諸偏裨諸偏裨銳砲並發烟焰蔽天已又將鈎石榴大瓶拋擲諸酋多被傷墮隊未半坑谷盡靡碎餘悉逃遯走奔入箐林我師追亡斬首數十百級奪獲器械不可勝數遂直走潘老寨留賊盡奔逸我師亟奪其險據彼腹心自是而攻它寨如建瓴而下矣旦日始出兵搜山行次白

冲逕道逢千餘苗屢戰董獻策斬首五十級沈弘猷斬首四十級彭養正斬首二十級總戎李遇文兵至合擊賴洞岑朝二大寨破之苗衆奔北如初我師復以二月初二進攻盧長山破之梟斬首豪楊滿金以徇生獲龍貴才吳寅龍檻車膠致軍門初三日都莫順洞諸寨據險以要我師我師攻至六特山廣衆數十里皆石阪馬不並騁車不方軌遊擊董獻策守備白元絜冒險衝鋒斬首豪韋海艮萬等首三十八級奪獲器械甚多是時獨患苦洪州苗其下多深箐中間僅通一路濶五尺許苗亦恐漢兵倉猝至伐大樹

稜巨石以阸其險初四日進攻草茲草茲近楊屯野
洞地容諸寨且爲地龍塘必由之路諸苗旁山多設
陷阱草地徧樹竹籤以爲漢兵必不能至矣原之先
鋒行至地容果被籤傷足都護沈燦守備朱桂中軍
郭啓時引土兵數千而以指揮王家棟王可久督之
逐步拔籤約七十里許直抵賊巢賊望見我兵皆懼
䰟反踵走走上山巔矢石交擲如注把總熊應韶帥
戲下士韓天龍冒矢石而上梟斬酋豪一人而把總
何日明張廷崑兵亦至鳥銃弩矢如雨我師斬捕首
虜九級生獲婦女九口午二十四號初八日進攻將

洞兩山將洞者吳國佐所據也破之生獲酋豪萬田
守備李楷明而習于計議攻老皇上而各賊先已屯
聚岑鬼坡矣於是帥偏稗李遇文呂應暘陳九德由
屯洞分道而進而以進擊董獻策沈弘猷守信洞信
洞別名甘坤𡑞所謂銅關鐵寨也李楷獨肯任其險
且危者一軍皆驚乃以初十日仰攻信洞諸賊滚木
檑石傷我兵千餘人於是止壁列陳而營斥候士百
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旦日日出諸營銃砲齊鳴
火烟燭天我師猿攀而上諸賊應接不暇遂破其寨
是時諸軍皆畏憚信洞不可破今破之易如反掌此

楷之力也營中比之飛將軍楷又引兵攻赤沙諸寨
惡苗皆屯聚于坤山四壁懸崖飛沙滚木楷恐諸兵
畏憚令以木牌蔽體而又懸數百金爲賞我師一鼓
而進連破其圍諸險寨既下旋可圖皮林矣皮林自
知兵在其頸皆相率奔龍頭貫洞山巴又奔高茶山
各樹重柵堅如泰山四維將廣西總兵李如樟兵亦
至乃以二十日進攻石矢俱下難以前進於是亟以
火器拋擲銃射兼施諸苗被銃死者亡慮數千百人
我師隨斬關破柵諸賊殊死守一柵將破復樹一柵
支以大樹屏以板木堅守如初旦日楷與陳九經引

精兵數百人猛攻南隅李顯九經被石傷左面奮擊
不衰諸軍乘勝從南關而入遂破其巢生獲酋豪吳
國佐石纂大金董四吳海周艮等斬首五百八十二
級龍頭貫山悉平是役也副使王應霖紀功參議魏
養蒙張天德監之而轉餉則屬之大方伯梁雲龍於
是都御史江鐸以其狀　聞　賜總戎陳璘以下金
幣有差始九股苗與皮林苗結連今皮林蕩平結離
而請比編氓此固　皇天子威武神靈所變化然諸
將校僇力同心不可誣也

讚曰

以余而觀皮林諸苗既建文臣以撫之又建武臣以禦之然衞廚楚而府屬黔犬牙相制豈不偉哉顧諸苗以槃瓠之種夙稱梟獍殺傷我將校虜劉我人民負山依險倘非李守備先授地形胡能建此鴻功乎語曰狡殺獸兔者功狗也發縱指示者功人也此可以喻飛將軍矣余獨謂萬曆初伍開之變擾我疆埸者非苗也軍也自是議者以黎平亦屬楚然與否與

雲南

鐵鎖箐羅思諸夷列傳

鐵鎖箐者姚安夷寨也其寨猓玀野夷居之自古弗役屬漢弘治中稍稍屬土同知則姚安高鳳姚州高椿然歲間以一人主之亦無專屬正德屬州高鵬嘉靖又屬府高齊斗斗坐法免屬高鵠鵠死斗子欽嗣欽死子金宸嗣然當欽世而後鐵鎖始專屬姚安也前是逆酋鳳繼祖謀不軌欽乃與其弟鈞黨祖因以鐵鎖箐屬高小三掌之小三欽悍僕也即使箐賊出犯蒙化以為祖應其後祖既就僇它一切脅從皆勿

治鐵鎖諸酋由此益慓桀亂是時賓川有赤石崖之酋螳螂之酋古底之酋烏龍壩之酋雲南有大波那之酋你甸之酋和甸之酋楚賜之酋各左之酋木茶喇之酋大松坪之酋羗浪之酋金且之酋俄打喇之酋小茶喇之酋大姚有剌摩之酋歪寧之酋摩只之酋苴只之酋摩朶喇之酋小赤石之酋阿你喇之酋瓢苴之酋此皆與鐵鎖地接壤皆多僰人猓玀無藉屬也諸寨皆引繩批根以為黨毋異志酋出略則川賊引箐賊而為其鄉導我征討則箐賊藏川賊而為逋逃主環鐵鎖村寨各七八十幾千餘里廣而箐刀

嶺奮過瑟倒馬砍亂石坡諸所出沒亦三百里皆石
徑縣巖深澗大箐險祇可馳一輕騎往漢使人其中
往往逢巨竹叢林多迷惑失道終莫知所往而彼人
我漢地可四面至地平獨北北勝州金沙江欲渡舟
屯東西南姚安洱海大羅諸酋皆得提干戈直揚揚
躍馬而馳也羅思始故起自火頭火頭者漢言渠魁
也先是百夫長羅勳快屯兵赤石崖常勃勃然色動
動欲王曰吾欲王南中可乎於是仰視天而俯畫地
度鐵鎖所居天下精兵處也卽欲馳往恐事大僉卒
起言反則羅思羅華等此必以我爲狂妄沮吾大事

罷計適得巫人李仙子善爲妖幻術惑人徵使視箐
中望氣因謂羅思等曰箐中有王者氣此必有興者
當制南仲矣羅思闚望氣者言果大喜以爲吾而王
誰當王者乎而會勳快方與家僮治弓弩藥矢亦以
此時見遺思等於是復大喜曰吾得此人事可就矣
是日羅思羅華等十人卽自稱孟獲二十世後當世
有南仲乃立爲冲天鐵而十大王拜楊桂三等爲相
子撒等爲大將軍造符鑄印陳兵出入儼然若一王
者云於是以羽檄馳告大姚賓川等郡令縣道傳次
聚牛酒犒軍是歲隆慶壬申冬也備兵瀾滄者吏周

汝德乃不皇請旗牌竟徵兵七千人募兵二千人往
正其罪無功坐擅興師旅貶秩一等於是都御史鄒
應龍新視事卽使偏將軍楊州鶴偵諸羅酋狀鶴既
至三紙三紙多爲諸羅酋所殺賂皆免冠徒跣訟諸
酋罪至公庭者數十百人鶴具以實告都御史僂然
傷懷者久之會歸江緝獲諸酋亦攻徵江城殺郡守
奪印及千戶陳虔書奪其郡印而去于時都御史與
御史許大亨先已決策欲正羅酋矣乃佯謂所司往
召羅酋歸降毋興師興師我必先緝獲亦須冬盡春
瘴消而後可圖也都御史爲人多智發姦摘伏如神

尤習兵事有奇策神密設欲征則先示撫已撫又征
令兩賊皆東西候伺我不吾意然後吾將軍一旦操
甲介馬到營營中賊久已就縛至戲下請斧鉞而所
過界上亭長尚不知大兵涉吾地矣當是時姚安守
楊汝允以試事至謁都御史都御史問撫賞事允曰
羅酋頃頗靜息前收捕舉引者人楊大才等案之罪
立具諸酋由此解散僕慮以爲兵可罷也都御史憮
然陽應曰諾心實不欲太守言乃語裨將胡瀚曰太
守豈以爲誠可撫邪前事太守新到官經略夷事操
史使已親信人質賊中今率徒黨來請謁因以爲聽

撫皆索重賞去此掾史與夷故等夷朋黨皆殷勤甚
備一日上官移檄欲捋斧逐捕輒先告諸賊賊遁延
我所使使者或瘦索急夷官遂借捕亾命報仇指示
仇常劫某有姦藏送獄所司不知藏皆出夷官手頃
鞫獄必以姦藏給所被劫者此所被劫者實賊黨特
陽借證驗仇者罪於是夷官復與賊分姦藏反得利
揚揚甚愉快去乎凡所請皆詐太守幸中賊計吾意
欲使瀚為間諜往因察道路險隘恐無因乃令畫工
繪二圖皆勸善戒惡之狀付瀚往瀚即單騎到姚使
高金宸召羅思等見於平川思等傳欲瀚釋戎服請

吾寨而見瀚從而羅思羅章等八十餘人竟披堅執
銳前言曰如必公撫我我終不令漢官得役屬我手
瀚於是惡思等見漢使倨不敬且好大言度此屬終
不能下人下人詐也乃復于都御史亦決策請兵矣
頃千戶胡尚賢亦自大姚還具報羅思等請歸降都
御史謂為此必土舍給若等言若等毋妄言妄言誅
矣尚賢叩頭服實有之即召偏將軍楊守廉議議以
為吾前所謂撫非實特陰以計中賊賊請撫詐乃亦
欲陰圖我而以討裴邊乎因檄使守廉治裝行幸邊
我於永寧秘之我佯言若實使永昌也已使武舉周

詩省祭趙臬以羽檄徵武定苴郡兵是時癸酉十月
十四也與期二十九由紅古底喇叭箐入貢鐵鎖敢
不如令者斬於是都御史以器械盛橐中付掾史皆
佯為商賈既十道出然後下令行昆陽晉寧安寧等
郡以觀水利都御史竟以十七日謁郡中諸長老先
生因出廣威門馳安寧已至安寧守康則又徵使州
守李東華治驛騎都御史復馳海口郡中尚鼓吹鬧
圖如故或謂都御史往昆陽或謂都御史自昆陽還
皆不測而都御史已在洱海矣先是都御史自賓川
來雞鳴發駕不得食饑餓至莫入守康所始得食會

州守胡崧亦至入康內室見謂都御史在因大驚跪
起曰願請湯鑊之誅都御史謂寤之勿發第為我致
聲大羅衛諸公皆微服私入謁有令毋使騶從得泄
也頃使指揮吳邦往赤石崖設公館而調高熈兵守
之從胡瀚請也是日張星所募兵亦至都御史由此
壁赤石崖其下東接鐵鎖箐南連使打喇北至金沙
江西通龜山毋喜廚賓諸寨乃盜賊之衝也都御史
以中軍居其中而以副使湯仰為將軍軍大姚備南
道僉事田汝弼為將軍軍賓川備西道土官高承祖
為將軍軍金沙江備北道乃以奏記約征南將軍沐

昌祚屯底莽以備莽雄道又命苴郤武定兵由東入
以拒賊東走道指揮張棨則提鄉兵壓截于松坪下
令賊四面無所往是時土巡檢得祿設筏在一泡江
待我師我師獨李朝臣調北勝浪渠番兵三千人未
至復使百戶饒世恭由赤石崖歷殺人坪度金沙江
而往它一切皆以二十七日並詣赤石也都御史既
微服馳輕騎至忠順坡其援多大樹樹上矢集如蝟
都御史驚問之故從者曰山後螳螂川箐賊每出劫
過此必人發三矢於大樹上皆中則出利不中及中
不及數者悉歸土人傳為打箭坡往殿表不死此樹

下乎於是令趨行因使吳邦先提兵過東山偵胡腧
等邦聽畢恩言請辭時都御史方在微行置不問旦
日日出以大將軍建旂鼓登壇稱大將軍於是裨將
李春華李經張誥郭德全既授事畢乃令軍中縛吳
邦胡尚賢戲下並榜掠之一百以尚賢泄軍機故也
其後初二日大將軍始服戎服乘馬提兵登東山望
箐中環山皆賊巢低佪者久之曰賊自是平矣即令
匠建一坊手書之曰平賊嶺以為山鎮云於是所將
卒夜山捕獲生口五人銷鑄以歸居二三日諸路兵
既皆四面至乃以初六日吉服帥將士祭旗纛之神

如法而會胡腧等執四楊獻德來獻即下令斬其首
以纍旗鼓已布軍令令裨將盧雲章宋周詩趙臬提
武定鄭郡兵一千六百人苴郤尼繼光兵五百人由
紅古底入而以大理判孫光祖監之胡腧王思問提
姚安高侖宸兵一千三百人北勝章講兵五百人由
內小井入而以雲南令劉仁監之李朝臣李中行提
北勝高承祖兵一千人浪渠向朝用兵五百人山羅
溪入而以姚安守胡崧監之陳合劉紹先提鄧川阿
榮宗兵一千人由一泡江入而以大理推官劉朴監
之它若三岔白草樹乾海子雞足山鸚鵡郎等地此

皆殺賊所必走道也因下令三姚賓川諸軍皆深溝
固壘以待而大將軍自赤石分三道於是腧等攻阿
寧喇喇鮓摩羅奈烏直葦歎朵喇賊姑寨次甸頭直
標鐵鎖川先登破之斬首二百餘級捕獲生口三百
人俘獲男女牛馬器械無算朝臣等歷他坡寨攻鐵
鎖箐郤敵斬首一百級捕獲生口二百人奪獲男女
牛馬器械亾算合等歷甸尾寨進攻鐵鎖箐卻敵先
登斬首八十餘級獲生口一百人奪獲男女器械無
算於是酋王羅革羅思等率其眷屬遁遯走山後岩
洞中饑餓死及赴金沙江死者亾慮數百人它復走

鷄足山鸚鵡郎如故以何李朝臣挑李仙子張福慶
執酋王羅擒快後先來獻先是張詣等攻河頭村圍
新邑歷沙泙村擊破勦快寨斬首五級捕獲生口五
十七人獨勦快自盤口走鷄足山已又從鷄平關出
大理且日我師大索諸箐不可得於是大將軍案福
慶故號義民令釋之得捕勦快以贖死頃勦快復入
盤口往來山障間一日伏大將軍帳後能作室上滚
石聲驚軍中軍中復欲執福慶於是福慶竟逐捕得
勦快也大將軍令令詩等提武定直却兵以二十九
日由紅古底入攻鐵鎖是日詩等果擊破革摩野芝

納按喇的栖喇結野力大小喇只摩諸寨直擣鐵鎖
川斬首二百餘級捕獲五百餘人牽獲果男女畜産
器械以筭其後又以武定兵搜蒙戶甸殺人坪底摩
一道直却兵搜河底甸尾盤口箐一道斬首大窣四
十級且日又集徵兵乘滕狗土官庄其間山箐險惡
餉積如山皆有名號酋長居之傳聞此庄藥矢尤毒
人每一發輒能殺三人我武定兵紐甲寢戈弗畏敢
深入賊乃出一人接戰傷我兵十一人於是我勇士
阿托前即刎斬此一人頭狗庄中庄中皆股栗以何
我援師至遂得故首王相國楊桂三將軍子撒來獻

是時十二月初二日也乃使諸生王晉錫張學往蛛
螂古底川諭降降者於是二千人始胡瀚渡江時頗
聞俄打喇小插郎諸寨皆聚黨忠順坡以截我師歸
路已使裨將李湛然捕伏偵之而河底箐土官庄蒙
戶甸殺人坪甸尾底摩躲避箐等酋果伏在赤石北
他利摩古底螳螂俄打喇小插郎大柳樹村矣江郎
等酋果伏在赤石南皆有狀于時螳螂六火頭號為
八百人古底五火頭號為六百人皆土舍高熙所部
熙乃陰使百夫長羅鳴鳳佐之以亂瀚等旋禽熙及
鳴鳳于三岔營於是以高金主遞徼事羅鳳領張福

慶為百夫長二川皆屬赤石營拿之自此始也其後
又帥兵搜矣江郎大柳樹村破之斬首一百級捕獲
生口一百人牽獲牛馬器械以筭搜鷄足山鸚鵡郎
破之斬首數十級是時瀚等率佽飛之士在忠順坡
橫草行四十里既得賊逍路皆攀援而上先登獲其
酋王羅華等逋夷者人全啎三等皆檻車傳賓川屯
多墮巖死其後鎮南南安阿雄兵一千人復捕之獲
生口三十人此纍所謂小插郎賊也于時俄打喇猶
能以憬桀聞未獲捷於是諸生進而詣大將軍並跪
起再拜以為大將軍賀大將軍曰此　陛下威武神

靈所變化也。臣何力之有。已諸生請修實居白塔市。以伏龜山塔。諸葛武侯所建也。且日大將軍詣龜山。以爲諸生幸而語之。日龜山毋喜實脩西門戶。艮是。以故嘉靖中赤石立娩安判一人。專以逐捕盜賊爲務。其屬土舍娩安一人。北勝一人。雲南縣一人。分爲三十餘哨。而皆以六郡良家子戍之。當是時。鐵鎖箐外甸羅宗朶喇只苴鞅只摩臓姑他俾坡章谷排紅古苴黑鷄苴旳務喇以俄打喇各左等寨。則屬雲南。赤石巖嵖鄉古底龜山等寨。則屬北勝。建者已無遺焚。大將軍萬從諸生請。爲之修起僅頹兩巳。頃命開

池以通水泉。民王令賴其利。是日也。慶雲于龜山南。又捕獎夷三十人來獻。大將軍遂以是月二十二日歸。三軍皆凱歌以歸。事聞。　上賜鄒應龍金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殷應踹等金十兩。劉模等金五兩。其後給諭陳渠覆諭之。以爲曩所斬捕實三百餘級也。初往來者言。箐中有妖幻術。能令人迷惑。又多技巧。皆能舞雙刀。上下山如蜚。及執李仙子。果能使巫鬼預言吉凶。又常易分更者聲。以亂刁斗。勤伕亦能令屋瓦作滾石聲。大驚人。此必仙子教之。無疑。曩嘗將入箐中。見一白衣人。持弩立巖上。雲追之。彼乃攀援而上樹。趨走殆如風。三軍皆以爲絕類猿猱也。

讚曰

羅思羅勤伕。自以爲孟獲後。稱王。豈不以爲誠雄哉。及大將軍登東山。至孟獲墓。因破勤伕巢。令得逃。儀亦有武侯七縱之意乎。旋禽矣。思等皆不及孟獲遠甚。余獨嘉鄒司馬提兵六千人。入虎穴。未嘗不壯其勇。及閱賓川事。往來皆饑餓不得食。則又未嘗不歎曰。古者軍井未成。將不言渴。軍竈未炊。將不言饑。凡爲將當如此。

別者電記來阿烱矣兌諸酋列傳

別者電廣南夷寨也國初納樓人普沙從　高皇帝征伐積功勞賜沙爵副長官使食邑於納樓茶甸司世世勿絕沙薨子喜嗣喜薨子旦嗣旦無後星嗣星薨子安嗣安薨子銓嗣銓薨子崇正嗣星起而嗣也曰吾以吾三山北寨食世父顯因傳陂南紅衣黑廝諸酗不亦可乎亡何星不幸物故子安尚在襁褓中顯乃鹵獲安陰欲圖之於是諸百姓執顯請獄吏獄吏當顯罪至死會赦徙貴州頃顯復遁逃歸奪尾喇孔及五畝水塘二寨而寨殺已有萌芽矣嘉靖初安

薨子銓嗣顯又帥其子朝宗殺銓强奪其印而去是時銓子崇正幼悼乃與其母訟顯等無故殺我父奪印於是顯普宗又坐法徙騰而宗妻沙希遺腹生阿乃請得食乃竜寨頃崇正長阿乃亦長崇正得嗣阿乃得紅衣黑廝曰尾喇及五畝水塘之間皆吾大父行食邑也不與崇正去崇正訟竟不與又去於是欲殺崇正崇正亦欲殺阿乃是爾所從來矣當是時儂人記來阿烱矣兌等三百人並就祿各寨匿崇正乃召至主會寨而以酋長易兜掌之於是阿乃亦召黑廝陂南諸夷兵並欲亂有狀而會李英又日夜佐崇正亂乎李英者經歷臨安衛鄧鑑僕也亡何阿乃死崇正遂乘是時令車鳥李朝鳴引記來等擊從弟崇新崇順寨計欲殺新等奪之記來等不克竟殺略諸村寨而去崇正乃意中怨怨不樂也是日即召李英及何應麟車璦等議因以千金啗英英復與儂人阿桅阿焚等七百人擊破芭蕉嶺菲肯寨殺阿賣等凡三十人鹵獲畜產諸什物亡算其徒崇新亦化酋長王廷相阿寫等引陂兵五百餘人擊破羅白俄買法克寨殺刀撐一人略儂他等十餘人奪獲牛馬諸什物亡算復還兵徇主會寨殺段急一人略刀掌等十

餘人崇正亦復令李忠等引儂兵七百人擊破打銀多寨殺落書二人奪金一百兩馬八蹄殺略大相當而是時　陛下亦既即位矣寨上材官騶士皆星屬提兵馳排柵寨趣陂兵五百人盡出境日敢奸旗鼓者斬於是指揮使侯明之迹且至別者電傳遠崇新崇順王廷相阿寫白亨白鲊阿鎖阿寵十餘人而歸安亦捕獲車鳥李忠徐文道彭和祿並繫獄已使使者逮崇正崇正不至於是出崇順令其子五官保並食別者電寨它白亨白鲊等皆後先瘐死獄中李英聞顯出怨復引儂兵擊破別者電洞裏等寨殺酋長

刀搏一人略數人而去當是時御史秦業崇正急乃以五十金屬李朝臣先至臨安事覺邏卒執之而崇正竟就吏坐法免吏議以子僎嗣是歲萬曆元年也其明年僎又令李英趙春引儂兵擊破別者雹寨大索崇順遂斬崇順頭乇殺三十餘人妻楊氏及五官保遁逃走芭蕉嶺得免英等遂據宗恰孟弄以爲險我寨上所居民并皆鼠竄空無人是時歲冉冉莫矣我緣邊將軍楊州鵠提兵擊宗恰寨儂兵頗死鬬捷獲我兵矣孟支解以徇於是偏將軍楊守廉等乃調蕃甸兵而又以月正元日發也李英旣得我兵至敢壘

戰於是殺我千戶使子祖榮及兵張以暌林中桂等數十人虜指揮使江維仲及兵趙逢春等數十人崇正鬭而皆媮快可知矣亾何都御史鄒應龍馳大石洞征南將軍沐昌祚馳臨安當是時主脅寨易兒先亦遁逃陜岡黑脚關去矣獨李英及儂眾尚慓桀猶初乎於是我武定兵新化兵皆四而至乃生得李英阿桃阿芡習輸朗掌等使與致臨安繫獄久之僎死英等亦死而都御史於是乎請告矣旣幸 予告遂治裝行而儂人阿六矣登乃乘都御史王凝未到官孜以百餘金拜請得備先鋒於是引兵出劫營營中

多所殺略自是之後御史郭廷梧與布政使方伯曙林一新按察使顧言叅政使張文淵副使許宗鎰都閫使蕭世傑議議下令廣南土舍儂文舉往捕之文舉果生得渠率記來阿因矣兌阿六矣登朗阿朗敗朗的朗麻朗楞來獻皆棄市諸酋遂解散於是給諫大夫裴應章按御史郭廷梧書後先劾奏前都御史鄒應龍應龍竟當免復下 明詔詔所在撫馭失宜要功生事以致禍結兵連由此緣邊將卒誰不凜凜於 皇上之明威乎於是御史陳文燧覆案楊守濂李朝臣張喆罪當斬 上從之乃賜王凝沐昌祚金

三十兩紵絲二表裏趙時勝等金十兩濮承勛等金五兩而以郭廷梧陳文燧功屬銓部紀之嘉其以儂治儂功也

讚曰

以余而觀陳山人所著而征記鄒司馬抑何威武也至別者雹此不過邅一土舍足公事矣竟爲儂文舉所禽哉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然與否與至謂納樓孜流事廷議亦不以爲然何哉納樓在元世或屬阿寧或屬鄯闡要之不下二千戶也

緬甸列傳上

緬甸者古西南夷也其地故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中遣將軍兀良吉𢴀擊破之建邦牙宣慰使其後　高皇帝二十九年復建緬甸宣尉從歲時奉朝貢稱臣不乏絕然後　詔長安立緬甸邸緬甸去黔南省二千二百八十里去三宣撫數百里然以間道走茶山芒市永昌不數日逺也其土所產則犀象馬其珍異則金銀寶貝白氈兜羅錦椰子樹頭酒石油有城郭屋廬以為居出入乘象馬水行舟筏皆類漢有文書嘗通章奏用金葉次紙

次貝葉次檳榔葉其俗男子綰髻於頂前用青白布纏之夏則衣洗白窄袖單衣冬則衣白兜羅錦而以莎羅布二尺合之纏于首以為飾婦人綰髻于後不施脂粉男女皆形陋而體黑然必合白抱香麝香當歸蔞黃末塗於身及頭面以為奇桑而能詐其天性也其酋長名曰卜剌浪出入乘平轎或象坐則在前從者圍後皆席地富者出入亦衣大袖白布衫自酋長以下咸善水其俗尤好佛敬信常立阿瓦剎城邦啞直根諸寺粧飾甚嚴有大事則抱佛為誓盟必質之于僧然後決前是永昌建都督一人以隔絕漢夷

故自古無緬患其後或參將一人或守備一人且往來金滄間相去五六百里由此與諸夷酋遠諸夷酋能入邊而我又不能深入諸夷酋自是諸夷酋一旦有忿爭及承襲之事欲皆不請于邊吏而寧請于緬岳鳳者隴川秤弄也乘宣撫使多士寧新物故而其子多忠尚稚弱乎族兄多應方爭立討逼乘是時殺傷士寧妻子因奪其印符去緬請隴川以自雄于時劉世曾為都御史董裕為御史上書言狀事下大司馬張學顏議公卿皆言姑赦鳳死罪獨逮捕黨人張大本等繫獄第欲鳳送來印將詰明氏所因推擇多

氏後嗣毋絕亡何鳳竟負印逃蠻莫乃留其子喇烏擁黨自固已鳳走擺古謁其酋長莽應裡請為畫便計應裡聞隴川議以多孝嗣乃召多孝至飲因飲鴆死而隴川竟以屬鳳是時擺古莽應裡致新立兵使者遣木邦土舍罕拔如倒稱賀脂裡辭謝而木邦所部耿馬罕虔亦使罕伯國至伯國欲讒拔于緬乃紿言欲治兵犯永昌得趣去因微告鳳令鳳讒罕拔于應裡所于是應裡因罕拔而以罕拔衆六十馬千騎兵六千有餘盡殺略而以耿馬罕虔為宣慰使而木邦于是乎又為罕虔有矣先是宣撫刀伯寧妻罕與

其余罕怕文有積怨，乃提兵數千人捕怕文，怕文遁逃入永昌。于是罕兵追亾過蠻蘇縈，多所殺略。是時永昌亦索罕拔，拔因越走潞江，賂欲得怕文而還。已拔又犯南甸，屯于崖，遂執我土舍廖援桂。援桂者，漢兵曩所因爲耳目者也，由此援爲邊吏所患苦，以爲南甸刀落參方不得于父，而于崖怕項、怕更幼，猶寄養于罕氏，尚如此，皆幸拔亾。頃之，罕虔復誘應裡反，言鎭康、灣甸、順寧、老姚、施甸去永昌三日而近，可捲而至也。應裡乃決意以兵二百人，象數十隻，爲銃擻航衛鎭康，而調遮西、猛密、蠻莫諸夷兵，送鳳至隴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上　十八

川，因畫略罕拔家產生口而去。當是之時，威遠、大侯、老姚、施甸、灣甸諸土舍，皆并詣擺古請歸謁，獨順寧不至。於是遮西、蠻莫、猛密引兵二萬人，戰象二百隻，道順寧，乃强土舍猛效忠降。效忠寧至死鏖戰，斬酋首十七級，捕獲生口二人，竟不降。應裡復使叔猛別引兵十四萬，擊破蓋達、南甸城；弟阿瓦引兵十四萬，擊破芒市城。芒市土舍放福及其叔放正堂、于放國忠，皆厭內親于我漢近效也。而況當是時，莽兵一出蒲窩，則騰衝危；一出老姚，則永昌危；一離芒市出猛林據潞江，則騰永並危。莽勢頗强盛，于是芒市土舍

放福、蓋達土舍刀思管言于征南將軍沐昌祚曰：吾屬皆新被緬禍，甚流離，以緬兵所治百千銃，不可當也。緬兵今耕且守，欲爲持久，將軍幸爲計。是時今上壬午也。於是征南將軍欲上書條對緬事，乃先請于臺使者，以爲緬跡前事，乙亥中莽瑞體提兵擊遮西，追逐思個法。法，夷王自稱號也。於是個妻父廖邦治爲畫獻象請兵之計，莽兵因逼我近郊，而會副觀察使羅汝芳兵威甚設，得疑其後。庚辰，復以羽檄召三宣及騰越州衛官赴擺古歸謁，而賴備兵者吏胡心得遣間諜小坑往，坑因出幣帛饋遺莽，莽報以書

武功錄　《緬甸列傳上　十九

詞，其自稱則曰掌管西南天下王莽應裡招法，其稱于　天朝則曰我兩國和好，天下百姓人等方纔得安，其狂悖倨驁類如此。而罕拔遁，謂請款貢于我，何說哉？而況拔請襲于我文吏，我文吏護取厚賄至千餘金，弗得立，竟走莽，莽立之。令猥云爲莽所因執，誠然乎？執詐也？反復皆不可知。獨奈何我騰衝止募兵一千，永昌止衛兵數百人，于燹不便，請增兵設將。于是上幸用臺御史議，騰永各增兵二千人，役臨元順蒙參將一人，兵二千人。於是以羽檄徵北勝、平川、姚安、雲南諸番土莊兵，四面至，軍餉得仰給楚蜀，乃以

楚蜀所佐金屬通判熊夢祥司理王朝隣下永昌騰
越大理鶴慶蒙化楚雄姚安問治猓猓而使叅知一
人陳誥掌之是時給諫大夫孫偉慮兵將戰守糧餉
間諜六事請留礦稞三十五萬張冏思亦請假征南
將軍以權庶得調度土兵而馮景隆方給事秣陵見
爲撫慰諸使漸以請襲故歸緬非桀所言獨與諸公
卿異大略以爲麓川之役當時沐晟足以制思任發
之命尚假大司馬王驥提督兵及諸路兵十萬人幾
十有三年而始得渠魁今日之事則異于此撫諭諸
使皆彼用命而新調土兵尤難拊循然亦非必盡皆

諸土司之過彼請襲而我覲若奇貨彼遇難而我覲
爲秦越以故諸土司日以離異而緬人因得爲思卽
猛養思箇者思任之苗裔也鄉以莽酋之故求援于
我而我殆若充耳可乎計莫若招撫諸土司且土兵
與敵人非其親戚則亦舊故我機事不能不泄泄則
生得失沅江之覆轍可戒也請以漢兵制之而後爲
可是日卽請以劉綎爲遊擊將軍於是　上曰土司
多被有司勒索擾害以致携貳下大司馬問狀已
詔謂調兵浙江委非良策先是當事者議永昌以老
姚瀦江隴川爲急騰衝以鎮夷關爲急宜請老姚瀦

江隴川皆建城而老姚更設通判一人或守備一人
而以兵三百人守之鎮夷地四平無河山阨塞之險
歲時出入無禁通關者因得闌出財物而與夷交易
則何不比居庸山海關故事下盤詰之令皆未及聞
遂寢于是給諫大夫楊文舉請便宜十事文舉先爲
保山令知緬事至周悉其略曰始王驥征麓川時拒
命者止思任發一人稱兵者止麓川一地耳外而諸
夷皆長耳目惟我所左右卽緬甸莽起䜃尚佐我兵
糧執獻思任以邀我孟養之賞乎于時猶動六省之
師傾百萬之帑遲之以一十三年之久今何時耶思

個擒而進西失矣罕拔陷而木邦去矣干崖畔而三
宣危矣芒市猛淋彼而近郊逼矣我所爲新募之兵
甫及六千此皆驅市人而使之戰而臣以爲未見其
可也而況天時之苦瘴深入不便芟芻之窘急轉輸
不便地里之遼闊夾攻不便而我獨便于守何者岳
罕之附莽也凡以爲自固計其聲爲擁衆而內犯者
此不通趕虛聲以疲我之應使我顧內地而緩彼之
攻而又因而從容困永騰坐觀我之成敗已耳而我
誠堅壁以守之臣竊必其未能深入前日者老姚之
潰忽攻我之不意耳　兵四至遂有平戛衆打之

捷並西殿底之捷而今增兵設將其氣豈不百倍于
初乎臣故曰我獨便于守也而臣何以必其未能深
入也竊度莽酋不遠數千里而驟兵以助岳罕者利
三宣於木邦耳但攄古之扼兩地也皆不下四五十
日而木邦則距永昌八日距騰越四日近矣我乃窺
于數百里之內而莽酋遥應于數千里之外持之數
年必心解而力疲臣故能必其難以持久一也莽瑞
體起洞吳吞海上易置其酋長虐用其部落諸酋欲
一有所逞而顧未有隙耳而況得撈諸仇素有必報
之忿阿瓦親弟久體不利之心應裡新立夫豈不知

諸酋之欲乘其後耶臣故能必難以行遠二也且莽
亦非素拊循諸酋者景永邁猛別猛璉之衆此皆新
所附敵國其意謂幸而助勝則已收鷹犬之功不幸
而不勝而諸酋為我所殪也則得刺虎之利此瑞體
故智應裡踵而習之耳而諸酋獨無會稽之耻乎臣
能必諸酋難于久倍三也岳鳳以奴滅主罕虔以孽
奪嫡久為諸酋所切齒而加以莽酋酷烈無忌征求
不厭誰肯甘心哉臣能必人心漸解四也且臣前所
謂便于守者於茲有九請得借前箸正言而無諱可
乎滇事必徵兵于貴給餉于蜀今臺御史止兼制建

昌畢節于法不便請提督川貴一也金滄參遊為備
騰永耳今計大理以內共九郡奈何止洱海一守備
當其衝乎請復臨安參將許兼制曲靖以扼元江之
冲至瀾滄之事則屬洱海而順寧姚景之事則屬臨
安且楚雄之定邊西南與木邦接壤今請增將庶成
臂指之勢一也謹按輿地圖永昌入犯之路四騰越
入犯之路三而旁蹊間道猶不與焉且永騰萬山陡
絕又乏五穀軍餉皆借給于川湖必費數金而後致
一斛今請于迤而一帶建鎮次之倉行遞運之法至
若土著請責之長令操演有期役使有資而夷兵

則屬之守備皆先期僉選登名冊籍毋臨調必委旂
牌庶士卒樂用命三也黔南迤東則外接交趾以元
江為門戶而臨安則鄰之而廣南鎮沅等府新化羅
雄等州如棋之布迤西則外通緬甸以永昌為藩籬
而麗江則接壤吐番大理鶴慶實鄰之而順寧景東
永寧等府大侯威遠浪渠等州如星之列今金滄參
遊守備祇為永騰計耳而臨安之參將久裁矣獨柰
何大理以內約九郡乃以洱海一守備當之乎臣愚
以為臨安宜復參將聽其兼制曲靖以扼沅江之衝
至洱海守備居鐵鎖者則防瀾滄而順寧姚景之交

請以屬之蹄安四也三宣雖去千南之酋裔尚存木邦雖失罕拔之嫡子尚在它如鎮康之罕氏灣甸之景宗才或垂涎于耿馬或朶顧于遮放而平戞之莽惠又有莽市之欲盞達刀思科豈無故土之念誠相機以鼓舞之隨宜以策應之此皆吾左右手五也自隴川而西以極猛密往往産奇貨滇賈如熊長一尹天佐等闌出財物與夷市寧觸文罔弗畏誠鄉利耳我邊吏禁之甚嚴恐有如一日輸我之虛實獻我之長技耳雖然事有不可以文法拘者丁丑歲罕拔犯干崖之卩正莽酋攻思箇之時而兵憲羅汝芳多方

遇此屬于是夷中羈客約爲內應常得其動靜貲我方略有明驗今宜酌邊禁自外欲入者貰違禁貨物請以軍法從事自內欲出者姑待以不死購首者予千金善間者指重賞此亦招徠之微權六也順寧之去洱海也在五日之內去永昌也在二日之內今順寧與蒙化俱屬瀾滄請自今改隸金騰兵憲使庶約束得便七也騰永兩地相去四日在騰越則逼近三宣隴川其外屏也在永昌則逼迫木邦猛林其要樞也而往御史陳文燧常欲置守備于隴川設千戶于猛林於焚誠便隴川田土膏腴舊有高城乏癉誠爲

重鎮或以叅將遊擊居之可也且守而猛林亦樂土也田沃地寒無癉請設守禦實扼遮放之衝而附木邦之背耳至干崖盞達可縣亦可所老姚芒市可所亦可司此皆金城湯池足以守險八也書奏　詔大司馬議久之　上益念黔中事今中貴人張誠於會極門　詔大司馬即日使使者乘傳諭征南將軍及臺御史同心僇力共保無虞且　賜大將軍火符得視軍中緩急騎置以　聞于時大將軍以下皆北鄉叩頭以　陛下之斧鉞實式臨之敢不盡力居亾何裨將鄧子龍忽傳有姚關之捷先是罕虔引緬酋

萬餘人爲營猛波羅而兵備使傅寵姜忻引鄧子龍兵四面于是緬酋皆從查理江渡直擣姚關我兵接戰攀枝樹下斬罕虔等首千餘級而其子招罕招色得遁逃走故穴奪獲象馬器械亾筭是時巳癸未矣而崔廷試新爲御史上書請遣鄧千龍及劉綎兵乘勝提桴鼓往正其罪是時叅政趙膚壁蒙化副使胡心得壁騰衝陸通霄壁趙州僉事楊際熙壁永昌征南將軍昌祚壁洱海臺御史劉世曾壁楚雄而監軍則唯副使辛存仁一人以之於是盞達之戰刀思本斬首一級刀思欽殺三百七十餘人斬獲猛補首一

級刀思聽斬首三級刀思景斬首三級刀思科斬首二級隴川之戰兵勇李如蘭捕獲賴眞一人周良貴捕獲生口一人放漢斬捕首虜二級喃昝之戰盞西夷目項滅斬首虜一級魚刀山之戰夷兵恩中捕獲生口線乖一人斬首虜二十一級俘獲馬三騎鎭撫張蘊復引兵援捕魚刀山斬首虜十六級奪獲弓弩牌槍一十有奇朋麻之戰守備使李獻忠及夷勇小羅俎捕獲生口從拍講線喨喇哱喇亥喇斷五人兵勇張方等斬首虜六級奪被虜男婦六十一人俘獲馬牛一百三十有餘猛林之戰千戶譚崇捕獲生口波

喨波猛二人奪獲長鎗馬彎諸什物匹等南甸之戰北勝土同知高承祖捕獲生口刀落參刀落奏等二十一人斬捕首虜七十四級黑猛弄之戰義兵劉豈連等捕獲生口喇喃捧貴欠院怕瑞三人斬首虜一級大蒲窩之戰雲南土縣丞楊如櫝捕獲喇怕喇衣二人章拜弩之戰指揮李芳等捕獲生口吉項乍等一十一人斬首虜一十一級土官高金宸等捕獲生口老成等二人李甲斬首五級蘆子山之戰土兵李八稗等捕獲生口喇喇立喇莫喇應四人猛淋峡之戰蒲夷捧應春等斬獲首虜一級黃運關之戰募兵趙國正等捕獲生口喇朧喇蠻喇茂三人夾象石之戰姚安土同知高金宸等捕獲生口二十五人斬首二十四級赴水溺死者三百餘人土舍高傑等斬獲猛別等首三級小隴川之戰指揮使周文臣等斬首虜三級西山之戰土舍高金等奪獲牙象一頭槍牌一十有二猛戞之戰鎭撫張蘊斬首二級六庫河之戰兵勇周必引捕獲波昑黑怕大雲等三級戞陽之戰羅雄土舍者繼榮斬首八級捕獲生口喇怯喇衣二人俘獲一十二人奪獲刀槍二十有二李應畢斬首二級土官安素儀斬首二級俘獲七人奪獲刀

槍有六土舍木遇春獲生口奴得一人斬首一級六涼州土舍資世益斬首一級武定火頭楊時秀獲生口印匾一人姚州土官高應麒俘獲二人賊赴水溺死者八百人流矢死者七十餘人遮放之戰把總劉一清等斬首一級是役也賴　陛下威武神靈所變化諸公卿石畫幸皆中大將軍得奮鷹揚效首虜既如此于是窺芒市者自遮放歸窺老姚者自孟定歸而莽應裡尚偷延旦夕猶無能悔禍乎乃引兵二十餘人象一頭往順寧引兵七十餘人象二頭往鎭康約賊車馬治甲兵如軍令于時順寧土舍猛效忠堅

守初志不聽莽調度復出兵鏖戰斬阿折毋猛丙等首一十七級捕生口波泉猛怨二人奪獲象一頭弓矢盔牌一十有二莽兵既敗北乃引兵壁灣甸使使者趣效忠降效忠斬使者以示終不降意於是莽酋怒復引兵狥臘關不下去狥外朶關又不下去狥蘊馬罕關又不下去乃集灣甸景眞景宗才兵耿馬罕虔兵五合六聚如雨效忠始遁逃走浪滄江莽兵艤舟欲渡而會我江上師旂鼓相望夾江上魚鱗而陳莽兵盡卻行未敢前土舍猛懷德乃飛矢石擊莽莽溺水死者一百餘人我師追亾逐北至習牽射死

莽兵七百餘人斬首虜一百一十七級效忠遣使者阿佑等七人傳首詣軍門行未至里璞鋪而會莽殘兵至執我阿佑等僇之奪其首而還我師逐北斬酋首五級奪獲盔牌槍銃一十有五其後效忠使使者捕伏灣甸道左待莽兵莽兵果至于是順寧兵及舍目外亢兵倉卒起如自天而下並轉鬭斬首四十餘級捕獲生口馬些倒刀二人中流矢四十餘人項臺御史以其狀　聞事下大司馬張學顏訪詠納案紀功者吏杜漸劉作沭狀請數自壬午十月至癸未四月實斬首凡六百四十五級奪獲被虜男婦凡八千四百餘人印一顆象四頭牛馬凡一百九十有四兵器凡五百二十有一金凡三百二十一兩五錢銀凡五十三兩八錢當是時春三月已盡矣瘴毒大起我偏將軍胡大賓提兵備潞江道逢霧露至松坡之麓死

緬甸列傳中上

罕虔既伏誅巢居猶峭壁山廣幾八九百里至其嶺八十里皆深林險阻不可登偷盜酋長以萬數而其犬子招罕招色引兵三千人阻三尖山公行日夜欲爲緬畫便計反唯是偏將軍鄧子龍請于臺使者劉世曾招罕招色並狙詐今欲往征正兵不可用用奇於是虔道里分三軍而以罕進忠一軍軍查理江右猛效忠一軍軍孟璉左陳信一軍軍三尖山前備要津毋令得走孟璉威遠緬當是時罕人皆自誇詡得天險誠足自恃以爲漢兵必不能至易漢兵乃以叔

父罕老提蒲人藥弩手五百人守間道間道可攀援西北走至罕巢獨蒲人得知幸蒲人易與可計而得也子龍即發橐中裝出銀牌塊段賂蒲人蒲人徼以驍勇子龍乃下令令裨將鄧勇吳松提番士諸莊兵間道告我師如狀是時北勝瀇藻平川姚安兵號爲至三尖山夜半攀藤而上盡捕伏後山已營中分更盡鼓發雞鳴將旦我師忽倉倅從中起不備罕人趨以木石滾山下當我師我師身被木石傷者二十餘人于是後山軍皆直擣山前衝鋒軍中鳴金鼓鼓吹火器火箭俱發罕男嬌亡尖山走墜崖死者亾筭我

師捕獲酋長罕招罕色罕老等三十八人賊從一百人斬首五百一十九級奪獲戰象一十有二馬三十四騎器械一百有九是時甲申二月也居四五日于龍廼以招罕及妻羅罕虔及妻朽妾博檻車傳鎮康送獄是夜羅朽皆縊死而罕虔亦自刺死於是以罕老招色博鄧鎗至叅議行金倉事姜忻所所然後上功莫府尖山空無罕巢時有到者罕而稀矣乃下令招徠流移居塡之流移自占而還者駢至數千人始永昌列一十五喧二十八寨凡郡有大　朝請諸喧寨悉如漢儀至府堂下叩頭稱賀二千石得察期而不

至者罰當是時夷人見縣道及縣道所使者皆驚畏弗敢至城中城中富室因而藉以爲利利彼一日有緩急陰使人誘之質田宅久之子錢益廣弗償田宅遂爲已有夷民一旦入城城中公私逼迫視城中猶陷穽亾問矣先是當事者請建撫夷同知一人永昌守備一人騰越州治獄訟簿書因與請除諸逋負勿問自是之後土酋稍稍復業也而耿馬以悶罕嗣鎮康以悶恩嗣灣甸以景從嗣孟定以罕鶴嗣於是得故宣撫使宣慰使凡一十有一恢復疆土幾三千餘里是時　陛下神武遠彰萬里之外諸公卿出石畫

將士皆攻城先登陷陳卻敵以故諸捕逃遺寇即伶延旦夕乎然皆變志易慮結離而事邊吏矣案金騰兵憲傳寵檄先是我師乘勝問蠻莫罪留壁金沙江二下何蠻莫送奉牙象三頭古喇錦二純琥珀二函來降是時莽大將散奪遁歸及其子塔莽咩阿及尚著莽糜方在猛臉招聚亡命欲復稱亂于是岳鳳具以實告而裨將劉綎一晝夜行四百餘里直入莽壁莽壁皆大驚懼欲潰圍遁逃顧未有路耳於是我師勇氣益百倍挑戰斬首虜八十五級生得散奪等六百三十二人奪獲象馬十六頭緬衣諸什物亡算由此

木邦土舍罕鳳亦反唇殺莽兵千餘逮繫喇㳆慢等并招撫部落一千人請歸降於是御史中丞劉世曾偕征南將軍沐昌祚諭次是年二月至四月凡六捷請檻車傳招罕等　闕下梟斬蠻夷邸於以風四夷不亦可乎　詔梟斬軍中以徇久之岳鳳謂緬不足恃數敗北乃有懼心矣何鈺遂乘間說鳳降鳳乃遣侄岳亨妻刁幼子喃歇後先來降綎詰以五事皆如約而後許可一斬陪臣首二追罕氏于崖印信三獻僞箕四獻被虜男婦五招徠遊西鳳僅出莽所給僞關防一顆生口一十八人象一頭馬五騎綎案驗非

全約弗諸是時緬甸印牌猶在永昌庫即令曾請印否其故皆不可知而曾孟養思個所移文亦無鈐印綎愈疑必欲得于崖印符於是鳳復遣其子曩烏送奉罕氏金牌勅書及其緬象馬盡牽執軍門獻見而征南將軍大會臺御史劉世曾御史崔廷試議上書請赦除鳳前罪處之金沙上游以招徠諸夷鳳聞稍解嚴怠於是兵憲傅寵令劉綎輕兵突入隴川鳳倫卒郊迎綎綎因置鳳軍中曩烏以父故不敢動綎由此竟破隴其後六月莽應裡憤諸土司叛已乃帥得楞擺古輕銳師十萬趨阿瓦先攻其叔莽著然後圖

乇於是偏將軍張儒臣李朝等大會緬甸土舍猛永順猛密思化蠻莫思順光腦思轄猛臉思并蠻棍思好兵咸來以爲著援阿瓦兵威甚緬幾敗而我雍會猛嶺從中起應緬緬由此得幸竟獲勝遂乘風縱火燒房屋略著家產而去於是猛密土舍刁思忠死而莽著亦與其子及猛密罕烘婆孫蠻莫思順奔騰莽兵竟追北至蠻莫志又在陷三撫矣而著竟客死騰是時六月初暑甚多瘴緬圉貴州兵方以瘴厲子級歸我師不下三千人而轉餉至騰又道遠費金錢七八兩而後致一石料我師以爲不足敵乃札曾猛莫

遮恩。五章。猛廣。待我師。先是海壩河之戰我師已捷
四十一人。至是與緬甸土舍莽永順。曾莫壹酒。阿線
養凱。挨且。猛莫遮恩噜得。猛密。所部五章。螢弄允莫。
八外。猛擁光臘。進敵錫跤。猛廣。猛炎。東岸。小猛養。噜
諸夷兵不避瘴暑之難。先登斬首八十五級。捕獲生
口馬拔波傑。馬細波得等。二十人。奪獲象馬。及鳥銃
緬刀。諸什物亾算。我師陣亾張子仲一人。傷劉榮等。
五人。於是大司馬秉臺御史狀以奏。　天子嘉土司
效順立功。　詔旨從優論。其後征南將軍臣沐昌祚
謂今日之捷首虜至三千一百有餘。得以獻俘。乃請

檻車傳岳鳳父子五人。及莽廉哩晏得皮一人　闕
下。如例。於是大司徒陳經邦。率故事。擇八月二十九
日。　上御皇極門。大鴻臚於御前宣奏捷音。百官行
慶賀禮畢。遣公徐文璧往　南郊。朱應禎往　北郊。
駙馬侯拱宸往　太廟。皆祭告。是日即下　詔。詔輔
臣申時行。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廕一子爲
司丞。余有丁。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許國。加少保。兼太
子太保。居建極武英如故。皆廕一子爲中書舍人。行
等固謝曰。賴　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將效力戰之
功也。臣等三人。何敢受賜。於是轉遷劉世曾爲右都

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賜白金五十金。大紅紵絲飛魚
衣一襲。彩段四表裏。沐昌祚加太子太保。歲食一萬
石。大紅紵絲蟒衣一襲。金錢表裏亦如之。皆廕一子
爲百戶。世世勿絕。賜鄧子龍。劉綎。行副總戎事。實益
爵二級。白金三十兩。紵絲三表裏。傅寵。姜忻。益爵二
級。賜二十金。紵絲二表裏。張楚誠等。陳化鵬等。益爵
一級。賜十五金。乜如王橋。陳加勳等。賜十金。趙膚等。
賜五金。罕進忠等賜襲莽惠賜千夫長。胡心得　賜
告。金皆二十兩。祿華諸等賜十五金。王得等賜十金
上又念本兵張學顏。運籌有功。加太子太保。賜五十

金。大紅紵絲蟒衣一襲。賜辛自修。陰武卿。金三十兩。
紵絲二表裏。賜石星金二十兩。一表裏。所司郎中皆
實授。益爵一級。賜十金。乜皆八兩。御史董裕。崔廷試。
賜二十兩。一表裏。諸公卿皆叩頭稱謝如禮。于時前
御史陳文燧。副使羅汝芳。胡心得。功。置不論。於是給
諫大夫楊文舉。上書請論三臣功。臣文燧在萬曆初。
欲城潞江。屯猛林。城甸頭。迤于盞。功在徙薪。臣汝芳。
在永昌則濬龍池。開沙河。在騰越則築侍郎壩。在昆
陽則捍海口堤。功在百世。臣心得。蓁以妄報莽賁既
免官。猶念張大本。實岳鳳主謀也。心得執大本以剪

其羽翼至刀落參則陽用之而陰伐其謀卒執落參而盡逹之圍解猛林之兵退功在一時唯　陛下裁察幸甚於是　上幸從給諫請皆　賜告

緬甸列傳中下

乙酉秋七月蠻莫土舍思順復歸緬事在御史李廷彥疏先是我師隴左之戰阿瓦之戰思順常提兵擊破緬有狀臺御史劉世曾上功莫府亦既以安撫使爵賞之矣亡何復偕阿瓦土舍莽承順遁去順故莽族也臺御史以　聞下大司馬詰問而會給諫大夫王致祥亦請案劉綎罪上書慮四事於是　詔讓當事者撫處失策以致叛逃乃調劉天俸為將軍是時莽應裡得思順歸大喜以為從此猛密孟養三宣可計日而復也於是令酋長喇緬臘搭答等帥阿瓦遮浪兵及遮魯嗟喇麻哈叟廩補魯煞勤紀哈猓喇奕傳薛等入城城中各發兵馬凡二千躬提精兵三萬人戰象數百騎留壁密堵城項移札阿瓦江以為險中分軍一軍走孟養一軍走三宣逮捕猛密罕烘如令兵既至迤西迤西卽孟養也孟養自生齒以上皆大驚懼匍匐出城郭走走至茶山盡闔匿於是裨將孫成祖楊棟引兵六百人自孟養入吳英李華引兵四百人自蠻莫入咸約偏將軍李應楠寇崇德兵直擣馬作城四酉而至旌旃蔽日於是杜栻大會諸軍軍中鳴金鼓鼓吹樂作賞賜諸夷目花段銀牌令致

勉勵已縣五百金示軍士曰衝鋒斬級者有如此賞是時丙戌六月也期以初八日出師於是杜杖引辛賀兵擊破遮嗇蓬喇麻哈城李朝陽引孟連兵擊破戞㢝補嗇歙城劉餘引孟養兵擊破勒紀城李應禎引招秤公根招海夷弄兵擊破哈猴城而喇葜博辟猶先期久失㩟乎皆奉頭鼠竄在密堵誠先是瑩莫罕送來降罕送者思順之母也寇崇德即引蠻莫思黒兵乘風縱火燒其空城行捕斬首匹箕已下令士卒止壁觀之以罷可襲然後使士卒間夷服夜襲入莽壁莽壁誠不虞我師至夜半鍾鳴漏盡皆聯睡我

師潛箐林未至密堵城三十里休舍是夜城頭鼓發鷄鳴諸路兵偕卒起忽如飄風于是杜杖李華軍攻其前李朝楊棟等軍攻其右李應禎孫承祖寇崇德陳其正軍益縱左右翼繞莽而酋長獵撓岳哈等既被圍急遂乘戰象引標槍手可數百直冐漢圍西南衝范斌壁斌出鼓挑戰被鎗死于是李朝闖斌死怒髮至上指冠眦眦盡裂即引辛賀兵百餘人攻城先登一時焉上火礟火箭火龍並發光燄燭天戰象盡奔騰岳哈中流矢傷明墜象死軍中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是時諸路兵乘勝皆並入密堵城大破獵

撓獵撓復遁逃走阿瓦江而會孫承祖兵伏草山望見獵撓來忽從中起獵撓不備驚自以為吾獵撓戰亦死不戰亦死死等不如戰而後死死戰我孫承祖不幸於是中流矢死所將卒楊衆等二十一人見承祖死皆衝鋒亦死而寇崇德兵亦傷八十五人其後杜杖李華等捕獲生口凡一百一十有三斬首四百六十五級奪獲被虜二百三十六口李朝楊棟等獲生口一百三十有六斬捕首虜四百九十五級奪獲被虜凡二百三十有六吳英等捕生口一百三十有九斬首四百七十六級奪被虜二百五十有六李應

禎捕獲生口一百三十有圍斬首四百八十七級奪被虜二百四十有五寇崇德陳其正等捕生口一百四十有七斬首五百西十五級奪被虜二百四十六口於是磨勒磨乾淶耿三城皆欵塞請降前是甲申磨勒之戰請數自八月初六至十五俘斬餘六百焚溺餘數千然亦未嘗如今日拓疆至二千槍里捕獲至六百八十九口斬首至三千四百有七級歷甲刀槍至六十有三也是後蘇酇為御史矣乃案邊西事欲上書言狀尚猶豫未皇乃先請罷營建前是當事者議築城建署設驛間屯並在數千里之外西將

戶獵丁漁夷皆并獲勞邦囊猛嗒等驛猶累土司臘
撒戶曉等田盡獻總府以此思順去而擺古思化古
而蠻莫景永之城傾蠻哈之營空所從來也三年于
今乎此宜報罷乃復條對西徼先務四事大略欲併
將權汰冗兵捐邊地慎邊任何謂併將權故志騰越
有叅將一人以其稍數三宣為諸夷可四通故耳今
請復叅將如初統兵二千人以備進西而東路則姚
關存兵一千人順寧五百人各改守備令叅將得而
調度之是也何謂汰冗兵各邊悉設重兵而黔南獨
否莊田給總府令養莊兵寨田給土司令養夷兵屯

武功錄　卷十　緬甸列傳中下　四十

田給衛所令其耕且守行之已久矣今騰永以緬甸
之故一隅三將募近萬人每兵日銀三分行糧一升
歲仰給楚雄五郡轉餉三萬餘石費幾三千餘兩令
縱不能盡汰則請自騰永併叅將一人存兵三千臨
安留叅將一人存兵一千總計二將所轄諸軍分屯
各路是也何謂捐邊地先年尚書王驥既克麓川建
三宣而不得有尺寸之地者麓川箐路險遠地氣濕
蒸深入則病瘴癘之苦久留則苦轉餉之艱分兵錯
居則生撥置之姦置官鈐轄則起侵牟之釁況今田
未及屯而已行投獻鎮未及移而已先占爭城管驛

堡未及三年盡已傾廢牛拴耕具月領于民供應勞
費辦於土舍臣愚以為宜撤遠戍之兵罷虛設之驛
絕拴扼外險之議戶撒等田悉給隴川猛邦等田悉
給多俺而蓋西岳元等寨悉歸本酋扶立罕進統治
蠻莫是也何謂慎邊任黔南四境各建兵備使一人
曲靖控制霑甸以撫烏撒諸郡瀾滄聯洛寧麗以轄
我昌諸蠻而東南道近交趾以臨安為鎖鑰西南地
接緬甸以金騰為襟喉臣愚以為金騰宜并轄順義
以便調度瀾滄宜移札北勝以資彈壓請比閩親例
察三載以內諸路能兵政修舉夷徼寧息則陞級久

武功錄　卷十　緬甸列傳中下　四十一

任異日備本省開封之選是也進西論既定始上書
奏曰前是丙戌之役實進西思明與蠻莫思順諸酋
擊破緬既如此言是時備兵者吏李材因欲掠為巳
功乃使遊擊劉天倖佯言進西戶八章罕襲頂請援
於是遣稗將杜拭李朝范斌等七人提兵一千從金
沙江鼓行而西行未至中道聞夷兵巳罷休乃壁五
章貫屯之間而會有夷商三十餘艘遂紿言此緬兵
也乃殺百餘人遠捕四十二人而會我兵以瘴毒死
者亦五百人把總死者四人于時材乃欲上功莫府
以為捷首虜數萬級當是時材亦轉遷為都御史矣

而鄖陽之行急乃乘傳行永平遂疆同知宋儒陳克
侯實結有狀竟以捷書上去矣於是都御史劉世曾
使使者綜誅納所將卒恐皆輿櫬所上首虜絕不相
應於是以夷地病故梟男婦及兵士病故者悉割首
抵級猶僅以千餘數并取原捕獲生口喇兀散等七
人象二頭夷器六十有三以復於時臣聞世曾亦既
已心疑之獨柰何材所言皆甚悉而大捷且久使使
者以疏上乎臣案當時所上軍書皆屬欺罔必如軍
書所上臣請問密堵去騰二千七百里去擺古一千
八百里何往來不及一月乎一也七月既望日李材

方以懸弧之辰所司方行慶賀禮而謂屯兵境外此
誰爲爲之二也密堵故無城守與遮會慱蘚皆屬村
寨或旁近猛密或旁近蠻哈皆相去遠甚而謂連破
遮會入城且並在一時三也且上功首虜既三千有
餘何勘驗不至一千而託謂爲恩化所焚此必詐四
也奪獲夷民至一千二百四十六人何不安插已乃
謂各夷不欲出獻此非我所獲明甚五也遮會入城
每城約兵二千人加以密堵精兵三百人戰象四百
我師既乘勝追北積屍徧野何夷器止六十有三六
也拓地至二千餘里何猛密爲緬兵所據蠻莫爲恩

化所略七也且阿坡二十八寨皆屬永昌實以不送
奉例餽而誣葦雞寨反於是陳嚴之有猛廣之捷李
材有阿坡之捷阿坡二千餘人僇之盡矣幾無類書
奏下大司馬及兵科案驗具得其事於是　上遣執
金吾逮捕李材陳嚴之劉天俸宋儒陳克侯至長安
詔獄沐昌祚罰其祿一年劉世曾削爵爲庶人是時
李材已轉遷都御史官鄖陽矣行未至中道先使使
者上書自白實無欺罔者大都以爲執緬酋大朗長
散奪者臣實謀之從迤西戶入章罕囊頁之請遣杜
栻破遮浪者臣實主之而論者以爲我師秋毫皆無

所與則當蠻莫已叛三年迤西已叛二十年此誰爲
驅之而一旦爲我克破緬乎且謂臣殺夷商復割屍
抵級夫金沙江去五章貫屯七八百里而遠又瘴毒
居恒猶不往來商賈何暇兵爭之日寧洋洋鼓棹而
至乎而況方是時暑急我士卒以疫癘死者五百人
即五百人未必一特死隨死亦隨葬于道左豈至數
月皆聚屍一方尚毋腐朽而況今兵士割抵兵屍此
必有兔死狐悲之事即兵士能猶爲之乎臣雖惛愚
能不爲此其後上功首虜差數千級于特臣以轉官
鄖陽矣行至永平始得劉天俸所陳功狀因上兩臺

臣遂去亟及後案驗不相應薄責臣臣安能蚤知也臣所爲阿坡之戰實阿坡不執久爲夷民所仇怨臣猶記請于兩臺而以副總兵鄧子龍往正之捕生口一百人斬首五十級皆有狀而論者謂臣殺傷二千人無類冤哉誣之也唯 陛下哀憐幸加才察於是天俸亦上書辯西事書間與材同獨載其異者大畧以爲思明思順之入擺古也常使緬目大朗長索順家屬皆并執之以去獨順毋罕送畏其殺傷不欲去先是俸旣出橐中裝常欲以花幣陰圖緬以招蠻莫於是因裨將寇崇德以此語風順毋歸降順毋方怨毒緬即殺大朗長以賦于是臺使者請 賜罕送冠帶得食蠻莫如初自是之後孟養亦倣此意欲圖緬事覺散奔遮放乃遁走奔緬緬遣大將喇歪塔等以報前日之役是時誠如臺臣言已六月初矣孟養于是以緬急使使者戶八章罕暴項來告以爲緬獨象威甚非得滇兵火器莫可者故事三宣原無調兵內地之法于時李材即遣偏將軍杜栻李朝苑斌等提兵以往多所俘獲一切實窗堵於是順毋罕送以所斬首五百級運至蠻莫俟思明綜聚而會猛密思化先與思順有夙怨妬欲害其能乃縱火燒燬殆盡也

若思明所斬獲亦以暑齒朽兼狐鼠傷敗有遺殘一于九十九級遂與前所上首級差具如實告至案臣所捕獲生口皆詐臣安敢以詐欺 陛下當時實安插孟養猛華猛養曼散一帶何可妄掩人耳目爲乎于時遮西夷寨之附緬者如遮些猛曼黑安都六等凡五十餘臣猶記犒賞至三百金且請西臺檄令具在可謂無所獲乎且俘斬旣衆所獲盔甲戈矛止六十有三臺臣言誠是于時器械精好者兵卒先自闕匿所獻報徒什一耳臣亦極知中有故但瘴鄉屯久疫厲交侵所將卒扶傷抱病即以械尚且擲棄何暇責以它什物乎誠如臺臣言剖屍抵級則當時何不假取兵械以助粉飾耶而陳嚴之亦自稱伏覩按臣疏云遮西之捷臺臣初尚猶豫及密移於臣臣歷指其實而後始信材追惟臺臣之信材也在材往鄖陽時已而訊其功辭服其後致書於臣歡謂遮西事重欲先報捷今其書具在曾未嘗遲疑因訪及于臣何謂因臣言而信乎臣所坐非實是時給諫大夫舒弘緒郭顯忠皆先後有論劾獨御史陳邦科上西事當勘語在疏中於是都御史劉世曾請賜歸骸骨以謝疆場以爲遮西之捷臣講求備兵者李材初報及陳

嚴之覆覈以爲捕獲誠生口六百餘人臣何疑其爲僞空劉天俸檻車傳喇翠等五人以爲誠緬渠魁繫獄臣又何疑其爲思明之俘夷已解牙象二頭象所跛猪等四人以爲誠所俘獲者臣又何疑其爲貢象且夷賊自言呀泄泄別者實密堵城喃者別者實遮補城皆秤弄剌瓦實大別養案喇過實密堵城喇別散實遮補皆協從臣所使同知陳克侯宋儒可稽也臣又何疑其爲夷商且首級至騰者既云一千有奇于時臣已大疑較之初報不及十之一較之再報不及三之一方在覆驗臣又何疑其爲抵級之屍臣爲

臺臣不能發而發之者按臣臣請以鼕鼓 陛下財察于是復上書請 賜查勘以白心迹論功與前所奏同書多不載是後材等先後械至長安有 詔下鎮撫使即訊已鎮撫使具以事請 上怒鞫獄不以實乃 詔秋官尚書李世達御史大夫吳時來廷尉李楨大會廷中雜問於是達等案遍西事材與天俸皆坐法免陳嚴之陳克侯宋儒請貶秩一級 上以材等虛報捷級飾詐冒功坐棄市其後給諫大夫唐堯欽請以減死論書 奏竟不下後壬辰春孝廉朱萬元等詐借乃先期陳于給諫王德中大略言丙戊十二月初二日孟養貲使使者送奉金銀瓶碗筯絨喇錦等物求通貢有狀匿不以聞於是中與御史許繼茂請釋材材竟當適邊頃孛拜亂天俸亦以火器精得出獄立功

是後猛養思個亦叛先是莽應裡追個急個窮來歸
降受我長官後　賜冠帶稱臣亾何個復歸莽乃引
其衆暇夕波以爲險是時庚寅五月也其人狙詐而
贖野反覆小有隙輒搆兵相殺常爲莽應裡主謀號
召諸土司兵日夜殷殷不絕也其聲仇思化則曰殺
我與守保井之人聲仇思遠則曰阻我古老買賣之
路不能忍小忿皆此類居三月思遠以莽冦急遁逃
過孟拱孟拱已棄城不保於是罕烘思化詣軍門願
授我叅軍往正其罪孟拱鬪思化投漢會輒移書給

言思化實導引緬兵有狀亾何給諫大夫張棟參臺
御史吳定征南將軍沐昌祚疏以其事　請下大司
馬問狀是時莽兵已至猛廣矣欲以次第而猛卯因
及蠻莫此其志在三宣甚不小也先是猛廣夷目思
仁奔耍思禮毋不可得竟遁逃走阿瓦日夜引莽兵
莽兵乘勝跳驛攻遮西會我神將李朝宗及思遠兵
塵戰思遠僅提兵五十人寡弗當乃追走後養莽兵
遂逐北縱火焚猛養房屋亾算於是我軍以一軍軍
金沙江一軍軍邦坑一軍軍等練毋令莽兵得職舟
而渡恐一日起乎千崖則斷我後路矣是後我軍中

使使者張華賫花幣檄至弄阿瓦說毋助莽臺弄人
曰洞吳實欲我殺猛廣我今以　天子賜毋敢殺乃
送奉張華至洞吳洞吳見漢使至喜以爲猛廣無故
遮驛我往來者我誠怒漢第肯械繫猛廣人到擺古
擺古自是稱臣奉約束不蹂踐漢邊疆也是時洞吳
兵七萬戰象四百頭思個實式導之而我師不滿三
千人都御史吳定請敎鄧子龍罪而御史詹事講亦
上書請出李林皆復使視緬事　上不從御史言於
是約思化思豪兵可得七八千人于時辛卯正月矣
會思遠有內變思遠故孟養稱弄稱弄者漢言頭目

也孟養酋長思真始爲莽所幽略時乃給思遠冠帶
佐酋毋思氏頃思氏物故思遠遂自立爲宣尉不恐
殺僇之性動觸諸部夷諸部夷鬪緬至輒給言送思
真還而思遠由此怨諸部夷侗疑我愈自殘虐於是
諸部夷殺思遠妾二人欲爲亂而撫夷同知漆文昌
乃以思遠家口及部夷靑臺而緬兵由此攻猛廣猛
廣地極險莽兵竟從間道擊破之遂縱火燒房屋略
其罕烘思禮家産而去已莽酋徼乘勝至騰永祭告
墳墓於是徵姚安鶴慶北勝諸土司兵及諸餉于南
京四川得二十萬犒檄一日夜十餘發至旁午也是

時征南將軍及臺御史並詣永昌趨大兵大兵既雲翔而至緬酋盡失魄自度弗能當皆舉兵象反踵走蠻莫行未至蠻卯江我師先已斷浮橋緬兵復治橋得渡我師追亾至冊莫江接戰緬兵赴水溺死者亡算已復追亾至思個舊巢會猛臉之衆出戰我師偕思化兵轉鬬獲旗鼓俘斬甚多於是兵憲張文耀具以實告而征南將軍以爲思個雖譬猶口中亟乎然僞受緬印黨食猛密以雍會爲部落依壘弄爲應援加以緬酋佐功兵象案地形四平又遼闊獨苦天熱難攻度非兵十萬莫可者練甲練兵而後圖之不亦

可乎而猝將萬國春還較騎二百覓與思化兵乘勝皆捕伏等練坡上下令夜必舉火炬偏立樹上皆執三把于手置二把樹下高岡鳴金鼓響呼動天地緬所伏去漢兵遠望見火光如倉卒至類十餘萬衆是夜晝遁遁我師躡其後追亾五晝夜緬兵亦首尾不暇畏遂俘斬八十七級捕獲生口二十三人是時春深瘴作臺御史爲應鳳度勢不可以窮追令班師以聞

　詔賜吳定沐昌祚金四十兩紵絲三表裏張文耀等金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文作等金十兩滌文昌等金十兩思化等金二十兩是後給諫張應登見以爲滇事未能平定上書條對八事書多不載載其略大意謂騰永去京師三千里而遠一應土司來請襲者縣道不與勘結一經駁覆動二三十載乃令土舍骨事強凌衆暴無所不至且如麗川景東鄧州北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左衆化姚川之屬夷兵最號慓勇政宜揖循以便調度先是都御史吳定言暹羅國在緬之後牛哇喇在緬之旁皆與緬世仇今誠與之約約冬初暹羅國攻其後牛哇喇擾其左我師乘而擣其中而況木邦猛廣猛羅蠻莫猛拱孟養迤西皆新被殘破而加以得楞素有積忿阿瓦又懷不利

令誠以　天千一介之使咫尺之檄往令其如思化思義近事起而攻其後此爲策一各省直有正總戎一人副總戎一人而滇南獨以一總戎居其省會去騰姚又二千餘里而遠今騰永參將宜改副總戎此爲策二郡守皆無　勑而獨永昌有之誠以夷故令撫夷同知不宜拘九年轉遷之例當隆其體統以運同爵行同知事此爲策三鄧子龍往謂猛卯可屯今蘿蔔莊在三宣閒足之中度道里北去騰衝南甸南去隴川蠻莫西去千崖盞達東去小隴川輕騎俱可一日至獨去芒市二日倘付子龍以屯則由此北複

遙西南圖思個可省轉輸萬萬此爲策四古者募民
以實塞今者中鹽以鹽田皆招遠人而成土著今雲
貴非隨征安置則喬寓相屬非遠避兵荒則出遊宦
學故多蜀產今招之宜廣以此屬緬爲一甲令其新
授墾屯與土人一體肄業大約占籍十年而得爲學
官弟子此爲策五倣尚書王驥故事凡武職有納粟
百石者陞一級襲一輩多者以陞級論襲至三輩而
止必振歸路仍給劄付以便銓授此爲策六且往時
緬梟火器今得之紅軍矣我客兵一萬五千人嘗以
造火藥器械者自爲一營使使者監造而推擇武藝

精絕可作教師者又爲數營令其歲時教習而聽所
司閱視此爲策七土司喧豗不得以金銀什物各爲
常例著爲令所不如約者聽所在孟以文法繩之則
承襲自速此爲策八初丁丑歲莽酋常使使者獻錦
布于時竊跡實遙西思個事請以優論至是莽應裡
復使孟璉孟艮土舍刀派漢黎京桂奉象隻亦面而
欲獻見 天子以求通貢是歲癸巳冬也前是癸未
兵憲胡心得使使者小坑携幣帛鞍馬旣入緬通木
邦罕掝甞以人文送奉至擺古坑亦私出橐中裝餽
遺莽莽喜報以錦布竹萊書書詞大傷傳不敬罕掝

傳以爲納款稱臣請於是使使者趙贊等賚金帛奉
文告復往而會莽瑞體死應裡嗣驚驁不謁見漢使
辭賞於是給諫大夫張冉思劾奏 詔書讓劉維胡
心得悞事罔 上皆坐法免由此議緬貢者有貳心
矣嘗是時給諫大夫張貞觀御史薛綸茂方議貢賞
以爲宜如乙酉賞土舍那恕故事且賞莽應裡銀
六十兩表裏六之子景邁荷喊拍詔銀四十兩表裡
四之黎京桂銀二十兩表裡二之京桂子文明以從
父死請以邊方死事例給銀三十兩即使使者持漢
節往諭莽應裡賚金葉緬文得稱臣納貢并還我遙

西猛密毋侵我屬夷如此請名號印信許其往來通
貢不絕於是御史臣李本固偕征南將軍臣沐昌祚
都御史臣陳用賓以爲莽應裡象馬方託之璉艮而
干戈擾稱于阿瓦前都御史吳定所以議寢御有由
也愚以爲昔者趙德明請粟千朱而王旦議詔有司
具粟京師令其來取今亦宜使使者賚 欽賜至彼
地令應裡遣于受 賜隨具金葉緬文謝 恩於是
大會布政使臣郭棐參政使臣王橋按察使臣楊歸
儒副使臣顧雲程僉事臣王大謨黃廷堅都使臣錢
中選議即使使者李可久賚金幣至孟艮行賞然後

張應亨以所齎榜文二道。一往景邁莽應龍。一往擺古莽應裡。也一切遣子受　賜謝　恩。皆如約。然後申之以禁令。曰。毋陽順而陰叛。毋父貢而子犯。毋籍報怨于思化。思化亦毋過絕緬貫。令往來。毋或啓釁。敢議詔及不如詔者。輒檄到。莽酋竟不如詔。孟艮亦窘辱可久。令可久蒲伏見。可久以爲窘。窘辱我。我終不令天下以漢使蒲伏而謁土酋乎。貢事。緬覘罕拔以爲可否。前是丁丑拔入未莽。莽噠喇常獻金銀葉緬書。緬錦。奉　朝請。明年。木邦假稱莽酋欲犯逆御史劉維常行騰越宣諭之。已復使李可伍往莽。莽猶

送幣帛。致書辭如初。由此觀之。貢成不終成。皆拔拔往往敗我事類如此。是後本固益知莽以款貢愚詐我。我所謂邊備宜預。乃上書請設隘。建堡。屯田。至周悉。其略曰。臣案滇以騰永爲門戶。而騰永又以三宣爲門戶。門戶撤而求堂奧之安。必不幾矣。請先陳所謂設隘之說。而後及堡及屯可乎。今之布嶺。戶閫。邦中。吊橋。緬所由入干崖南甸之隘也。等練。邦坑。邦欠。工回。緬所由入隴川遮放猛卯之隘也。其間皆峻山絕險。臣請建爲八關。也如猛旗。旁近木邦。仙人。旁近布嶺。請建爲二小關。關堡既具。足以守險。然後議屯。

以臣而觀八關。獨布嶺田廣而沃。可屯兵一千人。請先創營房數百重。皆圍以土墻。開四大門。門以外。即屯。高山之泉。灌溉于頂。而復有小江。繞流入于蠻莫江而去。此布嶺可守也。隴把雖至等練二日而遠乎。然荒土可度。亦可屯兵一千人。倘創建如布嶺。誠足備緩急。此等練亦可守也。且於蠻哈。立守備一人。請居布嶺。而以蠻哈。戶崗。邦中。吊橋。屬之。然後緬不敢自干崖而入。等練立守備一人。請居隴把。而以等練。邦欠。邦坑。工回。猛旗。屬之。然後緬不敢自隴川而入。臣議已決。雅欲借費于府庫。而騰永可得三千。復借

役夫于三宣。而騰永已欲募兵助之。于時國中屬而和者。十人而九。其一。懼及烟瘴者。謫及同知臣漆文昌。文昌以爲公懼烟瘴耶。布嶺曩何以列館而居。且滇南何地無瘴。第焚其山澤。則水泉自清。水泉自清。則烟瘴自消。書既奏。而征南將軍已言緬兵復圍蠻莫矣。始給諫許弘綱。以爲思仁新被緬破。賴漢兵得復立。今思禮既弱而不支。邊吏又幸寬假其罪。何乃遠走阿瓦而直必以緬兵危蠻莫耶。此必子龍借思仁以誘緬。借緬以協上官。借上官以冀留任。不欲有金山之調也。亡何。緬兵竟至。於是思化諸部夷悉渡

河屯等練欲携妻小逃匿三宣而會莽應裡引其弟
雍罕號召阿別阿瓦允壘進西猛養猛拱諸夷方往
要蠻期以丙午日至蠻莫道路皆言送允壘以居乎
唯是備兵等練邦坑甚嚴莽酋見兵衛甚設乃退舍
二十里壁等朵待兵而我師亦稍稍出等練可二里
許自是之後緬增兵至數萬由此據蠻莫襲等練攻
隴川直抵南甸如建瓴而下也緬欲一軍由南甸犯
騰越以一軍由芒市犯永昌於是都御史陳用賓請
先治思仁永帽罪遁縣重賞購二酋頭先是乙亥歲
莽酋上緬文以爲與思個相仇殺非犯 天朝于時

議者歸罪于千崖經歷廖邦治計好言危以動我我
大兵入于千崖隴川費以千萬數是時御史薛繼茂
亦言緬非敢犯内地給諫大夫李先芳言緬夷可以
不治或兢言無緬至是緬寇擁衆數萬而來直危我
三宣矣都御史奏劾當事者尚狃目前無緬之說請
以玩寇論而薛繼茂竟言臣非敢終始無緬言緬自
古不犯中國犯自岳鳳始鳳實非緬種也且緬甸去
永昌三月而遠將軍聞儆即馳何暇慮及調征又輒
踰時而緬已云退乎前後不蒙蓋其故智言如此其
後復上書陳治緬六事事多不載 詔所奏俯悉夷

情下大司馬問狀於是用賓言實有緬且不得不治
狀因請 賜葳骨録是時甲午二月將晝矣廷中方
議緬緬捷乃至乎捷征南將軍臣沐昌祚頓首言賴
陛下神靈諸公卿石畫將卒幸用命參將王一麟
攻擂哈山先登斬首四級捕虜一人馬四蹄都護使
錢中選攻上關以郤敵先登捕虜一人斬首二十六
級獲馬二騎器仗四十有三中軍盧承爵攻蠻哈先
登斬首六級獲緬盔及刀一標一王一麟盧承爵並
攻等練轘輾絶河津因至蠻莫搜哈嗽郤敵斬首三
十六級緬酋赴水溺死者二千餘人攻隴川小栗柴

歲壩先登斬首五十六級獲緬器二百二十有四是
以四月班師也事 聞 賜征南將軍沐昌祚都御
史陳用賓金三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以二十金
賜虜承爵張光徹沐燦以十五金 賜劉天徹胡時
都郭棐姚允陞以十金 賜漆文昌陳應奎麗一夔
蔣在廷余懋學王伊始思化與緬不相能緬茶鹽毛
纓諸什物必仰給中國由蠻莫而後入也思化往往
要而剽掠之甚者緣邊諸樵獵皆執以爲俘是緬所
從來矣亾何緬既敗歸復我蠻莫則思化當自度化
故起自猛密秤弄幸以禦緬積功勞得除前罪特授

土同知秩聽朁居蠻莫宜在處德輒引過之不暇而
況思仁思華猶在緬乎是時化部曲亾慮四萬人而
稱彪勇者不下七八千乃安之潞江不可去安之小
隴又不可去安之羅川及思莊又不可去意中戀戀
於蠻莫蠻莫本罕送故地也界在干崖之南隴川之
西且猛密阿瓦洞吳擺古之上游乎去滇可數千里
先是主計者議處思化或欲以蠻莫之壤為蠻咯等
綠列關堡或欲以其地給旁近干崖諸夷即藉其名
以為戍或欲犁其地以為榛莽使賊入無所掠退無
所守或又以為緬為中國患二十年矣諸夷所不外

嚮而我得抗其衡者恃有思化而況化居蠻莫在岳
罕既擒之後且今之為岳罕者尤難一二如多俺父
子歸緬久矣假令化一長驅勢且蟻附是為盜逐守
戶之犬也或又以為緬雖積怨深怒於化然犬羊之
性無常即有如思仁不受我豢養乎今乃為緬前驅
假令化去勢且復為思仁則是為淵驅魚之魚也
或又以為緬雖么麼小夷耳思仁歸則庇思仁丙測
歸則庇丙測今獨不能庇一思化毋乃失附夷而堅
與緬黨乎果爾則是為叢驅爵豕人之鳥也嘗是時
總戎沐昌祚獨專主於蠻莫以為蠻莫在外邊而小

隴川潞江則近災矣化乃請居永罷賞賜養金五百
牛種金五百竟洋洋舉象蠻莫去也

讚曰

莽酋乎莽酋乎始猶緬甸一部落耳嘉靖初莽紀歲
為思倫所殺幾中廢後莽噠喇滅椤子即羗稍稍併
木邦八百車里老撾孟養孟定六慰而有之而後漸
自疆大也跨洞吳阻擺古豈不盛乎哉然而莽能未
盛也岳鳳罕虔思順思箇思仁而盛也非然則莽去
騰永且三月能持久乎異揚給諫所言良是良是余
獨怪思化復猶走蠻莫何哉蠻莫去擺古五千里部

兵一萬人化豈謂雖鞭之長不及馬腹信然哉

羅雄者繼榮必六列傳

者繼榮羅雄人也父濬爲土吏繼榮爲豪子矣濬妾沙氏有色榮常欲淫通沙氏不從縊死於是濬使使者者希以其事請榮聞部索使者劒斬之又恐濬益發也乃弒濬并皆繫其母隆氏以滅口由此遂反榮爲人長頭大鼻眼如鳳髮長至五尺徵鬚兩手垂膝居常常自喜曰吾以此兩肘佩金玉大如斗豈不逾俠乎久之僧人王道張道詣榮所見榮貌奇皆大驚喜而榮亦喜兩人兩人皆善符術習兵至祭煉甲丁必取處妾蒙旗鼓號爲神兵自謂能使人侯王也榮

皆北面師事之而林應鳳梅懷春楊達孝等亦皆幸榮成事而欲西以爲大功乃與王道晝日夜賦甲兵演戰象於是募水西兵馬卜兵古獐兵及川貴兵至者並數萬人人人各自以爲繼榮侯王之業可旦莫就也而獨水西兵不至水西者外弟隆有義所部也有義以爲繼榮無道至反獨柰何禍及吾姊乎吾不忝爲之所事敢當臨坐竟不就自是之後榮益驕恣建黃屋左纛出入必乘輦所過張旗幟鼓吹三軍並響呼夾道而馳非復曩時阿榮矣乃欲東至馬蹬阿拜西犯師宗六涼南到豆溫水下北囉亦佐普安於是殺處妾一人祭告于旗纛之神曰土繼榮茲行其興乎是時鄭璧巡臨元劉紹恤巡普安程正誼備臨安皆以僉事本兵柄於是三道兵衛甚設皆并上赤白囊告急于都御史劉世會御史李廷彥唯恐土酋得一日以象馬蹂踐我境上乎亡何榮竟以阿東提兵數千人璧法郎遂擊破陡坡寨斬土舍沙守東土婦貪氏二人兵九人已又以阿古提兵四千人入廣西已以李志明提兵三千人璧偏頭關已又以周阿義提兵三千人璧龍甸羊街子入師宗已又分三千人璧鴨子塘入六涼而繼榮則恣情于色慾閩土舍

海現妻貪氏美欲乃奪之以爲已有先是榮所築赤龍寨山最高廣六十里建層樓鳳閣圍以堅城其下又有龍潭九口甚險阻盡三軍妻若子並質于寨上繼榮方得以縱一日之樂色授魂與而惴惴焉兵已在頸矣是歲乙酉十二月也都御史乃與參政使文作議而以副使程正誼爲將軍軍師宗金沙洋爲將軍軍越州僉事鄭璧爲將軍軍六涼而適師宗者曰我以裨將李廷之提寧州祿華詔兵三千六百人白極提眉峨六志貞兵五百九十人姜師周提廣西昂尚才兵五百人師宗瓏勝雲普山岐兵二千四百人

而賊不敢西入適越州者曰我以稗將馮惟良袁國
卿提業兵六三百四十人陳禹謨提霑益受紹慶兵三
千人胡誅提舊越州貲氏兵二千人田得泉提牛業
兵三百人諸氏懷提尋甸木遇春兵一千人而賊不
敢南馳適六凉者曰我以稗將郭九疇提路南番騰
雲泰世文兵五百人寶宗正提六凉貲世守兵一千
人王盤石提新化普同春兵五百人而賊不敢東突
而又以稗將金堂提武定俄世功兵一千人陳力提
亦佐沙騰蛟兵八百人入普克而賊不敢奔逸於是
偏將軍劉綎劉紹桂萬鏊皆馳普飾營而期以十二

日劉綎等自撒馬邑發兵攻赤龍寨以御敵斬阿姑
首一級捕廣隆氏貲氏海氏楊逹孝妖道楊五郎等
四十人降賊四千人復引兵攻普得龍寨先登西至
陀木舌星諸寨斬王道張道楊友仁董阿本首四級
俘獲男婦千餘人降賊二千餘人器械諸什物亾算
追亾至阿拜江隆有義所將卒斬者繼榮傳首曲靖
先是貴州都御史舒應龍聞羅雄急乃調隆有義兵
至我大將軍即以二千金悉有義所調度令其破滅
遁寇其役有義又捕獲梅懷春林應鳳斬阿方得阿
雙首來獻是役也斬首雖五十餘級然不傷一甲降

者一萬一千四百人此 陛下之靈社稷之福也
於是賜沐昌祚劉世曾金四十兩紵絲四表裏舒應
龍金二十兩二表裏文作等金十兩程正誼等十兩
祿華誥等八兩諸公皆北鄉叩頭稱 賀是日即上
書請建城池因調曲靖借左中所官軍備羅雄 上
可之賜所名曰定雄前事漢官皆佩黑殺託于郡城
無所事事今給者繼仁莊田令得居行夜之司它一
切獄訟簿書屬漢吏始普山較海現妻貲氏隆有義
來訟也而我漢吏方以枉後患文彈治之彼繼榮乃
陳兵數千按劒而起是役又有必六必六者亦羅雄

諸土酋也其先皆獠夷種皆變文爲羅以自雄前是
者繼榮既伏誅而以曲靖同知一人姚繼先麗江同
知一人越應奎建城池其後兩人一以予寧去一以
轉遷去於是必六電速阿非速理阿擺阿東阿五得
七人乃帥四姓寨反殺我土舍者繼仁及李本忠謝
木賓等數十人執我州守何倓皇華使張雲錦二人
強諸百姓借反諸百姓皆曰而柰何欲我爲亂民乎
是時沙人三百人聞州守急馳州必六怒乃殺七十
二人追亾至河上赴水溺死者百餘人於是六等度
不能得衆乃彊州守詳移檄太府前沙賊反孝頫必

六擊敗走請咯必六等冠帶務如是毋動漢兵言以汝守質壁中汝守必如不吾約異日漢兵至我郊我必斷汝頭不貰汝守矣於是黿甸人栢林等皆欲鑿破六等顧聞六等言恐先發此反側子得敗乃公去乎是時備兵臨安者文作備兵曲靖者金從洋乃請于都御史劉世曾是日即以冠帶給必六黿速二人令賊自相疑忌於是以工文奎諸瓊楊應元張鶴往張鶴與黿速相得尤驩而文奎亦能以計紿六等六等至不疑久之張文錦詳稱病篤文奎好謂必六等曰文錦誠病甚有如不可諱死則必謂女殺死柰何

當女以危法事敗女隨坐矣於是六等令錦去亾何又使使者自州守梓里來詳爲學使者試學官僮子趣其子何爲善往張鶴又以語必六州守父子俱執無爲也六等又令爲善去於是鶴等並謂必六曰公等頗忠順無他罪乃不肯使使者謝冠帶令軍門疑女慓桀也必六等曰有之誠當謝儋卒計不知出此即使阿吉偕張鶴等詣都御史都御史賞賚甚厚道之歸六等亦不疑於是鶴等徼以告州守及家屬五人令皆夷服闕匿諸壇冢居一二日會大風雪寒甚[illegible]欽監門監門中酒醉於是州守得出走走江上而

李存忠皆并輩大計先巳簡二十四營兵待援于外以故州守竟得度乃與妻屬從間路至曲靖也是時丙戌十二月朔也始州守度時必六等巳覺乃縛張鶴丘文奎將梟斬之鶴哭謂必六曰賊汝豈以我爲不能偕州官去耶不去政欲全活女女殺我女亦隨手亾矣然我死天下必謂我終死賊孰與女死寧終汶汶遺臭萬年乎六等低佪者久之竟解縛先是都御史以叅將蔡飛吉將寧州軍軍師宗以守備張先聲將霑益軍軍越州以武生紀序統將隆有義軍軍普鮓已又使使者風馬逢古獐沙夷兵並伐其謀期

以二十七日裨將李存忠提者應科二十四營火兵胡來賓提脅氏兵湛懷忠提安紹慶兵金堂提武定兵楊思忠提壽甸兵梅英提亦佐兵方齊提鐵索營兵魚鱗而至於是攻大莊寨破之斬必六阿吾等首一百二十一級生得阿東阿卓等一百三十三人俘獲劉鎖等二百有四人攻都宜二硬寨破之斬首四十七級生得方俗阿恕脫寧等五十八人俘獲十八人攻阿邦至大箐還擊自硬普拖破之斬阿擺首二十級獲生口三人俘獲六人追亾斬首五十七級捕獲生口十三人俘獲十八口獲攻大箐斬首二十七

級獲生口五人俘獲十九人攻色屋下矣孔阿野矣
弄進西憂渡江擊洪行木乜黒安葦本外破之斬阿
墓首六十四級捕獲生口者洗七十二人俘獲一百
一人事　聞賜沐昌祚金三十兩紵絲三表裏賜文
作等金十五兩賜祿華誥服色視四品丘文奎隆有
義皆復官金十兩賜王任重金八兩劉世曾先有論
賜告於是　上易羅雄州曰羅平而調維摩州黄宇
以同知行羅雄事何侯覘維摩

讃曰

余觀故志求問其羅雄羅雄者唐之夷部也而元竟

以名州異哉今一歲之間兩酋迭起大將軍皆殄滅
之幾無類　上幸賜所曰雄定賜州曰羅平豈不有
味乎　聖謨洋洋也以余而覩滇患多發自猓玀大
司農宋公纁謂羅雄諸酋變玀而從羅也豈無徵哉
不然何曩時鐵索諸酋多皆羅姓也

金騰姚安叛兵列傳

兵金騰兵尤深怨于裨將廖文雅王化龍也曰是安
能奈此二人何吾今大索此二人執而僇之於社於
是諸軍皆大呼軍中軍中出而應者二千七百人皆
有狀是時將軍劉綎行縣聞武營事起自傖卒疑所
將卒又未犒賞且乏糧此必怨卽馳還壁壁中口語
藉藉有萌芽已不可彌矣綎廼熟視諸軍諸軍先至
者給銀則人二錢由此稍稍得解且日諸軍并皆詣
裨將張應龍所圍龍龍旣被圍急出橐中裝二十金
請釋諸軍竟欲乘風舉火因殺略其衆而後去是時

乙酉三月也備兵者吏傅寵乃召同知陳克俊通判
陳晨守備李應甫議議勞苦諸軍諸軍叛誠當罪至
死顧若等起田中從軍旦莫提桴鼓偕而將軍綎入
隴川於是岳鳳率妻子迎降于道左縛致散奪等三
十六人獻下此功多道今得除諸軍罪勿論賞約諸
軍旦日皆去演武場畢在犒諸軍銀人五錢綎必請
以一金於是約兵二千七百人大率費金五千兩而
月糧亦與焉御史李廷彥以其事請　上乃詔曰軍
士動輒鼓噪脅增犒賞蔑視法紀漸不可長於是以
為撫馭者失宜下大司馬問狀是後姚營兵亦反

金騰將軍三人募兵一萬人先是御史蘇鄷念大理
五郡歲轉輸費三萬父勞苦請騰永叅將一人兵三
千臨安叅將一人兵一千屯皆議罷有令是時姚營
兵寇鄧子龍統之兵方之月粮窘急五百人並趨走
入城城中令曰募軍有欲歸梓里者聽資道里費於
是諸軍喜皆決意謁兵憲南昌人姜忻告欲歸子龍
見諸軍爭門入喧嘩止勿入於是諸軍盡反壓走出
門進鼓噪聲震郡中直走演武所鳴鼓張旗志於是
奪行間牲來者馬騎跳躍姚關以木刻雞毛火炭誓
呼諸軍諸軍蜺左足而應者四千人由此遂亂多所

殺略忻乃曉諭諸軍諸軍意欲去政於新令便何但
不自喜而寧爲此廩廩胥不踶終得敗迺衆去乎諸
軍於是自言欲比先尚書王驥散軍事毋兵索銀十
八兩以爲治裝費毋缺歸日日諸軍復引其衆圍馬
官屯殺八人略三十人於是同知滌文昌司理曾克
唯風諸軍毋擾諸軍皆出所佩刀曰出三日而不以
治裝銀至則請以此攻城奪關如言郡中由此城門
儆戒道路不通是時都御史蕭彥案子龍失律狀於
法當謫瀾滄　上可之忻於是待罪行間迺與兵備
王橋曲靖兵備劉天禎布政戴燿叅議陸萬垓副使

黃思近僉事何存敎議議以羽檄徵寧兵三千人北
勝浪蕖雲南兵五千人備永昌因給諸叛軍口粮皆
得支三季令解散而以偏將軍劉詔監之趣出境所
不如令者斬是時己丑三月也其後四月十一諸軍
擁衆入會城先是御史楊紹程移都御史蕭彥恐諸
軍行間必殺略迺與征南將軍沐昌祚先已治千將
雄戟待矣諸軍度不可久明日出行至板橋堡又明
日至楊林所過道上諸軍皆張旂志鳴金鼓讙呼揚
揚躍馬而馳專欲殺僇人以示威重無人寧殺軍中
同袍者必不至橐弓臥鼓行是時道上屠狗賣漿者

皆閉戶避軍諸軍皆好酒肉所至輒使數十人先騎
馬往令屠酤治酒肉傳餐及至或門閉無酒肉傳餐
諸軍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椎破盾甕斧斬其門
關而去於是過上關而虜二婦人過大理而虜二婦
人其殘忍類如此先是都御史欲擊破諸軍于瀾滄
不可去已至會城又不可去去楊林至寅山十里此
諸軍死所矣於是我偏將軍謝崇爵狄應麒引寧州
祿華諾兵武定俸世功兵至禪將高垣裴希度引澂
江安紹慶兵尋甸張應龍兵羅雄楊垣兵至至者四
面是時都御史躬提兵至楊林令軍中傳發軍中勇

氣益百倍斧行捕至紅山寧州土兵者蠻身被六創竟斬首五級而死於是諸軍將渠率李德光高議王直受至戲下計發我顧合圍我師亦堅壁止舍休旦日平明諸軍忽乘我不虞突圍衝敵而我寧州兵武定兵臨安兵蒙南兵尋甸兵一鼓于土主山再鼓于大河口斬首八十四級捕獲六百八十人奪獲被虜男婦三百三十口馬騾五百八十二頭頃之都御史下所司集驗釋一千三百餘人此千餘人先皆失行李貧無資於是以兵蜒銀量給薪米而去事聞 上以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賜蕭彥沐昌祚楊紹程

以十五金一表裏賜許子良以十金賜陸萬垓等以八金賜戴燿等以五金賜張先聲等給諫大夫王德完參都御史御史劉論劾鄒子龍姜忻趙景柱材兒忻得調子龍竟逮問散兵事業胡汝寧奏大意謂營兵所以衛騰永亦所以衛全滇奈何其撤之也即謂以臭攻臭闘土兵遠調動經旬月時當耕種必解散而騷勢難持久有如永昌有急其何以待臣以爲滇南地產富饒賦稅多兌兵餉民出粟米以贍兵兵出死力以衛民於計便甚比朵頰坐食中國者大不相侔可撫而不可勦也

贊曰

三辰不明權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信哉是言也鄉兵黔南所自有獨以壯兵土兵羅兵番兵聞今上即位以來威暢六詔幸而無所大用武鐵鎖箐之戰臨安之戰緬甸之戰皆西南大爭也金騰姚安昔用爾以破蕨夷今不免用夷以破滅爾爾豈以爲而將軍微獨忘我耶不然何其敢于叛也